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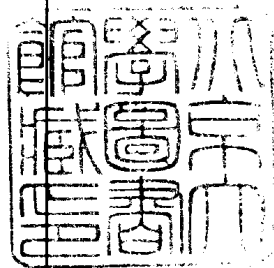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未收書輯刊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玖冊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拾輯·拾玖冊目錄

畚經堂集詩集六卷詩續集四卷文集八卷
〔清〕朱景英撰

一

切問齋集十六卷
〔清〕陸燿撰

二三五

七錄齋詩鈔十卷文鈔十卷
〔清〕阮葵生撰

五〇五

〔清〕朱景英撰

畚經堂集詩集六卷詩
續集四卷文集八卷

清乾隆刻本

畚經堂詩集

紅蕉館詩鈔叙

天地間有自然之聲啼笑是也聲人人殊啼笑聲不殊何者哀樂難強也詩緣哀樂而起不哀而啼不樂而笑世謂不祥而詩家往往犯之故有真聲斯有真詩要惟不苟已耳予友武陵朱君幼芝味道而腴者性情開曠不以俗累填誦其紅蕉館詩鈔淵然以神旨然以遠條然以秀卓然以雅是有得於哀樂之正是為有詩中人也夫有其詩而無其人不可謂之有詩有其人而無其詩不可謂之無人究不可謂之無詩若有其人而兼有其詩則性情之自命者醇且懿矣三代以下篇章日繁而苟啼苟笑者十常八九焉詩之亡也夫人而能為詩

畚經堂詩集序

也考亭駁唐人詩云以老朽操筆削之權存者僅耳噫存者僅為者難歟馬后宮人見大練嗤為異物晉惠帝問饑民何不食肉糜租於習也貴游公子入西湖恣觀六橋桃柳而選幽韻者必求孤山梅根想焉然則作者難知者尤難哉紅蕉主人不苟作亦不苟求知誦斯集者不必曰若何漢魏也若何初唐盛唐也古今真性情人當必有尋聲而辨者乾隆庚午陽月益陽陳益

彖鞅集叙

朱解元幼芝製所為詩謁余於寓廬余每誦一章輒歎其清穩之至或曰詩佳處如是已乎余曰談何容易昔元遺山之論詩也曰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

渾其題中州集也曰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
難是故無筆則弱詞不達意則混矣無書則俗言出不
根則濁矣氣不清者其詞必不穩也然不可以無學也
少陵自譽其詩曰語不驚人死不休晚節漸於詩律細
而蘇子由頌之曰天驥精神穩層臺結構牢牢亦穩也
闌謾叫喙於何得細卑格貧相奚以驚人必也穩之至
而後可以索其興寄按其格調舉扛鼎之筆以運克棟
之書故謂詩非關學者妄也抑穩在人力而清自天生
則清尤貴焉清豈一栝一涇之所得與哉幼芝生於湘
中北行渡黃河湘川清照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擣菹而
河自出崑崙墟所渠並千七百一川汨漱沙壤渾渾泡

有經堂詩集序

泡乃有大氣以貫乎其中其氣清故與淺深見底之水
無異也此其說於經有之其風肆好穆如清風崧高烝
民之詩人固已言之矣余比年憂患學易詩筆都廢幼
芝一行作吏於詩亦恐不暇以為然而詩人之性情類
有不以人事改易者余嘗憶夫朱絃疏越宜以奏清廟
而鐘鬼神而若臺閣之選隨時翫或不能以自成家
至如微言眇義追跡風雅不求取悅於雷同之口者亦
不盡出於旅况寥落之徒故漁洋名著於司里之日而
近時詩集流布譚舟石之權歌梅耦長之修船謠往往
有聲於郡縣之吏古之人更難以悉數耳幼芝他日學
益進所見益高其必有不廢江河萬古流者矣於其之

官閩越也為詩說以贈其行乾隆壬申仲冬之月從東
僑佃翁汪師韓

石客廬詩鈔自敘

石客廬者余辛未夏自都歸里後新築也迨官連城移
顏解之東齋故凡吟咏均系諸此蓋磴磴之性出處一
致庶幾所謂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者歟乾隆甲戌春正
月幼芝甫書於永安舟次

榕城叩鉢吟自敘

余自癸酉春杪入閩未逾月得晤黃丈莘田嗣是一官
連城一官寧德中間以公事來三山每就香草齋信宿
焉譚藝之餘閒有篇什大都得於率爾操觚者故所就

有經堂詩集序

止此乾隆乙亥春王一百八松亭長書

亦舫吟草自敘

官舫也官舫亦舫邑瀕海官斯邑者譬以一舫權海芥
焉已耳然操楫偶不戒匪膠輒覆余之不敢以坳堂視
此邑也則亦不敢以信宿視此官坐此舫其知之耶故
旣揭以名軒凡有所觸得之偶然欲書者亦系焉此物
此志也乾隆甲戌臘日梅墅景英書於寧德縣齋

沅西備草自敘

歲丙子秋杪予有沅州修志之役比至設局於城北之
準提禪院寓焉凡九閱月筆墨之暇檢志中事有關繫
與夫耳目所及身親游涉者得詩如干首命小奚鈔存

以自娛既志成以地處僻遠昔之名士魁士罕所題咏故采錄寥寥居停翁頗用為病因索予彙借刻諸時賢名氏至於再三不獲辭遂出以聽其雜附各類然實非予本意也夫此九月中予之傲精神於筆墨閒者備也乃即此區區自娛者卒嫁名他氏雖仍謂之備也亦可按沅州實抗水所不經其以名州者宋移州東故州名以名之耳詳具予新志中故是編以沅西標目云丁丑重九研北農自識

研北集自敘

余自丁丑秋杪返自沅西嗣是未嘗出遊自惟養痾戢影無與於遠涉遐登然流連感歎酬賓課子之作僅有

存者夫一研隨身而相於乃在几席其以片石為南隴

也乎乾隆庚辰人日石圃後人書

舊雨齋存彙自敘

石圃逾南數弓地構小屋一區顏曰舊雨用少陵秋述語也主人局促其中吟哦不廢雖不盡出於懷人感昔然歲寒中亦畧無有過而存問者能勿喟然歲元默敦群之抄梅墅

浮湘草自敘

余十渡湘水至是遊而盛衰聚散之感係焉昔謝公中年陶寫絲竹而余之役役於筆墨閒者若此亦可謂不自藏拙而詭癡也歟乾隆壬午秋九月研北學子書於

沅江舟次

出山小草自敘

補官服闋後事乃遲之近十年長林豐草中人志故爾爾今春出門越兩月始抵三山舟行留滯輒有吟詠郵籤里鼓聊備遺忘而已乾隆癸未夏四月穰舟橫塘西浦幼芝自識

傳餐近彙自敘

晉安舊遊地假館未旬月遽沿牒赴建州時癸未夏五也明年首春之官漳海又取道壺關以下故所作多出於卸裝小飯之餘不忍割弃輒復錄而存焉乾隆甲申暮春宦汀朱景英記

壯齡首舉冠秋闈光價重南金聲華滿中畿 聖皇簡
民牧釋褐登天扉驟然來海朔叱馭從騶駢下爲理民
瘼上以佐國肥才餘政多暇道在心無違每於簿領中
常使籤帙圍古來風雅士豈但娛芳菲香山及醉翁治
行世所稀自從塗軌分風騷漸式微外強苦中乾貌似
嗟神非凡骨誰與換么絃殊音希侯扶大雅輪清眞得
傳衣雲裳謝組紉風御非鞍轡雄者摩韓蘇淡者入柳
韋秋葩擢孤秀快電施稜威媿媿虛糧篇中心惻民依
洋洋竈丁詞感喟餘獻秋藹如仁人言聞者悅不誹伊
余薄根幹竊比遼東豨春花勞剪刻秋蟲資誚譏學林
既深深騷壇復巍巍烝砂不作飴此道安庶幾三復會
會經堂詩集題詞

經編嚮往心所歸

家君子著作繁富詩凡十有一集手自刪削存如
千首釐爲六卷總曰會經堂詩集初編編中如紅
蕉館詩鈔作於庚午以前則有陳汾浦先生原序
炙輠集辛未入都途次所作汪上湖先生序之石
客廬集以下家君子各於集前識其緣起茲付開
雕均列簡首和璧等趨庭之餘命承校字將藏事
敬附數言於後男和璧和塚謹識

翁經堂詩集卷一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紅蕉館詩鈔

甘露篇那比陽山其麓多松有露瀉焉色若黏
月也 戊秋八

宵中濩顯氣氏北明乳星銀漢一何皎膏露於時零峨
峨百尺松緘葉攢天青葉葉露華臯觀收芳馨凌晨
未及睇瓌碎涵晶熒味之旨且滑沁齒周三庭稽古孝
治光瑞應垂遺經泉射仙谷醴芝擬齋房靈唯茲天酒
酌匪自方諸淨五粒既表壽三危亦傾瓊浮浮黃銀喜
的的綠玉餅持獻蓬萊宮願衍軒皇齡

翁經堂詩集卷一

憶讀書得樹開房寄呈舅氏周圭圃先生

山色卷四圍數弓畧如掌槎枒老樹存架構故軒爽屋
後漢春泉阻石澗虛幌林密鳥逾噪昏旦無停響餘事
蒔花藥時復葺榛莽柯葉頗不凡位置信無枉幽人志
泉石琴書得真養舉似南華翁離合一非兩先生晚易
入山此已深轉語更題榜先生自署門有庶幾禽向聞
或在羲皇上賤子苦喧卑無計避塵埃言從和璞游著
錄半親黨緒論引伸餘言外妙奇賞周旋澗履狗能勿
動懷想

家弟青雷文震將之乾州余悲其負才落拓遠
客天涯悵然有作情見乎辭四首

昔我有所夢我夢鵲山頭鵲山花四照不似湘山秋
氣五南北一聚何稠繆低頭拜兄弟回頭顧松楸灘江
羅異派猶念同源不

自楚鄉君忽離海嶠迢遞萬里心寂寞三生笑每
羨孔巢父去去頭屢掉小人亦有母區區戀晨照縱君
有菽水安能致遠徼可憐王仲宣登樓成悵眺千古蘇
門人珍重一聲嘯

莫道龍標惡月不空青山猿鳥無世情清泉日潺湲君
趁菊花期遙弄白露團拘之盈五斗一為濯塵顏我欲
往從之安居慎波瀾孔雀巢枕柳鷓鴣食琅玕物性各
有適去住皆古歡

翁經堂詩集卷一

明月當三五照我顏如雪西風呼旅雁卽此怨鴉鴉蕭
條揚子居素心忘言說言說亦不厭中心多哽咽何曾
賦出門羊腸自九折何必非新知無端有生別落葉滿
空階蘭缸半明滅含情拂瑤席姜被無寒熱噩夢一以
驅清言擲桃李

白沙夜泊

蓬聽一夜風吹雨颯颯秋林作人語篝燈不然客不眠
似有危泉落前浦欲落不落鳴咽聲野鳧拍拍起沙汀
明朝却破澄江色白盡蘆花接洞庭

湘中待月

清光不妄照欲隱碧雲端潮汐秋無信星河夜未闌匡

牀愁夢寐修竹倚檀欒幾度瀟湘待西風一雁寒

水亭聞笛湘中作

湘浦此清曠翳然濠濮閒風前孤籟發烟外一鷗閑予
意在秋水鄉心隔暮山曲終愁入破斜月正如環

遊靈泉寺

澧水發源處附
近有蓮花堰

一勺清泉注九江澹源巖際聽淙淙遊魚可數臨莊濮
怖鴿成行下佛幢王粲詩中懷自遠鄴元註裴派仍雙
更開淨友陂塘近正好憑襟俗慮降

立秋後一夜作

入秋纔一夜薄暑漸成涼過雨洗新月流光到短牀身
輕知節換心遠耐更長何限扁舟與因風託不忘

金華詩集卷一

三

東林閒愁

瓣香何所寄動即到東林靜愛三摩地清涵五印心相
於茶話久直造竹叢深漫擬虎谿上因緣此際尋

輓胡丈紹虞

真逸陶貞白風流顧玉山為園貪日涉得句付雙鬟諸
子阮家盛一星曙後艱平生知已淚灑向翠微閒

韋載玉潤珮小照二首

竹烟松雨斷纖塵調鶴澆花涉趣頻記取衍波曾入夢
畫中元是六朝人

藥闌幾折繞茶廊浴硯還添睡鴨香樂事無多留粉本

只消三萬六千場

春雨

一春無霽色寸碧亦陰霾三月寒如此桃花不肯開江
南知草長舍北見鷗來却憶蘭亭外何人修禊回

春月

春宵月坐小庭中寫入春江曲亦工隔院柳烟分子細
一叢花霧帶朦朧透簾影動安巢燕照水寒驚泛塞鴻
不怕踏春歸路晚五陵大道任青驄

樹護篇

萱草復萱草厥種乃靈根花葉如有託迎春媚朝暉解
北庭又南陔未許霜華老移根仍先春年年樹萱草解
嶺山亦有雪琳宇亦有霞願言為萱壽煜煥黃金花解

金華詩集卷一

中

戢香攢芝栢花光依砌上結實已垂垂萱莖有如掌解

宿戴氏別業聞蛙

野館難成寐蛙聲到耳多不平鳴有此無理聞如何昌
句無理
祇取聞人境殊喧寂天時界作訛偶然相值處為爾感
蹉跎

石圃雜詠四首

宋搨鼎帖錫山邵
氏藏本

絳汝長沙閣本鑄鼎州刻亦紹興年東京昔夢華胥遠
北路高牙翠墨鮮賴有銜名資考鏡別無摹勒副流傳
容谷堂裏珍藏過合伴泉齋小像邊

鄭氏輯韻明榮卿仿
宋本重刻

未郎遺書歎古香為傳音學爾魚光四聲翻切仍梁代
六部編排有鄭庠鴻寶淮南徒踏駁蟲沙汴水等銷亡
閒平盛事依稀見底向靈威問秘藏

趙承旨獵騎圖

健兒身手五花嘶白草黃雲日色低一自陰山歌勃勃
早從渥水濯障泥帶禽蹄路風沙薄飲馬長城雪窖迷
不解鷗波亭上客也傳此景到吳西

董尚書草書千文

傳鈔每愛周與嗣集字誰規晉永和忽見戲鴻留雪爪
直施快馬霍霜戈尚書瘦本平生少健筆名家晚歲多
長日蕤香類展對墨王草聖比如何

會稽詩集卷十

秋日遊平山

噉嶂平山路盤盤磴道危秋深無靜樹境僻得殘碑小
簇鄰元注長吟孟浩詩水迴泉亦湧幽賞此開宜孟浩
陵汎舟詩水迴青嶂合斷道元水細注沅水
又東徑平山寒松上蔭清泉下注皆指此地

過者閑寺

黃葉聲中蠟屐雙來尋初地背秋江穿蹊詰曲行香篆
鶴子伯鸞游記云村隔樹微茫見佛幢西笑人回塵塚
路詰曲如行香篆中
夢南朝僧老雪霜降字為東晉大元初釋惠元建沙門
六時鐘磬三生路赴聽松關雨後涼

尋伏波廟遺址

新息尋遺廟臺荒劫後烟蕭蕭非大樹跼跼尚飛鷺恨

為南征積名終百戰全隔江賽都尉簫鼓亦徒然土人
王甚處云
即梁松也

七夕前一夜作

西風連夜動還停殘暑園林避幾經涼候故教遲七夕
癡情何苦盼雙星初更月影仍斜挂隔院秋聲試一聽
料理浮槎吾有事明朝準擬泛滄溟

秋夜觀鬪蟋蟀

微物爾何知應候發聲響聒耳苦未休靜夜增惆悵癡
兒不解事尋聲臂爭攘綠階鶴步移伏地狼尻仰幾回
倒罌罌時復穴窳窳偶然弋獲之握手互推餉盛以雕
筠籠覆之洞戶網飼法一無闕情性揣相仿云此善鬪

會稽詩集卷十

爭不妨事執堂或曰宜夜戰飛狐擊鮮饗然炬對壘開
叱咤聲兩兩鼓緩忽交鋒怒日幾曾曠留者氣無前一
當百非獎田單火曳尾秋青銅作額直擣步法齊再接
軍聲長諸侯壁上觀五色亦迷剛項之息鉅鏡論功亟
行賞勝者建纛牙負者棄榛莽浴崇渾無競度封盟匪
枉嗟彼蟻蝨臣大義識何朗予豈樂不疲觀此心養養
齒冷半開堂經語非非想更籌帷幄中選將登場上秋
等皆蟋蟀經三卷中有更
等惟惟選將登場諸語
今戡邊患承平信有象自願好男兒升斗勿虛享身手
苟不鍊瑟縮羞壯往感激矢報酬斯言為息壤

讀十國春秋感馬氏事

大息南唐事沉湘紛戰艦稻梁鴻澤飽兄弟馬家愚地
勢爭三楚天心厭一隅江東他日淚不獨為

春日借友人出東郊尋蔣道林先生桃岡書院
遺址

春目豁遠近芻言陟東阜遵清憺容與越陌循周遭暖
暖起村煙輝輝吐繁苞為貪及時賞詎辭紆軫勞綱惟
道林叟講席擁自高心契千樹月丹霞現白毫此意渺
難會相就訊同袍

翁夢野 運標 明府席上分賦得春風賦 韻字二
首

陽和扇處綠蕪平撲面霏微逗晚晴陌上麴塵千騎暖

會經堂詩集卷一

渡頭桃葉一帆輕香飄梅信人相約光汎崇蘭意共繁
愁上朱樓遍十二春衫不耐玉簫聲

十里雕輪解送迎踏青人遠澹烟橫生香欲斷交花樹
澀語初調轉舌鴛綠漲鼻頭波正皺紅啼蟬翼字難成
年來瘦骨春無賴簾幙朝東怕有聲

題扇頭桃花六首

楚王宮殿舊東隣脉脉無言幾度春往日風流聽啼鳥
而今重說息夫人

不是馬蹏啼界面亦非蘇圖鬪橫腰湖風湖雨春三月
記得西泠第四橋

江南烟雨畫圖中丁字簾前怨落紅誰向秦淮打雙槳

官奴管領幾春風

九十三灣水乍添綠楊天外雨廉纖一枝分得嬋娟影
妬殺樓頭人捲簾

紅雨霏霏攪歲年晉源唐觀總堪憐兔葵燕麥飄零盡
無分雲林去學仙

南朝自昔誇宮體輕薄何妨貌折枝樓閣杏花春雨後
扇頭脂粉笑徐熙

送孫麓門良貴之任安化二首 蘇隸 陝西 慶陽府
秦關開四塞北地據其雄天作義渠國山圍不窟宮紅

鹽無戰艦白豹敢彎弓邊患清時息鳴琴一榻風
漢朝經術最關內尚名侯重地當鶉首專城半虎頭才

會經堂詩集卷一

輕小范畫久定公劉百里今相屬儒風滿朔州
送楊桐君 湖北游二首

作秋風哭催人歲暮遊亦知非得已慘淡為身謀骨
燕臺貴心多絕塞愁無情冰雪甚憑仗傲貂裘

巫關淪落難銷是別魂北風吹不斷舊雨去何言漫
繞朝策愁過庾信園相思待春草的的怨王孫

病中七夕

一榻涼秋夜雙星臥後看長河清枕簟落月背闌干乞
巧癡兒慣浮槎吾道難夜深愁不寐更漏聽將殘

炎輦集

澧州元夜

綠筆何曾氣象干功名三十傍征鞍棲遲未與團圓樂
行役初嘗道路難角觝魚龍紛戲劇歲時荆楚小盤桓
慈親遙夜應憐季為報南陔禮有蘭

八步聯

小郭人烟寂春風忽到城紅梅放花未江暝半陰晴迹
肇偏安蜀途荒三戶荆解鞍聊憩爾鯁菜足吾生

虎渡

萬里岷峨雪江流日夜來客心愁到海春日快登臺卽
此龜壘窟安知灑灑堆榜人勞鄭重予楨濟川才

荊州懷古二首

雄傑依然勢已移當年重鎮眼迷離一時君子皆猿鶴
幾輩將軍是虎貔烟水百洲成底事圖書片舸欲何之

會經堂詩集卷一

九

可憐碧岫青山外猶有悲笳向暮吹
靈均死後文章絕今古徒聞說緒餘雲雨荒唐空復爾
江關蕭瑟竟何如此鄉生計謀鴻雁往日人才問鯽魚
剩有仲宣詞賦在登樓長眺眇愁

虎牙關

郢中健兒猛於虎樊城箭鏃紛如雨曹劉爭戰苦不休
云此荆襄之門戶桓桓中興李與岳議守議復了數著
呂家小兒乳未乾坐受欺給失命論書生莫漫嘲鷺湖
完局終歸孟大夫誰云在德不在險建瓴之下何時無
盤盤磴道馬蹄穴舊壘蕭條石凹凸礮車矢筈衝笑餘

過客鹽車困九折亦知虎牙何敢然眈眈餘怒誰能前
鵝鷓助威啼空山轉愁蜀道凋朱顏我來四顧雙淚盈
下馬踟躕纏兩鄰如此關山不可行殷勤說與承平日

抵宜城縣

客路伶俜裏行行近漢陰孤城低夕照一語失鄉音斑
竹荒屯淚梅花故國心此間多美酒長醉壓重衾

墮淚碑二首

觸杵閒情驛路中峴山如見古人風平吳亦墮君王淚
渾濬何須苦競功

道旁指點爲停驂無恙遺碑倚夕嵐終古不聞陵谷變
何人更說杜征南

會經堂詩集卷一

十

襄陽詠古十首

迢遞鹿門山遺安計非細爲問賢子孫可有自安計
景升亦英雄日上呼鷹臺可憐豚犬兒不怕野鷹來
一龍死渭南一鳳死郢縣鳳死益州降龍死絲竹戰
此郡非酒泉長醉胡爲爾但博一城笑徒冷千秋齒
一出譏小草遠人志菰蒲乞得桓公郡宜爲鬼揶揄
四海習鑿齒滿天釋道安何如們穢翁魚水君臣歡
循官屈宋人乃作吉州戶小兒纔十三孝烈自千古
孟亭漢水濱過客酌酒但見槎頭鱸敵廬今在否
團圓說無生居士遺靈躡堂堂于刺史護法綸語餘
大堤復大堤蕩子恣輕薄一自寄迴文不解襄陽樂

樊城旅宿

漢水不可極容意與之永途遠日云暮岸湖川逾靜沙
鷗浩蕩心汀樹微茫影晚泊喧帆檣夜漁紛笳管昔當
四戰衝今類五都逞不聞舊鬼哭但見新粧靚錢工姪
女數燭藉游人炳繁聲已雜秦狂歌竟非郢願我青溪
人問渡銅鞮境投林倦當歸聞音登轉警旅懷撥殘灰
名心汲短纜未負季路米且說公羊餅入戶泉濛濛隱
几夜耿耿相期踏春明即此夢華省小住亦復佳明發
不淹頃回首漢南柳依依待破冷

曉渡白河

獵獵風聲撼騎過稜稜霜氣着衣多五更東火盤陀外

未渡黃河渡白河

風雪南陽道中

匹馬凌兢雪打空衝寒可許健兒同五更博醉飛狐酒
雙臂從開射虎弓目盡南陽城關外魂依東郭履聲中
草廬松火今無恙笑爾蒙頭逐轉蓬

經博望城

奔馬蹄輕垂鞭得行烟消新野戍春薄故侯城有
酒謀長醉無衣喜乍晴西南天界白望眼一時明

昆陽故城行

虬死曾聞老嫗哭龍死忍見烏啄肉一龍不死蟠泥塗
折筵甘心愛撻蹴有時作其鱗之而昆陽大敵星颯馳

元黃血灑腥風獻上天之勢成於斯精靈不滅食茲境
故城遺廟馨香永蒲牢猶作銅龍聲尋公邑今皆龜龜
嗚呼亂雲壤山星墮空一朝雷雨浮沙盡觸體柳出長
安宮十八年來蛇作龍

經葉縣

名縣驅車去當年迹已陳荒唐化鬼事寂寞好龍人堞
古摧殘雪花稀怯早春閑開耨耕處行客倍傷神

穎考叔祠

純孝人真烈丈夫狂奴一叱奔螿弧至今穎谷橋邊水
遺恨行開著子都

李元禮墓

穎川斜日黯孤坐一代風流萬古情苦縣後人皆道德
甘陵前日豈公卿范滂既死悲同傳郭泰如仙媿有名
司隸衣冠今在否土花碧處只吞聲

襄城早發

壓帽霜寒月照蹊征途如掌信輪蹄人間不少終南徑
此地曾聞七聖迷

石固店題壁

七尺昂藏振傲裘連朝感慨寄中州空聞星聚荀陳里
不見風流李郭舟汝穎東來無絕日鸞花北去似先秋
時平漫讀英雄記逆旅今宵醉馬周

新鄭縣

新鄭城邊宿霧消，渡橫潦洧去迢迢。雁兒雪後人多弋，芍藥春來土不苗。駐節尙聞丞相度，饗祠多拜大夫僑。嗟予俯仰成今古，誰信名區太寂寥。

登鄭州夕陽樓

獨上高樓思渺然，中原形勝夕陽邊。九河帶雪聲趨海，二室盤雲勢到天。狂以成名爲監子，達能退步卽神仙。須知楚漢尋常事，我欲吹笙鶴背眠。

望古戰場

鴻溝何泝泝，廣武亦轟轟。河山兩戒閒，中有秦皇鹿重瞳。薄於險，隆準折其角，路轉成皋塞，坂失太行築。流血白馬津，吞聲飛狐峪，坐令黃圖據莫雪，烏江辱紛紛。讀

會經堂詩集卷一

七

史人任情談覆局，所以狂阮生。遂有英雄哭，予謂楚固失其鋒。未全馭成敗，安足論大義。炳如燭，故君江上魂。大公机上肉，一忍一不忍。乃定千古獄，寒雲捲波濤。陰風撼林麓，放悲雷電軍。叱咤聲相續。

黃河阻冰三十韻

遂有初春雪翻成，二月冰黃河流轉。盡赤岸圻還凝大氣，崑崙阻高寒。榮澤增沙明膏，營練湍伏矢攢。棚積石愁衝鯉，扶桑怯擊鵬。饑鳥方不定，香象竟安馮。草昔青千里，烟今白幾層。射睛偏皎皎，破體亦稜稜。霧向蘇門捲，雲從伊闕崩。估帆停上下，襍被帶凌兢。共說公無渡，元知客未能。榻懸聊問主，簪盞况邀朋。到處吾廬是他

時子舍仍辭家，旬日涉叱馭。簡書徵橫拂，荆南柳雄呼。漢上鷹驛尋齊贊，謔歌畏楚狂。憎偶唾須防，并輕投漫避。贈人疑失馬，叟我類打包。僧萬里一行，脚長途三折。肱那堪悲偏側，復此醉瞽騰。破浪慙宗，愁臨風甲信陵。滯淫依土銜，寂寞伴篝燈。雖飽連床夢，難期同病興。涕餘間博笑，談往倦繁稱。只識羈王粲，何緣謁李膺。路窮舟返剌，味薄酒非灑。刮耳鬪牛蟻，馳心託驥蠅。巫咸窻莫訴滄海，興誰乘豈爲豬肝。累惟思羊角，升來朝星使。泛渺渺古查登。

汲縣早發

去去大河濱，依微曉色分。驚心百泉水，極目太行雲。墨子車偏遠，稀生散不聞。蘇門如可到，鸞鶴一爲羣。

浣衣里

誰道晉惠愚，猶愛侍中血。可憐懷愍衣，青青安可雪。

湯陰謁岳忠武祠

故里森森柏十圍，一靈祠廟見依稀。英雄竟爲風波死，魂魄何曾桑梓歸。遺恨箭師無報日，早知御詔是危機。我來擬酌尊前酒，可當黃龍痛飲非。

渡漳河

銅雀纔飛石虎來，霜圓前後只高臺。匆匆北渡憑風雪，殘瓦無心覓硯材。

磁州道中

廬舍茂蘆中
幽人飽泉石
汀沙落漲痕
微見鳧鷖跡
平田細水流
帶雪鳴寒碧
野色媚江南
衣袂收婉嬾
紛紛吾逐塵
决今日故園客

邯鄲絕句二首

歌吹空聞怨越家
一時寶瑟殉黃沙
叢臺剩有閒桃李
猶惹行人拾落花

少年歸去月黃昏
肝膽無端動客魂
七首報仇閒底事
阿誰能報信陵恩

過黃梁夢憶亡友鄧玉韶鈞辛勤莫厭邯鄲道
纔是盧生入夢初之句感而賦此

邯鄲北去只荒原
一覺游仙尚有村
劫後黃梁談幻戲

舍經堂詩集卷一

五

愁邊華屋念生存
青蠅枉甲虞翻骨
丹桂難銷賈島冤
記取篋中詩句好
而今大夢向誰論

石勒墓在今邢臺縣

英雄不讀老莊子
着手乾坤割江水
當其倚嘯上東門
寧馨王郎驚欲死
今年出師彭祖亡
明年出師匹磾降
趙王趙帝我自取
又聽鈴音替及陶
看君四道魚龍髮
一杯終作鸚鵡窟
落千秋感客心
羞煞西陵狐媚骨

渡滹沱

撲面恒山半壁青
渾源陡下氣冥冥
層城勢壓昆盧閣
一水聲吞麥飯亭
宿將西防皆嘍哨
征人北渡太伶仃
鄉心却羨歸飛雁
斷續長天度井陘

風店

驂野店日斜
照極目沙場捲戰雲
一自空同歌已已
活人長說石將軍

安肅縣

易水城邊路
悲歌燕市風
望諸今寂寞
屠狗幾英雄
綠意春前柳
黃芽雪後松
解囊酬一飯
去逐塞垣鴻

涿州

盧植墓前沙草白
桓侯井畔野雲黃
鳩來灰洞日亭午
不辨童車蓋桑

盧溝

桑乾漠漠打冰開
柳色依依傍日來
終古盧龍雄氣象
一時涿鹿淨烟埃
鶻聲不戀張華宅
駿骨還歸郭隗臺
翹首鳳城天尺五
題橋有客賦新裁

舍經堂詩集卷一

七

舍經堂詩集卷一

翁經堂詩集卷二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石客廬詩鈔

送陳梅吟長鈞之任武岡學博三首

莫厭清貧甚儒林幸有君幾人陳古義吾道在斯文珍
重青氈席淋漓白練裙從來饒筆墨况對亂峰雲
君家髯太史碧海掣鯨魚已入先賢傳曾勞長者車文
章空白下兄弟近黃初賴有中郎在風流未讓渠
纔話燕臺別何堪又送行書徵秦博士門迺魯諸生我
已拚歸臥君還事遠征一官雖勉就含意各分明

慰楊生瑞二首

杜精文選理柳濫水經觴亦效齊梁步誰登鄒魯堂昔
人窺六藝太史擅三長峻茂槃深後千秋業可忘
不朽寸心事名山大有人從來擊輓意何處斗牛津秘
寶知希世先鞭任絕塵無勞悲鐵羽如子豈長貧

將赴都門留別楊梅治植乘二首

此夫誠非已艱難為老親動予西向笑羨爾北堂春夢
欲寒姜被花偏賺晉人十年逢再別不忍淚沾巾
關西清德遠文敏後來無表繫三朝史功存兩傳謨詞
章羞白鳳宅兆慎青鳥贈處寧多說斯言或不誣

留別楊乾初士元二首

兄弟君家好因予時一東連林元不厭角鹿竟何功名

士雲閒陸織兒吳下蒙後先問雄長辛苦逐沙蟲

我為功名累炎天動地征羨君賢伯仲一室敵長城但

守秋河信猶存息壤盟維摩聞減帶去去豈忘情謂趙

贈張進士源長斯泉二首時掌教

萬里星奔日何會到一官歸來非粟里冷落任雞壇祿
水饑難索祥琴罷欲彈雄才領都講五十棘人樂時家

莫漫輕槩敦師嚴道益尊蠶叢曾獨闢麟角待誰捫來
者斯文託何人古調論五賢留一席辛苦辦香存

送瞿熙仲緝曾明府奉諱歸滇二首瞿舊連

萬里滇雲客秋深銜恤歸可憐仙令烏空歎老萊衣五

兩風帆便三升酒力微臨岐頻惜別不逐雁南飛

青青方收瘴行行萬嶺過為含攀柏淚誰忍唱驪歌宦

味蘼鹽淡交情杵臼多新知應有意何限夢萍荊

為胡貞三題洞庭秋月圖胡家

我是洞庭老漁父一年不見洞庭月忽從素壁對新圖
千里清光照華髮清光在紙不在天乾坤吳楚終茫然
岳陽樓頭鐵笛裂岳陽城外狂波顛笛聲波聲夜相薄
木葉蕭蕭霜氣落中流無聲轉轉一輪湧出湖天廓
天垂四角湖心高高處有月沈秋濤老魚不跳蛟不舞
一髮君山淨如許客燈漁火迷離開白墮蘆花濕雙鶻
五兩乘風自在行今宵趁泊岳陽城有人喝月一開口

豪奪城邊水氣橫我夢鴛湖接若雪紅襟春風生白帽
翁偏愛我洞庭秋尺幅移來日相印吾家釣師小長蘆
去人已遠煩招呼幾時與翁同握手看月一醉已陵酒

題童受培能材自寫小照

凝黃顛米雲材迂畫家誰復無稱呼淋漓潑墨驚獨絕
傳神阿堵非其徒虎頭而後數道子秋毫欲到心已枯
不聞現身自寫照手眼雙妙圖中圖在昔彭澤示游戯
形影問答疑有無固知取影形亦幻空煩煩上添髭鬚
鶴髻鵝冠山澤臞摩挲古鼎繩牀跌悟真參同數卷書
此君無乃有道乎我欲名之費踟躕赤松黃石古丈夫
嗚呼赤松黃石古丈夫

會經堂詩集卷二

冬夜聽李山人彈琴

相賞在松石難為歲暮心寒聲落虛室夜氣入層陰孤
意抱時絕衆山響處深瀟湘如可寄我問七絲琴

九月廿二日夜署齋不寐作六首

湖海東南路幾重一官不爲酒泉封好安磨竭宮中命
幸與韓蘇作附庸

記得牽衣欲別時高堂忍淚訓孤兒艱難便作官箴守
好與蒼生一髮私

陶令拳拳說五男昌黎有句示城南須知紙筆皆象粟
喻到龍豬語不堪

此鄉教養幾年成歲歲惟聞作送迎拳石青山無恙在

兩誰能看有閒情

詩筆新來竅嫩拈况無清篋與疎簾夜深剩有殘歷件
依約枯禪佛火添

夜夜偏愁一睡難砌蛩慣與伴更闌從來病信西風送
莫怪征鴻不帶寒

偶成

旅雁西風寂不聞衡陽音斷海天昏熊羆却後談空壯
猿鶴來時恨自吞幾日殊方嘲熱客一朝舊雨愴離魂
須知五斗原輕出陶令柴桑尙有邨

署齋夜坐二首

秋盡重山暑未消客眠難著夜迢迢簾旌不動銅籤下
坐我高天清露宵

會經堂詩集卷二

蕭蕭木落洞庭寬接岸蘆花雁叫寒到此無因起哀怨
誦他二十五篇難

懷黃十硯任先生三首

息影掩關久幽居近薜蘿一官輕棄擲十硯耐摩挲燈
火焚樓夢琵琶白傅歌舊游成往劫忽忽鬢雙皤

泠泠江上音避俗此彈琴江色浩無際孤音振自今言
悲箏笛耳忽結水雲心遠勝蕭思話風流片石尋

別後竟何如空中少報書老無燕玉暖人在澧蘭君秋
甚幾過客春風一遶予爲含倦游意慰藉轉蕭疎

懷施北亭

共此天涯滯離愁又瘴鄉悔予輕出策問爾浪游裝譚
藝紛蠻觸謀生拙稻梁不知戎幕裏能識馬賓王

贈童元定 能元

止窩先生新頭銜誰其署者張道南 謂源長 青山無恙此

窩在誰為開之秦淮海 謂善令秦士望 蹒跚時一憩雙脚消

受黑甜與黃妳黑甜黃妳味有餘幾曾割取餐肪腴一

生懷抱別有託酸鹹與俗元相殊前年手擘東田石結

廬不為烟霞癖堂成俎豆五夫子徑通來往諸逢掖祗

今絃誦徹松關鹿洞蓮峰伯仲閒頭鬢白盡不足惜餘

杓猶把長鏡刪世人噉名走如鶩不則封已聊自固安

得如君面目真峰嶺寧愁橫側悞我來逢君六十強話

會經堂詩集卷二

五

我往事如家常酒闌燈地神轉王瘦鶴引吭聲何長近

聞屋後敞軒闥顏以聽松綴題跋華陽隱居是耶非耳

畔不厭刁調聒疑君未必此息機看稜隱見還依微須

知海上釣鼈客昨夜南山射虎歸我欲別君情未已贈

處無言笑相視媿我不類愚溪愚願君常守止窩止

連城雜詩二十首

一山終古切高冠蒼玉玲瓏峽幾盤此日勝游當日險

綫天露處是泥丸

南渡君臣淚已枯荒陬留得嶺垂珠補亡亦下殘編泣

可當西臺慟哭無

小豐山下歐陽廟邛鼓夔夔報賽稠別有靈風來盼蟹

竟無一箇祭彭侯

讀書不用買山錢為傍空吟結數椽淮海風流歸道學

月珠一筆示真詮

四子延平鼻祖求雲仍辛苦割鴻溝請看崇祀童 字能

張子 飛 後俎豆何曾廢二邛

一經理數久紛拏王費焦京見總殊乞得石齋牙後慧

指天畫地作新圖

極目確田半祭嘗秋成黃茂早登場中元醉飽兩堂下

齊道輪年好弟郎

今年晴雨未妨農祝歲豚蹄禮數恭囑語兒孫安頓好

大冬收了又番冬

會經堂詩集卷二

六

不借樵風半日程腰鎌滿足苦謀生近來射得南山虎

任向田心 地一帶行

生涯鵝鴨一圍中欲課蠶桑計未工買得烏犍三百尾

明年穩作富家翁

花花葉葉看皆好白白紅紅見亦稀一話燈前詫兒女

水南 地 今日趁墟歸

楚尾吳頭客作緣家鄉遠別自年年藁砧夢斷商人婦

那得金釵當卜錢

水西嶺下大清明殘照秋墳酒再傾幾日重陽風物近

家家糶救作人情

薄酒茶湯勝幾何醉來亦復影婆娑杖頭日費知無數

一滴珍珠比飯多

臃蛇腊鼠元奇品海月江瑤浪細評為補食經新味好
烹調鱖鮓即侯鯖

喧闐不問夜沈沈頂祀羅公一片心演得普門新梵唄
海潮竟是世閒音

研得琅玕細研光爭能製法學南唐十年腐敗梁園恨
未抵蘭花過嶺香

泥粉從教捻復接苦將博古仿宣和此鄉難得祁門土
德化居然號定哥

活火新泉湛露華旗槍一鬪雨前芽豸山不入君謨錄
珍重荷包頂上茶

會經堂詩集卷二

七

小拍諱家唱柳枝愁人酒冷月昏時風懷白傅年來減
恁裏猶存半格詩

贈林叟

之子泰初隣空山採荔人鹿門綿舊德鶴市老閒身機
事忘皆好孤懷託亦真壺公倘相訪一笑說回春

古權一首贈羅治安

陶令賦停雲杜陵思舊雨古之有心人出處皆求侶昔
我蒞蘆中素心晨夕數一行今作吏官場自城府幸從
諸公後得與君接語一一中肯綮妙味耐含咀君言一
何清君懷淡如許時欲相周旋踪跡勢延佇未幾代及
瓜寓公乃寄廡一廬顏石客經礮性所困誰知君章宅

去我纔數武步履肯經過遠勢鶴歸嶼把臂止窩翁歲
寒迭賓主居然二仲來荒徑開蔣詡婆娑對幽影瓊瑰
落清塵移晷不忍去卜夜更秉炬佳句性癖耽往往資
掌撫偶復作茗戰旗槍君輒苦我病覓芝朮我飢饋雞
黍借我一甌書醉我三升醋岑寂為我破餘勇為我賈
遂使宦游人晚晚志羈旅桃花汪倫潭薤本任棠戶此
意兼者誰勿謂今如土止窩我所愛杜句取懷子其額
雙清何以持贈君古權當編約十九首中字義則斷
章取漁洋有新錄名字君可補

題童思承祖創小照

昔有人焉廡山老出處不肯徒草草生與諸儒接辦香
歿分一席歆溪藻我來已晚見無從昆也季也龐翁翁
一門少長半在眼鳳毛忽現丹山桐斯人不少亦不長
道學之後歎無兩撲面能消西去塵搗頤勝挹朝來爽
前年羅浮儉然游去年幔亭歸乎休宗炳四壁亦可臥
阮孚雙屐將何求願其有意不在此圖中之人欲老矣
手抱遺經一片心寒泉先生真有子

會經堂詩集卷二

八

懷李霖邨雲龍二首時以蘇州通守持服家居

幾年吟嘯占滄浪佐郡歸來四十強詩擅蘇州循舊例
閭隣曹氏闢新倉研山海嶽襄陽米塵柄瑯琊大道王
幽賞高談兩不厭相從可許發清狂
宦情未便敬委蛇身世於今有所思丙舍菟裘須畢早

午潮珠蚌莫嫌遲文章老輩靈光在哀樂中年舊雨知
臨別一言忘不得君來是我出山期

懷吳林塘

至慎明府時以開令議備若令
城事白將入都起用

標持三妙老仙班林塘嘗以荔枝素蘭
壽山石爲三妙有吟小劫翻身一墮

閒吟到秋笳皆苦調秋茄集君從祖漢
樣先生出塞時作覺來春夢總危

關相逢須認將軍故再出寧容騎省閒惆悵我來君又
去南皮回首越王山

除夕連城寓齋作六首

紙牕竹屋一燈偕風雨無聲趣亦佳謂我心情寧有此
今年歲盡在天涯

寸草心知一報難相依猶許媚春盤誤人最是毛生喜

此日高堂定損權

爲我年年祝此宵六銖着待彩雲招早知薄宦成輕別

忍共牛衣慰寂寥

熊兒驥子笑齊眉紫鳳天吳巧鬪妍杜老每憐兒女小

若教解憶更堪憐

乞米書同乞食詩無靈筆墨嫩爲之誰知賃廡備春客

隨俗猶工祀靈詞

不避風塵覓寒修辛勤終是爲人謀嫁衣送了巾箱盡

碧玉明年好上頭

甲戌春正月將去連城留別邑中諸同學暨衆

父老四首

春風容易別懷賒去去桐鄉又駐車爲邑昨年初製錦
遠城何日徧栽花素琴鼓處難爲調翠黛留時欲當家
忍惜臨岐拚一醉看予烏帽已欹斜

此鄉風土舊曾聞幾輩牽絲未覺勞古處在人皆愛鼎

拙工如我一揮斤亦知報政難三月却憶街恩近五

雲前日科名今日吏奉帷何以慰殷勤

鳩來莫漫畏艱難說着壺觴便素餐負米動矜千里瘁

巢林何補一枝安譽隨磨蝎宮中命吟愛鮎魚竿上官

懷抱向人還拄笏西山仔細幾回看

教養而今治已登微才經術飾無能要知禮樂原攻短

猶恐農桑偶失恆長物難於三歲艾生涯多在一溪藤

山城如此寧輕別况畫屏風得未曾

舟過永安欲覓素心蘭而索值甚高苦無所得

因買水仙以解嘲二首

作吏依然貧士吟曾無一物件幽襟沅湘縱入柴桑夢

却要黃金買素心

翠羽明珠事不經湘君遺恨九疑青幽蘭竟逸雲和譜

爲託微波感洛靈

榕城叩鉢吟

讀劉鄰初敬與先生離騷樂府辨體賦此奉呈

大雅於茲作微茫聞正聲朱絃清廟歎香草美人情河

漢驚無極刀圭慰此生苦心託箋疏來問鄭康成

梨花白燕圖

黃千波寫生予題
句林心香作楷

一院昏黃月霏微淡不收差池憐素羽清影落纖鉤相
識都成夢歸飛焉可求就中忘色相門巷莫嫌幽

題林蒼巖

正青
先生一硯歸研圖四首

題邇邦溝又蜀岡他山片石未全荒年來老我扶犁手
拋去揚州近十霜

坡公老去志菰蒲陽羨猶營十畝居何似石田留一笏
歸來藤砌帶經鉏

秋成歲歲祝長林一硯全家食報深記得先疇初授日

鳳池南畔鹿門心

先生寫人鹿原先生官中
書時曾蓄一硯至今寶之

樹穀逢年更樹蘭白頭子舍尚承歡新圖應共筌詩補

俞樾堂詩集卷二

五

北隴南咳一幅看

月鹿夫人花卉草蟲二首

一叢開向試燈風人在花花葉葉中解得維摩天女意

散來春雨小樓空

春雨詩氏樓名夫人
在日嘗居此樓作畫

脂粉登邊玉畫又蕭閒簾幙近葦葭最憐秋雨秋風後

緘意叢殘見大家

又題二首

曼陀羅與水仙王配食都宜近古香惟有寫生兼繡佛

得消清福便無他

曼字平去二音
在通明見字書

江聲湛湛落楓林一箇秋蟲一葉吟今日歸來成記憶

夕陽粉本洞庭心

夫人生於
岳州官署

林心香學天示余漢甘泉宮瓦並諸名人題詩

冊賦長歌書後

甘泉宮中片瓦耳乃有竹垞漁洋詩兩公詩句時魁壘

况與古物相附麗而我讀詩動懷古如觀戰書撰芝楮

亦復想像古初字差等史籀丞相斯胸中結轡良有故

世寶齋頭留小佳此瓦儼在几案閒心折長林善將護

團團者規勳者色界道中央環四極長生未火字款側

邊幅畧不事修飭西京遺物詎易得手此摩挲增太息

或言宜王十鼓字宛然豈知斲石乃在後周大統保定

年或言嶧山之碑字可讀豈知野燒無餘侵棗木其他

秦權漢鼎尚有斤兩俞合字大都撫勒流傳矜好事那

俞樾堂詩集卷二

五

如此瓦形質存風雨雪霜罕鬻潰君家陶觴富藏弄未

必能逾此瓦古歐趙闕錄承須補恨不賞共劉遠父少

選巨册忽解索鞋給勃律寶參錯是物是詩凡幾角謂

我曷不續有作我既不如竹垞攷證金石恣評泊又不

如漁洋擔拾黃圖詳訪落才微力弱徒自嘵蟬噪安容

璞向籛林君林君爾之嗜古古不若願爾慎藏此瓦重

裝兩公詩便足豪視墨林項氏天籟閣

贈許思恭

王臣
學

卓爾先賢後如君兄弟難時名參佐廨家學腐儒餐碧

海誰能望青氈竟不寒春暉將寸草的的傍咳蘭

贈許子揚

承烈
時歸自
石泉先生
崖州官署

萬里趨庭客歸來守一燈知君有懷抱一一在高曾嘉
樹勤封殖名山要代興何人能尙友拂壁辨香承壁間讀

題黃千波落花蚊蠅圖

竟無聊賴竟無端繞過朱樓亦開要與桃花問消息
看他初放看他殘

壽竹夫人畫竹

玉孫不可見我琅玕屋落手千絲於翠影鷗波浴對
此動鄉心曲曲瀟湘澳

千波雙鉤牡丹

鼠姑開後已春殘姚魏家家百寶闌富貴妬他施步障

會經堂詩集卷二

移銚莫漫近前看

黃鐘篇為黃郎秉元作元十硯先生孫予字之曰聲九歌以贈之

一一鳳聲出嶰竹雄鳴者六雌鳴六元聲惟有黃鐘宮
九九之數窮鴻濛未有分寸數已具如日欲出扶桑紅
一聲初起海波動再起魚龍恣湧洞風雨驟合鈞天張
靈囂六變雲門聳乃知萬事歸本根黃鐘亦有元聲元
秬黍中實正盤鬱胚胎一氣交昆侖命君家規矩高會好
正始微茫富搜討一門騷雅揚清芬前有姬巖後香草
極盛之後繼為難雛鳳乃在桐花端萬里丹山此其始
固應聲出青琅玕嗟余聞樂來天上寸莖洪鐘敢相向
言從硯席交紀羣詎解官懸辨涓曠願君自愛還自奇

和以鳴盛為汝期顧名莫忘賓宇之聽我揚解歌此詩
印人歌贈林丹壁

我聞樸下周侍郎披奇乃有印人傳系以本事詳里居
情性鬚眉兩如見武陵顧氏著印蔽秦漢以來靡不有
意存影揚形模開銅玉龜螭細分割由來此事關天鈞
文何體勢斯冰神許徐歸李亦疊見要須疎淡含精勻
紛紜摹古皆贗古獵碣爬梳更詛楚款識徒知鐘鼎求
敝帚千金竟何補我逢林五字丹壁象罔惟從許慎索
卮字回環四籀奇偏旁結構勞心畫一時散落千芙蓉
片片圭角勤磨礪歐趙已遠金石缺於此髮髯攻與同
高齋日午花低亞讀畫談詩課清暇看君葉葉食春鶯

會經堂詩集卷二

鐵畫聲中銷九夏自昔鴻筆留豐碑往往大手鐫鏤之
梁鷓之書鍾繇刻三絕不異傳聞辭江臨臣程穆倩印
章小技梁園善恨不於今起相見為我製辭老十硯况
煩丹壁開生面琳琅入手差足豪飽食摩挲日三遍
夕佳樓話別

薄暮起涼風高梧月正束人將千里隔秋在一樓中遙
夜怨長笛離情逐斷蓬池時當一問北來鴻

題千波蚊蠅畫扇五首

摩燕卽此故夫逢
六朝金粉太零星纖草平蕪翠疊屏認取樓臺陳後主

不妨輕薄作丹青

飄搖隊隊復行行竟體都沾繡被香為乞朱門新樣本

鄂君遺事仿滕王

衣香人影擅風流少小曾從嶺外遊帶得六銖留蓋蔭

歸來縮本貌羅浮時君曾隨侍

停雲家世本清門文禾紅闌奕奕存妙絕休承閒擲管

扇頭依約鳳凰孫

宿南禪精舍

白社投雙脚城南近虎谿傲隨陶令跡幽伴遠公棲魚

鳥親瓶鉢風塵媿粥藿言參小三昧信宿意終迷

晚香玉絕句

會經堂詩集卷二

三

翠羽明珠欲比看香生細細月娟娟銷魂一種梨花夢

莫為橫陳薄小憐

留贈江孝廉拱旋

卓帽臨風管幼安向人慘淡劍空彈海東亦有耶溪水

長夜憑君醉後看

香草齋分詠二首

玉塵

標致南朝物談諧惟爾資松枝相對處玉屑欲霏時與

手憐同色無言解自持風流知未歇日夕冶城波

沈香筆架

硯北好安禪香巖色界連心空沉水候夢到散花天慧

業餘熏習詞場小結綠維摩如乞與一幟玉臺篇

晉安五老詩

林判官蒼巖正青 時年七十六

林叟歲寒姿磊砢有節目一試小海吏歸來學守樸翁

八鹿原先生潔白南陔膳太夫人時九丹青北阡此

有樸學齋記他年傳舊聞榕海一編續翁近著榕

承飲繪其丙舍海舊聞

游太古賢達早謝梅花長襲中五嶺春眼底三山爽近

市心轉清若書奇獨賞寂寞越王臺訪古每孤往翁家

無諸遺跡也臺下即越王

陳京兆德泉治滋 時年七十三

會經堂詩集卷二

共

陳公一寢處居然山澤臞出持司隸法歸讀長桑書詩

城攻偏師學圃公別業名勤荷銀卓峰名家甥古梅歎已徂

公與謝開學道承皆林鹿

原先生甥古梅謝別字

黃大令莘田時年七十三

黃丈耆舊最結茅隣米友翁外祖許有四壁坐蒼然一

官竟何有墨王海右亭詩老溪南叟上硯一生心摩挲

無恙否

劉行人鄰初敬與時年七十二

劉翁質靜者會掌蘭臺史垂老作經師紛綸得標指伐

薪與汲泉著錄皆名士辛苦注蟲魚風騷窮未已翁著

樂府 辨體

放言阿什硯先生作六首

舉燭郢書燕說出門北轍南轅傳會每驚腥鼠防閑豈
任奔豚

物類冤絲虎魄道家熊經鳥仲歷歷山中老樹迢迢天
際真人

永和下帷絕迹叔平種樹成陰比似百城萬戶較量錢
癖書淫

懶祭翻遭擗捨鶴飛亦被偷藏底不性靈深雪苦教糠
糲簸揚

誓慕名心未淨送窮道氣全疎唯有分甘汲古差強感
遇逃虛

騎驢覓驢有說以馬喻馬費詞瞿曇本非非想蒙莊不
解解之

翁經堂詩集卷二

七

翁經堂詩集卷二

翁經堂詩集卷三

亦舫吟草

築堤行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捍海議築東湖堤築堤仍取海中泥海水有潮泥有鹵
潮退泥乾硬於土搏泥層層堤屹然不聞杵杙聲喧闐
鹹水洩盡淡水蓄可以坐收三百禾困屢當時議者固
如此此議官喜民亦喜官喜加賦晉階秩民喜成田實
賴粟紛紛投牒申上官一時不惜私錢率豈意海涸無
有期朝潮暮潮奔突馳一尺方築尋丈隳安得爾許錢
填此巨海為旣非卵石之精衛又無鞭石秦皇計築堤
築堤幾年歲依然大海望無際我來問之立斯須告者
未語先嗟吁前年為田築東湖而今為堤田無餘前年
確夫築東湖而今傭作東湖夫不然田亦不望堤不築
上官督責無時無我才聞此語心知築堤苦既思桑田
滄海變有時安知天工不為人斂之又思年年秋濤怒
且吼千稜萬稜田烏有縱使此堤幸有成一錢孤懸豈
能久堤不能久田難科所患更在成堤後不知議築東
湖人曾籌及此深長否

虛糧數

十月縣帖下里胥來催四月完半租明年縣差捉糧戶
去年粒米全無輸捉到一一列階下垢膩雙腳衣穿膚

翁經堂詩集卷三

一

或老年過八十餘或寡婦抱兒子孤又或覺者瞽者須
人扶由來糧從田土出爾坐享田糧胡逋母乃藉此老
羸孤苦廢疾狀可以抵塞俾追呼中有一人上前泣欲
訴欲訴可容一言乎規田納糧有定則糧誠有之田則
無問田何以無田在元明初聞我先世曾有此乃是沿
海壘石成膏腴以此豪視三五都年深歲久海水刷膏
腴亦已塗泥淤厥田豈有上中下厥賦則壤寧非虛當
其壯盛時猶可營錙銖而今困頓甚朝食申無舖况無
長物付質庫又難稱貸趨鄉閭自知國賦無所避累我
父母云何如語未待竟我心惻可憫頗與春陵俱無論
呵斥鞭朴兩不忍卽此老羸孤苦廢疾宜嗟濡薄俸媿
難起衆病安得盡使虛糧除他日太守行部至告之亦
復長嗟吁嗚呼可竟空嗟吁要當蘇我民妻孥

金經堂詩集卷三

竈丁苦

竈丁苦竈丁不苦安得他人峻垣宇竈丁苦竈丁不苦
安得他人侈歌舞竈丁之苦他人樂其苦可陳樂可畧
瀕海者鹽鹽有田尺寸不許踰濬墘一丁受田舉家喜
喜我衣食計始此朝來掘土和爲泥和泥作竈當楮題
又斫前山萬竿竹斫竹編作篋管箕月逢初三十八期
正是上下潮漲時是日望晴不望雨晴能曬泥雨洗泥
曬泥泥鹹洗泥淡鹹泥擔歸溲灑施早淋鹵晚淋鹵淋
鹵不辭汗如雨婦負鹵水兒抱薪滴滴都向鍋中煮煮

成鹽鹽如雪日有定額休教缺額怡受官長管足額
上倉愁折閱一石百斤又七十值錢三百還少廿往午
樹滿山斧斯堆屋閒近來樹盡要錢買一束錢復增幾
倍當丁衣食仍無餘猶勝無資空傍海有時無鹽可奈
何公家輒指私販囤甲頭到門團長罵奪取照票從輕
科噫吁噫竈丁之苦未有盡他人之樂勿替引安知苦
樂無定形好語他人惜竈丁

撈泥謠

撈泥撈泥泥有鹽鹽水蜆人如攢箱撈泥撈泥泥有魚
蟹蝦賣錢可以活我家朝亦去撈泥暮亦去撈泥朝犯
宿霧暮犯露終日撈泥豈知故夏亦去撈泥冬亦去撈

金經堂詩集卷三

泥夏苦鬱蒸冬苦戰撈泥之人寧不聞可憐東湖頭不
待舫舫渡爲趁早市來且傍城邊住晚來又約往西陂
西陂蚌蟹多於蟻螭房蟹尤可愛移以薑豉和醃醬
食之解醒忘飢疲此物亦出西陂西他如花蛤珠蚶與
蚶蚶細瑣都佐食單關連筐獨流甲兼丁擔來不放肩
頭歌入市傾羅幾錢賣換得城中鹽米菜其餘買酒過
橫塘一飽妻兒醉相對此鄉生計誠非易海中賴有自
然利利雖自然身須勤撈泥撈泥莫辭瘁明朝又是子
時潮早眠那語通宵睡

礮田篇

有礮者田田在山椒山石礮礮田無肥磽一田胡云礮

彌望如梯結雁連
尻牽牛敢蹊解
維山有草摧燒揚
灰糞我百畝何傷
汗萊解早禾油晚
禾一叩割我秋稻
大冬始抽解夏不
苦早有筧通泉伏
雨關風吁嗟礮田

解五

織字詞

深閨乳軋機杼鳴
大戶小戶無停聲
素手當牕織如許
條條曾種園中芋
一端欲直雙南金
幾回摺疊還沉吟
織成會與郎相見
兩邊挑出朱絲線
將去為郎裁作衣
郎却質布充調饑

沉西備草

過沉慶菴看自省上人寫竹

會經堂詩集卷三

四

喜氣寫蘭怒寫竹
畫家亦有禪機觸
道人本持噴怒戒
寫蘭却讓寫竹熟
藤梢刺箬桐覆陰
萬竿綠玉寒森森
畫意在眼已在手
於此生大歡喜心
盈箱列案堆絹素
便面屏風乞無數
滿湘深處澤川閒
偶然時一與之遇
纔作潤節與疎枝
葉葉橫側相紛披
拳石帖妥渲染竟
放筆仍是無心為
我看寫竹坐移日
寫竹况在淨名室
相逢類可瘦權備
乃與范緩倪迂匹
道人喜怒真兩忘
寫竹終日疲津梁
幾時解得燒筍味
不妨來說畫三昧

八洲曲

朝宿八洲頭
暮宿八洲尾
朝暮八洲邊
生憎八洲水
水浸洲痕淺
復深綠洲草
長傷人心
春來一帶裙腰色
若

箇相將烟際尋
門前烏柏樹西陵
松柏路曾此剪烟
花
橫問西洲渡可憐
一夜江水流雙漿
何從認八洲女兒
采采不盈掬王孫
愁見江南綠

燕子巖 在江縣北瀟水旁 石壁摩崖鑿有古篆

我聞岫嶂山中藏
神禹碑道人偶見
後茫昧增嗟咨此
巖乃有上古字科
斗籀斯輕草隸勾
勒不受苔蘚皴古
鼎躍淮存欵識江
天夜黑江峰青過
客徃徃疑仙靈不
然誰敢摩巨刃凌
空鑿此龍蛇形長
松謾謾森寒綠我
欲捫之然楚竹一
聲柔榜下空潭祇
餘燕子巖閒宿

過安江鎮尋宋光祿葬衣冠處不得感而賦此

宋名以方知瑞州府 遷官後贈光祿卿

會經堂詩集卷三

五

瑞州太守常山節
罵賊等耳死同烈
何人解招瑞州魂
到今惟說常山舌
憶昔有明武皇時
強藩敢爾神器竄
樓船東下建瓴勢
嶽中乃有囚繫纒
彭蠡湖深波浪惡
大旗日落風蕭索
舟人指點黃石磯
桃劫安能除此惡
聖識纔聞又罵聲
纒因豈復望偷生
誰知九派分流水
得遂千秋應識名
丈夫要不惜支體
况肯回頭顧妻子
可憐依舊石頭城
稽淵不死袁粲死
龍頭狗脚元須曳
借號終為調下俾
獨苦江頭沉恨處
游魂長是血模糊
武陵中丞發忠氣
一封入告狀死專
祠高並豫章城
歲歲黃蕉與丹荔
傷心一稭竟無歸
江水茫茫露黍
可堪孝子將枯淚
遍灑忠臣舊著衣
嗚呼常山尚留

束髮瑞州不見一片骨瑞州之烈甚常山故園云有衣冠窟我來艤舟沅江潯問人不答空沈吟母乃隔代晦名姓遺墓猶待窮搜尋蓬牕忽墮空江雨一編史傳如相語亦知往事足低回無數青山叫杜宇

謁薛文清公祠二十四韻

曠代薛夫子由來永一燈降神依粟主結念在觚稜磻稅南天富軍輸北道徵司農工算料諸使出頻仍為有麩金課偏同鹽鐵增星星求易竭日日斂難勝利物存心得回天獨力能封章陳疾苦困戶起曹騰鄭俠圖新繪去羊策莫憑要為良吏事不媿大儒稱地遠遺書絕年深正學芳經師荒嶺徼聖域剩薪蒸五子言堪味干

會經堂詩集卷三

木

秋業待與手鈔惟性理身教即高曾畧分忘持節因材愛引繩遂令沅芷士竟與魯洙明過化元多澤當官况凜冰馨知從祀又清憶易名曾往者濶西閣還聞暑右升几筵昔已沒椒荔酒空澄席以皋比敞門將珠斗凌松楹雲氣接槐市露華凝於此崇榭桐園之奠豆登感生瞻拜下俯仰辦香承

奎文閣落成三首

城隅峻閣建高瓴勢逼南天拱列星照眼珠垣疎的聒舉頭鐵甕簪蒼亭夕陽僕射殿前見暮雨滕王檻外聽爭似文翁成化處四山環堞坐來青

巋然城上見靈光詠蕩門開氣蔚昌星漢於茲窺戶牖

山川自古助文章朝來笏拄孤棧爽後起衣傳一辦香誰使巖疆逾絃誦更無人繼杜南陽飛甍百尺倚城頭高處何人臥此樓邛笮萬山當檻出泮泮二水帶襟流坐憑北斗魁三象俯視南江十六州蠹起喜徵文運朗公才知為樹人謀

採蕨謠

占歲有隔并五行為厥罰荒區儉倉箱際此生理伐雖在康食年朝夕尙艱旣况逢金木診寧免道路蹶如以形厄羸更受剝刵一飽不能謀婦子殊楚越安得芋魁羹難為草根齧有方法須臾和期惟採蕨採蕨在何許云在咆虎窟蛇虎工噬人願言慎驚笑佛胛樹當蹊

會經堂詩集卷三

七

鬼面石皴笏走險愁青猿凌空病蒼鶻但思採蕨命詎復惜毛髮尾附雕連尻足繭蹠見骨蕨膚剝已傷蕨種剔將竭糜擔場而歸當戶萬杵發澗之復澗之製法一無關滌泉液精勻蒸餾氣蓬勃楛乳傾濃濃紅面浮汨汨載用瓦盆盛謂比流匙滑物性有畏忌噬嗑可容忽蚩氓夫豈知聊以備倉卒何必鼎蒸鹽亦不雜果核說與飽食人其狀難與許我出值采蕨問之苦悉揭無術與代籌竟曰空咄咄惟祝雨暘時平陂埋不沒果腹徧郊原大有書七月

宿普明寺

居然城市裏山寺認前朝五葉宗風唱雙江靜夜潮避

人依象教懷古上龍標下界紛塵海誰為鸞鶴招

同天寺

邑小稀遺剎城孤見廣場言從劫火後一續佛燈長白

足尋禪侶青燐怨國殤遠懷仙尉蹟文字說滄桑宋麻陽別

黃叔豹撰
詩碑其工

馬明山先生講學處先生名元吉

衣鉢增城授受中辦香辛苦為河東身擔博士專門業

手闕諸生釋菜宮經術同時歸太僕儒宗先世馬扶風

明山南去濼西路記取鄉名託鄭公

訪劉僉事墓道感賦僉事名有年

劉公經鏗鏗乃在明初葉鄉里得領袖圖籍富漁獵早

會經堂詩集卷三

九

切柱史冠旋投將母牒再起江東守分巡安南攝儀禮

出孔壁淹中無亡篋如何十七篇但習高堂業逸者三

十九初唐猶博涉廢墜更喪亂詎關咸陽劫遂使古儀

制不復交目睫此如由庚詩笙磬音難協又如投壺譜

魯薛鼓不按公輪站役錢潞河轉輪楫書有舊家遺篇

目人所挾三六符卦爻掛切凡幾探卽此矜創獲何必

勞偵謀况為典物存上獻資調燮詔付史館收秘府裝

池壘器數係闕殘什一有誰愜非公心徃籍高材無此

捷相失百千年取攜旬月挾疑有神明力護持若胸脇

胡為楊新都驚疑樹牙頰謂為草廬本秀水詞喋喋母

乃強解事少見膽偏怯公形去已遠公墓聞尚喋傳經

隱牛磨甲古訪馬鬣竹粉黏枯蟬榛叢點寒蝶為倩後
來秀遺碣拓新帖

登攬秀閣二首

落木逾秋山憑高一望閒當軒落潭影無數白鷗閒漁

笛烟深起禪扉畫靜關紛予倦塵埃到此不能還

高閣憑秋上於茲俯碧海眼鳧隨意數落葉一梯深香

篆尋來路鐘聲聽隔林所欣成獨徃城市爾何心

遊景星寺

出郭山已幽一雨破烟曉老樹愛新晴霜前葉猶好為

探古佛廬曲磴步深窅粥鼓絕純如初地信無擾殿翼

本淳樸難言締構巧苾芻差解事空階動汎掃滿院墮

會經堂詩集卷三

九

繁陰屋後出松篠窈斗綺石間位置不嫌小閉房更寂

歷當楹顏忍草盥頰到軒牕乾鮮剔以爪何曾忍一莖

此理固要眇平生齋游興况此契塵表我來作佛事頂

禮着山老徘徊不忍還暮烟生樹杪坐久當安禪或聽

迦陵鳥

謁四節祠歌以弔之

瓮泡灘頭水聲訴似訴當年殉節故五溪大小四百灘

此灘今古名爭慕問灘何以名乃是四節成名處事在

嘉靖二十有三年嶺爾山前吹毒霧張旗正哩虫尤芒

狂噬敢攫盤狐怒麻陽斗大城斜日遊狐兔里巷絕人

烟都作蟲沙數向家婦女此間往三婦各司餐一女當

應理執素生不同居死同赴避寇羣向灘邊聚狂奴敢
爾為泥不汗清露灘浪飛作珠四節一心如鐵鑄一婦
亂中流一婦波心渡一婦初婉身尚有懷中孺母子得
同歸泉下成慈哺向女皎皎身元是父母付到此更何
求將身父母去三婦一女生不同居死同赴以此瓮泡
灘頭水聲訴事平求貞軀衣襦各完具宛在水中央僵
立乃不仆憐甚抱兒婦既死猶將護古來奇節何其多
奇節多自閨中樹淮上露筋開逆旅斷臂若何如四節
一灘名合傳應增中壘註亦越萬歷初賢宰知所務嘉靖
時邑令周文狀聞立碑萬歷九年邑令余夢呂為建四節祠 礪俗發幽光四節事屢
顛得請同一祠煌煌四節何主祠噫噫吁天地正氣流

俞經堂詩集卷三

形賦庶幾忠臣義士烈女可以且暮遇君不見麻陽纒
有四節祠吳中更有五人墓

過報恩寺

高城近接古香臺白社探從曲巷來塵外初衣叅佛說
松閒兩版待僧開遺碑不見熙寧字劫火曾飛龍漢灰
惟有雙池無恙在每憑照影一徘徊

題元妙觀

鍊師自昔武陵聞城市棲真迥絕氛阜午松移當院影
守庚人臥一床雲意無盡處燈方借心太平時火自溫
莫怪隔鄰鐘磬響西來河上本同云

沅慶寺佛泉

雪山乳竇觸機降來酌名泉近佛幢一鉢心親功德水
曹溪曾否吸西江

西溪雜詩十首

一水分流自九牙竹王遺蹟歎幽遐圖經不共桑欽續
故事憑誰問注家

穹峰如笠鎮當頭柄曲烟濃暮碧油不辨雨中公母子

亂山竟日叫鉤輶涼傘巖三峰土人呼為公母子

鹿眼籬園蝸殼窠綠溪織碧接扶羅秋山斑剝新霜後

幾處看收吉貝多

割來穠稬共簷長粒粒新春落釜香費盡耕畬謀一飽

不愁減則上秋糧

俞經堂詩集卷三

柳林西去路縱橫詰曲穿蹊曳杖聲莫訝茫然到空谷

四山伐木已丁丁

斫竹編篋竹亦稀又添笞箬上漁磯春來相戒停施手

屋後貓頭筍正肥

喃喃雞卜有微詞蘆管神絃曲裏吹怪底公邨走巫覡

由來風土近羅施

四里絃歌共一邨經師館穀出 天恩窮鄉却得詩書

力高足成行博士門

接鄰常姓比通都門地相矜習亦無長此朱陳邨裏住

不妨嫁娶繪成圖

甘味甘屯子戍添重山民物火熙恬要知烽火無驚日

亭郭虛傳靜夜籤

龍津橋

出郭尋津喜不迷
垂虹來渡听東西
望中樓閣高城倚
行處人烟列肆齊
驛路此閒通六詔
水聲盡日雜諸溪
刈灰已没端明石
大筆誰堪續舊題

楊溪昭靈廟

枉渚辰陽路盡頭
靈均曾否此閒游
涉江倘不歌芳芷
遺廟何從枕碧流
半壁山形非故國
一溪樹色已殘秋

拜米忠毅公墓

會經堂詩集卷三

江介孤臣一家遺
西南天遠不勝悲
誰紓白馬青絲膺
謂孫竟與丹心碧
血斯城破中丞非
忍死途窮信國欲
何為魂兮倘竟歸
來路有聲中怨黍
離

讀太守董公

十二年董公禱雨於廟立應
夢神屬題世馬
忠貞四字初不解已讀米饒端學昭烈王廟
記始知神為唐義士張公打死睢陽難者也
遂書夢中四字製為扁懸之並題句於兩楹
以酬又為文鏡諸石

昌黎三歎中丞公
謂有藩蔽江淮功
中丞以功不以死
新舊唐書傳本此
篇中偶見雷萬春
死事最詳南霽雲
淋漓寫盡乞師痛
獨不一及張將軍
兵閒傳聞多疑竇
往往耳食成實錄
不然撮舉遺姓名
新鬼舊鬼同聲哭

將軍生與南八倫
載在別乘寧非真
生得光岳之閒氣
死為郡國之明神
惟醜有九疇有八
誰其尸之誰肅殺
好舛貓虎皆有靈
要為四民回天札
沅州太守董壽光
精誠實與神相辛
夢中見神神與語
一屬大筆題琳琅
依稀記得忠貞字
占夢無心閱遺志
始知神是將軍身
揮毫遂作靈異記
將軍之死由賀蘭
如何人罵阿榮山
一師不出生靈怒
却憶浮圖着箭處
男兒死耳復何云
二十四郡乃有人
記成字字增悲壯
似有英風來紙上
中丞不死將軍生
賴此一與昌黎抗
自古忠義事非奇
培井之毒每疑之
莫謂此文惟述夢
昌黎亦有羅池碑

聞人說黃巖之勝賦此

見說黃巖世外尋
入山深處不嫌深
到來野色平於掌
坐聽泉聲淡此心
留客盤飧具雞黍
逢人農事話晴陰
桃源有路誰能覓
游興予將學向禽

東郊卽事

出郭纔三里郊行
信一筇俯看泉滑
笏背指日高春菜
秀秋前糞林疏雨
後鐘鼓嶙峋事少
野衲與山農

龍溪口晚泊

絕岸空江外秋天
一棹尋人家半臨
水山月忽窺林宿
葉唐時路風騷楚
客心笛聲中夜發
似怨武溪深

雄山弔滿太僕讀書處

滿公直節何煌煌
能以小吏推巨璫
甘心下獄無驚惶

闍奴稍稍戢鴟張尸祝者民遍咸陽臥起請室凡七霜
一編在手身銀鑰黑獄猶伏青蒲章危辭滿紙心如湯
天子省覽爲彷徨知公每飯君不忘朱鳥徑許南方翔
况有孝子相扶將前年登聞鼓礪礪無雙人目江夏黃
謂公有子爲公慶再起尙寶近御床是時朝政尤不綱
公欲挽之比高光奮筆冀迴五色盲圭七詎疽百體厄
移官未幾氣倍昌直教魄奪中書堂以嚴見憚呼爲狂
削籍猶幸非投荒將大用公有烈皇命下公已歸帝旁
恨不一救九鼎亡當公在獄心慨慷夢中忽見椒山楊
儼然古服而勁裝公熟視之拜且僵豈前後身靈洗洋
不然曠世終茫茫公歸銜恤粉榆鄉邊帥失馭兵諱疆

會經堂詩集卷三

中

明山石歌

楚南少人而多石此語不滿柳州柳沅州產石更奇特
云在明山山南之林藪山靈幻此紫質碧白青黃章設
色疑出染人手片石何關造物心偏許中邊成妃偶一
拳戴土沒塵堞取之不辭盤礴羸纒飛四照誰山花却
驚一炬陸渾火山乃有骨骨有腹背腰骨不一色鞦韆

相用遭或剖鸚鵡螺或組蠅螻橋或如過雨洗礬塊或

如分水澄鮫綃又如蜜脾初割施煎熬色色各天然片

片難具狀睇審呼離般攪指別巧匠小者斲研山大者

碾屏障古款盃占閒清供几案上初以麈沙細石相磨

治繼以月斧雲斤窮色相阿誰貌得山中人幅巾藜杖

鬚眉真老松磊砢有節目欹斜又作瀟湘竹晚蘭吻蕙

滋菘菘蕘意叢叢殘泉積餘技照眼蟠蚪蜻明駝瘦馬

麋鹿隨爾爲長林豐草莽樸樸椒雲烟樓閣紛參差時工

尋丈勢還於黍粒窺毛角既異態花葉且殊姿如以一

幅鶯溪絹細鈎妙染朱綠交葳蕤要是小李將軍金碧

畫不比龍眠山人白描平淡無神奇益信此石不易得

會經堂詩集卷三

中

何以前代無人知鐫鏡况藉良工力遂使大艘小舸爭
購之近來持此貢明光襲以綿錦壓頭綱 聖人垂顧
臨軒坐石哉石哉爲爾賀嗚呼石亦有遭逢如何人不
勤磨礪骨重神寒看爾天廟獻會與柳州一雪目皮論

明山紀游十首

遇仙橋

蓮花巷

一杖鏗然曳尋蹊此入山仙人在何許終日聽潺湲

五士坡

滿山青蓮花何處無淨土山僧不解禪垂老此閒住

盤谷太行中輻川終南裏此開大有人我問五高士

百子峰

瞥眼賓伽兒箇箇相肩隨收入古佛盃般迦敢劫之

萬杉嶺

屢屢凌絕徑空翠落高巖自驚衣袂濕坐久巖閒杉

響瀑巖

飛瀑挂巖端人呼白水洞飲湖竟有聲玉虹初破甕

順應祠

山稱此郡雄宜為神所守况近古戰場厲鬼驅七首

真武宮

龍鳳失丹文龜蛇沒蒼蔚位比體勢尊殿翼有遺編

藏雀坳

山深兀巖馭樹老瀉清寒愁問歸飛路炎天凍紇干

觀音洞

傾瓢酌天漿一滴醍醐飲滅除煩惱焰我誦普門品

志局偶作

到此終何補淹留歲已陰稻梁謀旅雁文字役枯蟬一

夜山城雪凌晨鐘磬音無端發深省故故戀寒衾



俞經堂詩集卷四

武陵

研北集

石圃讀書示諸子姪

白傅示諸姪杜陵教兩子由來子姪行關心未有已古
人重經訓經訓學之址王費焦京興齊魯毛韓起孔壁
今古文戴記大小氏獲麟有遺經盲左得其髓誰專公
穀家久失鄒夾旨獨有康侯傳圭臬人所指箋疏溯漢
唐門戶一一峙所苦與與繁津逮難以此宋儒倡絕學
布帛菽粟理一經宗一家祈嚮有定軌况乃功令遵寧
可輕心鄙馬班迄先明號為廿二史作者既如林烟海

俞經堂詩集卷四

浩難紀上起威烈王下至顯德止賴有一家言通鑑成
凍水編千三百年鑿鑿而商齒紫陽更發明綱目精無
比讀史貴貫串要領此其是五千道德經清淨而已矣
南華最荒唐文筆差可喜苟况揚雄言於理似不詭諸
子雖莫廢肄業及之耳古文蕭梁選連篇富驅使苟能
摘精華三都兩京始熟精有幾人姿性安可恃唐宋八
大家載道起衰靡得遵嚴荆川爬梳掃糠粃是為文章
家一破龜與紫制義乃餘事要自有源委既代聖賢言
步武宜趾趾 昭代繼有明家數紛難擬金陳與熊劉
光焰倘如彼借問何以然巾箱有故紙可知善讀書便
是能文士詩學又微茫愚者妄警嘗謂為無益事舉業



恐廢徒豈知三百篇多出委巷裏女子及征夫出口皆
有以所以擊壤聲都入採風耳漢魏逮六朝正變迭相
倚三唐稱極盛奄有衆代美李杜更傑出元音在宮徵
亦越宋元明不過得形似多師以爲師語必驚人死佩
實而銜華姓靈任纏纏不聞楚客遺天性愛蘭芷人苟
跡聲韻發言汗自此凡此述梗槩藝林之嚆矢各宜惜
君諸求可云始俟轉騰髮垂白莫謂齒纔毀英雄貴及
時意忌肉生脾須念好光陰明應兼淨几兄弟即友朋
共此勤若爲儒通天地人一事不知恥縹緲供卷舒何
必愛絀綺家無負郭田詩書力私行我愧杜與白關心
亦復爾殷勤訓子姪作詩不嫌爾各書一通座右常

省視

春來小圃無花連苦風雨不能出游乞折枝
數種雜挿瓶中聊破岑寂喟然有賦四首
破曉風雨攪幽眠到花時與索然數載未營三畝地
一春虛負四禪天佛書有四禪棠梨無樹誰題館榆莢
飄空不當錢總爲窮愁拋歲月看予華髮漸盈顛
節物關心爲艷陽百年能得幾歡場老人江上被花惱
稚子階前捉絮忙疎淡意存青玉案繁華夢斷碧雞坊
春風南陌東野路不信佳辰有樂方
徹夜風聲雜雨聲花朝儂指又清明早知春只二旬好
昔人言一春好天劇恨天無三日晴曲室維摩多病語
氣不遇二十日

金華集卷四

三

短轅棘怯怯泥行韶光如此匆匆過幾許青鞵着得成
乞取桃枝復李枝故人又惠海棠絲一瓶挿滿從斜整
幾樹攀來也護持靜閑榮枯參結習愛憑風雨訂相知
明朝雙屐休料平理縱及晴天懶亦宜

題亡友王西民所貽趙松雪書汲黯傳揚本
後

王君書宗虞永興亦復鉤勒趙吳興與手蹟達姿媚
細筋安得如秋鷹或言上石尤不可椎拓往往列主稜
曩持此論自東湖與君往復調翻騰石本忽出汲黯傳
翠墨黢黢微淫蒸森張劍戟嚴且整摸紙凸起驚峻嶒
承旨他本那見此率更令後難爲朋益信書家各師派

金華集卷四

三

服君鑒別言有徵匹如半山論詩法玉谿善學杜少陵
不然癩祭妄誓誓苦從字句分淄澠此本在篋近卅載
夜牕覆審開覽營更爲感舊動振觸暗風吹閃青熒燈

爲王南咳傳題梨花白燕圖六首

滿天清露濕梨花薄霧濛濛月又遮畫裏不逢袁海叟
春風燕子自爲家
月明無影雪生香一種風流兩擅場引得閒庭人起立
輕寒多半上衣裳
臉波無限雨中橫淡蕩仙裙一掌輕精絕南朝周昉筆
昭陽小影襯華清
黃昏風雨閉門時相識何曾夢見之畢竟不容消息斷

雙鉤玉版一通辭

幾回喚作夢中雲覺後春陰薄十分海國歸來常避俗

勾留一半為冰文

飄零舊巷失烏衣花底新開白版扉寂寞小園春欲晚
與君讀畫且忘機

古鐔于歌

周官鼓人掌金鐔注家解駁詞紛綸大上小下確頭狀
形製約畧鐘鉦倫軍中和鼓用此器戒魚警鶴嚴周巡
厥後始興王事見本傳亦見解斯徵傳語頗馴均云掘
獲自蜀地尤怪出土驚輪困芒筒拊響注孟水蟠腹空
洞聲噉純史稱高三尺六寸六分闊三尺四寸圓如箭
甚薄上有銅馬以繩懸馬令去地尺餘灌之

金經堂詩集卷四

四

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草當傳內語意偶不屬坡
心晚注鐔于以手振芒則聲如雷老猶復疑且噴宣蘇御府儲獨夥摹繪一一吹毫真懸
細象物各異態徑圍膚寸着分勻發明臣黼亦有說舊
文踵襲何由申泊乎鄱陽馬氏樹牙頰證以所得言尤
親或出廣漢或慈利楚蜀疆索參緜屑自古天彭井絡
征戰地金牛鐵騎通咸秦巫黔割裂巴蜀競臣錯鼓力
醢鹿麇爰及炎劉代屢置師武臣建興繼章武金鼓聲
益振丞相亮犯越雋霧侍中良翦谿峒榛至今殘營廢
陣紛在目乃於蠶罷傲外魚復之江濱以此軍中器物
所在多蕞湮頃載蜀舸來轉售沅溪津莫辨是底物崖
畧為指陳鐔兮鐔兮汝不知有當塗典午世要與秦戈

漢鼓錯列誇奇珍

瓶中桃花二首

看人萬事鬪豪華借取春風坐一家畧似中年寫絲竹
恰逢上日度鶯花殷勤解戀烏皮几踏藉生憎白鼻騮
知汝憐才能避俗伴予應不怨天涯

劇愁風雨悞春天剪供繁花儘醉眠前度再來空有恨

去年今日此為緣水居倍護三分豔瓶隱留參半世禪

見說小紅猶未嫁肯呼白石作頑仙

余撰翁蓼野先生傳既成題一詩於後

為政神君地招魂孝子鄉白沙洲畔月斑竹嶺頭霜逸
事誰能狀微私藉不忘比良遷董在三館待區揚

金經堂詩集卷四

五

清德堂西軒看牡丹二首

青帝偏私故相家殿春爛爛見名花洛陽全盛擊盤大
金屋深藏擁髻斜荀令薰香三日過裴公碎錦一坊誇
却輸閱世穠華占每為芳晴護綺霞

邀勒春風屬牡丹名園勝日與盤桓交無豪富狂心在
室是維摩道眼難正好富階施錦幄更教燒燭列銅槃
剪枝自覺酸寒甚歸詫山妻一朵看即子詩初訝山妻
忽驚走尋常只價
花

三月正當三十日賈浪仙句也予用其語成七

律一章

三月正當三十日更逢此日送殘春學飛燕解留新語

辭制花如別故人便擬棲遲許丁卯徒傷晚晚楚庚寅
天涯芳草真成夢每為王孫一愴神

將雛篇為高節婦賦高節黃氏子子婿也

巢鳥失疇侶苦心唯將雛所將非所出風雨常噓濡本
為共命計奄忽推中途乎嚴既以假假翼容何瘖乃知
貞禽心終始矢存孤露彼高節婦大義焚清臚自分未
亡人獨活安所須披帷謀伯姒猶子實母吾私意似續
延用竭鞠子劬寒煖燥濕閒秉志堅不渝漆室一鏡青
鬢歲志苑枯垂手鄰前兒魏角生頭顱辛勤賴有此地
下能慰無壞木餘根株得并支轆轤節婦元有夫忍不
重泉俱管形故足式風烈誰與區將雛為其難請視巢

會經堂詩集卷四

七

中鳥

耿筠塘伊宗太守五十壽誌四首

好時候封後代人黑頭領郡洞庭濱分來河洛東都澤
扇作荆湖北路春竹使劄符登上秋桃花流水問通津
早知仙蹟臨賢守介壽爭隨鹿夾輪

光祿敷名給諫心芬流奕葉感何深願言封殖韓宣子
不厭清貧陸鬱林風雨高城餘夢寐滄浪古榭續詞吟
相逢故澤新園裏沈約亭邊澹寫襟公曾攝徐州蘇州兩郡太守又新為

先世滄園

清香燕寢正承歡汲閣潘興具美難地近澧蘭馨夕膳
波通江鯉蟾春盤趨庭接響輪雛鳳退食齊習傲伯鸞

樂事官衙仍子舍鶴池南畔笑加餐府池內有白鶴池
闔海歸來臥幾霜追陪常許一登堂發聲愧比孤生竹
託意虛延伏戶棠座上觥籌花欲醉門前珠履雁成行
阿誰解唱南飛鶴玉局春風五十場

題赤壁圖

半生未放赤壁棹今日却見赤壁圖高堂素壁氣湧洞
清秋促坐移葦蘆當年壬戌逢秋夜髯蘇逸興真無亞
二客為誰樂往還洞簫吹徹胎禽下山河百戰想孫曹
古今俯仰餘風濤勝游千載賴有此要非汗漫徒蕭騷
歲時荆楚重重九客裏招邀皆勝友辰陽枉渚任夷猶
昔時風月依然有墨村居士畫手工濡毫忽寫黃州蹤

會經堂詩集卷四

七

友石主人雅好事醉呼此夜將無同君家林屋最深處
雲山烟水相吞吐笠澤何如補作圖他日扁舟約同去

為戴農南永植明府悼亡作六首時宰龍陽

秋盡蕭蕭木落多無情恨逐洞庭波就中愁殺潘懷縣
更奈虛帷月墜何

苦計牛衣慰寂寥宦成仍度可憐宵開看蓋篋重緘淚
蜀纈承恩又一朝

亭鏡鷗波墨皺雲管夫人配趙王孫可憐波逝雲飛後
夜夜秋江月一痕

統如街鼓雜更籌夢斷江城恨未休風景故園同一鬱
橘洲東去白蘋洲

去來的的證前因數載從夫總幻塵無盡意燈終有盡

普門原現女人身 燈墮地遂化去

蕙蕙頽後寫哀辭元相鍾情只自知至竟道心猶未了

讓君獨且數篇詩 明府悼亡詩

楓柯巢猿圖劉東玉燕畫取父子封侯義筠塘

太守屬賦集杜句歌之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翻風轉日木怒號泉源冷冷

雜象欲富者挂冒長林梢今之畫圖無乃是尤工遠勢

古莫比風急天高猿嘯哀能添老樹巔崖裏青楓葉赤

天雨霜無處告訴只顛狂畫師不是無心學神妙獨數

江都王更覺良工心獨苦即事非今亦非古憑軒忽覺

不食經年詩集卷四

無丹青從此將身更何許吾道長悠悠及壯當封侯不

獨卿相尊一洗蒼生憂自為青城客生子毛盡赤並是

天上麒麟兒樹小猶為人愛惜驥之子鳳之雛明公出

此圖風雨門號吁不知明月為誰好詞翰升堂為君掃

意匠慘淡經營中富貴應須我身早

秋夜聞促織

吟蟲滿院傍更闌坐聽偏愁一睡難寫入琴心知幾聲

不須落指有哀聲

秋蟬四首

西風庭院動清商一樹無情晚吹涼斷續聲中兼落葉

炎暄閑後只斜陽本居廉讓身將隱似共窮愁話亦長

聽到別枝還咽住幾回徙倚井梧旁

高潔真宜沆瀣前一聲聲似訴華年頻驚午夢槐移影

苦戀長亭柳化烟鳴咽向人猶放國衰遲無力又涼天

櫻桃樹底難重見便寫秋聲理七絃傳成枯蟬賦櫻桃

為鳴

早涼盼到已心遠歷歷青林露欲晞曳盡殘聲隣院過

棲餘美蔭舊條非分明魏髻恩同薄蕭瑟齊宮夢未歸

記否寒蟬和月語含情應傍九張機

砌蟲慣攪夜深沈畫靜還喧一榻陰且喜低扉稀剥啄

無端窮巷出哦吟前身已判陳根棄往事誰從密葉尋

總是動人遲暮感為君不忍更聞砧

奮經堂詩集卷四

畫蝶八首

鏡中金翠認前身花月朦朧又一巡道是南朝小周后

的應難比李夫人

夢裏蘧蘧覺後疑伊人相識隔漣漪誰將秋水篇中意

寫出南華物外思

蘋末風微日欲晡歸來緩緩倩相扶年時譜就西洲曲

樹下門前記得無

驚龍殘蠶草路曾經碧穗黃花戀晚汀便與江南訴哀怨

可憐金粉太零星

杜荷瑣細寫離騷遺種於今恨未銷只合將身入圖畫

閉情賦擬楚魂招

隊隊行行卻復前，深深款款斷猶連。人閒菊部飄零盡，夢到霓裳小拍邊。

賦手曾聞迹射于，烏蒲鳳翼繪毫端。上林亦有尋香伴，離合憑君一幅看。

金塗粉傅鳳凰翎，栩栩毫端活欲捫。卽事寫生煩妙手，硯山南畔簇雲根。

夜雨檢先四兄竹溪先生畫竹殘幅感賦

閒階墮秋聲傾聽寂，無語置身小搖落。感愴爲殘楮葉，露響已絕墨雲滄。何古悵然念同懷，今夜西堂雨。

聞楊定一永清似松枝華昆季歸長沙以柑酒寄送并柬以詩

會經堂詩集卷四

丹楓霜冷暮江頭，兄弟言歸共一舟。漫羨神仙偕李郭，却愁門巷少羊求。黃柑計寸從鄰摘，白酒論升與婦謀。寄贈酸寒擬風味，送君難理做貂裘。

澹園圖八首爲筠塘太守賦章各以題爲韻

文杏凌雲

拔地稜稜十抱文，先春紅紫吹芬蕙。偶來庭院一延賞，不數海櫻身出羣。五沃之土最宜杏，前榮分得靈山影。幾株仙種問上林，三月清陰坐華省。午橋南畔勢欲凌，半天錦碎東西滕。橫枝側帽不受壓，低萼迴闌擱未能。曾霏薄霧與微雲，羅幕層空若處醺。到此如游輞川館，山榴踟躕徒紛紛。

三槐虬舞

闌珊花事過春三，當庭綠意如撥藍。白汗翻漿不可拭，坐此百頃之風潭。我聞王氏曾種槐，三公成位相差排。龍蔥接葉瀉青翠，溟濛張幕清氛霾。拄空矯矯蟠靈虬，蒼鱗帶雨炎天秋。盤根未許餘廣廈，作勢直欲規飛樓。南薰不動態，疑舞行列於今得。儔侶好憑封殖茁新枝，嘉樹摩挲一懷古。

晚香天竺

秋風戒寒日晚晚，蒹葭關零落花朝。遠叢殘南燭子微丹，要與蕙蘭同晡晚。觸鼻疑香不覺香，慧珠串串疑圓光。欲施多寶爲珍供，更乞維摩作道場。一花五葉名諸天。

會經堂詩集卷四

葉葉花是處，舉飽飯青精。纔有款相思，紅豆已堪憐。可知南國非西竺，點綴名園勝甘谷。記取華陽陶隱居，養生草木於男獮。

古柏雙青

是何色澤留太古，一院蒼然接平楚。眼中笑兀歲寒姿，抗立何心託廊廡。移栽共說烏臺柏，含真人羨青蒲客。皮蘚交漬皴痕痕，柯銅自露癩跡跡。乾鵲驚飛忽一雙，兩株溜雨響虛牕。百年此物有其偶，千尺以上難爲降。冰霜節後鎮常青，幹切雲根氣走霆。此樹漫言勞護惜，由來材大通仙靈。

南陌花香

梁園野色如江南暮春三月花豔髮陰晴一半釀花氣
吹氣暗襲人衣衫彌望長陌連短陌花枝飄颻成標格
物來幾許壓青驄去憑教听鳥憤惱徹東風桃李花
年年蹋藉到鄰家亦知草綠迷無路却愛燕紅唾有華
牽惹游人為覓香看花故喧春陽隔蕭蕭小立一指點
若箇修辭飛觥觴

小堤柳陰

春歸歷亂榆錢小戀樹鶯聲出深官柳條幾日忽垂垂
驚天夏木迷昏曉湖上蘇堤接白堤皺波繁綠听東西
趨來此徑聞蟬語行到前頭信馬蹄處處離筵歌折柳
柳絲盡縮離人手生憎長日盼斜陽不惜深杯傾別酒
夾堤卓午常陰陰涼意偏從密樹尋解得金城司馬意
十圍何必苦難任

平橋月滿

泃溲天氣秋雲平楓烏欲墮寒無聲墮水有影影不定
一輪倒瀉殘宵明記得揚州廿四橋通波宛宛更迢迢
最憐無賴繁華境却對多情早晚潮千里懸知同此月
劃破青天流滑笏小紅長澗臥雙虹寸碧遙岑窺一髮
坐月開樽莫辭滿倚闌聽漏何愁短益信閒人不易得
承天竹柏元如盤

澹園積雪

朔風一夜天宇澹故遣飛花恣點點
勸僕簾幾陣濕茶烟

開軒莫辨千山暗欲散還留占一圍要使平地成呷樊
卓笏拳石不呈態檢枝啁雀空淒魂高高下下幾飄積
薄體寒成愁向夕當筵車子歌已闌圍裏詞人硯須炙
從知心跡清如雪今日披圖轉歎絕耐可陪登會老堂
題詩容我持寸鐵

筠塘太守復出圖索題成五言排律八章系諸

卷尾用備一體云

上苑春先得名園杏倚雲歲星天外落仙種日邊分藍
水口方熟靈山木出羣土宜珍五沃花氣薄三薰醉顛
拋成網冰結疊作紋玉闌遮不住絳蠟照如焚顧影歌
墻麗含苞隔座醺瘴烟輕躑躅霧雨藉氤氳沽酒前邨
見裁梁別館開白鵬工襯貼紫燕鎮殷勤銜借尚書貴
坊流碎錦芬祇今香十里探處尙繽紛文杏凌雲

會經堂詩集卷四

三

周礼三公位王家一砌槐成陰朝日上作勢夏雲排肉
古森擎攬肩齊邁等儕游龍方節目屈蟻此根荻接葉
風聲細交枝月色佳冥冥高柳並歷歷老榆偕巢蟻柯
為郡棲鸞樹夾街灑空留宿雨布遠絕深靈炬氏會傳
火經生待闕齋清音來左掖綠意瀉長淮封殖新荒挹
摩挲舊澤懷代興應未艾手植在庭階三槐虬舞
南燭秋葦茂微丹子亦香入林非蔭荷託體近蒼篔簹老
圃容方淡涼天逕不芳有時疏蕙晦他日坼花房蕙嶺
移來種祇園樹作行枝枝意無盡粒粒摘相將鼻觀熏

露草輕更傲霜靈均攀未得陸佃註何妨誰覓驪珠句
還採鳴榔脚忘情看小草說法且逢場晚香天竺

參天饒古色雙柏望來青空翠紛垂幕孤標疊倚屏霜
皮圍錯落雪意釀晶斲切雲根峻膚凝雨氣腥昔聞
觴北澄今看偃東亭離合初無際陰陽此乍經貞姿凌
五鬣香葉抱千莫選樹烏棲府安巢鳳翥庭長年伴松
石前夜走風霆能得文章力須知造化靈負材儲廣厦
爭勢建高飢莫漫郊原置森森臥一廳古柏雙青

律應東皇節香霏南陌花連天工剪刻吹氣自穠華每
釀廉纖雨憑蒸遠近霞水邊仍歛澗林外最天斜藥抱

蜂鬚亂泥沾燕嘴除上頭交勾葉纏臂透宮紗一帶裙
腰草長嘔白鼻駟為隨游騎路來問野人家風定絲猶
亂春歸樹漸遮青鞵前日製紫蟹及時拏醉臥欲殘影
行吟踏軟沙天台元不遠吾欲飯胡麻南陌花香

極目千條柳陰陰覆一堤接天惟夏木踈地亦春泥苑
外三畦足門前幾樹齊曉風將綠斫長日得幽棲花鴨
池邊浴黃鸝陌上嘶絮繁曾糝得烟密別尋蹊鶯老藏
身暗蟬新學語低生憎比牕下却憶永豐西企腳微涼
納關心勝侶攜有人支銀甕是處唱銅鞮去去離亭暮
行行驛路迷為含攀折意散髮坐分題小堤柳陰
攬月不盈千輝光望處平赤闌橋上度金粟影中行

會經堂詩集卷四

五

會經堂詩集卷四

五

曲雙虹落天高一鏡明淪漣看翻水風露近瑤京宛轉
通波淨霏微向夕清樓臺延暮色河漢瀉秋聲烟際楓
烏墮霜前寒雁驚半規纔離海圓魄正當楹西嶠藤蘿
合南塘荇藻繁此閒臨印渚有路接蓬瀛徒倚來涼夜
玲瓏念遠征年年照華髮千里若為情平橋月滿

積素明林表嘉名稱澹園紅闌原舊里白雪是清門歲
兆三時稔花知六出繁纔看沾雨檻不覺滿雲根高館
虛延景方塘失漲痕翠迷芳逕香青折老松躡漠漠烟
生谷層層霧掩邨磨麈負行迹竹柏訝聞喧凍合簾旌
下寒增榻拙溫凌兢消子夜寂歷度黃昏往者冰銜挂
由來奕葉存千秋感風骨俯仰畫中論澹園積雪

唐子畏鹿車共挽圖

史家初體傳列女義例起自范詹事區揚風烈昭管彤
環事閨房入編次就中懿蹟鮑與桓能令荆布尊羅執
移家家具僅有此挽車兩兩忘朕癡六如居士愛摹古
渴筆傳神在阿堵肯將高躅潤鉛丹已覺清姿增媚態
君不見龍門列傳詳臨印文園車騎何堪瓊彈琴貫酒
事亦往遠山競欲施毫工易如此圖寫御窮底看鬢影
吹春風

送楊生瑞入都兼餞宗弟青雷

辛勤莫厭動征車此入長安得意初獻賦要如三大禮
賞音應有兩尚書燕臺骨重羞皮相楚客吟多惜嘯餘

儻遇故人勞問我年來蹤跡頗蕭疎

題仇十洲一騎紅塵圖

梧陰靜轉華清宮六月一日披薰風玉魚不解玉奴渴
三郎下令徵輕紅荔支易變色香味南方遠道愁難致
漢王虛留扶荔宮人閒幾得飛黃騎五里一墩十里亭
程程里鼓無停聲承平置驛豈為此胡為插羽喧駉鈴
飛馳更比軍書急頭細催押敢遲入中使才聞宣索聲
貴妃已凭闌干立一顆初擘口流津櫻桃破處回嬌噴
美人噉罷君王喜從此品丸進轉頻天生尤物招尤始
廣南劍南悲轉徙內廷狼藉任紅衣滿路顛連皆赤子
昔年生憶君王此日長生樂未央半臂只謀湯餅麵

會經堂詩集卷四

未

六宮新唱荔枝香早知女德荒無極齒冷舉烽與裂帛
蕙纈未了曲未終但圖一笑甘亡國古人作畫鑿戒垂
十淵用意彷彿之苦約違事寫天寶細鉤妙染紛參差
嗚呼漁陽動鼙鼓荔枝漿不澆馬嵬土上皇南內儘淒涼
誰畫梧桐秋夜雨

畫山水

十日一水五日石畫家能事嗟促迫巧匠着手無纖疵
布置慘淡勞心畫倪迂范緩子又癡得意正復無心爲
輕鉤細染與潑墨神動直許天機隨阿誰淋漓作此幅
山深樹老移盤谷曠如無地密無天真性迢遙乃幽獨
略約纒通委宛溪危亭又在數峰西飛泉濺沫聲在紙

空濛遠近含凄迷欲霽不霽天釀雨嵐氣濕雲迴極浦
微茫子細秋毫顛識取全神凝寸楮信知此技不易臻
藝事寧謂非天鈞浪評南宮與北苑古人家數誰其倫
予豈解畫愛讀畫餘事懷抱頗不挂對此如作朝川游
水石藍田與清話從來歲盡趣轉佳紙牕竹屋燈火借
何必置身風雨裏眼中笑兀况有此

已卯除夕四首

兩歲樓閣海還家忽五霜貪甘戀荆戶宦愧試銅章多
債何容避無聊且趁忙隔年閒計較今夜鬢絲長
仙峰山下路懸淚寄松楸白首新同穴烏私竭一杯百
年辭世恨五父合防謀他日天涯逐終當傍此叩

會經堂詩集卷四

未

憶我登科後光陰誤幾年師門傳鉢在朋輩着鞭先小
草終羞出長楊任艷傳不堪塵土夢猶到大羅天
荆布真吾偶艱難老歲華眼邊兒女大身外道途賒殘
漏銷三雅寒香共一家况逢風雨夕鏡影雜瓶花

會經堂詩集卷四

俞經堂詩集卷五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舊雨齋存藁

和胡沃齋 啓心 阻雨二首

霧色薰旬少新年劇苦予竟虛人日飲常閉子雲居有
客泥衝屐深譚燭檢書相看成舊雨他日認吾廬子齋新成

將編曰

昨歲君遊勝濤聲聽曲江雲山逐歸棹風雨下高瀧衣
袂看猶濕詩篇與未降於馬忘信宿燈影故幢幢

瓶梅四首

草堂昨夜已中風花事憑分第一叢為愛青春勞位置

俞經堂詩集卷五

拚銷白日唱玲瓏勝情硯比幽香助芳訊江南驛路通

靜對膽瓶如夢寐十年舊雨歲寒同

一枝影亦向人欹透席頻教護惜之窮不受隣惟靜穆

淡如無意且支持非緣根帶隨流託才別關山任笛吹

只此便堪投臭味况兼酒醒夢回時

春遲至竟畏春寒欲坵猶含覺未安每日饒香千遍後

為君見面幾同難開簾漫索巡簷笑隱几差強遶樹看

却憶藤山山下路年年臘盡興先闌福州藤山梅花甚盛每交春則花開

風雪春朝直到今時時防凍損春心暖堂無計愁添水

蠟屐多情偶入林不忍棄捐終近癖為誰攀折待成陰

何人消福能消受一榻年來自在吟

讀沃齋越游詩草題後

遊興予初泥春暉許暫違六橋千里夢一椽十句歸楚
客聞能賦吳山說振衣解裝投此卷笑問浪游非

初春書懷示子姪四首

近來身世費商量出處何曾不兩妨利路又嗤蝸鬪角
宦情真笑鼠拖腸數椽僅蔽王通宅四斗猶餘子季糧
辛苦懶腰求屢折一生辜負是柴桑

一編笑我事鑽研此道心知夙世緣甘與蠹魚共生死
別嘗蜜味在中邊穿餘七畧專門貴造到三通絕業傳
試把儒林較文苑祭河寧許海爭先

俞經堂詩集卷五

未必詩如杜少陵苦吟亦復瘦瘦增也從性癖耽佳得
頗覺愁來滿齋能前輩多師過秘編作家細律守傳燈
後生強半相家甚敢爾隨聲比地稱

生待韶光淑景通連朝人在雨聲中陋知曲巷衝泥怯

淡比梅花隔歲窮往事升沉如夢寐新年懷念轉慇懃

關心兒輩憑多囑莫漫東塗西抹工

秋夜蔡玉田 珩 劉豫齋 亨 基 兩同平宿石圃話

舊

聚散何曾定因之感倍增十年逢舊雨一夕話深燈相
對真如夢孤懷喜得朋暫時勞慰藉莫漫歎無能

送豫齋同年之任保靖學博

遼絕古溪州西風楚塞秋屬君訪銅柱送客上壺頭亦
欲出門去相將一棹留盤桓雖偶爾言笑總離愁

弔曾孝女

孝女為郴州
牧會南村女

成名一炬非常理况是深閨弱女子竟從烈燄識天彝
追配曹娥江上水曹娥死事猶從容波心軀體生前同
嗚侯不敵祝融怒可憐焦灼珍珠紅孝女生小容娟好
阿父提攜阿母抱讀書大義久分明美刺風詩能了了
官衙長養江之南婉婉隨親晨夕耽僕指芳齡正十五
一舸又向郴江探年時最苦慈幃病宛轉床前倍溫清
誰知嬌穉瑣牕人將母崎嶇有真性寧惟母病倚兒憐
女姪會緣嫂病牽憔悴一身愁俯仰呻吟啼笑伴年年

會經堂詩集卷五

三

山城臘盡風聲惡肌粟凌兢寒氣薄夜深盆火冷復燂
要使餘溫透重幕漏殘燈影射青熒病榻沉沉眼倦醒
忽驚夢呓聲燭燭早從盆內吹星星纔看紫霧迴梳架
便兩彤幢繞樓樹摧燒拉雜須臾間虹影霞車馳一乍
孝女蹶起呼聲高一時老幼紛奔逃健兒身手不敢近
忍教脆質當煎熬回頭病母猶轉側掖起仍眠恨無力
哀號避火若弗聞母命兒身離豈得方悲母命繫兒身
兩盡還磨一女孫不解天心何太忍危巢破卵恣魚燔
乃知奇慘全奇孝奚訴天跳與地踔殘骸依舊披孃懷
地下團團應語笑昔聞宋姬不下堂遇火待姆心彷徨
貞名比並漸臺水西涯樂府音琅琅此女孝烈同貞烈

千古曹娥難獨絕祇今焦土續狂濤滿地紅心鄰碧血
我欲一寫孝女碑黃絹卻讓前鄴辭詩成擲筆磴長喟
成名胡獨閨中奇

春日雜興八首

昨夜東風到做廬梅花消息遞空虛歲寒過後餘冰雪
鄉味嘗來近筍蕪半格偶規長慶體一尊誰叩子雲居
陽回依舊窮愁甚漫道虞卿好著書
看予意氣久飛騰名噉詞場少日能知己僅存矜魯殿
虛聲浪得愧韓陵瘦如病鶴秋驚露苦向微蟲夏語冰
坐對春盤思往事幾回看後起雙梭
為獻承平推頌聲一時詞客集春明尚書沈范知真賞

會經堂詩集卷五

四

樂府張王擅盛名世系動稱唐宰相俊厨輕議漢公卿
任他毀譽關風氣獨理朱絃奏太清
由來風雅海濱誇謬許鹿才當作家老輩直瞻天五緯
孤懷豈託地三巴斗牛寓裏星同照丁戊山前日欲斜
回首南皮舊游路越臺取次滿鶯花
曰歸不為遂初衣戢影常棲白版扉重掃快蟬食結習
每看沙鳥羨忘機右軍普墓心何苦騎省閒居願已違
底問山靈騰笑否江花偏解逐人飛
春山無伴友聲求舊雨停雲迹可搜譚藝客來留許掾
謂權說經人去憶施讐謂地鼠肝蟲臂終無補麟角牛
毛自不謀安得扶風結豪士夜深相對看吳鉤

歸來未覺視田荒終畝兒孫計正長
潢潦無根徒自滿
此蟬有力尚須量
關心白日黃雞唱
照眼蕉園石室藏
待得芳菲鬪桃李也應懷抱慰柴桑

春來未放海棠顛
風雨經旬意惘然
帳底紅雲掠昔夢
甌中綠雪試新泉
相從賴有溪南伴
兀坐難消砌北緣
自笑陳人逢令候
無端吟望度年年

嶽麓僧碧朗來游武陵喜晤有贈二首

自有廣長舌逢場一拂拈
因緣皆大事文字亦華嚴
來往石頭滑中邊
蜜味甜全鋒知露未當面
麓山尖坐苦兼旬雨
譚深五月冰遠懷
廬阜客近接雁門僧
優鉢開難見頻伽響不磨
無端覓山路一夜渡南能

會經堂詩集卷五

壽全母八十

龍陽諸生全倫道母

五色鳳子衣繭不收園
客四照誰山花根不倚
拳石壽母上元儔
爪髮生婉嬉游戲偶
人閒玉軟阿環策十二
出紺螺中有神仙宅
大氣馭昆侖靈境恣
芳魄被服一奇古
下界紛囁嗜淑慎
持作耀詩書漱其液
早借雁鳧謀戢影
無塵翮載為憎
鸞勢鳳背交麟額
集懿翁殺數甄美頰
髭摘遂待管彤昭
天俾緘純積壽者
古言疇得性匪外
役從知駐景方璫
瑤聲中曩曷為
侈錦贖赫蹠手爭
擘好語寸草報春
暉永朝射湖水波
正綠湖艸色方碧
如掌肉芝莖如斗
蟠桃核雜陳燕珍
膳循陔信所適
進酒臨高臺城南
去天尺招手玉女
來長筵投壺亦

誰山亮可移
鳳子果一擲
綵衣新六銖
雜華紛兩載
春風八十回
儂指且八百

清明日楊西園翰招同翁桂亭宗堯胡芝園啟

西齋小集二首

良會復佳辰
高齋未放春
拍浮重碧酒
圍坐落紅茵
諱藝為長策
題襟總故人
十年逢此日
蕭散樂吾真

俯仰名園在
關心鬢欲蒼
相於鶯宿草
東輝二兄下世已十有一年矣

會此歎靈光
記少時屢謁此
笛向鄰家聽
花仍隔院香
痛餘行自念
不是少年場

送韋載玉赴益陽幕二首

風雨江天正
愴魂交游
解手尚何言
人如鴻雁多
投旅

會經堂詩集卷五

我不蓬蒿也
出門湘水東
來迴極浦越
臺南望阻重垣

謝公總作中
年感底向驪駒
曲裏論

留別先停送
別驂臨岐款
語苦請誦甕
春酒惜長鯨
飲

潮午珠期老
蟀探仙侶乍
聞借郭泰謂融甫舊人猶解念

何哉指歌者茱萸灣
畔如環月
應照征帆過
麓南

湘妃抱瑟圖王南陔屬題長句

洞庭秋氣來
滿湘楓林搖
落蒼梧黃樹
聲拉雜水聲續

早從空際聞
清商亭亭美人
立秋水玉佩
難要神從倚

短身纖手抱
雲和云是含
愁古帝子雲
和之瑟廿五絃

絃絃苦調鳴
流泉有時歌
拍忽凝睇杳
然遠水浮高天

黃陵廟前熟
幽夢飄颻靈
旗與迎送隨
風挾瑟不容彈

露隨蘆花時一弄湘山盡
湘水深忍教遠道繁哀音
為君欲見不可見幾回落
指還沈吟畫家用意畫外絕
紙上何心譜疏越吹毫界
得朱絲絃苦竹斑斑音轉
闕洛川見說感洛靈陳王
作賦聲瓏玲紛紛翠羽拾
練素淡姿誰貌離騷經騷
辭鼓瑟此抱瑟離合寧堪
輕若筆由來寫意不寫辭
斷章已入寥天一

聞鵲

人道出門樂予心不敢非
却知杜鵑意竟夕苦催歸
入世無長策投林豈息機
於茲發深省莫漫故山遠

酬吳舍人冲之省飲三首

杜陵一布衣賦獻三大禮
許身稷高朋爰自詞章始
詞

倉經堂詩集卷五

七

章未可廢所貴有根柢
虛車飾輪轅袪服競純綺
立言苟無物鋪陳等糠粃
載道昌黎文勿枉賦明水
誰歟辨香承今見白華子

意林富著書郡國詳利病
竹垞亦作者經義勤致證
地志紀溪裁史表甬上訂
諸子實卓犖匪以俗言勝
援裾羅叩墳賦練匡馬鄭
淵淵羣書府綆汲後來盛
平生典校心不愧劉子政

溪柴久墊臥稀聞定音步
驟忽來過乍晤愜素心謹
甚學傍語開懷故以宜小
聚口無幾後覩愁掩露新
詩粲粲若端奏百衲琴何
來頗似響一慰戢羽禽陳
義亮不勝柔用書長箴

春日友石寓廬卽事四首

江南草長暮春天留滯王
孫儘醉眠縱有斑駁堪送
遠阿誰贈得繞朝鞭

風雨無情只送寒袂衣
纔御却嫌單一尊寄向花
神酌留待晴天取次看

四海朋從聚一廬百年
難得此相於他時倘賦
停雲句慎莫重緘叔夜書

絕無嗜好共酸醜愛引
濃香到枕函更欲為君
題榜子瓶花居士署新銜

題趙奉將璋遺像

斯人握手沅西別秋盡
山城黯愁絕丙子閏九月余修志沅州君赴黔經

倉經堂詩集卷五

八

此過志局語別十年兄弟小盤桓天涯
衰柳寧堪折客中贈處語酸辛
淚眼石君意氣真范式有期謀
後會仲宣此日笑依人誰知此
別翻難再君宦黔山我溪柴中
閏三月淵音塵噩耗驚聞千嶺
外祇今思痛痛何深逝鳥安能
返故林忍使江潭摧賣誼誼緣
書劍老陳琳猶記公車同北上
長路炎天事執掌中六月余與君聯騎入都漢南河朔計
程程甲古中原恣莽蒼由來燕
市酒人多拍浮以往還悲歌座
中豪客皆斂手壁上諸侯欲假
戈我故迂辛兼瘦沈為君不敢
寬題品公瑾猥同子敬親少陵
直犯嚴公瘦吁嗟往事難為懷
三年閩海成離乖歸人若箇傷
藥棘舊雨偏教洗暄癘長歎而
今真已矣君獨胡為至

此淺土猶懸待弱雛
文季何人余媿子
夢寐思君不可逢
故人乃在新園中
展對幾回愁注目
蕭蕭又落空

題汪敬斯莊桐陰課子圖

漢人經學專門盛
大小夏侯先後鄭
儒林傳述一家言
新香心為吾宗敬
黃海著姓越國汪
柯條分布榮金閭
章賢顏籀皆有自
彭城沂水源何長
文家職志堯峰叟
石從祖純韓歐步武蕪
黃柳說經有作尤
鏗鏗解駁羣
心誰最富遺喜齋
與秋泉居君從父武曹
我逢堯峰再
子鴻家來泛沅湘
水幾從蓮幕發
嘯歌忽傍桐陰聽

俞經堂詩集卷五

徵邨前雛鳳真佳兒
美秀雅不輸哀師
瑟調字義丁
可摘萬畝經訓還
相期知君懷抱信
有託傳經解覓覓
棲樂榭屋偶牽書
畫舫管巢更置梧
桐閣卽事猶煩寫
作圖坐親嘉樹延
清娛眼邊玉雪亦
貌得手編宛爾趨
庭趨舊家回首胥
江上遠翠長紅故
無恙高柳陰陰欹
窈窕長紅鈿翁咏
出山終遂抱經心
莫漫披圖轉惆悵
吾家西亭圖授經
苦事牽綴仍迷冥
高會規矩賴有此
鐙紙上常煒煒

秋社日賦歸燕

社日西風冷欲侵
眼看巢燕忽歸林
棲梁聒耳嫌多語
出戶回頭覺有心
半歲綠如隨逝水
三生事亦感微禽

清與爾來春約好
向烏衣舊巷尋

月夜樹影滿塘對此有作

夜深坐候片月隱
庭柯蕩得短牆影
添人愁思多餘
上袂微暗雜星河
便動攀條感迷離
奈此何

送尹龍溪德裕使君之任靖州

我聞有宋元祐初
誠州創置渠陽軍
是時版籍有歸畔
亦設若堡徒紛紛
崇寧以來議拓地
諸蠻納土殊莽紛
開領隸幾分合
佩離省獠參層巖
亦求名士請建學
潭州長史餘無聞
大儒往者鶴山魏
竭來此路擔斯文
八經絕學昌絕微
絃誦解駁谿山雲
益信儒術有奇效
人相豆羞繁芹五
百年後誰繼武賢
達崛起龍溪濱

俞經堂詩集卷五

登家學趾三榜牽
絲隲沃初無勞未
幾攀柏臥丙舍
起鼓翼于高雲荆
湖北路古重鎮倚
郭地大人民殷
聖明御宇重循吏
咨汝往宰臨沅云
至止擘畫了數
看尤以忠信回
獠猶偶然軒伏一
摘發疾啓如運庖
斤柱山以南梁阜
北坐令吐隸安耕
耘薦賢要不格銅
墨晉秩何止珍元
纁青蘿山遠臺熙
春看舉清襟驅羶
氣鶴山啓明此日
馭卓哉良牧難為
羣波通一帶沅江
亦治化應復周鄉
粉志形於我投分
又沃以清泚醇猶
括地時復破錐指
談藝直欲窮耶墳
腹笥早驚籍與
餘事作吏者添紋
蒼髯者松皴者石
古歡寧與時流
西上動征轂追步
恨不駘鑣幘五老
峰頭豁雙

日集陽舊蹟銘新敷

送陳少府光國之任滿城四首上元

秋水蒹葭長秋風白芷香伊人不可住離恨滿江鄉問
俗仙源美相思古塞長南雲有賓雁應帶薊門霜

為赴新除命驅車古北平五雲連廣陌三輔壯神京勝

作南州尉爭傳東野名由來詞客重寶玉不關情

聞道秦淮水南朝閱後波舊家黃葉外名士白門多心

喜慈親侍途從勝里過長干做廬在一為訪如何

聚首無多日風流我所知都官工覓句大令妙臨池詩

酒憑驅使關河有夢思忍看江上柳披拂尚如絲

程堯三雜畫冊為謝慎齋永賦

會稽詩集卷五

五

右玉着手山水障匠心咫尺嗟神王韓幹畫馬畢宏松

邊鷺花鳥無心工妙筆何人繪仕女周昉張萱一二數

藕花曾寫臨平圖狸奴亦入宣和譜古人藝事各擅場

名家派別難兼長潑墨徒閤矜魄力寫生聊復爭毫芒

眼中乃有霞川子沉酣六法精無比大皴細染靡不能

往蹟追摹得神髓江東謝客見稱奇看君作畫常軒轅

偶出素冊屬點筆筆端題遍無聲詩春江柳花映肉

水滿鳧鷖暖相逐對此如游峰泖開故園風景紛盈目

亭亭芙蓉出澱波畫闌桂樹凭青娥鉤描頗不厭瓌細

秋蟲一一羅秋莎貌得銜蟬半丸墨晚蔬老樹揮餘力

六駟嘶盡綠楊風疲驢踏破寒山色四時點綴即離閒

安君用意清且閒天生秀骨不易得一幅猶抵千琅玕

轉嗤畫苑分家數辛苦專門甘窘步即看衆美縮本叢

古人歷歷神與遇為語東山珍重傳過服莫漫輕雲烟

玉义我欲珊瑚挂怪底難拈有聲畫

題碧朗小照四首

麓庭開士一枝藤參遍南宗會五燈舉似普門無盡意

瓣香海外已親承師為余語
普門之遊

一瓊一拂一甌茶得句高吟向會家畢竟不妨蔬筍氣

別嘗滋味有些些師工
於詩

實無空有觸機降一種安心學老龐辛苦曹溪求滴水

雙松影裏見西江

會稽詩集卷五

五

津梁疲處總難圖轉語能容下得無莫怪十年遲一諾

笑余猶是舊頭顱記庚午秋師
出此圖索題

三十六梅花硯歌為許權湖士杰作即送其人

都時子亦將赴閩

君家出門動即到三十六梅花硯齋齋以硯揭詫殊絕

唯君與硯求其儕羚羊峽底出光怪紫肝片割乖龍乖

磨礪硯質畧完整晶熒鸞眼紛差排數之適得六才數

卦爻十月窮陰埋老陰全體占用六陽回漸覺融襟懷

天心欲見不可見梅花數點春無涯是誰妙手解琢此

一花一帶同根莖或含蓓蕾或坼萼眼邊移照羅浮岷

每從瘴後濯斗水冰漸破凍流滑滑滑腐煤一九試亦好

口噴席清無盡看君注易近取象先天與旨參穰媧
知無現理已具况傳消息梅花館昔聞伴坐太白雪
寒又踟長安街此閒度驪凡幾編爲同臭味忘形骸
序歲屬我書榜子隼波無力蒸熾與鱗因此視不忍眞
子姿屢乞開青綱送若去去理轉羣伊予亦欲辭荆柴
年作書報我應憑此現寫恰如三十六鱗克使踰江

浮湘草

舟過龍陽東農南明府

郭外漁榔水外莊畫圖難寫此江鄉遙知八百洞庭長

三指檀痕唱夕陽農南集有一匪孤城半夕陽句人稱爲戴夕陽

會經堂詩集卷五

幸

七夕泊天心湖口

朔風獵獵洞庭寒夏閏初秋似欲闌底問雙星渡河否

江湖人怕夜深看

羅江弔屈子

食魚莫食長沙魚爲有屈子在此讀此語漢作羅江謠

危苦之詞嗟太酷靈均知屈子初死無營自得完本眞

帶以長袂冠切雲晚顏玉色清且醇生前久厭備糟客

死後寧甘伍鬼伯卽看殺魄排天閭誰在泥沙漬遺骸

我來棧棹羅江濱江風拉雜江雲垂秋之爲氣何其悲

中公無地羞江灘賈生作賦亦已古有淚孰灑滿湘浦

逢臆兀坐寂無語惟讀離騷二十五

寄呈石湘坡鵬齋先生山居

四說陶潛歸去來門前楊柳覓新栽黃花移植松三徑
一社從攜酒一杯生計琴書差覺足兒曹梨栗漫相猜
居倘許柴桑近拚昇簞輿日幾迴

望嶽麓作

嶽七十二芙蓉一花墮地猶手茸云爲九千仞始此
化化結構當雄封朱鳥旄尾毘不鬻赤沙插脚鯨且春
家齒齒覆翠巘城堞面面排蒼峰惠光道林蘭若古
有墨寶傳李邕遺堂四絕肇保大沈裴宋杜人希蹤
洲子戊杳今昔磐石雪礪無春冬言披往牒證勝迹
必一一儲心胸爾來經席首都講辦香禮爲朱張恭

會經堂詩集卷五

中

山嶽與故有在時清虛谷繁笙鐘豈非地靈孕奇秀
衡一燭文明鍾鑿余弱歲早經此仰面已畧窺山容
餘年來屢津逮竟未一曳尋山筇竭來今復與交臂

依舊償無從冥搜咫尺媿謝客幽棲遐躅慳周顛

古屐不得若徒爾臥壁如蝸傭一笑放棹下湘水

除聞霜鐘

長沙客舍聞高一齋家湘同年卒官大寧詩以

哭之四首

作史五經霜噩耗驚聞意倍傷十載長安餓索米
蜀道遠投荒銘旌忍盼重山外魂氣應歸故壟旁
籍長沙先墓遠在移疾幾時旋下世閨年慘甚厄
每謀歸省不果

黃楊以閏五月三日下世

憶共燕臺話別離歲寒風雪素心余壬申仲冬出

剛天遠猶通素京洛塵多不染緇裝薄難為都與君別羊角計衣

單賴有雁行知君從兄允方與余同官闕中妻涼待事

還重省泉下無由寄所思

師門爾我久相於記得江城觀面初杵臼白頭勞介紹

乙丑歲歲君過武陵翁夢野明文章青眼感吹噓余與

府都余集聯署東軒遂訂交馬文章青眼感吹噓君同

出房師王相相逢真長申情話多謝中郎惜爨餘秋七年

月獲與蔡玉田劉謙世同聚散無端存歿判臨風能

年相晤連榻共齋話舊遠且不眇愁予

街西假館無多日門外迴車又一朝杜甫感緣今雨觸

屈平魂向大荒招雪中須念西華葛君有子方月下誰

吹北里簫秋夜我亦山陽思舊者為君此夕髮蕭蕭

秋夜長沙僧舍與友人話關中舊游賦此

水不渡洞庭山不登衡霍白命荆楚人作繭苦自縛憶

昔泛閩海巨艦我唯嘔溟泮力破之萬頃沙一擲殿母

無停吟鯨鬚一以掠帆峭鬣尾殼石挿水芝脚中流擊

鼓鐵清春與相薄自非滅聞見渺不怖聾聵而我且高

眠魂夢清無匪海窮嶠乃得拾笈陟堦堦絕頂兀拳

巖從鬼面削曰御仙通天曰青鸞白鶴一一我所躡名

狀舉約畧頂門天談蕩臉穴氣泥漢俯視杳無際馬能

辨地絡自顧非黃鶴一舉小窳廓信宿亦已屢詐藉母

會稽詩集卷五

五

五

跋余言尚未竟客色忤轉怍云子誠壯游母乃大險

惡君子貴保身胡為侈徒搏余曰是固然抑豈此閒樂

簡書良可畏王程本相迫叶苟欲覓升斗曷敢辭饕虐

客聞益驟然謂子真鑄錯男兒好身手當知慎所託一

官輕遠游得錢未滿橐昔猶飽鹿糲今不克藜藿得失

量較餘徒以資嗚嗟吾鄉富山水且復踐夙諾洞庭衡

霍閒登涉任評泊余頗頷其言默坐心躍躍少待鳴晨

鐘鐵我誤如昨

題邵西樵問字圖

我聞昌黎言讀書宜識字願我不識字敢爾強解事胸

中疑義何其多持摭未許窮義城鴻都石本不可見五

經文字誰爬羅即如十石鼓又如三詛楚千古樹牙頰

我亦常畫肚趨趨何必殊攻同恨不一問薛尙功久湫

人沈寡證辨恨不一問吾師行崎嶇之碑疑有無我不

欲問揚新都長箋底用辭紛拏我不欲問趙凡夫六書

一一苦茫昧無絲瓜芋分噉區今秋泛湘水邂逅邵夫

子小住張融船來從陸機里摩霄作賦聲琅琅投我百

琲明珠光更持寸莛洪鐘撞潮翻羣雅臚三蒼衷中忽

出牛腰袖宛似崔丹貌得濟南伏又似龍門王仲淹儼

疏屬之南汾水曲元成正可樸學傳况有李漢兼彭

名士茗錄歸丹鉛何必別仿肖伐薪而汲泉世士只

小學毛舉紛紛徒跡駁義不摘瑟問文不辨斯

安能獵其微奇旨判鼠璞惟有夫子能揚推我雖不識
字心折問字圖圖蹟不圖義為勸勤者書曷不學許叔
重部分一亥詳甄綜曷不學鄭漁仲類集形聲破靈籟
一編稽古升石渠來者猶堪搜秘洞而我親見楊子雲
又見圖中弟子羅從侏半生禱味那識此相從問字自
今始

題張慧川宏燧同年梧竹雙清圖時由長沙令
權牧杜陽

昔人相賞松石閒老鱗參錯指辱顏彈琴坐肅南朝山
使君所得乃清氣家園梧竹饒清味儵然秋徑與為慰
幾時移置湘水旁撫楸亦復然青光竟日聽微鳴鸞凰
九疑聯絲不可即雲根高切太古色言往探之苦幽仄

俞經堂詩集卷五

七

斑斑者竹交蒼梧此中雅足祛煩紆曷不重寫雙清圖

村居雜咏為西樵賦九言八首

釀花小圃

一春芳信二十四番風名園次第催懷饒天工雅知青
門門外種瓜客頗似錦江上尋花翁潑眼穠華深紅
淺紅裏關心物候南垞北垞中安得身作杜陵老酒伴
藥闌同醉不怕糟淋容

黃雲腳

蕭閒秋徑雨雪何勞勞見說丹花瑣細飄秋雲昔時招
隱巖叢寫幽意此地凌寒金粟延清芬碎割蜜脾甜味
嶮山絕濃浮虎魄美醞蘭陵閨桂父舊歌已翻絳雪曲

聽桐孫新韵霏予雲

冷香徑

主人庭院元不侵纖埃况有寒花無數參差開一卷冰
文常自攜避俗雙聲水調忽聞歌落梅淡蕩如君酸鹹
殊嗜好周旋與爾臭味何嫌猜胎仙舞處孤山近復近
日夕領畧細細香風來

花韻館

曦光激澆漸移亭午時闌干低亞蘼萼紛離披翠幌試
褰颯颯似宜笑金鈴不動垂垂如有思貌得冰綃雪練
沒骨體簇成風林雨檻無聲詩為想江南草長暮春候
雜花樹樹惟許耶遲知

俞經堂詩集卷五

六

芝室

謂是安樂先生老一窩胡為結廬欲傍商山阿撥來九
莖戩香攢烟甲鬱為五色紉縵交雲柯北海仙人曾割
芝田稻西京樂府齊唱芝房詠豈如松肪筍脯與同味
飽發讀易顧影常婆娑

友硯齋

紫雲片片散墮秋旻高一羅列几席寧非豪半生取
友上下百千載終日對君摩挲三兩遭劇愛鸚之鴝之
眼欲活每從凹者凸者濡其膏閉戶著書賴此歲寒共
餘子紛紛輕薄非吾曹

妙香亭

方塘綠淨蓮葉影田田蓮花雨晴風露香瀟瀟靈苗正
苗疎蒲折算外虛亭恰在翠蓋紅衣前何處乞與維摩
衆香益於茲默證漆園秋水篇輒紅塵裏那識此趣味
恣君長日八尺桃笙眠

話雨蓬

一生有夢夢到吳淞江君家小築宛似橫輕艘百丈風
牽時仍繫纜三更雨後話處還飛缸茗水浮家未必
汎汎巴山剪燭猶自影幢幢何當相從晚飯柁樓底
點半江紅樹推蓬牕

題張平圃九錄浮家泛宅圖

不是涪上翁胡爲年年中酒而阻風君不是天隨子

會經堂詩集卷五

以爲理釣具放棹松陵水道南道北儘足豪掉頭何事
空虛逃又不置身耶窰裏幼輿唾涕非其曹看君用意
別有託七尺昂藏尋住着攜家笑指水雲鄉漁弟漁兄
與商畧春江斷岸花柳攢春流滑笏無驚湍瀟湘如此
亦不惡豈必茗雲開乃爾施漁竿君家志和去人遠君
欲從之愁晚晚亟煩畫手爲此圖底問此願能遂無顧
我披圖動懷抱黃埃苦不抽身早相隨儻許挂帆好杜
雨南隣有朱老

題朗池伏虎小像

趨來瀟湘開宗門識古德跌坐默觀心雙松淨如拭震
塵堀堞不染水精域安禪制眈眈具足神通力偈三

八千沙六十二億妙不可思議有相非空色照無盡
心燈對此善知識儻遇維摩詰應入衆香國

題慕芥舟君山坐眺圖

塲堂本非小滄海豈其大達人拓心胸放眼渺空界洞
扉八百里九水通一派江流西蜀來雪浪恣瀾湃曦魄
泪其中中有百靈怪掌錄稽圖經澤藪此焉最四角垂
周遭一髮杳青靄戢香十二峰倭墮如縮髻謂爲湘君
山浮嶮不可屆是何飛仙人凌虛御風快孤嶼置雙趺
儻然遠塵壻直欲豁我眸匪止息吾儂帝子或夷猶舉
杯一以酹壯游雅不負會心良有在君家近笠澤包山
水雲外亦系洞庭名吳楚通一效莫釐縹緲閒豈不踞
小身試移此圖景更爲兩峰繪若君最上頭長嘯發清
秋

會經堂詩集卷五

題劉鏡亭蓮隱圖

亭午無聲碾啣他熱客紅塵輾冰壺夢寐別清幽
八尺桃笙任舒展虛亭面面圍滿花臨平五月寧爭差
蒲波細路緣汀沙於此彷彿耶溪涯看君水檻投雙脚
受微涼恣盤礴蓮隱乃在瀟湘閒庾信羅含真有託
與友人話別

少年別緒苦無端客舍相逢話歲寒須惜故園松葉好
歸來猶及小盤桓

浮湘

瀟湘起秋思三十六灣中浦激亂葭汀洲多雁鴻水
明殘夜後山遠大江東極目惟蕭瑟伊余歎轉蓬

陵子口阻風

亂帆如落葉片片下潺湲風雨忽來處資湘一匯閒烟
深迷子戍水濶失秋山且傍空潭宿漁歌杳不還

余經堂詩集卷五

余經堂詩集卷六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出山小草

夜雨渡湘江

入夜難為泊湘流濶不分杳然風雨至和夢渡江雲重
以南浦別偏殊北雁羣榜人寧解事斷續棹歌聞

長沙

五渚三湘勢欲吞長沙自古重屏藩城開帥府荆湖路
天耀軍門翼軫坦陳迹令人悲屈賈芳春隨地襲蘭蓀
辨香總為靈區永指顧南衡聳處尊

舟次長沙有作

余經堂詩集卷六

鄉關津鼓記程程近指名都信宿成湘水無波曾幾渡

聞天在望此長征紀奉交為同舟篤時與南沈范思從該偕行

入座傾却憶當年題淡墨微才今嫌濟川行

題沈心齋雜基明府琴鶴圖二首

彈琴坐擘蕭常侍相賞偏於松石深何似東陽人姓沈

泠泠湘水七絃音

縱山仙人不可仰孤山處士跡亦踈嶽麓山前理清課

放衙鎮與鶴相於

題心齋良巖游記後仍次卷中元韻

洞壑窈然開凌虛得古臺繁香青桂外幽徑白雲喂蘭

渚千觴合桃源一樽來何如柳州筆題壁掃莓苔

舟行望昭山二首

昭山故墟媿倒影昭潭心倏墮不容即惟俯澄潭深人
家積翠裏明滅殊晴陰曦光激澗開椒麓了可尋扁舟
任逶迤倚櫂愁登臨忽復聞鐘聲隨風來空林

看山如訪友久別成新知豈不挂懷抱覲面轉生疑憶
昔十載前挂席偶見之旋歸臥庠逢交臂仍睽離今來
上海水風日相且熙復與茲山遭言慰舊雨期乍見苦
別遠差喜牽纜遲

舟次昭潭北岸夜大風雨有作

昏黃轉深黑高浪風力撞泊舟失安碇振蕩心魂降湘
流自鬱環淡迤明春江一宵風雨急怒漲疑驚瀧人生

會經堂詩集卷六

二

遠行役夷險理不尾苟復昧所涉安居亦綠植氣候異
昏旦世境殊欣懽動靜惟一心非關風與幘且學安心
法默坐證老龐

湘潭縣

瀟灑湘南邑孤城圖畫閒攢羅連郭市平遠隔江山鄉
語吳儂雜歌聲越調刪那知停榜處听盡得厚顏

月夜泊朱洲聽小伶度曲感賦四首

風露淨江月春宵繫纜時羈懷忍高唱華髮為孤吹入
破情須竭偷聲意故避朱洲叶水無眼碧淪漪
春風楊柳嘶小拍拍紅牙安得雙鬟紗依然片月斜中
年絲竹興長路水雲家可許離愁撥吾生嘆有涯

江潭易憔悴江岸自空靈哀怨風騷國邇迴月夜汀有
人臨水唱過客倚舟聽底事不能發知予醉未醒
燭地難成寐因之歌且謠曲終江月白衣重酒痕消一
破魚龍寂誰為鸞鶴招美人渺天末直欲上春潮

詠江舟行雜詩十首

詠江水清駛幾日泝透迤贏得看山便寧教鼓棹遲斷
崖深樹合輕浪細魚吹好為烟雲繪推蓬仿大癡
誰家臨水住高閣切雲根川觀神如契巖居勢莫捫半
江欄影汨層巘熨烟昏儻許從鄰並余將老此邨詠口人家
鱗次崖際多
塔以仙人築仙人豈易就黃金虛牝擲白日老生談空

會經堂詩集卷六

七

洞無餘腹經營為一龕阿誰解掙碎快意破癡貪
流水鄺元注圖經故可求于馬居有邑莫漫嘆無鳩喋
失鳴笳寂嶺深挂笏收場來虛訪戴一笑剡溪遊過禮陵聞

冥門戴我川客
縣幕不及往訪

相逢徐教授一問楚州風門擬登龍峻池驚角鯉空新

聲聽鼓吹往事付蒼通慰藉無多說知君道不窮湘陰徐曉

麻同年掌教涿江書院機舟晤別徐以新安
令改官辰州教授時力居報故第六句及之

此鄉農政遠處處經筒車奈錯編湘竹偏反捲浪花天

漿傾不竭輪扇製無差抱甕誠何事勞勞只自嗟

沙淺支危石溪迴擁急湍引渠圖一飽上峽苦千盤利
路機心闕驚途道眼觀無從問流吏涉世總難難禮陵

村農多墾水溉
田舟行甚艱

金鯽何年石屏顏兩路分香餘芳杜雨晴散豫章雲小
泊舟輕啞長懷只覺芬湘東行又近一紙故鄉聞金魚塘

南楚西吳分界處
未放雙眸豁低蓬當閉關岸花看霧裏鄉信盼雲開秘
訣觀心得神方刮膜慳不堪危坐候幾許鬢毛斑時予病日

縣小新城郭江窮富鱗槽一卷當岍石幾度跨溪梁鄉
月吟懷共春風客路長明朝過山去直擬打包忙舟抵萍鄉

陸登

萍鄉道中

三旬只算出門初七載重經取道餘回首鄉關異風土

會經堂詩集卷六

中

歷肩行李半圖書宜春山好看皆熟布穀聲多聽到徐
為報家人數行字平安紙尾勸耕畬

蘆溪集杜

暇色延山徑江橋春聚船市喧宜近刈衣冷欲裝縣城
郭終何事雲沙靜渺然蔬畦繞茅屋通竹溜涓涓

晚發蘆溪集杜

落日放船好溪風為颯然江流大自在下水不勞牽客
裏有所適釣簾獨未眠維舟倚前浦石瀨月娟娟

灘行集杜

南國旱無雨寒江蒼落聲攬侵堤柳繫滿減石稜生漠
漠虛無裏悠悠滄海情此行何日到回首淚縱橫

許旌陽祠集杜

江閒波浪兼天湧豫樟翻風白日動屋前太古元都壇
悲臺蕭颯石龍從神仙中人不易得自怪一日聲烜赫
拔劍或與蛟龍爭天地慘慘無顏色潛龍無聲老蛟怒
對此興與精靈聚鐵鎖高垂不可攀世人那得知其故
窈窕丹青戶牖空歲時伏臘走邨翁扶持自是神明力
與人一心成大功豈知異物同精氣溪虎野羊俱辟易
辛勤不見華蓋君咫尺但愁雷雨至

立夏日袁州雨泊

淡月此扁舟春江汗漫游歲時交立夏風雨暗袁州土
潤新畬塍途荒故國袁州古宜春侯國紛予倦行役甲古亦

會經堂詩集卷六

辛

中秋

袁山高一首弔袁山先生

袁山高高不可極山骨黢黢太古色當頭魁壘竦且仄
以此閱世千萬億龍漢不灰冰不泐鶴鶴吟舌獮豸匿
一坳蘊血終古碧厥狀何如火茶墨望之熊熊曷敢卽
袁山之高信無極有鳥有鳥南雲梢有客有客西臺號
袁山文山何厚高袁公文公人中豪曠四百年同其遭
嗚呼有淚不灑袁山頭有唾不散袁江流袁江合坵人
辨選問誰能識袁山不我來一為山開幽恨未起語王

弁州

經新喻縣城外臨江榜

題榜江天

虛無樓閣枕潺湲鐵鎖橫施一渡閒未必便矜天塹險
秀江東去果無山

臨江卽事

此邦人物占難倚雄視洪州又吉州六犢四花循吏最
二劉三孔藝文哀波通章貢趨吳會地遠衡湘占楚陬
幾欲吸川亭上望臨江釀酒本風流

樟樹鎮小泊

少選停舟處風煙極目時趁墟攤藥味補屋剗杉皮估
船鄉關集此地貿易皆土人神祠土姓知里人祀蕭晏乍驚高
唱入鮭菜賣江湄

樟樹鎮尋王文成公誓師處

俞經堂詩集卷六

威武將軍印如斗豹房健兒畜如狗武皇宮中樂未央
快意何如下殿走逆藩狡獪乃爾為舉事江頭冀深誘
金鐵將從縞葛飛玉禾故向成周取勾陳元武羅森森
闔闔天關規卯酉紫宮苟復移殘衝黃圖詎止失跟肘
桓桓中丞姚江公坐擁貔貅制驍驍畢命不與孫許同
論功竟出郭李右謗聲騰甚軍容使捷書停到纍臣某
無勞鳳帽渡彭蠡頓使狼烟淨廬阜孤危心跡匡時才
拈顧金旣奠隻手洪都上游清江濱今時闔闔古林藪
聞說公於此誓師定軍籌筆在人口猿鳥風雲尚儼然
過客由來酌尊酒或言公本學道人心學良知苦分剖
立功立德恐莫兼大樹吡呼撼時有君不見鷺湖亦頌

荆門軍襄漢以南賴關紐書生往往樹奇勳辦香况為
金谿守卓哉一代兩文成後起如公信難偶載尋遺蹟
動遐思穆叔有言三不朽

豐城雨阻

風雨聲中一葦杭曲江亭北卸帆忙城頭劍氣占牛斗
潭上金花憶清康貢水建瓴三郡過貝多連塘九機漲
明朝擬渡橫塘去景物爭能似此鄉

曉發豐城三十里入江口

昨夜水大至蜃氣腥朝靄勢以奔壑險魂為砭崖賊舟
人起解纜且復凌崩泝弭楫三十里瑟縮敢擊汰岸右
得小口支港通一派振柁此馬入權緩少休僮資綠窮

俞經堂詩集卷六

枉渚駘蕩及良會雨歇半江晴春歸三月晦蚤麥收新
黃濃樹濕深黛竹色紛嬾娟村煙忽曉曉輕帆與往復
遙岑屢向背如作剡溪遊都入朝川繪卽此願心神不
覺遠行邁日夕舵樓眠微吟泝清瀨

三月晦日舟過三江口用春字韵

豈為春歸不當春一篙晴浪破江津雲山歷歷都餐勝
芳序堂堂故別人楊柳渡頭殘醉影棟花風裏苦吟身
便舉杜若前汀去約略郵籤報幾巡

舟次臨川登听訪若士先生玉茗堂既至荒寂

殊甚感而有賦

清遠道人不可見當年玉茗花亦無老伴禪燈有紫柏

夢回歌扇餘青蕪酸棗棠梨人所惜文章氣節公元俱
入門再拜發深喟誰為古屋驅蒼屨

陳五貞兆鼎安之兆履弟自崇仁晤于臨川

舟次兼惠草廬道園二先生集二首五貞昆季為先復齋

子師

師門友誼本相親萍聚連朝意倍真范式不遠千里約

彭宣原作後堂人春歸塞雁皆成侶時與家兄九霞偕行地遠

江魚不隔津欲別為君遲解纜問予何苦逐風塵

前朝文獻盛君鄉大筆吳虞奕代光遺鼓不殘魚貫柳

嗜書成癖鼠銜薑攜來飽我神仙字載去贏他寶玉裝

珍重故人披贈意官情儒術兩難忘

會經堂詩集卷六

偕五貞安之昆仲登擬岷臺長歌紀之

茲臺何所助築自元祐二年秋經始裴太守南豐文筆

從琳瓔撫州城中卓峰五一峰獨秀東南陬層臺結構

有憑藉欲觀遠海登高邛裴公作吏治法古所居民愛

去民謳不然臺成號擬岷漢南勝跡誰堪儔太邛兄弟

頗好事邀我躡屐姑舍舟城隅躑躅凡幾折憑高忽放

雙青眸寶法名二水襟合束一帶金石名二峯界破懸孤流

靈谷以南銅斗北依微坊點芙蓉洲近者參差樓閣金

碧畫遠者崎零方野黃雲曉迴視曾王遺宅履舄下晉

宋內史名蹟了可求自憲南來雅不異况與舊雨相綢

繆古人築臺本慕古而我訪古重蒸搜經過偶爾登眺

殊未盡又聽鳴鳴暮角吹城頭

遊潮音洞

東南富山水津逮涉旬月言指盱江口當岸闢靈竇一

一危石蹲森森高掌屹或戕如冠豸或欹如負屨或怒

不敢櫻狡狴恣奔突或亂不可止蝸廬任跣跋頰者疑

塗丹黝者儼銀鐵卑亦愁捷猿嶮乃避俊鸞細路切孤

根老樹蔭深樾中藏古蘭若少覺息行喝坐义別尋蹊

虛牖界幽徹峭壑闕甕洞低扉失居楔就中得廣場詎

止量十笏塗墜夫何為樸斲徒爾竭普門偶示現幾時

來捨筏種種應真身稜稜金剛骨震旦一天宇阿耨本

芒芴於此聞海潮有音自清越辦香供養竟煩惱醜應

會經堂詩集卷六

滅出洞折而東奇石更硤硤厥狀匪易殫陰磴積蘚沒

咫尺悸心魂漸次冷毛髮乃知大地上通津亦鬱佛何

事絕險巖辛苦窮勃窣矧復靈闕開倏爾味禪悅會當

信宿留塵襟一以祓

過南山寺見黃自先先生詩刻因次其韻三首

幽蹊尋幾折一刹背江開幢影微茫見鐘聲次第來峯

疲隨地生僧老乞松栽漸覺塵氛遠南山首重回

林亂歸飛鳥堂稀入定僧迦陵猶寂寂香界自層層農

事忙收麥漁歌謔采菱昏黃寺前路行處辨船燈

傳餐近窠

重晤莘田二丈二首

舉世尊文獻天留八十身無多棲鶴地兩度看花人
康熙壬午舉於鄉至北海顏師古南山杜子春竭來快
昨年壬午重與秋宴
重晤不惜掃門頻

猶憶當時別期予早晚潮予前街他歸里時翁送詩有期君似潮水早晚去還來向
閒庭遲客履塵壁賸詩瓢總作浮雲感難為舊雨招相
逢仍慰藉樽酒共深宵

心香出其尊人輪川先生所藏滌硯圖屬題
有唾不濺井華水有泥不滓雲根髓石交麗澤無與比
要使圭稜濯清泚濯之濯之呈鮮新蟾蜍膏液流泮津
置諸几案與結隣能走貌穎驅龍賓長林之莊歲不儉
一硯傳家恣勤點更復爬梳羅琬琰掌錄一一裝芝檢

奮經堂詩集卷六

往時創獲滌硯圖前有松雪後六如誰其撫者龍眠
識取頰上添髭須

秋七月下旬有事邑之西鄉曉起山行卽
首

絕巘凌晨度高寒逼蚤秋曦光故遲到露氣未全收
假當蹊礙梁危隔湖愁捨輿還躡屐不是謝公遊

隱隱烟痕出村墟報早炊所欣安井里聊復忍飢疲
以增日晚人因蔽俗移無方籌教養食祿我何爲

山行輿中口號六首

殘夢將扶破曉寒山行犂确苦千盤耳邊漸瀝非關

露重楓零幾葉丹

雲際曾無錦字馳瓊牕人遠雁聲遲離情恨不隨風寄
忍聽秋山叫畫鴉

記得炎天此路經瀑泉疊疊怖轟霆而今忽作琤琮響
愛向寒潭靜處聽

葦折蒲疎水一涯秋深白露濕兼葭郊原景物猶堪羨
綠徧連畦澤瀉花

到來一百二十日迢遞溪山歷幾遭豈爲勝情耽未了
西風華髮半蕭颯

歸路郎常月上徐吏人束火擁軒車眠鷗驚起應相笑
笑我風塵趁簿書

度林深嶺

奮經堂詩集卷六

七

人在秋山絕頂行混茫椒麓未分明雲如怒浪碎崖勢
風作寒潮退礮聲一字不甘常執以長途何苦屢駢征
請看泉石烟霞跡大息無因寄此情道傍摩崖鐘泉石烟霞四字爲明證

歲杪吳江尊詩平明府招飲遂以留別

薄宦風塵始遙情蹕路懸溪山猶小住絲竹况中年卜
夜朋簪蓋當筵別緒牽他時懷舊雨記取歲寒天

渡峽江

蕙整趨流處當逢一波逢霧收危岸圻風急逐湖春小
海聞高唱無諸指故封蒲帆吾穩掛塵路少從容

度常思嶺

朝醒未浣敵寒多長短郵亭取次過身在曉行圖畫裏
滿天風雨度盤陀

山口

巍然江口戍高枕海東頭譚戚無遺策山川此勝遊聚
舩魚有市得地麥先秋信美蒲陽道征車爲小留

莆田道中五首

紅泥墜子綠油聽扶荔陰中白版雙恰好酒樓臨水架
春風今日醉涵江

滑笏春流委宛通板橋欹側岸西東到來浦尾尋前渡
雙槩蜻蛉落照中

綠榕庭院立紅裙薄薄春陰耐幾分似爲箇儂添悵怨

俞經堂詩集卷六

七

尋春真誤杜司勳

按程豐碣照琳琅冠蓋從知盛此鄉稽古有人誰識得
蕭條夾漈讀書堂

野趣如從故里經菜花黃閒麥苗青土宜一物偏留缺
苦向南天盼柳星

發莆田至仙遊境一路看山作

春山無收遁一雨洗根骨容色媚新晴蕪澤清鬢髮瑣
細看後紋重隙施筆渴淡處妙得姿生綃不容乞南行
飽看山奇險驚屢突今朝喜見此生氣歎遠出苦聞坡
公語山與高人一不肯入官府偃蹇跡殊絕疲余役征
途好山臥輿揭品目夫何如靜女或髣髴春風檐客與

卽目了可悅遙情八遐想茲意誰與說

經蔡忠惠公墓下作

忠惠樓神地山川信有靈清風被榆社宰木感楓亭名
豈龍圖累碑從驛路銘心期丹荔熟一爲薦芳馨

楓亭荔園三首

閒居靈果愛參差名狀南方草木知今日楓亭訪扶荔
宋家風味占多時

老饕來不及炎天冰齒品丸入夢圓且爲濃陰留少選
麴車底怪口流涎

此鄉春事緩耕畬老圃惟求種樹書我亦沅湘足生計
木奴湖日歲常儲

俞經堂詩集卷六

七

見道旁桃花零落感賦

落梅天氣小桃鮮花事南中蚤放顛待得將他比人面
春風一笑已無緣

過萬安橋謁蔡忠惠公祠

仙舫畏渡南海南施手一棹堵巉嶮海水渴飲雄虹貪
蕪然橫厲神山三作其馨鬚以探趾爪蒙百浮潭潭
蛟螭飛駕鼉鼉走龍伯忘嬰魃蟻臣蜃螭蟻蟻蚶蚶
窟宅依附羣生舍是於黑風現瞿曇具足神力須彌擔
詩丈步累舉可誦摩分況濤奔趁趨恒河沙數利益單
六十二億非謔誦拽以巨石驅千慘百數十字如罌甌
高文制古先秦參居然地負而海涵明德之遠高無慙

宜用報享羞芳甘一辦憾未攜辭菴肅衣再擲明心醴

泉州二月朔日

鄉關回首嶺層層行役中和節序徵南去鶯花殊楚澤
古來文獻富溫陵帆收千舶潮聲接襟合雙橋海氣升
容我登樓閒縱目春陰無那曉寒增

過開元寺

象教依人境經過趁早程葑分龍樹秘茶鬪乳泉清鈴
語喧雙塔潮音滿一城移時味禪悅不覺宦情輕

沙溪旅次題王南陔塘南行近臺後

多師親雅資修綆汲古用鑑鞞鼓大冶蹴踘驕長鞞
懷正始音屬耳清風誦勿以瓊珠識恩乃璆琳貢琅邪

奮經堂詩集卷六

盛才藻伯子富甄綜稱詩故自豪得句必殊衆睢渙水
風淪雲雷器鼎重精心析秒忽匠意恣磨礱是於桐玉
閒別有鐘呂中而我勞且歌無由破塵霄驪珠忽照眼
几案得清供行行近海南境與成連共移情良在茲撫
軫聯瀕洞

宿同安縣

風雨泉南道鈴磬度此宵傳餐鮭菜味到枕鷺門潮旅
夢憐燈破鄉心借酒澆春程待明發直達海天遙



奮經堂詩續集

序

董汀先生自平和移侯官以薦入都同知鹿耳門秩滿代歸旋復北上已權佐泉州前後逾十稔簿書鞍馬之餘不廢吟咏頃鈔所作得古今詩四百有奇凡四集曰勞詞叢拾曰西笑集曰來鷗館詩存曰轉蓬近藁統為奮經堂詩續集命余序之先生奮經堂詩集久已流傳閩中家有其書論者謂天巧匠心秋露垂筆極工而令生氣淒清澌澤雖昌谷玉溪二李生不能過也及今十餘年心手變化格律彌上五言近體冲澹閒肆高者出入十錢郎劉隨州之間古體激滌皮陸遠薄陰何矣其他七言諸體皆兼宋元人之勝蓋先生博極羣書所資

奮經堂詩續集序

者衆而又官途所經北上京師取道吳越流覽齊魯與向所遊中州趙地風教固殊焉陟丞海外出口之鄉雲霞興沒山島錯峙四時炎蒸物產譎麗視沅芷澧蘭洞庭柑橘其有同焉者乎見聞既廣胸次開豁哀樂時乘奇氣湧出千態萬貌一集于詩調和卷軸激鏘聲韻如樂出虛大者喞鏘鼓小者咽笙簧感動人心升降鬼神而不自知也先生本沅南名士鄉貢冠其曹說者謂為獻吉圭峰之儔非近如唐子畏輩藝術狎世以流譽也歷知劇邑以六經潤飾吏事不純任武健尤愛賞文士延接指授成就其才甚衆彷彿武城絃歌得人之風昔夫子謂誦詩三百可以授政而班固藝文志引劉氏奏

詩賦畧云感物造端材知深美可與圖事故曰登高能賦以為大夫觀先生為治之本未得此者豈無故哉昔之詩人才華馳驟不忘欲反故自白傅蘇子瞻兄弟皆有道學之言華必歸實道固如是也然則先生且有出于治迹篇章之外者條達上遂與古至人為徒以遊于無窮竟固非耳目所得而測識矣建寧仕琇

附良園札

曩在榕城北亭六兄誦述閣下名章雋句十餘年來心識勿諼嗣讀奮經堂全集咀味尋繹愛不能去手國朝大家名家以詩鳴海內者更僕難數求如大著之蒼秀高潔而一本於興觀羣怨之旨實無其匹低

奮經堂詩續集序

頭以拜東野僕非貢諛而阿好也時時想一望顏色以解渴塵乃正月內驕從過武林僕適因連朝展墓致稽趨謁行館嗣夜堂世兄至始知閣下竟掛帆而度仙霞君自此遠矣僕景迫崦嵫不知何時何地一把袂也言之黯然附呈粵遊詩一冊倘得邀元晏一序則叨藉光榮匪淺矣率布區區統惟澄鑒言不盡意錢唐汪沅

勞調叢拾自敘

歲甲申春二月予宰平和明年仲春移候官刺促爾邑
中簿書之冗奔走之疲勞不可道已有作就牘背雜然
書之旋後棄去頃檢敝篋得如干首鈔存知勞人尚不
廢嘲諷也已丑首春研北農漫記於道山小築

西笑集自敘

世之西向而笑者獨予也哉丁亥冬予以薦自三山赴
都取道吳越齊魯皆平生所未經者舟車所屆每屬筆
焉削稟竟輒手之而笑蓋予故知夫人西向而笑矣靜
寄東軒識時已丑元夕幼芝
來鷗館詩存自敘

會經堂詩續集序

予之佐郡左海也以己丑初夏迨癸巳春正始西旋棲
遲瀛壖者四閱歲矣海外官閒恒與筆墨為緣顧離合
悲愉之故要不能不時槩于胸次其歲月而錄存之得
毋自詭老冉冉其將至耶是歲夏四月朔日詒癡翁寓
榕陰別墅識

轉蓬近藁自敘

海外歸來憇三山十餘旬遽爾北行往還七閱月襍述
未解遂以權任之泉南旋復衝炎北返蓋甫逾歲而鹿
鹿若是每誦供奉生事轉如蓬句輒用惓然詩不多作
存此以志歲月荏苒朱景英書是為甲午小暑日

家君子會經堂詩集六卷版行已久嗣宰平和侯

官兩邑錄所作詩曰勞調叢拾中間卓薦入都則
有西笑集其來鷗館詩存為貳守臺灣時作迨秩
滿西渡小憇榕城旋北上返閩未浹月遽有權佐
泉州之行於是通鈔一歲作為轉蓬近藁凡四集
刻成會經堂詩續集四卷集仍各系自敘而以家
梅崖太史序弁其首又檢汪良園徵君札附焉男
和壑和塚謹識

會經堂詩續集跋

金經堂詩續集總目

卷一

勞詞叢拾古今體詩五十六首

西笑集古今體詩六十九首

卷二

來鷗館詩存古今體詩一百一首

卷三

來鷗館詩存古今體詩一百一首

卷四

轉蓬近藁古今體詩八十一首

金經堂詩續集總目

男和擊

和塚

姪孫怡銀校字

金經堂詩續集卷一

勞詞叢拾

武陵



宿周氏園

花月春如許園林趣
爾饒遠蹀躞
印渚塵夢澹清宵
濛濛上魚真樂蘇門鶴
可招新飲淳樸俗
一為駐征軺

平和雜詠四首

離離朱實遍東郊
一種端端細鈔更
意酸甜風味別
乍嘗烏葉綠荷包

碧涵溪色綠成陰
一棹延緣入浦深
行趣斜陽忘近遠
側生旁挺識西林

金經堂詩續集卷一

低棚短柵密將扶
肥葉連畦翠覆蕪
詎信烟花不堪翦
朝來爭摘淡芭菰

霞若人家碌碌忙
道收穰稔已登場
一抄雲子千春白
落釜輪他粒粒香

縣齋卽事二首

晨爾巖疆闢文成
勦寇年谿山墟有
聚嶺海路還連俗
化詩書氣人安耕
鑿天圖經餘二里
小試愧烹鮮

一水西流折羣山
北鎮迴帶刀何敢
爾列堡有繇來畫
靜衙初放秋陰卷
偶開官閤綠地僻
那復賦賦帶

遊棲雲巖

白雲本無心
遇石觸而起
時後倦不步
假塞巖崖裏

山不見雲出山不見雲惟於衣袂間坵絮吹紛縷赤豔
與白足習作棲雲宿寂歷叩松關境僻意已肅言從二
客遊瀟灑古黃州茲嚴留指爪白雲常悠悠

本棉卷

怨毒於人有如此縣尉施手宰相死杭州歌聲木絕耳
本棉巷前血如水血不凝碧土猶腥窮奇蛟有來青蠅
漳南往蹟古無稱姦回死處碑峻嶒

題沈九峽蘭二空圖

陶公抒妙旨贈答形影神佛說有兩覺兩覺成一身形
不與影謀影示形愈真譬諸火上烟續續傳于薪五官
賅而存眼覺餘相因雖復疲屢照要不冥根塵阿誰鑄

禽經堂詩續集卷一

青銅質與方諸偷匪待濯沈滄晶色浮津津妍媸本兩
忘觸處成主賓相視莫逆否非我子亦親不然寧作我
對面疑笑聲是謂眼取影仙佛理重中有劍羞輕彈有
美嘖橫陳元知山澤臞本是飛仙人斯圖乃駢拇諒空
尤紛綸會心一以證惟與泰初鄰

鼓山照公生日二首

古德名山住津梁老不疲言泉風發處性海月圓時芝
草香林種藤枝淨域持龍鱗松萬樹閱世比如斯
男前當頭時香爐亦有峰匡廬元異態慈遠尚棲蹤辛
苦黃埃逐因緣白社逢知公堅戒律樽酒敢相從

品古圖爲暨陽公賦

真古豈無益要自家數好事咄鬼瑣收藏瞬日暮

古鑒賞人冥心得深悟言從識解求亦以博雅故癸丁

迷世次雲霧莽回互猶斯不可辨鼓碣失音注金石矜

爬羅矜喉費吞吐玉府苟未窺望氣昧蒼素秘色久微

茫肯共諸案護憑臆剖疑似遺製目空寓津逮既罕會

真賞亮難遇我公性嗜古物聚景以駐卽物資攷證史

籍供沿沂况具正法眼圭黍析無誤棐几拭清晨開勝

恣呈露翠墨吹古香土花繡奇趣樂此不爲疲摩挲契

情慄真價安足論品價博一顧遠父末叔問牙頰讓公

樹所至官閣閒清課鎮常度餘事繪作圖一洗俗塵污

賤子生苦晚研席憲依附緒論每側聞品古樹心慕照

眼更蒼然願取名香炷

題暨陽公渡海圖

桑東一髮驚浮嶮煙外齊州更九點鯤身鹿耳迷離間
大海迤東純浸山明公忽鼓鷲門舵高艫直劃滄溟破
中流旌節有輝光簫管樓船兩頭坐烟無邊際山隔雲
巨浪橫截搖空旻天吳隱現老蛟舞峭嶼正指東瀛滑
憶昔此島紛爭戰狼踞後先相誘煽磨牙礪角鬪未休
千里腥風吹海面承平六甲記從頭八十年來霧曉收
城邑屹列索以周居然內治安區疇此行快意仍大噓
魚鳥猶知我公樂波濤利涉仗平生忠信心曾何忤忤
毋乃前身玉局仙文心幻虛霏雲烟屏風新樣突兀見

還從海月關清妍

送鍾半江文標明府奉諱歸里

久為辭羣惜重逢後遠歸知交浮宦隔心事出山違嶺
樹陰初合江魚饌已非臨岐忍揮手相對泣萊衣

道山小菜新成四首

一官刺促百無功懷抱憑開半畝宮忍見苔痕綻春雨

苔緣菲屋拔秋風孤桐片石爬梳出五架三間結構同

草草便堪開着脚况圍桃李鬪青紅

道山三十六奇處當戶時時望見之選勝底須攜謝屐

園幽孰與讀曾碑峰陰坐覺晴雲散塔影窺從夕照移

耐可雨餘新溜挂捲簾終日碧透迤時方

香經堂詩續集卷一

四

莎廳東去理頽垣堵柱無多屋宇存聲出勞歌纏簿領

夢回塵劫澹心魂牽船斷有張融宅棟樹巢安庚信園

早是宦情成勝寄未應芳草怨王孫

此鄉結納憶從前往事驚心十五年天意雪霜留碩果

莘田二丈今年故家池館失平泉李氏素心堂林氏誰

八十有五矣歎話共虛聽雨此來惟與逝者埋深宿草煙謂蒼巖德

水諸丈紹卷後齊石泉諸前華森村林塘北亭干波諸友總作南皮遊後感春風開

逕轉蒼然

方正學先生二柏一石圖款云洪武四年清明

十大壽命寫一石之圖方孝孺

周公得志成王感畢散諸人死溝瀆侯城碧血草薤

木末亭邊鬼常哭二柏一石手所寫劫灰幸脫金川緒

支字禁後僅流傳歷久伊誰護持者銅柯拔葉香來徐

雲根卓地介則如小韓子亦繪事絕欸題乃在高皇初

二十八字蒼且勁倔彊姿如書絕命當時藝苑金胡雄

過眼雲烟詎堪競會聞沾上藏畫松主人品且雙蚪龍

少師墨竹徒太息惜不令見此柏石

同成成山明府訪林心香留飲陶觴賦贈

訪舊來秋巷清歡竟日俱食單珍菽孔酒戶怯蓮鬢奕

葉芬能誦端居道不孤坐深增太息人地似君無

過洪塘尋曹劭使石倉園遺址

曹公天五緯厥神降南紀色正而苦寒忠義炳前史浮

香經堂詩續集卷一

五

雲箕尾乘在帝左右只下界故游戲陳迹近可指當其

觴詠時水木饒清綺名流集裙屐眉目吳兆陳鴻是遺

詩吟在口逸事傳在耳一經龍漢劫大壑驚潛徙梓澤

與平泉等爾山邱委伊予生苦晚辦香為彼美役役簿

領塵行行冠蓋里停驂偶語諷風烟隨履屐捫蘿睇園

扉壁窠宇尚歸周覽無一椽數笏石傾陲菌礎雨痕澀

苔甃霜華靡曠昔富秘儲羽陵湮寸紙儒藏志未竟豕

壁同殘毀所以積書嚴津逮罕世士此地非西臺朱鳥

訶還矢勿徒感蕭條頽儒聞風起

題林氏北軒草廬圖

不到辛夷塢今看丙舍圖一廬山雨暗尺幅墨雲空愛

汝草堂靜關心繪事殊仙峰霜露地對此轉縈紆余先
墓在

吳少娥封管寮父疾父歿遽投繯從死詩以紀之四首

誰信垂髫弱女身寸衷縈結重天倫承顏解詠風前絮
倚膝深憐月上人王摩詰
字月上霞抱靈根勤祝佛霜零病

葉黯傷神藥爐經卷相料理矯影伶俦一榻親

報身自顧計無之一臂何心忍獨支維進羹湯仍洗手
代呼疾痛便分肌燕雛宛轉紅襟曳鵲血模糊紺袖垂
爭肯向人雙黛感淒涼夜半裏劍時

秋旻空澗渺難呼人世團圓得再無一死那能酬九地

奮經堂詩續集卷一 七

餘生原不託諸孤慈雲覆處神猶活少娥死大
上龕前朝露晞

時淚已枯知汝塵緣成解脫夜臺從此鎮相扶

勸孝寧從死孝求忽於閨閣表殊尤柔腸幾為銜哀絕

至性曾無轉念謀螺女洲前殘月夜柏姬祠外晚風秋

感同曠世歸同處大筆何人一闡幽

宋徽宗畫明皇訓儲圖

馬蹄踔跋棧雲裏靈武居然有天子歸來南內淚交流

高將軍亦巫州徒張家婢子李家奴於天性愛何有乎

儲豈不訓訓何事令我愾歎於斯圖徽皇寫圖意鑿古

丹粉蕭閒留秘府卷中家法游李唐少海前星得規矩

汴水飄零天水支北嶼尤劇蜀山悲可堪五國吹沙地

西憶東都點筆時

丁亥仲冬月九日邀同成成山明府吳桐軒

賦孝廉林心香茂才暨家兄念石並攜兒子和

塚遊烏石山歸飲靜寄東軒席間品閱宋元書

畫是日遲黃莘田二丈不至四首

竟踐看山約招邀復故人天晴遲落日地暖先聲嬉春

姑射城頭羨朋簪物外親放懷雖偶爾襟面已無塵

松石真相賞躋攀磴道徐勝餐韋儂畫誤辨李潮書海

氣迎寒淨人烟入暝跡鄰霄他日上記取起來初

東軒愛其靜小集亦停雲促坐清尊共當筵古墨芬芬

吟規禁體深語感離羣良會幾曾有相將惜夜分

奮經堂詩續集卷一 七

簾颯風侵燭窗虛月到楹袖中山色重禱上酒痕輕去

往關心事暄涼閱世情避人黃叔度擬就問平生

陶舫星石為心香賦

白榆天上何歷歷遺種墮地碎且若道是雲根乃呈魄

塊然之質誰為摘在天成象地成形閱幾年歲光晶燦

厥頂歌側趾則平此理難詰甘石經紛綸史傳事攷證

予旨猥以俗言勝星有嗜好風雨應靈物水不受膠凝

海嶽徒聞易研山仇池詎壓諸孱顏媿皇施手遠絕攀

支機說亦然疑問易如茲石關天咫炯炯元精貫表裏

矚君深護勿褻視文字之祥賴有此

題金峰山莊圖二首為李氏丙舍在湖北大
夫山宋李康定公讀書處

霜刺史屬黃鼎繪圖會
要子題今下世已五年矣

宋朝丞相讀書山為葺遺唐意倍艱繞屋全栽松作障
疏渠曲引水如環秋雲彌望先疇服春露經心宿草刪
龐隴歐阡兩營就辛勤不惜鬢毛斑

勝地年時候勝遊今從縑素見詒謀雲烟點筆黃公望
邱壑留蹤李鄴侯往事西堂喧門酒新銘北郭黯蕪幽
詩成比似延陵劍一樹蕭蕭挂後秋

題林太守人瑞翁遺像翁諱春澤字德敷侯官
人正德甲戌進士歷官
貴州程番府知府壽百有八歲有人瑞翁集
子應亮戶部右侍郎除如楚工部右侍郎翁
與孫並葬旗山下余為蓋其墓道
高孫以遺像示敬承短律悼首

文獻徵前代期頤閱大瀛詩傳人瑞集治紀竹王城宰
木風烟古華簪世系榮方瞳猶炯照瞻拜歲星精

韻
題林輪川先生研銘冊十八首次黃華田一丈

結鄰几席樂相知蘭話堂中臭味奇照眼芭蕉三百葉
晴隱一葉一通詞

他山片石品題分一日何無是此君名士由來愛標榜
肯從脩竹寫彈文

文字源流傳世系高曾規矩守遺型即看累葉題詞硯
都入君家族譜亭先生五世硯
銘皆在冊內
摩挲一日幾千回劇愛文奇字亦現暴富如斯罕曾有
抵他抄得漢書來

搜討巖西又潤東宰官曾此運斤工歸來題共星槎老
字宇差排食葉蟲莘田文與田生先生同著
硯冊中兩家銘詞甚夥

十數年來舊雨情早從翠墨識君名卷中亦有鏘金句
知是冬郎走馬成謂心
香

亦服先疇亦誦芬硯田連隴簇秋雲吟臺散後犁鉏歇
好在林亭不廢耘

生春紅硯感情文未必能同蝶化裙鐫得端江詩一首
何如元相詠巫雲莘田文莊夫人硯名生春紅夫人沒
後文賦悼亡詩中一絕端江共汝員
歸舟翠羽明珠波不收裏得生春紅
一片至今墨滴淚交流取鐫硯背

雪郵居士無多墨謂叔調
先生高蓋山人亦絕題謂古梅埋
先生

倉經堂詩續集卷一 九

靈和殿裏說丰標山骨猶煩麗句雕玉樹生埋幾行淚
眼中薤葉夢中蕉謂瑞峯
先生

雅事差同鴨換字癖情不比鶴乘軒趙家子固蘭亭本
性命輕於風好敦

光祿坊西壁壘開詩城筆陣角雄才短兵持亦施全力
片片雲根劈破來

象體兼收制作工一番揮灑一番確就中瑟調誰能摘
墨守毛萇且莫攻

硬黃響榻磨煤香具體磨崖縮本將少許字如填小令
也教傳唱到吳孌

珠得方諸製略如露華沆漚一泓虛青天碧海澄空夜

燕筆憑分滴淚餘

微碣飛泉一一裁纒脩汲古吳凡才牟尼近日收如許

不負靈山此度來微碣飛泉汲古皆硯谷

取影有形容刻琅似傳小榻悅生堂洛神殘缺蕪亭隸

此卷猶堪作輩行

叢殘金石每就奇此事拋荒作吏時今日官齋有清謀

古香堆裏小休期

哭黃宰田二丈二首

香草今消歇騷人竟寂寥閩風猶可續楚些不堪招貞

曜名從易冰霜節後凋遺文更誰索咫尺孟亭遙

海內推著舊三山十研翁擊掩金石古鼓吹瑟笙同殘

會經堂詩續集卷一

夢聆羊峽安身磨礪官白頭吟載誦想像坐書空

西笑集

竹崎早發

冬暄失霽旦一棹劃輕烟殘夢潮聲破離情樹色牽滿

唐官欲老郭泰侶如仙與林心香借行萬里茲行始川涂悵遠

天

上灘行

延平之水鼓山高此語雖俗非空嘈不見困關以上百

有八十里寸寸灘聲亂人耳一灘勢壓一灘危舟下船

頭感如鬼使篙不如鐵纜經鍛煉柔繞指牽纜不如纒

纒轉轆轤汲深水篙纜雨雨無足恃上灘之難難如此

去年我曾陟鼓山雙趺磴道凌盤盤忽然將身置絕頂

忽然飄落收風翰今來上灘苦局促日日庫篷蝟同縮

記從灘脚供晨餐猶傍灘頭晚來宿益歎延平之水艱

行舟不比鼓山可以恣眺遊山水相望寧相謀形跡之

論徒悠悠且復歎語舟子早休息待汝明朝好用上灘

力

舟抵延平隔榜觀察登看劍閣

劍去津空在榜成劍未歸憑高推看水薄暮不勝衣地

迥嘉名錫川靈寶物依引杯增激感真賞古來稀

甌寧旅次

謂我桐鄉舊使君相逢安善訊殷勤幸官偶問騷鸞渡

會經堂詩續集卷一

弟子猶修執鴈文綠淨雙流蒸宿霧嵐深列岫鬱寒雲

溪山小住仍洞臈不共延陵話夜分癸未鵬後余與吳來吳翁歸歸已三年矣

道中見梅花

客行忘歲晚林際見梅開塵路幾時息天涯春欲來刻

雕神大化盤錯老非才物態如相慰勞人首重回

雨行

寒氣侵晨薄征衣觸雨淒水喧千澗驟雲壓四山低客

意難行路人情畏在泥郎當問前渡一葉喚東西

雨夜山行

天黑不見雨溜響車蓋掠溪喧不聞風凜氣茸表薄途

昏伏康夸山寂罔墟落防棧或亂流避瀑轉緣壑擊礮
雜泥淖詰曲屢近錯束炬濕不難一綫苦茫漠巢驚怪
鳥歎石突竒鬼攫心魂悻陰森與臥意白度兼旬歷險
巖無如此宵惡徒御困淋浪前後散如蔞百里半九十
咫尺寸難躐瑟縮勉驅呵村舍覓投脚

浦城道上立春喜晴

應律條風拂面輕東皇初馭喜新晴候占歲稔先迎淑
葉趁途乾易計程村店傳餐生菜脆山郵遞訊野梅清
春容霽色爭相媚游宦今忘道路情

浦城縣四首

水漁梁下建瓴候官北鄙誌圖經會稽此路盤迴勢

舍經堂詩續集卷一

三

要與無諸作井陘

忍將金輪失南唐甕底安能守一方止使捷猿飛度怯
儲胥常護李文襄

讀書有得真夫子夢筆通靈江令君道學風流兩殊絕
動人驛樹與鄉粉

釀雪寒增朔吹頻北來氣候異甌閩隔宵整理貂裘傲
身是明朝出嶺人

發浦城冒雪行四十里宿漁梁

炎海習爲客寒天今假裝五年不見雪忽復灑衣裳地
峻千峰白身勞兩鬢蒼爲憑南去雁報我宿漁梁

雪中戲示童奴

越兒不識雪亦罕識柳絮謂是木棉花層層鋪嶺樹乍
欲搓手圍不惜水齒茹少見宜多怪吾不於汝怒已復
唾汝癡胡乃雪是怖不記臘盡時草綠漳南路村村出
若榴如火花爭吐驚倒北來人異物此僅遇腫背馬失
常化枳橘非故地氣既判殊天心亦錯互拘墟篤於時
所以莊生懼

度楓嶺

亂泉聲裏路盤紆斗絕巖關鎖一隅牛女星垣共分野
越閩地界割溝涂自憐浮宦風塵老且喜聯吟雨雪俱
僕指趨程將決月南雲回首雁行孤

風雪度仙霞嶺歌

舍經堂詩續集卷一

三

十年官闕海兩回度杉關咫尺仙霞途乃在夢寐間今
逢歲晏氣颯颯踰嶺無端犯風雪千章古木撐如鐵凍
令天紳互明滅饑鶯欲齧不敢齧爲有當年國殤血區
鵬儘足安餘分不爾夜郎侈自尊跳梁至竟悲游魂么
麼蠢爾徒紛紜緣此屢煩重師下險關金牛通一罅礮
車雷奔矢雨射峻扼脣關阻凌跨山高水清曾幾時當
關不役須健兒此間拾級任所之嵯峨底用生嗟咨顧
我不及晴天陟青峭可以徘徊絕頂恣遊眺亦可爬搜
往跡供憑弔胡爲風雪中禁齟窮寒嶠山靈苟有知母
乃騰謝請繇來山水登涉關風緣卽如暄妻倚伏無非
天闔而戶闔一越自茲始何必更羨冲舉希神仙仙霞

仙霞酌汝一杯酒看我呵筆題崖字如斗

峽口店題壁

界天嶺勢白龍蟄仄步凌兢滑磴迴安得南朝鍾隱筆
貌于風雪度關來

江郎山

是何斲削青琅姿三齒坼墜紛歲絀一齒一具紺碧暈
神秀都出天工為各各古色繡斑駁頗如鼎趾連尻雕
器象與行不敢通矧敢摩撫生癢朕又如抗峙當闕右
右拱左辟中紳垂天外瞻矚氣容肅圖寫槐序周官儀
流俗品目罔出此晒余乍見滋猜疑云是江氏伯仲叔
雲根立化肩相隨以此閱世播萬口余不更詰心自哂

舍經堂詩續集卷一

一

占昔名山率以狀後世往往人實之望夫競界各有肖
勛稱古老傳聞詞艷元作注每撫拾要為文字增瓌奇
江家兄弟助何代毋乃未闢鴻濛時不然茲山萬萬古
安有族姓詳宗支此義匪待智者辨丹青復煩敗壞
作訝聊用狀形似勿驚翻解常華詩

清湖鎮卽事四首

征途劇玲嶇流光惜晚曉小憩意差強水靜山平遠
不避仙霞雪稍喜清湖雨一夜水痕添大好搖雙舫
歲暮多北風慣阻南來客羨殺上水船鷗羣逐帆白
隔船睦州女猶問於潛絹不見須江農集澤駁鴻雁

山縣以
滄災告

十二月廿三日舟抵三衢城下訪西安胡蓋三
師亮明府旋解維去

太末圖經古高城夕照中水明姑蔑微烟散偃玉宮舊
兩成傾蓋殘年逐轉蓬別無多贈處俯仰濯纓風

蘭溪晚泊

我本瀟湘客今從此路過春風纔幾口殺水綠生波香
草還家夢前溪弭楫歌東岑亭下宿明發意如何
用杜牧之蘭溪詩楚國大夫憐
梓後應從此路去瀟湘語煮

舟過嚴州

翠中瀟灑桐廬郡恰在沈樓嚴瀨間建德果非吾土否

舍經堂詩續集卷一

五

一登柔艣已千山

七里瀧阻風

流行愁無風有風畏逆撞入瀧日未哺屢折隨輕輦兩
崖阻深黑束峽約一江激綠激蒼濤積翠連崕崕
蘇腐絨縹透石骨銜髀壓雲淪淪尾漢泉淙淙珠欸
容唾决斷勿可砥險梯絕攀援虛構寂吠虎且窮
源那循都盧撞延緣不覺遠日暮心已降窳吟何自來
拉颯排篷隱艣聲灑伊軋巖際振拏從未許出甕洞忍
復維枯椿竟夕無停響語語舟人雁振蕩我嗟弄釘
儻冥恣裏衾坐深宵寒襲青鐵缸鳴榔聞夜漁露下棲
會樓平生因行役視此七里瀧

經嚴子陵釣臺作

富春山色好釣客剩臺基臺下水如此山中人可知
謝靈運詩 西臺勸哭記 高躅老蘆花 唐方干隱處

桐廬卽目

桐君不可見唯見桐江水况逢雪霽天四山漱清泚自
顧塵土人何處泥泥滓

富陽舟夜聞雁

雪殘蘆荻水空長歷歷青山下富陽翻為雁聲留小住
客心今夜寄瀟湘

小除日汎西湖

金經堂詩續集卷一

形勝餘杭畫不如夢思今日到來初湖窺西子粧宜淡
踏識南塘歲遍除寒暄影澄諸澗淨晚鐘聲出隔林疎
歸橈信盡輕烟際領畧粗食故徐徐

除日登吳山

浩蕩江湖境推遷歲月心他鄉鎮遊涉此日尚登臨
鳥低藏蝶哈呀折入林置身渺塵界烟火萬家深

元日借翁桂亭并攜塚兒聯騎出湧金門由孤

山路經蘇堤尋南屏諸勝復放丹湖心抵暮進

清波門歸寓二首
勝地棲遲歲輪更春風聯轡繞堤行裙腰草色經時凍
鏡面湖光入望平孤嶼鶴猶依舊隱南屏魚亦證前生

搗來俯仰尋陳跡未便匆匆別去輕

駐馬湖陰又放舟半篙晴浪弄輕柔凌虛忽叩烟中寺
界畫憑看水上樓暢好春襟疎浦曲生憎暮角促城頭
依然緩緩歸來路花發能容信宿不

表忠觀

在湧金門外臨水里錢王故苑址前有功德坊

半壁安臣服三傳保世王開門節度使遺廟錦衣鄉
犀弩潮猶避龜趺墨亦香肅瞻臨水上功德永烝嘗

鳳凰山懷古

霸圖歇後只幾局便湖鷺騰考卜靈天遣殘山開艮嶽
政和間築山沐京景龍門側象餘杭之鳳凰地堅杯土
出遂賜名鳳凰後又名良嶽見雲麓漫鈔

金經堂詩續集卷一

城關外當年曾恨小朝廷

巢居閣

幽絕巢居閣支當裏外湖水仙作隣並抱朴可招呼菊
薦神棲處柳經手植無底須增結構真意此山孤

六一泉

行到柳湖松島際尋從竹閣柏堂前歐公仙去勤公死
王局風流識此泉

拜岳忠武王墓

西湖訝舞地積憤此墳高忍使長城壞愁聽宰楸號黃
龍艱塞雪白馬怒江濤千載棲霞淚臨風灑一遭

遊幽居洞擬尋司馬溫公磨崖隸書家人卦

晚不果

遊塗湖以南勝境探亦頗篠簞護圓角菰蒲疎野左香
筌巡屢尋隱鏡潭一坐流臚及山坳寂靜不聞吟林際
突雲根形狀呈細環歛復穿窳品楹敞則那居模牀
離翰几榻位帖妥幽居故天然著榜此焉可少選得棲
遲略忘逐塵操昔聞涼水翁隸體勁礫何磨崖閱人代
卦象繫風火用意剛修齊故實意未墜言欲往摩挲剔
蘇歛盤贏無何逼昏景澄澀足苦跋遺蹟訂重搜響榻
璉椎衰

瑞石洞

一卷何來擲高頂踞鄂摺携釘盤等危嵌飛構疑有神

金經堂詩續集卷一

松息仙眠此忘醒紛挐品目錢奇蹤紫者瑤瑤青芙蓉

米公卓筆應一割袖中曾否攜乖龍湖側有米芾書

石門道中

販章詳越紐景物近吳興桑柘春畦蠟魚蝦晚市登風

翻阿子調月見語兒棧烟水南亭路迢迢客思增

秀州六言四首

由清東迴辟塞小湖西下由拳遺蹟水犀駐泊成腋乳

鴨棲眠

拋去流紗學繡捻鍼記取葱尖不見亭邊橋李稻痕留

得纖纖城西學繡里俗傳西子入

問訊三過堂外侵尋三埕灣頭我欲將船買酒月波何

處高樓

風皺南湖北渚烟籠長水斜塘縱久螺峰數點也教抵
得瀟湘宋陸蒙老詩平波抵得瀟湘

經平望作

吳歛斷續聽前津鴛鴦湖西逐雁臣泊宅村中人在否
知子春水宅中人泊宅村在平望震澤間乃乘志和所

東維

吳江舟夕

言尋釣雪灘即日垂虹橋入夕水逾淨風定勻輕箱斜
月剛纖鈞快勢裁精珠墮水故冷然宛與雌蜺要春淺
進若合白小甘芽苗淺瀟微有聲宿鷺猶驚翹前汀亂

金經堂詩續集卷一

漁火隔葦詩且譚鱗鱗細浪瀉烟外誰為招客程趨簡

書長涉無昏朝滿帆十六幅欲卸仍飄搖茲松陵遊

婉嬉收清宵篙師差解事緩棹攀新茗浦漱經屢窮曲

折隨春湖少樣三高祠詎為神所譙

八日舟抵吳門

挂席鱸鄉遠浪通闔閭城下正春風客中物候交人日

望裏雄圖失故宮佑旃帆慵來范蠡儒春里巷老梁鴻

謂子何苦江湖逐小泊相期一醉同時心香伯兒自海

遊虎邱

劍氣銷沉盡山光羅屋深一邱名士跡片石道人心檻
俯惟吳小山巖有襟題半越吟請心香進留亦何意烟

際已歸禽

五人墓

東廠何妨抗中朝豈不臣道無三代直氣尚五人仰烈
士名同殉窮奇骨久湮要離杯土在列家慰比鄰

林心香將偕其兄之雲間杭海歸闈舟次言別

是夕予發舟泊滸墅

三旬雨雪素交敦一夕吳淞別緒繁顧我慚深牛馬走
知君誼重鶴鴒原月窺帆脚楓橋過風扶筇聲柳戍存
坐待嚴關啓晨鑰懷人振觸海東瞰

無錫謁王湘澄夫子荷留飲即席率呈

梅里春風偶過從廿年師友感離涼拜經人老臧榮緒

禽經堂詩續集卷一

十一

養志樓孤邛曼容簷際試燈花信早亭前問字酒情濃

後堂再許彭宣到拚昇籃輿探九龍

芙蓉湖浸武進無錫雨邑境

霜鏘耀芙蓉應滓此湖水勿復矜勝遊懷哉吳季子

春夜舟行丹陽道中

一夕朱方路春流自在行泝從黃歇浦泊近呂蒙城燈
火連吳榜風烟入楚程祇憐于役久歸夢忽分明

京口雨泊

金山寺下鐘初墮鐵甕城邊水乍添樹色南徐經雨暗
軍聲北府人宵嚴邇來道路摧青髻如此江山弔紫髯
明發直尋瓜步渡六朝烟浪碧天黏

上燈夜揚州舟次

高歌蕪城外春風太寂寥市燈初上夜客意總無聊歌
吹竹西路透迤江上潮維舟眇前浦往事坐長詔

召伯湖

權發老滸城帆卸召伯球雪意破烟痕沙頭鷺成隊

夜經露筋祠作

被池壓霜蒿濺雪三十六湖水如玦湖草碧沈貞女血
隔岸青熒一燈熱舟人喃喃為予說指點靈旗護遺烈
推篷起坐心惻悱咄汝蠶蠹厲虺虺虺事奇義正古有幾
神異非仙亦非鬼打鼓船頭跳船尾窸窣作聲風戛葦
元夜過高郵

禽經堂詩續集卷一

十一

遺臺猶指古文游片月孤帆峭處浮淮海風流燈火外

夢魂今夜照秦郵

淮陰舟次四首

淮陰非釣客乃有釣魚臺那知鍾室禍端自餌鉤來

王孫故可哀進食亦偶爾一自千金酬侏儒飽欲死

不寐擁衾單到耳拆頻擊夜來感舊心詎為山陽笛借

向秀

河來非禹跡奪盡濤淮流惟聞宿蘆響併作諸湖秋

嶧縣道中

無衣賞得蘭陵酒長路驅來薄笨車閑殺蒲帆開扇扇
枕樓晚飯足生涯

望嶧

秦碑不可見，萬古青孤嶧。神秀得所鍾，窈窕難為狀。塵路邈仙靈，古蹟恣想像。斧柯羌無柯，太音寂涓曠。

鄒縣謁孟子廟

氣象巍巍甚，堂堂階歷歷。崇蔚然森古，栢邈矣緬高風。洙泗源方接，齊梁道故窮。蒼茫邾子國，鄰並素王宮。遺構機曾斷，廟內有機堂當庭井忽通。廟前有井三遷留勝跡，一勺見神工。梵產餘陳枿，燕遊類轉蓬。解驂瞻拜下，心結魯門東。

望小洞庭

八百湖光接杳冥，湘君山遠佛螺青。揭來一髮窺蠶尾，

會經堂詩續集卷一

聽徹波聲小洞庭

東阿途次值風

迢遞礪礪道連朝，風怒號驛程艱。犖犖旅思耐蕭蕭，寒壓鶴裘薄。威稜馬骨高，魚山清梵墮。應悔役車勞，

趙北口

驟鐸聲中漁唱還，柳芽短短水潏潏。只疑五渚三湘上，却在燕南趙北間。

會經堂詩續集卷一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來臨館詩存

署齋印事

頻歲貪遊涉，今移海上情。鶴無宵露警，鷗逐曉烟輕。草木驚殊狀，壺餐覩此生。勞歌仍未已，敢擬志虞衡。

晚步

晚天涼意逗，簾波行飯前。除綠綻莎，忽覺暗香侵。袂下西風吹，散貝多羅。

夏夜聞濤

海勢先秋濶，濤聲入夜聞。逆潮驅驟雨，狂颶殷頽雲。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枕驚難定繁，喧啑不分平生。耽寂靜，忍復博微醺。

海門即日

疆索寧憂控制遙，百年熙洽曉霾消。島夷敢踞牛皮地，關帥曾乘鹿耳潮。橫海樓船競笳鼓，專城符節獨鸞姚。承平羨爾當關策，入夜魚龍鎮不驕。

遣興

踪跡飄萍寄一官，催容吟嘯少盤桓。人如許，椽懷空切。書比荆州借更難，絕域異花開。旋落小園靈果，摘將殘。海東亦有珊瑚樹，底處烟波下釣竿。

六月十五夜對月

過雨微雲淡，高天片月明。影移花徑亂，涼覺葛衣輕。

里一輪共中宵百感生願言訶窈窕滄海若為情

東瀛雜詩八首

港通略約路紫紆倚郭人家種藝殊解識花花與葉葉

紅鷓鴣花伴綠珊瑚名

肥添抹麗如擎盞香逗多羅似孽橙都入賣花聲裏唱

擔頭春色聽來會

番梨番蒜摘盈筐掃刺番諸一例嘗說與老饕渾莫識

垂涎不到荷蘭鄉

挂席揚帆採亦疲石華海月總離奇那知鱸得銀絲鮑

正坐風潭白頭時

海燕喃喃曉夢通湖雞喔喔扶桑紅夜來怪底聞啾啾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不叫芻尼叫守宮

罷試旗槍雪色豔醉人檳子佐扶留年時自覺顏唐甚

也許紅潮兩頰浮

殼觥牽車輾轉行絕無捆載致奇贏就涼一飯枕柳樹

滾滾驚沙聽鐸聲

竟體吹香玉色如絺衣麝處月陞初多情小草能忘否

為深園丁一荷鉞

破蕉

肥綠風前拆富臆落落如殘聲猶拉雜清影半蕭疎
鹿難通夢裁魚廢學書可堪逢雨夜輾轉對床虛

伏日邀同鳩茲章載玉錫山周梅亭龍驤玉峰

孫翼青進吳趨李棧寄新安吳澹如其堯武

林施被堂燿暨子婿高時夏從子和琰集來屬

館小飲分賦得南字

居然水北與花南門徑從教步屐探舊雨遙天成小集

寒冰炎日助深譚生涯魚繭閒中理鄉味菘鮪夢裏請

促席一尊拚盡醉散襟珍重晚涼貪

題章載玉授經圖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一經授受家法古坐使簾金賤于上後來撲學盛接武

門闕城南天尺五皓然一老湖湖南岸肩藤爰身蕉衫

拄杖直度關門杉又來鯁國便風帆示我一卷行看子

卷中之人宛然似梧陰覆地荷貼水偶卻繩床橫石几

玉雪無匹曰哀師為剖經義祛經疑只此亦足忘其衰

皮脚萬里將何為有唐一代重世族裴杜崔盧遞炬煜

不見歐九操簡牘宰相章家數更僕及身瓠落惟嗟吁

故家池館何有無傳經心事亦已孤雪泥鴻爪留斯圖

我題此圖不容讚苑枯俯仰增長歎慰藉無端同一祭

常窓亭午楨桐爛

篔簹亭涼作

庭靜已違暑况復攢林於清影媚幽獨涼意親襟裾伊
子寄所託若者逃于虛西崦憺將夕機事管何歟

立秋夜

耿耿星河澹澹雲作聲風葉隔牆聞蕭閒宦况秋先得
迢遞鄉心夜正分絮語初蟲何太苦忘機沙鳥自爲羣
新來須畧滄洲趣一榻涼生酒半醺

七夕寄內

夜凉天淨昨宵秋徙倚庭柯盼女牛道是憶家家亦客
遙憐人憶海東頭

七月初九夜月

碧海初陟月清光向夕流半規升古塞歌影下層樓河

翁經堂詩續集卷二

四

漢冥冥夜藤蘿漠漠秋閒簾鎮吟望華髮不禁愁

漢銅研滴是莘田二丈遺物

曾伴仙人泣露盤涓城波遠墨池寬器經沐浴皆前澤
席接威儀亦古權海嶽易菴名並重丹鉛點筆氣猶寒
青山知已今埋骨清淚蟾蜍滴未乾

十六夜病榻見月

入秋頻看月今夜動西風圓魄不改色林柯振若空匡
牀無寐後殘漏苦吟中舉似釋摩詰機鋒爾許通

南園古榕歌

綠陰覆地天宇黥蛟蚪攫孳風雨撼南園榕植自何年
照眼蒼然不容孽昔聞此境最荒習厝志四裔罕載筆

澎湖島僅見隋書傳說毘舍耶放患蠻人鯤人一種耳
割牛皮地紅夷徒倭奴鄭寇互終始吹起腥風濺海水
不解榕也於茲閱凡幾龍漢灰餘尚如彼我往官長溪
曾見榕構屏頃來鴻指園又見指梁形中間榕城奔走
亦數數那如此榕近我几榻青濛冥或言榕案篆隸字
本通或言榕以不材天年終不見五大夫受秦時封龍
鱗錯落狀豈同材大難用占所桐詎與紛紛衆木爭海
櫻詎謀爲榕雪紕繆爲榕剖樹老宜爲神所守靈異不
數龍城柳榕兮榕兮於汝動古懷一日再拜舍汝誰爲
儕

八月十五夜

翁經堂詩續集卷二

五

露氣尊前白家山夢裏青歲時憶荆楚潮汐訊滄溟一
水蒹葭溯中年絲竹聽無端度良夜寂歷絲莎屨

秋郊早行四首

板橋步步接平堤掩映朱闌草尚萋苦憶前春湖上路
朝烟無際柳絲迷

秋花楓葉意中秋一眺平蕪露未收行處微茫辨帆影

西風日日滿滄洲

溝塍處處稻花香水外柴門竹外莊侵曉桔槔聲聒耳

秋田端不廢農忙

潮來曲渚上魚蝦早趁磯頭理釣車自笑洞庭漁父伴
爲誰聞却舊生涯

雨

節物重陽近殊方困久晴翻盆一宵雨赴壑眾溪聲瘴
嶺忽涼至畚田方晚耕蕭寥到庭竹愁滴客中情

九日同人集東堂觀劇是日演周忠介公遺事

黃酒停觴菊未開西風節候罷登臺殊鄉忍作龍山會
故事憑增虎阜哀孟博傳中存梗概要離冢畔滿蒿萊
無端弔古逢今日一曲令人首重回

秋感五首

秋氣不渡海客心長抱山萬里一以判悵望摧朱顏河
漢莽迢遞夢寐勞往還策策西風來音塵勿相闕依然
小搖落何必沉湘間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木

沅水出且蘭湘源指陽朔兩派匯洞庭天空四垂角悲
哉秋為氣楚客意縣邈今來滄海上心眼飄恢卓北渚
眺已遠東曦了可覺為拓柔廓胸遺經事揚推

手編下階除綠步蒼菜蔬貞萋尚如彼同懷悵何之南
雲翔雁鴻影孤魂亦悲寂歷風雨夕誰與慰所思苦念
姜被寒明冥路已岐言從古風人尋繹鴛原詩

風人託比興陳義豈不高如何假啼笑率爾翰墨操似
聞秋蟲響不敵天雞號啞嘶亦自得久客增鬱陶乃知
自然音入耳均吟秣桐玉切孤朗天律與之遭嗤于耽

嘯詞聊寫勞心切

勞詞亦性靈三復香奩句半生走塵埃荅乃知其故食

飽不知饑絲染忽失素所欣松菊存爛熳得真趣

冬夜南園同人觀演拙製桃花緣傳奇四首

豔異爭傳本事詩迓生香裏逗情癡春風有底千卿事
記取桃花見面時

譜就重翻意自惺消磨白日唱還停臨川老子頹唐甚
却猶檀痕教小伶

圓愛瀉盤珠的瞭弱憐跪地柳纏絲生中不少周郎顧
魏煞詞場屬老顛

到地無霜月有痕夜闌曲罷轉銷魂青衫託為琵琶濕
說着天涯淚已繁

食波羅蜜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七

為愛中邊味牽辭割蜜脾餘香來佛盃再濯出清池蒼
荀風林現醞醞露乳垂三三勞說法噉罷尚攢眉

歲晏

歲晏無消息梅花似故人何因慰幽獨只覺溷風塵
為行枝續栝於桑落親孤懷更誰託我惜小園春

人日會飲

晴日逢開歲春風趣舉觴當筵賓履錯入饌野蔬香跡
已輕荒微心仍負草堂題詩意無限應不為歡場

正月十六夜觀嶼印事

曼衍魚龍夜喧闐鼓角來將軍重橫海賓客快登臺古
堞星芒出高爐火射迴瀾紫雲間一寫白銀堆

三月十二日任伯卿承恩同門刺騎枉過留飲

署齋家僮出瓶花置席右嗟賞移時抵暮分數

杖送歸騎詰朝惠我佳什依韻奉酬四章

小杜揚州舊有名春風十里最多情看花底用珠簾捲

移向尊前眼倍明

黃埃徵逐為浮名清福何人識此情便與瓶花成夙契

春寒愛忍坐天明

一室拈花似淨名空中色相亦關情道場解為維摩設

乞與文殊意自明

酒壘詩城久擅名過存珍重素交情醉歸一騎花光擁

應抵前頭列炬明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題胡邃堂德英小照

君胡不住三十六峰之黃山置身迺在薛干余軍之峰

間又胡不戀長泖圓泖通波處遊跡忽出婆娑洋外炎

荒路此間水面欲腥風那得晴波漱瀟芙蓉紅牡蠣堆

墻餐望壁那得長廊曲檻清如滌江南好景良可思况

有滕上文度稱佳兒類士僕足備驅策康成婢解論風

詩是豈不樂樂自知底復出門遠涉忘饑疲而君意顧

不以此男兒局促殊冷齒候蟲夏月疑寒冰羣蟻坳堂

詫梧水不然裨海之遊千萬里終古無人晴帆駛羨君

豪致真無徒拍浮滄海卑江湖袖中忽復出此圖此圖

無乃駢拇乎既思鄉關風景未容擲絳城猶堪追勝跡

即此差慰尊鱸思要我題詩浮大白

三月廿日邀同任伯卿施祓堂遊會氏園林席

飲署齋卽事十首

春事行將暮遊情尚未闌名園殊曲折佳客共盤桓趣

以滄洲得懷從酒殘寬偶然移步屐竟日博清歡

細路逶迤入城南訪辟疆竹疎三徑闌樹暗一扉藏款

容虛厨具譚詩贖草堂不妨留少選幽意引春陽

造逕須臾頃支床掩靄間泉當茶竈瀉草近藥闌刪城

市喧能避山林興未慳宦遊嗟已久勝事忽相關

花木邱遲媚蓬蒿仲蔚閒尚須疏曲沼更擬榜層臺綠

護苔痕上青延樹色來坐深忘日暝清話絕氛埃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片石撐何有孤亭縛亦宜鳩來倦投脚小伴醉搗頰笄

勿當蹊圻花煩趁雨移囑他勤汎掃底為後遊期

遲留心所慳別去意如何觸迂藤梢亂將扶竹影多地

偏忘近遠春老惜蹉跎良會應須念晴天許再過

官舍遠廬是蕭然寄水東忘機狎鷗鷺閱世混雞蟲小

海詞誰續停雲詠絕工勝遊餘興在且復一樽同

忠孝門風重文章世澤深伯卿尊人勇烈公終天攀柏

淚曠代讀書心摯友于君取陳人獨我尋坐中有施宿

謂祓相對亦沉吟

樹老風霜勁庭虛几席幽耽情仍竹素微尚託林岵何

季擡餘幾張融宅自謀平生瀟灑意絕域足清遊

東嶺月初出南園客未歸當進鎮幽賞促坐佇清輝
待風前展蔬將雨後肥願言頻過我折簡勿相違

章書亭紳鎮帥戴笠圖

玉句仙人老游戲流傳迺有笠屐圖青筋蓋頭齒幾蠟
意度故自閒且都曩聞東山卧謝傅亦越裝令乘清塗
寢處山澤氣何穆亂頭癯服神猶腴古之達人不凝滯
圭玉端復陳蘭蒲津門大帥得此意典午名世皆其徒
冠劍應擬狀褒鄂被服聊用規黃虞豈不立致青雲衢
出持玉節兼金符爲宅隣粹延清娛遂令箭烏烟霞俱
晚顏玉色鄰泰初拾其香草春芬敷看雲拄杖亦偶爾
要非專寂師臞儒和平音妙環中樞攫醪按抑聽已無

倉經堂詩續集卷二

十

靜移羣動理不殊此意解者惟髯蘇

龔蕙晦宣副帥招同任伯卿將軍登赤坎城望

海作

頽霞墮海濛濛壯土御天浮滄中流堅壁乃塗臚
四際浮丹勿凝永開昔此城初荷蘭氏以赤嵌雄當關
厥狀絕熾出紺鬢屹然百雉凌飛湍婆娑洋外腥風扇
艇駁重垣閔爭戰魚龍鬚鬚掀且摧甌脫如斯詭奇變
惟應望遠憑高耶龜鼉島沒馳碁浮白波山立黑風斷
奔心可怪收雙眸相於釣客任公子乘興侵晨片帆指
况有賢主龔孟公將攜直上條侯壘初從壘洞循階梯
周遭步墨勞叅稽陶旋工鉅費不皆齒冷積發旋空慨

連狎要復羞靦縷鬼瑣曷足當懷古偶爾恣眺窮交端
不覺高調動誰櫓人生遊涉會有期之采蓬碣信所之
樽桑指點此邪郭誰令感喟銷就嬰礮車矢怒青苔臥
殘堞斜陽影同破承平番成此間宜畫角聲中起選槩
暮烟現滅西忽東歸舟依舊乘長風眼中笑兀意觸忤
萬里波瀾莽迴互

畫荷二首

田田復田田清露濺翠蓋倚檻聽無聲淨意瀉襟帶
月曉風亦清容色故娟好餐之可忘饑此花是芝草

題鄒寶松應元太守小照

和唐古一族見諸少陵詩如通韓與何昌黎亦有辭晦

倉經堂詩續集卷二

十一

翁注書作度語門望鄒朱合宗譜魯圻沛國偶析派受
氏由來篤同祖吾宗遠溯江以南南朝樹接西神嵐自
浮楚澤凡幾葉無繇讓里遐搜探前年一酌梁谿水浴
牒東溟亦來此遙遙盛族見芳型典郡符分古竹使疾
徐甘若老斲輪軫軼不羈三材均殷啟馳已康莊遵國
工十指勞瘼披香山亦寫屏風樣意得如茲轉閒曠濯
纓榭古延清風琴鶴多情鎖相餉顧我對此圖不語心
縈紆謂置邱壑者端屬山澤臞既思昔賢遊眺關憂樂
緜細詎現空中閣放衙蕭散故自怡點染丹青信非託
不見惠山山麓饒林亭龍鍾石疊莓苔青長松磊砢有
節目坐蔭似覺環清冷名家卜築更妍好踈翠歌紅散

煩抱相從可許南隣老買斷煙霞恣幽討

月夜聞笛次伯卿韻

振觸為長笛飛聲靜夜哀誰入滄海上孤吹水雲迴境
僻絕喧籟天寒遲熟梅袂衣忍深坐清聽月中來

閏五日伯卿以詩招飲不赴次韻答之

荆楚歲時逢五日風前甲古勳悲謔懷鄉忽為天涯切
度節其如夏問何雜黍約虛勞折簡鯨波飲闕不勝荷
惟堪得句頻書扇吟賞黜君一再過

官齋新構落成題壁四章

海東宦况伴鷗閒官舍如舟泊一灣燈火紙牕風雨後
波濤沙岸夏秋間初安榻許隨身設仲蔚蒿將任意刪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等是林宗曾宿處興餘灑掃未容怪

數弓隙地久荒蕪添箇軒堂入畫圖位置意從疎淡得
周遭境與靜虛俱烏衣識路新巢定翠篠窺堦舊徑紆
霽景亦延涼月竹俗塵能到此間無

悠悠澹澹仲宣句善長曾援注水經羨爾澄潭涵綠淨
愁予遠道眇青冥萼羹鄉味懷空託齋粥書聲意自惺
偶為官齋題榜子寸心詎負草堂靈予以濠嶽名軒詳小記中

年時一硯鎮相隨新闢南廳坐更宜結習平生老文字
消閒長日樂華滋羈柙亦覺吾廬愛卻掃無多客展移
比似襄陽顛外史一船書畫是心期

七夕讌集棟花書屋聞詩有作

大海潮聲昏明河夜氣幽遠遊輕過鳥獨處寂牽牛與
博傳觴勝懷增顧曲愁更深猶促坐為惜客中秋

題畫

踈挂涼天柳一枝煙痕猶自裊絲絲夕陽陌上無人度
叫徹鷓之與鴒之

題龔蕙晦副帥九思圖

達人自得在觀物靜裏機緘析毫髮然涉慮罄冷心
坑谷天淵理勃窣從古勝算關深籌南陽謹慎西下謀
後先名世氣沉毅指揮定處餘風流此意得者幾曾有
象外傳神誰妙手鷺羣點綴匪忘情識取長松與細柳
外屏大用真體腴精能端屬靈明輪審幾即物了可惜

會經堂詩續集卷二

底為片石投雙趺年時坐聽海門浪舉似丹青神轉王
抵今旌節倍輝光何限白鷗波浩蕩是日聞晉金門鎮帥喜音
十月廿四日伯卿招飲印席有贈二首

炎海無冰雪渾忘十月天客心故搖落人事况推遷縱
飲非吾願同袍覺汝賢流光應共惜歲晏此窮邊
勳業君能樹衰遲我自致身須及早送老敢嗟卑橋
失踰淮性狃愆渡漢期一樽還慰藉他日記天涯

女戎圖四首

東甲破弧結束奇據鞍顧盼學男兒兜鍪側處瑤簪脫
時復春風鬢影吹

漢關秦月雁門霜獵獵風馳古戰塢潮健兒身手好

曉寒曾試薄羅裳

軍書三萬替耶名隴首秋雲識此情能辨雌雄誰具眼

斷章還取木蘭行

沈氏軍容錦繡標秦家名號亞嫖姚那知隔幔傳經者

亦修紅旗出翠翹

和伯卿彈琴作

美人鳴素琴清響下高閣冷冷七絃汎脉脉孤懷託似

聞縑氏山神秀鍾伊雒如何王子晉只解慕笙鶴

十一月十九日同余退如大進韓璞園琮玉亮

齋右彌集飲任伯卿官齋十首

流光能博幾何歡袷契相從慰歲寒底事滄洲不成趣

畚經堂詩續集卷二

開來須放酒柸寬

棟花風後刺桐霞忽為蕭瑟感歲華一種金城司馬恨

攀條無那復天涯棟花青屬刺桐園皆伯卿鶻客處

鳴鑄聲聲鬪射棚輪他猿臂挽強能箇中柔燥誰堪喻

昨夜南山飲羽會

再馳西去倚長城繼起終章亦請纓忠孝合推名父子

一時低首李西平

漫於人地指兜鍪插架牙籤富鄉侯聽取扶風豪士詠

建安橫槊屬并州已上謂伯卿

珠海名家上將才新從鯤嶼射潮迴羨渠意氣鏡魁驍

知自趨承 采殿來謂退如

舊家門望盛河陽早歲才名遠擅場今日拍浮滄海上

阿誰能識魯靈光謂璞園

劇愛瑯琊王長史席間塵尾散風懷海東亦出栽花手

準備春來醉眼指謂亮齋

斑駁新霜點鬢絲廉夫老去倦支頤玉山賓客休騰笑

鐵笛當筵試一吹

秉燭相看夢寐如夔夔街鼓報更初舳船棹後旗槍罷

小別還留興有餘

研北書屋觀尹拜石嚴畫竹却贈

君之於顛得彷彿拜石何曾具袍笏南宮踪跡不可親

海外相逢驚笑兀作畫不作灰堆山誰從墨際窺孱顏

畚經堂詩續集卷二

賴有胸次竹千畝篔簹谷落十指間於茲妙契琴書理

指下勾挑撇捺似山陰用意在筆先柴桑解識無絃旨

乃知畫竹關天鈞槎枒露處寧非神不然揮灑偶游戲

津逮何以難其人谷言讀書能醫俗坡言士俗緣無竹

撐腸文字琅玕呈那不運腕森寒玉炎方歲晏冰雪無

南榮日色瑩清曠君也解衣一伸紙橫枝側葉爭奔趨

是時觀者皆歎息機趣如斯罕曾得辨香况為海嶽菴

大皴染外此憑軾移時放筆忽喟然我胡不自愛其顛

畫竹不已拊亦駢會當三復南華篇

寒夜拜石過別新知可念作此

風雨禾中路冰霜節後經竭來猶夢寐相識豈飄零李

白詩無敵成連棹不停歲寒尊酒共應惜一燈熒

臘夜

殘臘殊方似早秋宵分只覺露光浮月當弦上涼侵戶
風為簾迴響動鈞燈火趣佳仍竹屋沅湘波遠更滄洲
梅花何限天涯思却觸蟲聲詠四愁

伯卿官齋新成奉題四章

古言國宅即官衙稱意經營官亦家萬里代雲高雁斷
十年海雨野鷗踪得來清氣歸蘭席取次春風訊棟花
齋棟好在謀茅庾開府不教邱壑廢天涯
花書屋

攢羅畫戟與油幢軒闥重新占此邦為蕭印床花繞徑
好安研席樹當窗分題靜數遲遲漏促坐徐傾淺淺缸

奮經堂詩續集卷二

去

詩酒如君合驅使勝情還擅境無雙

桐華披拂一亭雲鶴對於茲憶卯君只謂棲皮勤習射
翻從異地感離羣木根孝友風猶古規矩高曾世有芬
堂構依然家法在底誇新築張吾軍伯卿習射刺桐園
以鶴對名亭蓋取

東坡兩翁相對
清如鶴句也

師門海外篤情親伯卿與余同出
蔣時菴夫子門踪跡苔岑合亦真司

馬設官緣武事將軍賜號本文人我耽研北清開甚君
向花南結構新博得濠梁相視笑惠莊至竟遠風塵

鄒小山宗伯茄豆幘子為章書亭鎮帥題

東坡在岐亭力持殺生戒謂同雞豚飽曷勿蘆菹芥齊
民有要術蔬圃細亦大所以渤海守計口籌非蕪烹菽

及脯茄古籍均紀載厥性詳義疏本草備圖繪清絕
鄉翁寫生出時輩餘事貌纖種紫綠紛瑣碎豆棚瓜架
問手摘可一再游戲往往然茲幅尤狡獪想當貴盛時
割炙恣所快一朝厭薌腥食單美生菜沿籬既吾茹落
蘇亦吾愛涉筆偶及之肉食料可廢列鼎故自豪所味
乃沈滄明公得此意見畫輒欲拜屬題心鄭重饗餐期
一汰養福兼養財養生此其槩載釋東坡言噬嗑義不
昧誓當滌三庭常餐佐麤糲

又為書亭鎮帥題小山宗伯畫扇

三十六灣秋正熟帆如落葉飄相續幅隨風卸復張
透逸出岸峰頰綠十年不掉湘之灣夢中倭墮疑烟髮

忽從畫裏見彷彿只少苦竹琅斑斑畫家多師董北苑
派別梁谿更深穩靜樹停流何有無讀畫輒覺形神遠
讓翁戲墨散老懷瀟湘入手清無竈寶之欲襲青絲綱

從今畫扇題新齋

臘月廿七夜宿海門

北風不成雪海上有濤聲竟夕震雙耳殘年無限情三
山涉何許習坎利于貞坐覺扶桑曉看予白髮生

奮經堂詩續集卷二

奮經堂詩續集卷二

奮經堂詩續集卷二

奮經堂詩續集卷二

奮經堂詩續集卷二

來鷗館詩存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人日東伯卿

此日新年勝他鄉舊雨稀快晴驗人意耽靜息塵機酒
怯分筵鬪花樽隔院飛素心肯來訪深話趁斜暉

元夜讌集棟花書屋

蓋簪朋酒四筵陳皎月華鏗一夕春隔幔簫聲吹不絕
捧簾花氣坐相親怡逢蔣詡開新徑况有何歡是舊人
如此風光如此境為歡那復計官貧

正月十八日邀那西林蘭黍余退如任伯卿李

會經堂詩續集卷三

蓮葦本楠王亮齋王曲臺執禮集澹懷軒卽事

六首

不待鶯花上巳天炎方物候得春先小桃樹底殘紅過
剛值燈期意惘然

飄忽扶桑萬里風一時豪致羨羣公藕絲孔亦安身得
等入由旬計算中

平原十日足盤桓因飲爭從壁上觀憑仗糟邱高築壘
軍容河朔撼他難西林豪於飲

清言亦綺譎亦善說鬼何妨妄聽云醉後叫喚應不禁
喜無罵座灌將軍

詩味中邊食蜜甜微衆妙旨印華嚴如何主客新圖樣

苦賢精神逐句拈與伯卿論詩

花花相對葉相當一曲勾留一段香自笑愛根牽未了
着緋司馬本來狂小冷譚子新詩萃芳樂府

和伯卿庭石之作

畧存山意思數笏石爭長忽憶雙蛾色難為夢寐忘伯卿原唱有雙蛾落天外通憶讀書堂句以家山有東峨西峨也露華滋薜碧雨氣襲衣涼小簇羅浮境煙雲滃一堂

寒食

寒食頻年淚羈縲萬里身松楸餘悵望節序每傷神老
習鶯花寂誰知骨肉親春風行坐處誰與慰艱辛

海門春望

會經堂詩續集卷三

春海長天鏡面窺更憑高處振衣宜風迴遠浪帆千合
霞散頽垣角一吹花柳故園勞夢寐共球屬國凜羈縲
原知此地關籌畫孤宦何堪鬢有絲

伯卿示松石二詞讀而善之續詞以廣其意

疊石不厭小於拳種松那計短於帚雲腴霧鬣卽離間
具體依微露跟肘主人愛石兼愛松心期海外留高踪
昨日鞏石忽得意一朝題品敬雲峰乞松一株才及髀
便爾顛狂叫未已謂是盤孳徂彊姿况與山骨爭奇詭
淋漓大作揮宣毫巧規節目樵嶮嶮松也石也得所遭
示我時復調且譎上陳嵩少山頭太華頂中有窮甃仙
關橫側之峰嶺厥產物狀蒼以點天外飛來只俄頃我

請未竟意惘然土宜材質均由入當其棄置甘淺落何
人物色披風煙世事由來惑皮相不則同聲恣譙讓拘
墟薦時遞相沿齊物蒙莊每惆悵如斯松石忽刮磨主
人一日三摩挲此間勝事何其多君謂我還賡君謂

為伯卿題山水障子四首

泉細靜相求山深靜已古真性得崢泓幽人靜無語
飛流故噴薄絕巘何嵯峨所以謝勿輿邱壑趣已多
眼中無丹青句妙山水障可惜杜少陵不見黃公望
三十六島外置身毘舍耶如何圖繪裏清夢落雲沙

過伯卿率題小詩留齋壁

指下流泉夢裏山春風日日閉門閒前身合是蕭思話

會經堂詩續集卷三

三

相賞真於松石間

哭二姪

已矣尚何說因子累汝身相從窮海外竟作不歸人半
世惟孤露浮生亦幻塵白頭雙淚盡忍復值殘春先四
乙卯三月即世越今辛卯三月凡
三十七年又遭二姪之變悲夫

五日諸羅道中

塵路遼何極流風派不禁蠻荒行役客荆楚歲時心無
分陳蒲葉相於想竹林驅車自茲始愁絕為登臨

值拜石北港蘭若夜話久之時將返稿李詩以

贈別

踪跡飄飄者風萍合一宵佛言無住著予意總蕭條鯉

國游應倦鴛湖與自饒曰歸歸亦得何以慰征報

雨夜宿西螺社

亂雲歎突天無色圻墮空林莽深黑翻盆竟夕潛簷端
涼覺衾單忍眠側獠奴抱火婦焙衣噤語怕受官長管
逆明掖我輿出淖感歎異域明尊卑

五月十日王曲臺明府邀同那西林副帥李遠

莽司馬集彰化縣齋譚樂月夜行二十里歸抵

海墘寓舍已漏下四鼓矣

征車五月觸炎風懷抱難關燠塚中熱客到門慙襍穢
故人接席聽玲瓏月痕逐處侵尋沒露氣熏來曲折通
自笑驅馳成底事不教尊酒一宵同

會經堂詩續集卷三

四

涉大甲谿

重巘薄巨溟谿流赴其壑建瓴勢敢當一瀉不餘勺何
年擲山骨彌望鋪礫砾迅湍日吞撞澀滑勿容躑躅碍
絕杠梁懸絕失杙椽當遠際茲險徒御困各各賴有蠻
鬚羣頂踵力趨躍逆掠雪捲濤敲轉颺迴捍踰尋達前
崖神志猶錯愕咄哉大川涉平生矢無作履坦幽人貞
安居達者樂曷弗下澤乘少游語如昨所以馬文淵頭
白武谿惡

蓬山印事六首

此間那易覓蓬瀛夷獠村中浪有名但使野人習耕鑿
太平農亦樂長生

躑躅草地響藤弦
絳綺綺翎發疊連
也學顏行齊稽首
東生好手試叉前

垂垂兩耳肉如環
綠髮鬢覆紺顏
悔不擔來千石酒
直看一路醉花蠻

試舞衫裁吉貝多
動搖珠絡影婆娑
發聲忽舉雙雙腕
宛轉聽他踟躕調

雲子香春雪色養
團團搓手意遲遲
老饕口腹殊多累
臂劍生憐壓匾時

接程蟻附與狻升
踞曲雕尻日炙蒸
一種生靈共含負
差徭何苦太頻仍

白沙墩觀海寄伯卿

舍經堂詩續集卷三

五

海東直北路一綫橫
絕嶺岫當其衝
峻峭勢欲墮巨壑
積圻日撼西來風
立濤散雪忽滄雲
浮無際天垂空
曠光晶射動不定
水銀乍瀉青煙濛
萬斛舟兼萬里浪
峭帆瞥爾輕于鴻
少頃目賦足亦側
直疑下有蛟龍宮
昨年憶共雁門客
荷蘭城古凌高蹤
板衣浮嶮歎四絕
顧盼已足矜豪雄
今來兀立更曠若
滄溟近遠收雙瞳
翻於鯢鹿苦障翳
那如此境開心胸
故人恨不一把臂
勝概領畧誰為同
題詩寄去頗自詫
此行真到蓬山中
蓬山蓋俗名聖墩差近

竹城喜晤韓璞園明府

溼暮原多感兼之遠
宦人况於滄海外
留滯七經春
谿谿

喇猶遺愛琴書亦
柳貧相逢仍一笑
慰藉見天真

金山作四首

毒霧出深澗終朝慘澹
問何人肯來此坐石弄游淺

不到普陀巖普門身忽現
萬古海潮音自此十方遍港南

觀音寺

遇方亦成珥石際一沓注
不敢漱吾齒上有徐凝句山麓

前方泉石

眺遠雞籠山寒襲雞籠雪
亭午尚添衣那堪曠景滅

將與伯卿別過官齋作此

海外成輕別年時海外逢
素心無幾輩華髮剝孤蹤
不轉有如石後洞惟此松
春言存息壤庭際恨相從

舍經堂詩續集卷三

六

七月三日伯卿之任六安于送至海門詩以言別

別

濤霍笨南服君行迫簡書籌
紆六夢國夢遠二賦居福

帳當秋早移丹憶夏初今年四月九日伯卿與予同集此
海門離合地啼笑意何如

七夕微雨病不成寐憶
去年是夕偕白穎亭阮

輔臣集任伯卿官齋讌飲
甚令自阮俱下世

伯卿亦遷任去撫今追昔
不勝愴然

依然逢此夕隔歲事增悲
南浦銷魂日西州隕涕時
星

憐河鼓寂浪聒海門馳
一雨宵深坐知子病強支

秋夜聞濤圖為石樂莘國任作詩

世事奇寧有皮虎先一二才一官乃促冷無比

副可置身千萬里白波中來樵以死平恬侏儻目恢詭

坐蔭多羅樹深底種杏非壇槐非市片席向為設於是

而今乃見徂徠子前年螺江別一册史卓爾宋山

長依然秦博士經解駁而鏗鏗筆縱橫而纏纏亦戰膏

氣滯紉綺得靜者機抉其理謂根羣動動如之秋風拉

瑟秋濤起作徹夜聲喧未上忽如迅霆奮地紀忽如颯

輪幹嶮嶮又如五兵所向紛披靡之子嗒然槁梧倚以

無聞叅有聞旨是為靜攝動則爾濤聲在海不在紙以

紙寫濤亦枝指卷圖還子笑相視此意勿語劫堂蟻

秋畫苦熱與李槎寄施版堂坐澹懷軒即事有

作二首

兼句金序木延涼苦盼西風阻瘴鄉歲閱四時皆夏令

候當七月劇秋陽雁鴻音斷書千里蘆荻花稀水一方

底不遙天動愁思楚人生性愛沅湘

行嗟坐嘯三間屋飯罷眠餘一破茶不慣逢迎如隱客

未償筆墨似逋家元之箋疏專門重白也詩篇浪跡賒

要與陳人同寂寞脫風消受貝多花

題戎裝麗人圖

盤馬腰身試幾曾邊風吹動影凌兢解圍謝女渾閒事

却對丹青憶白登

惺道生畫山水詩嶼內自記云文風日盛

寫何異東施效顰余則以為不十年讀書
可以作文非十年見古人墨跡不可以
茲偶坐清涼山樓友人出紙索筆信手
不加點綴當知已一笑道生名向不
本初周櫟園詩錄稱其大備瑣瑣此
藏余烟家陳君淑一所因索歸重裝潢之

會經堂詩續集卷三

比我獲此幅賞其大落墨是用作詩表奇偉噫噫吁讀

畫錄中傳久矣

經刺桐園懷伯卿

聚散真無定離愁積未刪故人萬里外樹色一圍間風

雨江南道雲烟海上山相遠忽相憶行處淚痕斑

十月十一日過徐齋聽陳山人鳴謙彈琴操名

海上稀聞雁橫琴奏塞鴻何心避增繳餘響散絲桐伴

與七絃遍經時尺素通懷哉歲將晏木落楚江東

臘夜

海外臘三度燈前淚一揮死生俱異域夷險本忘歲夜

寂風聲厲愁多酒力微家人想念我頭白尚征衣

除夕

家山別去九經霜歲籥頻更拙官場垂棗金無餘賸賞
金銀步已變馮唐梅花海外誰傳訊柏葉宵分獨舉觴
半聽京風吹欲徧新年寒谷轉春陽宋歲以元
日立春

壬辰元日立春

泉皇暖豔履端浮故曙蒼龍應候遊行處陽春原有脚
以才太簇正從頭雲占三素儀金鳳凍破重陰出土牛
祥序屢逢矜盛事憶甲寅癸酉曾
兩值元日立春詠訝何限起滄洲

清蔭堂觀奕作

綠瀉當庭一榻清東風無力動簾旌竹爐初煖茶煙細
靜聽楸枰落子聲

會經堂詩續集卷三

人日卽事

新年劇人事乘暇度茲辰竹葉雖無分梅花得少親清
暉攬如許舊雨話何煩不覺西窓晚煩紆散幾巡

瓶花四首

寒帷曉色透踈牕纈眼張華撲玉釵老太太心情解相惜
爭教傳唱到春江

瓶斜態亦自然佳暈臉初勻鏡檻排看未迴身春已熟
斑駁誰踏洛陽街

解脫根荑自水南軍持色相幻瞿曇道人近得觀空法
種種維摩病後參

輕風飄颻影纖纖為護餘香不捲簾幾點落紅隨意數

引他綺思上毫尖

遣家人送二姪匱渡海歸詩以志悲

三年海外身就木已一載旅殯良可悲况復阻巨海汝
來我是借汝歸我獨在來歸無差殊月日閣相待已丑
四月
十日經隨予自鷺門賜腦汝正盛齒髮我漸改無年
放舟今歸亦以是日為誰慟遠宦只自悔彭殤理一致達者得無乃雪涕奚
所從含酸訴真宰

題王石谷寒夜聯吟圖

款云丙寅仲冬六日與
二三同志集涵碧亭圍
爐分韻余詩不成寫此圖以
代金谷罰數耕煙散人王鞏

會經堂詩續集卷三

孤莎滿地霜華淨蕘蓀依牆風籟詠空旻一片月輪寒
爐煨楸枰撥不盡冷灰殘燭譚何長須臾寒光透虛牖
瑟縮蟾蜍淡凝久窺毫呵凍各匠心繭紙鋪銀鏡叉手
明煙散人畫絕倫以畫代詩更逼真眼邊粉本摹能有
筆底丹青妙入神古人作畫皆有意或傳故實或卽事
會圖屈子離騷經亦寫盧鴻草堂志君家右丞姿絕奇
詩中有畫畫中詩散人詩句故不俗寫意時復髮髻之
我攜此幅來海外珍重頻將玉文挂為題長句代君詩
媿我難倣詩中畫却想江南冰雪廬飛觥刻燭興何如
祇今畫在詩篇逸令人空憶驪龍珠

感興四首

陶公高秋人性本不諧俗至慎阮步兵貌以狂自覆賢

君涉末流迷陽傷卻曲要不小其身高厚何踏跼抵鵲
猥以珠腊鼠矜爲璞所識故茫昧况乃耳代目

鸞鶴無卑響松柏無凡枝寥天邈何聞幽谷聞勿知翔
者高且遠植者古以奇物各有本性人乃盪室之風不
散太音雪不虐貞姿昭質完無虧造物豈有私

山吾知其高海吾知其深相於而白首吾不知其心古
人交以心今人交以金舉世利交者同利不同岑闕人
無賢愚閱世無古今衆鳥歸一林衆響叶一音衆交聯
一心君子矢其忱

蝸以五月鳴槿以一朝繁蜩鳴尚闕序槿繁不及昏飽
露外何求美蔭周林園所志在廉讓清響時一喧嗟彼

奮經堂詩續集卷三

卉木榮依託惟籬焚萎華蕭艾叢浮豔誰與捫下士學
齊物齊未遺本根即目了可鑒斯義匪復言

夜坐

移榻當軒坐夜分雨餘露氣浸簾紋度垣螢火微微見
隔牖花香細細聞世閱大千還汎海年過半百欲看雲
無多夢寐天涯滯華髮燈前感易紛

六月六日卽事

竹素叢殘海外裝官閒偏爲曝書忙風牀葉葉舒還卷
消受長天古墨香

十一夜

涼風入虛牖初漏片痕敲幽意少人會息機惟自知遠

懷許元度願學榮放期何處尋真樂清宵愜所思

夏夜詠庭前雜卉四首

小簇何郎霧夕詩微波脉脉解通辭憐渠欲墮猶開候
月下風前爾許思盆荷

串串柔絲挂玉臺沅湘風味託瓊瑰恍教滴盡蟾蜍淚
不向方諸掬得來珠蘭

瑤華影裏見曼殊鼻觀黍來淡欲無薜蘿入林香近遠
晚風吹上十眉圖茉莉

碎翳纖苞靜夜分短籬踈處逗微薰動人芳杜思何限
露氣江鄉久不聞夜來香

過竹溪寺

奮經堂詩續集卷三

不見檀欒影溪聲聽亦無疎鐘空際墮古刹望中孤徑
曲迷香篆林荒冷苾芻移時味禪悅且復小踟躕

午睡夢伯卿

懷人不能已江海故綿綿淡歲澗顏色音書來判年頻
揮吹雨淚忍誦停雲篇握手悵何許西窓夢寐邊

七夕

每逢節序感無端浮宦孤踪鬢欲殘磨礪一宮身命厄
牽牛四度海天看笙詞下里喧如沸瓜果中宵語倍歡
轉爲情親動遙思針樓念否遠人寒

立秋口雨

長日度無賴遠懷捫自幽半晡微有雨窮海鎮宜秋緒

綵薄涼入竹梧清響流頗知塵事少蕭瑟轉夷猶

秋雨

今年夏月風不號亦罕驟雨來崇朝乾鵲故不越海嶼
賜鳥只覺當空騎入秋三日月離畢漏天界破銀河清
摧頽四角黑雲壓天漿直倒非傾瓢霖昏失且莫新晝
溷響薄暮還連宵時復撞摺戶牖壁挾勞撇撥驚吹颺
青苔上砌礎生菌綠樹踈地窓偃蕉文書稀省頗自得
况聽叢竹聲蕭蕭常時車馬客到未舊雨今雨從詎謝
惟愁庫側泥沒蹀屋上捲去三重茅

寄題伯卿說劍圖

平生未買耶溪水那解千里與十步勇烈伯子說劍豪

會經堂詩續集卷三

三

繪圖要我題詩句自言用意故自別須知不襲蒙莊說
書生從事羽林郎七校移官來百越又來海外竊斗精
將領承平虛歲月蕭然動念先將軍遺匣尚留三尺鐵
一試克靖蕭關戎再試直禱再馳穴龍身虎氣經百磨
末路我巽完人節男兒三十不自立忍使前人光過佚
摩挲此鐵鐵依然酬報何曾竭毫髮以此貌作兜鍪人
撫劍傍徨意彷彿我聞君語聯君圖紙筆欲下還躊躇
謂君意氣頗自負丹青渲染纓曼胡周文矩畫亦奇雋
詎如此圖忠孝俱卷圖還君不敢作君竟攜之去瀟霍
海門送別臨清秋隔歲風煙儼如昨思君不見圖亦逸
蒼茫獨詠期償諾詩成寄君君勿嗤說劍如斯差不惡

鳳山道中四首

秋氣偏遲到海涯征輿觸熱走塵沙雨餘少覺涼殘入
一路香吹晚稻花

語經重譯總差訛詰曲村城鷓突過一事南來差不惡
山光攬得半屏多

那會仙袂挹浮邱嶺海中間自在遊咫尺間風煙暮歷
暮雲不隔小流求迤東有山名崑崙麓小流求海中巖也

深黑蠻谿束火來亂流中夜困輿僮少游數語關千古
詎獨文淵首重回

宿鄭氏莊

此行非選勝佳處小盤桓泉響依階細藤陰覆徑寒流

會經堂詩續集卷三

十四

風泝如寫疎雨聽將殘一夕秋聲覺蕭然感百端

南社卽事

枕柳覆葉海樓直叢篠鉤枝野藤羅縛茅編竹土樽爨
蝸殼中間雜庖湏卸裝小憩徠花蠻賚以吉貝珠簪環
柳傾白酒袒割肉醉飽誦誦齊萬福蠻奴拍手蠻婦謔
溪山樂事何其多

夜雨阻水野次

雲黑四山雨山泉百道流坵崖聲出澗絕壑夜無舟哭
豈窮途效賔誰一榻留天明偏不肯客路及中秋

聞五兄二姪兩概自福州歸里不勝愴然

客心故淒楚重以死喪悲同懷既異路茹痛摧肝脾棲

謁小西湖遐于海東匪可憐風雨夜對牀杳無期吟
百憂叢賴有猶子隨盛年忽短折老淚惟承頤憶昔街
郵奔闔嶠初牽絲累歲骨月慘都在天一涯人生樂仕
宦而我至於斯蕉川海嶼肝江瀨透迤素旄從此去
故山日近之朝來攬青銅鬢髮蒼以衰懶餘行自念少
壯豈其時

送史臯文丹書返里

茫然海外喜經過歸去其如裝薄何賞爾奇文追玉局
問誰曲宰伴維摩半屏山好游應倦八月波平棹放調
穩向釣龍臺下住空中莫惜寄書多

九日

舍經堂詩續集卷三

十五

久別離邊菊來乘海上槎一官遠如客九日倍思家風
雨親朋瀾沅湘道路賒憑高檢短髮吟望不勝嗟

頤鑑沙欄竹梅園四首

高人只合占幽栖一卷冰文避俗攜清到梅花圓箇箇
澹仙塵夢小樓西

霜華斑駁月黃昏花底凌兢少慰存却勝衝寒遠相訪
水邊籬落竹邊村

閱世風烟老歲寒為攀嘉樹感無端清芬的的君能誦
底補笙詩詠采蘭

江鄉花事近如何讀畫天涯恐放譚開遍早春三百樹
不堪回首白雲多

明吳江女子葉小鸞自寫小影為頤鑑沙題六
首

藕絲孔裏幾由旬十七芳華只幻塵解道梅花如靜女
疎香閣畔認前身

晨書暝寫遍繚繚點染丹鉛亦擅場識取毫端吹欲活
畫又乞與返生香

觀香妹子波微步寫韻仙人體迅飛要是洛靈諾眷屬
丹楓江上采珠歸

淚葉飄零歲欲殘月明空悵畫闌干春風鬢影丹青兒
肯許彈琴近坐看

一覺游仙雪爪痕非非想亦畫中論何當無葉重翻案
更爲梅花懺愛根

舍經堂詩續集卷三

末

一生心事吳江葉得句會將小篆鐫上句得之夢中友
人爲予刻印章

鸞脰湖邊消息斷花枝依舊蘸波鮮

除夕

歸去苦不早胡爲尚滯淫乍醒殘夜夢猶役隔年心境
習忘殊俗棲卑想故林一燈相對坐聊復白頭吟

人日成成山司馬招同解辛圖汝璣王亮齋周
立齋大本三明府集飲官齋

四逢人日總晴天物候今年得氣先臘凍未消花信逗
春盤初薦菜芽鮮尊前譚笑莊諧雜座上賓朋去任牽

子與亮齋立齋皆取次東風挂帆行南皮回指海雲邊
以秋蕭將及西凌

喜晤尹拜石卽與言別

懷君逾浹歲相見復相憐霜雪寒如此風波險故然宿
春蠶微路倚權海門船聚散嗟何促含情共遠天

為尹拜石題蘆塘橫權圖二首

湖風浙浙水平堤綠偃菰蘆一翦齊泊宅村邊瀟灑
瓜皮艇子藕蓬低

僂船鎮日傍漁磯倚漿紅襟見亦稀底怪錢塘鷺文進
燕支渲染釣師衣

正月廿二日余以西旋自海門登舟與解戒子

文州 辛圃王亮齋別

游宦真成汗漫遊重溟以外四經秋勞薪誰解輪轅惜

舍經堂詩續集卷三 七

退院難為餅盃謀晨夕素心殊可念川涂白首尚何求
年時慣灑臨岐淚幾日東風竟放舟

舍經堂詩續集卷三

舍經堂詩續集卷四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轉蓬近藁

渡海歸憇三山寓邸作四首

日歸歸亦客生渡當還家幸與妻孥聚都忘道路賒
書頻檢點長語半咨嗟不厭羈窮巷勞人鬢已華

儻舍小千舟春風為少留欵桃紅照水高柳綠當樓
蟻慣切堂詫鴻艱粒食謀閉門非傲客倦矣海東遊

莫怪呻吟甚原非少壯時愁來書咄咄病起步遲遲
嗑占常象刀圭避俗師故人肯疎我珍重數篇詩

卷太史孟瓶菴吏部林
心香明經皆以詩見投

舍經堂詩續集卷四 十一

匝月停騶御連朝迫簡書不知何所適那許遂吾初
照壁行看蠟臨淵漫羨魚劇憐潘騎省尚解賦閒居

題葉毅菴觀國太史讀書秋樹根圖

少陵下筆如有神得力端繇讀書破蟬餐懶祭鼠銜
葛膚學紛紛等涕唾記言蛾子時術之春風絃縵音舒
蓬紗棚畫靜薰古墨黃農帙檢忘飢疲靈威丈人遯塵
界積書之巖罕津逮穿穴七略有幾人鴻寶秘函徒爾
怪若其置身歲閣中稽古榮被坳西東胡乃一編猶在
手徒倚高樹秋旻空母謂不廢惟此事十駕及均千里
驟歐九尚嘗不讀書退之只解畧識字有如榮緒拜五
經又如永和擁百城石倉儒藏惜茫昧齧峰儲笈嗟飄
零

鞠通喜噉柏桐露得味中邊自知故西風昨夜動金商
東壁聞身耽竹素而我聚書讀無緣勸學三復荀卿篇
圖中問業願相逐側聽秋聲出林木

石谷子爲鹿原先生作北阡廬卷心香從單
人所得之屬題長句

無諸城北風蕭索合奏笙竿響林壑岡獨者蜀連者嶧
凹凹中問行墟落山泉百道近遠輸亦乍碎旬亦瀾洶
山如尊白水如籀罕譬依微勢旁魄是何鬱鬱名家阡
得智仁性匪相度疊疊堂斧森松楸萬古膝公漆燈灼
往者流傳丙舍帖教孝詎爲勝遊託穿徑誅茆一片心
秋黍春蔬感豐薄祇今藤礪接長林奕世油然思如昨

會經堂詩續集卷四 二

烏目山人畫殊絕三尺生綃恣盤礴粉本乃出鳳池客
抵寫白華與朱萼丹青忽作煙雲霧飄散人間等秋蕪
心香子故誦芬人得此心知契冥漠緜以重錦裝以積
寶之不啻黃金錯繫子題句記從前別幅蓋生得意作
潑墨似仿高房山卽次皴鈎逼黃鶴眼中突兀夢中思
閱歲何從親領略會常雙繭縛青鞵行處谿山窮倚郭

次韻酬孟瓶菴超然吏部五首

會經簪筆侍螭頭片月清涵粉署秋暢好紫藤花下坐
閒於紗帽對眠鷗
劍閣峻嶒去擁旌手持玉尺下蓬瀛遙知一度朝天峽
已有侯芭載酒迎

日歸遠自飾官城笙補陔華蚤有聲要爲庭闈娛鶴髮
官從漏閣聽華鯨
交情僑札豈徒歟海外歸來值索居握手相看還一咲
飛黃至竟顧蟾蜍

輕紅：肇夕陽天冰雪餐餘炎海邊開徑幾回懶折簡
拙鳩 殺雨連綿

次韻酬林心香八首

相於千古意別後思悠悠君忽隨沙雁予方狎海鷗迎
陵禽共命陽朔水分流乍觀真如夢關心復去留
蒼茫誰與語獨立只吟詩佇興偶然就寸心惟自知慟
徐工長史狂甚杜分司却羨東坡老文傳海外奇

會經堂詩續集卷四 三

憶昔登堂日靈光魯殿存謂今伯蒼巖先生重來愴華屋不忍
賦招魂訪舊頻迴刻題詩一寄元嗣宗賢子姪舍汝更
誰論

嘉樹清陰合時來自在吟盤桓感陳迹言咲愜幽心闕
世遺宮瓦名家斷漆琴絃哉懷古意俯仰一何深

真鼎原希世他山幸有君宅心故醴粹過眼總煙雲食
字蟬將化梳翎鶴不羣吟臺光祿在之子信能軍

閱人殊不少取友爲多聞促坐東軒靜深譚五夜分一
從凌絕島况復晦浮氛海上無冰雪空携一卷文

歸臥三山逕能來舊雨俱跡仍介夷惠名敢廁王盧竹
素耽如故苔岑契自殊瓊嶼門巷寂遲爾共歌呼

備奴籌赤仄蕩子醉紅裘一種貪成癖多生習已熏長
林凡幾輩樸學屬大君榕海名山業相期積舊聞

次韻酬葉毅菴太史二首

三楚風煙隔七閩竭來幾度海天春早隨鳩杖周旋久
近仍龍門述作新寓內扶輪歸大雅卷中點筆矩先民
年時學殖慚荒甚屬餐相從乞瘴園

寸草三春報未慳萊衣試處曲承顏循陔歸自東西序
種樹陰餘大小山書符隨身清洛上畫文寫意古松間
真絲合為平原繡至性高情兩絕攀

題唐小瓢助觀我圖

漆疑相視子非我類上毫添毋亦駢認取廬山眞面目

俞經堂詩續集卷四

原來我與我周旋

題謝霽中鳴盛撰譚桂崎垣通守平僂偏山黨

賊記後

太歲在子月在亥旄頭星指扶桑東么磨跳梁半壁震
重師壓境摧枯同當其鴟張碎莫復有婦鬪潛其中
負嵎賊鳴心測伺覺而起人所恫譚侯迴帆不淹頃
仍以忠告蒙宿昔開誠及犴獠烏獸易散巢爲空
縱虎縛虎一及手遂令羣力成庸功我往烽燧甫弭戢
崖略耳自斯民公謂是役匪侯也力燎原之勢將焉窮
最後得手謝君記厥狀一一詳初終始述牙角鬪鈞棘
繼陳巖穴盤研縱爽狗幾日就砧斧狂鷲逐隊投羶羶

靈碑電掃劇拉襍壘城雲黑燒岡紅就中推本信義希
爾許武事歸儒風諒哉腕力勁如鐵直筆不仗偏師攻
中丞作傳太尉狀韓柳而後難爲工於乎侯之平賊古
未有斯文傳信非厄釐願治吉金刻貞石摹搨萬本芳
流通

孔蔗亭 維新太守自書所作鼓山石鼓二詩與

示作詩贈之

魯國男子古無匹而今乃見蔗亭筆蔗亭作詩如鑄鐵
又如霽曉高秋響臂策作字直逼李北海有如屈曲虬
枝走鬱律當其得意揮灑時海濤敢薄天風疾而飛交
蔗亭不於今於古較寫肅曩製彝鼎時秘府幾年蹤跡

俞經堂詩續集卷四

各蕭疎小聚肝腸共撐拄六詔山川莽迢遞一麾出守

應深阻西南半壁富靈閣得句猶堪敵石鼓摩捫到處
書學窠黃華老人安足多如此一幅淋漓何曷當百回
雜誦絃且歌

六月十九夜舟次延平是日立秋

連朝風雨黯谿山險峽奔湍引纜艱看劍昔曾觴水閣
樣舟依舊嘯江關雲煙夢遠重溟外綸綵涼生一夕間
詎待秋來感蕭瑟客中早覺鬢毛斑

遊南屏觀司馬溫公磨崖書

天下磨崖几幾見泰山石與涪溪碑有唐君臣筆夏施
東南屹若琳琅垂西湖後說白蘇跡集中詩句紛金碧

行處不少洞壑古何以鏡壁無單詞南屏山背盡湖側
字刻米老琴臺遺當面琢出漢隸法數行備灑橫生姿
略無波磔只瘦硬結體扶寸參倍之家人卦具象爻象
肩以樂記中庸隨節和忠恕語摘錄要與風火義附麗
鴻都石經不可見睹此約畧尋其規是誰補題澗水款
致目傳會滋羣疑往聞高廟風愛重迂叟筆迹常護持
母乃墨寶出秘府摹勒諒在南渡時七朝盤游尺寸土
賴有名蹟增環竒前年搜剔未及到徒耽金粉遺威儀
今晨拄杖快凌躡流觀移晷忘飢疲鳳鸞蚪攫元氣幹
其他銘頌奚等夷肅衣拜經非拜石都盤恨不攜瓊椽
橫舟茅家步徧採靈隱天竺諸勝境

奮經堂詩續集卷四

一棹湖西去荷香斷處深透迤入山逕次第聽潮音諸
相孤峰證三生片石尋紙檣塵夢熟幽事動關心

揚州舟夜

萬古揚州月依然占二分如何竹西路歌吹香難聞城
郭垂楊外汀洲宿鷺羣秋風他夜夢應逐渡江雲

賦此
八月十日舟泊淮安與伯卿小蒙脫衣表感而

西風殘照古淮陰流水孤城感倍深枚叔里邊詞客淚
韓侯臺下釣人心乍逢舊雨傾離索鎮步長途苦滯淫
珍重綈袍投贈意關河此去漸蕭森

中秋夜黃河北嶺看月

一辭螺女渡三見月團圓此夕黃河曲平沙白露寒流
年感行役清景慰風湍且復觴臨水更深倚枕看

微山湖

疎柳枯蘆森森波日斜烟際起漁歌漫尋抱器當宰跡
待放春流轉粟多

八月廿五夜舟次仲家淺謁仲子祠

古昔升堂彥平生負米心梓桑猶萃處俎豆豈銷沉劍
氣秋澄水船燈夜射林辨香雖遽爾意託道周深

任城南池杜少陵祠

梓澤蘭亭迹易陳南池五字尚千春境綠洗馬鳴蟬勝
祠以翔鸞翥鳳新祠內有木任城故明瑟樓臺供御書碑額

奮經堂詩續集卷四

奉與比隣東陽締構關文獻瞻拜令人重愴神詞為先叔國師建

分水廟

覆盎中分左右流汶川一道似靈湫榜人齊向祠前拜
來往從茲溜放舟

聊城魯仲連射書處

萃學成奇功來者感陳迹豈知射書人故是蹈海客

油坊梨

年時飽噉楓亭荔絕好油坊秋白梨更喜筠簾盛筒箇
色香滋味入新題

津門二首

沽水東西估舶停神京直北此郊坰
花樓恰醉楓林去
驛路偏迷楊柳青

鳧鷖無數起汀沙水閣平
臨日欲斜吹到雁風知海近
市頭連擔賣魚蝦

都門臘夕羅慎齋典給諫魯白墀贊元符御劉

寅橋亭地司業張吾溪九鐸舍人過寓邸話別

長安歲盡客裝敦逆旅高軒枉過存
夢寐相看皆白首
笑言不厭幾黃昏諸公身已雲霄致孤宦心於冰雪論
去去天涯他日淚且憑尊酒慰離魂

臘月三日出都別龔荻浦大萬檢討

數句相聚忽相違分手都門淚各揮
老我海隅羞阜帽

會經堂詩續集卷四

八

多君日下戲斑衣文章千古名山重
身世岐途故轍非
應為征人計來往依依楊柳雪霏霏

楊西園賃車遠送同宿盧溝旅次詩以別之

虛溝霜下夜淒清為情離羣感舊情
宰相史家存世系
交親京國念平生百年喬木風猶古
三徑柴桑雨易成
回首故園同掩涕不堪客路更縱橫

早經河間李訥齋浚原司馬留飲署中日晡與

別

故人瀛海道相見曉寒初投轄荷留客
傳餐殊媿子各
潘文獻古情話苑枯餘策馬殘陽外
從知別意餘

在平客舍題壁

名世由來嶽降神
鳧有火色信無倫
君看袞袞公侯輩
多是長安逆旅人

過東阿尋三歸臺遺址

晉氏有三歸遺臺無寸土極目穀城山黛色自今古

汶上有感

逐逐輪蹄暮復晨
當年避地此通津
為詢汶上神明宰
可有脂膏不潤人

邳州懷古

魯連耻秦帝子房復韓仇
功成糜好爵論者卑
留侯豈知慷慨士
詎與智略謀跡其媿媿陳乃有前著籌機警
匪一端體大慮以周
黃石本寓言赤松亦幻遊
譬鳳

會經堂詩續集卷四

九

伋翔覽輝仍下投
彼夫黃鶴舉風力故自適
漢高儻同
時當復冥冥求益信
匡濟才茅土宜用酬
英流不世出
懷哉過此州

渡河

東險奔流兩所開
渾茫故道失南來
冰嘶聲薄彭城下
濁浪空排大壑迴
望裏清淮塵駕息
客中殘臘榜人催
乘槎底問尋源事
風便憑醞酒一杯

淮安立春日別伯卿

河聲帶淮駛春水入淮流
與子河干別西風淮上秋
川
涂忘歲月冰雪得朋儕
總作萍離合吾生已白頭

紅橋

名士流觴日清遊續永和紅橋豈蘭渚水木至今多肥
食祠空在盍替人幾何惟留冶春句一卷足吟哦

蜀岡

振衣裁贊土爾雅著其名獨者岡爲蜀天然秀自成江
南千樹暗郭外一川明卽目皆疎淡晴早厭此生

除日登北固山入甘露寺復尋海嶽菴遺蹟擬

探鶴林諸勝六首

第一江山第一樓目窮遠海占高邱西津渡口南朝路
却倚徐州指豫州

孫吳往事只風煙一利徒傳甘露年苦向蒲牢辨天監
鏡于都入夢華編

會經堂詩續集卷四

妙高臺上記曾登筋力猶誇濟勝能放眼江天依舊是
中冷誰試乳泉激

金石遺文翠墨香晉銘周鼎一山藏那能飛款焦仙宅
許我摩挲到上方

夢中邂逅小筭顏步履今來問研山忍墮蟾蜍數行淚
風流海嶽尚人間

鶴林招隱夾山道松竹中間得古春遺躅戴公探近遠
殘年風景屬閒人

惠山頂望太湖

具區三萬六千頃浩蕩春波夢幾經縱目九龍峰第一
匹如芳削小滄溟

聽松菴觀明僧性海竹爐并邵文莊公溫視爐

舍人作畫爲竹爐重以詩句傳畫筆一時事屬游戲耳
遂爲此山增故實溫視爐乃銅冶爲泉翁位置申以辭
容春堂物久零落好事藏此亦致之二爐詎敵古彝敦
款識何從詳腹蓋淺茗具文几問蘭若無端出光怪
此山勝跡多模糊石牀字畫疑有無手胝口沫猝未了
跟肘略具形模殊曷如二爐宛在日久視非關銅與竹
名流遺物故足珍若者三熏復三沐我來禮佛炷瓣香
喫茶寫字有底忙二爐當前驚笑兀勿湯多勿燒榻櫺

遊寄陽園

竟日視泉復聽松名園咫尺偶過從平橋率爾才通屐

會經堂詩續集卷四

細路鏗然爲曳筇前輩擅場推畫手一壺縮地識仙蹤
惠山東畔梁谿上小駢何當挽下春

舟過楓橋訪寒山寺

爲汎春初棹來聽夜半鐘市橋怪野趣入境僻禪宗雨
暗連槽泊雲寒遠堦封裏回陳迹近一昔客吳淞

過吳門蔣食山元泰二丈出所藏金石目錄見

示率爾題後

平生歐趙心物聚於所好世閱千百年誰復窮突與金
石雖堅牢十九恣殄暴有如上古書家壁殘典訛又如
大小職應兆互瞭眊碑野火焚獵礎里春耗三段岡
遺跌半截罕完冒焦山與邵陽篆釋脫乃噉片瓦辨自

漢大鼎納以卮寸楮良用珍羣玉故足傲勿惜千金享
詎辭重險蹈卓爾貪山翁奇賞得深造爬羅及荒習別
櫛必精到高者縹錦襲卑者糠粃墀是於翠墨中若有
真宰告往時南濠都秘寶日餉犒昌黎金薤句著書取
以號我翁亦吳產嗜古趾先導獵微尤廢通津速越前
隕出其篋行餘宜為俗日諫予亦頗有儲贖液飢丹竈
會當事掌錄急足一械報

舟行臨平道中

望望平泉鶴蒼煙撲一津曉風江上柳春水宅中人次
第遵前者於翫役此身白鷗殊澹蕩行處契吾真仲明張
私印曰平泉鶴也蓋用杭州三山
臨平岸亭黃鶴也見水東日記

禽經堂詩續集卷四

元夕武林寓樓望吳山燈火

山色當樓入夜昏濕雲籠處月無痕坐來寸碧燈中見
頌略春寒第一番

正月十九日偕王亮齋登塚兒湖上看梅卽與

亮齋言別

一雨全湖淨維舟近壑菴寒香來雨後清氣滿湖南花
事客中誤酒情塵外耽故人此分手襟袖已春酣

自錢塘江口至清湖舟中卽事四首

錢塘三折富春還穀水須江下上開行到鷓鴣聲斷處
却帆剛指爛柯山

沂流一舸小於瓢眠食中間夢暮朝翻憶東溟橫渡具

蒲帆十丈趁春潮
齒齒撈捕石子如一箇新綠瀉清渠逆風任作西來惡
鏡裏青山解破除
桃花簇簇野人家近遠川原散綺霞幾日短蓬消受煞
迤南春事早天斜

清湖至浦城山行禠詩四首

一水諸谿合重關百越通徑攀虞坂仄流亂呂梁窮舊
壘依猿鳥叢祠受雨風漫言和瘴癘黠黠綫天坤
仙霞三百磴一掬浣霞池虹飲清能味儵游樂自知樹
深雲淡池岷絕月淪漪此意與誰說春風倚檻時
宿霧故冥冥却居半在陘水春雲子白畦墖雨痕青茗

禽經堂詩續集卷四

色臨泉試禽聲隔籬聽勢人足幽興度益短長亭
列帳軍聲肅飛觸地主賢夕烟迷古戍夜雨雜繁絃虎
脊馳誰及豬肝累偶然明朝南浦別春水正濺滅宿溧
觀廷守戎
留飲觀劇

建溪舟行

灘因有號先愁險山到無名始厭多二十二年彈指地
道途爭奈鬢絲何首二句余癸酉莫
春入閩時口占者

贈徐學齋

交遊殊不少垂老見斯人蠅腹飽奇字蜜脾收好春批
山東野僻下筆少陵神底怪輕餘子如君本絕倫
不見東陽沈沈學子今逢南路徐升堂號都講行篋貯

遺書舊雨悲零落清風誦穆如炎方誰與語相對濯吾

金門

大海無郭金門險自成屹然犄角勢肅雨鼓鉦聲鯁
簪氛常淨蛟龍浪不驚翻令司土者耕鑿課民生

同安寓館卽事四首

強從偏仄作周旋案牘中間食且眠自咲頭銜冰樣挂
便因人熱已無煙

緣曹那得文無害伍伯惟知錢有神直道若云三代遜
勝翁何以茲斯民

刺刺火發記來時旅况侵尋荔熟期長日喧囂聲裏度
午陰虛負綠參差

迺功譚藝妙無雙雲在山泉月在窓賴此勾留幾晨夕
菡鱣曾否夢秋江

題余松山延良荷淨納涼圖

指下泠泠七條水萬斛濤聲忽輪委松耶琴耶雜宮徵
世間那有箏笛耳松鱗錯落琴尾焦吟猱逸響譜刁調
之子殊契深蘭若西東蓮葉嬉文鱗君不見南朝琴客
蕭常侍松石相賞有真意又不見愛蓮著說濂溪翁題
以外直而中通古心雅慕支離叟况與水芝成淨友層
波涼月竹彈琴精絕丹鉛煩妙手

學圃感舊

橋老屋獨躊躇曾歎靈光過此居碩果幾驚零落
勞薪兩憩往來餘少支破牖書從檢為護頽松草略鋤
俯仰百端殊未已平泉陳迹儘關渠



頻年海外齒髮漸衰猶役役文字間未忍割棄豈結習
然歟自念平生課著應屬率率誣諉代言之作居其強
半每不足存幼習文選務爲博奧於史漢八家文法與
波瀾意度之所以然罕所津逮已窺尋夾漈深寧及近
代亭林竹垞之書頗究心穿穴解駁之學雅不欲以文
名夫既不欲以文名復昧昧於文法而其僅存者又不
足存尚敢憫然以作者自命耶半生作吏垂老無聞舊
藁叢殘聽其放失會友人華亭徐君介人祥永福清李
君崇舜振陸下榻官齋授我敝篋精心排綴凡得文如
千首析爲八卷亟付鈔胥哀然成集雖然以予結習未
忍割棄者所就止此茲所爲鈔竟而手之媿汗已乾隆

丁酉歲秋七月既望研北學人朱景英自識

家君子詩集凡三刻流布久矣年時再官海外不
肖輩屢請所撰古文梓行因檢先從兄和珠暨從
子怡銳雜錄本寄呈手定凡得各體文二百三十
六首析爲八卷先付開雕其他散佚者猶俟次第
搜訪續爲編刻云男和璧和塚謹識

畚經堂文集目錄

卷一

論

易論一

易論二

春秋論一

春秋論二

春秋論三

禮記論

儀禮論

周禮論

爲人後論

禫服論

沅州府形勢論

沅州府關隘論

麻陽縣管哨論

沅州府水利志論一

沅州府水利志論二

沅州府水利志論三

卷二

考上

周易古文考

說易家數考

連山歸藏考

書序考

尚書考一

尚書考二

九州考

說詩家數考

毛詩注疏考

三禮考

三禮授受考

逸禮考

廟制考

五祀考

卷三

考下

春秋授受考

春秋三傳注疏考

左傳公羊穀梁考

五伯考

濩水考

沅水考

辰水考

辨

詩序辨

孔子刪詩辨

元年辨

春王正月辨

沅州辨

諸葛營辨

若溪營辨

李白流夜郎辨

卷四

序

具區徐氏四輯宗譜序

曾氏族譜序

武陵龔氏族譜序

唐氏族譜序

沅州府志小序二十八首

澎湖紀畧序

三元總要序

鈕祜祿氏宗譜序

贈翁君序

適性詩草序

奇觀察三代閣牘序

東武山房集序

龍池詩選序

石颿詩選序

蘿村詩選序

嘉樹樓詩鈔序

徐學齋閣遊詩話序

解戒子詩集序

唐詩別裁集箋注序

雲麓詩存序	孔廟秩祀攷序
卷五	
壽序	
陳翁八十壽序	陳一揆六十壽序
鍾琴谷七十壽序	賀翁七十壽序
戴翁七十壽序	
戴母李孺人六十壽序	
戴母李太君七十壽序	
記	
石友橋記	菩提廢院記
馬明山先生書院坡記	明山記
目錄	三
葉家山記	龍溪記
龍標山記	赤寶山記
蟠龍山記	西見山記
雨珠洞記	新建延平郡廨記
重脩諸羅縣城記	重築北洲堤記
西園記	
卷六	
疏	
募修彰化縣學疏	
引	
募修木瓜寺引	募修響山巖石關引

海上同聲集引	
書後	
書周禮後一	書周禮後二
書儀禮後	書大戴記後
書國語後	
書錢薇文清書院記後	
跋	
募梓廟碑漢隸跋	陶圃跋
銘	
紙屏銘二首	座右銘二首
硯銘十三首	
目錄	四
雜著	
讀易三首	讀尚書六首
讀詩四首	讀春秋五首
讀三禮三首	書張明府治行
杜詩注辨譌	明山石
卷七	
傳	
朱觀察傳	龔明遠傳
田把總傳	胡之琳傳
李長盛傳	張孝子傳
韓李思傳	謝宏卿傳

林老人傳 只一老人傳

釋明惟傳 釋明景傳

郭邵二節婦傳 周孺人傳

吳孝女傳

狀

翁夢野先生遺事狀

碑

重修常德城隍祠碑記 重修地藏菴碑記

金門總鎮龔公功德碑記

臺郡太守鄒公功德碑記

臺澎總鎮章公功德碑記

目錄

鼎建關帝廟碑記

墓誌

李州牧墓誌銘

墓表

長齋老人吳翁墓表

祭文

天中節祭三閭大夫文 祭鹿耳門海神文

朝奠文 祭長齋老人吳翁文

祭某提軍文 祭成太翁文

祭王錫五副帥文 祭曾宜人文

陳壽山畫梅百絕序 慎餘齋唱和詩序

西園消夏印賞序 西園修禊詩序

雜畫叢吟序 馮觀察詩集序

秋室唱和詩序 瞿大川詩序

劉連壁七十壽序 章鎮帥壽序

元太翁王太恭人雙壽序

馬琴宇明府壽序

龍母吳太孺人七十壽序

蔣太師母王太夫人壽序

全母馮太孺人八十徵詩啓

目錄

募修銅鏡嶺憩亭引 募修木瓜寺石橋引

祭廈門海神文 建天后宮上梁文

祭天后文 祭曹方伯文

祭鈕太翁文 祭吳母王太夫人文

祭劉母吳太孺人文

男和璧

和塚校宇



論

易論一

先儒謂乾坤為上經之主坎離用事是已然亦有辨焉
 自泰否以前乾為主坎用事者也天一生水也自泰否
 以後坤為主離用事者也地二生火也先儒謂艮兌巽
 震為下經之主是已然亦有辨焉自損益以前艮震用
 事至損益則艮震與巽兌合而兌巽始用事至漸與歸
 妹二卦則艮震又與兌巽合矣六子之中惟坎離能各
 自成卦震巽兌艮雖有正卦亦必相附而成且乾坤體

會經堂文集卷一

論

也坎離用也大小過肖坎頤中孚肖離者蓋長少男女
 亦未有外水火而能成陰陽者故曰坎離乾坤之大用
 也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其遙對者如上經之乾
 坤坎離與下經之咸恆既濟未濟上經泰否與下經之
 漸歸妹上經剝復與下經之夬姤皆是也泰否者乾坤
 交合之卦也蓋以前交坎無離以後交離無坎也所謂
 兩卦正對者如乾之於坤坎之於離之類是也兩卦反
 對者如屯之於蒙需之於訟之類是也四卦正對者如
 屯蒙之於需訟師比之於小畜履之類是也四卦互對
 者隨蠱之於噬嗑賁臨觀之於无妄大畜之類是也

易論二

道生一者老氏說也道在太乙之先者莊氏說也王弼
 以來依據老莊遂解太極為太乙則是太極非道別有
 道以生太極矣甚矣異端之惑人也周子曰無極而太
 極又曰太極本無極蓋正告學者以太極之義也其義
 既明則言無極可不言無極亦可朱陸之辨雖相持而
 不下然畧其辭而觀其旨俱有功於太極者也劉歆曰
 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蓋河圖之數
 陰陽生成相配洛書之數陽居正位陰居偏位河圖之
 數十而方隅次序未嘗不止於九洛書之數九而一與
 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未嘗不歸於十也

會經堂文集卷一

論

又洛書亦以一合六以二合七以三合八以四合九而
 以五數居其中悉與河圖相協所謂洛書亦可畫卦河
 圖亦可衍疇也而經緯表裏之論灼然矣文王八卦方
 位本法河圖見說卦傳而邵子以為後天之學所謂伏
 羲先天圖者則又取說卦傳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
 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之義而衍之也然朱子既
 主邵子而他日又有康節說伏羲八卦近於穿鑿附會
 之疑學者可以審所從矣揚子雲準易作太元然託始
 高辛太初二歷為之故有方州部家凡四重而為一首
 九贊通七百二十九贊有奇分主晝夜以應三百六句
 有六日之度首準一卦始於中準中孚終於養準頤二

十四氣七十二候與夫二十八宿錯居其間其首衝錯測擣瑩數文規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元體蓋以位當卦以卦當日起於漢儒之學而朱子譏其有氣無朔有日星無歲月亦篤論也司馬溫公又擬太元撰潛虛以五行爲本所爲源委煒燦本末卯刀基家者五行之變名也五行相乘爲二十五兩之得五十首有氣體性名行變解七圖然朱子謂其墨蹟多闕文蓋未完之書而今所刻行者乃贗本也

春秋論一

左傳昭公二年晉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是可見春秋爲魯史之名其來舊矣蓋自伯禽而下惠公而上載筆者原以春秋名之而其書不傳也隱公元年爲周平王之四十九年東遷則在惠公三年是惠公猶介西東二周之間惟隱公實東周之諸侯故以此爲斷而東周之魯之春秋作矣夫魯至東周史官豈全無紀載必待二百四十二年之後至孔子始成是書哉是又有說大抵魯自隱桓而降時多闕政官無良史列國之會盟征伐薨葬弑逆載在策書者或措語無倫或涉筆偶曲於是夫子懼而有作然作之云者修之也蓋一因魯史之舊而爲之整理焉耳其實未嘗有所增損也如桓公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倍公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朔與日官失之是也其他若改葬惠公之類不書與夫曹大夫宋大夫司城司馬之不名鄭伯弒頑楚子麋齊侯陽生之實弑書卒或因舊史所無或本舊史所闕或傳聞不勝簡書姑從舊史以待察也此孔子修春秋之大旨也然則曷爲而云亂臣賊子懼也夫弑若篡國據事直書無少諱焉又惡得不懼哉而說者乃以深文隱語視春秋謂必如此始合乎褒貶之義且謂必如此始謂之經而非史豈知聖人本意固未嘗以

倉經堂文集卷一論

四

深文隱語為褒貶而所為筆則筆削則削者特自以為此固魯國之史爾誠不料後之目為經者如郢書燕說之極於不可究詰也

論

五

春秋論二

漢書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隋唐志並同眉山李氏以為此本班氏自注公羊穀梁二家所傳也文獻通考有春秋正經十二卷引晁氏曰以左氏經為本其與公穀不同者注於下此本又左氏所傳也是觀之自漢以來所傳經文俱自三傳中取出而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固世所不見也且以三傳所載經文異同甚多如一地名也左穀為邾公以為邾婁左為茂公穀以為昧左穀為邾公以為盛又以為成左為邾公穀以為邾左為浮來公穀以為包來左為戴公穀以為載左穀為時來公以為邾黎左為杞公穀以為紀左

會經堂文集卷一 論

六

穀為夫鐘公以為夫童左穀為曲池公以為毆馳左穀為虛公以為邾左為艾公以為邾穀以為嵩左穀為褒公以為修左穀為禘公以為邾左為滑公穀以為邾左為穀為邾公以為倪又以為兒左為蔭公穀以為暨左為邾公穀以為微左為落姑公穀以為洛姑左為夷儀公穀以為陳儀左穀為檀公以為打左穀為偃公以為纓左為邾公穀以為犁左為下陽公穀以為夏陽左為貫公穀以為貫澤左為首止公穀以為首戴左公為甯母穀以為寧母左公為鄆穀以為繪左為孟公以為霍穀以為零左穀為須句公以為須胸左公為緡穀以為閔左為邾公穀以為嵩左穀為夔公以為隗左穀為崔泉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七

公以為秋泉左為普婁公以為叢穀以為普樓左為垂
 隴公穀以為垂斂左穀為厥貉公以為屈貉左穀為康
 公以為園左為承筐公穀以為承匡左穀為郟公以為
 運左穀為棊公以為斐左為郟邱公以為犀邱穀以為
 師邱左穀為崇公以為柳左穀為陸渾公以為賁渾左
 公為蓼穀以為鄆左穀為釋公以為蕪左公為辰陵穀
 以為夷陵左穀為苜公以為衛左穀為無婁公以為牟
 婁左為茅戎公穀以為賈戎左為爰婁公穀以為袁婁
 左為唐咎如公以為將咎如穀以為牆咎如左穀為瑣
 澤公以為沙澤左穀為苜邱公以為招邱左為狸脹公
 以為狸軫穀以為狸屨左穀為郟公以為合左穀為善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八

郟公穀以為楚左穀為沙公以為沙澤左為夾谷公穀
 以為頰谷左穀為邱公以為費左穀為安甫公以為窶
 左穀為構李公以為醉李左穀為牽公以為堅左穀為
 蘆蔭公以為渠蔭左穀為鐵公以為栗左穀為啓陽公
 以為開陽左穀為亳社公以為蒲左穀為毗公以為比
 左穀為邾瑕公以為邾婁左穀為闡公以為偃左穀
 為郟公以為運一人名也左公為無駭穀以為無佻左
 為裂繻公穀以為履綸左為杞子帛公穀以為杞子伯
 左為君氏公穀以為尹氏左為穆公公穀以為穆公左
 公為州吁穀以為祝吁左為挾公穀以為俠左公為仍
 叔穀以為任叔左公為語穀以為樂左公為獻舞穀以
 為獻武左為捷公穀以為接左穀為詹公以為瞻左為
 御冠公穀以為禦冠左公為友穀以為季友左為輶濤
 塗公穀以為袁濤塗左穀為茲公以為慈左穀為班公
 以為般左為侂語公穀以為詭語左穀為杵臼公以為
 處臼左為頽公穀以為髡左公為穀穀以為穀左穀為
 離公以為離左公為射姑穀以為夜姑左公為椒穀以
 為秋左穀為術公以為遂左穀為聲姜公以為聖姜左
 穀為夷臯公以為夷稔左為羸氏公穀以為熊氏左為
 敬羸公穀以為項熊左為洩治公穀以為泄治左穀為
 公孫寧公以為公孫寧左為公子首公穀以為公子手
 左穀為連公以為連左穀為荀首公以為荀秀左穀為

郤犇公以爲郤州左爲盧公穀以爲盧左穀爲士舛公以爲士彭左穀爲妣氏公以爲弋氏左公爲變穀以爲濕左爲駢公穀以爲斐左穀爲周公以爲離左爲裡公穀以爲圃左穀爲環公以爲瓊左穀爲嘉公以爲喜左爲黃公穀以爲光左穀爲畀公以爲鼻左穀爲夏公以爲曠左爲遏公穀以爲謁左公爲瘞穀以爲座左穀爲真公以爲瓊左公爲鱗穀以爲專左穀爲大叔儀公以爲世叔齊左穀爲遠罷公以爲遠願左穀爲倭夫公以爲年夫左穀爲國弱公以爲國酌左穀爲齊惡公以爲石惡左穀爲罕虎公以爲軒虎左爲展與公穀以爲展左爲麋公穀以爲卷左穀爲原公以爲泉左穀爲媯公

以爲舍左穀爲意如公以爲隱如左穀爲成公以爲成左公爲世子有穀以爲世子友左爲成熊公以爲成然穀以爲成虎左穀爲公子愁公以爲公子整左穀爲夷未公以爲夷昧左穀爲朝吳公以爲昭吳左爲繫公穀以爲輒左穀爲向寧公以爲向寧左穀爲叔輒公以爲叔湮左公爲朱穀以爲東左穀爲郁釐公以爲鬱釐左穀爲大心公以爲世心左公爲章禹穀以爲章羽左穀爲黑肱公以爲黑弓左穀爲大叔申公以爲世叔申左穀爲公孫姓公以爲公孫歸姓左爲孔圍公穀以爲孔圍左爲薑公穀以爲曠左穀爲公孫結公以爲公子結左穀爲牂公以爲牂左穀爲罕達公以爲軒達左公爲

舍經堂文集卷一 論 九

妣氏穀以爲弋氏左穀爲茶公以爲舍左穀爲夷公以爲寅左穀爲轅頗公以爲表頗左穀爲魏曼多公以爲魏多左穀爲區夫公以爲疆夫其他若矢魚爲觀魚渝平爲輸平送王姬爲逆王姬衛俘爲衛寶治兵爲祠兵伐戎爲伐我杞伯姬來爲杞伯姬來朝其子殺其君之子奚齊爲弒其君之子奚齊殺公子比爲弒公子比盜殺蔡侯申爲弒蔡侯申與夫太室爲世室雨雪爲雨雹爲雨雪火爲災災爲火以及蝥爲螻蛄爲鴉鵲爲鸛鴒且或已未爲乙未甲子爲甲戌已亥爲乙亥其類殆不可枚舉試問聖人手定原本所書者將安屬乎況其中經既異文傳既異義然則親見與私淑者其授受固判然至斯乎尤可異者公穀經文皆書襄公二十有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左氏經文亦書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某卒夫以聖人手脩一國之史而乃自書其生必無是理若以爲國史舊文是時夫子不過一鄆邑大夫之子耳史官豈書之哉至於獲麟後二年書卒或以爲舊史而弟子引之杜元凱且以爲近誣諫哉鄆陽馬氏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所書者公穀尊其師授而增書之也哀公十六年所書者左氏痛其師亡而增書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卽是以推三傳所載之經文其各自以意增損者不知凡幾而敢以是爲聖人手定之本經耶然則究以何經爲可信歟竊以

舍經堂文集卷一 論 十

左氏近古也蓋公穀傳文間列經中左氏則傳外經自
為書觀杜氏集解序所云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可
知已夫既析經於傳則其所增損者或差少而且左氏
詳於實事率皆依經曲也與憑空臆決者固自有辨也
雖然吾夫子手定之春秋豈可得見哉

會經堂文集卷一 論 上

春秋論三

以例說春秋自漢儒始而後之衍而廣之者益衆曰牒
例鄭衆劉實也曰諡例何休也曰釋例穎容杜預也曰
條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也曰經例方範也曰傳例范甯
也曰詭例吳略也曰略例劉獻之也曰通例韓滉陸希
聲胡安國畢良史也曰統例啖助丁副朱臨也曰纂例
陸淳李應龍戚崇備也曰總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周
希孟葉夢得吳澂也曰凡例李瑾曾元生也曰說例劉
敞也曰忘例馮正符也曰演例劉熙也曰義例趙瞻陳
知柔也曰刊例張思伯也曰明例王哲王日休敬鉉也
曰新例陳德寧也曰門例王鏊王炫也曰地例余嘉也
曰會例胡箕也曰斷例范氏也曰異同例李氏也曰顯
微例陳迥也曰類例石公儒周敬孫也曰序例家鉉翁
也曰括例林堯叟也曰義例吳迂也凡五十有二家若
梁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之例苑孫立節之例論張大
亨之例宗劉淵之例義刁氏之例序則又甄綜其例者
殆紛綸極矣夫例之作也大指謂春秋所重者義也學
者因文以求義而有書爵書族書字書名書人書時書
月書日之不同又有或書或不書之互異比事屬辭而
難為解於是設例以明之例有不合則又有曰變例曰
特筆而極其詞曰美惡不嫌同辭亦綦密矣究之例愈
繁而其義愈晦且夫聖人之作春秋好惡一出於平非

會經堂文集卷一 論 三

若後世史臣有所激而借史以洩其忿也况因舊史之文紀當世之事事核而文直無所於褒亦無所於貶蓋其用心顯然揭日月而行江河何例之有哉顧說春秋者未得聖人之意往往煩其例而苛致其文子者十一誅譏者十九將謂尊周而動著王室之非禮將謂誅亂臣賊子而先責僨賢者不越竟即責以弑君不嘗藥則罪以弑父是聖人惡惡長而善善反短詎非例之一言啟其端致大聖筆削之公心竟目為高下其手哉昔董仲舒作春秋決事比一書再傳張湯而其決獄遂以慘酷為忠鄒陽馬氏有曰漢人專務以春秋決獄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緣假飾往見二傳中所謂責僨之說誅心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三

之說無將之說與其所謂巧詆深文者相類耳聖賢之意豈有是哉嗟乎邵子謂春秋為聖人之刑書常秩謂孫復所學春秋為商君法吾故竊為以例說春秋者寒心也

禮記論

禮記原非聖人手工定之書後儒各記所聞致相矛盾者往往而有如王制封國里數職官人數三卿命數皆與周禮不合雜記公侯伯子男皆用圭與周禮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不合禮器天子堂九尺與考工記堂崇三尺不合王制五年一朝與周禮大宗伯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不合又與大行人九服分六歲來朝不合禮器天子諸侯席重數與周禮司几筵職不合祭法天地坎壇各異與周頌不合祭義日月與天合祭與周禮分祭不合月令大雩是五月與左傳龍見而雩是四月不合郊特牲郊用騂尚赤與周禮大宗伯以蒼璧祀天其牲各倣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右

其器之色不合曲禮大饗不卜喪記大事有時與周禮太宰祀五帝卜日祀大神祇亦如之不合曲禮大夫祭以牽牛與儀禮大夫祭以少牢不合喪大記士大小斂陳衣異鄉與儀禮士喪禮陳衣同鄉不合雜記以遺車視牢為非禮與儀禮士喪禮具牲牢周禮牛人喪事共奠牛不合曾子問慈母無服與儀禮慈母如母服不合雜記祀用桑與儀禮祀用棘不合曲禮卜筮不相襲與周禮大事先筮後卜不合玉藻天子日食少牢與周禮王日一舉是太牢不合射儀天子歌騂虞與儀禮鄉射亦歌騂虞不合凡此之類不可枚舉而且一經之中彼此錯迕一篇之內前後抵牾蓋不一而足也况王制漢

文帝時博士所錄月令呂不韋所脩緇衣公孫尼子所撰三年問荀卿所著其餘衆篇多如此例亦極龐雜矣然則曷爲而列於五經京山郝氏曰三禮皆非古之完璧而周禮尤多揣摩雜以亂世陰謀富強之術儀禮枝葉繁瑣未甚切於日用惟此多明理微言天人性命易簡之旨聖賢仁義中正之道往往而在如大學中庸兩篇豈周官儀禮所有故三禮以記爲正今之學官守此程士良有以也

儀禮論

儀禮十七篇中其冠昏相見三篇士禮也鄉飲鄉射二篇大夫禮也燕射聘覲公食大夫五篇諸侯禮也士喪既夕士虞特牲饋食四篇皆諸侯之士喪祭禮也少牢饋食有司徹二篇皆諸侯之卿大夫祭禮也喪服一篇則通言上下之制也此篇第分屬之條目也獨稱士禮者因冠昏喪虞禮皆稱士故也而鄭康成遂謂禮獨士存拘矣自后蒼等有推士禮而達之天子之說後世遂以爲殘闕不可考之書夫儀禮之法賤者爲先故以士冠禮爲先無大夫冠禮諸侯冠次之天子冠又次之其昏禮亦士爲先大夫次之諸侯次之天子爲後諸侯鄉飲酒爲先天子鄉飲酒次之鄉射燕禮以下皆然且也特牲不言士士用特牲而不止士也少牢不言大夫大夫用少牢而不止大夫也但舉隆殺爲例耳論者不察遂謂天子諸侯禮皆亡是毋乃狃於班固猶愈於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而自狹其見乎

周禮論

周禮六官闕其一河間獻王以考工記足之漢唐諸儒無有異議自宋臨川王安石新昌黃度均置不解而疑者乃衆矣王應麟尤詆諆之謂以考工記補冬官何異拾賤醫之方以補盧扁之書庸人案之適足為病且謂百工細事固非周官所可無而於周官設官之意何補而業時亦謂以考工記補禮書之亡獻王之見然爾會是考工記而可補禮經乎明焦竑云周禮乃周公未成之書冬官之闕安可以考工補之而取綴錦之謂近代朱彝尊亦云周官三百六十多以士為之若考工記所載百工馬爾矣鄭氏以為司空之官非也此皆議者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七

之大凡也宋淳熙中俞廷椿著周官復古編謂冬官不亡錯簡五官之內於是取其近似者別為一卷以補冬官其書以天官之屬獸人獸醫司裘染人追師屨人掌皮典絲典泉凡十一官地官之屬封人載師閭師縣師均人遂師遂大夫土均草人稻人土訓山虞林衡川衡澤虞州人角人羽人掌葛掌染草圉人場人凡二十三官春官之屬典瑞典同巾車司掌家人墓大夫凡六官夏官之屬弁師司弓矢彙人職方氏土方氏形方氏山師川師遼師凡九官通四十九官改入冬官其後嘉熙間王次點復作周官補遺元泰定中邱葵又參訂俞王二家之說而損益之為周禮補亡吳澂

又訂正之為周禮考注四家之說備矣明何喬新又考四家所論為周禮集註其大旨皆於五官中求冬官也獨平湖錢軾作冬官補亡據尚書大小戴記春秋內外傳補冬官凡二十有一曰司空曰后稷曰農正曰農師曰司商曰甸人曰火師曰水師曰舌人曰工人曰舟虞曰匠師則本諸國語曰寄曰象曰狄鞮曰譯則本諸王制曰野虞曰工師曰舟牧則本諸月令曰工正曰圻人則本諸左氏傳其自序謂五家之儒割裂舊文五官幾於盡亡而冬官猶不存予欲使五官盡復而冬官之義未嘗闕也故秀水朱氏稱其不襲前人之言可謂溫故知新者豈無見歟

爲人後論

喪服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賈公彥曰同宗者謂同承別子之後一宗之內者若別宗同姓亦不可也支子可者以其適子自爲小宗則不得後他人故取支子變庶言支者適妻第二子以下皆是不限妾子而已戴聖曰大宗不可絕又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爾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以後大宗田瓊曰同宗無支子惟有長子以長子後大宗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薛蕙曰禮之所以立後者重大宗也何言乎重大宗小宗無子以爲可以絕者也故不爲之立後大宗無子不可以絕故立後以繼之曷爲後大宗不後小宗重本也大宗祖之正體也本也小宗祖之旁體也支也禮之正者支子爲後禮之變者適子亦爲後矣適子不爲後者非他也傳小宗之統焉耳明小宗之統爲重也益知大宗之統爲重矣諸家之說如此儀禮新疏斷之曰大宗無後則同父仲叔季之子皆可後之凡同祖同曾同高祖以及無服之子皆可後之但取同繼別之宗者而已傳恐人拘於倫叙之戚疏而取必於戚者則絕已以後人殊非爲後者之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七

所安而舍多奪少亦非均安之道故云小宗之適子自繼小宗不可以後大宗正與傳同宗則可爲之後相發也設大宗之外僅有一人則戴說其正也更以田說通之可也又曰小宗無後者不立後古法也以支子後之要亦非聖人之所禁者其論甚正可以定置後之議矣

論

禫服論

士虞禮菴而小祥又菴而大祥中月而禫鄭康成曰中猶問也禫祭名也與大祥間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王肅駁之曰二十五月大祥其月爲禫二十六月正樂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士虞禮及開傳皆云中月而禫中月月中也

是祥月之中也檀弓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若以二十七月禫則歲末遭喪出入四年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年鄭王二說不同如此魏晉以後用王肅之說至劉宋永初元年依王淮之奏改用鄭義遂以二十七月爲斷至今因之然考公羊傳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荀子禮論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白虎通三年之喪再期二十五月後漢書陳忠疏言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綢服二十五月淮南子飭喪紀高誘注紀數也二十五謂之數也是漢以前經藉所載無有以二十七月爲禫者言之自戴德始而康成主之然司馬溫公與朱子皆以王說爲是近世長洲汪琬又據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之說以爲杖期猶祥禫間月豈三年重服而不可用期喪爲準乎且謂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僖公之喪至是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固當從鄭義無疑惟儀禮新疏云古者祥禫之日不以忌辰而以卜筮凶事先遠日則必於後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三

月先卜之可知也如祥禫俱於近日得吉則二十五月矣若祥禫俱於遠日得吉則遂至二十七月矣而服制之初則以二十五月爲斷蓋再期而又奇則以是爲三年耳要之親喪寧厚今三年之喪從鄭氏之說必以二十七月則又崑山顧氏所謂過於古人也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三

沅州府形勢論

郡之州邑甚古而自古談形勢者未嘗齒及於沅何也以無滇黔故也夫碧雞金馬之路通於西漢交趾象郡之物賦於三都以至羅施之鬼夜郎之王皆見之史籍傳在人口而其地類以爲要宵荒忽微外棄之雖其時亦嘗有事其間顧取道於關隴印苻之區架入於嶺海黎矜之地而別以荆夔據其衝衡湘扼其阻故沅得安其僻左無事而形勢遂因以不見至宋而沅始稍著於史然是時蠻事倥傯特以是爲八番思播之衝故經制此地者恒議廢置則以其時滇黔猶微外耳逮於元而滇始置行省矣亦越明而黔始設布政司矣西南半壁

會經堂文集卷一 論 五

都會在焉而涉其境者舍沅莫由故沅重夫昔之官斯土者遷謫而外率銓以資地至是始間有中州名人來治於此而沅益重馴至有明中葉則方建憲臣旋開大府沅蓋巍然重鎮矣是故有滇黔而沅重沅重而滇黔愈定夫至重沅以定滇黔則近而全楚之賴以捍蔽遠而蜀粵之賴以轉轂亦從可知此領吭肘腋之說興而沅之形勢瞭如矣試以全郡而論延袤祇數百里耳三邑鼎峙鉉耳相銜類天造焉由西迤東五驛聯絡實以芷江爲中達自上而下一水迅駛又以芷江爲建甌若夫滙衆流於當關阻重山於一面則黔陽有筦鑰之寄通一線於蠶叢倚諸營於肩背則麻陽有屏障之資此

全郡形勢之梗概也自其郡治而論則明山爲主山脈自西昇越五士坡迤邐入城爲郡負宸南面則榜山爲之列案灑水西下由北而南復數折而東紫紆澄澈環抱郡城而五郎溪界其左漁溪界其右合注於灑如帶之有紳焉此郡治形勢之崖畧也夫由前之說可以識控制之機宜由後之說可以兆人文之興蔚况重以滇黔蜀粵荆湖諸大省之幹運而維繫焉而沅郡之形勢於是乎大

沅州府關隘論

沅州郡境北控苗峯南拊猺山西下仰摧東來頽遏蓋全楚天然之阨塞也顧其所謂要害者不過坡陀培塿耳非有天井之喬飛狐之遠與九折五回七盤十二繞之險也其何以守雖然昔人有言守江者不於江守淮者不於淮善守者所憑在險而力常餘於守之外是故文德踞西辰龍扼東飛山阻南崇山峙北守禦有方聲援相倚則沅之腹背肘腋皆固矣沅固則西南半壁可以無憂然後知沅之名為關者不足恃而有所以恃者在也

麻陽縣營哨論

麻陽之有營哨蓋為防苗設也明自宣德六年蠟爾苗叛都督蕭綬都御史吳榮率漢土兵十有二萬討平之班師後隨叛詔綬等各戴罪進勦乃冒暑夜馳直搗苗巢掩殺過半又圍其窟伏者久之苗皆出降乃設灣溪等十堡留官兵七千八百有奇以守迨嘉靖二十二年苗復猖獗至二十七年總督張岳力主用兵始大破之於是疏罷灣溪等堡更設哨所凡十有三各哨以土兵一員駐麻陽鎮守而守備屬焉時實副使高顯參將孫賢贊畫之故邊境少安三十三年又議移參將駐五寨司城就近調遣及四十二年又議徹民兵專募犵凱等兵與新降苗分列屯戍先是十三哨所中有銅信水塘水田等哨隆慶以後相繼裁罷尋又增置永寧長寧杜壤諸營嗣又增置龍首營於縣東以控之萬歷四十三年副使蔡復一又自銅仁至於保靖汛地三百餘里沿邊築土牆以遏之此營哨建置之梗槩也明陳組綬有曰麻陽設於施州保靖之南辰靖之西而西隣銅仁平茶聯湖廣貴州二路其地自辰沅而西皆夜郎故砦至今谿峒坪箐土著夷官僅得以宣慰宣撫安撫長官羈縻之而已有郡縣之名不得其人民之實蓋其時之麻陽雖疆域猶是錦州招諭并置之舊而非其人戶久矣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三

故邊鎮之表必繫乎麻堡哨之數必繫乎麻印重臣大帥駐節籌邊之所與夫士馬芻糧調遣輸饋之路亦必繫乎麻究之人戶既非麻有則疆域實爲麻累而麻之被既視他處尤慘然使非當日營設防禦之周且密則麻亦久非其有矣故院塞險阻之說不可廢也明侯加地曰五寨哨係中軍重地則巖坎江之防飭宜先長寧哨最密邇苗穴則麻里之冲越宜慮乾州哨城連守備而屯餉易危則暴木冲諸路不可不勦永寧哨地近貴苗而募兵易撓則火草嶺一吭不可不揜麻陽之庫獄賴小坡而保故雷打坡之四出埋伏防出沒也倉儲之積貯恃石羊而完故水田營之把砦屯軍杜窺伺也算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三

子哨地隣洞口而上下營之戒嚴實彼先聲洞口哨壤接清溪而烏牌隘之坑塹滅如左臂強虎哨雖雄據萬山然三面受敵一不設備而都羅鬼跳梁矣永安哨雖外倚藩蔽然強寇在旁一不加警而田冲巖坎揭竿矣他如王會哨之皮冲江口盛華哨之都梅坡箭塘營之石灰密靖疆營之油草塘要害相均哨伏宜謹機宜形勢數語若聚米畫沙是爲得之迨其久也奉行不善輪輓愆期將缺于上兵譁於下昔之碁置星羅者未幾皆鳥獸散所謂脫巾呼譽自決其藩者是也逮崇禎間邑士田英產奏記閣臣以從前處置乖方向後掃除宜盡爲言大意謂麻邑設處萬山勢雖叢爾實關辰沅藩蔽

黔楚咽喉一失麻陽漸無辰沅安有滇黔爲今日計招撫之說萬不可行卽守之一說亦竟無益因言蕩平之後始有三便疆土開拓可以州縣墾田輸賦以報公家一地方寧泰撤哨去兵可省軍輸以還公帑二取道盧溪直抵銅平裁省驛站以儲國計三閣臣上其議下撫臣相機議勦卒以餉運無所出罷而邊防亦已弛矣顧說者謂鎮算爲節制重地而堡哨自縣境小坡至於永寧鎮所則縣邊之極故必遠近皆詳我朝聲教四訖蠻獠嚮化已久邊境之救寧實自唐虞以來所未有者鎮算則自康熙三十九年已移沅州總兵來駐四十二年又裁土司而移辰沅靖僉事道駐此嗣又增設鳳凰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三

營五寨司連判巡司並設學於此矣乾州則自康熙四十七年設同知駐此又設巡司並移鎮算鎮左營駐防其地嗣又專設教職矣六里則自雍正八年巡撫趙弘恩招徠生苗四千七百餘戶相率歸化乃建吉多營永綏協文職則設同知經歷武職則設副將都司守備千把總矣轄苗砦者鳳凰營則一百有五乾州則一百一十有五永綏協則二百二十有八亦既各疆而理專城而領不異州縣其地凡新舊營砦因之分隸焉夫然後始無所繫於麻矣地既不繫於麻則昔之所謂要害者多非境內當無事牽附於麻故標目止此而仍追述其始末以當論古雖然一揆尉於東南復綢繆於風雨予

猶不能不有望於鑒前毖後者

沅州府水利志論

沅州府水利志論一

沅州志載各鄉陂塘堰壩之數在城一圖凡五十二城
東一圖凡五十三上五一圖凡三十一上五二圖凡二
十二上五三圖凡三十三上五四圖凡一十一上五五
圖凡二十二中五一圖凡四十一柿子一圖凡四水寬
一圖凡二十六水寬二圖凡一十九盈美三圖凡四十
六鎮江一圖凡四十四鎮江二圖凡一十一鎮江三圖
凡一十九鎮江四圖凡三十後山一圖凡四後山二圖
凡二十平便一圖凡一十七平便二圖凡八平便三圖
凡一十二平便四圖凡六平便五圖凡五平便六圖凡
四總計五百有四十且爲之論曰沅之田多無活源必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幸

雨暘時若可望有秋一遇旱乾則赤地千里矣各里在
在有陂塘堰壩雖荒蕪已久不可不嚴爲濬治使井井
灌溉庶水利興而旱潦不能爲之災然則此五百四十
之數其名目基址有存有湮在昔已不可窮詰若此茲
條其現所有者爲數視昔只五之一或濬其故或增其
新或役專於人力或利資諸自然工興於里阡而效收
於終畝在彼隨時集事不必盡里有功而引渠截埭有
待無遷要自不容泯滅又萬歷州志州境有塘五曰筌
竹塘曰南溪塘曰莫家村塘曰清水塘曰石門塘云俱
洪武年間開濬各設塘長一名攷明史河渠志明初太
祖詔所在有司民以水利條上者卽陳奏遂二十七條

特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其地勢脩治之乃分遣園子生及人材徧詣天下督修水利明年冬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此殆同時入告者今或已淤廢亦有更易其名所存者僅耳然以此知疇曩經理水土之制甚詳而存其名以俟重濬之有時也

沅州府水利志論二

黔陽縣志載塘六自廻龍大蓮清水紅蓮四塘而外又有北六十里之長塘托市之金雞塘堰凡三日竹坪堰曰蔣家堰曰將坪丁家堰陂凡九日何家陂曰大車陂曰大溪口陂曰大黎陂曰龍田陂曰熟坪陂曰婆田陂曰大崇溪陂曰木杉溪陂數止如是何往時營田之利獨寥寥歟况舊所載者今或名稱互異或湮塞過半豈古塘廢堰無多掌錄一至斯耶然張令固嘗論之矣其論曰黔邑山高水急土瘠而磽雨多則苦潦若十日不雨則又苦旱陂塘之勝惟熟坪稔禾源出羅翁田疇尤美白王馬二賊盤踞之餘猺人乘亂爲梗數十年來昔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三

之所謂良田美地今乃卒爲汗萊矣其餘陂塘源小易竭天小旱輒已大涸原神一鄉爲尤甚若因其源泉而益疏導之度其高下而益陂濬之時其蓄洩而益調劑之則凡有源者皆足資也蓋其時疆宇甫定農工初事經營故疏鑿無幾而役起於草創則功不能經久而不敵非盡地利之有所限也茲時邑無不墾之土土無不盡之利因其自然則高下有必注之勢度其分合則支幹無不達之流每乘隙以鳩工必一成而不敗如石所列之塘堰有灌田至百數十畝者其次亦不下五七十畝焉一綫所通四時不竭固所在多有可見山泉恒倍於平川而閘無情農斯年無歉歲有司土之任者可不

加之勤勞也哉

沅州府水利志論三

麻陽縣志載各里堰至一百三十有奇而陂塘池之得名者各四陂曰白泥田陂曰新村陂曰底釘陂曰杉樹坪陂池曰天星池曰龍池曰長池曰方池塘則劫頭坪塘廬道官塘而外又有坪土塘惟楊家古堰肇於明初此外皆明萬歷間邑令蔡心一率民勦築者也邑故多瘠田水源絕少天少旱則無有秋蔡令病之故謀此為亟乃事卒有成民食其利易斥鹵為腴田滋早曠以膏雨厥功偉哉顧蔡令有言邇來得堰利者始欣然加額示感視督令初不無多事語者何如也噫小民誠難與慮始矣可見人情狃於便安而舉大功者實屬之破疑

任怨之人開元詔書所謂歲功猶昧物議紛如蓋古今同慨也若蔡令者以百里之官創千年之利真有古良吏風而得為政之本矣雖然鄭國在前白公在後鑿涇有利實賴踵興茲陂池之名不甚著而塘存其三堰則里甲俱可指數且新增其二况原田彌望畝澮相屬絲來榛棘之所徧為秔稻之川已著有成效如彼則夫利期可久工以時鳩績用斯多畝金致潤蔡令為前事之師豈竟聽其聲塵缺然耶

會經堂文集卷一論

焉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考上

周易古文考

古易亂自漢費直鄭康成王弼諸人程傳因之朱子作本義始依古文故於周易上經條下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明洪武初頒五經天下儒學兼用程朱二氏亦各自為書永樂中脩大全乃取朱子卷次割裂附之程傳之後而朱子所定之古文仍復淆亂後來士子厭程傳之多棄去不讀專用本義又以大全乃朝廷所頒不敢輒改於是奉化教諭始蘇成矩隨卽監版傳義之本刊去程傳而以程之次序為朱之次序致朱子定正之書不得見於世康熙間 御纂周易折中出而朱子原本始復還舊觀矣

倉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一

說易家數考

自商瞿說易六傳至齊田何漢初言易者本之田生而王同周王孫丁寬服生四人皆田氏之學也同授楊何寬授田王孫王孫授施讐孟喜梁邱賀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學是為一家而說者謂孟喜學流於陰陽災變梁邱又以符應得幸其所主大畧可觀已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說京房傳之延壽自云嘗從孟喜問易而房以延壽易即孟氏易班固所謂託之孟氏是也房授之段嘉姚平乘宏由是前漢多京氏學是又為一家然其書大抵皆卜筮陰陽氣候之言不復更及易道矣費直易本皆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文言解上下經以授王瓚為費氏學是又為一家後漢陳元鄭眾皆傳其學馬融又為傳以授鄭康成康成注之荀爽又作傳魏王肅王弼並為之注自是費氏之易大興歐陽脩有曰易至漢分為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氏之易其大略也然劉向典校書考易說以為諸家皆祖田何楊叔元丁寬將軍大義畧同惟京氏為異可以知其源委之分合矣康成注易多論互體王弼易注獨標元旨率以老莊解易漢晉以來二家並立至劉宋初顏延之黜鄭置王陸澄王濟輩皆以為不可自是汾陽諸儒多主於鄭江左青齊多主於王唐孔穎達撰正義獨取王傳而鄭學遂廢至李鼎祚作集解則宗鄭排王顧其自序

倉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二

曰鄭則多參天象王則全釋人事且易之為道豈偏滯於天人者哉信持平之論也迨宋邵康節之學本之希夷則主象數程伊川之學受之濂溪則主義理朱子本義出而義理象數兩明之矣

考
上

連山歸藏考

山海經曰伏羲氏得河圖夏后因之曰連山黃帝氏得河圖商人因之曰歸藏桓譚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夏易煩而殷易簡是二說也可以定連山之為夏易歸藏之為殷易矣連山出於劉炫偽作北史已明言之獨歸藏為鄭樵所信其時僅存初經齊母本著三篇已非隋志十三篇之舊而文多闕亂不可訓釋其卦名如以坎為犖震為犖良為犖需為犖大小畜為大毒畜小毒畜家人為散家人損為員咸為誠謙為兼渙為真遯為遂蠱為蜀解為荔无妄為毋亡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岑雷林禍馬徒三複卦之類名義多不可解善夫劉炎之言曰漢志不錄連山唐志則有之漢志不錄歸藏晉中經隋唐志則有之昔無今有其偽可知况其言之不經耶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
上 四

書序考

向馬遷曰孔子序書傳劉歆曰孔子序書班固曰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凡百篇而為之序隋經籍志孔子刪書別為之序是皆以書序為孔子作也程子亦謂書序夫子所為而朱子則曰書序恐即是經師所作決非夫子之言吳才老亦先疑之厥後議者紛起或謂書序偽而朱子並詩序亦疑其偽詩序真而班固劉歆並謂詩必待序而傳書則篇中已詳何用複說而孫氏寶侗攻之尤力其曰書序為後人偽作逸書之名亦多不典不但書序可疑而百篇之名亦不可信顧亭林極服其說為切當朱竹垞曰朱子疑詩小序而並疑書小序疑孔安國所傳之古文而並疑古文之有小序然百篇之序實自漢有之竊謂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此書必有序而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古矣噫其信然歟

俞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五

尚書考一

尚書本百篇楊雄曰昔之說書者序以百鄭康成曰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遭秦燔燒舊典無存漢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名時伏生年九十餘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諳多與穎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意屬讀得二十八篇一堯典并舜典慎微以下為一篇二臯陶謨并益稷為一篇三禹貢四甘誓五湯誓六盤庚七高宗彤日八西伯戡黎九微子十放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名詔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并康王之誥為一篇二十五呂刑二十六文侯之命二十七費誓二十八秦誓也以漢隸寫之故曰今文至孝宣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秦誓一篇獻之合之為二十九篇乃班固誤以為伏生獨得二十九篇矣此伏生今文之源委也古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孝經論語凡數十篇皆古字恭王往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於是懼乃止不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

俞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六

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
數十此劉歆七畧所述第未知中古文是否即安國所
獻蓋經赤眉之亂焚燒無餘矣此孔安國古文之源委
也又漢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
篇以爲數十又采左氏傳書序爲首尾凡百二篇篇
或數簡文字淺陋成帝時求其能文者霸以百兩徵以
中書校之非是此又張霸古文之源委也又東漢之初
扶風杜林得漆書於西川以授徐巡衛宏於是賈逵作
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期丁鴻劉祐張
楷孔喬周盤類從漆書之學然未詳其篇數隋書經籍
志曰馬融鄭元所傳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子舊
書而正義又謂鄭氏書於伏生所傳增益二十四篇舜
典一汨作二九工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
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
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
葵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一篇爲一卷九工九篇合爲
一卷通十六卷以合於漢志得多十六篇之數說者以
爲此卽張霸之徒所作僞尚書而陸氏釋文則言馬鄭
所注二十九篇亦不過伏生所傳與民間所獻之二十
九而無一語及增多之十六也此又漆書古文之源委
也他若後漢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晉世秘
府所存古文尚書經文此又古文之見於史傳者也及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七

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并亡至東晉豫章內
史梅賾始得孔安國之傳上之增多二十五篇大禹謨
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
甲二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
武成十七旅葵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
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罔命
二十五以合於伏生之二十八篇而去其僞泰誓又分
舜典益稷盤庚中下康王之誥各自爲篇則爲五十八
篇其孔氏傳亡舜典一篇又取王肅注從慎微五典以
下爲舜典以續孔傳此梅賾古文之源委也齊明帝時
有姚方興者於大航頭得本有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
十八字獻之朝議以爲非後北入中原學者異之劉炫
遂以列諸本第此又梅賾古文外之古文也然則今之
尚書其今文三十三篇仍伏生之舊而古文二十五篇
固非孔安國之舊并非張霸僞書與杜林漆書之舊乃
出於梅賾姚方興之所獻合今文而一之也自漢科斗
古文尚書出孔安國以隸書寫之故仍謂之古至唐天
寶三載詔衛包改古文從今文釐定爲今文尚書十三
卷卽今所傳之本也蓋是書自東晉以後於經則共信
爲尚書於傳則共信爲孔傳無異辭也疑之自宋吳才
老始才老之言曰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
書詰曲聲牙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定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八

爲二體其亦難言矣而朱子亦曰書凡易讀者皆古文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不訛損一字又曰伏生所傳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其難而易者全不能記也又曰孔書至東晉始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序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尚書孔安國傳是魏晉間人作託孔安國爲名耳其疑如此其時伸其說者若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趙孟頫王充耘明之趙汝梅鄭瑗歸有光羅敦仁輩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近世若崑山顧氏山陽閻氏秀水朱氏吹疵摘謬更加嚴密益見今文真而可從古文非真而難信也至於張霸僞尚書後又有明之豐熙其書

舍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九

一曰箕子朝鮮本一日徐市倭國本自謂其曾大父河南布政使慶錄得之以藏於家自爲古書世本尤詭誕不經顧亭林極斥之或曰熙子坊此猶是假託詩傳詩說之伎倆不堪與張霸作奴而其先後作僞則同一科也

尚書考二

漢世爲今文之學者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授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地餘子政由是尚書世有歐陽氏學歐陽高授林尊尊授平當及陳翁生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翁生授殷崇及龔勝平當授朱普及鮑宣宣徒衆尤盛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授夏侯勝勝又事同郡簡卿簡卿兒寬門人勝授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周堪與孔霸事大夏侯勝堪授牟卿及許商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學張山拊事小夏侯建授李尋鄭寬中張無故秦恭假倉由是小夏侯

舍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十

有鄭張秦假李氏之學爲古文之學者孔安國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此授受之源流也其注疏在漢則有伏勝大傳四十一篇及尚書暢訓三卷歐陽生尚書章句三十一卷尚書說義二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大小夏侯解故二十九篇孔安國尚書傳四十一篇隋志十三卷歐陽地餘等尚書議奏四十二篇牟卿尚書章句秦恭尚書說後漢杜林傳古文尚書而賈逵作尚書古文同異衛宏作尚書訓旨馬融作尚書注十一卷鄭康成亦作尚書注九卷尚書大傳注三卷并尚書音書贊等書王肅作尚書駁議五卷古文尚書注十一卷范甯作

尚書注十一卷此皆註之最早者也梁蔡大寶作尚書
義疏三十卷巢倚作尚書義疏三卷尚書百釋三卷費
彪作尚書義疏十卷隋劉焯作尚書疏義二十卷劉炫
作尚書述義二十卷尚書百篇義一卷尚書孔傳目一
卷尚書畧義三卷顧彪作尚書疏二十卷此皆疏之最
早者也至唐孔穎達等尚書正義出則主梅賾所上之
孔傳一因費彪之疏而廣之而注疏始定矣至宋之注
朱子所取者四家而明何喬新以蘇軾之書傳十三卷
傷於畧王安石之新經尚書義十三卷傷於鑿林之奇
之尚書集解五十八卷傷於繁呂祖謙之書說三十五
卷傷於巧然九峰蔡氏之書傳或以爲冗或以爲勉強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二

附會者亦有之

九州考

禹貢九州曰冀州曰兗州曰青州曰徐州曰荊州曰揚
州曰豫州曰梁州曰雍州周禮職方氏九州曰揚州曰
荊州曰豫州曰青州曰兗州曰雍州曰幽州曰冀州曰
并州爾雅釋地九州曰冀州曰豫州曰雍州曰荊州曰
揚州曰兗州曰徐州曰幽州曰營州舜典肇十有二州
經無明文孔安國馬融并謂舜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
恒山之地爲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
州爲營州孔穎達以其據周禮職方氏有幽并知舜時
當有幽并幽并山川於禹貢皆冀州之域知分冀州之
域爲之據爾雅釋地齊曰營州知舜時亦必有營州而
齊卽青州之地知分青州爲之然則孔馬之說亦屬意
揣耳明劉三吾書傳又謂幽并營三州皆分冀州之地
又引歐陽忞輿地廣記遼東營州屬冀州爲徵而崑山
顧氏又深以分地之說爲非謂幽并營三州山川皆不
載之禹貢爲靡得而詳也漢書地理志堯遭洪水天下
分絕爲十二州使禹治之更制九州與舜典肇十有二
州之文不合惟陳氏謂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乃
分九州爲十二州至夏之世又并爲九州故傳言貢金
九牧其說爲是第其州名卒不可攷而孔傳爲蔡傳所
取姑從其說可也郭璞注爾雅九州下云此蓋殷制邢
岳疏曰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管是夏制也周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三

禮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此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是殷制也然則舜典十二州其虞制乎龜山楊氏曰十二州九州或分或合因時而已不必強爲之說信然

說詩家數考

說詩者四家魯齊韓毛也漢初魯人申培作魯故是爲魯詩齊人轅固作詩外內傳是爲齊詩燕人韓嬰作韓故內外傳韓詩說是爲韓詩趙人毛萇作詩傳是爲毛詩申公受詩於浮邱伯以詩經爲訓故班固謂齊韓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其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而瑕邱江公盡能傳之及魯許生免中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江公及許生傳子元成由是魯詩有韋氏學王式事徐公及許生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皆事式由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其門人琅琊王扶

舍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古

陳留許晏由是張家有許氏學轅固以治詩爲博士諸齊以詩顯貴者皆固之弟子也夏侯始昌最明傳后蒼蒼授翼奉匡衡衡授師丹伏理滿昌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昌授張邯及皮容皆至大官徒衆尤甚後漢陳元方亦傳齊詩彭俊民曰申公得詩之約者也轅固得詩之直者也以約窮理而以直行已觀其言以察其行信有異於毛公韓嬰之所聞也韓嬰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言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貢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河南趙子事生授同郡蔡誼誼受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豐授山陽張就吉授淄川長孫順順受東海髮福由是韓詩

有王食長孫之學漢志韓詩有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
非嬰傳詩之詳者王弼州謂爲引詩以證事而非引事
以明詩信然要之終漢之世三家並立齊詩魏代已亡
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之者陸氏曰三家之詩
至唐已失其舊傳雖有存焉者僞矣毛萇之學自謂子
夏所傳先是魯人毛亨號大毛公學於荀卿爲詩故訓
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卽萇也萇爲河間獻王博士
授同國貫長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陳俠
言毛詩者本之敖時齊魯韓三家皆立於學官獨毛氏
不得立惟河間獻王好之中興後謝靈運宏賈逵馬
融鄭衆鄭康成之徒皆宗毛公學者翕然稱之按其書

舍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五

所釋鴟鴞與金縢合釋北山烝民與孟子合釋昊天有
成命與國語合釋碩人清人皇矣黃鳥與左氏合而序
由庚六篇與儀禮合當毛公時左氏傳未出孟子國語
儀禮不甚行而毛公之說先與之合不謂之源流子夏
可乎呂東萊曰以齊魯韓之義尚可見者較之獨毛公
適與經傳合關雎正風之首三家者乃以爲刺餘可知
矣此所以三家皆廢而毛詩獨存於世也

毛詩注疏考

毛傳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漢志十九卷唐志十卷
鄭康成作毛詩箋二十卷申明毛義以難三家且毛詩
經文久而滋誤者因鄭箋可證其非又作毛詩譜三卷
其自序曰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
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後賴歐陽
脩補完而其書始備他若賈逵之毛詩雜義難十卷馬
融之毛詩注十卷王肅之毛詩注二十卷毛詩義駁八
卷毛詩奏事一卷毛詩間難二卷劉楨之毛詩義問十
卷王基之毛詩駁一卷劉璠之毛詩義四卷徐整之毛
詩譜三卷大叔裘之毛詩註二卷韋昭之毛詩答雜問
四卷皆佚矣存者惟吳烏程令陸璣之毛詩草木禽獸
蟲魚疏耳漢魏晉間撰毛詩音者九人如鄭康成徐邈
蔡氏孔氏阮侃王肅江惇干寶李軌是也然存者僅什
一隋經籍志載毛詩義疏凡七部其著撰人姓氏者舒
援沈重二家此外無名焉唐孔穎達謂近代爲義疏者
有全緩何胤舒綬劉軌思劉醜劉焯劉炫等顧其書皆
亡惟孔穎達王德韶齊威等奉勅撰毛詩正義四十卷
蓋據劉炫劉焯本刪其所繁而增其所簡卽世所行毛
詩註疏也而陸德明之毛詩釋文亦存後此注家繁夥
殆指難勝屈歎

舍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五

三禮考

漢興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之儀禮張淳曰漢初名疑後學見十七篇中此其最先者也又禮古經者

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漢書注出於魯淹中里名也凡五十六篇劉歆曰魯共王得古

有九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後漢書儒林傳曰孔安國

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孫惠蔚曰淹中之經孔安國所

得隋書經籍志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

收集餘禮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吳澁曰魯共王壞孔

子宅得古文禮經於孔氏壁中凡五十六篇河間獻王

亦得而其字皆篆書是為古文其十七篇與高堂生所

傳同而字多異餘多三十九篇絕無師說在於秘館謂

之逸禮此又儀禮之類也漢時有李氏得周官於山巖

屋壁上於河間獻王獨闕冬官一篇獻王購以千金不

得遂取考工記以補其闕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時劉

歆始建立周官經置博士以行於世即今周禮是也漢

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

篇獻之時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

篇第而次之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

七篇王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合二百十四

篇戴德刪其煩重合而記之為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

而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為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

馬融傳小戴之學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

一篇合四十九篇即今禮記是也此皆其後出者也而

逸補刪益之故亦畧見於斯後漢儒林傳曰鄭眾傳周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七

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亦作周官注元本習
小戴禮即今儀禮十七篇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
氏學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丙三篇為馬通融所益史誤
為三禮焉此今三禮次第之所由昉也

三禮授受考

周禮六篇前世傳其書未有名家王莽時劉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緱氏杜子春受業於歆因以教授其門徒時鄭大夫與鄭司農衆及賈逵皆受業焉是後馬融作周官傳以授鄭康成此周禮授受之源委也儀禮自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而魯徐生善爲頌爲禮官大夫漢書師古注曰頌讀與容同傳子至孫延襄襄亦善爲頌爲大夫延及徐氏弟子公戶滿意桓生單次皆爲禮官大夫而取邱蕭奮以禮至淮陽太守諸言禮爲頌者由徐氏孟卿專蕭奮以授后蒼問邱卿蒼說禮數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授聞人通漢戴德戴聖慶普德號大戴聖號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七

小戴由是禮有大戴小戴慶氏之學三家皆立博士慶普授夏侯敬又傳族子咸大戴授徐良小戴授橋仁楊榮由是大戴有徐氏小戴有橋楊氏之學中興後大小戴傳士禮雖相傳不絕然未有顯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而董鈞亦習慶氏禮漢末鄭康成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爲鄭氏學此儀禮授受之源委也小戴禮記前漢無師說惟漢末馬融傳小戴學而鄭康成受業於馬融後漢書又云元從東漢張泰祖受周官禮記此禮記授受之源委也凡此並見於前後漢書及隋書近世竹垞朱氏撰經義考於戴德禮記下引漢書大戴授張那徐良云云於戴聖禮記下引漢書小戴授梁人

橋仁楊榮云云是誤以漢書所載二戴之學其授受爲禮記也不知漢書儒林傳自漢興魯高堂生傳士禮下迄小戴有橋楊之學二傳之文專言前漢儀禮授受家數未嘗及禮記一字也其藝文志禮經後論亦然惟後漢書儒林董鈞傳內一則曰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云云其曰小戴禮者即高堂生所傳十七篇曰古經者乃淹中所得五十六篇也再則曰元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則明爲今禮記篇數矣且鄭康成有言曰傳禮者十三家惟高堂生及五傳弟子戴德戴聖名世也五傳弟子者高堂生蕭奮孟卿后蒼及戴德戴聖爲五此所傳皆儀禮也其說甚明竹垞亦引於儀禮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七

下何於禮記又抵牾若此甚矣著書之難也注周官經者自杜子春始嗣有鄭興周官解故鄭衆周官解詁賈逵周官解故衛宏周官解詁張衡周官訓詁其書皆亡馬融周官禮注十二卷見於隋志顧亦佚矣今存者鄭康成周官禮注十二卷王氏炎曰康成之訓釋可謂有功於禮記然一則以緯說汨之一則以臆說汨之是以學者不得不疑王氏應麟引徐氏徵言謂鄭注誤有三王制漢儒之書今以釋周禮其誤一司馬法兵制也今以證田制其誤二漢官制皆襲秦今引漢官以比周官其誤三且譏其主緯書六天之說以亂經又以南郊圓邱爲二郊以明堂祭天爲祭太微五帝以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爲周祭感生帝靈威仰配以后稷而所穀信爲疵謬也魏王肅又有周官禮注十二卷朱子云肅議禮必反鄭元此殆其一也後又有干寶周官禮注十二卷伊說周官禮注十二卷崔靈恩周官禮集注二十卷疏周禮者則有沈重周官禮義疏四十卷而晉陳劭周官禮異同評十二卷史稱其甚有條貫迨唐賈公彥作周禮義疏五十卷晁氏稱其發鄭學最爲詳明董氏謂此疏據陳劭沈重二書爲之朱子曰五經中周禮疏甚好故今立於學官云至宋王安石作新經周禮義二十二卷晁氏斥其傳著所拗新法以塞異議者之口信然胡銓作周禮傳十二卷自謂覃思十餘年僅成集解惜其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三

書不傳也注儀禮者惟鄭康成最顯康成注十七卷晉荀崧稱其於禮特明宜置鄭儀禮博士其爲後世所重如此王肅亦有儀禮注十七卷而馬融袁準孔倫陳銓裴松之雷次宗蔡超田儻之劉道拔周續之皆有注或一卷或二卷蓋儀禮喪服傳一卷子夏所爲故舊唐書經籍志亦載鄭元注又一卷其諸家注一二卷者皆喪服注未嘗指爲全書注且陸氏釋文序錄可按也然自新唐書藝文志於諸家下並不著其注喪服後遂沿誤而不覺其非矣疏周禮者則有沈重儀禮義疏三十五卷黃慶儀禮章疏李孟哲儀禮章疏諸書賈公彥撰儀禮義疏五十卷晁公武衛湜並云公彥刪黃李二家爲

此疏顧公彥談黃舉大畧小李疏舉小畧大爲互有脩短朱子則云公彥儀禮疏不甚分明然自宋邢昺奉詔是正則亦列於學官矣宋陳祥道注解儀禮三十二卷范祖禹以爲精詳博學惜其書不傳朱子儀禮經傳通解二十三卷其書以儀禮爲經取禮記及諸經史書所載附本經之下具列注疏諸儒之說惟喪祭二禮則屬之門人黃勉齋類次焉又撰儀禮釋官一篇勉齋黃氏幹續通解二十九卷其喪禮十五卷爲勉齋手定祭禮十四卷則又信齋楊氏復據藁本以續成者合朱子通解均爲學者所宗無異詞也元初又有敖繼公儀禮集說十七卷則與通解異有識者恆以細密精確稱之其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三

書殆不可湮沒已注禮記者則有戴聖禮記羣儒疑義十二卷橋仁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暨高誘禮記注見於史傳及他書所引然不可考矣馬融爲傳盧植合二十九篇爲之解亦世所不傳至鄭康成撰禮記注二十卷遂大明戴記之蘊朱子稱其考禮名數大有功事事都理會得衛正叔亦稱其簡嚴該貫非後學可及王肅禮記注三十卷雖多改駁仍按本篇孫炎禮記注三十卷雖挾鄭義乃易前編嗣是司馬伯禮記寧朔新書二十卷增革向逾百篇葉遵禮記注十二卷刪脩僅全十二唐魏徵病羣言之錯雜紬衆說之精深成類禮二十卷元行沖作類禮義疏五十五卷顧其書寘諸內府不可

復見朱子惜之疏禮記者則有鄭小同禮記義記四卷
雷肅禮記義疏二卷何修之禮記義十卷梁武帝禮記
大義十卷簡文帝禮大義二十卷賀瑒禮記新義疏二
十卷皇侃禮義疏九十九卷禮記簡疏四十八卷沈重
禮義疏四十卷熊安生禮記義疏四十卷唐孔穎達撰
禮記正義七十卷其自序曰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門王
鄭兩家同經而異注晉宋逮於周隋傳禮業者江左尤
盛而為義疏者南人有賀循賀瑒庾蔚靈沈重宣
皇甫侃等北人有徐道明李業興李寶鼎侯聰熊安等
其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熊則違背本經皇乃時乖鄭
義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乃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下

以熊氏補焉此正義著述之大指也今列於學官者即
此此後宋則有橫渠張子禮記說三卷為魏鶴山所稱
王安石禮記發明一卷要義二卷未為完書而方慈禮
記解義二十卷馬晞孟禮記解七十卷陳祥道禮記講
義二十四卷陸佃禮記解四十卷即鶴山所稱方馬陳
陸是也然其書皆述王氏之說人頗病之獨朱子以為
方馬二解儘有好處不可以其新學而黜之也崑山衛
湜正叔撰禮記集說一百六十卷援引解義凡一百四
十四家且云他人著書惟恐不出於已予之此編惟恐
不出於人蓋詳博至矣迨元雲莊陳澔作禮記集說三
十卷以其簡便遂得列於學官秀水朱氏日以公論揆

之自當用衛氏集說取士而學者厭其文繁全不寓目
若雲莊集說直兔園冊子耳獨得頒於學官三百餘年
不改其於度數節節擇焉不精語焉不詳禮云禮云如
斯而已乎此外說禮者甚多不能枚舉姑述其大畧如
此

逸禮考

逸禮三十九篇其篇名頗見於他書若學禮見賈誼傳天子巡狩禮見周官內宰注朝貢禮見聘禮注朝事儀見覲禮注禘嘗禮見射人疏中霤禮見月令注及詩泉水疏王居明堂禮見月令禮器注古大明堂禮昭穆篇見蔡邕論本命篇見通典聘禮志又有奔喪投壺遷廟樂廟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見大小戴記及管子蓋其書初唐猶存諸儒不以為意遂至於亡惜哉元吳澂於是彙收八篇為儀禮逸經曰投壺曰奔喪曰公冠曰諸侯遷廟曰諸侯樂廟曰中霤曰禘於太廟曰工居明堂其二取之小戴記其三取之大戴記其三取之鄭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五

氏注也又纂次儀禮傳十篇曰冠義曰昏義曰士相見義曰鄉飲酒義曰鄉射義曰燕義曰大射義曰聘義曰公食大夫義曰朝事義其七取之小戴記其一取之大戴記其二取之清江劉氏所補也明何喬新又取原文集中投壺義一篇錄於朝事義之後以補逸經之傳而明初汪克寬則以為儀禮十七篇古禮之存惟特牲饋食篇乃諸侯國之士祭祖廟之禮少牢饋食及有司徹篇乃諸侯卿大夫祭祖廟之禮凶禮之存惟喪服篇乃制尊卑親疎冠經衣服之禮士喪禮乃士喪其親自始死至既殯之禮士虞禮乃士既葬其親迎精而返日中而祭於殯宮之禮賓禮之存惟士相見篇乃士以

職位相親始承贄相見之禮聘禮篇乃諸侯久無事使相問之禮覲禮篇乃諸侯秋朝天子之禮嘉禮之存惟冠禮篇乃士之子始加冠之禮士昏禮篇乃士娶妻之禮鄉飲酒禮篇乃卿大夫賓與賢能飲酒之禮鄉射禮篇乃士為州長會民射於州序之禮燕禮篇乃諸侯燕饗其臣之禮大射儀篇乃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羣臣宴飲之禮公食大夫禮篇乃諸侯以禮食鄰國小聘大夫之禮自此之外如朝覲會同郊祀大饗帝大喪之禮蓋皆亡逸况軍禮無存非闕細故乃考於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漢儒紀錄凡有合於禮者各著其目列為五禮之篇名曰經禮補逸然是

會經堂文集卷二 考上 五

二書也朱彞尊稱吳氏文簡而論叙秩然會魯稱汪氏辭約而事備其為可取也益信矣若明永樂中沅州劉有年所上儀禮逸經十八篇詔付史館見於明一統志羅倫因何喬新之言欲待好古君子上請繼類成篇而焦竑亦惜其未加表章旋就湮沒楊慎又訝有年何從得之而朱彞尊則以為有年所進即草廬吳氏本蓋以逸經八篇傳十篇適合其數也雖然明初廟堂諸公豈竟未見草廬本哉

廟制考

王制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祭法大夫三廟二壇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王考廟享嘗乃止皇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是二說皆不同其言大夫也王制三廟一為太祖而不及高曾祭法及曾而太祖則夷於壇而無廟矣其言士也祭法雖與官師分而皆得祭其祖王制則不及祖矣何參錯若是後之說者有曰王制商禮祭法則周禮也或又曰是廟制也而非其所祭之數也凡宗子祭必及四世不皆廟官師一廟而得祭其祖庶人祭寢而不限其所祭可推而見也且高祖在五服之中而可以不祭乎哉或又曰王制之言廟制也先之以支子不祭明廟制為宗子設支子雖大夫不得立廟或又曰大宗必立太祖之廟百世不祧宗子為大夫者立三廟祭及曾失職為士者立二廟祭及祖蓋大夫并太祖廟而四十并太祖廟而三也或又曰支子為大夫士亦得立廟於家不必於宗子之家也蓋廟自為大夫士立不為其宗立非二統也凡此諸說雖各有相象大都欲比王制祭法而合之耳近堯峰汪氏設為五疑推勘盡矣而要之諸說者均各有據存之亦足以備考焉

會經堂文集卷二十 考上 七

五祀考

大夫祭五祀曲禮王制同云獨祭法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是本經之言既不能齊矣鄭康成泥於祭法之文於曲禮則注曰五祀戶竈中霤門行也又曰五祀殷制三祀周制也於王制則注曰五祀司命中霤門行族厲也又曰大夫有地祭五無地祭三也何一人之言前後矛盾若此夫殷周之制全無徵驗不過出於鄭之臆說耳若以戶竈中霤門行之祀論則止屬一家前報與分土何與而乃以有地無地為差等耶况周禮祭社稷五祀儀禮士疾病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陸殺之別而其非殷制也益明祭法司命鄭氏以為督察三命皇侃以為文昌宮星夫三命本沿里俗之談而大夫又無祭星之禮皆不足信也至族厲之說孔穎達疏訓族為眾以為古大夫無後者汪氏曰古者大宗無後則族人為之置後非宗子而為大夫者無後亦如是是安得有族厲則其說之謬可知已總之祭法怪妄不經所云三祀類與廟制乖異等而鄭氏泥其文求其說而不得遂牽附舛互一至於斯大抵曲禮王制兩說合一當以為定而五祀名目則從月令春祀戶夏祀竈秋祀中霤冬祀行也可

會經堂文集卷二十 考上 七

考下

春秋授受考

自昔傳春秋者五家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是也左氏邱明為孔子弟子作春秋傳三十卷公羊氏高齊人受春秋於子夏作春秋傳十一卷穀梁氏赤魯人亦子夏弟子一曰名俶一曰名淑字元始秦孝公同時人顏師古曰名喜作春秋傳十一卷鄒氏傳十一卷夾氏傳十一卷并見漢藝文志此傳家最古者也漢武帝立五經博士春秋惟有公羊宣帝善穀梁說始置穀梁博士

荀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孝哀時劉歆典校經籍攷正左氏傳欲立於學諸儒莫應至東漢建武中尚書令韓歆請立而未行時陳元最明左傳又上書訟之乃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及封卒遂罷然諸儒傳左氏者甚眾永平中能為左氏者擢高第為講郎其後愈顯此三傳立學之先後也左氏作傳授會申申授吳起起授子期子期授楚人鐸椒作抄撮八卷漢志有鐸氏微三篇授虞卿漢志有虞氏微傳二篇虞卿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春秋傳誼為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貫公子長卿授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祭陽賈護護哀帝時



為郎授蒼梧陳欽以左氏授王莽為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本之賈護劉歆公羊子作傳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當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與董仲舒皆見於圖讖自壽而前皆口授焉是以免於秦火胡母生與董仲舒同業齊之言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宏亦願受焉武帝尊公羊家由是大興胡母生弟子有蘭陵褚大東平嬴公廣川段仲溫呂步舒惟嬴公守學不失師法授東海孟卿及魯睦孟孟授東海嚴彭祖及魯顏安樂由是公羊春秋有嚴顏之學彭祖授瑯琊王中中授同郡公孫文東門雲安樂授淮陽冷豐淄川任公由是顏家有冷任之學疏廣事孟卿授瑯琊路賈禹事嬴公授瑯川堂溪惠惠授泰山冥都都與路又事顏安樂故顏氏復有寔寔之學穀梁子作傳傳孫卿卿傳申公申公傳瑕邱江公其後浸微惟魯榮廣王孫皓星公二人受焉沛蔡千秋梁周慶丁姓皆從廣受千秋又事皓星公宣帝興穀梁擢千秋為諫大夫千秋死徵江公孫為博士江博士死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尋為博士姓授楚申章昌尹更始事千秋傳子咸及翟方進琅瑯房鳳江博士授胡常常授梁蕭乘由是穀梁春秋有尹胡申章房之學此三傳授受之源流也至於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故不能詳云

荀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春秋三傳注疏考

左氏公羊穀梁三傳論者不一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邱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昔者仲尼與邱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邱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於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邱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邱明受經於仲尼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傳言之其文緩其旨遠者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三

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邱明子夏造膝親受無不精究邱明撰所聞為傳張本繼末以發明經意信多奇偉者荀崧也謂邱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邱明躬為魯史受經於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於仲尼博采諸家叙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邱明受仲尼之經而為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邱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為上者陳岳也謂左氏釋經義例具得當時事實非二傳之比者陳振孫也謂左氏曾見國史攷事頗精者朱子也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四

至於公羊傳漢初盛行凡載漢志者如公羊顏氏記十篇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皆公羊之學也東漢李育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不得聖人深意作難左氏義四十二事何休以春秋駁漢事六百餘條范史謂其妙得公羊本意又與其師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十四卷言公羊之意不可攻如墨翟之守城也而左氏膏肓十一卷穀梁廢疾三卷皆休所作以指擊二傳者也於是鄭元乃作廢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以排之此休所以有康成人吾室操吾戈以伐吾之歎也嗣是魏嚴翰善公羊鍾繇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數晉王接又謂公羊附經立傳經所不書傳不妄起於文為儉通經為長漢宣帝聞衛太子好穀梁問常賢夏后勝史高皆魯人言穀梁本魯學公羊乃齊學也宜與穀梁甘露元年召五經名儒大議殿中平公穀同異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然晉荀崧又謂公羊精隱明於斷獄穀梁間約隱要又謂公羊高親受子夏立於漢朝辭義清俊斷決明審多可採用董仲舒之所善也穀梁赤師徒相傳暫立於漢其書文清義約諸所發明或左氏公羊所不載亦足訂正其又以二傳宜與左氏并重不可偏廢者也顧有為之說者曰左氏艷而富其失也巫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又有曰言其長則事莫明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五

於左氏例莫明於公羊義莫精於穀梁言其短則或失之誣或失之亂或失之鑿是三家又各有短長得失矣然左氏顯而公穀微自西晉已然且綜覈諸儒之論則左氏優於公穀不必僅以三長五短相品騰已及唐啖助趙匡又參考三家以采其長助頗右公穀陸淳傳其學纂會其文為春秋集傳纂例十卷又撰集注春秋二十卷微旨三卷辨疑七卷說者謂自漢以來言春秋者唯宗三傳三傳之外能卓然有見於千載之後者自啖氏始蓋魏晉以前學者各守傳以合經唐中葉後學者頗欲舍傳以求經至宋孫覺春秋經社一書其書亦主啖趙而孫明復著春秋尊王發微十五卷遂專廢傳從經劉敞著春秋權衡意林春秋傳三十四卷雖不廢傳亦不盡從傳伊川直以自泰以下其學不傳特作春秋傳二卷以明之紹興中胡安國被旨撰春秋傳及通例通旨共三十二卷其書按左氏義取公穀之精者采孟子莊周董仲舒王通邵堯夫程明道張橫渠程伊川之說以潤色之近世學者皆宗焉然朱子稱伊川傳則云中間有說好處如難理會處亦不為決然之論謂胡文定春秋非不好有牽強處聖人只是直筆據見在而書諒哉斯言學者可以廢然返矣他若蘇轍葉夢得鄭樵諸人各有所作大抵一偏之見未堪指駁耳此又三傳而外諸家得失之大畧也注左氏傳者自賈誼訓故始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本

然其書已不傳其後則有賈逵春秋左氏解詁三十卷服虔左氏傳解詁三十一卷王肅左氏傳三十卷董遇左氏經傳章句三十卷孫毓左氏傳義注十八卷王闕左氏傳十二卷迨晉杜預左氏經傳集解三十卷出而注乃盡善先儒謂為左氏忠臣夾漈鄭氏比之顏師古之注漢書而晁氏嗤其棄經信傳過矣疏左傳者則有沈文阿左氏經傳二十五卷王元規續左氏傳義畧十卷蘇寬左氏傳義疏若干卷崔靈恩左氏傳立義十卷劉炫左氏傳述義四十卷直齋陳氏謂沈氏義例粗可經傳極疏蘇氏不體本文惟攻賈服劉氏好規杜失比諸義疏猶有可觀唐孔穎達據劉學而損益之撰春秋正義三十六卷而注疏統名焉迨宋林堯叟亦有左氏傳註今附杜本行者是也注公羊傳者漢初有嚴彭祖公羊傳十二卷其後則有東漢何休公羊傳解詁十二卷史稱其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而成而鄭康成以公羊善於讖休之注引讖為多讖之豈不信哉嗣有王愆期公羊解詁十三卷高襲公羊注十二卷孔衍公羊集解十四卷疏公羊傳者則有公羊疏十二卷見隋志而今所行春秋公羊傳疏三十卷不知撰人或云徐彥撰宋邢昺奉詔是正其書以何氏三科九旨為宗本有識者頗斥為淺局矣注穀梁者則有尹更始穀梁傳注十五卷唐固穀梁傳注十三卷麋信穀梁傳注十二卷張

靖穀梁傳注十卷程闡穀梁傳注十六卷孔衍穀梁傳注十四卷徐邈穀梁傳注十二卷段肅穀梁傳注十四卷孔君穀梁傳指訓五卷晉范甯以穀梁諸注家為庸淺於是率其子弟及門生故吏商畧名例博采諸儒同異之說成其父汪之志作穀梁傳集解十二卷晁氏謂三傳之學穀梁所得最多諸家之解范甯之論最善非無見也此外又有張陳孫劉四家穀梁集解四卷徐乾穀梁傳注十三卷然多殘闕不及見矣疏穀梁傳者則有徐邈傳義十卷至唐楊士勛撰春秋穀梁傳疏十二卷宋邢昺等奉詔是正而三傳之注疏以傳至為左傳音者則有嵇康李軌杜預徐邈王元規徐文遠陸德明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七

為公羊音者則有王儉陸德明為穀梁音者則有徐邈陸德明此皆見於史志足資考證者

左氏公羊穀梁考

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邱明為孔子弟子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邱明二人其褒崇若此至唐中葉河東趙匡則云左氏淺於公穀誣謬實繁皆孔門後之門人論語左邱明乃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焚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邱明也宋陳振孫亦云左傳末記智伯反喪於韓魏在獲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沒亦二十六年不應年少後亡如此又其書稱虞不臘矣見於嘗耐及秦庶長皆戰國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稱左邱明別自是一人為史官者明郝敬又謂左傳或出三晉辭人之手故其說往往右晉近時徐與喬云左傳晉韓魏智伯事舉趙襄子諡則左傳作於襄子卒後自獲麟至襄子卒已八十年使邱明與孔子同時不應孔子沒後七十有八年後猶能著書也又云論語所引姓左名邱明傳春秋者姓左邱名明司馬子長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蓋左邱氏以失明而自名曰明也凡皆眾說之獻疑者惟秀水朱彙尊作孔子弟子攷特書曰魯太史左邱子明又博采諸儒之論而辨之曰論世者惑於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於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眾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並不得與於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八

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耶又引風俗通邱姓魯左邱明之後以證左邱爲複姓是真可以解諸家之紛矣至謂公羊氏爲子夏弟子則戴宏荀崧梁武帝孔穎達吳兢諸人之說同謂穀梁爲子夏弟子則應劭顏師古諸人之說同獨羅莘路史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於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載有二子居第四等其非假託也可知若公羊傳內所稱子沈子注云後師明說此意者又有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魯子高子穀梁傳內亦有尸子沈子然則其人皆後師耶子有言春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九

秋屬商意諸子者或皆于夏之徒歟

左傳官名地名異同考

左氏傳中列國官名若晉之中行宋之門尹鄭之馬師秦之不更庶長皆他國所無而楚尤多有莫敖令尹司馬太宰少宰御士左史右領左尹右尹連尹鍼尹或作箴尹寢尹工尹卜尹芋尹藍尹沈尹清尹莠尹鷲氏陵尹郊尹樂尹官廐尹監馬尹揚豚尹武城尹其官名率與他國異者又左傳地名名同而實異者如成公元年戰於鞏入自邱輿杜解云齊邑三年鄭師禦晉敗諸邱輿解云鄭地哀公十四年阮氏葬諸邱輿解云泰山南城縣西北有輿城又是魯地是三邱輿爲三國地也文公七年穆相如莒蒞盟及鄆陵解云莒邑成公十六年戰於鄆陵解云鄭地是二鄆陵爲二國地也襄公十四年伐秦至於械林解云秦地十六年次於械林解云許地是二械林爲二國地也襄公十七年衛孫蒯飲馬於重邱解云曹邑二十五年同盟於重邱解云齊地是二重邱爲二國地也定公十二年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無解當是魯地哀公十三年彌庸見姑蔑之旗解云越地是二姑蔑爲二國地也而地名孟者又有五倍公二十一年會於孟宋之孟也定公八年劉子伐孟周之孟也十四年衛太子蒯聩獻孟於齊衛之孟也昭公二十八年晉孟丙爲孟大夫太原孟縣哀公四年齊國夏伐晉取孟當在邢洛之間是二孟皆晉之孟也州國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十

亦有二桓公五年州公如曹解云州國在城陽淳于縣
十一年鄭人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解云州國在南郡
華容縣東南其異同如此

五伯考

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曰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從
王命杜預解云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豷韋周伯齊桓晉
文詩正義引服虔說與此同應劭風俗通亦主此說孟
子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趙岐注云齊桓晉文秦繆宋
襄楚莊與杜解不同白虎通亦有二說前說與杜解同
後說則以爲齊桓晉文秦繆楚莊吳闔閭顏師古注漢
書異姓諸侯王表五伯同杜解其注同姓諸侯王表五
伯又以爲齊桓晉文宋襄秦穆吳夫差然史記已言越
王勾踐遂報疆吳觀兵中國稱號五伯蓋荀子原以齊
桓晉文及楚莊吳闔閭越勾踐爲五伯也大抵國佐所
稱五伯通三代而言之也當以杜解爲是孟子所稱五
伯就東周後而言之也則以荀說爲近而諸說亦可併
參獨宋襄求霸不成傷於泓以卒其實未嘗霸也而與
桓文并列趙顏二說終覺未安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上

無水考

方輿紀要沅江在沅州西南五里有貴州番界流入州境又云澧水在州南四里又引熊氏曰今辰州之武溪即古無水沅州之澧溪蓋即沅水之異名耳東還紀程引顧開雍曰考鎮遠以下澧沅二水桑欽氏言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為旁澧水至鐘城為沅水而鄆道元又言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無水即澧水無陽即鐘城桑沂始言沅鄆析流言無而皆出於且蘭總一水也不猶澧瀆之出王屋山伏名沈見名濟乎或謂其支從黃平州者抑末矣舊州志澧水即沅江一名澧溪源出四川播州按諸書皆謂澧水

舍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三

即沅水是混無沅而一之其說均非不可不辯蓋熊氏之以澧溪即沅水者由誤以武溪即無水耳今瀘溪縣志亦祖其說實踵誤也夫無水之名見於水經注武溪之名亦見於水經注水經注謂武溪源出武山南注於沅後漢書注今辰州瀘溪縣西有武山高可萬仞元和郡縣志亦云盧水在瀘溪縣西二百五十里即武溪所出是武溪可名盧水而按其源流與出自故且蘭東南入沅之無水迥別顧熊氏之為此或因荆州記五溪有武溪無無溪故遂以武溪當無溪歟不知五溪之名出入不一武溪之不能當無溪猶無溪之不能當沅溪也惟見於水經注者為足據耳至於顧氏之說則又泥解

水經注何也按漢書言無水首受故且蘭又注言沅水出牂牁首受與自出既異文則義故有別是沅與無水二源也水經言沅水至鐘城縣為沅鐘城今黔陽也水經註言無水南流至無陽故縣無陽故縣今芷江也安得謂無陽即鐘城耶乃或者疑經文有沅水東逕無陽縣句可以證沅無總一水之說不知舊本此段經文自沅水出牂牁云云至東至鐘城為沅句止下云水東逕無陽縣六字則注起語也鄆道元北魏人其所謂無陽縣者乃晉義熙中徙故鐘城之無陽亦即今黔陽已非漢舊故稱漢之無陽為故縣以別之且於六字以下即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者蓋謂沅之上流

舍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古

另有此一支之水流入於沅故注文至謂之無口句下又云沅水東逕無陽縣前有故字而後無故字則六字之非經文可知自明朱鬱儀移六字為經文且自謂據宋本改正鬱儀與楊升菴並號博雅其點竄古人不無穿鑿附會則所謂改正之經文安知非卽升菴補石鼓譚岫嶼碑之類歟顧氏不細釋經注漫以泝始析流為得解強為合一之說以誤人而鬱儀之移易經注竟置漢無陽於鐘城之東而莫有知其非者尤可怪也若謂支從黃平州者則常德府志釋沅水之言彼意沅水為正無水為支雖知無水之源而未盡也大要與方輿紀要之既有沅又有無同屬兩岐之見耳舊州志承譌既

久未經考正故亦云然且以沅州現治於此則無水即沅水之見牢不可破豈知唐以前之沅州或治辰州或治常德至唐始治黔陽皆就沅水之所出與所經名之也從未有治此地者自宋熙寧中此郡始有此名則水之是無非沅無可致疑者予恐人之猶膠宿見也故備引諸說於前而辯之於此所以釋惑者正期於傳信非故斷斷於其間云爾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五

沅水考

方輿紀要沅江在黔陽縣城南自沅州東流合縣境諸水南流歷會同縣境復東北折而入辰谿縣界又云黔江在黔陽縣西南三里亦曰黔水源出牂牁縣南一里七寶山下合於沅水縣志黔江下云沅水發源牂牁至沅州合澧水自北逆行而西曲屈二百餘里南至黔陽其自西南來會者曰渠水渠之西為清水江清水之源自貴筑入粵西界由夜郎至通洲與渠水合東至於黔陽與沅水合流始名黔江東注達於洞庭按二書之談水道可謂紕繆極矣其大指皆謂自芷江縣流入縣西者為沅水自清江口流出縣西者為黔水沅水之混已詳見無水辨獨不知黔江之名何自而昉夫既指沅水為黔水則不得不指無水為沅水顧氏茫然所自於沅水曰縣城南於黔水曰縣西南猶前謂沅州之沅水在州西南無水在州南之意也見既昧於一定說乃出於兩歧已屬鶻突而縣志竟謂沅水至沅州與澧水合試問沅水之合無水也其地安在則豈能措一辭耶其云自西南來會者為渠水是已至謂渠之西為清水江則又何據且清江口以內之水將名為渠水乎抑名為清水乎至合流以後始為黔江將由此而東至何地再稱為沅水乎抑竟呼為黔江而不復以沅名乎吾不能為志解矣總之渠水之會於托口者會同西南來之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五

沅水也無所為清水也其會於七寶山下者芷江縣西來之灤水也至是而後灤水之名不復見而沅水之稱直至入洞庭而始隱無所謂黔江也謂予不信山海經水經注諸書俱在可考而知也山海經沅水出象郡鉅且蘭縣為旁澗水又城西水經沅水出群舒東至鉅城縣為沅况九域志於黔陽縣下云有沅水又有灤水輿地廣記亦同蓋以縣西而上則為灤水而縣東南以下則為沅水皆未嘗涉黔江一字尤為可信也至於黔江之訛實始於宋之名縣而其先已有黔江城之號然皆宋時事也若唐之名為黔江縣者則為今酉陽州之黔江縣凡唐世稱為黔中黔州黔陽者皆指彼地於今之黔陽縣何與焉若夫沅水之名實自黔陽始有唐之設州於茲也以沅名義取諸此至宋始移其名於今郡治已違其實而更名沅水為黔水可乎哉大抵志輿地者專憑臆決固自不可而耳食目論無所可否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其貽誤更不淺矣惟詳考載籍證以見聞參伍錯綜折衷必當始於此事不負予之為此說也非故為異同蓋既以訂其舊訛且為沅水所經諸郡縣之志或少攸助云又按靖州舊志云沅水入境過長潭雲潭文溪金溪至托口與朗江合此說極合且畧悉經行所在故附錄於此以備考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七

辰水考

辰錦之說紛紛不一大意謂一水也在辰谿縣為辰水在麻陽縣為錦水愚竊以為非是何也錦水以錦州名而錦州則以治前之多文石名是有州名而後有水名偶名耳非真欲易其舊也至於辰陽縣之名實因辰水而有水經注云辰水經辰陽縣北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名然則辰陽自漢置縣後六朝時已嘗徙治迨隋始改名辰谿要皆不離乎辰水也夫自漢以後由唐以前麻陽初為沅陵辰陽地再為沅陵辰谿地則固未嘗割疆而理亦何至分水而名誠無事曉曉不已為也縣志又云錦水在縣西三里自錦州發源經縣城入辰名錦江尤非蓋錦州凡兩設已見於元和志其云在伏溪水灣曲中惟東面平地餘三面並臨溪畔者後移置處也其初固在所謂盧水口者治焉故亦置盧陽縣附郭盧水不可考意以為在梁源溪上下近是而要非辰水也辰水固出自辰陽三山谷耳顧三山谷亦不敢定指何山然以入沅七百五十里一語度之明非自錦州發源矣虞書地理志辰陽三山為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五十里蓋是時辰陽地界瀾遠大抵銅仁以上猶屬辰陽境內則三山谷之在黔省固無足疑今援據考證定為辰水名則從古源則採實總不敢附會傳疑滋後來之指摘耳

會經堂文集卷三 考下 八

辨

詩序辨

詩皆有序獨關雎為最詳先儒謂關雎為大序葛覃以下為小序而作序之人說者不同謂為子夏作者毛公鄭康成王肅蕭統輩也謂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者沈重也謂衛宏從謝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者後漢書也謂毛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又加潤益者隋書也謂子夏意有未盡毛公更足成之者陸德明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也謂詩序詩人所自製者王安石也謂其言時有反覆煩重類非一人之

會經堂文集卷三 辨

辭凡此皆毛氏之學而衛宏之所集錄者蘇轍也謂詩大序其文似繫辭其義非子夏所能言分明是聖人作此以教人者程子也謂小序一言國史記作詩者之本義小序之下皆大序亦國史之所述間有聖人之遺言可考而知者范處義也象說紛紜殆難縷述矣近世竹垞朱氏以為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故毛詩出學者舍三家而從之以子夏習詩而明義其序不同乎三家也且謂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為序乎其言甚詳

然不為無見也去序言詩者自宋雪山王質詩總聞夾

添鄭樵詩辨妄始朱子因漁仲之說盡去美刺探求古始其說頗驚俗楊用脩謂文公因呂成公太尊小序遂盡變其說為矯枉過正非平心折衷之論宜東萊不能心折也蓋自朱傳出而訾議紛起信者少而疑者多其尤明切攻之不遺餘力者則鄱陽馬氏之論足味已大指謂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其中舉詩之賴序以明者凡數端且謂詩序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去作詩之時不甚遠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宜因其一語之贅疣片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

會經堂文集卷三 辨

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噫斯殆文公之諍臣也夫

孔子刪詩辨

史記古詩三千餘篇孔子取三百五篇孔安國亦言刪詩為三百篇自是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鄭漁仲蘇伯修亦嘗疑之明陶菴黃氏亦謂孔子有正樂之功無刪詩之事皆篤論也夫詩至於三千餘篇則翰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夫年遠簡脫誦者遺忘章句不齊偶有闕漏與夫矇瞍肄習音存辭亡者皆逸詩也非孔子刪之也

倉經堂文集卷三辨

三

元年辨

董仲舒曰臣謹按春秋一為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何休公羊注曰變一為元元者氣也杜預春秋解曰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朔安國傳春秋曰稱元明君用也乾元天之用坤元地之用成位乎中與天地參故體元者君職而調元者相事元即仁人心也其用自貴者始治國先正心而朝廷百官遠近正矣是數說也果夫子書元年之本意哉恐太支離矣歐陽修五代史漢本紀論曰人君即位稱元年常事爾孔子未修春秋其前固已如此雖暴君昏主妄庸之史其記事先後遠近莫不以歲月一二數之乃理之自然也其謂一為元者蓋古人之語爾及後世曲學之士始謂孔子書元年為春秋大法遂以改元為重事徐無黨注曰古謂歲之一月亦不云一而云正月國語言六呂曰元間大呂周易列六爻曰初九大抵古今言數多不言一不獨謂年為元也呂祖謙春秋講義曰受終日以元虞典也命祀以元商訓也年紀日辰之首其謂之元蓋已久矣豈孔子作春秋始名之哉說春秋者乃言春秋謂一為元殆欲深求經旨而反淺之也

倉經堂文集卷三辨

三

春王正月辨

胡康侯春秋傳曰周正建子是冬十一月也前周者建丑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不改月也後周者建亥曰元年冬十月則不改時也建子非春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此為邦行夏時之驗也周正紀事示不敢專耳加王於正大一統也是說也大抵謂改正而不改月改月而用昔代之時冠昭代之月其母乃非制乎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之言曰夏以十三月為正殷以十二月為正周以十一月為正不以二月後為正者萬物不齊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矣殷以十二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

會經堂文集卷三辨

三

矣夏以十三月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矣其言甚明可以破三代不改月之妄後漢書陳寵傳曰陽氣始萌有蘭射干芸荔之應天以為正周以為春陽氣上通雉雛雞乳地以為正殷以為春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蟄蟲始振人以為正夏以為春其說亦精可以破三代不改時之妄又攷左傳僖公五年春正月辛亥日南至禘慎曰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周為五月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可見周代春夏秋冬之序則用周正分至啟閉之候則仍夏時也且春秋桓公十四年春正月無冰若夏正則解凍矣惟子月無冰故紀異定公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此夏正秋八月若亥月則隕霜不

為異而亦無菽矣倘謂不改時則宜書曰冬正月秋十月倘謂時月俱不改則直書曰冬十一月秋八月矣何聖人故為迂曲若此哉是時楊龜山致康侯書亦以為三代正朔如忠質文之尚循環無端不可增損且謂正朔必自天子出改正朔恐聖人不為也熊朋來五經說亦云陽生於子即為春陰生於午即為秋此之謂天統皆足以證其非矣至謂秦人以亥為正不改時月則又不然顏師古漢書高帝紀春正月注曰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是豈不足以訂胡氏之失哉若夫加王於正之說則亦有辨廣川書跋載晉姜鼎銘曰惟王十月乙亥而論之曰聖人作春秋於歲首則書王說者謂謹始以正端今晉人作鼎而曰王十月是當時諸侯皆以尊王正為法不獨魯也李夢陽亦言今人往往有得秦權者亦有王正月字以是觀之春秋王正月必魯史本文也言王者所以別於夏殷並無他義

會經堂文集卷三辨

三

沅州辨

元和郡縣志貞觀八年於龍標縣置巫州天授二年改為沅州開元十三年復曰巫州大歷五年以境接淑浦改曰叙州一統志據此謂今黔陽縣為唐叙州治兼據通典巫州理龍標縣之語而證以龍標山在今黔陽縣城內則唐巫州治在今黔陽洵屬無疑又謂今沅州治乃唐潭陽縣而舊志誤以今沅州治即唐巫州治其說甚精足破從前之惑矣乃或者猶以唐沅州為疑豈知沅州之名以沅水而稱而沅水自會同流入黔陽縣西清江口與無水合已詳見予無沅二水辨則唐沅州治之在今黔陽縣更明且唐王昌齡謫龍標尉其見於詩

會經堂文集卷三辨

者如西江寄越弟云沅谿更遠洞庭山龍標野宴云沅溪憂晚足涼風留別司馬太守云遠謫沅溪何可論送柴侍御云沅水通波接武岡送吳十九往沅陵云沅江流水到辰陽即辰志所引昨從金陵邑遠謫沅溪濱之句雖其詩全首不見本集然莫不指沅水而言不皆與唐沅州相證明耶至今沅州治實自宋熙寧間始移置於此絕非唐之舊矣此誤如輿地廣紀明統志方輿紀要諸書猶不能免不獨舊志為然也

諸葛管辨

一統志諸葛管有四俱在黔陽縣一在縣東南安江一在縣南渡名甕城一在縣西南原神鄉一在縣西南托口相傳俱諸葛亮屯兵處按水經注沅水又東與序溪合水出武陵郡義陵縣鄜梁山西北流逕義陵縣治序溪其城劉備之秭歸焉出五溪綏撫蠻夷亮率諸蠻所築也攷義陵即今淑浦縣序一作敘即敘水黔陽與淑為近其屯兵處似與鄜注所云亮築城處相距不遠然攷蜀志章武元年先主伐吳吳將陸議李異劉阿等屯巫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至攻破異等軍次秭歸武陵蠻夷遣使請兵二年先主於夷道號亭駐營自假山通

會經堂文集卷三辨

武陵遣侍中馬良安慰五谿蠻夷咸相率響應又馬良傳以馬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谿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是入武陵者良也是役也武侯以丞相領司隸校尉留守成都不在行間何緣得有築城一事至亮本傳云建興三年亮率眾南征攷其經由實道越嵩故表云五月渡瀘宜不出此况先主敗軍之後所云荆州三郡地皆入吳終蜀漢之世不能復也武侯更無緣得經此地且水經注此條朱謀埠箋已謂秭歸以下有脫誤蓋五溪上是脫文而良誤為亮音近而字訛耳黔陽縣志於山川類有卧龍巖冷水井而古蹟內又有諸葛

城及諸葛營皆實以武侯駐兵處所俗語流傳不足信也

若溪岩辨

方輿紀要若溪岩在沅州西宋至和中溪州蠻彭仕義作亂寇辰州界據守若溪地既而其兄師晏攻殺之歸若溪地並以皮白峒來獻蓋在若溪西也崇寧三年始置若溪岩屬盧陽縣今仍爲戍守處按宋史蠻夷傳北江蠻會最大者曰彭氏世有溪州州有三曰上中下溪又有州十一總二十州皆置刺史而以下溪州刺史兼都督主十九州皆隸焉謂之普下州天聖五年命彭仕端知下溪州明道初仕端死復命仕義爲刺史至和二年知上溪州彭師寶與仕義子師黨舉族趨辰州告其父之惡且言將起爲亂於是知辰州宋守信率兵數千深入討伐兵至而仕義遁入他峒不可得俘其孥及銅柱而官軍戰死十六七信等皆坐貶自是蠻獠數入寇鈔邊吏不能制後遣使經制大出兵臨之且馳檄招諭之而仕義乃陳本無反狀願以二十州舊地復貢奉內屬嘉祐二年就降辰州亦還其孥及銅柱自是仕義歲奉職貢然黠鷲數盜卽辰州境界白馬崖下啫溪聚衆據守朝廷數招諭令歸侵地不聽熙寧三年爲其子師綵所弒師綵專爲暴虐其兄師晏攻殺之納普表於朝並上仕義平生鞍馬器服仍歸啫溪地五年復以馬皮白峒地來獻詔進爲下溪州刺史章惇經制南北江蠻下州峒蠻各以其地歸版籍師晏遂降詔修築下溪州

城並置於茶灘南岸賜新城爲會溪新砦名黔安戍以兵隸黔安戍云云考彭氏所刺之州在今永順府而下溪州卽今會溪在辰州府沅陵縣之西北一百二十里源出永順縣西南流入酉水是爲北江俗呼爲北河是也仕義所據辰州界白馬崖下啞溪大抵卽今沅陵縣北二十里之白巖界山爲近若沅州之若溪砦則在今芷江縣西州志所謂若水之右是也沅州上下宋史謂之南江與北江遠不相涉况若溪與啞溪字畫亦別其不能牽附明矣至仕義作亂始末與師晏攻殺事蹟顧氏亦舛錯已多故詳引宋史以正之

李白流夜郎辨

夜郎壤地最濶人多通稱唐初屢以名郡縣貞觀七年置珍州夜郎郡治管德縣亦理夜郎縣乃李白長流處也元和二年州廢縣隸溱州終唐之世溱有夜郎縣唐凡四夜郎珍溱郡縣之名三而沅州之夜郎縣自貞觀八年析龍標置初隸巫州再隸沅州又隸舞州鶴州終隸業州至天寶元年更名戕山白之流珍州夜郎郡也在肅宗乾元元年是時沅州夜郎久已無有矣且按其年譜乾元二年半道承恩放還亦未嘗身履其地其寄王明府詩所云去歲左遷夜郎道今年勅放巫山陽是也會子固謂其沅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試取其道里所經而次第之與沅州之夜郎何與耶至古夜郎國漢爲牂牁郡在唐夷播之間亦絕非李白流所人率昧於夜郎所在每信口漫相指目而湖南諸郡縣志多牽綴李白流寓以爲重且傳會其詩句若武陵之木瓜山沅州之武陽山以彼吟咏實此留題黎邱之鬼幻憑白晝之夢空鑿豈足當通人指摘哉

俞經堂文集卷四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序

具區徐氏四輯宗譜序

爨余讀家竹垞太史曝書亭集見所為具區徐氏宗譜序極稱洞庭西山風土之清嘉與其族姓之愿樸至欲相從結隣以老輒神往焉迨余官閩中歷宰長溪邑濱海海中有山口雲淡門一髮浮嶮在隱躍間而其中戶丁井稅邑籍可稽余以公事往涉循麓而登穿蹊詰曲見夫花竹蒨密掩映村墟耄穉扶攜可狎而習竊意太史放赤馬舩經遊之境此焉彷彿益信序言可以互證

俞經堂文集卷四 序

而余曷者神往為不徒也頃歲銜銜郵歸里獲交徐君惟山君故籍洞庭西山而楚遊者也與往還無虛日余偶舉太史序語以叩惟山躍起曰此吾家宗譜序也亟啟篋出眎則全譜故在太史序儼冠其端余於是乎驟然快所神往者愈有徵矣惟山名貢金湖自始祖元學錄公圻而下為十六世孫譜則初編於明宣德丁未再編於萬歷戊戌三輯於 國朝康熙癸酉至丙申校刊而斯譜則乾隆丙子四輯而付梓者按其體例率根踞舊譜精審有加然要不外太史所謂有要有倫可徵可信者足以盡之既惟山語余曰湘門張公題譜一序作於乾隆丁巳距續輯時且四十有五年開雕亦踰二十禩

矣吾宗猶增刻譜前茲譜之輯才六稔耳幸值君政接以請余為跋踏久之憶昔過三山林氏樸學齋獲睹淡甘泉宮瓦主人屬題至再而卒不敢應者以有太史長調在前即集中西漢無書家一章是也今撫斯譜諸公曷敢步塵顧念惟山恂恂守矩實稱太史序中之目而其宗修輯之勤編摩之當於以生人孝弟之心益覘風土族姓之美故不辭執筆附名序末抑藉以慰余神往或在斯歟

曾氏族譜序

郡東一舍而近爲芷灣楚辭所云沅有芷是也環居者
衡宇相望率熏染蕪澤力勤晷晦之間蓋其俗然而
曾氏又爲是鄉著姓余耳熟焉會其宗有持其家譜來
乞序言者余因歎近世士大夫之忽視其族也曾未一
汲汲於此而間有留心宗法者又樂遠攀華胄近附通
顯以爲重是二者其於敬宗收族之道胥失之矣今曾
氏此譜有綱有目不漏不支兢兢然惟溯自始遷以迄
於茲幾四百禩支分者七支各有表而推而上之二宗
一本開卷瞭如此殆如湘灘之同出陽朔山而探源者
可計程而得歟夫芷灣之有曾氏特其七支之一耳而
余所見聞已如此其他之各著一鄉可知已抑聞班扶
風有言士食舊德農服先疇親斯譜也當思何以胎前
何以壽後余竊於曾氏子姓有厚望焉遂不辭而書諸
簡端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三

武陵龔氏族譜序

鄭漁仲氏族畧稱共氏有三龔氏有三洪氏有三而愚
以爲同出於共其源蓋一姓也攷共爲商末侯國地在
河內共城其子孫以國爲氏春秋世晉有共華亦有龔
堅皆共裔也又漢書項籍傳義帝柱國共敖匈奴傳太
守共友顏師古注並云共讀曰龔是爲明證鄭氏又謂
洪氏本共氏因避仇改爲洪亦必有據然則易爲類諸
同名異實蓋自共城一系外不得從以國爲氏之例者
亦有之矣要之共龔古字相通洪取形聲相近初無岐
異也顧說者謂氏族之紊古病其分今病其合夫常好
雖繁源流自判以同姓故此而合之幾如琴絲之難理
於姓以別生之義奚取焉惟龔氏與共洪二氏分之則
各有三合之則出於一斯同異名而同實者秀水朱氏
有言姓之希者通譜亦鈔其人叙而爲譜足以徵信於
世此類是也吾里龔氏先世有諱秀一者自明永樂間
由豫章來徙家近漢壽故城之西南村因自號南溪是
爲龔氏始遷之祖數傳滋大歷今凡十四葉矣中間有
顯於朝舉於鄉者他或却微或餼庠以文學名以隱德
稱者殆未易僕指而龔氏遂爲里中著姓猶憶雍正癸
丑甲寅間其十一世孫世載與余同受知學使歸安吳
公爲名諸生惜賞志早世迨余官閩中以內艱歸耳邑
庠生大萬文譽甚噪既晤知爲世載君遺孤益歎亡友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四

有子矣頃出其宗譜屬余爲序余按其譜自南溪以下支分者九列圖繫表宗法井然遷祖而上均從闕畧期於徵信蓋其慎也是編爲其大父庠生諱廷璧者初脩越三十年始成而繼其業者實出其從祖庠生名廷璧也今旣開雕蕝事而余更有論者龔氏自前漢有龔勝龔舍史稱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者固遠不可攷至於晉有龔元之弟子元壽宋有龔祈父黎民並漢壽人世以高尚聞詳晉宋二書及南史隱逸傳內顧其後裔竟莫知所在今龔氏之族環居漢壽乃譜牒僅溯自豫章兢兢罔敢牽附若此竊意豫章亦楚分也安知轉徙之餘忽分忽合而本宗故由是歟異日者華宗賢嗣出歷仕途當廣爲搜訪補其闕畧庶幾共城一派竹素增輝斯又余所執筆而延佇也夫

香經堂文集卷四序 五

唐氏族譜序

夾涿鄭氏撰氏族畧首唐氏又唐氏有二堯之後爲唐周以封晉此晉之唐也伊祁姓變父之後封於唐爲楚所并此楚之唐也姬姓蓋氏族有同名異實者故其論如此然則今世唐氏受姓之始其爲伊祁與姬未可知要之皆所謂以國爲氏者也吾郡唐氏稱著姓其環沅而居者先世殆通顯相繼矣而渡江而南距郡城最遠又有唐家溪聚族亦繁衍焉考其世次其始遷之祖曰瑛以征元功受明封自金陵來居數傳後有官於朝者始立家譜定行派二十字俾子姓踵遵於今又十有八葉矣夫以遠鄉生聚之族與要津赫奕之宗相提並論而溯自始遷以來無或异焉雖其分合之故未易指數然要爲郡中著姓則一也詎不勝哉頃唐家溪裔孫某某以派字將畢且濶於修有年謀重事編輯蓋自斷爲唐家溪一族之譜此外若弗敢牽附者譜成請予爲序予惟秀水朱氏有言氏族之紊古病其分而今病其合一范也虞夏商周異焉一桂也吞脊殊焉張王劉李趙氏族半天下豈果其枝葉獨蕃與蓋混而合者衆矣此其譜亦之傳多不可盡信也今觀唐氏此譜兢兢焉畧踈屬而詳本支庶幾宗族之易敦子孫之可守胥於是焉覘之信乎有體要者矣夫姓氏之學最盛於唐而國姓無定論林實作元和姓纂而自姓不知所由來宜夾

香經堂文集卷四序 六

祭氏爲之愷歎也世有作者儻盡如唐氏焉不幾以爲
繩繩秩秩燦然在目也耶予故不辭泚筆而書其端

沅州府志小序二十八首

星野

鄭康成曰星土星所主主也沅郡雖新建然逆溯之地
絡之所負與其所會猶古也是故言瓊衡則難知舉山
河則有據蓋唐一行兩界之說爲近是矣夫甘石之所
窮與章亥之所步吾烏知其必有合耶惟於其土焉準
之星之所主可放慮焉亦鄭氏所謂其存可言者爾志
星野

建置沿革

沅之名州自唐始其治於此也自宋始而設府則自明
初已然然旋設旋易故職方畧焉我朝疆宇式廓版
章所隸雄緊相望而沅之建邦蓋幾於封豨之表以圭
臬矣夫同其貫利無有華離皆周官職也矧敷土以還
剖析並省載在史籍可考而知乎因編香而表列之庶
幾得其十九也已志建置沿革

疆域

夾漈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
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經界是說也疆域形勢胥
括之矣郡境在今日領隸視昔已殊而羸縮屈曲夷險
高下之故亦因之異顧亭林有言莫以山川正以經界
地邑民居必參相得猶鄭氏意也吾師其意而廣其說
志疆域而形勢附著於篇

城池

郡之城也初於章拓於周完於馮然皆以兵事與役即黔麻亦莫不然烏乎有戒心矣夫重門擊柝取象於豫况攝以古人怵然為戒之神則今日之徒見山高而水清者其知之耶古者經涂九軌環涂七軌厥有街巷旌門有典入里必式厥有坊表皆國邑中所履焉視焉者也志城池而以次隸焉

山川

盛宏之荊州記武陵舞陽縣有淳于白雉二山鄴道元水經注熊溪南帶移山皆郡境山也然不可考矣豈古今異名無從櫛剔歟至於獨母之水今為龍門五郎之溪滙於羅舊而命名有義都付存疑大抵此邦為山水奧區而在昔之蠟屐孳舟者罕所津逮故晦者八九今窮搜而畧狀之凡山之屬若巖若坡若洞水之屬若溪若灘若井亦詳著焉始知桃源以上靈閣尚多倘復有好事如劉子驥當必有導之來遊者志山川

鄉都

鄉遂都鄙周官聯之以縣統鄉以鄉統里史佚書之文中子曰人不里居終苟道也粉榆桑梓之間有恭敬之心釣遊之趣焉况人戶之登耗井稅之多寡與土俗之淳漓皆於是乎繫長民者一按籍而求之宜知所從事矣郡屬都圖增於往昔民屯併而里甲繁固其所耳村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九

庄甲之指名市鎮里之眉目均著於篇以備任上之制志鄉都

關隘

郡境為西南扼要譚邊事於楚者首焉 國家承平日久守險之說無所用之然而殘營廢壘兩鏃昔槍今乃若此昔固何為其時其事可想見已若夫無警之時亦有不弛之備古所謂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者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是故地有衝次令必信威繞雷之固磐石之安又在此而不在彼矣志關隘

津梁

郡當黔南眾流之衝境內溪流又交錯之其在詩曰來其皇澗邇其過澗是為橋梁招舟子人涉印否是為津渡夫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掌自周官司險而說者謂與水利相終始古之井田溝涂鄙澮縱橫在野恃此而不恐焉要之斷港絕潢迷津岐路人之到此裴回延佇者吾為之免其屬揭無有橫索則不獨以曳杖登然容刀游泳為可樂已也志津梁

水利

沅郡水利與他郡異他郡濱江湖者恒苦汎濫故築隄以截禦之而沅郡多山東流下駛外水既不能為患而亦無所資於是引內水以灌溉則疏導之術為多他郡地勢坦衍每虞內外激壅故設閘以蓄洩之而沅郡之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十

水自高而下一洩無餘則蓄水之制宜備昔歐陽文忠公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備記說者謂其詳而有體蓋公固嘗典郡矣予之斤斤於此也匪惟資來者告聊用以備考云志水利

田賦

統而言之為布縷之征為粟米之征為力役之征析而言之曰田賦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皆司農所持籌而計也夫當其初非無渾厚寬郵之意而後稍苦役數矣 國家湛恩汪濊蠲復屢頒其立法也丁口滋生不必加賦土田稅糧以墾陞科賦出於田而征無額外丁歸於糧而戶無逃亡蓋至今日而良法美意迥出兩稅一條之外他如所謂雜辦加派者在此邦已貸除畧盡尤編氓所歌舞將之者也志田賦先戶口而以倉儲諸郵政附焉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三

公署

郡自新建後易其官宜易其署也顧其時經營長吏之手者皆度支大府之金或造或因逾年而集事不崇侈亦不庠陋庶幾所謂不傷財而妨民歟夫禮言國宅詩詠自公作者之勞居者之逸鮮不以爲坐嘯畫諾地也雖然有閔其門有潭其府抑豈獨作民矜式已哉稅桑田而憩棠下退食者固早心焉矣志公署

學校

唐梁肅之言曰學之制與政損益學舉則道舉政汙則道汙是故有郡國之學有鄉黨之學郡國之學有司職之鄉黨之學賢士大夫成之然其足以觀政則一也郡中廟學自宋以來徒屢矣徙而得止其所則人才出焉書院近時始有規畫顧多未備朱子有云士厄於貧乃欲聚而教之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然則予之汲汲謀此也夫固有不得已者乎志學校

軍制

譬諸車四省其輻乎沅爲之較較欲其不齟也故大府堯之八衛其驂乎沅爲之斬斬欲其勿絕也故監司約之諸營其輪軫軹乎沅爲之弓弓欲其吐水疾而雷遠也故總戎庇之凡以云兵也然已成故軌矣溯而上之若宋若元若明又其故者是故談兵事於沅渺不以爲重匪重兵重地也今之協守於此者非昔之鎮守地乎顧昔也殷畝而馳今則康莊容與矣雖然造車者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故國工貴焉志軍制

驛遞

典郵傳迎送之事凡舟車夫馬廩糗庖饌稠帳視使客之品秩與僕夫之多寡而謹供應之驛職也沅屬常衝緊置驛視他郡爲繁夥而今甲新領之邑長一人責棊重矣昔之輪役於站急遞名鋪者悉出於綱徭罰贖而在今日經費皆井稅焉嗚呼可不謹哉志驛遞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三

壇廟

記曰祭則受福又曰淫祀無福夫民者神之依民無違心神固苛慝矣而說者謂此邦信巫尙鬼楚辭實濫觴之然試觀今之不屋而壇肖像於廟者國之大事不在是乎揭虔爰靈有舉莫廢報功崇德非類弗飲我將其祭勿之有淫所謂福四民而制九醜者安在事之如有影響而理之不可究詰哉志壇廟

寺觀

浮屠老子之宮所在綦布而在此邦頗為近古今之企銷碧墮者皆昔之瓌詭殊絕者也夫儒者恥談二氏至欲歸併其廬而撰方志者每不忍遺宋梁丞相之作三山志也附山川於寺觀之末秀水朱氏第譏為體例失倫然究不謂其竟可削也大都金石遺文出於寺觀者十九溯其興廢而都邑之沿革與城市郊坰之遷更皆藉以考宜為操筆者所樂收耳志寺觀

古蹟

沉建郡雖新州邑皆古然非其舊矣故謂之蹟薛尙書之手書性理馬長史之躬拓齋堂滿太僕蓋粥之鄉宋光祿衣冠之窳郡中故實此其犖犖大者若乃荒亭畝榭巖石蝕銅苟遠連狝亦資炙輶然夫子厚夜築之城未必不古元忠權知之地何嘗無蹟恐徒供齒冷耳是故不以其古以其世不以其蹟以其人志古蹟而以冢

墓附焉

風俗

郡與黔省接壤在昔苗亂黔民避一地至此者甚衆饑迎又此邦供役為多歲乙卯

物產

郡物皆常產無詭異瓌琦沅林物澤見之者以為煜煜奕奕也顧有客入境猶問丹砂嗚呼泥古求今責有於無不幾窮歟餐餘粗糲案有菜鮭棘釜勿嗟食單差足謀朝夕者於茲而乃以為常彼撰救荒本草者何人哉朱門鼎鼎厭梁肉飽食猶道不知饑矣豈其然志物產

職官

志之有職官史表例也正史而外有邊詔崔實延篤之百官表雖不傳猶為考古者所稱寧謂一郡之志不可仿其體乎顧必詳其官制與其官數蓋猶然史志例也且為官斯土者著其分合增損之故而後斯土之沿革愈著焉矣故事宜自守起然考在昔此邦為太府監節監司坐鎮之地有重人不血信其地之重耶故前

舍經堂文集卷四序

舍經堂文集卷四序

之次自有州以來而後及正編其屬邑之新設改隸亦
眉列焉雖然郡之建才二十年而官之數已如此後之
覽者按其年任因以鏡其得失則以是為題名貞石云
爾志職官

選舉

唐舉進士科而沅無聞豈五季兵火之餘故籍摧灰無
從攬撫歟况舊學屢經移易求所謂登科之記題名之
石摩挲而掌錄之不可得故載自宋以來亦僅有此
國家教澤逾百年涵濡演迤邐邦之鉅公如酉山中丞業
以文章功績顯矣吾猶冀後來者趾其盛焉志選舉

名宦

會經堂文集卷四 序

昔之號為遷謫地者重臣名帥實接踵焉聲施爛然未
必非竹素光也乃或者獻疑謂史記傳循吏僅五人
書增多亦止六人一郡之乘耳何侈陳若是雖然朱邑
之魂魄猶戀劉尹之清德不衰况此間代祝庚桑願後
來無志封殖汗青不沒廉吏可為侈云乎哉予病其隘
已志名宦

人物

哀一郡之產而必系以本事乃欲比良遷革吾知其難
自昔楚國先賢襄陽者舊均有紀述而此邦地處幽遐
罕所載筆則蒐采為尤難夫以僉事之宿望太僕之直
聲光祿之授命寧不為湘嶽生色矧十步之澤必有香

草品詰雖殊丹青亦何可斬哉若乃冠春申於首簡攀
供奉為寓公俗語不實曷敢從同然而名湮沒而不彰
者亦復何限固不能不放筆喟然志人物而附見流寓

列女

郡邑志錄節烈者在令甲不必待旌門表宅然後涉筆
也顧前此記載寥寥豈表章之途未廣故幽潛不盡闡
發歟夫婦人不幸而以節見又不幸而烈與夫女子未
嫁而守貞者皆志家樂書之李習之有言賞一女而天
下勸亦王化之大端况麻列若斯耶賢孝者婦型有壽
者閭瑞備紀茲編寧非彤管之光哉志列女

釋道

會經堂文集卷四 序

外道何以志昔者北魏書志釋老元史傳之史且然况
郡乘乎夫所惡於佛老者為其清淨寂滅足以害吾道
也今乃無所謂清淨寂滅者矣五宗分而門戶立五雷
傳而符籙興今併此而亡之而名為佛老者故在亦何
足志郡之剝觀盈境內而方袍圓頂幅巾被篋之倫著
錄僅此母乃不傳者尚多歟雖然不傳何病之有志釋
道

記兵

自楚威王使將軍莊蹻將兵西畧黔中為有郡兵事之
始然而遠矣秦漢以後凡有事於武陵五溪者史傳多
統詞不敢定指所在故斷自唐第八九為蠻徼經營亦

有滿剽各方兵交境外而成嚴振旅此邦以之蓋至明
而此郡之兵事愈夥若乃一隅僭號抗我顏行半壁跳
梁肆其狂噬而天戈所指機槍掃焉自是更毗相習
不知有兵事者垂百年烏乎往事驚心遺書在眼人之
懷古而慨歎者其將有考於斯志記兵

祥異

災祥郡邑所時有無足驚歎者史家自班固而下撰五
行志者率祖伏勝五行傳各附以證應果天道人事之
驗如影響耶鄱陽馬氏徒病其言妖不言祥未矣夫德
星慶雲醴泉甘露器車龍馬嘉禾瑞麥一角之獸連理
之木九莖之芝述符瑞者志之然安知不以援神契元
命苞諸緯書為濫觴哉方今景運邇隆百靈効順風
雨和而物性若其祥瑞有出於疇茲萬萬者沅雖末郡
猶書之不一書也志祥異

志餘

志餘者志其餘也山川當百戰之餘都邑據五谿而上
羅施國近窮壤事於虞衡荆楚風流續哀歌於騷雅通
扶餘之道路屬國亦慕華風狀太尉之笑言往誌尙留
生氣杜子美黔陽之句牽附殊難李太白夜郎之行流
傳總悞雖羅放失頗寓別裁義取勸懲事資揚播嘗衡
者要無嫌殘膏賸馥涉筆者每苦於聚腋披沙嗟乎人
亦有言莫難於志我方輟簡尙慎其餘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七

澎湖紀畧序

古之善治者每務乎其大而籌乎其不及備追臚所
措施往往立言不為一時而收效期諸數世此豈括地
家所能涉筆哉則如勉亭胡君所撰澎湖紀畧是已澎
湖為臺郡郭郭別駕分駐其地有司土責故事遼內吏
之廉且能者畀焉而君實膺是職既蒞三閱歲凡所為
莫不業誌鴻厯釐懋遷程講肄諸大端靡弗張舉於編
中窺唾畧焉下逮勺泉孟井亦必辨其齡冽而識其所
在其用意周而籌綦備矣昔歐陽文忠公作唐書地理
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於其縣之下論者謂
其詳而有體君殆得是意歟夫以環瀛絕島粲然疆索
又得賢通守精心擘畫所措具有本末而復以公餘
研削勒成一書義例井然持論精卓足使後之司斯土
者資所考鏡是真合古之為治者余故樂為之序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八

三元總要序

天官家言定為營室昏中之月可以興造詩所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是也周官土方氏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以土地相宅後之有事卜筮者蓋昉乎此唐書藝文志有五姓宅經二十卷宋史藝文志有相宅經一卷宅隨經一卷淮南王見機八宅經一卷其書不盡傳然時散見於世俗流布之書承譌踵謬極紛綸而彌失其真大抵間乎西法中氣過宮恒星歲進之旨又昧昧於軒皇六十一年以來甲子循環之運且狃於針盤贏縮之說是用宮宿失次疇卦判懸位嚮茫如而闕塞罔定其說禍有不可勝言者華亭王文園先生於形家書靡弗殫究曾從廣陵臧南園處得杜陵蔣大鴻地理辨正天元五歌水龍經注玉函經諸書復經南園口授精心萃成三元總要是書以局起例以運定方主乎九星準諸一宿宮於局系卦隨星轉剋厄詞而啟秘鑰豈非測量候驗者所富奉為圭臬也哉昔王充有言大歲在子子宅直符午宅為破不須興功起事又言五姓之宅門有宜嚮嚮得其宜富貴吉昌讀論衡者恒河漢其言今睹先生斯編益信發明有自來矣頃與王亮齋請付開雕既戴事因述其緣起如此

奮經堂文集卷四序

九

鈕祜祿氏宗譜序

我國家肇造丕基光宅方夏一時名宗碩彥霑雨綸星雲附麗發迹琦璋慶延累葉仰惟 列聖篤眷前勛酬庸益懋是用後先趾美端緒懿鑠將使家乘登於歲閏國史著其淵源而為之嗣者撫金版而胎光拱珠垣而食德豈惟是侈誦清芬遠攀華胄者哉長白鈕祜祿氏先世宏毅公推 本朝佐命功臣第一是為始祖生十一子釐派凡十有一門闕赫奕代挺偉人諸勳裔莫之或先吾友學圃其第五派六世孫也醇篤淵雅被服儒素以世職出宦詰戎善俗實能其官手輯家譜既成屬序予受而卒業見其闡揚宗烈瘡發門華不漏不支有倫有要歎學圃用功勤而結念遠也且夫豐木有芑百世之仁聖人嘗言之矣漢京東西金張袁楊元氣鬱然與國偕承有非清門儒族所能婉儷者蓋積累有自來矣抑在詩曰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蓋言文王受命于天子姓祿延統承百禩其臣下遭逢盛際含煦厚澤足以光顯而永世者亦如之然則觀是譜也匪惟世系足徵家祥備述已也其籍以廣颺 聖祚流衍靈長靡可紀極者將於是在

奮經堂文集卷四序

三

贈翁若序

凡任事者識定而備豫氣盛而機赴志壹而功集夫憚然者徂其常茶然者疲於役勞然者罔所就舉不足以任事是故觀人者不於居平而於貞變則諸羅翁君有足多焉當黃逆倡亂漸竄諸邑境君與同里戚懿輩以急公相致勗是時邑無完城人情洵洵訛言日三四至衆孳眷避之野君力看築城之任刻日興工城成濶五尺崇丈有奇又浚河深廣如之更增設望樓窩舖以便遊巡凡費千八百餘金又率其弟出貲督田丁募庄健堵截擒捕會遇賊於小草埔右腕劍焉奮勇爭先獲匪黨並賊械事後條議清莊法時卽抹行是役也疆圉固捍禦嚴壁畫周君力居多嗚呼可謂勇於爲義者矣夫以君識立於先而氣以鼓之志以夫之奠定於當機效收於旋踵不出閭左鄉曲之間而全境帖然衽席此固官斯土者所亟宜獎勵者也君他善行甚夥余舉其最者表之俾世之有志任事者知所勸歟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三

適性詩草序

詩緣情而作者也性爲之坊記有之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感斯通通斯適矣張茂先曰寢興有節適性和神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性弗自閑而詩爲焉戾乎聲非詩也性於何適頃誦津門鎮帥章公適性詩草而愛慕之公富於學殖襟懷開曠通籍後問關豫楚真豁閭越諸域宦遊所經感觸酬應俱然有作行興而就綜其篇什境真象遠畧無塗澤瑯鏤之迹而一唱三嘆使人之意也消洵乎至和無攪醉至平無按抑得乎聲之正足以自適其性也歟昔鍾記室有云吟詠性情何貴用事古詩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清晨登隴首皆書卽目差無故實而妙絕千古公詩庶幾近之顧公不欲以詩名若口吾適吾性焉爾然而公自此遠矣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三

奇觀察三代闡牘序代

昔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有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然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沈約亦云開闢以來未有爵位文才相繼如王氏之盛者夫制義文章之一端也然操此以弋科名一門之中後先燈續其獲雋也若可戾契致階爵位於斯覘名德亦於斯豈斤斤矜門望者所可企及耶此余讀長白穎士觀察公三世闡卷所為憮然也觀察公以雍正丙午登賢書長公景平祭酒捷以乾隆己卯次公乙照州牧癸酉舉京兆先於祭酒而祭酒冢君颺廷復以辛卯成孝廉州牧子惠疇是科亦穎房薦綜其擢科之年惟祭酒及壯前後皆廿四於戲盛矣夫一藝之名授受必有淵源不出戶庭而其業專且精足以傳世而行遠班氏所謂工用高會之規矩是也名德之積累保世而滋大爵位疊膺如或酬之故匪盡繁文才也然即以文才論其述作要亦胚胎有自家學相承不益衍家慶於未艾哉觀察公歷仕吾閩鄉粉被其澤有年既相晤三山益歎鼎重著古當求之疇曩中昨歲與祭酒同官成均尤稔其家世蓋觀察公由閣學公發祥宜清芬之遞襲者達也頃祭酒哀其三世闡卷梓以示人余既賞文才蔚於一門因羨其爵位之盛而推本名德有由來綴數語簡端將使讀之者目斯

奇觀察三代闡牘序

卷

編為王氏之家門集也夫

奇觀察三代闡牘序

卷

東武山房集序

仁人心也心統性情而仁具焉仁不虛寄而心宅之心不自闕而言聲之去所謂仁人之言利溥也夫立言不為一時其人亦足以千古利之溥也世滋大矣百果草木之精華縹緲焉越熾焉見者鮮不驚且艷顧所由甲坼而根莖之者惟菹種是繫仁具故也今暨陽中丞公刻其贈公詩文集既成景莢受而讀之竊服其言之出於仁人也蓋其為文有必盡者有不必盡者必盡者惟勤極致層折無窮直欲使人懔然汗下惺然夢覺而後止不必盡者若提唱然機鋒微露味傳而膏讀者涵泳咀嚙妙語諸意言之外詩則兼綜衆體造乎渾淪胸合

香經堂文集卷四序

董

溫柔敦厚之旨而一歸性情之正洵乎大家之遺矩風人之極則而要其稱心而出其諸仁之流於既溢者乎昔王筠論其家門謂亡稟之中人人有集且即爵位之盛推本名德奕世猶欽羨之今中丞公勳德久著閭中知其胥胎者深矣頃復版行家集如千種實以斯集為河源岱脈焉其演迤可涯計耶是故以言聲者心以心宅者仁苞種茂而精華燦以此見仁之收效者遠也而世顧第以言求則斯集殆如瑯琊之以司空稱首歟

龍池詩選序

目昔論詩節詩者衆矣或評為跌蕩昭彰抑揚爽勁或目為絳雲在霄舒卷自如而要以鍾記室古今體遠之宗一語樂之求隱逸於越中以詩名者前代如楊鐵崖徐天池輩號自目為顧鐵崖凌厲滂葩而際或遠為慨詭天池又以抑塞磊落之才濟其傲碎凡此皆風雅之別子無當於冲夷閑遠而柴桑之遺響熾矣龍池先生風懷澄澹絕遠俗塵鑑湖剡曲間嘯詠故自清道中間游屐所涉山水情深而智仁性歷吟什正儻然意遠也且夫誦詩者必論其人記有之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遠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先生豈非其人哉得於天者和斯矢為音也正舉所為恢詭而傲碎者幾難稱靡遺焉其足以追蹤靖節不屑與楊徐比肩也固宜讀斯集者不當推為越中隱逸之宗也哉

香經堂文集卷四序

董

石颯詩選序

賢陽中丞公既梓行贈公詩文復手輯諸昆詩次第刻成景英得徧讀焉不禁於石颯詩選喟然也先生之卓行與其詩若文之工已詳徐笠山前輩所撰傳中不具論獨歎天之生才不偶然也其遭際亦不偶然古今來賢達之會逢其適如針磁之往輒相投殆比比而是是故負偉抱者策大勳擅通才者享大名易所謂雲雷而經綸者不當若是耶即不然而懷鉛握槩之士亦得邀影纓飛組之榮如相如枚臯者流所謂倣當時而稱作者何必不長楊載筆太液從遊也哉迺先生晚掇一科二上春官卒齋志以歿而流傳身後者惟此一編孟東

舍經堂文集卷四序

野云好詩多抱山昌黎志其墓乃云以昌其詩彼此豐高之故不良可慨歟昔元裕之撰中州集錄其兄敏之作近世王文簡公所著感舊集亦附西樵伯氏詩已又手輯諸昆詩單行海內世所傳十笏草堂抱山堂古鉢山人諸刻本是也今中丞公於章牘綜覈餘汲汲事此用意之厚視前賢不啻過之是又景英所由憬然也

蘿村詩選序

有學人之詩有才人之詩有詩人之詩駢花麗葉妃白偶青癩祭心勞鶴聲偷巧弓衣而緘白傳團扇而畫放翁既錮闕其性靈徒求工於章句此詩人之詩也以崇論閎議為奇橫以鈎字棘句為博奧險攝牛蛇之魄麗譬龍虎之皮觀者為之目眩讀者至於舌橋此才人之詩也若夫學人之詩上薄風騷根極理要採經史子集之菁華味興觀羣怨之旨趣必有為而作無不典之辭庶幾司空表聖所謂大用外腴真體內充者乎然操此以求詩人恒接跡才人亦稍稍出惟學人則少所槩見矣景英久稔暨陽余蘿村先生為當代孔鄭其經術湛深足以衣被海內餘事為有韻之言輒如古服勁裝令人肅然起敬信夫漱芳潤而傾瀝液卓然為學人之作不苟同於前二家者也抑聞朱子嘗欲抄取經史諸書韻語及漢魏古詞以盡乎景純淵明之作為一編附三百篇楚辭之後為詩之根本又選顏謝及唐初與沈宋以後律詩之近古者各一編為詩之羽翼雖未有成書誠鄭重乎其用意也先生夙服膺考亭緒論宜其詩之造詣若此歟景英既私幸卒業斯集敬附一言用志瓣香有在云

舍經堂文集卷四序

嘉樹樓詩鈔序

道德者文辭之根柢而勤業所發皇亦必有壽世之著作古鉅公號三不朽者類推為間氣所鍾不偶然也國朝騷靈振響名世輩出其迴翔臺閣者卷阿矢音幾於金春而玉應也亦有重寄封疆建牙赫奕如睢州商邱諸公靡弗接軫扶輪茹涵雅頌而衣被所及彌足以彪邇德藻煥爛功庸於戲盛哉今暨陽中丞公世醜其德醇醞然圓折方流淵源有自胸羅列宿元精貫中占象者仰戴筐焉既筮亨達躋崇列旋開府閩中蓋至是而經猷誠信孚洽海嶠者逾二十年矣緬其後先聲施羣相品目若所稱盛德如趙清獻奇勛如韓魏公詎弗諒哉公著作繁富久為海內膾炙頃開雕所作古今體詩凡四卷卷中紀恩遇叙天倫陳友誼繪民隱與夫符節所經性情所寄胥於是焉系之匪是槩從其畧要不欲以鬪新聲者洞清嘯也詩有之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公以冰壺玉衡之質泥朱絃清廟之音其所為本勳德以流露者不常令人揚屹靡竟耶方今臺閣雍容彬彬或或執化權而操文柄者相望也公願於森戟凝香問與為方駕讀斯集也匪第神溯睢州商邱諸公將舉古所號為不朽者相衡量矣讓焉景英辱授簡遂盥手而書為序

舍經堂文集卷四序 无

徐學齋閩遊詩話序

閩遊詩話者繫於遊故繫於閩以詩傳仍以話傳也學齋工詩而好遊又好與詩人遊寓閩既久閩中軼事有與詩相附麗者輒話之且哀而成帙庶幾所謂遊不廢學者歟夫余故學齋詩話中人也學齋未識余而話余詩余滋慙矣已與學齋偕而三山而清源風晨雨夕詩外無話也而學齋之詩話將自此日益繁富矣余之初遊閩也獲交十研老人每晤必話詩多聞所未聞者俗緣牽率未及掌錄一二而他本所引香草齋詩話實無成書暇日猶當出所記憶與學齋共甄綜之

舍經堂文集卷四序 丰

解戒予詩集序

余貳守海東之四年獲識永豐解君戒予蓋醇粹淵雅人也遂與締交已戒予衷所為詩以示余清迥沉摯抒自胸臆絕遠於塗澤嘈噴者未幾余秩滿西渡攜其卷去今秋補官臺北重覲頃輒復誦其近詩格韻加蒼深焉戒予既倦遊將浮海歸書來屬序余惟論詩者之動陳宗派也其說蓋沿自禪家禪派析而宗風類詩派岐而雅道汨所固然矣夫以黃文節公辭必已出卓然一代大家而呂紫薇乃區為江西詩派列陳後山以下二十五人為法嗣方隅之見遞相祖述致譚藝家有微詞於豫章嗟乎此豈文節之咎也哉戒予生長章貢間遜志歸古其於鄉先正所流傳者漱菁華而祛鈎棘殆精心持擇有年矣宜所作之造詣若是也抑有諗者西江自廬陵臨川而外南豐獨以古文名家近代如寧都南昌諸家文筆覓絕海內顧不求工於有韻之言今所行易堂及四照堂諸集可按也乃戒予若不欲以文事自域母亦餘事作詩人歟戒予之歸也余不及與別郵此序其詩且以贈行云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三

唐詩別裁集箋註序

選本之有注自李善注文選始後之注家徵引羣書字箋句釋率祖之李善之言曰諸引文證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祖述也其起例如此論者舉其注頭陀寺碑一篇三藏十二部如餅瀉水其諸唐書所稱敷析淵洽者乎而世顧輕言注書其敝也攜摭類書竄易填典臆造耳食擗摭剝削極於時地繆鑿文義乖反而不可究詰尚矚然曰吾祖李善慎矣夫注選本與注專集其體例亦自有別注專集者次第其人之出處歲月尚論其生平因以攷見其著作故人自為書而注亦自有其體若選本者萃眾作以成書而注則不能依附諸家而各為例然亦有采摭舊注者如李善於薛綜劉淵林郭璞王逸劉孝標諸注必標名篇首仍書善曰以別之是也而世何昧昧焉龍溪黃君步春博雅士也頃以所注唐詩別裁屬序蓋是選為沈文愨公手定善本一洗歷下竟陵之陋海內承學者幾於家有其書今得步春詳疏而曲嚮之細其心力之勤援據之贍柳比之精洵足以駢斬雅輪膏馥儉腹者已抑昔人於箋釋之學恒相攻擊如杜注之有黃鶴魯書蘇注之有堯卿次公每為後來指摘至騰為哂笑不已信夫注書之難也步春思其難斤斤焉守其例而不欲踵其敝母亦李善所云享帚自珍藏石知謬者歟余故樂為之序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三

雲麓詩存序

本朝海昌詩人首推查初白太史太史篇什富有所著
敬業堂詩集海內奉為圭臬羣以辨香眉山相目余每
讀太史詩輒歎其格調蒼渾體兼眾美殆不名一家有
非盡襲眉山神貌者世徒以其補注長公編年詩為平
生得力所自故云然耳雲麓史君今之海昌詩人也余
久耳其名頃來海外獲與定交受讀其詩歛手服雲麓
卓然為太史嗣響矣間與譚藝恒斤斤以格調為言余
益心折焉蓋格蒼則醞釀深調渾則音響切天驥精神
層臺結構以云格也孤桐朗玉自有天律以云調也是
放假面非格也雜砌非調也而世且競言作詩無惑乎
作者多而工者寡也余嘗病太史詩集頗傷繁重竊欲
稍加芟雜掇其菁華以存太史之真而未逮也今論次
雲麓詩輒覺纖穠平淡均造自然豈非太史所無盡無
太史所有不盡有者哉

會經堂文集卷四序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陳翁八十壽序

武陵



出郡城東十里而縮瞰江結廬面山背村衝宇鱗次列
肆相望幾同闕市而水木明瑟烟嵐蒼翠風帆沙鳥漁
火船燈諸勝致若可襟攬而襜挹也屋後平疇繡壤蘿
石柴門穉榭披畦豆菘挂架春秋佳日農父園丁抱甕
而嬉踏車而唱殆目與遊而耳與熟焉此鄉為吾外舅
家族區予往來數矣每見其鄉諸老革履眉健步樂其
天真恍如置身甘谷香山間而與為周旋若我陳翁者
尤所心折蓋翁自少內行醇備至性所流溢蘭荪荆砌
外處里鄙中好行其德和易冲淡不為翁翁熱亦畧無
城府胸臆生平若不知有窮志鬱伊事居此世內適適
然泊與遭也與至輒掃蓬蔭與南榮促坐竟日手談至
忘寢饋收奩款語移時不及塵事益覘翁風樂容與率
諸自然雖未暇規懷慕而模義皇要不在柴桑粟里下
耳嗣若五人皆勤於治生克裕其家而盡潔白之養諸
孫秀起一遊於庠鳳毛麟角將大厥宗以此里人交口
稱翁盛德通懷食報且未有艾而翁固自樂其樂東山
屐齒翔步依然遂於是乎壽登八十矣且夫甘谷老人
啜餘菊水香山居士繪作屏風或乞地靈或邀時譽近

遠雖岐仙凡未判姑懸置焉若夫隱逸之宗端推靖節而叩門徒資騰笑種秫殊昧養生尚論者猶惜之如翁者既鮮服餌亦絕名心何求何貪以永其年誰歟堪爲仿佛也者顧予以爲占勝地者恒寄高躅古者山澤之臞蹤跡率類神仙然屈子云朝發枉渚庚子山云地則山稱枉人鄭善長水經注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得枉人山司馬紫薇宮府圖記德山爲第五十三福地翁居實近焉當夫朝曦暮靄隔江縈拂几榻戶牖若或收之翁以性分之娛階庭之樂偃仰其間徙倚自得闢靈境而作宅茹真精以爲糧難老有徵舉無加此此豈全壻中人所能企望也哉予辱翁知愛久於其誕日也敢書此以祝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陳一揆六十壽序

古者男子生辰告諸閭史閭史書爲二一藏閭府一藏州史而達州伯夫以二十五家之爲地至近而生其間者當翦鬻之初輒煩授簡自是以往其人之生平行誼衆著於人人可知已蓋閭者侶也居相近則本末易詳人相習則見聞皆確又其年齒可按籍而稽則所據以爲祝嘏詞者匪里中人奚屬焉余之交陳君一揆有年矣蓋衡宇相望往來無間者自先世已然余以宦迹與君別才數歲及返里未嘗不數數晤而君於是乎年躋六十矣遠近諸戚好於其生辰也謀製錦以祝謂余里中人又素相善宜一言侑觴余不獲辭因復曰余曷能言無已請言諸君意中之言可乎憶余幼時登君堂見兩大人春秋高君力治生曲盡子職終其養孺愛不少衰伯兄病且劇君走求醫扶持沃湯液無倦色弗瘳輒徧叩神祠呼籲幾不忍聞嫠嫠無所倚季弟家亦中落朝夕皆賴君存卹然當折著時君故受其瘠者尤人所難君之家吾里也先世徙自沅陵墓田歲久沒豪右君往自當事得以次復相距計十舍而遙歲時展視以爲常其宗鄰無親疎皆善遇之君之敦本有如此者君性伉爽亮直無燥濕胸與人交有始終每脫人於危而顯其缺有貸金而折閱者仍厚撫其家事苟使人離隣境弗恡輸賞與物亦畧無市名意聞有負人逋將鬻室以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價亟解棄界之婦孺得完聚君終秘其事而其人感泣恒向人稱道人以是多君隱德云凡此皆君篤於其親好行其德之畦畧也豈非諸君意中之言抑豈里中人之所得私也哉雖然余更有說蓋嘗味莊生逍遙齊物之旨而得所謂不以待攬其無待矣夫富貴福澤康疆壽愷懸之於天有待者也篤於其親好行其德修之於人無待者也聯有待於無待尚不無可訾况復遺無待而妄冀有待耶今君之汲汲於無待也真若無可待者而於有待者一聽之天而安其素然令子早遊於庠騰踔在指顧間體素健及耆猶如少壯是有待者不更可戾契致哉天人之際應感之理吾於此殆觀其深矣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四

然則曷爲而於六十生辰醜繹也攷之古鄉飲酒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又曰六十者三豆是稱壽必自六十始且也司事者繫之鄉則夫西序東榮笙歌告備而其人平生行誼衆著於人人者亦必自里中始猶間史意也又何疑於今日之祝嘏歟諸君曰是可以侑以一觴矣遂濡筆而爲之序

鍾琴谷七十壽序

古之所謂康疆壽愷者其諸無所競於人無不足於己而能自全其天者乎漢陰丈人之抱甕海上翁之狎鷗榮放期之三樂是珍珠君昉之四休自署與夫披裘帶索畊隴織簾撫弦而歌倚樹而嘯類皆忘機戢影玉色脫顏醴粹其心松喬其算芬揚竹素動人懷慕焉夫冥鴻非弋人所慕靈椿非朝槿所期寄高蹈者恒享高齡事固有相附而齟者操此以求覺去人未遠矣吾里琴谷鍾翁少有至性以孝友稱負通敏姿於世事靡不了了既恬澹無所營輒一厘自詎當夫一闕瑜璫百喙譏調點者巧規桀者猛攫翁率胸臆指柱其間若一無所忤而樂其和易者不覺旋其面目豈非壹行長德之信能矯拂媮末歟中年以往婚嫁既畢嗣君復有聲譽序翁自顧頽然益忘情塵事日手一編就南榮雜誦時復甄綜而掌錄之前庭雜蒔花藥修藤老樹引蔓交柯間招邀二三老輩婆娑其下茗香醞熟清話移時殆以此爲常尤好爲韻語凡山川登涉景物流連身世感愉往來酬贈一寓之五七字中雅得少陵漫興香山閒適之遺蓋翁冰雪沃甯別有妙悟故伸紙而書佇輿而就孤桐朗玉天律自諧而翁亦遂於是乎樂而忘老矣今夫樂之至也惟其真耳然於此得養生焉彼逐衆人之嗜好者偶豔輒爭相形忽緒外疲於役內汨其靈吾烏知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五

其真之能葆耶是故溼性可以息動適情可以延和安境可以貞運此固非吐納導引家之所能喻矣我翁虛舟任觸坳堂勿驚夷險俱忘趣舍自得則爲長者春秋佳日晨夕素心有酒盈尊有詩盈帙又爲韻士爲高人矧復令子在側家累無關蔗啖彌甘芭榮未艾且爲地上之行仙老子有云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又云知足之足常足翁豈有味斯旨歟不然何樂之獨得其真有如是也然則以真樂爲駐景神方雖古之有道者蔑以加此此其康強壽愷尚可涯計也哉今年六月四日翁七十懸弧辰也里中諸戚好謀爲舉觴屬予一言以侑遂不辭醜縷而書爲序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六

賀翁七十壽序

自古無稱壽之文然未嘗不存其意古之羞者也視其年齒而遞增其豆數其主人既有鄉大夫州長黨正之分則行事宜有於庠於序之別而所爲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與夫坐賓坐介坐僕之次祭薦祭酒嚼肺啐酒之儀旅酬以還修爵無數主人送賓節文終遂所以衆著於子弟之義而期人人以士君子之行者於鄉飲酒禮見之夫當一人揚觶之先司政未立工入有取焉瑟歌者九笙歌者九雅樂告備義匪一端其大指要以嘉賓隆其稱而深致其周行則敬之願以循陔潔其養而默將其白華朱莠之思則所以興起其士君子而戒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七

勉其子弟者益信此始後世稱壽之文之所由昉與抑聞董子有言壽者壽也蓋必其有醇粹之德始報以松喬之齡是故鄉飲酒之以賓禮鄉人也興賢能與商位並重而謀實謀介以年升者必以德選此義蓋於今爲烈矣若澧陽賀翁其爲人焉翁性愿慤無少利鏗步履一趾古人雖治生而意度超然闢闢之外與人交無水旱燥濕胸有義舉恒損固傾橐以助莫不推爲長者而生平至性過人事親兩盡子職尤其著者蓋翁自少嗣世父後承顏養志終其身不衰爲難以是里之稱純孝者必首翁夫至孝之行醇醇問問循之無跡言之無奇惟是皦皦大端不關毛裏而動人懷慕每繁乎斯况重

以長者之稱粉榆矜式其足以挽天性之薄而彌未俗之媮者舍翁其誰與歸今年秋八月上旬翁齒登七十其鄉之戚懿以予知翁久走書屬爲侑觴之詞予不獲辭因憶官鶴峰時嘗歲舉鄉飲酒禮矣自三互法行吏不復官其本土而主人則有司事也於是詳考古法習之膠庠當是時親其事儀其人重其年東榮西序之間一登降一酬酢如置身成周之世焉然愈以知先王制禮之微意所以行之至今而壽考無遺誠不惟其文也故於翁攬揆之辰不敢以悠繆汗漫之詞進第撮舉其本令德以致壽耄者而一溯之於古則以是爲純嘏之祝或有當於瑟歌笙奏之遺也歟是爲序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戴翁七十壽序

歲屆維單闕陽月之望日爲我守信戴翁七十懸弧之辰里中戚懿謀釀金製錦以祝頌又謂獻壽之文非炙之久與知之既者爲之雖炳炳烺烺要與玉卮無當等用是羣屬諸景英誦諉至於數四弗獲辭於是奉觴而言曰古有之壽者疇也蓋視其身而與之副也然所以副之者必得於天必盡乎人居有以全其倫叙之樂歲有以養其心體之安世有以食其子姓之報夫然後中定而外恬形安而景駐蓋不必矜熊經而謂鳥申也其爲疇之也者宜不可以石程數計矣且夫得於天者非可倖而致成乎人者無所利而爲也被疇之於磊砢節目而自其坼茁時已然天爲之耳翁生而粹醜心貌皆古殆類是歟若乃好行其德之如飲食嗜欲也綜其行事完婚嫁者無奠燕寸楮而絕弗責償者無奠且傾橐以謀權渡者有之施楮以郵募露者有之甚至讓舊業以全人家墓者有之舉一切畔異刻覈驚擾狙詐者之所爲幾彌薙不啻焉此猶陟泰巔者摩其拱把而護其根芟久之參天偃蓋衆木紛紛而身出羣者不知也其以爲盡乎人者孰踰於此翁倚子舍久高堂並齡垂九旬暮齒相於晚香持供循陔滌膺篤孺子愛者逾五十年矣同懷昆季八人皆極友愛自少至老不見有忤色殆天性使然夫孝友之行醇醇罔言之無味思之無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奇翁樂此不爲疲焉詎非所謂匪惟樵華乃尋厥根者耶百弓之圃十稜之畦蔬果參差水木明瑟巴邛橘中之對奕柴桑村裏之拍浮肅容而坐率臆而談心無動於機體無蹈於坎人第目翁爲長者而翁之所以徐徐于于無營無欲爲能自適其安若趾於古之風踈雲上者誰則知之顧說者謂蓬髮歷齒王霸之不能忘情梨栗紙筆陶令之無端寄慨者誠有慕乎某氏之有子而嘆燾後之匪易也翁舉丈夫子三長君賜章負偉抱次君雲章讀書能文魯瞻最少早爲博士弟子祗行汲古騰踏在指顧諸孫舒雁環階魚魚雅雅翁頽而樂之然則卽此可以卜翁之食報方長矣約而論之天人之際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十

釀爲精醇倫紀之間蔚爲祥藹宴衍之頤遂穀詒之慶綿此固人世不可常邁之境而翁以一身備其全惟其備之是以副之其諸屈子之云善不由外來名不可以虛作澹無爲而自得與泰初而爲鄰乎而不然者玉色頽以晚顏將何有而疇之也哉竊又誦詩而憬然矣幽風之六章曰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今日者翁之誕辰適符其期諸君子之獻壽也亦與古合如景英者炙翁雖久而知之未盡且言之不文也其曷敢以祝諸君曰是足以祝翁矣遂書以爲序

戴母李孺人六十壽序

詩三百篇美壺行者不少而二南爲盛周南十有一篇言女德者十名南十有四篇言女德者九淵乎樂哉可以觀矣范詹事之傳列女凡十有六也才行高秀者均著乎篇而系之贊曰端操有蹤幽閒有容區明風烈昭我彤管誠鄭重乎其言之也夫女有士行詩稱女士間史而外女史亦詳是則所爲四行七誠十二訓之有能庶幾者未必不在容與相莊優游食福之間矧復絲以意齡耀其錦悅齊眉燕喜繞鄰舞斑祝嘏者有不樂爲戴筆哉則如戴母李孺人者實我金相戴翁之淑配也以今年春正九日值周甲之辰諸弟李調景英列門侍行又解操觚宜有辭爲母壽景英遠起而應曰予得所以壽母矣當母之歸我翁也高堂方具慶母居介婦以最後能左右養厥志子婦儀無少缺接似以禮藹如女兄弟然翁負上舍雅望里中人士樂與往還酒槍茗椀皆經母手不以委窳下婢家素饒裕翁好施予母亦數贊成之雖華盛不愛珠翠飾練衣布裳澣洗必潔尤勤操作蒔蔬引蔓脫粟醞極諸瑣屑事雖勞劬弗辭箒燈熒然纒車聲恒達戶外蓋數十年於茲撫教諸子傳恩劬亦畧無煦嫗態故所授業各有成就其待羣從子姓亦然宗鄰咸樂且敬焉蓋母之於婦道妻道母道無一不當有如此者嘗讀詩小序有云關雎后妃之德也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十一

而葛覃立其本卷耳行其志樛木螽斯收其效惟母
焉請爲之歌周南序又云鵲巢夫人之德也而采蘋不
失職采蘋能循度草蟲江汜無遺燉請爲之歌召南若
夫范史所載如麗盛女之能供姑膳樂羊妻之以道匡
夫桓少君之提甕更裳李穆姜之溫仁撫字莫不表表
足稱丹青同炳母乃以一身奄有衆美焉豈非趾前徽
而度越者哉且夫節竹肉攢金石所以娛壽愷也而被
諸樂府得媿羣雅者要無踰南籥翠水瑤池繁稱遠引
侈言無驗雖麗非經求夫信有徵者誠莫如蕉園石室
然則今日之舉以壽母也寧有加於是歟遂拜手而爲
之序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三

戴母李太君七十壽序

歲丙子楚南大府翔修通志檄徵各屬婦女節烈事實
備志局採擇編纂既成稽常德通古今入錄者得百四
十有六人而我戴翁西獻先生之配李太君其一焉亦
榮矣哉蓋太君生十五而嫁嫁六年而寡苦節且五十
年而今年七十矣試合計之當其在閨婉孌結褵恭順
暨乎夫病沉痾苦心調護時其飯飲冷煖之節而敝
於藥爐篝燈之間者殆閱幾寒暑是太君二十以前之
梗槩也若此五十年中翁姑之頽老也曲孝養之兩孤
之穉弱也備撫教之處娣姒以雍睦畜諸姪以恩慈蒿
著以爲簪藜竟以爲食據竈觚而躬作理線車而御筋
迨垂老無矧笑疾聲儀法謹嚴內外斬斬凡登堂謁者
率肅容而退以此無遠近交口稱道合詞上其事獲揚
竹素芬且爲請旌騰先聲也顧吾聞之禮婦人以婉婉
順從爲職風詩所詠亦無出蘋蘩共祀慈惠逮下之常
非必埃有奇節高行然後播諸樂府而見錄於聖人然
又讀易而得之矣觀之六二也恆之六五也家人之象
也皆以言乎其貞也蓋異爲長女以貞爲道從一而終
利女之貞觀象玩占正家而國與天下胥有所繫此李
習之所云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誠有味乎
其言之也然則旌門之典與載志之文相輔而行著在
令甲豈必烏頭綽楔之可緩於赤管標題也耶頃值太

會經堂文集卷五 壽序 三

君設悅之辰里中諸戚懿屬景英一言介壽景英列門
聳行知太君節行甚悉久擬操筆記其事承誣諉輒不
敢以不文辭既思語簡而義括者志家體裁固如是耳
諸史傳列女前有論後有贊又史家例也今將構稱壽
之文而太君徽嫩炳通志有年是之所為觀縷者要不
過取志家本文而引伸之竊附史家論贊之義他何加
焉雖然國家之制旌乎此將以勸乎彼也諸君子試持
此以上諸有司用邀 聖朝賜金表宅之榮則斯言也
抑寧獨為長筵侑觴計已哉是為序

記

石友橋記

出沅州郭渡江而西七十里為洪山倚山而聚族者為
李氏有水自危礮中歛飲出縈紆李族室廬者不一楹
下則李生長墳之宅在焉水之歛飲者至此滙為溪周
其前若缺之在珮然第溪流當達而界肩騰至此必亂
流始達於岸行旅不免病涉生概於中久之歲庚午始
與宗御謀為橋分乞於人之樂善者釀金百有奇以餽
夫匠木石則取辦生之家山工資少訓又出私錢五十
緡益之凡經營踰年而橋成未幾山水暴溢橋忽圯生
深咎匠石之弗能為良而相址之昧其所也且曰予乞
靈於人而續弗成予曷以自於是傾其橐又質其田足
三百金而羨之喜曰事濟矣乃審度厥基距圯橋步許
定焉將樹埭扣其泥深幾數尺見有石趾趾然輒益喜
爰別遴善工廩之課之身濡熱焉手足皸瘃焉不以為
紕也遂成橋崇三倍壘又增以步延如之而殺其步之
尺者一濶半延之數又殺其餘環石隆隆跨跨而門
厚而面砥履者自此坦如蓋乾隆十八年事也予惟天
下事機之赴功不可以倖成力不可以旁貸當其始也
亦慕美名而輕於一試一發不中而竭而衰隨之則倖
不可恃矣依人者無志尤人者不祥將誰為我貸乎二
者既無所用世之選懷瑟縮暖暖姝姝者又得以藉

而求其手蓋人已無之見錮於中故其倖而成也有
德色一朝隳敗則以為事非私家財非已出可以掉頭
不顧焉嗚呼聞生之所為其亦少愧矣顧以予所聞生
義行甚夥其尤難者生父舉生最晚伯兄齒再倍比析
產生念伯兄年老息繁獨割其腴以讓人以是稱之生
風行之孚於人若此而乃於一橋之地獨思不能見自
於人豈真有是心哉生殆藉以自策耳然愈足為生多
已生故跌宕自豪工詩筆繪事點染亦精人多樂與遊
生一一結納之或時仗助之莫不有始終夫生之信於
友與友於兄皆可友也然古矣物之古者莫如石橋其
寓焉者予故名其橋曰石友記之又為之銘銘曰予有
友友已古根切雲膚觸雨苔皴土蝕亡寒暑色蒼勁分
氣旁午友成橋溪之澗友亦古橋亦古

會經堂文集卷五

末

菩提廢院記

一地也而興廢係之夫固有數焉存乎其間不必其盡
在王侯第宅也雖一畝之官十笏之室亦有然者若沅
州城東北隅之菩提廢院是也聞是院之有自 國初
撫軍袁公始主是院者自沙門端圓始爾時沅之城郭
人民可知已而竟於龍漢劫灰之餘闢生公廣場之石
宗門提唱士大夫實奔走之蓋一時風尚如此要不可
謂非此地之幸也而今固若斯耶雖然斯地也固有明
二百七十年中所以衛沅之地耳當其時天下置衛五
百四十有七而沅其一楚之西徼上下聯絡凡八衛而
沅居中練軍實於斯控屯堡於斯操尺籍而稽之帕首
鞭刀張弩注矢之流實奔走焉乃其衰也久安弛備政
圯伍虛馴至於亡衛於沅何有哉夫衛所不能有於沅
者而為浮屠氏所有迄今日而亦歸於無有則信乎興
廢之有數可以觀天咫矣今年春予偶經其地少選類
仰焉恐後之人味其處也識之俾有所考且知其故

會經堂文集卷五

七

馬明山先生書院坡記

沅州舊志稱先生嗜經史遠理學親炙甘泉之門由助教遷長史歸隱明山十餘年先生蓋即錢黃門徽文清書院記中所稱太學博馬子修氏者是也是時甘泉守白沙之學初與姚江相應和既而各立宗旨姚江以致良知為宗甘泉以隨處體驗天理為宗一時王湛門人著錄者盈天下其在楚南如武陵莫閻齋元亨沅陵劉健齋觀時皆師姚江者而武陵蔣道林信則始師姚江而後師甘泉史稱其從若水游最久學得之湛氏為多若沅陵向子瞻淇覃汝張世維輩則又得之蔣氏者也先生與蔣氏同出大賢之門其著述當必有書其傳授

會經堂文集卷五記 木

當必有人師友淵源何必不如蔣氏顧不少概見獨請祀文清一事見於錢記抑聞之甘泉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白沙乃先生此舉獨祇增城而禰河津然則先生之學雖取徑鷺湖而瓣香仍在考亭歟沅郡西距江三里許有書院坡諸生田宗俊家塾在焉相傳為先生書院舊址田生以狀來白予考其地蓋即錢記中所謂明山之南海水之西祀文清處也意先生既建書院以祀文清遂講學其中志所稱隱居明山十餘年者亦即此地歟又志謂先生字明山亦非先生蓋字子修明山其學者所稱乎先生由貢生官國子監助教與太學博之稱合其遷長史也先生或未之官而遂歸隱此間耶

因識於此以俟訪古者論定焉

會經堂文集卷五記

五

明山記

明山在沅州郡北二十里高可千仞周廻二百里郡鎮山也其體聯綿回互攢簇蔽虧西北諸山為之領褒厥名見於元豐九域志而方輿勝覽狀之有云圖巒重復朝抱郡治飛雲濃嵐知刻畫屏品目蓋近似矣山西麓三十里盡於漁溪東麓五十里五郎溪斷焉山之中有岡有岫有章有隆有隙有密有厓屢有翠微岌者岵者嶸者蜀者宮者霍者銳而嶠者卑而扈者與夫礧礧岵岵埒埒之屬莫不攢羅戢善名狀難殫蓋其陽則屏舒障展矗立橫敷其陰則窈窕瓏玲疑近而遠晴則修眉朗列晦則寸碧深霾昏且異形即離殊態庶幾畫家所

會經堂文集卷五 記

主

謂大落墨者非一皴一染之所能髣髴矣循麓而上盤渦仄徑蒙茸犖確舉足蹒跚度遇仙橋一亭翼然行客少焉倚杖相傳昔有人過仙茲地故名每雨後溪聲琤琤到耳探靈閣者必取道焉由此而東為五土坡舊傳唐五高士結廬於此羣峰環衛林谷阻深宜為幽人棲遯地也稍西則攀躋委折始達於百子峰張茂先曰小山者大山之輔佐也最小者乃為兒孫杜少陵句諸峰羅立似兒孫百子之名蓋取諸此其峰有菴幽巖淨土筆秀藤盤佛火熒然望之星爍遊人過此聞梵唄聲幾與熊唱相亂矣峰西為黎溪膏液所凝厥產色石自此振策層雲飛躡絕頂則真武殿巋然在焉行以茲山位

北故祀神其上為宮觀者八為天門者三歲時報賽村人走集龍漢劫灰而後諸區率蕩為墟莽舊聞宋神宗熙寧中封此山之神為順應侯明一統志筆之靈風盼蠻有自來歟每煙消霧霽南望漁水如匹練紫紅抱我左右郡城樓閣卓錫次鱗龍津一橋蜿蜒虹虹歷歷在目數十百里村墟哇晦如界之畫近出履島下即此有盪胸决背之概焉北俯陰岑則密林灌木蔭渚披谿清泉下注左右分瀉為五郎溪漁溪二水盪觴所在而山之勝遂盡於此

會經堂文集卷五 記

主

葉家山記

葉家山一名榜山又名梅坡在芷江縣南四里無水經其下水清沙白掩映藤蘿探勝者由西麓拾級而上幽磴逶迤夾蔭老樹交枝接葉疎影在衣山嶠有寺曰景星寺軒牕如滌鐘磬泠然雜藥在庭叢篁繞屋遊風為之少憩出寺門覓術微折而南不數武復東下一巉落葉屐齒有聲人語夕陽虛響如答始得攬秀閣而登焉閣在峰絕頂凭闌而眺明山嵐翠撲人眉宇隔江烟樹卧水虹橋指顧間皆堪入畫俯看一水當前江底細石如擣菰可數篙聲帆影都在耳目真郡中第一勝境也

會經堂文集卷五

記

龍溪記

龍溪在芷江縣西一百三十里源出貴州黃道司界向家地流逕山礮石壑中達於劉師洞又一支自縣境小紅旗發源流至此為西河口匯焉由此而南逕大洞坪又折而東南入於無水凡三十里為龍溪口設市於此貨販稍集人烟亦稠估客船郎上下棲泊唐書地理志獎州龍溪郡本舞州亦即業州龍標郡也獎州故郡於此溪為近然則大歷五年改龍標郡為龍溪縣或因此名歟又考唐王昌齡集有送崔參軍往龍溪詩云龍溪只在龍標上按此龍標非郡名乃縣名也即昌齡謫地秋月孤山兩相向謫離心是丈夫鴻恩共待春江漲可以證此溪之所在矣

會經堂文集卷五

記

龍標山記

龍標山在黔陽縣治東元和郡縣志武德七年置縣因龍標山為名 大清一統志梁置龍標縣以此今龍標山在黔陽縣城內是也按隋書地理志龍標梁置攷篇海樹音表北魏書列樹建旌淮南子樹林構櫺為肉籜柱析之屬山之名此蓋狀其勢自梁至隋未之改也迨唐始去刀為標作平聲讀李白詩聞道龍標過五溪王昌齡詩龍溪只在龍標上是也然失其舊矣山抔覆城隅運塗夷坦非有峰巒洞壑阻人登陟其上則普明寺與城隍廟隔垣而峙靈旗颯颯清磬落巖紺宇琳宮望之翼翼賞宮倚建坡陀間繚垣闕廟朱碧相輝列植綠楊拂欄蔭洛皆為此山簇成景色下見公私廨舍與夫街街井甃之屬莫不接我眉睫七寶山面出如當戶庭嵐翠疑可攬結沅無二水襟合其下烟深似海月上如潮徘徊登眺幾不知此身在城市中也

會經堂文集卷五 記 五

赤寶山記

赤寶山在黔陽縣南里許沅水瀕水合流於此本名七寶山元豐九域志黔陽縣有七寶山與地廣記名勝志明統志皆同赤寶之名不知何始蓋音近而訛也名勝志狀七寶山謂山勢插空日出霞映如錦縣志又云未邑時民居避寇其山為赤寶皆指此山山趾江南岸盤徑叅巒勢堆垣堞騰靄秀鬱望者可凝睇而收也山中名勝不能殫狀為遊人所必探者凡二十四勝峰最高者曰白雲峰勢絕等倫高不可切雲海委屬在其下方始如太華之有蒼龍嶺也自此而西曰香藤峰曰蘿月峰則稍低又西折曰嵐峰峰再西為盡境則又坂折而東下焉曰迴峰蓋狀若翻身仰射者然其自白雲峰東下者曰觀湖峰曰芙蓉峰稍前曰待月峰曰先月峰中低者曰乳峰其自南而東折而西上以達於白雲峰者曰翠雲峰若所謂第一峰則入山初得之峰與迴峰相對相當者也其小山曰螺山黛色螺旋如佛頂肉髻斗山則與金斗相望者白雲峰之後有大壑焉幽險難絕稍田巖樹虛響遠墮峰前曰盤谷可以拄杖探之其在翠雲峰之夷者曰翠雲坪又其下曰琴澗則泠泠不可寫矣又由翠雲坪而度者曰楓香嶺由此而得蘿蓮弱藤重結亭曰翠微狀之也其曰帝宮廢址者在螺斗二小山之間五鳳之顛香姜之瓦行者拾焉然莫知所

會經堂文集卷五 記 五

自矣循山麓初入之逕曰梅花逕其舍逕而梯者曰梅花塢花時如雪真此中之支硎邵尉也凡山之勝處皆雜時花藥蔭覆松篁不則碧蘚貼巖綠蕪被壑遊人孳楹到此藉草可眠艸花皆醉低枝亞帽遠蔓牽衣以視馬勝東西王垞南北寧復多讓此固賴好事者為山靈渲染然本色故自不掩詎盡關粧點青紅耶

會經堂文集卷五記

五

蟠龍山記

蟠龍山在黔陽縣西南二里沅水之南山勢鬱盤不可襲測遊人渡江登岸從田徑中導入見石壁勒天台進步四字為山口壁色紺赤綠溪行截溪一石內空洞可容數人數折度石砌上隳其下若通流者為渡仙橋去橋磴道紆曲始達石室中支石牀可以偃息壁間題字皆篆籀絕非世俗可曉豈衡山道士書耶又上為真武殿殿後有閣奉西竺先生閣覆以巖巖石上有詩剝蝕不可卒讀巖間有石坳深徑可二尺許過後圃見石壁斗絕上有石龕空嵌貼壁欲墜貌呂仙其中去此度危梁為補衲石巖下見石榻橫置相傳明末有宦者逃禪於此出得磴道凡數四一泉泓然為杜香泉泉味毒芬疑得之芳洲寒摘也緣磴而西為燕子巖巖極險仄人罕梯陟又得一逕上下委頓飛躡至蟠龍巖則此山得名處也石狀天矯如龍疑有斧鑿坐此可以俯壑矚襟衆山嵐氣皆在衣袂間矣

會經堂文集卷五記

五

西晃山記

西晃山在麻陽縣南三十里元和郡縣志西晃山在盧陽縣南是也脈自米公山如巨靈鼎屨挾勢東走重巒複嶽欽崑相屬尾趨縣境躡躡南躡疑伏飛倚劍而隸雞翹羽林期門為之辟易此在衝霍以北當為南宗別子固宜冠絕諸山自尊體勢者也自麓至頂可二十里上頭靈幻腰腹昆侖一氣吐吞紫翠互現凝聯者五色無主山無定向面面可窺諺曰靈山善變四十八面信然夫帆隨湘轉望衡九而浮湘者之所謹也然注水經者采焉如前二語足併茲山故實不當附諸古語用資考鏡歟絕頂一菴稱落為舊隱真蘭若相傳明世廟時有蒲公者仙蛻於此靈境荒忽不可窮詰矣越頂而下才數十武一澗斷之澗水瀟瀟從樹杪飛墮上亘石梁曰仙人橋長可百尺嶺岫中割賴此通焉閣道在空步者疑游天上信為神工運置非人力能勝彼擲杖折葦猶屬神通遊戲誠不若斯之為萬人寶筏也又下有石壁高十丈許脚插深澗中斬如斤削照面有光壁上鑿有四字模糊不可捫識倒薤拳身定出好奇之手道人獨上偶見之幸不煩千搜萬索耳菴後有洞曰雷公洞聲殷殷出其間過者怖甚半嶠亦有洞凡三日三鬚洞曰鏡鉞洞曰沈家洞皆東幽縹險摺異擗奇厥狀不一洞水歛飲滙為溪流觸崖翻壁聲徹昏曉溪分上下小

會經堂文集卷五

末

橋流水行者多取逕焉故呼為石橋溪云

會經堂文集卷五

完

武陵 朱景英 幼芝

疏

募脩彰化縣學疏

古者釋菜於先聖先師常卽學而行事初無所謂廟也唐開元以降郡邑通有孔子祠祀未聞廟與學合也厥後既建廟以崇祀典又設學以廣教術蓋所以動人先河之思而萃其鼓篋之志者胥繫焉於是乎廟與學並重臺灣海外郡隸版圖近百年彰化一邑最後置有學亦後然已踰五十年濶於修又十有八年中間推於狂颺隳於地震者屢矣烏容弗茸夫過廟則思敬矧夫素王之宮雖黨庠術序家塾皆有師資矧為一邑之校是故上雨旁風陳丹脂粉不足以揭虔妥靈也講舍之不修生徒之日散將如故業樂羣何魯既作領官詩人頌之有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而學校之廢鄭人刺之則曰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凡屬章經豈鮮囊廩出資助繕諒有同心廣其德而嗣其音者且踵相接也予實於諸君有後望焉

會經堂文集卷六 疏

引

募修木瓜寺引

郡東木瓜寺見於郡志謂為元時建必有所據顧郡志又載木瓜山有木瓜古寺相傳李太白長流夜郎時宿此且列太白名於流寓又採木瓜山詩以實之所云朝見東日出暮見西鳥還客心自酸楚那對木瓜山者是也嗟乎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志之傳會一至此哉嘗考會南豐太白詩集序乾元元年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汎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憇岳陽江夏久之復如潯陽云云是太白之流夜郎往返實未嘗經武陵也安得宿此雖本集有春帶沅湘一篇大抵客岳陽時作耳要不能牽附及此若其木瓜山詩本集作望木瓜山又與郡志所採字句小異註家謂山在真州六合縣尤遠不相涉况志既云元時建又云太白長流時宿此豈唐時已有此寺耶刺謬極矣頃寺僧以年久寺頽謀募貲塗堅介里中諸君子言以倡予故久欲辯此者徇其請如踵謬何謝之謹諉至於數四不獲辭因語之曰諸君必欲攀青蓮為斯寺重予不敢道無已則別有說以處此夫自元至今垂五百年其間名人魁士遊憩於斯者不知凡幾卽前明如蔣副使道林先生講學桃岡與寺相望也先生闡發良知雅近宗門提唱安知阜比坐梅之餘隔林鐘磬不一邀其杖履耶然則斯寺不必以

會經堂文集卷六 引

青蓮重而以道林重其亟謀塗墍而有望於高貲藏事
者亦烏容已諸君頗領予言遂書以畀之用質遠近之
樂施者

募修響山巖石闌引

響山巖一綫路傍山俯谿孤懸陡絕如蜀棧然行旅繭
屐出此聞水石聲瀟瀟落千尺壑輒用股慄磴道盤折
偶值風號雨溜率蟻附無翔步非所謂畏途歟舊鑿石
爲欄環其左側此固黑風洋中一寶筏也顧歲久傾陔
其險如前有心者忍坐視此予之兩經於茲也屬鄉長
陳宏宸釀金於鄉之好行其德者聞皆有不恢解囊意
况需費無多濟人匪淺芥子中何嘗不具須彌願力乎
第持此以往必不以呼輿誇者怖河漢也

海上同聲集引

有性分之樂有境遇之樂疏水曲肱簞瓢陋巷得於性分者然也童冠與偕風浴詠歸得於境遇者然也要之皆素位焉非所語於任誕而流連也者適然而有西園適然而集七人亦適然而行觴政詩之成也率乎性因乎境無所為瑯鏤塗澤也素位而鳴其樂余當與諸君共之

會經堂文集卷六引 五

書後

書周禮後一

周官一書自漢武帝以為末世瀆亂不經之書林孝存後漢書作遂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嗣是謂為六國陰謀之書者何休也謂周官三百六十而員數之多如六鄉七萬五千家自比長以上卿大夫士萬八千餘人為大可怪者李觀也謂奔者不禁示天下無禮而禮而義示天下無君率天下而為亂非周公之心者王開祖也謂其間必有末世增入如盟詛之類必非周公之意者張子也謂五官之屬合大夫士亡慮三千而以為設官太多者歐陽修也謂其不合之處勿強為之說者徐積也謂周禮不全是周公禮法亦有後世隨時添入與漢儒撰入者程伯子也謂周禮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甸稍郊都相距皆百里實無所容之為一不可信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班爵異為二不可信井田之制自一井至於一同方百里通水利者溝洫澮三溝洫之制萬夫方三十里有半通水利者遂溝洫澮川五利害同而法制異為地少而用力博為三不可信且言凡周禮之詭異遠於人情皆不足信者蘇轍也謂周禮不盡為古書蠹氏掌去蠹龜牡繭焚灰類狡獪戲術司關凡貨不出於關舉其貨罰其人乃如末世設為避稅法者范浚也謂周

禮 昔詳周之制度而不及道化嚴於職守而濶畧人主之身者鄭樵也謂太宰之屬小宰司會司書職內職歲職幣六官所掌皆簿書期會之末俗吏措克所爲又宰夫於足用長財者有賞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以椎剝其民又甸師喪事代笙受青開後王忌諱之端又宮正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寡是妃嬪官吏內外雜處又宮伯掌王宮之士庶子是宿衛王宮示人不廣又內宰凡建國左右立市井王后之職又內小臣掌王后之命閹人掌守王宮中門之禁二官爲奄者墨者是以隱宮刑餘近日月之側開亂亡之端又內祝掌宮中禱祠禴禴之事此殆如漢世女巫執左道入宮爲厭勝之

倉經堂文集卷六 書後 七

事又九嬪之婦法世婦之宮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內政典婦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職不當統於家宰又大府乃有式貢餘財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貨賄之藏內府乃有四方金玉齒革良貨賄之獻皆如後世漢唐無道所爲又司裘之外又有縫人屨人等九官掌衣服膳夫酒正之外又有膳人鹽人等十六官掌飲食醫師之外又有獸醫等五官掌醫事帷幕次舍之事亦置五官既不應冗濫如是且以爲冢宰之屬是太宰之屬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則五卿之屬可知者胡宏也謂周室班爵祿之法孟子言諸侯惡其害已而去其籍則孟子時已無周禮者晁公武也謂周禮六典與書周官

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司空掌邦土今地官於教事殊畧而田野井牧鄉遂稼穡之事殆皆司空之職周官初無邦事之名今謂事典未知定爲何事者陳振孫也謂周官既出而劉歆遽行之大壞蘇綽又壞王安石又壞千四百年更三大壞而是書所存無幾者葉適也謂周禮疑秦漢初人所作因聖賢禮法附會之者魏了翁也謂司門司關之設周公於民之意慮不若是之察者劉炎也謂周禮作於劉歆者司馬光蘇轍晁以道洪邁胡寅胡宏也其他或以爲文王治岐之政或以爲成周理財之書議者殆難殫述矣而明陳仁錫又謂周官全經有可疑者四墨辜五百劓辜五百剕辜五百宮辜五百

倉經堂文集卷六 書後 八

太平之世殘形刻膚削衣屏屨交臂歷指而塞路疑一也泉府之職官與民市民不能皆慮吏橫則欺民民猶則欺吏疑二也周家祭祀莫詳於頌昊天詩郊祀無分祭之文般之詩望祀四岳河海四望與山川無異祭之文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妣與祖無各祭之文其作樂亦未聞有歷代之奏以分祀之禮疑三也周以千八百國計之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而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何以封疑四也其說更辯可以備案

書周禮後二

周官九職貢物之外別無所取於民而載師職則日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市官所掌惟屨布與罰布而屨人之紬布總布質布別增其三非苛歛而何夏秋二官歐疫禱蠱攻狸蠹去妖鳥陂水蟲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肅禮事也而方相氏以戈擊墜庭氏以矢射神若族氏以方書十日十二辰十二月十二歲二十八星之號厭鳥壺涿氏以牡樺午貫象齒殺神非怪變而何乃經有是文何也則王莽與劉歆竄入之也蓋莽誦六藝以文姦言而賸民之政皆託於周官其未篡也既以公田井口布令故既篡下書不能遽變

會經堂文集卷六 書後 九

十一之說而謂漢法名三十稅一實十稅五其意居可知也故歆承其意而增竄載師之文以示周官之田賦本不止於十一也莽立山澤六莞權酒鑄器稅聚物以窮工商故歆增竄屋人之文以示周官征布之日本如是其多也莽好妖妄厭勝愚誣為天下訕笑故歆增竄方相壺涿若族庭氏之文以示聖人之法固如是其多怪變也夫歆頌莽之功既日發得周禮以明因監而公孫祿數歆之罪又日顛倒五經學士惑亂則此數事者顯屬莽與歆所竄入矣

書儀禮後

儀禮自昔鮮疑之者韓子曰余嘗苦儀禮之難讀又其行於今者蓋寡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昌黎故儒強卽是以觀其服膺儀禮深矣惟宋樂史獨謂儀禮有可疑者五大意以漢儒傳授曲臺雜記後馬融鄭眾始傳周官而儀禮未嘗教授為一可疑班固七畧劉歆九種並不注儀禮魏晉梁陳之間是書始行為二可疑聘禮篇所記賓行饗餼之物禾米芻薪之數籩豆簠簋之實銅壺鼎甕之例與周官掌客之說不同為三可疑喪服一篇蓋講師設問難以相解釋之辭非周公之書為四可疑周官所載自王以下至公侯伯子男皆有其

會經堂文集卷六 書後 十

禮而儀禮公食大夫及燕禮皆公與卿大夫之事不及於王其他篇所言曰主人曰賓而已似侯國之書豈周公當時不設天子禮為五可疑而章如愚又謂其書猶有可疑者以為吉凶賓嘉皆有其禮而軍禮獨闕焉自天子至士皆有冠禮而大夫獨無焉鄉飲酒之禮有黨正以正齒位而今獨不載焉賓禮之別有八燕禮之等有四冠昏之篇皆冠以士大射之禮獨名曰儀朝遇之禮不錄而獨存覲禮其他禮食不載而獨有公食大夫禮為均可疑也噫難詰紛如敢以為盡當也哉姑存其說可耳

書大戴記後

大戴記十三卷總四十篇即戴德所刪八十五篇經戴聖刪取四十六篇為小戴禮記而大戴記僅存三十九篇今篇目自第三十九篇始至第八十一篇止中間無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兩七十四故合為四十篇意其闕者或即聖所刪耶然朱子曰大戴禮篇目缺處皆是元無非小戴去取又曰大戴禮冗雜其好處已被小戴採摘議者又謂大戴禮哀公投壺二篇與小戴無異禮察篇與經解亦同曾子大孝篇與祭義相似觀學禮三本見於荀子至取舍之說及保傅則見於賈誼疏公符篇至錄漢昭帝冠辭是此書之子史雜

會經堂文集卷六 書後 十一

出殆後人好事所為似非戴德之本書矣惟秀水朱氏有言大戴禮記本無甚踳駁自小戴之書單行而大戴記遂束之高閣世儒明知月令為呂不韋作乃甘棄其小正篇不用殊不可解學齋史氏謂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云云其論說亦不取大戴然由其說推之則大戴記在宋日曾列之於經故有十四經之目此亦學者所當知也

書國語後

太史公曰左邱失明厥有國語漢書藝文志有國語二十一篇自注曰左邱明著隋經籍志二十二卷唐藝文志二十一卷今篇次與漢志同吳韋昭參引鄭衆賈逵虞飛唐固合五家為注疑之者自唐趙氏陸氏謂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叙事多乖定非一人所為然柳子厚師陸氏者其自序非國語一書則云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而其說多誣淫則仍以為左氏所作矣至若宋石林葉氏曰古有左氏左邱明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邱氏則不得為一家文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直齋陳氏亦曰國語與春秋傳並行號為外傳今

會經堂文集卷六 書後 十二

攷二書雖相出入而事辭或多異同文體亦不類意必非出乎一人之手然昭德晁氏曰范甯云左氏富而艷韓愈云左氏浮夸今觀此書信乎其富艷且浮夸矣非左氏而誰而異巖李氏論之更詳其言曰左邱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國別為語旋獵其英華作春秋傳而先所采之語草藁其存時人共傳習之號曰國語殆非邱明本志故其辭多枚葉甚者駁雜不類如出他手蓋由當時列國之史材有厚薄學有淺深故不能醇一耳先儒或謂春秋先成國語繼作誤矣此定論也若夫朱子又有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宜乎周之不振之說蓋以譏其文也究何嘗疑其人耶

書錢微文清書院記後

明錢黃門薇文清書院記謂沅之泮宮雖多青矜但去中州遠編帙少至文清手錄性理大全一書詒沅士而國朝學博曾明亦謂文清手錄性理大全一書貯之泮壁沅人益知力學至今尸祝焉按公書今無有也意此邦疊經兵燹遂使大賢墨寶同付劫灰不重可惜也歟自古名流偶工筆札雖一時興到之書猶煩珍惜是故襄鮪之帖瘞鶴之銘三段之碑半截之石在後人不過形模影揚尚復裝池題跋藏弄之以為鴻寶况公在巖廊為名臣在聖門為名儒沅雖過化之鄉尤多遺愛而所手錄者為宋五子傳心之書所留遺者為沅多士嚮學之準其實貴當更何如耶夫入丁東之院者猶想像白傳一詩過海嶽之巷者尚低回米公片石今公之手蹟雖溼而其事藉傳人口因識於此以寄嚮往之意且示沅之人士當無忘所自云

會經堂文集卷六 書後 三

跋

摹舜廟碑漢隸跋

九疑山碑自歐陽洪趙以下志金石文者罕及顧南原碑攷載舜廟碑名而碑字不收隸辨蓋亦未見碑本也獨鼎帖中摹勒入十八字方整流麗頗類延熹華山碑攷水經注九疑山之東北冷道縣界有舜廟縣南有舜碑碑是零陵太守徐儉立意即是碑歟然鼎帖直拈為中郎書則誤矣裁之明府精於鑒古者出巨牋命作分書因摘仿碑字凡六十有四規求形似小大異體手摩滯鈍筆與心遠恐虛負井水一斗磨隴糜耳

會經堂文集卷六 跋 古

陶圃跋

陶公運甕習勤也余不嫻射棄茲圃為校射所猶運甕
意也夫業精於勤而事隳筋力之弛彼玩日愒時者其
亦知分陰足惜否耶

香經堂文集卷六

跋

五

紙屏銘

以分內外匪有疆界以便起居匪自舒徐疎窓叢竹何
幽何獨窓虛竹深樾爾觀心

又

棄彼采繪愛此谿藤塗澤勿用適我弦誦君子飭躬惟
險可風物從其素人求其故

香經堂文集卷六

銘

歷右銘

毋薄於險毋濇其真有恥為貴多文不貧內勿欺已外
勿負人如心而出廓乎藏身

又

孟子守身老氏退步真鼎自愛虛舟不怒靜而有常安
於所遇退哉古人此焉曰著

俞經堂文集卷六 銘

七

硯銘

直方大溫潤澤與周旋匪朝夕儒者多文以為富君子
多識以畜德

又

稽古之力吾何有圭田於此終其畝

又

他山之石水巖之精摩以巨刃玉汝於成故君子於此
崇令名焉

又

膚寸而合雲崇朝而徧兩片石几案間氣象故旁午

又

俞經堂文集卷六 銘

八

井渫不食於我乎心惻汲綆不脩於古乎何尤

又

齋房有芝可以療飢謂食古者胡弗餌之

又

勿謂一卷奚取乎渣埏勿謂一勺何病大瀾洎水石相
遺適我揮毫

又

友必取端廉而不列君子謂其古貌古心可與盤桓

又

岐陽之鼓具體而微韓蘇逸矣吾誰與歸

又

德必有隣辭必已出伊麗澤資式精文律

又

名士之硯美人之鏡硯可以觀鏡可以聽

又

迫擘畫役席積尺璧亦石客癖

又

月半規水一勺湛然空明不可湊泊

奮經堂文集卷六 銘

九

雜著

讀易三首

卦變

周公繫損之六三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此卦變之說之所自昉也然是說也殆謂六子之變皆出於乾坤無所謂自後姤遯臨而來者損傳所以當從也

大衍之數

五十之數說者不一惟推本於圖書者得之河圖之數則贏五數之體也洛書之數則虛五數之用也大衍者酌河洛之數之中而兼體用之理之備者也揲著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邵子曰奇數極於四而五不用策數極於九而十不用故去五十而用四十九也其說尤明

三變

分而爲二一營也掛一象三二營也揲之以四三營也歸奇於扚四營也唐劉禹錫所記僧一行單中和顧象之說甚詳要之三變皆掛也至宋郭雍專以前一變獨掛後二變不掛爲辭且引橫渠之言曰再扚而後掛每成一爻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朱子極非之以爲六扚而後掛不應五歲再問之義其爲兩變又止

奮經堂文集卷六 雜著

三

三營郭氏之言不足從也

會經堂文集卷六 雜著 三

讀尙書六首

四仲中星

二十八宿分布十二辰之宮丑未等八宮各二宿謂丑斗牛寅尾箕辰角亢已翼軫未井鬼申甫參戌奎婁亥室壁也惟子午卯酉四正各三宿謂子女虛危午柳星張卯辰房心酉胃昴畢也而鳥火虛昴皆居四正之中故謂之中星是堯典以午爲中矣若月令則移之於未或謂理在中央土或謂月令舉其初朔而堯典總舉一月然皆非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贏歲日四分之一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也自秦莊襄王元年上距堯之甲子共二千二十八年凡差二十六度蓋七十八年而差一度所謂歲差也其中星不同也固宜

六宗

漢世以來說六宗者不一歐陽及大小夏侯皆云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實一而名六矣孔光劉歆謂爲乾坤六子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則謂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馬融云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此其六也鄭康成曰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星五緯辰日月所會之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

會經堂文集卷六 雜著 三

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至晉張髦則云祀祖考所尊者六三昭三穆是也惟孔安國傳謂祭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合於祭法王肅亦同宜為蔡傳所取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

元祀者太甲之元年十有二月建子之月蓋湯之崩必在前年之十二月也殷練而祔伊尹祠於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祔湯於廟也先君祔廟而嗣子即位故成之為王而伊尹乃明言烈祖之德以訓於王也此顧氏之說也蔡傳從蘇氏之說謂十二月者商以建丑為正故以十二月為正也大抵主於改正不改月之說而不知三正時月俱改左氏傳春王正月蓋一周字其義本明後漢書陳寵傳天正建子周以為春尤為顯證由是言之可以息夏時冠周月之喙又何疑於伊訓乎

武成定本

武成錯簡自二孔疑之後儒互有更張蔡氏今考定武成自謂參考劉氏王氏程子改正次序定讀如此然移四月既生魄於丁未祀周廟之前實本朱子考正武成次序月日譜一書也又有胡洵直攷正武成一卷半楷定武成錯簡一卷張日炳武成考一卷惟歸有光攷定武成只移厥四月以下一段自謂文勢即順亦無關文或疑甲子失序然先儒以漢志推此年置閏在二月故

會經堂文集卷六 雜著 五

四月有丁未庚戌無可疑也

洪範五行

沈約有言伏生創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衍洪範休咎之文益備蓋自大小夏侯善推五行許商學大夏侯撰五行傳記一篇其後劉向遂著為洪範五行傳論十一卷其書集合上古以來歷春秋六國至秦漢符瑞災異之記推述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各有條目書成奏之班固漢書五行志述其大略嗣是諸史志五行者率本之此固漢儒之學也迨後又有王氏洪範讜義九篇亡名氏洪範占二卷洪範日月變一卷洪範五行星歷四卷穆元休洪範外傳十卷崔良佐

會經堂文集卷六 雜著 五

尚書演範諸書皆隋唐間名人之所推演表表足資考鏡者

周公居東

周公居東者蔡傳謂居國之東而未指其何地則與鄭氏避居東都之說猶兩存其疑耳近望溪方氏謂周公之避與禹益之避異禹益之避以遠為宜公之避以近為宜則公所居為鎬東鄉郊之賞邑決矣是時公避居國東凡二年流言之罪人斯得所謂斯得者猶言得其主名耳非得而誅之也公乃為詩貽王王既得詩感悟迎公始有征東之事是東山之詩乃東征歸而作者非居東歸而作也且居東曰二年征東曰于今三年其非

一事又不待辨矣

卷之七



名經堂文集卷七

傳

朱觀察傳

武陵



朱炎字琬次漢軍鑲紅旗人康熙戊子舉人需次推廣
 西武宣令尋調永淳雍正丙午丁內艱解任終制補河
 南臨潁未幾擢湖南茶陵州牧甲寅移沅州州為苗疆
 衝劇地號難治會貴州九股生苗叛所在煽動州密通
 戒嚴 朝廷命重臣征勦調旁省官軍援之率取道於
 沅凡芻糧夫馬舟車輪輓皆於沅籌辦自監司以下駐
 沅趣督者十數輩炎日夜露處孽畫皆應期集事無少
 愆州之西溪涼傘花園諸處尤逼苗地苗將肆劫炎聞
 選健役郭萬才等四十人並檄晃州驛驛丞吳炎往禦
 諸橫塘屢有斬獲苗乃却時貴州鎮遠思州等郡民之
 被苗禍者挈婦孺避地於沅亡慮萬人炎受監司李珣
 指初僦民舍以棲不足輒即城東校場坪縛茅為廬凡
 百數十居者相望家具皆備又請於大吏人日給薪米
 以贍病為醫藥有死者棺而葬比事平回里復資以糗
 難民德之上官素稔炎才至是益倚重乾隆元年 詔
 陞沅州為府仍擢炎守焉從撫臣之請蓋異數也炎既
 受郡事一切公署學校禮祀典禮規模宜易者或初或
 移不侈國費不勞民力嘗次第改觀念郡之孤貧老病

無棲止所出俸百金建普濟堂以所贖金錢田畝先登
任衣棉資全活甚多又倡捐置渡田以餽便水覺州之
操舟者行旅得免橫索炎每有舉行恒授意芷江袁令
袁又實能左右用訖於成袁令者名守定江西南昌人
以進士宰靖之會同乾隆初調芷江芷江之有令自袁
始也廉幹有吏才悉民疾苦剔除陋弊畧盡尤善聽訟
摘發如神芷人呼為袁青天在芷江五年多異政以乞
養去民思之且謂非太守倚任則令不能究所施故愈
德炎沅故無書院袁令芷日選士之秀者課於僧寺袁
既去炎遂經營為明山書院延名宿教之士愈知嚮學
炎前後守牧於沅者十有一年惠政甚多歲甲子以卓
薦晉貴州貴西分巡道又九年卒於威寧行署喪歸經
沅郡人哭迎之念炎實庇沅久且宦橐儉甚道遠拮据
難歸相率留其家止焉遂葬炎於沅城東之龍井畔以
云報也

會經堂文集卷七 傳

龔明遠傳

龔明遠字澹寧芷江人自少好讀書以用世自期詩已
隸尺籍中雍正癸卯武舉伍軍官中自効非其志也遠
被謫歸自顧無所見益刻意為詞詩每登覽隨適手
揮口吟不少休其詩主於陶冶性情流連景物然英雄
矣路窮老氣盡之詞篇中往往見之詠老妓云芳菲已
過艷陽天春盡江南罷管絃當日舞腰成瘦損東風無
力送鞦韆讀者謂其怨而不怒得風人之遺卜築城北
數弓地雜蒔花藥日澆淪鉏刈以自適一切都謝絕帥
府聞其名屢召之不欲往遂頽然以老卒年六十有五
所著蔭嘉園小彙其甥李亨元梓以傳昔元末顧仲瑛
受封武畧而明史列之文苑且稱其才情妙麗與諸名
士畧相當故是傳也明遠雖世家戎籍未幾坎壈失職
浮湛於詩酒中者久其所作鄙文士未之或先而明遠
胸中固別有託也

會經堂文集卷七 傳

田把總傳

把總姓田氏名仁德沅州人協營把總雍正十三年貴州苗叛仁德隨副將往征屢與賊戰實著摧陷功崇章諸處號險阨苗負恃拒敵官軍相持久之九月十三日仁德率兵馳擊奮勇深入矢石交下不復顧自辰至午攻益疾垂破援軍不繼力竭而死事聞 賜金卹其家 予祭葬廕長子宏仁外委今授把總次子宏玉亦沅協把總也乾隆五年勦城步綏寧亂獨有勞績八年以疾卒十一年追錄平獠功廕其子大榮七品監生仍以把總遞補

胡之琳傳

胡之琳芷江貢生初有聲庠序中至性過人祖父母春秋高父其仁病孱不能力養之琳代肩之時其飲食視其居處無少缺以至於沒歛葬皆盡禮家苦貧舌耕得館穀以供菽水藥餌資晝投徒夜分侍父疾達曙如是者十有二年雖極瘁弗顧也父卧病久里人與之善者樂與談瑣屑之琳日拮据治具待之以為常可謂養志者值歲歉忍饑供親膳一日餒甚卧地不能起父覺之撫而泣二親俱病痢聞麻陽山中有醫者善治之琳夜走叩顛蹟幾墜崖卒得劇返病乃愈弟之瑛早世遺二姪之琳撫育備至皆成立弟婦蕭氏亦以節孝全族姪錦昌窮老無所依顧之琳衣食死為之厝其他義行多類此

李長盛傳

李長盛芷江歲貢生康熙甲寅逆藩屬亂長盛奉其父匿黃嶽巖洞間出覓食以贖賊劫其父去長盛返號求不得已踪至賊所聞父在願以身受刃賊感其孝並釋之時年僅十八也稍長念其母早棄養恒飲泣枕褥有淚痕父再續娶長盛事之皆盡孝最後母胡生季弟長瓚才七齡父即世長盛待之尤極友愛比析產均其業長瓚念長盛已老食指數倍於已獨推多以讓里人兩賢之

會經堂文集卷七傳

六

張孝子傳

孝子姓張氏名可智芷江人孩穉時有至性甫弱冠奉二親避逆藩亂於高明山深谷中日往返數十里負米執爨以供自掘茅根噉之已而父歿喪具苦不備可智拮据辦衣食躬墾土以定事母彌極孝養母病篤可智聞百里外巖門有神降乩極靈匍匐往禱之果得方歸服之愈後母壽至九十四終可智終身布素粗糲子孫有以華腴進者輒愀然曰吾父病求一瓣不可得病且死無計覓尺帛今何忍觀此况以之自御耶力却之諸父老且獨可智謹事之以終其身先世自麻陽來徙舊族有逋賦者鬻產代完之且置義田以活貧乏會同民以負債嫁其妻可智急解橐為之償夫婦相聚如初其厚德如此他善行甚多里人莫不稱道乾隆二年奉旨旌其孝

會經堂文集卷七傳

七

韓李思傳

韓李思號楚齋正江人狀貌豐偉類河朔間士性訥辯
聯現一切負氣輕詆不可近尤嗜酒無時不醉衣履多
質酒庫中長於高潑墨作游龍烟雲拳擧滿紙具生動
狀偶寫山水樹石則皴染工緻平遠穠秀各有其致所
得畫資率緣手散去然消算於酒中者居多人之乞畫
者值其醉則叫呶不敢致醒時手簌簌不能執筆故得
其寸縑以為難嘗為僧寫佛像得錢三萬先付酒家鈎
描逾月垂就僧促之輒碎其紙典衣以償僧錢其傲誕
如此無妻子信所至為家晚寄居僧院故態依然在久
之僧以為苦亦能詩興到有所作不欲與文士角其書

會經堂文集卷七傳

八

懷云老病幽懷百感攪市高酒價最難平風騷莫補吟
何苦筆墨無靈道遂輕長鏡依人非有意短筇扶我覺
多情山川風月堪相守買醉窮途慙遠征逍遙何必辨
鳩鵬鬱鬱樊籠使可憎皮裙豈知天下士心空常伴遠
遊僧半囊長物終垂手一世閒情只曲肱俟命到頭仍
委寧餘生賴與酒為朋讀此可想見其人後竟客死

謝宏卿傳

謝士驥字宏卿一字汝奇閬縣人幼穎異嗜學工詩性
故蕭疎詩境如其為人善草書波折清適得清翁法與
同里周太史紹龍交好切劇既久書名遂相伯仲好著
端溪硯材又擇壽山之精者隨意琢鏤動合古製黃
大令任嘗曰嵇康好鍛阮孚蠟屐謝君之癖將毋同其
為名流賞譽如此雅不樂仕進構逸齋居之几榻間圖
史縱橫客至清談竟日樵蘇不爨泊如也卒棲隱以老
所著有春草集十卷

會經堂文集卷七傳

九

林老人傳

林老人者不知何許人順治間來居沅州西之法光寺
人有叩其里居世系者但言我姓林再叩輒不答蓋宗
門遁流也老人氣沉而神穆人莫能測遠於禪理拈示
內外典常舉言外之旨教學人以理觀為入法之門自
命為導師侍講筵者高足以百計法席之盛一時未有
也居恒閉關靜坐不欲聞戶外事幽境自娛偶有吟詠
直寫其景物而止似無意於工拙者有句云莫道眼高
居此處却緣此處遠人間其寓意可想已後遂老於此

會經堂文集卷七 傳

十

三一老人傳

只一老人者姓陳氏逸其名浙江錢塘人少補秀水諸
生中副榜遂不復預試三十喪偶亦不再娶性疎放輕
財任俠遠於學熟習掌故知天下郡國利病雅不以此
自負也初隨舅氏督學任之山西旋歸妹壻令江西永
豐老人侍母偕往初越粵嶺達豫章復涉閩海傾其遊
索援例以縣令需次將謁選遭母喪仍滯永豐妹壻赴
會城老人與之俱舟覆於江妹壻死老人僅而得免遂
絕意仕進抵里後家事漸窘孑然一身無與謀乃發篋
理其舊業如是者十餘年家益落竟買舟攜一僕出至
於鄂渚又渡洞庭而南寓武陵無所遇聞有德山者名
利也往投之願雜染主僧不納會有故人官牙將者物
色至此山拉之同遊辰沉及抵沅州協營副帥趙某與
同鄉延之戎幕中久之意不樂竟辭去所攜僕亦逸去
益落魄無所之愛城南景星寺林壘有幽致遂祝髮焉
而其人亦頽然老矣一生閱歷到此恍如隔世然眉稜
間英氣故在也其七十自壽詩云近來人事儘蹉跎一
任流年捲白波入社祇堪留讌飲見人常恐厭婆娑凍
殘四體心猶熱淚掩雙眸涕更多自笑衰顏窮不死每
逢初度一哀歌早已山居絕世塵肯教浪跡自沉淪過
時碁局留雙眼此日詩名剩一詩老去有懷猶觸迂狂
時故態自嶙峋嗚呼悔鶴為妻子天地吾盧莫認真會

會經堂文集卷七 傳

主

噴瀾盡尙留癡乘興還思學小兒趁雨栽花晴弄月逢
塲作戲悶敲詩鏡中玉雪顏非舊匣裏青萍氣欲馳聞
說歸空無挂礙衲衣露頂不隨時瘦骨稜稜傲氣存輕
裾肯復曳侯門歸空未必能離俗養拙猶堪學灌園安
石碁枰看冷暖樂天詩卷佐饕飮少年百味通嘗遍莫
笑而今咬菜根未幾終於寺寺僧葬諸選佛塲之原

釋明惟傳

明惟一名初惟字見自沅州尹氏子母夢見老僧坐中
庭無語而三生三齡母歿年十四隨父入城開步報恩
寺卽請於父願出家乃投湛如和尚座祝髮湛如師名
性宣者以名德稱嘗構藏經閣於寺未幾示寂惟以所
得檀施打包赴浙西楞嚴講寺請經藏於閣先是惟祝
髮之明年本師教習課誦苦善忘又不喜瑜伽法偶得
龐公趙州二錄日閱之不去手讀至龐公問馬祖不與
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結轡於胸中凡二十年迨請藏
歸一日步城中山東轉西忽憶龐公問馬祖怎麼答又
思問石頭石頭以袖掩口便大悟惟戒行精勤每下針
椎舉示了當兼能詩畫琴書一時達官貴人樂與之往
還久之頗厭苦時習靜於南村之紫竹林後與天童專
公遙相印證宗旨亦甚契合法嗣梓其語錄若干卷餘
閒詩集若干卷以傳

釋明景傳

明景字義林芷江景星寺僧九歲薙染侍本師極謹師命之精研內典性穎悟下目即了兼涉獵儒書學為詩琅琅秀句觸手紛披書法亦自妍絕師憐愛之比師涅槃時景出遊聞之哭極哀賦詩十章人不忍卒讀蓋法門中有至性者初聞銅仁梵淨山之勝遂挈瓢笠往訪投脚於省溪近山禪寺有金某者與之盤桓既久景愛其襟著訣別有解悟遂以筮法名居一載師瀕行留詩別金云行遍天涯興愈奢逢場作戲久無家今番未忍匆匆別為愛清吟手八叉妙道難聞獨繫辭靈著誰破鈍根疑却慚義畫傳心目未抵程門立雪時又別其諸友云省溪萍梗又經年了却三生石上緣此後精魂應記取分襟正是木犀天皆可誦也後以老示寂本寺著有行吟草藏於院

倉經堂文集卷七傳

西

郭鄧二節婦傳

張先朝妻郭氏弟先睿妻鄧氏郭為生員大昌女生於康熙戊寅鄧生於康熙辛巳朝睿皆生員琮子為同懷兄弟郭年二十四朝歿遺孤隨天郭慟極引刀自割老姑強止之以鄧次子一誼為嗣郭盡心撫教口授孝經論語毛詩諸書久之睿歿鄧年二十六與郭相依奉姑撫子家本寒素勤女紅紡績以養姑姑病二人每夜焚香拜禱迨姑卒一誼繼亡郭意屬於鄧之第三子一聰未及言鄧知之謂郭曰伯於吾夫兄弟也弟有子忍兄獨絕乎入以一聰嗣於郭不二載一聰亦天學博李治為郭題句曰閭內文丞相今時曹大家生平皆慈惠好施稍積羨貴輒濟窮助義人多稱之

倉經堂文集卷七傳

五

周孺人傳

孺人姓周氏名若蘭字香晚金匱人戶部員外河南舉
 使醇齋先生女今諸羅二尹薛莎亭肇燦元配也孺人
 幼明慧好讀小學及列女傳記尤有至性痛母鄒恭人
 早逝事繼母薛恭人備盡孝愛薛恭人亦慈鞠之如已
 出年二十莎亭來贅京邸是為己卯春仲越夏五月薛
 恭人疾篤醫者至弗效孺人私割股和藥進疾漸瘳已
 血痕殷臂剝家人覺之驚奇孝云且夫女未適人與子
 同道而嫁女則有間矣故服則從降抑子之於親異體
 而同氣自不得私其身而繼母則有間矣故愛未免有
 殺當是時孺人雖結褵未久故薛氏婦也而厄然牀席
 者又毛裏殊焉迺一時天性之動遂不惜肌月之戕而
 要出於心之不可解與夫義之無所逃者分途而一轍
 謂非奇孝而何孺人與莎亭伉儷甚篤舅姑稱其賢孝
 處姊姒間一室藹如既莎亭宦閩中歲丙戌四月孺人
 嬰疾卒於里年二十有七生子一女一孺人之歿也莎
 亭聞耗慟極每向人道其遺事輒哽咽久之
 幼芝氏曰余又聞孺人能詩其贈別莎亭有客情黃葉
 路詩景白蘋洲之句固琅琅可誦也嗚呼曹娥未聞善
 詠孟光詎解成吟如孺人者不當卓絕女史也哉

俞經堂文集卷之七 傳 五

吳孝女傳

孝女吳姓美名闕縣嘉崇里人父貢生肇聲母藍氏生
 子男三女三孝女於女兄弟行居仲明慧矜重至性過
 人父母絕愛憐之會父嬰篤疾孝女斯夕侍慘沮無人
 色乘間出戶外北鄉露禱家故像祀大士至是數稽首
 其前語喃喃乞死代又陰割臂月雜進百計求所以瘳
 父者兩閱月父不起孝女遂於大士像前自經死年甫
 十五乾隆丁亥歲九月十一日事也里人哀之追字之
 曰少娥蓋比曹娥云
 幼芝氏曰古者父母不殉死亦有殉者殉難非殉死也
 夫女未適人與子同道毀滅傷生是謂不子然且死如
 孝女何余聞吳中有貞女受旌聞國難絕粒死名系明
 史是女子而死忠也女子而死忠又何疑於女子而死
 孝乎夫天下之害生於不及情不生於過情彼三良之
 殉其君羊左之殉其友等殉死也過情則有之謂之不
 臣不友則不可是故矯激之行足以砥末俗如孝女者
 以穉齒而炳奇蹟聖人復起猶當在汪童勿殤之列也
 歟

俞經堂文集卷之七 傳 十七

碑

重修常德城隍祠碑記代

自京師達於天下凡府州縣有城衛衆有隍固城必有神以司之揭虔妥靈所在廟祀而司事者必屬之守土之吏著於令甲率乃典常亦已久矣往代歲無特祀祭境內山川附饗於壇有事於厲迎神以鎮兩已我朝秩正祀典歲增春秋二祭品出公費典禮加隆誠鄭重乎禮樂幽明之治期於神人合德官民是依舉全境而蒙其麻芻焉此豈里俗淫祠鄉隅報賽豚酒雜集貿然無等者所可比哉常德古稱大郡在宋爲荆湖北路治師府建牙巍然重鎮是時城隍祠祀已遍天下此邦宜

會經堂文集卷七碑 又七

有崇設禩年遠不可考今廟在郡治東一里殿寢廊廡爲明洪武二年郡守張公子俊建載在郡志考明史洪武二年高廟用禮官言命加天下城隍封爵其在府者爲鑿察司民城隍威靈公秩正二品錫之袞冕頒以制詞三年詔去封號止稱某府城隍之神又定廟制高廟視官署廳堂然則張公建廟之歲正當奉詔之年而其時制則從新址乃因舊歟以此溯今廟之由來蓋遠已嗣經屢圮屢修罔有廢墜歲乙亥余奉命來守楚邦游詣廟見規制有未備者棟牖有漸摧者輒用棟榑爰出金錢增置而完整之於是藏勅之樓配祀之位合樂之樹麗牲之庭自門至寢次第飭理蓋視昔改觀又念民

廬兵舍鱗次左側城鄉昨庶祈報杳至虞有踐蹋致易隕喪廟故有僧祇堪供晨夕啟閉燈燭汛掃事非得人責其董視恐難爲經久計頃偕僚屬謁神忽聞有北關民人某等妄指是廟爲彼一廂香火講張極矣亟屬武陵令楊君拘集嚴鞠之均加懲治并取將來勿復侵踞結狀存諸檣冊事竟余益思董視之得人尤不可緩也仍屬楊君遴四境民人之愿謹者得以應遂命充厥選焉且夫祀有常儀有舉莫廢祭則受福非類弗欲比歲年穀順成境疆寧謐八蜡以通九醜以制匪神安賴况重以歷代之尊禮著在典章此邦之建設具有源委卽余所爲修葺於前區畫於後者報神賜崇 國典亦藉以盡守職耳彼間左蚩氓妄于秩祀慢神撓制獲譴奚辭而司董視者既專典守宜殫心力凡所經理慎濟以公後有繼者咸率此意庶幾榘楠具瞻章程罔越豈惟慰余厚望神靈盼靈降福孔皆矣余猶慮久而滋替也因鐫諸石以告後者是爲記

會經堂文集卷七碑 又七

重脩地藏菴碑記

臺灣郡北郊地藏菴若初自雍正初元觀察江夏陳公是為康熙辛丑死事臺協水師游擊漳浦游公棲神所以前楹像設地藏資冥福故菴名系焉嗣有司舉厲祀而區行事輒標目為北壇云厥後臺邑魯令重葺之觀察覺羅四公又植表其前懸燈以導海艘臺防魯丞續施洋鏹百枚助燃燈費蓋先後官斯土者之為是經營也若此當辛丑之變所在倉卒不支游公以應援陷陳死綏最烈其血食茲土固宜記有之泰厲公厲族厲隸諸七祀五祀三祀秩典可考而知也定祈嚮於黑風洋中易危而安尤仁人所當用心者若夫浮屠之言儒者疾之顧嘗緝本願經而見地藏悲願深重不盡拔若厄衆生不成正覺殆幾幾乎與立達之旨相脗合矣矧毅魄於茲而陟降孤魂於茲而解脫出險濤而登彼岸亦慧力是資歟昔西山真氏跋普門品謂補陀大士真實為人非浪語者於地藏乎何疑哉頃以菴闕於脩有年墟莽間傾陔且甚余適睹而愾然爰借諸同官捐俸以倡並督募郡之好施者咸出貲襄事一新其殿寢廊寮與夫覺冥之幢度櫬之舍靡弗備飭又以羨金餼夫收瘞齟幣之暴露者是役也託始於今年四月某日以某月某日訖工費金若干余惟事有所舉莫之或廢故於事之集也述其緣起而記其成功鏡諸石以告來者

會經堂文集卷七記

九

金門總鎮龔公功德碑記

國家承平日久臺灣隸版圖近百年晏然視內治安平局鑄海門尤號重地我總鎮龔公以副師統水軍駐斯土凡三稔一切詰戎振紀動合古法匪第縹身鹿耳之間賴以藩衛舉南北諸灣靡弗消弭其慝而肅清焉蓋公偉畧風裕出其緒餘緯以精思是用將吏卒伍指揮以定而姦回亦潛斂其踪會戊子冬有嶮等之警提鎮諸大帥偕觀察郡守諸公均以剿捕提師四出郡垣藉公坐鎮方是時倉卒擾攘氓買惴惴然公至謹稽筭嚴馭戍旅靜撫里廛迄於事平而郊關以內帖然衽席益易危而安惟公倚重然公於茲數月中雖外示安恬而所以瘁其神志竭其經營者殆不遺餘力矣是役也賴公善守故勦捕得以鼓其前驅賴公善撫故氓買勿敢放其內讐雖醜類就殲力資羣策要其志定而筭勝者公績懋焉夫容民蓄衆取象於師而水在地中萃其所渙惟丈人以貞而吉斯元老克壯其猷也公以甲科起家歷官吳越移閩所至有聲先後攝鎮符威惠所被以輯以和豈非蘊蓄者大其設施也經權常變悉協其宜有足以超軼古名帥哉今年秋公方以年資移內地未及代遂有晉鎮金門之命蓋公素以忠勤受主知至是畀重鎮洵異數也頃節鉞將西蒞一時僚屬軍民誌公德弗諉謀所以垂永久於斯土謹述梗槩鏡諸石

會經堂文集卷七碑

三

用擬襄陽峴首云

臺郡太守鄒公功德碑記

自臺灣置郡邑隸閩封官屬由內吏遷擢闈三歲一更蓋重其地以慎其選程其期以課其最令甲所垂逾八十年未之或易也獨我鄒公之來守也以丁亥初夏移自浙之杭郡代期既屆至於一再留越今壬辰秋抄歷五稔餘始得替有非常格所能拘者揆厥由來公之所以結一主知而浹民隱豈闕郡以來可多觀者哉當公典郡初首以勵廉懲黷戢悍起孱爲務一豆觴之必謹一苞苴之必絕奸慝勿敢藪疾苦無弗洞也斯固衆服其修潔凜其肅清而精勤所蒞誠信所孚著於人人有如此者戊子冬值匪人黃教糾衆倡亂公廉得其狀馳

會經堂文集卷七碑

三

赴各路募勇健勦捕深入莽箐犯霧露冒石矢屢薄於險雖挽之弗顧極之掬泉噴蔗畧不以饑渴告疲殆舉人所震懾瑟縮不敢攫者公奮然直前無所迴慮以訖於蕩平是役也公遇賊凡六戰殲賊六十四人先後計擒賊六十八人未幾首惡就戮又搜獲其餘黨六閩月而臺境大定且夫赴事機者氣爲之馭而志宰之志立乎其先而後氣之所鼓足以貞禍變而不撓出艱虞而不沮肩宏鉅而能勝是志以帥氣氣之充根乎志之確也公識炳於機先力盡於當局美周於事後謂非較然不欺其素沛然出乎有餘者曷能奏大功弭大患若此之神且捷哉由是大府上其績 天子稔公能前後允

一再留之請宜爲此邦人士所歌舞將之者今於其去也攀卧無從謠思益切爰撮舉大端勒諸貞石俾後之覽者知闕郡以來有賢守如公得不動丹陽嘉樹之慕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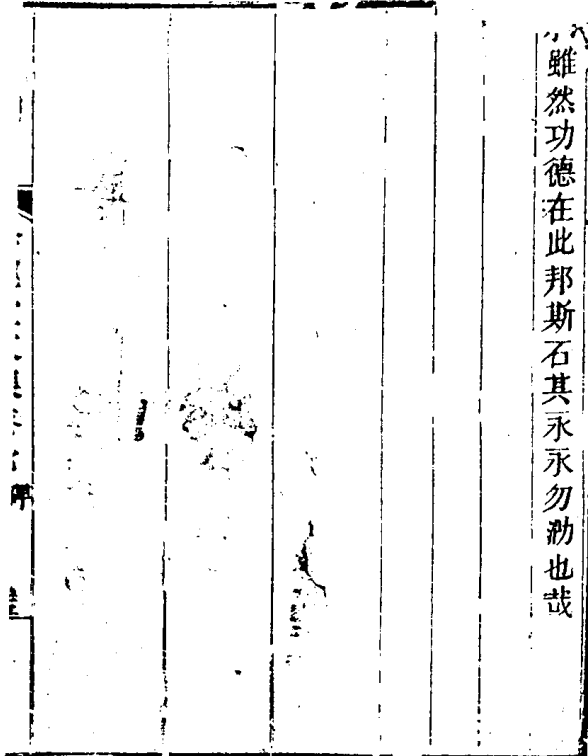
臺澎總鎮章公功德碑記

歲壬辰冬十月我鎮帥津門章公奉天子命自海東移鎮漳南於是公蒞節凡三十有九月矣例得代去此邦同官洎戲下將吏與夫章逢之士介胄之旅塵里之氓谿响之獠無不惜公之去而欲留不獲也乃相謀龔石以紀公功德稽古名帥若晉之羊杜唐之郭李宋之韓范類兼文武才本具剛大之氣以成恢卓之功而又誠信所孚入人肌髓故一時聲施爛然而鴻名且垂諸奕禩蓋樹乎其大宜被乎其遠也當公來鎮時值匪亂初平後民未盡復業軍才盡歸伍郊闕以外亭郭虛如村墟蕩如者所在多有又竄伏未淨於莽菁誦誦未息

會澤堂文集卷七碑

於間里彼蚩蚩者所由悸然熒然公甫蒞輒劬其躬巡歷之精其心釐定之發其令搜緝之布其誠化導之未數月而全境又安以迄今茲鴻樂集於澤鶴不警於宵海東半壁非公之恃奚恃歟若夫勤練習以飭戎行儆游惰以戢士志葺棲舍以安戍旅施圭七以拯困卒此三歲中公之所爲綜覈而撫馭者亦綦勤且瘁矣其曷可忘公蘊蓄宏偉通懷樂善廉而不劌嚴而不苛凡所設施若行所無事而默錯境內於衽席之上以視古名帥何多讓焉抑聞漳南重鎮也當宁倚公重爰以重海東者重漳南蓋公受九重特達之知有素矣今之去也將所謂樹乎大而披乎遠者有非海東一隅所能

雖然功德在此邦斯石其永永勿泐也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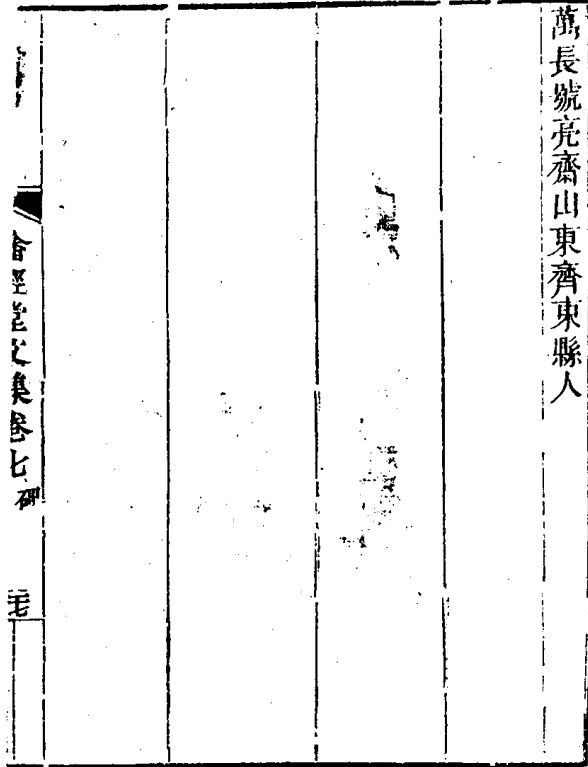
鼎建關帝廟碑記

乾隆丙申秋七月我 皇上表章前烈懷柔百神典舉
褒忠明禋咸秩遠惟關帝在當時力扶炎漢志節凜然
史冊所垂不無遺美爰頒 諭旨定謚忠義俾補蜀志
傳諸永久正前史之微詞昭大義於曠代大哉 王言
其所以著神明而起頑懦者莫盛於此維時臺灣淡防
廳治新建關帝廟適告成功蓋廳治移駐斯境踰二十
年所地處荒遠一切規制闕如今司馬王公來蒞隱然
念斯地荒則恒昧於所嚮遠則宜設教以神遂亟謀建
廟用崇秩祀竹城地頗閑曠考卜厥址倡捐廉俸疇咨
與初購材備工獨吉具舉凡構享殿崇十有七尺廣參
倍而弱深如廣之數而殺其一門寢崇廣以次遞殺左
稍前為更衣所後築寮舍司香火者居之周繚以垣全
甃皆甃及夫麗牲之庭合樂之謝靡弗賅備計費金錢
若干十閱月而葺事自是瞻拜者肅然過廟者怵然年
穀順成姦回弭戢信夫忠義之感名為甚神也嘗稽
帝之言曰日在天之上心在身之內忠之謂也莊生有
云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故非義則忠不足
以扶質而立幹孟子言浩然之氣極於配義與道此物
此志也際茲上溯神蹟仰繹 明詔實徵忠誠義烈昭
垂萬古然則王公建廟之本意洵屬立政之大端詎非
凡有土地民人之責者所當效法也哉王公名右弼字

會經堂文集卷七 碑

集

萬長號亮齋山東齊東縣人



墓誌

李州牧墓誌銘

乾隆癸酉春予沿牒宦閩甫來僦寓三山邸舍即識福
清李君霖邨定交焉蓋君固通守吳郡方持版單居交
遊滋廣予以新知厠其間君益驩故一時友朋歛集至
樂也未幾予之官連城明年移寧德再瞻君欸語至夜
分始別又明年夏五予以內艱歸君先期出山補官自
是不復與君面矣夫當其苦岑始合文酒譚燕之娛依
依如昨既而風雨中睽晨夕猶共數也至於良覲未由
通以夢寐聚散之感雖槩於中而回首南皮故人儼在
予曷感為今年初夏予重來閩海則君已卒官逾年一

俞經堂文集卷七

墓誌

概初歸遠自蜀道悲良友之難逢痛逝者而自念十年
俯仰華屋山邱嗚呼悽矣會君從弟玉海以狀來屬予
誌墓予手狀輒不禁淚泫泫下既不獲辭遂請自予與
君交情始而後及君行實披狀君諱雲龍字玉和霖邨
其別字也先世籍福清會祖端衡公徙閩縣祖重山公
候選州牧生三子長瑤峰先生康熙壬午舉人君考也
次梅亭官刑部郎三文經歲貢生君生而穎異幼孤力
學屢預秋試不得志以大父命援例就選通判蘇州府
權督糧同知理漕政有聲丙寅以嫡長承重丁大父憂
歸里已又丁大母憂癸酉終制甲戌人都需次授牧黔
之平遠州平遠占荒服省獠雜處號難治君履任首嚴

循吏慎刑獄尤加意學校立書院厚給膏火定以課程
文風寢盛又纂修州志蔚然成書治平遠凡七閱歲民
俗丕變大府稱其能庚辰奏調獨山州治法一如平遠
不期月有採運京鉛之役君部署就道由黔之蜀途次
永寧竟以勞卒時乾隆辛巳歲四月廿二日卯時距君
生於康熙庚寅歲七月廿一日申時年五十有二嗚呼
哀哉君至性純篤生四齡失怙王太宜人教撫之歷二
十餘載以節孝聞君亦善體親志克自樹立已酉太宜
人疾終君哀毀骨立踰祥而悲自幼爲大父母鍾愛君
愉婉承顏孫修子職以終其世既又經營丙舍松楸之
地水木增勝諸名人所題詠金峰山莊是也待諸從弟

會經堂文集卷七 墓誌 五

友愛儕至百口同炊畧無忤色尤人所難君之卒於蜀
也玉海不避險難間關扶櫬獲返故山豈非其敦睦有
素者哉君淵雅善屬文工漢隸法藏書極富愛蓄古金
石文字並書畫名蹟尊彝之屬客至輒出以資其辨識
雅不欲談鄙事又重以氣誼故人多樂親之嗚呼此予
所由與君定交也夫君元配陳氏 誥封宜人通政使
諡忠毅諱丹赤曾孫女浙江督糧道諱一夔孫女增廣
生諱汝充女也端淑慈和壺儀式修事太翁姑暨姑盡
孝與君相莊數十年如一日當君初任金閭隨之官署
多所贊助及再官黔中以道遠不能從留治家政具有
條理宗黨法焉辛巳冬宜人得君凶問慟極遂成疾不

起蓋自君歿後至是才九閱月耳宜人人生於康熙戊子
歲四月初一日午時卒於乾隆壬午歲閏五月二十日
寅時年五十有五君榿於乾隆癸未年正月抵里擇某
月某日某時葬於侯官縣二鳳山之陽宜人實合窆焉
子男三宗標宗鼎宗城俱幼女三長錦適內閣中書林
講信孫侯選州同知諱在峨子暢次錡適奉直大夫拔
貢生何諱佩珠孫太學生諱裕子立楮三幼未字銘曰
曷戀乎墳封曷怨乎蠶叢曷不歸乎雙鳳之峰井梓攸
定是導是從嗚呼此爲宜爾子孫萬禩之幽宮

會經堂文集卷七 墓誌 五

墓表

長齋老人吳翁墓表

翁姓吳氏諱正蓉字千秋以茹素號齋公吾里中人也少獨治生先君子重其質實與定交歎焉以門肆誦讀白鏹赤仄經其手屏當財物極瑣屑凌雜弗厭也守一廉逾四十年足未嘗出戶限人有來市者必就翁蓋翁雖潤閣閣中接人一率天真故偶不見翁寧俟焉翁不多讀書然性沉靜有慧悟猶憶兒時見翁手一編乃老子河上公章句本無注釋者翁用已意解說人服其敏妙又究心算學至屢寢饋遂洞精勾股測量之法相人多奇中斷驗在方寸部位外人以是益神之語以事指畫具有條理動援古事陳大義無一語猥凡故與翁久處者卒莫能測其識量聞少時善飲茹素後涓滴不入口初未有室至是益堅持不娶其茹素也自值所生諱日始嗣遂蔬食以為常風不談禪理然時愛靜坐類入定僧當示寂初輒自知不起屬續時握念珠稱復菴和尚來者再及就棺舉體溫煖見者驚異豈即禪家所謂去來不了了者耶翁生於康熙辛未年閏七月初二日辰時卒於乾隆庚辰年八月二十六日亥時年七十烏虜翁之初歿也景英援貞白貞曜例私謚翁曰德全而誅之曰其神全故完而不虧其性全故醇而不醜其天全故渾而難窺夫是以全受全歸而無有闕遺已又念翁

翁經堂文集卷七 墓表

性不近名仍質稱曰長齋老人用南史語從翁志也翁卒後七日昇翁柩葬於家塋之次村曰長樂原曰高坪實便我後人祭掃家兄景雲景松景椿語景英曰是宜表墓以志不忘遂述其梗槩刻諸石並系以詩曰斯人竟長逝太息隔重泉名著先賢傳碑題有道阡谷神元不死逸事復誰傳抔土依然在丁寧護視虔

翁經堂文集卷七 墓表

三

祭文

天中節祭三閭大夫文

沅與湘兮通波發狂渚兮弭節汨羅胡值何兮此土帝
 告巫陽曰有人在下叶蕩離兮椒蘭靈脩浩蕩兮無端
 羌獨愛兮沅芷忍而終古兮以此謂滯淫兮江南眇如
 軫兮趁趨蕉萃兮澤畔將何之兮汗漫指洞庭兮瞻清
 沅擊汰乘舸兮申予煩冤莽不可辨兮周鼎康瓠千秋
 萬歲兮茫茫歸路惟荆楚兮重歲時吉日辰良兮重午
 為期怨渡江兮盪畫橈謁齊發兮升屋同號依彭咸兮
 趾遺則魂歸來兮此焉故國山川無極兮疑是非苟舍
 此兮復奚歸嗚鴉媒兮曷毒呼詹尹兮安卜習破涕兮
 啟顏何楚塞兮秦關緊昭忠兮難闕四方上下兮心欷
 思越文章祖兮日月光金相玉式兮志潔行芳高曾兮
 規矩衣被兮來許報芬薜兮涉汀洲瓊廉振兮瓊枝羞
 效儼詞乎景宋神盼蠻兮訊於掌寢

會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五

祭鹿耳門海神文

海納百川神實司焉海有門戶神之所主鹿耳當關天
 險越難沙為振闌堅如冶鐵濤鼓其中屈曲罕通舟人
 操楫振蕩懾懼偶掉輕心匪膠輒沉惟此一閩期乎豁
 達鷺島西來千帆峭開懋遷捆載運輸曷礙有盪其纓
 烝徒勿驚仄碕淺沚何以醜水淵乎遂乎萬舸爭趨疏
 淤排浪惟神之貺導以坦夷避彼嶮巖嬉遊鏡海蒙庥
 有在封牲縮茅侑用弦匏鑿茲寸敬安瀾錫慶

會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五

朝奠文

嗚呼痛哉先妣棄養實歷五霜塗殞在堂亦符其歲夫
 過時不葬春秋有誅不孝負譽尚曷能追然深惟臯戾
 致此有由今雖宅兆既卜而井椁待期其忍復奉匱遠
 涉往攢新山亦匪得已拊心飲痛欲述聲吞際斯時也
 不孝等縱九死何辭猶敢謂罔極恩慈較其能報與否
 耶嗚呼痛哉當先妣彌留之時不孝景椿景松在側而
 不孝景英遠宦閩中不孝景椿早奉慈命偕往爾時無
 論湯藥未侍含歛未親為無可解之罪卽至聞訃奔喪
 抵家以仲冬念日距先妣二月十六辭世之日亦已九
 月餘矣蓋繩以三月而葬之義遊子未歸不能不待斯
 不能不踰則不孝景椿景英為罪首嗚呼痛哉迨其歸
 也兄弟相看已無生理猶希先考舊塋可以合葬何意
 青烏不慎考宅未安於是別圖窀穸之事起嗚呼吉壤
 難求明師難覓動懷體魄彌切彌艱致我先妣淹茲殯
 宮以迄於今中間亦偶獲所求初以為可旋復棄之錯
 迂迷罔莫適所從則不孝四人均難諉咎嗚呼痛哉頃
 於秋仲相地桃源山曰仙公僉謀咸協痛惟先妣永宅
 於茲擬遷考棺同封堂斧然則曷以不亟謀安厝也蓋
 緣陰陽拘忌子月非宜又以一水之阻迥寒是慮用是
 先期扶襯權就攢所違情拂制種種如斯為子為人問
 心安屬嗚呼伏念先妣萬端懿德畢世恩劬內外鄉邦

畚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三

藉稱一口垂之女史亦復奚慙乃不孝等闕焉靡報徒
 侈顯揚叢戾一身銜哀五內靦然而目何地可施砂然
 音容何方可索嗚呼痛哉今日者先妣發引之前五日
 也將於詰朝以後受親賓奠敢襲先期朝奠之儀移於
 茲辰三致哀薦因泣陳緩葬與暫攢之罪冀先妣有靈
 俛垂昭鑒焉

畚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三

祭長齋老人吳翁文

嗚呼陶隱居之貞白也奇其姿孟東野之貞曜也昌其詩惟我翁之德全也無有端倪蓋來不知其何來去不知其何去也於今日信而益疑自古謂有子爲不死翁乃未有室家而所以不死者弗繫乎斯人濁乎情翁實忘之人習乎機翁實化之人薄而媮翁厚持之人巧而猥翁貞定之人惟恐不好名翁並此而無之時杲易落朝槿易萎易散者雲族易闔者驥馳翁則何存何亡何盛何衰何所德而色何所利而私人不能以終日而翁七十年如茲其神全故完而不虧其性全故醇而不漓其天全故渾而難窺夫是以全受全歸而無有關遺嗚

會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一

呼此其所以爲德全翁歟而誰謂追美之弗宜翁茹者素清心脾而匪持咬亭之戒與行翟雲之慈翁守者默靜攝威儀而匪養參同之嬰姪與辨苦縣之雄雌翁神於相人而奇中者在俯仰與高卑翁精於算數而透悟者折勾股於毫釐以此見翁真靜者夙根有自而偶有所觸能明其故又匪不學而知豈非德全之流露慧由戒定而萌滋乎憶翁之初主某家也先君子實慕翁爲人而邀致之蓋以正名正而投合乃如鍼磁列當門之肆而肩任之力獨支極凌雜與瑣細而不辭計錢陌之長短權金屑於銖銖市屢闖闖之地以翁之古貌古心與之持宜乎悍不忍犯僞不忍欺夫固化市人而爲

淳古也翁胸中原無世路之險巖然翁之足不踰戶限者四十餘載始如管幼安之一榻不移矣其視某輩也謂良友之有子而珍愛之不少箴規蓋數十年來一門之內長者少者各習其業莫不賴翁提攜而訓飭而某等亦未嘗與翁有跬步之離先君子之捐館也十有九禱先慈之棄養也亦幾六霜鮮民之生何所怙恃而幸翁之存如靈光之在魯碩果之垂枝今夏之杪翁染末疾餌葯而瘳於秋之初逢翁誕日爲翁舉卮胡逮秋仲翁忽食減而自顧衰遲謂必不起而此適其時嗚呼稜木不靈而奄逝於念六之期當屬繼時神明不亂有釋氏來迎之語而所云復菴者不知爲誰翁屏腥鮮終其身而未嘗逃禪何今日之恒化竟證列真之班位而爲靈鷲之追隨耶無惑乎就棺之頃舉體溫煥垂目而低眉也嗚呼翁固不死德全而跡亦甚奇獨某輩匪惟父執之慟而慟夫我師資嗚呼其曷能追予悲乎茲卜九月二日扶翁之櫬歸窆於長樂村家塾之次而陳奠於先期翁素愛某筆札將述翁生平作傳而於其陳奠也累翁之德而誄之烏容以不文辭嗚呼吾翁其亦鑒於斯乎

會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一

某提軍文代

嗚呼古有鍾間氣而挺生寄半壁而倚重銘殊助於秦
鼎煜鴻名於成閭者幾盱衡以上下未易數數焉觀之
故夫星精所毓倬彼上將燭斗魁戴筐而上所為勞饒
帝車之次者若稟乎褒鄂颯爽之英姿嗚呼飄零大樹
涕淚豐碑世且有感遺躅而愴慕撫陳編而遐想矧屬
在戚謫誼聯桑梓於哀訃之遠致雖未獲走哭禱旁塊
曷追我悲思則如我公之鵲起也胚胎前光遠有端緒
冠貂樹蔭殆累葉於茲公負異稟儻易瑰琦凡狐弩楛
稍之技與夫壬乙禽角之術突奧故靡所弗窺由是擢
科入侍或從豫遊或陪曲宴鮫函雉扇之間實執戟以
趨隨簡其列八校領三衛勾陳羽林周廬徽道所在清
嚴弭戢者惟材武是資若夫賀蘭黑水鳴沙積雪西陲
要地古治兵所公分巡協守而威惠以綏至於再駭叩
笮峻礪懸棧仰攻師老况饑饋路絕公出奇直擣而憑
險者纖窳無遺捷聞酬庸公罕倫比於是乎有湟中總
戎之擢旋晉提軍建牙金城蓋酒泉張掖據中衛以北
達而烏孫康居大宛月氏諸域匪僅矜控禦而飾羈縻
維時有事月竄以西賴公當關部署而一一中其機宜
嗚呼如公偉績雖漢之傅介子班定遠耿恭任尙鞞或
開邊境或通朝貢要未足擬其坐鎮而聲馳當公之官
宦夏也徙宅脫地震之厄其帥安西也握沙致泉涌之

奮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五

異豈非行誼有素精誠靈應捷於影響鬼神默為護持
也哉嗚呼喪有七首魄喪負心橐解多金魂慰死友公
生平率胸臆而重諾也多類此此固非暖曖姝姝者可
及而磊磊落落動合乎古人之所為嗚呼公之勳績燕
然刊石公之名位陝右分弓謂享遐莫食麟角鳳毛之
報而娛晚晚於午橋綠野誰曰不宜胡為乎芒角遽實
徒令人望渭南而淒其某有子與公同官緣此締交遂
聯婚媾而某以就養官署因苔岑之遇合而無有間離
疇昔之歲解手南北搔首相望振觸葛極詎魚素之驚
承聞黃腸之歸寔能禁老泪之漣漉耶爰酌尊醕佑以
荒辭惟公有靈鑒此致私

奮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五

祭成太翁文

嗚呼宿胡為而掩台景胡為而匿谷芒角歛已南墮濼
 汜於焉西浴悵中夜之鵲啼驚遙天之鵬計爰通波以
 瞰辭羌長號而升屋緊我翁之世澤溯淵源於河汾規
 累葉之鼎盛襲奕禩以清芬系聯華其冠牒門森戟以
 于雯卓虎符而燧煇圍鶴蓋而續紛緇圓折與方流乃
 孕毓乎珠璧聽清響於桐華矯奇翼於梧掖籥浮雲而
 排間激芳潤而傾液秦川則仲宣摘毫華省則蘭成射
 策迺以銅街貴胄掇桂林之一枝初掣鯨以楚海旋烹
 鮮以牽絲周蔀屋而煦育環蓉湖而謳思惟神君之是
 頌廬三異與十奇既循卓其騰聲遂政成而報最感興

會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聖

襦袴之歌榮彼 絲綸之沛爰分符於青齊仍治劇於
 都會方領郡之有期遽銜哀於苴蒯既釋服而再出乃
 佐郡於黔山幾間闕而躑躅衝雨箚與烟蠻遍响谿而
 載德辜檐帷而識顏惠布且蘭以上地理志莊嶠伐交
 陽也譽流省豫之間維時賢嗣騰驤蒞官一稟庭訓善
 治化於瀛壖却奸頑於隣近恬井里以無驚消悍獷於
 默運知令德有自來循家法而釀醞嗚呼德無尹而不
 達美以濟而益彰名父既清微蕪水令子亦聲著桐鄉
 卜公卿於望第竹銀艾與金章蔚恒峰而有耀沂晉水
 而延祥胡歲在乎龍蛇恒名賢之捐館深悲悼於矻種
 延酸辛於鱗蚤白雲之痛奚彌碧海之悲莫緩嗚呼望

靈輻於遠道慰孝思於區隅聊握管而誅德愧于山雨
 辭蕪傾一滴之孟水致一束之生芻腸丹旄而放悲注
 清淚以沾濡

會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聖

祭王錫五副帥文

嗚呼赤星散墮大樹飄零雙谿咽碧半綫頽青風何撼
 撼雲故冥冥高牙慘鵬列帳愁經湖公發祥太行之右
 嶽色河聲干霄戴斗靈閣攸鍾珪璋式剖名世篤生胎
 前靈後當其綺歲早飲香名養翎翰跡筮羽騰聲步聯
 廣陌志請長纓荆南初筮冀北誰京藩蔽襄樊襟喉楚
 蜀峽暗灘高峒幽谿曲直扼其衝精壽其搨秩則洵躋
 功乃叠鉢領軍任重奇闢戎叅愛遺峴首猷煥閩南三
 山魚鑰六戟鮫函庾樓譙預裴節謀諧大海迤東懸邊
 半壁惟此南疆號稱遐遜箐苦烟迷嶺紛霧霧鎮撫資
 公樹乃丕績忽驚蠢動突豕張鷗亟率勁旅倍道星馳
 烏合狐鼠旋就殄夷境安勛策渾濬奚疑晉帥延津建
 旆要地帕首韉刀惠懷威悖看劍樓高鳴笳喋次坐嘯
 風清澄瀾擁翠東瀛北島借箸從前謳思未歇忻重蒞
 焉虎貔蕭若鯢蜃恬然武歌且舞於今三年嗚呼開誠
 布公循名責實寵辱不驚澹寧自率在古名賢後先揆
 一公實兼之罕與倚匹矧公踰甲身其康疆頤和蠻域
 葆粹瘴鄉壺天行樂裘帶安常祭遵羊祐壽愷寧方詎
 意今秋抱病偶爾迨涉閏冬遽嗟不起入室鵬驚印泥
 鴻徙一朝但化街巷曷已某等披帷莫覩升屋空號神
 悽敲翠淚泣旌旄酌茲絮酒薦以溪毛靈兮來止盼靈
 焄蒿

會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聖

祭會宜人文

嗚呼子荆哀逝騎省悼亡無茲奇痛安覓名香涕過時
 而未雪感永歇之流芳苟遺挂其在壁奚不哭而神傷
 蓋其鑿失重帷猗無虛幌垂地非簾羅屏卻綉同紫玉
 今成灰偕明珠分墮掌芬無由以塞悲敢啟詞以述佳
 猗嗟宜人望姓連天神清髻髻體澤蘭室緜守閨而隱
 秀目佳偶於此肩初提篋今蘊藻載解佩兮韋弦夫子
 多才譽騰海岱名士軒頭墨王亭外幾命酒而題襟每
 歷曹而傾輩配卿子於寒山遂狎玉乎繁敦爾乃振科
 東國翔步西清柯亭劉井酒壘詩城滴蟾蜍於渴硯結
 菡萏於長檠鷗波藉道昇爲益友鸞臺署侍史之嘉名
 既而太史改官佩綰銅墨仙令鳧飛大江南北隨一舸
 以相於實仗助之有力勤拊擋於官衙永賢聲而足式
 未幾政成報最擢牧名州再補要地南楚上游於昨歲
 之春月偕之任以同舟便浮家今汎宅疑晚飯今極樓
 維時遠道餐辛頻年善病爲倚藜砧難辭伶俜雖繞鄰
 今破顏空迴腸分共命久骨立於支牀早心摧於聽鏡
 嗚呼呻吟未絕偃蹇何堪江風拉瑟嶺霧黝斲病沉絲
 而轉劇命延促其夙諳况僕指今中歲已自分兮奚貪
 夫何幾月郴陽年光欲畢于社有呼請請出出忽辭世
 於此宵竟返魂之無術逼遠微而聲吞望素幃而淚溢
 嗚呼宜人淑德胡罹斯災天真難問理不可推豈瞿曇

會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聖

某辱交牧君驚承魚素敬率屬僚恭私寄布辭欲吐而
仍含恐傷往之有賦泝桂水以酌尊瞻靈輅今逢駐

會經堂文集卷七 祭文 三

翁夢野先生遺事狀

先生諱運標字晉公號夢野浙之餘姚人雍正癸卯進
士兩知河南桐柏縣繼知湖南武陵終道州知州先生
之尊人大環公諱瀛者為邑明經鄉里稱醇儒母夫人
鄔生二子長運槐字楫山次卽先生女二一適某氏一
適鄔氏皆先生姊也康熙壬申歲大環公有粵西恭城
之行同行者鄔夫人兄恭城令君之帑十一月初五日
經永州之新塘站入夜忽失所在同舟求之不可得卽
馳報其家鄔夫人慟極曰是役君初不欲行願迫不獲
已瀕行舉帷視二子二子方熟寢又廻顧之太息揮淚
囑曰若勿復念我二子成立責在若今釋之皆不祥語
矣乃遣僕之粵西明年恭城君卒於粵公子扶喪歸途
經新塘站為泊舟榜公貌署里居姓氏與相失之月日
訪數日不得還報鄔夫人慟不欲生既又下兆於神得
識曰扁舟風雨泊江干兄弟相看夢寐間已分天涯感
死別誰知意外得生還三卜而三兆焉是時楫山方八
歲先生才三歲夫人適日抱以啼於庭曰兒他日能尊
父歸來乎領之乃喜踰三年鄔夫人又賈恨以沒先生
尚在童穉中無所依乃撫於叔父家而楫山則備於人
以食顧先生少不慧以事失從母歡屢捶之終不敢忤
他日過姊家姊見先生左臂有創痕亟叩乃告之故姊
抱之泣呼其兄至曰叔婿有不終音弟意曷不請以歸

會經堂文集卷七

哭

楫山如姊言叔果還之於是以錢百數十畀先生命販蔬果鬻於市日擔以出多受市兒給其蔬果屢爲人竊去每暮歸兄籌其數輒折其強半兄志且泣曰我備安能食汝汝若是何以生先生以願就學請兄喜甚乃出所得備金爲館師費二姊氏送飯之以資其學是歲爲康熙戊子先生生十九年矣自是力於學凡三年出應有司試輒冠其曹補博士弟子以能文名兩湖顧念失父久兄弟時相對哭徧訪昔之同往粵西者終無指實而其伯姊則猶記父舟次新塘一詩其末云霜濃古寺鐘開處一點空明透佛銜相與細繹其詞義疑以爲逃緇黃間也且卜於神仍得前兆楫山遂入楚以求之數

會經堂文集卷七

七

瀕於危困逆旅中遇同里賈客挾之歸思再出爲姊氏泣留乃止既而先生學益進楫山亦經營稍稍有生計兄弟先後受室庚子楫山舉一子雍正癸卯先生舉於鄉成進士遽歸與兄商所以尋親者擬寄其帑於姊家會邑苦潦不果行甲辰冬兄弟密自部署乙巳春二月先生一舉子才三日竟偕兄去之楚遍歷湖南北一肩襍被爾足萬山凡琳宮梵宇廢觀叢祠必窮極險隘時刺臂出血作疏號於神無所得則又相持慟哭由是而又之粵又之豫章其饑虐於風雪頓踣於道路猛鷲之所驚餐宿之所窘蓋難一二數閱兩歲兄若弟或分或合皆無所遇丙午十一月兄弟會於全州之湘山寺明

會經堂文集卷七

七

年丁未正月製一小舟榜其舷曰浙東餘姚翁某兄弟之父之船往返於衡永間者又半載餘八月泊舟祁陽之白沙洲有老人鄭海還詣江干告之曰孝子爾欲生逢爾父余不敢知非然則瘞於洲者良是先生愕然叩其由則言去洲二十里爲余所居鳥窩初余有弟海生婦於壬申十一月初七日產子走報其婦家渡江溺而格於敗葦得出視葦中有僮死者歸語余往同視之乃出僮者於岸表裹衣繪臘而曾因擇阜而瘞之明年聞有蹤跡之者余讀其榜而肖將往告里老以榜求生人而指死者以應恐干其詰共足之余乃返嗣是三十餘年更無有道其事者今海生已前歿余老矣聞孝子之訪諸道路也人皆哀之余忍不以告海還所言出溺日去泊新塘才二日海生所生子日如升今現存年甲可證也先生困至其家問當時情事而海生婦尚在其言瘞公時尚拾得雜佩數事今惟一鑰存出眎之齒屈曲不類常鑰亟募善走者實以證諸伯姊姊見鑰慟曰是也當日歸我遺篋失其鑰以他物啓是以得新塘站之詩越三月攜鎖還報北牡膺合先生始知其父之逝於新塘而葬於是洲也且以鄭氏兄弟之名合之瘞者海生告者海還生還之讖驗亦巧矣於是啓其墓瘞以指血益信遂易楫而封焉厥後乾隆丙寅先生官武陵時楫山歿已久楫山之子會典往營祠於墓前額曰永思

顏其庭曰啓諭買田如干畝畀鄭氏世其租以守墓是時海還尚無恙迎致署中事之惟謹居數月厚遣以歸此先生尋親之顛末也先生之初宰桐柏也以與上官齟齬纔半歲遽謝病歸家居數年授徒自給後再葺桐柏循聲大著凡七年因公挂吏議桐人思之爲建生祠旋起用補武陵時乾隆癸亥冬也邑衝劇號難治先生下車後孽盡整頓一以古法行之初若甚迂遠者不半年而邑之積弊以次除時時出郊外問民疾苦至悉其丁口產業而爲之籌其生計雖瑣屑不厭以友道待士尤加意於孤寒膠序中多以此奮勵相繼擢科名其有不檢者亦稍稍自媿久且易其面目故武陵之士習

會經堂文集卷七

五

至今稱醇其聽訟也弛鞭箠不用惟委曲開導以激發其天良久之人竟不忍欺且幾於無訟焉邑有兄弟爭田界者訟於官先生親履勘田野中忽自掩涕訟者驚問故先生曰吾初官桐柏吾兄尚在日相偕既來武陵吾兄已不及見矣今見汝兄弟偶思吾兄耳是以悲語未終訟者叩頭慟哭願以其產相讓又有兄弟爭產者其兄父收養子也父歿弟少分以瘠田使別居兄不自得以狀白中有亡父嗜酒得疾語先生怒其暴親惡也答之仍召其弟來數之爲割其腴以畀其兄又有子竊入金指爲父所得者拘其父至往復鞠詰終不加以刑人有以爲言者先生曰吾非忍此弟以子證父脫有誣

則天性之恩絕矣姑俟之後廉得其實果黑夜爲他人攫其竊金去而其子誤以爲父也人始服其明唐姓者爲其子聘張姓女家貧不能娶張私賣其女唐知而訟之先生察張亦貧甚賣女金久無有矣爲出資贖其女歸召唐姓子就公庭配焉邑有衡人業織者其鄉有重罪亡命來主其家不知也邑大憲下檄大索之而亡命者先逸矣先生第令業織者導之往跡未幾罪人得竟得不連坐亦未嘗受一笞康鄧二姓者環湖居湖壩多荒地屢爭之鬪殺不已數十年獄不解先生以爲憂一日至其地集二姓人曉譬再三終不伏會大雨先生坐雨中二姓請少避先生曰汝輩爲一塊土世世罹重法

會經堂文集卷七

五

不顧予尚愛此身爲不爲動二姓故愛先生且感先生意連叩頭曰惟命先生乃親爲畫界問服否僉曰服先生揖二姓咸頓首謝是時觀者以萬計歡呼聲震地自是各守所畫界無少爭且相和好後聞先生之卒於永也二姓聚哭爲醪企助其喪邑東長樂村沿江亘長堤每夏秋水漲西流駛射直鬪堤趾田廬盡沒巨浸中舊築石爲楹以衛水勢少殺年久欄傾墜邑人深患之渡江而南有德山石塔明華亭董文敏公督學時所議建也亦就類剝爲形家言者頗以爲病邑附郭紳未有書院學者肄業無所先生喜課士每僦寺觀爲講習輒用頻頗於是大集邑之高貴富人疇谷與刼共輸金錢以

勤事不數月而三大工次第告成至今人稱其堤曰翁公堤塔曰翁公塔書院曰翁公書院云歲甲子十月不雨至明年乙丑四月田皆龜坼無播種者先生聞郡志見邑北有龍門洞去城百二十里唐劉夢得曾禱雨於此乃覓導者自易草笠芒屨炷香步拜窮晝夜至其地洞邃而口狹先生絕而下以瓶貯水仍步行蹣跚歸沿途老幼走接嚮先生哭先生亦撫之泣就北郊之演武場設壇日跪烈日中面黧黑無人色膝為皸瘃觀者哀籲先生返署先生堅不肯凡七日大雨遠近霑足歲大熟邑人繪龍門禱雨圖系之詩歌以紀其事先生治武陵五年惠政不可枚舉督撫稔其賢交章薦歲丁卯擢

會經堂文集卷七

七

道州知州去之日自縣治至登舟所衝巷填塞輿不得前先生徒行十餘里率衣泣者跪持足慟者相續於道送舟如蟻喧闐至境外不絕蓋邑中從來所未見也治道州二年如武陵已已歲州大疫先生親沿戶給藥又親自率工治路遂以勞瘁卒於官年六十其官蹟之梗槩如此先生貌蒼古性沉靜學問以陽明為宗其處已接物一出平怨遇事畧不矜持而輕重緩急間措之悉當至其生平大端則始為孝子終為循吏為不媿古人云

乾隆癸酉夏余觀政三山時桂林相國陳文恭公撫閩曾謁頃詢及先生遺事為口陳其畦略因命余作

繫如右蓋公與先生為同年友思有以表章之故殷殷受簡焉越數年公再撫楚南舉脩通志遂刻此篇於藝文類目之為傳然實非傳體也先生尋親事余多得之先生之甥鄔秀才朝陽所述其間尚有湘山說夢事以語涉怪不欲紀嗣聞先生伯姊適胡氏其在道州救疫時又有禱神願捐軀請命事皆續所傳聞者補志於此

會經堂文集卷七

七



四六

武陵

陳壽山畫梅百絕序

羅浮山畔花占仙名海嶽菴中畫矜逸品水邊雪後會
 聞半樹初妍竹外風前空說一枝更好寫入膠東之紙
 東閣音沉吟生研北之香北窓墨斷我友琴石先生道
 元前輩摩詰後身畫悟禪機毫顛神妙詩傳畫意物外
 清真擅三絕之場况豪於飲生六朝之地不倦於遊旅
 食京華竟南歸而理權場來荆楚忽西上以巾車邈近
 粉榆流連杵臼有懷小謝謂青雷家弟舊雨難逢却媿江辛

新知且樂酒酣以往詩卷言投百串明珠盡落寫生幅
 裏一聲長笛遍吹著色枝頭邀梁代之才人同尋梨夢
 友孤山之高士配食水仙啼笑無端點綴冰花箇箇橫
 斜有致屈蟠鐵幹稜稜益不為繞指之柔乃侵得無礙
 之趣昔賢授簡畫亦有聲曩詰編詩梅還作苑實茲有
 絕兼被二書驅我炎燭長日如披玉屑羨君清福一生
 合伴梅花

齋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慎餘齋唱和詩序

慎餘齋唱和詩者吾友雲間邵西樵先生湘遊病足賦
 詩遣懷并錄諸同人賡韻疊酬之作也先生齋本青門
 人如白傅故侯遺澤業寄五茸居士閒身吟就半格庾
 子山小園有賦常此安巢杜少陵舊雨與懷於焉鼓櫂
 湘江綠淨波通圓柳迢迢嶽麓青環峰憶橫雲歷歷樂
 蕭開於鶴署依然梧竹雙清叙契濶於鷄壇正爾苔岑
 一合長沙界濕永日炎燭風土原殊呻吟忽起真人想
 絕北窓企腳奚娛病客愁侵南郭攢眉良苦跣趺枯坐
 頗類禪棲聽曲歇眠彌增旅思爰抒短律用遣長懷癡
 木聊復寓言瑤華因之廣拾斐然作者富有成章詩凡
 若干都為一集且夫楚太子卧疴徒聞謝客維摩詰現
 疾只解參禪飯顆相逢緣苦吟而人瘦敵廬歸去為多
 病而交疎况夫司馬遊梁仍嬰消渴即彼季鷹入洛惟
 歎羈孤乃爾伏枕有嗟忽覺題襟成集唱先擁膝傳抄
 播拮之辭響接同聲穩押玲瓏之韻萃張為之主客得
 句如仙通吳質之情懷連篇起覽家辭若上季子鬱有
 悲謠夢遠禾中少孫儘多愁什天台賦手藉甚興公大
 復詩家蔚然茂宰交申慰藉雅知蛇亦夔憐顧視清高
 詎謂鳧將鶴續借酒栢而澆壘現豪氣雖未盡除檢藥
 裏而却刀圭神方故自有在豈非騷壇勝事病榻新聞
 也哉僕也自笑支離每傷邵曲薄遊銅渚言訂石交小

齋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往僧廬近在落帆橋畔鳩來官閣相於病橋洲前習弊
齒舉動蹒跚偏工論史崔晦叔經行蹙蹙不廢談
秋鶴以風梳詫夏蟲而水語刷譚餘暇獲睹斯編學步
為難弁言有屬噫嘻君真善病須珍重藥爐經卷之間
我亦欲愁但振觸神櫛茶烟之側

香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三

西園消夏印賞序

顧家印藪侈道古為濫觴周氏印人矜搜奇於本事文
則鸞迴螭扁摹自鼎彝式則龜紐螭蟠規從斗檢翻沙
撥蠟聿成金玉之章倒籛偃波厥有蚴蚪之勢夫巧智
寓於一藝而神明運乎寸心繆篆得八體之餘分私印
具六書之精蘊漢京騎從姓名系虞道園之詩吳國阿
蒙流傳有軍司馬之製永存珍秘唐相遺文寶繪明昌
金源名蹟若夫平津黃玉居然柳葉垂垂泊乎羽士丹
書奇絕棗心纂纂凡茲古物載紀曩編偶爾鑿藏每資
辨證嗣是鑄鏡善手必推磊落英流煮石山農試銘鋒
於花乳松雪居士精鐵畫於鷗波吾子行學古成書自
鳴得意米元章清既有史別奇賞心何雪漁既結構稱
工文壽承亦紆餘有致練川震澤垂奕世之風流穆倩
翰臣擅一時之妙技蓋靡弗討源許慎析蒙芒於一亥
之間因之爭勝姜夔極變化於二篆之內者已無如俗
工惟輕心是掉動云古體浮雲舉世真好手難逢莫掃
文房毒霧付偏旁於茫昧以斷爛為瑰奇豈非繆種盡
出師心末流將成茂古者乎吾友李君畊雲斯齋苗裔
榕菴門闌娟雅奇姿畢視三千簡牘刻琅妙腕頻揮一
寸于將頤為東島之遊遂稅西園之駕消磨九夏翦來
片片芙蓉剔抉三倉繪就行行蟲鳥不煩繩削動合自
然少選經營蔚為作者同人追暑方動色於發硎旅客

香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四

懷冰乃匠心於游刃室有琳琅之觸芝函印目流丹
無礙藏之來斐几如聽霏屑睹茲清課想像於般若臺
前散我羈愁消受在婆娑洋外欲公同好畧綴卮詞爰
弁册端仍珍篋衍

畚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五

西園脩禊詩序

粵以海東半壁久入版章頃於郡北孤城新分典領官
則保釐省獠地則錯互谿山就甌脫之一區參使符而
三佩昨年秋仲東島重來今歲春殘西園初闢爾其陶
公圃築用明志於劬躬莊叟濠游別會心於觀物蒼琅
一塢想像洋川青峭數峰依微海嶽結水芝為淨友坐
岸柳之清陰雨檻香濃虹橋彩落慈蕉花之館少寄鄉
思盪桃葉之舟非關游冶當夫縱心孤性自忘頭銜手
版中人矧復勝侶相於適值天朗氣清是日時則尊觴
競舉竹肉迭宣選石欹眠入林倚嘯裴回水次偶爾憑
襟予于花間不嫌亞帽圖楸枰於石几賞畫橙於玉几
極竟日之清娛洵小園之佳會於是朋篋爭擘柔翰先
拈首倡八章引聲諸作則有雲間仙客瀟上名流榕海
故家瑤華今雨均抒雅製自愧拙工詩凡册有二篇是
用都為一集嗟夫山陰脩禊徒以一叙流傳漢上題襟
未許羣公美善撫元寶之酬唱蘭濤虛聲綜皮陸之歌
吟松陵孤響猥緣咄嗟竟富蘭蕙上日麗其鸞花殊方
罕此風雅付之鉛槧散愁於鬢烟瘴雨之間襲以縹緗
紀勝于金谷玉山以後

畚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本

襟畫叢吟序

雲烟供養雅愜襟期水石經營何堪促迫圖名山於室
 壁卧以遊之添老樹于嶺唯寫其意耳最饒題識譜纂
 宣和亦富鑿藏史編海嶽蓋博涉在丹青之內而品評
 於粉墨之餘惟此賞心詎關游目乃有丹霞逋客點染
 自娛因之白雪詞人牽連有作則如西窓剪燭雨話巴
 山南浦分襟風流晋代放清溪之棹弗峭孤帆聞野寺
 之鐘偶消殘漏綠陰馴鶴音初寂夫絲桐碧落窺鴻意
 乃移於蓬藿開尊則色澄竹葉不醉公榮弄笛則響落
 梅花還邀子野攀頭雨洗有客凭闌花韻晴曛阿誰遠
 徑熱來甲煎簾旌深護餘香行過午橋柳浪微聞清詠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七

魯東籬之酒花乞鄰園據南郭之梧蟻驚晝夢滄浪美
 陰濯餘涼浸雙趺頽渚新泉啜罷寒生兩腋凡此鈎描
 幅幅極模山範水之工若其摹寫篇篇備學韻雙聲之
 巧畫詩具美妙處在有聲無聲意象皆忘悟來果是色
 非色剎那過眼誰貌出十六應真竹興傳神聊藉為大
 千說法懸予笨伯濫厠竽行羨爾靈根勝爭藝苑增畫
 又之故事廣詩藪之新聞爰弁儷言用珍合璧

馮觀察詩集序

代雲無際迨迨鴻雁之鄉島雨初停踏踏蜃鏡之國殊
 方懷抱不廢吟哦暇日爬梳厥惟篇什如我雁門觀察
 公謝王門胄河岳英靈式誦清芬克扶大雅航情竹素
 廣劉畧班藝之傳雅志風騷鄙白俗元輕之作揭來海
 外爰檢篋中哀為一篇撰成衆體關河弔古一杯寄愴
 朱邪燕薊表忠片石動懷天水鬱伊至性可補筆詩闌
 發幽光足當史論舊遊雨散對觴則回首南皮昔夢烟
 迷讀畫則移情北里其他雜然題詠畧無流連光景之
 詞鴿兩唱酬無非抒寫性情之製蓋攬其滂葩長句極
 鯨吐鼉擲之奇而引其幽峭么絃具朗玉孤桐之妙是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八

惟繁深根氏乃爾吐棄卑凡豈非負邢子才之淵閣精
 杜少陵之格律足以傳抄絕域沾丐來茲者哉謂我後
 生裁闕曲牖讀公大作如陟層臺甫卒業而驚望洋載
 雜誦而歎觀止許桓譚為知己瑟縮久之邀敬禮而定
 文遠巡而已

秋室唱和詩序

授衣時節恰值殊方落帽風流已成往事婆娑洋外氣
候別紀天涯毘邪國中風雨難禁秋晚摧殘木葉拉颯
驚心翻倒滄溟喧喧震耳既撞糖以連夕颯母如狂乃
汜獲於崇朝天公失笑苦際三秋暮景適當九日先期
不有高吟曷掛積悶維時雁門觀察公履綬安善幕府
清閒杜少陵寄興孤吟玲瓏疊韻潘邠老發端七字次
第連篇綠戾清深詩成近體泓擘蕭瑟境託選情對搖
落以揮毫襍刁調而振響悲哉秋之為氣甚矣詩之感
人當夫東閣微吟居然絕唱乃有南皮高會作者同聲
合孝山孝穆以題襟進羣季羣賢而授簡芙蓉汎而休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九

暇茱萸把以索款不必藍水玉山共傾尊酒無那踈風
冷雨競擘明箋而景英猥厠跡於龍門謬發聲於蚬窠
役征途以刺促亦泝流風伏旅舍而滯淫可來今雨句
聯石鼎早已氣懾劉侯音觸金商敢爾駕攀屈宋青雲
願附白雪誰賡徒濫吹竽雅欣綴玉問幾人能歌古調
黃來者有感斯文嗟夫極目山川同度他鄉素節滿城
風雨還看明日黃花

瞿大川詩序

七條谿上川以琴名半線山前街將冰挂鼓水仙之操
情往成連誦山鬼之章心儀正則黃河遠上壁邑畫乎
旗亭白雪孤吟調詎諾夫巴里自慙老馬識昧伯途忽
聽嶽鶯聲傳出谷則如瞿君大川者海虞家世騷雅襟
懷身居吏隱之閒自然瀟灑跡在風塵以外不廢吟哦
頃搜篋衍所藏快睹珠璣盈握斐然作者清絕詞流且
天詩者志之所之學者性有所近別裁偽體杜陵既寄
意多師抒寫性靈白傅亦雅規半格舖張排比微之僅
識砒砒誕幻虛荒長吉終乖風雅嚴滄浪或以禪喻未
免偏枯李于鱗務為調高徒矜假樣共羨徐卿譚藝幾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十

同高叟說詩豈非六義漸就淪胥象作不堪揚摧也哉
乃君也遜心聆古蔚為竹素之光竟體流芬澤以蘭蕙
之氣攬其初稟已湛清華聆厥廢吟更饒綠戾短衣匹
馬憑弔於秦漢故都險峻高灘閱歷遍女牛分野涼秋
霽曉和來勅勒之詞瘴澗蠻翁拈出嫩隅之句蓋遊即
是學所至留題而仕本為貧偶然遺興含毫冲淡短篇
追韋柳之踪伸紙縱橫長句擅杜韓之體是則掃藝林
之榛莽定詞苑之步趨言志雖多齊肩實罕者也烏虜
陶鎔者樓頭萬卷已知君披腹琅玕欣賞者海外一編
且看爾等身著述

劉連壁七十壽序

江楓渲染丹流湛湛之聲谿竹嫵媚翠哀津津之色楚靈均信宿此間且說有人鄺善長鈎拙無句不堪入畫誠以逶迤甘谷每多頤壽之翁益知咫尺蓬山不少長生之侶矧夫粹醇者德宜乎壽報以年固成懿之所心儀而粹桑於焉榮被者也惟我連壁劉先生御龍家世子驥雲初迨遷仙源依然舊里連蟠老桂忽有新枝門第在珠泉玉水之間品格擬白鶴朱霞而上迺以雄飛無意羞矜尺五之天矍屈為心勞闢數弓之宅誅茅編竹好安庾信羅含栽杏披莢雅契王維裴迪斯殆友烟霞而寄興隣泉石以寫襟者矣當夫朱萼循陵每潔兼

香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上

珍之膳紫荆種樹常申共被之情靈果鬱其參差庭花分其匪匠姜士游之篤孝不待旌門楊延慶之敦和惟知對食大端犖犖內行何慙至性淳淳真精獨味用是愛推宗仰無不舉之炊烟惠及家僮有可弛之章約蔗田蠶稜一割非難雁粒鳧租全捐弗惜豈非仁心為質通吹澹蕩之春善種能滋終食和平之福者乎跡其踐履子墨難殫懿彼丰神園絲欲繡薊子訓之留仙躅飄忽誰親賀季真之逐明湖風流自賞溪南垞北不妨邀聽泉聲麓複椒單耐可忍看雲脚延絲而尋略約曳杖鏗然詰曲而探幽蹊攜樽偶爾椒枰置石便欲彈碁枰枰烟爐且來鬪茗不必覽養生之秘旨于茲得駐景之

神方是則遠性逸情鄒子真端推者舊何况連珠疊壁玉懷祖喜有佳兒大蘇既鳳藻先翔小朱亦虎闈聯步自以雙丁兩到信可顏行溯諸伯敞仲放殊堪武接杜氏則田兼有寶馬家則蘭苗其芽翁顧之而加餐人羨之而騰譽發祥有自燾後靡涯此其川至日升寧可石程數計迺者字方書文度正躔庚十月介眉數七旬于絳縣一星朝斗掇五緯於珠垣竭來送酒之人霞觴競舉儼列校書之客雲笈新繙從知世樂巢軒共祝齡參松石某等商芝近接叩橘遙攀甲冑烟而九莖襪躡雲而入納侈傳珂里無非村裏朱陳醉倚瓊筵半屬交餘羣紀敢操筠管敬頌椿年如逢玉局一仙壽莫疊添蓬

香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上

諸試伴香山九老鬚眉同繪屏風

章鎮帥壽序

粵以鶴綬寵錫借元鶴以增齡龍節巍持集青龍而行
慶瞻五雲以錦里觴獻津門頌百福於鈴轅籌添海屋
耀長庚之宿異彩占自蘭臺周大甲之年神丹駐平菊
水宜申祝遐用佐尊疊恭惟鎮帥章公祥發閩南望崇
薊北銅街鐵市溯彼芝城霞蔚雲蒸萃於蘭渚直沽毓
秀麟徵寶誌之摩綺歲含英稻擅琅瑯之辨摘文則藝
林樹幟譽徵無雙騰聲則壁冶舉華名標第一旋以金
風養翻未遂鵬搏還從紫霧窺珎居然豹變六銖新着
遂擇蛟雨三榜聯登式移雉翥 恩承朶殿翔步冠七
校之中宦歷名疆殊勲著六詔而上始以中權樹績閭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主

閣與介胄胥恬繼以參府敷猷賑恤共決排並舉適晉
臨邊副帥益抒馭遠長籌帕首鞞刀均安耕鑿紫姜紅
乾爭戴恩慈胸次經綸通布碧雞金馬軍中歌吹潛清
爽雨鬱烟惟時舞絲服而燕朔星奔未幾御祥琴而甬
東風肅爰膺 天眷開府閩中用展公才握符海上屬
以東瀛重鎮匡濟需賢欽承 北闕殊知間關移節值
偃戈之會時詰戎行當吸澤之餘載籌蒞屋南屏北
誠信所至而孚暑雨祁寒怨谷末由而起劫來鯉國谿
峒皆春指點鼉磯風濤以靜豈非人遊徐福之鳥容與
仙都功垂博望之槎輝光史册也哉矧公夙嫻文更雅
負才華庚元珪之登樓月移高檻李鄴侯之插架風動

書籤金石臨摹古絕蠶頭燕尾丹鉛點染神來墨暈檀
心以是筵集名流嘯歌不廢門來下士沾丐殊多後進
樂其通懷遠裔奉為名寶若其情敦孝友誼重慨慷朱
莠絳跗曲盡承顏之樂田荆姜被僂聯同氣之歡里黨
以洽比為常知交則解推不倦蘭滋九畹躬澤奇芬樹
發三葩家餘遠蔭襲簪纓而未艾聯冰玉以交輝洵勛
闕之祥徵規德門之盛事茲者令當朱夏瑞應丹臺屆
五月之中旬逢六泰之大慶蕤賓叶調吹來梅笛之風
花甲開筵吸取荷厄之露某等幸依大樹竊附長楊預
舒雁之班每趨翠幕值紋麟之候敢擎魚牋美盛德於
八州吮弱毫而未罄圖仙踪於五岳紀大奠以靡涯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吉

元太翁王太恭人雙壽序

丹臺日暖香浮栢葉之觴翠水春酣色賦桃花之紙五粒則節目磊砢岱頂松喬四照則跼鄂榮滋誰口蕊燦蓋其長庚寶婺輝聯危宿之垣宜乎椿砌護庭祥蔚榆峰之麓望去雲中鸞鶴聽來天上笙歌雙壽齊眉千春衍甲恭惟元太翁魯瞻右族唐系華宗奕葉胎光世有清芬之誦韶年苗穎人來名寶之稱李永和之推書棟充萬卷管公明之談易酒沃三升自綺歲而騰聲步翔贊序迨壯齡而通籍名策顏行富夫劍買耶谿學得猿公仙術乃爾機忘海上泛來鷗侶春聲藝晚秋之田酒人自託放長桑之篋壽世為懷且也暉蔭蘭陔曲盡庭闈之養風和荆圃克聯鼎季之歡種德於九畹是滋食報則千畦皆寶矧夫入伯通之廡厥配稱賢過冀缺之鄉如賓式慕則如王太恭人瑯琊清緒瑤瑤徽音探圓折之珠淵深涵的矚射方流之玉水疊合珪璋操作方親桓少君不辭提擣慙致普樂羊子於以下帷既孝竭乎算焯更誼周夫冢介肅離叶諸壺內慈惠洽於里中用揚女史之輝益善藁砧之助於是建安著姓實產雙丁洛下名流端推二陸長公既亨達蓬羽馳譽脩門次君復皇路連鑣階榮采殿伯也前驅江左游升都護臨邊仲也發軔黔南緬自鈞陳移照羨二難之競爽卜累葉之發祥爰乃五雲捧出紫泥德門具慶六甲呈

余集堂文集卷人四六 五

來丹笈壽域雙開閭史彤編交垂金蕤桑弧錦悅並履青陽洵增晚節之娛宜有長春之慶某等官同南國祝效東瀛近指十洲騰鳳麟而絢彩遙瞻列戟環龍虎以介齡春熙河濟之間南極與西池偕頌響徹蓬壺之外紫芝將黃竹齊歌

四六

馬琴宇明府壽序

日麗春城仙令栽花之候雲蒸海屋偉人增莫之區汎
 淑氣於雙谿泉斛綠醕靄曦光於層嶽草觀青袍響播
 冰絃聽吟猗而宓琴徐引蔭垂露砌瞻儀鳳而名樹常
 封蓋三異兆以三多共申祝嘏而十奇紀乎十賚美罄
 揄揚如我琴宇馬君牒冠關中胄華澗右披扶風之帳
 累葉傳經入越紐之鄉一門通德厥生文度居然郝上
 佳兒克媿季常籍甚里中名士楊梅郵稻慧絕芳齡陸
 藻江花艷於綺歲規青芹之早掇仰丹桂以先攀經笥
 愈充文潤益潤魁一經於春榜譽滿春明聯首選於天
 曹名高天府既羨魏科之陟旋膺劇邑之除郵水牽絲
 道山借箸更緣循卓權理綏安同頌神君遍閩江而上
 下載歌慈母極裨海以東西大府器其才猷衆庶服其
 威惠爰以重漠以外厥有嚴疆遂於羣策之中端推廉
 吏蠻烟瘴雨應知撫字勞心碧海青山輒覺指揮如意
 期彼風移俗易猛濟以寬賄茲地廣人稠富先於教蓋
 出經術以飾吏治真如老手斲輪而本忠信以格蚩氓
 詎僅長才製錦當其鎖闥分校已徵士類之欣榮若夫
 賢序殷培益見儒風之鼓舞綜其善政銀管難名表厥
 清操玉壺堪比宜乎治行著於薦嶺賢聲疏夫御屏
 者也况由卓魯之經猷式溯閩會之孝友東廣微庭闈
 馨膳可補筵詩蘇子瞻風雨對牀不忘壘奏而且五桂

香經堂文集卷之四十六

七

正看良露一鳳已羨凌雲豈非樹穀逢年益信滋蘭食
 報也哉茲屆酉春仲月適逢庚降良辰酌斗介眉傳以
 蓬萊之醬躋堂鞠脰敷毳羸之筵洵島嶼之休徵抑
 峒谿之勝集某等同官海表欣值崧生敢預稱觴不辭
 投簡酒籌可當何妨醉折花枝羽遂相邀便欲偕吟鶴
 曲

香經堂文集卷之四十六

四十六

七

龍母吳太孺人七十壽序

花開四照曾聞函鵲山頭芝苗九莖共說武陵溪上趾
 高城於尺五波掀鼎水羣龍綿大奠以三千霞蔚瑞天
 一鶴蓋家風相續在綠谿青嶂之間而卿月常懸甲鐵
 市銅街而上况復過烏衣之里鍾郝遺徽歷形管之編
 陶歐蕭範固宜傍瓊筵而鞠脛望錦輓以揮毫者也恭
 惟龍母吳太孺人延陵冠牒茂死攀香累葉勳名舊掌
 金吳之衛一門通顯新交碧樹之柯太孺人則長養珠
 胎方諸一滴晶瑩玉版蠟谷孤生愛太白之平陽將身
 倚樹羨左家之嬌女援筆鏘金其歸我贈公也雁柱能
 輝應龍脣而合調鳳簫對譜聯鶴背以游仙萊子辭榮
 端借健婦樂羊勵志雅藉賢妻龐蘊施財助以指環臂
 鄧鄭莊好客佐之茗碗酒鎗當其堂上鳩扶門中雁序
 修惟婦職慰在君懷獨篋管箴謹衿纓之容臭潔餐馨
 膳進甘滑於兼珍身先介婦之行耦猜胥化饋有中厨
 之主釜棘休嗟用是芳枳長楊開居籍甚荆花靈果永
 日恬如豈非扇入室之和風曠同炊之淑氣霜顏已老
 而未老藁砧承歡而益歡者乎自昔豪奢每緣豐腴從
 索貽爐易罄膏腴恒興歎於家常實遺譏於內政太孺
 人則蒿簪持戶篝火鳴機被素無嫌羞彼選花配葉習
 勤不倦力茲拾穗牽蘿蓋惜福下逮壺觴而作勞何辭
 搨擋固問師之所宗法子姓與為遵循者矣爾其五桂

俞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本

羅階三珠遶鄗綴槃是鳳雛皆麟篋有遺經曷以紅
 欄舊德樞無留影勉哉紫陌先聲長君既筮皇途待銓
 銅墨仲君亦升上舍需次曹班幾輩頻藻分奉竚看榜
 花連掖謝家蘭玉厥有根芽杜氏寶田更饒滋溉溯發
 祥之有自知食報於靡涯然莫非太孺人全福一身榮
 錫紫泥翠軸且也遐齡難老瑞徵碧水丹山茲逢七旬
 介壽之辰宜有十賚呈文之慶蕪香泉畔借傳崔嵬
 靈石骨洲前盡閱蓬池清淺披六鍊而容與景駐慈顏
 賜五朶之繽紛神頤華胄侈德門之盛事流芳壺之清
 芬某也居近孟鄰心儀韋輶登堂拜母僑札之分會脩
 搨管陳詞附夢之篇欲補歸從閩海雲接三山來止檢

俞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本

小紅按拍

蔣太師母王太夫人壽序

星測衡端台象映離珠之珥樂聆天上雲敷諧中呂之
 宮探芝檢於吳淞一門鼎盛頌萱齡於海嶠九醞觴飛
 洵知福壽雙全增朱萼絳跗之色益信起居八座聯紫
 泥翠軸之輝藉附笙鏞用揚瑣瑤恭惟蔣太師母王太
 夫人琅邪華胄蘭蕙芳儀黃閣名家表六宿五雲而上
 烏衣勝里著九峰三泖之間既毓瑞於璿珠方流圓折
 適集祥於鸞鳳均響借翔時則文恪公申甫降崧韋平
 奕葉星辰聽履密勿宵參鼎鼐和美書思晨對葢薄海
 共慶兩雲之布而家人左樂蘋藻之脩豈非內相盡其
 肅恭因而中朝專其矚亮作金甌之賢配書彤管而輝
 流者哉爾其六桂挺生三槐茂蔭天邊卿月常懸故相
 之門日下慈雲益勵備官之訓無論內官府而外州郡
 均宜精擘畫而勉驅馳凜致誨之琅琅彌在公而惕惕
 是匪僅韋紗隔座修語傳經歐荻盈階矜言畫字已也
 爰乃慶延居室欣看祥迺自 天荷 玉諾之疊頌鸞
 綈寵溢沐 金根之殊澤象服榮增 上方之賚何蕃
 命婦之崇已極紀北堂之異數播南國之徽音既慰鶴
 顏應徵燕喜茲者屆春暉之有永際夏日之方長佳辰
 當錦悅之呈仙客有瑤觴之獻十洲近指壽於海屋頻
 添百福遙申芝向寶奩新茁某等師門辱託母範夙儀
 未接孟隣獲聯鄭約會僚屬之祝嘏鞠臚殷然綜梗概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三

以檢揚操觚率爾俯盪胸之層海如臨翠水環流絢滿
 百之繁花恍對誰山四照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三

全母馮太孺人八十徵詩啟

星燦丹炬婺綴離珠之珥春深碧海桃吹仙洞之花
 來瑤瑟螺峰重湖響接紀得蘭臺鶴算十賚文呈書人
 端於慈雲漱奇芬於寶露用肅隔簾之拜敢先揚解之
 詞全母馮太孺人者靈毓四星秀鍾三輔溯其綺歲神
 清大樹之家表厥芳閨譽著明珠之篋迨歸望第益挹
 賢聲敬侍高堂謹脩內職矜纓容臭承顏視聽之先將
 臨滑甘養志苾芬之外時則脩五太太先生名香膠序顯
 養粉榆曹世叔之砥躬端資續史樂羊子之力學實感
 鳴機况復一室炊香據觚惠溥百弓營宅藝圃勞擔勤
 摒擋於頻年嘯祥和於同閨者乎爾乃佳兒文反置鄰

奇珍賢母歐陽畫灰善訓共美諸生祭酒早親慈範圍
 紗寸草則報答春暉晚香則葢葢老圃葢蘭滋九畹披
 綠葉以迎風鶴餌三珠梳綺削而警露者也維上章執
 徐之歲際夾鍾吹律之辰八秩筵開千春悅設曦輪漱
 灑載翔舒雁之行霞錦燐瀟高捧廻鸞之軸欲標彤管
 試待鴻章伏冀藝苑名公詞壇哲匠發摠壺德歌詠徽
 音鳳唳祝開寫就夫人之字烏絲箋界題成幼婦之詞
 朱萼絳跗笙詩可補丹崖翠水籌屋彌崇矧瞻五朶之
 雲勝吸三危之露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三

募修銅鏡嶺慰亭引

踞踞蘭足劇苦雙纏犖確屏顏難堪一慰暮烟七五傷
 心不在勞勞塵路三千行脚何妨止止迺有嶺橫銅鏡
 百遺海石孤亭渡俯金堦高接城南二曲單椒復麓幾
 切雲根密樹叢篁半頽雨檻瓦松暗溜椽椽竟生花礎蘚
 平俊柱還吐菌層壑倚而巖駭危泉落以研旬行者畏
 出乎其塗棲者自絕於其側在余也行車偶過輒用傍
 徑諒善士倚杖頻來應生憫惻際此打包萬嶺當知行
 路之難於焉弛擔移時便有息肩之樂蒙茸盡剪山面
 新開欄楯重扶湖心遠角功成不日奚大費乎金錢德
 報有時勝廣修夫琳梵不過粟分一粒望我同心即茲

屢坐千人鑿予寸意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三

募脩木瓜寺石橋引

山號木瓜牽綴青蓮之句水分沅芷流連正則之鄰柳
葉湖塘紫紆各派桃花岡畔迤邐通達由來斷港絕潢
亦有長梁短杓此里人穆榮臣所以有倡脩石橋之舉
也蓋自昔築堤以捍難辭穴蟻鳴囂因之跨礮而門差
擬卧虹填鵲鶯聲聽處旖旎烟花驢背行來凌兢風雪
供麗眉之倚杖免藹足之寒裳藉茲委究通波况復依
微入講幾年銷泐欲趾難支終日研劄漏莫補春流
誰亂臨唯却費脚躑秋曉頻經衝霧如行犖确於是枌
榆社裏聚族而謀桑柘影中成橋孔亟顧念葦雖可折
虛言象教神通石豈堪鞭漫說祖龍事業人非精衛大
海安填衆具菩提同心有岍金錢肯擲要不憂行路之
難邪許試呼可矜觀成功之易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圭

祭廈門海神文

惟神靈昭百谷德潤羣生慶錫安瀾析風恬而浪靜
叨利濟樂柁穩而颿懸清晏著其嘉祥安和普其福澤
茲景英服官臺北赴任海東由鷺島以登舟指鹿門而
抵岸重洋順渡仰大德之垂庥連檝安行仗鴻慈之默
佑肅涓吉日虔佈微忱惟神有靈伏祈鑒庇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美

建天后宮上梁文

惟神秀毓坤靈材勝乾棟銅柯挺特指廣廈以標奇鐵
幹輪囷峙崇祠而常耀頃以地臘之先日敬成天后之
巍宮昭盼蠻於慈航福茲在位仗扶持於偉質安彼棲
靈期長享乎苾芬叨永垂夫茂蔭敢涓吉日敬潔牲牲
用布神前伏惟昭格

祭天后文

惟神祥鍾五代靈著十洲普門現濟物之身海國錫安
瀾之慶凡叨慈庇均矢報忱綃設官初治島夷宜擇地
新崇廟貌爰涓吉日逾月程工適際長天屆辰藏事殿
庭秩備金瓊煥如儀相莊嚴寶珠燦若忻茲清暑肇建
巍宮從此安棲永邀靈佑昭盼蠻而集百福惠我無疆
酬浩蕩而抒寸心冀神來格虔陳牲醴式奏笙簧敬賜
靈旂肅申寶座

祭曹方伯文

嗚呼台星貫角卿月放光南溟波咽北嶽臺荒阻彭蠡
 而雁臣妻斷涕章水而魚素愁將萎我詰人巷哭榕城
 士庶瞻其靈旆心悲芝嶺班行倚嗟我公洪都冠姓七
 葉華彰一門鼎盛既壽後以胎前已珪孚而璧映鱣珠
 獻後世占清德之昌鳳綵騰來里蔚名家之慶既延芬
 緒遂飲香名桂林掇早薇省班清方典紫泥之重旋磨
 銀榜之榮對紅藥以翻階右垣選句躋青雲而得路上
 苑馳聲黃紙初標白雲分隸霜肅西曹風清北寺粉部
 要是名郎香閣允脩職專精心欽恤奉三典於秋官用
 意平反煦重陰以春氣慎選臺諫僉推公能仍筦比部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五

鉅任兼膺伏青蒲而簡削翔烏府而冠峻明執法於星
 垣三司引重肅朝常於天憲諸道交稱爰擢監司東西
 制水吳地恬熙越江清泚藩分牛女之鄉澤潤鴻噉之
 里鯤身浪賦擁白粲以千艘龜坼膏流副丹忱於寸矢
 既而移官楚北典領郵巖或司漕運或理江沱二別周
 其旌幟五術馭以騶珂驅嘻出之祇火政脩舉慮金木
 之沴民食充多汝水東來河流西下屈曲罕疏浸淫是
 詫資碩畫之精能實相時以裁化經營水利安中州蛟
 蜃之區毋戢農災虔列郡好蚡之蜡爾乃邀榮 寵命
 陳臬閩南朱旗繡服英蕩畫函庶獄勞其綜覈常條舉
 以警參變悻俗於海濱知是再來常袞蓄公望於憲府

儼為在昔丁潭詩詠維藩史稽行省倚毗匪輕官僚具
 稟析上下於全閩均食貨於外嶺始權玉節旬宣早入
 詞謠繼捧 天書岳牧新歸隸領慎乃殿最謹厥度支
 烝黎攸戴百家是師升台鼎而有祝寄封疆而可期胡
 盡瘁於在官鶴書易促致銜悲於有土鵬訃驚馳嗚呼
 公之文章訓詞典與公之書翰碑版照耀孝友敦其大
 端冰玉徵其清操矧夫勛名可述勒周鼎而常新宜乎
 惠愛所遺望峴山而增悼者也某等咸緣部吏知受名
 賢弩趨分竭戟列心懸方酬恩之無地忽隕涕於高天
 涑水寫圖聊肅衣冠之拜潮陽祠廟敢陳椒荔之筵嗚
 呼素旄飄飄丹楓零落九曲盤紆三江茫茫漢哀輻馭之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五

迢歸憶音容之如昨嗟難覩縷沂緒風而裴回言酌酒
 漿盼寒雲兮蕭索

祭鈕太翁文

嗚呼滄溟波咽苔雲烟迷霜殘秋圃雲黯春畦鵬識心
 鷺印渚烏私淚泣金泥寫五嶺之姿松齡忽隕披九霞
 之質桂奠增凄猗嗟太翁越鈕名家吳興望族鐵市劍
 街瑤泉銑谷燕尋王謝之家花滿韋杜之曲發祥有自
 覩食報於藝蘭積慶靡涯卜逢年於樹穀嶄然頭角綺
 歲名香丹山毓彩紫陌飛黃顧韜班於豹隱迺其跡於
 鴻翔宗少文託與名山卧游畫壁邴曼容澹懷仕路養
 志江鄉爾乃循彼蘭陔娛茲荆砌鶴髮承顏雁行推惠
 篤孝友於一門端本根而勿替漙然至性足齊顏呂之
 宗卓爾義門克大苟陳之世若其愛周戚懿誼重鄉粉

指困勿借傾索何殷隨在好行其德相遭樂解其紛卜
 宅近柳憚之洲蘋香當戶成橋日名伯之樹棠蔭如雲
 爰乃疇以嘉祥根於種德列樹璘璠一枝挺特繡虎聯
 三榜而登搏鵬以六月而息鮫函雉扇承恩朶殿之班
 鹿耳鯤身坐嘯毘耶之國由是上邀 寵命疊晉 榮
 封被以章服適我從容既駐景之方秘且分甘而樂重
 永日狎以鷗波於焉逸志長年謀其魚稻復此閒蹤瑟
 瑟西風忽來魚素星實少微庭空老樹悵子舍之遠違
 阻重瀛而莫訴傷心鬼斷已無計於星奔泣血魚滕徒
 有懷於雲度某等辱與賢嗣同宦海天慰彼銜恤罷奏
 哀絃艱執紼於遐域聊陳奠而布筵嗟難得而醜縷最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五

堪述德惟靈兮之戾止式鑒微虔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五

祭吳母王太夫人文

嗚呼慈篁蕭翠姥岫頽青離珠珥脫圓魄輪停華摧附
於四照波泣淚於重溟壽同南岳夫人式瞻仙馭賢比
西江太母忽失芳型嗟太夫人烏衣右族作配延陵于
飛叶卜趾德媛以噓和佐名賢而集淑尊婢馨膳煦濡
孝鯉之波冢介聯行謫吉舒鳧之囿爾其簪蒿持戶樹
蕙疏畦儉惟布素惠必繒緋釜待炊而里穩桁易衣而
室禋種再熟之瓊田芬敷玉粒發三葩之珠樹彩溢金
泥於是馴比斑麟毓同雛鳳紗幔傳經荻灰課誦矜識
鑒之瑩然辨賢豪為梁棟是用習其翔步芝圃嬉遊聽
其清聲桐華颺送者也惟時提帥公鱗騰迴漢羽籥亨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衢長松細柳玉節金符初建牙於甌越旋開府於粉榆
錦里承歡子舍近移鈴閣蘭陔食報戎行爭獻瑤觚爰
乃慈頌瀛壖賢聞 黼座萱壽旌揚 宸章灑播寶四
宇之鸞迴迓九天之珠唾綿榮光於奕葉彤編紀罕如
斯流徽譽於人間翠軸錫將奚過然而慈祺既萃母訓
彌敦勵供臣職期報 國恩更孫枝之疊挺忻慶衍於
後昆五世蕃昌繞鄰皆璫璵之器百齡樂愷駐顏當萃
杜之門無何婺宿掩芒孀星失紀玉柱金堂瑤池翠水
悵賢母之云遙躋仙班而徙倚系瀧岡之表發祥溯自
廬陵闡繡閣之光屬筆端推中壘某等荀香親挹孟行
心儀驚承魚素莫罄私阻岐海而隕涕盼總帷而致

節寫哀思於緒風銀波嗷咽望靈輶於層漢丹旄透選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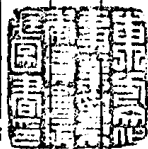
祭劉母吳太孺人文代

嗚呼澤凝沉壁山冷棲霞飄蕭歐秋寂歷韋紗實芒角
於葵宿失儀範於陶家閣掩燃藜辜總帷以增痛渡停
揮扇盼素旒而生嗟於惟太夫人望族濟陰舊家梅里
累葉珥貂高門列棗江東溯姓氏之源河北表衣冠之
美益信方流圓折珠玉適胎早知詠絮銘椒芬薌溢齒
結禱迨吉弱歲來俱六萌早御雜佩交紆悲逮養兮失
舅幸問寢兮有姑慰藉慈顏永庭聞之縈戀辛勤婦道
先視聽以將扶爾其膾鯉膳餐鳴雞盥漱滄澹滑甘
纓容臭竈觚無傍倚之人獨簞有常司之候始則草名
獨活風撼蕭長繼則花號延齡職暄清晝維時太翁
負瑰藉需次春明華簪歛集蕙晦頻耕擬朱霞與白鶴
信雅雅而觥觥既噪香名越海岱以騰譽亦資賢助鳴
璜璃而流聲蓋其克相著稱屢勉支綴淪茗醞篤量珠
析桂每脫剝兮抽簏且里賙兮隣惠釜無訾於棘櫟竟
日炊香谷有待於吹噓一朝解暄嗚呼慶徵積善祥兆
延和毓此名寶磊落英多凜琅琅之訓語益禋躬而砥
礪魏國賢蹤將垂芳於瀧表丹陽清德更誦芬於茗柯
指顧亨達待縮銅墨為戀春暉於焉戢翼許捧檄以驅
馳每逶迤而自抑正喜堂護未老愛日承歡纔聞庭玉
成名新霜動色忽來遠計傳自杪秋南天驚怛東國緘
憂痛鶴書兮易促悵鸞馭於難留詩缺白華循蘭陵而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淚泣歌殘黃竹陟栢階而心惆某等辱與哲甥同官則
郡邇近嗣君高銜投分樂新知以盤桓引天涯於隣近
攀馬卿之遊騎便訂交情飲公瑾之醇醪瀾欽母訓旋
趨子舍竟返鄉粉懷深舊雨念切停雲期登堂兮肅拜
苦遠道兮濶分魚素適承愧荆桐之莫慰蛩私欲竭瞻
轉圍而奚云嗚呼何以塞悲憑茲寸楮悽望雲山實勞
延佇聊寄酌兮一尊遂臨風而颺縷惟懿圖之堪述形
管區揚顧靈輶於匪遙丹青容與

會經堂文集卷八 四六



〔清〕陸燿撰

切問齋集十六卷

清乾隆五十七年暉吉堂刻本

乾隆壬子季開雕

切問齋集

暉告堂藏版



中丞陸朗夫先生久宦山東為布政使
 者再王樹得蘇崙部吏前後六十奉受
 和窳淡故其子先生亦不敢自讓曰為
 不知也甲辰秋先生遷湖南踰歲而卒
 其嗣君直之來游歷下曰先生所著切
 問齋集四冊屬玉樹為之校刊公餘猶
 覽不商親奉先生之先儀而接其馨馥
 也夫人之為文莫不擇言而後發願有

序

高其文鄙其人者毋亦擇而言之不必
 其擇而行之乎彼務菜色李穀晉無論
 已乃曰曾子固之孝友而曰正敵公猶
 謂其行義政事不如文章以王公甫之
 文學操履而見諸措施適足以病民而
 誤國是其得于天者有偏至而澤于學
 者或未醇也先生之為人粹然便者其
 性行學術政事文章峻契完整表裏如

一曰視夫文人之文道不足而強言者
 相去固已遠矣集中諸作論議持平不
 苟為同異而巧人心風俗民生利病之
 所關疊二乎有味其言之也原本編述
 命于前今按原善一篇藏學者隱激深
 痼之病因其勢而利導之文不必俶昌
 勳而切理厭心殆于過之故升并集首
 而書序諸體各目類從詩編次于其末
 序
 通集凡十六卷先生舊論切問稽文鈔
 其自序有云以破空虛之習切來身世
 之宜觀所自著藉此志也輒述其所以
 論次者并出俸資已卑直之使諷諸木
 若夫仕者之官已具于文鈔序中五樹
 之知先生固不如先生之自知也茲功
 受業張玉樹序濟寧後學李東琪書

切問齋集目錄											
卷一											
述聞上											
原善											
述命											
非相											
齋祠											
伎術											
羅經											
肖屬											
辨日											
稽數											
神氣上											
神氣下											
卷二											
述聞中											
坎離											
大衍											

卦氣
閏月上
閏月下
兩戒
關雎
栢舟
載馳
黍離
南陔
楚茨
韓奕
三頌
四始
卷三
述聞下
家祭
喪服
三侯
切問齋集目錄
二

龜文
檀弓一
檀弓二
檀弓三
姜源
不脩
天度
斗建
歲星
五行
納甲
納音
孤虛王相
參兩三四
地勢廣厚
指南車
卷四
書一
切問齋集目錄
三

與邱省齋論易書 附答書

與劉九畹論著述書

答顧梅坡論易書

與錢吳齋論文鈔書

又與錢吳齋論文鈔書

與王惺齋論佛教書

復戴東原言理欲書

答王惺齋論韓文書

卷五

切問齋集目錄

四

書二

祠堂示大兒恩綬

又

又

答王惺齋論家祭書

又

與錢吳齋論行述書

與錢吳齋論外兄弟書

與馮師問喪儀書 附答書

答錢吳齋書 附元書

卷六

序一

禮記釐編序

楚詞韻解序

栖雲閣文集序

北溪文集序

切問齋文鈔序

張耘孟制義序

切問齋集目錄

五

錢數峯先生詩集序

就樹山房詩序 附答書

碩松堂拾零詩彙序

紅欄書屋樂府序

蓮塘讀書樂序

分干文飲序

分隸偶存序

隸便序

卷七

序二

桐鄉節孝錄序

如臯顧氏族譜序

申氏族譜序

朱副使行役紀畧後序

濟南讞牘序

任城漫錄序

急救方序

洗冤錄節要序

切問齋集目錄

六

重刊洗冤錄節要序

山東運河備覽小序

贈吳君佩之序

送顧北墅員外序

送查梧桐太守序

送金庸齋還粵東序

送顧大理使安南序

卷八

記

東顧新阡記

保德風土記

鹵簿名物記

湖南巡撫題名碑記

說

文昌祠說

讀詩說

運河圖說

五水濟運圖說

切問齋集目錄

七

泉河圖說

祭產說

論畫山水

卷九

書後

書張嘯蘇天人篇後 附天人篇

書張耳陳餘傳後

書昌黎原性篇後

書日知錄後

題吳孝子永思卷後
題顧孝子孝行卷後
題王氏寫本地圖後
書記性
箴銘
行箴
仕箴
思貽堂銘
筆銘
切問齋集目錄
八
鐫銘
枕銘
硯銘
歸裝銘
祝辭贊
禱龍神文
禱城隍文
謝雨文
告金龍四大王文

泰山禱雨文
馬鞍辭
佩囊影帛辭
沈眉生茂才乘圖贊
卷十
傳
治河名臣小傳
給諫阮公家傳
董孺人傳
切問齋集目錄
九
碑碣
重修虞廟碑
蒿菴書院碑
資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神道碑
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錢公墓碣
五叔祖金聲公墓表
靜學廷先生墓表
卷十一
墓誌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沈公墓誌銘

保安縣知縣邱公墓誌銘

廬江縣知縣趙公墓誌銘

四川布政使吳公墓誌銘

舅氏開泰縣縣丞陳公墓誌銘

行狀

山東鹽運使二梧章公行狀

誥贈通議大夫顯曾祖考廣生府君暨配吳

淑人行畧

切問齋集目錄

十

誥贈通議大夫顯祖考公衡府君暨配張淑

人行畧

誥封太夫人顯妣陳太君行述

卷十二

議稟

籌備倉儲稟

請濬泉渠稟

請復月河稟

請修河渠志稟

論吳大純稟

清訟獄稟

論宋家窪積水稟 附牌稟

論徒犯稟

論回民稟

論運河堤工稟

啓

與汪觀察論禦賊啓

答章觀察問保甲啓

切問齋集目錄

十一

與馮郎中論被寇州縣啓

與運河章觀察論彭口啓

卷十三

條議

疏濬小清河條議

漕船漫幫議

酌籌開壩議

報功祠議

臬司條議

駁臨城同知比捕議

窩賭刺字議

奴及雇工人姦家長妾議

科場條議

檄

濟南飭屬檄

諮訪泉源檄

訪拏訟師檄

飭禁擅受檄

切問齋集目錄

三

札

互盤各屬倉庫札

清釐詞訟命盜案件札

卷十四

約

任城書院訓約

示

登州戒士示

曉諭濟寧士民示

申民約束示

禁製衣傘示

嚴禁私鑄攪用小錢示

嚴禁弁丁兵役索詐埠商示

嚴禁書役詐贓示

嚴禁在配軍流違例私押示

嚴禁訟棍教唆示

禁用繩鞭鐵尺示

禁止扒搶示

切問齋集目錄

三

附禁風水惑人示

卷十五

詩

卷十六

詩

切問齋集目錄終

述聞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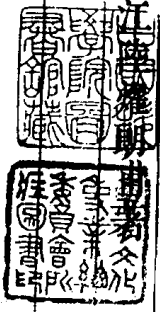
原善

人莫不有本然之性亦莫不有後起之情識觀於人之慕善恥不善而知人性之本善既本善矣而復有性惡善惡混之說者據後起之情識陷溺既深者言之而非人性之本然也涉於事交於物而情識參焉始或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善惡之間若相混然繼或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

切問齋集卷一

一

心轉而恥善則似有惡而無善矣然非真以不善為可慕善為可恥也直謂不善為善而慕之之心仍一慕善之心也善為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故曰恥善慕不善而慕善恥不善本然之性仍在人性皆善益信吾儒之言性為不誣也善之與惡至不同類乃至以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何哉曰緣其視善在外而不曰吾本然之性是以其於善也亦皆有所利焉伯夷比干人之所同慕也學伯夷而可以不餓學比干而可以不死



則伯夷比干接踵於時矣如伯夷比干而必餓且死則何伯夷比干之敢慕荀或馮道人之所共恥也學荀或而必不使冒為聖人之徒蘇軾學馮道而必不可奉為因時大臣李贄則荀或馮道絕迹於世矣乃荀或馮道而猶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則何荀或馮道之足恥餓且死人之所大不利也身享富貴而歿後有聖人之徒因時大臣之目人之所大利也於是決然不為伯夷比干而荀或馮道之歸何怪乎以其慕善之心易而慕不善恥不善之心轉而恥善

切問齋集卷一

二

也哉視善在外而有所利焉其弊至於如此安得尚有本然之性存乎曰是人也度必有為之說者曰父命當遵遵而亂嗣不為孝君過宜諫諫而傷體不為忠是人也乃真以伯夷比干之所為為未善而學其非伯夷比干者以為善是善為不善而恥之之念仍一恥不善之念也帷幄與謀使其主不親為弑逆可無慚於往聖文獻攸屬使其典不至於墜地終不愧為考成是人也乃真以荀或馮道之所為為善而不為荀或馮道者乃非善也是不善為善而慕之心

仍一慕善之心也是故雖當陷溺既深之後而本然之性如人身命門之火介在兩腎之間苟一星之未滅尚生命之可圖使當其情識之參早爲警覺灼然知善惡之攸分如白黑之易明方員之難合南北之不可易位而上下之不容倒置也是必無見善而不知慕見不善而不知恥之患而後此者益無慮矣子思子曰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此之謂也然則善何在曰本然之性仁義禮知信五者是已其涉於事交於物則爲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倫是

切問齋集卷一

三

皆有藹然秩然確然不可移易之準則焉無利害得失之見眩其中而奪其外是謂明善循而行之適完我有善無不善之本體是謂誠身讀吾說者當益知人性之本無不善而吾儒之言性爲不可誣也仁義禮知信五者人亦知爲本然之性而求仁而每得不仁行義而每得不義欲合於禮知信而每與禮知信相反者豈皆有所利焉而出此曰固也浮屠老子以外君臣去父母屏妻子斷諸昆弟朋友之緣而謂可以仙可以佛於是有煦煦以爲仁子子以爲義虛浮

任誕以爲禮知信者而一二儒生又以因果報應之說爲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驗爲之而效則怠於再進爲之而不效則疑而自返彼其於吾人之言善也若飄風之過耳焉是與於恥善慕不善之甚者也烏觀所謂本然之性者哉作原善

切問齋集卷一

四

述命

左傳成公十三年劉康公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禮義威儀動作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夫所謂天地之中卽天命之性也禮義威儀動作之則卽率性之道也能者養以之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卽書所謂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也昔孔子罕言命然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蓋不以吉凶禍福之遇于外者爲命而以天

切問齋集卷一

五

地之中之受于天者爲命故曰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也是故命誠在我而已矣其學始於窮理其事著於實踐其功極於位育知此者爲知命能此者爲有命若夫吉凶禍福以類相應其本在於人心之自取然而氣數推遷容有不能盡合者世人不知命之在我乃一以諉諸氣數而又以爲必有程度期限可以推而前知於是年月日時干支生尅津津然出於士夫之口嗚呼豈不諱哉列子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何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

天窮通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閔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恆專有齊國夷齊餓于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天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旣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天自窮自達自

切問齋集卷一

六

貴自賤自富自貧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夫列子之所謂命猶是初無程度期限之氣數氣數誠不可知而天地之中則可知也易言至命中庸俟命孟子立命而此曰定命其義一也學者知其所可知不求知其所不可知此之謂知命

非相

世謂聖人之生必有異表倉頡四目是謂並明顓帝戴干是謂崇仁帝佻佻齒是謂清明堯眉八采是謂通明舜目重瞳是謂無景禹耳參漏是謂大通湯臂再肘是謂柳翌文王四乳是謂含良武王望羊是謂剛強盤古伏羲神農女媧則或云龍身或云麟身或云蛇身至今繪畫羲炎者猶真爲太牢委蛇之狀至於孔子則有反首注面月角日準等四十九表又謂頭似堯項似皋陶肩似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

切問齋集卷一

七

竊謂天生萬物各有種類毛蟲毛而後生羽蟲羽而後生陽氣之所生也介蟲介而後生鱗蟲鱗而後生陰氣之所生也惟人爲倮匈而後生陰陽之精也聖人尤得精氣之極者是以圓首方足四肢九竅外與凡庸無異而內懷聖智開天覺世日月齊光安在狀貌之殊人乎四海之外大荒之野其人有兩頭四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舌交頸反踵馬首獨蹄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歧踵半體聶耳毛身元鬣貫匈離耳無腸蜚頭羽民尾濮豕喙狗頭

厭火流鬼野乂羅刹使其產於中國莫不謂之妖孽

豈謂後之人君無炎黃顓佻之表而遂不足以追三皇五帝之治後之儒者無孔子反首注面諸形而終無與於禮樂詩書之教乎潛夫論曰人之有骨相猶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有所授曲者宜爲輿直者宜爲轅檀宜作輻榆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膏壤雖肥弗耕不穫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信若此者天地所不能

切問齋集卷一

八

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斯可謂知道矣昔者子思適齊齊君之嬖人美鬚眉立乎君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于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內從襁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鬣非伋所病也而世儒乃謂知相之工察骨體之証睹富貴貧賤猶人見盤盂之器知所設用善器必用貴人惡器必施賤

者尊鼎不在陪厠之側匏瓜不在堂殿之上其亦惡知吉凶變化之理哉龜筮傳曰或醜惡而宜大官或美好佳麗而爲衆人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弟篤謹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而身曰安此所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措事曰益官職曰進此所謂吉臣也人主朝臣多賢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曰安主曰尊此所謂吉

切問齋集卷一

九

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也莊王曰善是故騏驥一日而行千里駑馬十舍亦必致之晏嬰長不滿六尺而身爲齊相使其君顯聞于諸侯彼術士者何足以知此乎

禱祠

天施地生高厚無極人生其間莫知所報惟有精意以享庶幾神靈之降鑒然王者所以尊天而重祭其微意可知尊則賤者不敢干重則貧者不能舉明命鬼神以爲黔首則乃以絕地天之通而異民神之業也昔者少昊之衰九黎亂德家爲巫史賢鬼廢人顯頊於是乎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不相侵黷迨至有殷易忠以質敬而亡等失仍尙鬼周人繼之乃辨上下定民志惟天子得

切問齋集卷一

十

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大夫祭門戶井竈中雷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飄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狸沈祭山林川澤以醜辜祭四方百物當此之時民之受田力作者供其牛牲茅菹粟米芻橐以待天子之對越王朝之禮不下庶人故孔子曰郁郁乎文哉言其各有條理也王者父天母地父母之於子至親愛也故常隨王者所居而饗之乃

小宗伯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而燔柴必於泰壇瘞埋必於泰折園正方澤皆在國外之郊而不於所居之官明天神至貴不可以人所狎居之地而瀆享之也今或士大夫歲時祭祀於祖宗五祀之外妄及天神間閻倣效習爲故常甚至庖漏籓溷之旁污穢薰蒸亦布席而禱祠焉非敬鬼神而遠之之道也又叢祠祆廟所在多有賽會迎神繁費無度巫覡卜祝之流妄稱神鬼遇有疾病禱祠相沓其婦女或遠至鄰郡修齋拜佛祈求福祐昔顛頊之教男女不相避於路者則佛之四達之衢今公然出入廟宇無所禁忌此復成何風俗哉應劭言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斂受謝民畏其口懼被祟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爲牛鳴其畏懼如此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功立事在敢斷爲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詔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何能禍人遂移書

切問齋集卷一

十一

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督課部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援祝妄言倫勅之愈急後遂斷無復有禍福矣愚謂方今有司宜如倫禁民出門之祀而後諭以神示尊貴雖天子不敢祭於官中則財業之耗於淫祀者宜少矣古者巫醫卜祝皆設之官故有卜師掌開龜之四兆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民之精爽不貳齊肅聰明者使制神之處位爲之牲器使先聖之後能知山川敬於禮儀明神之事者以爲祝能知四時犧牲壇場上下氏姓所出者使爲宗今或衣食無賴之徒相與比周營利於井邑之中爲人布卦禱祈假撰神名多至百數病家刲羊擊豕而從之事已則若輩割肉歸遺舉家醉飽矣此實民間大蠹謂宜一切禁絕犯者決罰無赦然而有司之法令行於百姓而不行於士大夫故佐天子之有司使百姓回心而嚮道者則鄉大夫鄉先生之責也嗚呼可不慎哉

切問齋集卷一

十二

伎術

九流百家悖道者多合理者少至於陰陽伎術尤盡出于私意而非天理之本然故其失可以立破而非難見也京房之易傳以五星配六十四卦凡十三周而餘一星從鎮星起至歲星止而首尾之交竟刪去熒惑一星郭璞之葬經以二十八宿配六十甲子凡兩周之後復出角亢氐房四星歷十五周四百二十日七甲子而後復始不知星度各有多少東井三十三度三十分觜觴僅止五分今以東井占一日觜觴亦占一日其可乎占卜家以勾陳騰蛇青龍白虎朱雀元武配六爻而謂保蟲三百六十騰蛇爲長星象三百六十勾陳爲長不知大戴記稱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曰龜鱗蟲之精曰龍保蟲之精曰聖人家語亦謂保蟲三百六十人爲之長今以騰蛇當之可乎夫龜蛇皆北方之獸也嫌其不與三方相同而移之中央然則元冥之神曰修曰熙將亦裁減其一而移之中央耶選擇家謂正五九月不宜上官移徙此本佛書言帝釋以正五九月察南贍

切問齋集卷一

三

部洲唐人奉佛因不行刑謂之斷屠月此何損於上官移徙耶且佛氏之說亦何可信彼謂大地有四大部洲故閏四月而巡察一周南贍部洲則常在正五九月也然遇有閏之年不知此閏月中帝釋當在何處乎遯甲家謂九宮貴神司水旱卽今所傳三白圖法也因而又月忌之日以一二三四五數之五值中宮諸事皆忌數至十四二十三皆值中宮故每月有三忌日再數至二十七日三周已盡尙餘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日不知此三日中貴神又在何處乎演禽家以七政配二十八禽不知寅虎卯兔之類皆屬強名卽如寅宮自尾十度起至斗十度止尾宿本十九度今自十度起凡屬尾宿止十度中間歷箕宿十度又歷斗宿十度而後滿於一宮箕爲豹斗爲獬則不得專以寅宮爲虎矣又東方七宿皆屬木南方七宿皆屬火西方七宿皆屬金北方七宿皆屬水今則角爲木亢爲金氐爲土房爲日心爲月尾爲火箕爲水然則東方不得爲木耶又蛟龍本是一類何以蛟爲木而龍則金虎豹亦爲一類何以虎爲火而豹則

切問齋集卷一

四

水還而叩之亦自謂本屬強名也既是強名則角之一宿非木非蛟亢之一宿非金非龍安得謂庚金之命逢亢必凶角亢之辰舟行不吉乎如此之類更僕難終原其所以爲此紛紛總由緩於自修而急於天倖不教人以躬行實踐自求多福而惟誘之以造化陰陽鬼神星象年月甲子之屬其實皆如繫風捕影無一可據而聖賢相傳知天事天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學遂絕不講嗚呼此豈非士大夫之過與

切問齋集卷一

五

羅經

天動而圓圓者圍三故甲乙會亥卯未爲局丙丁會寅午戌爲局庚辛會巳酉丑爲局壬癸會申子辰爲局三分天而互居其二地靜而方方者圍四故亥子丑在壬癸之方寅卯辰在甲乙之方巳午未在丙丁之方申酉戌在庚辛之方四分地而各居其一于主動屬於天故天干自甲至癸莫不可東可西可南可北支主靜屬於地故地支子午卯酉當南北東西之中振古不移吳越春秋曰吳在辰越在巳華陽國志

切問齋集卷一

六

曰巳爲參伐蜀爲井鬼參伐申也井鬼未也若子午之繩繫於南北兩極按今地圖其下南值廣州北值太原未嘗可移而東西風水家不明此理止以羅經之針爲憑不知此針止名指南不名指午指南則巳與未亦南也指午則吳越止有巳巴蜀止有未無所爲午也夫南北之中爲子午之位猶之夜半日中爲子午之時如以吳越之北爲子南爲午何異以黃昏爲子時日出爲午時乎況此針不與子午中綫相值前人已歷言之北極在虛六度之初南極在七星五

度九十二分五十秒而唐一行以針校之則北指虛危之間南指張三度實比南北極偏右二度九十五分明鄭世子載堉又嘗以晷景校之常在午正先一刻零三分刻之一假使吳越之針果指子午亦尚有毫釐千里之辨況去子午甚遠乎聖人之道徑而寡失周官辨方正位辨其東西南北之方正其嚮背左右之位而已此建國之恆規而亦司空度地居民冢人辨公墓之兆域墓大夫令民族葬而正其位之事豈於方位之中復分爲某山某向乃羅經所謂山向

切問齋集卷一

七

又大可笑其說曰十二支乃周天列宿之次舍地道法天雖有十二宮而位分八卦每卦三爻則有二十四位十二支不足以盡地之數故十干取戊己歸中分八干爲四正輔佐然猶未足卦爻之數遂以四隅四卦補成三八夫戊己歸中八干四布是矣奈何同用八卦而艮巽坤乾獨列盤上耶且周天三百六十六度每方各九十度以八干言每位得四十五度以十二支言每位得三十度又天干地支動靜不同今奈何使各占十五度動者不可以動靜者不安其靜東

方寅甲卯乙辰南方巳丙午丁未西方申庚酉辛戌北方亥壬子癸丑總而計之四隅猶各欠十五度遂強以艮巽坤乾四卦填補其間此讀淮南子不審而誤解誤用矣淮南以歲有二十四節氣每十五日而一交故借干支之名以紀其數而又別設報德常羊背陽號通之雜以聯四鉤之際蓋歲氣推行之序而非方向吉凶之位初不借重於八卦也今以術數之學而託之義文之易遂謂八卦有二十四爻按爻分布遂有二十四山不知卦本橫畫自下而上初非豎

切問齋集卷一

六

畫自右而左周易出震見離止以卦言不以爻論孝經援神契始有今之二十四向是豈足爲儒者道耶八卦既已妄謬又益之以九星酉陽雜俎曰九星一日執陰二日叶詣三日視金四日詎理五日防午六日開寶七日搖光八日招搖九日元戈王祿脈訣曰天蓬星太一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土黑天衡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一離火紫今羅經則以一白爲

貪狼二黑爲巨門三碧爲祿存四綠爲文曲五黃爲廉貞六白爲武曲七赤爲破軍八白爲左輔九紫爲右弼此三說者均出臆撰而廉貞本與貪狼相對位在南方今移之五黃旣與翼奉傳顯違又謂天皇大帝卽尊星紫微大帝卽帝星此二星又化爲輔弼夫天皇大帝鄭康成以爲耀魄寶卽李尋傳所謂紫宮極樞太一之神也封禪書曰天神貴者太一馬融尚書注曰太一神在紫微宮神之最尊者然則天皇也紫微也太一也一神而異名耳而今云二星又曰化

切問齋集卷一

九

爲輔弼是一天子而降分爲兩諸侯也輔弼旣是二星一居東北一居正南又有時可合爲一宮是何理耶夫九星者取諸北斗天官家止有天樞璇機權衡鬲陽瑤光餘二星常隱不見故亦無名而此之一白一黑等則太一下九宮之法也乾鑿度謂太一下行九宮周而復始所主者太一而已不謂一宮復各有一星也今強以北斗之九星配合太一之九宮因而造作三元之說一元各主六十年甲子甲戌二十年爲一白甲申甲午二十年爲二黑甲辰甲寅二十年

爲三碧是謂上元又六十年爲中元又六十年爲下元而中元之前三十年則附於上元後三十年則附於下元其中五二十年當五黃廉貞之位又以甲申十年寄乾巽甲午十年寄艮坤如是則名爲三元又實二元且謂六十年爲一元特以甲子一周耳然五日六十時亦甲子一周設謂初一至初五日爲上元初六至初十日爲中元十一至十五日爲下元而中元之前二日半則附於初一至初五後二日半則附於十一至十五中間復各有吉凶之應其孰從而信

切問齋集卷一

三

之此外復有元空大卦試問卦有大小則向之二十四爻布爲二十四山者皆卦之小者耶抑人間所用之八卦不與虛空之八卦相同耶又有元空五行謂地與水法不合則向上五行可取楊光先所謂趙甲宅於街北錢乙宅於街南趙甲之妻孥財帛惟錢乙之命是從者也多指亂視鵝鴨亂聲原其始本欲以欺海外不知日甚一日浸爲流俗患也豈不哀哉

肖屬

事有不可不尋其義者亦有必不可強爲之說者如世俗所云十二肖屬謂取不全之物鼠目少光牛少齒虎短項兔缺唇龍虧聰蛇無足馬虧膽羊上視虧瞳猴虧脾雞無外腎犬無大腸豬無筋宋王逵非之曰子爲陰極幽潛隱晦以鼠配之鼠藏迹午爲陽極顯易剛健以馬配之馬快行丑爲陰俯而慈愛以牛配之牛舐犢未爲陽仰而秉禮以羊配之羊跪乳寅爲三陽陽勝則暴以虎配之虎性暴申爲三陰陰勝

切問齋集卷一

三

則黠以猴配之猴性黠卯酉爲日月之門二肖皆一竅兔舐雄毛則孕感而不交也雞合踏而無形交而不感也辰巳陽起而變化龍爲盛蛇次之故龍蛇配辰巳龍蛇者變化之物也戌亥陰斂而拘守狗爲盛豬次之故狗豬配戌亥狗豬拘守之物也謂取不全者非也庶類萬物豈但十二况無義理何足信乎余謂王說亦非也凡古人所以紀數與其取象皆適然而遇之適然而名之耳昔有人以問王文恪公公曰此非吾儒之所講也雖然嘗聞之於人二十八宿分

切問齋集卷一

三

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豬壁水獮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昴日雞畢月烏酉也背火猴參水猿申也井木豕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於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夫二十八宿有二十八禽今獨取此十二以相配蓋天宮家恐人難以推算故於十二宮各立一宿以爲之主且亦止以赤道十二定宮言之若黃道有歲差太陽之退度則又於十二宮散星之形似者取以象之故子宮又有寶瓶象丑宮又有磨羯象寅宮又有人馬象卯宮又有天蝎象辰宮又有天枰象巳宮又有雙女象午宮又有獅子象未宮又有巨蟹象申宮又有陰陽象酉宮又有金牛象戌宮又有白羊象亥宮又有雙魚象焉凡此皆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近一儒者好言格物致知之學乃謂午爲馬向左而行則申

酉金在焉故征馬向金而驅馳丑爲牛向左而行則歷金而至焉故耕牛繫金而躑躅卯爲兔坎盡酉中坎爲月陰陽相照故玉兔向西而望月酉爲雞離盡卯中離爲日陰陽相薄故金鳳向東而朝陽南北之氣正而長故牛馬之形大東西之氣偏而狹故猪羊之形小然尚屬方隅未若酉雞卯兔東西正位更爲微也鼠宜大而反小土尅故也故掘穴而藏於土夫向金驅馳繫金躑躅與夫玉兔金鳳詞既鄙俚且何以處夫龍蛇虎豹鼠爲土尅何以便小亥自爲土何以仍大於鼠既爲土尅何以復藏於土亦未能顯言其故又曰午爲火寅午一氣而午火出於三八之寅三生數而八成數木成然後火生故馬八月而生按家語大戴禮皆言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今云馬八月而生何所本耶甚矣世儒之膠柱而鼓瑟也

切問齋集卷一

三

辨日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辨鬪問故一曰我以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曰我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言初出近者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升中才如盤盂此不爲遠者小近者大乎言初出遠者曰日初時滄滄涼涼及升中熱如探湯豈非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曰孰謂女多知乎子謂孔子非不能決也乃不屑與辨耳夫天中高外下滂池四隕自北極至南極一百八十二度餘自日出至日入亦一百八十二度餘地在天中自地心上至天頂與其東至日出西至日入以天度圍三徑一中半測之各得六十度餘日行正中與在兩旁有何贏縮而分遠近乎而桓譚新論則云漢長水校尉平陵關子陽以爲日之去人上方遠而四旁近何以知之星宿昏時出東方其間甚疎相離丈餘及夜半在上方視之其數相離一二尺以準度望之愈益明白故知天上之遠於旁也日爲天陽火爲地陽地陽上升天陽下降日正中在上覆蓋人人當天陽之衝

切問齋集卷一

三

故熱於始出時日新從太陰中來故涼王充論衡則云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之以植竿于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下正而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出入邪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人正在屋上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是二說者蓋皆失之桓謂星初出東方相離丈餘及在上離一二尺以此謂中遠而旁近不知人之目力仰視與平視有異今試置兩物於地中間相去三丈人從旁側觀之皆知其爲三丈也若懸兩物於上中間相去亦三丈懸之者知其爲

切問齋集卷一

三

三丈執行路而問之不知其爲三丈也此平視則踈仰視則密之效也王謂屋上人在中與坐人近在東西危與坐人遠三丈之竿正樹則扣棟旁邪則不能扣棟以此爲上近而旁遠夫東西危與中屋之危平列人上故中則與坐人近移而東移而西則與坐人遠今天穹窿如蓋圓轉如球屋上人移而東西則東西下而中間高矣三丈之竿亦復環繞地心上下四旁無不扣棟矣不信地圓猶可并天圓而亦失之謂天平正與地相等可乎東哲曰旁方與上方等旁視則天體存于側故日出時視日大安岌云日初出地有遊氣光不眩目故赤而大無遊氣則氣變白泰西人亦謂夜中水氣上騰太陽自下而上映帶而來晃漾蓬勃以爲如是之大若太陽當空浮翳盡掃真體明淨較旦暮爲小矣由是言之日之大小赤白皆以人之視徑而殊其涼與熱由于陽氣之升降日中時陽勝陰伏日出人時陰陽相雜總不當以去人遠近爲別也

切問齋集卷一

三

稽數

徐幹中論曰聖人察紀律之行觀運機之動原星辰之迭中寤晷景之長短於是營儀以准之立表以測之下漏以考之布算以追之然後元首齊乎上中朔正乎下寒暑順序四時不忒然吾謂天行可以數測天體不可以數稽也嘗見東醫寶鑑引脈訣註有云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冬至之日有一陽上升一日升四百六十里二百四十步至後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即春分也計九十

切問齋集卷一

壬

日陽氣共升至天四萬二千里正到天地之中此時陰中陽半為泰卦其氣變寒為溫萬物發生之時故為春也自此以後陽氣升入陽位亦如前漸漸升至夏至之月并前計一百八十日共升八萬四千里乃到天此時陽中又有陽為純陽乾卦其氣變溫為熱日夏萬物茂盛之時故曰盈也熱極則陰生故夏至之日一陰自天而降亦一日降四百六十里二百四十步亦五日為一候三候為一氣三氣為一節二節為一時即秋分也計九十日陰氣共降四萬二千里

正到天地之中此時陽中陰半為否卦其氣變熱為涼萬物結實之時故為秋也自此以後陰氣降入陽位亦如前漸漸降至冬至之日共一百八十日共降八萬四千里乃到地此時陰中又有陰為純陰坤卦其氣變涼為寒曰冬萬物收藏之時故曰虛也按此亦是五運六氣之餘論但其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及一日升降四百六十里二百四十步不知憑何推算遽得此數據中國諸書則三五數紀天去地九萬里淮南子以為五億萬里洛書甄曜度天地相去

切問齋集卷一

壬

十七萬八千五百里關令內傳天去地四十千萬里論衡天去地六萬餘里靈憲自地至天一億萬六千二百五十里周髀天離地八萬里月令正義天之中央上下正半之處一十九萬三千五百里地在于中是地去天之數其他雜說有謂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有謂天高於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至於今時中西二法精密過古謂天有十二重三者不可考校所測知者日月天也水星天也金星天也日天也火星天也木星天也土星天也恒星

天也宗動天也月天距地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
二里水星天距地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里金星
天距地二百四十萬六千八百一十一里日天距地一千
六百零五萬五千一百里火星天距地二千七百四
十一萬二千一百里木星天距地一萬二千六百七
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土星天距地二萬五千
七十七萬零五百六十四里恆星天距地三萬二千
二百七十七萬餘里宗動天距地六萬四千七百三
十二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莫有與脈訣注八萬四
千里之數相合者其果出於高陽生之說與抑劉元
賓之徒附會爲之與夫約風而絜其短長踵響而度
其高下固不足取資於民用又况其言之不見於中
國諸書哉

切問齋集卷一

三

神氣上

盈天地間日月之所以行星辰之所以陳四時之所
以序百物之所以化皆氣也此氣烏從生乾鑿度曰
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
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
夫氣既有始則必有終而何以充塞周流不竭不止
以迄於今日氣與氣相接而生天地能生人物人物
亦生天地猶之風動而火颺火急而風烈風助火火
亦助風也人物附地而生喙者息岐者行勾者出萌
者達虎嘯于山龍興于淵鳥亂于雲魚游于水至於
人而五官百骸運動知覺莫非氣之所爲此止則彼
行此靜則彼動此衰則彼盛此死則彼生合衆氣以
相媮而曰與天薄天亦不能不隨衆氣以周旋譬之
車然三十輻共一轂輪轉而轂運於中轂運而輪亦
自轉於外也是故人物須天以生天亦須人物以立
天人一氣相爲灌輸民氣和樂禽獸魚鼈咸若則和
氣之蒸有景星慶雲醴泉甘露之類以應之民氣愁
慘上下草木鳥獸不得其性則戾氣之感亦有日食

切問齋集卷一

三

星變山崩地裂之類以應之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蓋民之視卽天之視民之聽卽天之聽矣禮記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人之心喜則口開怒則目張哀則涕零樂則體抃民之於君亦然君仁則民氣舒君暴則民氣促舒促之氣動於下吉凶之兆見於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彗星三見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者一孔子皆與人事雜而書之誠以天氣卽民氣民心卽君心皇建有極而休徵皆至皇之不極而咎徵並集呼吸感通不

切問齋集卷一

三

隔毫髮也夫是氣也循環相生充滿無間原其始乃資乎人物聖人指其氣之精者而名以命之在陽曰神在陰曰靈神靈之號旣出而昭明焄蒿悽愴亦遂動盪於不容已聖人於是制爲祭祀鬼神之禮焉易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此之謂也

神氣下

神無形與質者也有形有質卽物而不神矣嘗觀於夏日之雷所擊者破所觸者死人以爲雷實有神乃天所使以誅惡而懲慝者不知雷亦氣之所爲蓋陽氣爲陰氣所團陰陽相迫隆隆作聲方其作時物適相遭必隨靡爛及乎迫久氣散杳無跡象故知雷卽有神神亦是氣而世人不察繪畫雷形繫如連鼓又一人若力士引椎聲從扣擊而出妄之甚也或曰雷誠是氣無形與質則何以辟歷之楔居然是物曰是

切問齋集卷一

三

莫悉於熊三拔之說以爲氣非日蒸不致上騰當其上騰挾有火情熱乾壯猛土亦隨上火土阻於陰雲上下不得激而爲雷流而爲電電者火光土經火煉凝聚成質下墜於地是成楔形亦有火土自升不遇陰雲挾上之土輕微熱乾遇火便燒狀如藥引則爲夏月奔星其土勢大盛有聲有迹下及於地或如落星之石若更精更厚結聚不散卽爲彗孛是則火土二物能爲辟歷之楔而雷固不能也或曰人被雷擊往往有文篆背以彰過惡若使神無形質安能作書

乎曰此焦灼之迹有如文字耳若果彰人過惡何不
令人能讀知其所坐何罪哉然則君子聞雷必變雖
夜必興豈不以神之可畏乎曰易稱雷洊至君子以
恐懼修省又曰震雷虩虩恐致福也蓋由心存敬畏
無時不然天晶日明尚未敢有一念之肆矧疾風甚
兩雷憑憑兮欲怒乎敬天畏天固夙昔所有事而至
此尤切著耳神俱是氣氣卽能神豈惟天哉凡物皆
然氣聚而神氣散爲鬼明乎神與氣之非二是故可
以知鬼神之情狀

切問齋集卷一

三

切問齋集卷第一終

切問齋集卷第二

述聞中

坎離

六子之卦震反爲艮巽反爲兌獨坎離正反皆同蓋
得乾坤之中畫而其用無之而不備故六十四卦皆
具有坎離之體卽震艮巽兌所爲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者亦無非佐成坎離之用嘗試言之凡卦皆具六
畫而初爲陽二爲陰三爲陽則中有離象四爲陰五
爲陽上爲陰則中有坎象坎上離下則合爲既濟象

切問齋集卷二

一

自其中四爻而言則二至四有坎象三至五有離象
坎內離外則合爲未濟象未已也雷與火一氣澤與
水一物風行於天而本乎地下體半離山出於地而
上乎天上體半坎上經隨蠱爲山澤雷風之卦而水
火之象未成至頤大過而大顯頤雷在山下而有離
象大過澤滅木而有坎象故上經自屯震蒙艮以至
頤大過皆所以致用於坎離而爲上經之終始也下
經咸爲艮兌之卦亦山澤也恆爲震巽之卦亦雷風
也中更損益漸歸以至中孚小過而水火之象又顯

中孚澤上有風而有離象小過山上有雷而有坎象
故下經自咸恒損益漸歸以至中孚小過皆所以致
用於既濟未濟而爲下經之終始也然乾坤之用坎
離也坎又常重於離上經泰否以前乾爲主坎先用
事屯蒙需訟師比凡六坎而離不與泰否以後坤爲
主離始用事同人大有噬嗑賁凡四離而坎亦不與
六坎四離陽饒陰乏此並用之中而微有扶抑之權
者也而坎離之效用於乾坤也則又有互根之妙離
本陰卦而附乾爲用坎本陽卦而附坤爲用乾宮八

切問齋集卷二

二

卦晉爲遊魂大有爲歸魂晉大有皆離火而離宮八
卦訟爲遊魂同人爲歸魂訟與同人又皆乾也坤宮
八卦需爲遊魂比爲歸魂需比皆坎水而坎宮八卦
明夷爲遊魂師爲歸魂明夷與師又皆坤也至於火
日內景金水外景內景陽在外故離外實而內虛然
內雖虛而人不能入則虛而有實之用也外景陽在
內故坎內剛而外柔然內雖剛而物無不容則剛而
兼柔之用也以八方而言則爲南爲北以四序而言
則爲暑爲寒以代明而言則爲日爲月以卦候而言

則爲戊爲己陽燧向日而然是太虛皆火也草木不
擇地而滋是大地皆水也坎離爲乾坤之大用豈不
信哉

切問齋集卷二

三

大衍

晏一齋曰今之河圖大衍之圖也予始疑之既而考尋經義則晏公之說良是問者探著求卦之法雖似出於聖人之獨智而其始不能無因曷因乎因乎天地天地一陰陽也陰陽無象像之以奇偶奇偶非數數之以一二有一則三五七九皆奇數有二則四六八十皆偶數數至於十而十復為一大傳所以有天一至地十之文也十者成數之終五者生數之終生之謂易故天數有五地無成而代終故地數亦五

切問齋集卷二

四

惟五具生生之理故一得五而合六二得五而合七三得五而合八四得五而合九五自得五而合十又惟其合也故揚子雲以為一六共宗二七為朋三八成友四九同道而五五相守自位乎其中此聖人之立文所為言下成象者如此積一三五七九為二十有五積二四六八十為三十總之則五十有五凡天地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此一三五七九二四六八十之數為之而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所以共宗為朋成友同道者又皆居中之五十為之此大衍之

著所以取數於天地之中而止於五十也五十本法

天地而其用止四十有九何也曰太極函三為一三

而三之則九故諸圓相等極於二百七十一算法二百七十

一枚而諸方相等極於三百六十一棋局三百六十

從九起數虛一不用故圓象天三三九二百七十而

成六觚方象地四四九三百六十而列八位四正四隅倍

其三而圍六則九其六而得旁周五十四倍其四而

圍八則九其八而得旁周七十二圍方者天地自然

之象也其數亦天地自然之數也天地皆虛一不用

切問齋集卷二

五

故大衍之著亦止用四十九也先儒或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或以太極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十四氣為五十或以八卦六爻加乾坤二用為五十或以生數一而二二而四三而九四四十六五五二十五為會於五十其於四十有九又或以減六象六爻之數或以天一居尊不動天五退藏於密止以四十有九為用皆求解於傳文天地之外而為此紛紛也或曰五十居中為大衍所取數則既問之矣而後之衍而為圖者乃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

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何也曰漢志言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自一至五爲生數自六至十爲成數易雖不言五行而圖之出也必在京房郎顛以五行言易之時且與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八卦之方位相合所以上下左右之位置亦遂附會而爲此也注疏大衍節在前天數五節在後天一地二節又在夫易何爲者也節前班書程傳兩經移改而後其文燦然漢人及見未譌之本是以觀聖人言下之象而圖之於紙第先儒之說

切問齋集卷二

六

似先有此圖而聖人照本錄出以爲大傳如晏公所
言則是聖人先有大傳後人照本繪出以有此圖今
不曰大衍圖而曰河圖其果何所本歟

卦氣

諸家言易莫不善於以卦爻配時令蓋天有疇零卦無增減三百八十四爻止可以配有閏之年而不足以定無閏之歲其術有以乾坤二卦配十二辰者有以十二辟卦配十二月者有以八經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者有以坎離震兌分主四時而六十卦畫配三百六十日其五日四分日之一均之六十卦以爲六日七分者支離牽合總非確義此卦氣直日之法朱子所以不取也而後之假易言數者又嘗屢變

切問齋集卷二

七

其說以求一當如史繩祖學齋估畢欲依上下二經之次謂卦氣非起於中孚乃中孚起於甲子蓋乾配甲而起於子坤配乙而起於丑故六十四卦歷乾之甲子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坎離而上經三十卦盡又歷咸之甲午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節而周六甲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餘中孚小過既濟未濟四卦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如震離兌坎之例則是中孚與乾同起於甲子也朱載堉律法融通則欲以邵子方圖中震巽恆益爲羣卦之宗震春分巽秋分以

風雷爲驗也益雷在內風在外恆風在內雷在外冬
至夏至之象也除此四卦其餘六十卦以冬至日爲
復初九而次之以頤屯既濟家人大寒日爲臨初九
而次之以明夷賁損節雨水日爲泰初九而次之以
大畜需小畜中孚春分日爲大壯初九而次之以歸
妹豐離噬嗑穀雨日爲夬初九而次之以大有睽兌
革小滿日爲乾初九而次之以履同人无妄隨夏至
日爲姤初六而次之以大過鼎未濟解大暑日爲遯
初六而次之以訟困咸旅處暑日爲否初六而次之

切問齋集卷二

八

以萃晉豫小過秋分日爲觀初六而次之以漸渙坎
井霜降日爲剝初六而次之以比蹇艮蒙小雪日爲
坤初六而次之以謙師升蠱遁時潘稼堂檢討又欲
據邵子圓圖位次以八純卦各統七卦而七卦之下
三爻則於純卦中除出三爻八卦共除二十四爻適
得三百六十爻舊以震離兌坎四卦之爻分主二十
四氣而坎初六主冬至九二主小寒六三主大寒六
四主立春九五主雨水上六主驚蟄今則以震之初
爻主冬至二爻主小寒三爻主大寒離之初爻主立

春二爻主雨水三爻主驚蟄以逮坤之初爻主立冬
二爻主小雪三爻主大雪其三百六十爻則自復初
爻至屯三爻當冬至屯四爻至噬嗑三爻當小寒噬
嗑四爻至无妄上爻當大寒明夷初爻至既濟三爻
當立春既濟四爻至豐上爻當雨水離四爻至同人
上爻當驚蟄以逮否初爻至晉三爻當立冬晉四爻
至觀上爻當小雪比初爻至坤上爻當大雪其爲說
益巧矣篤而論之天運循環節氣消長自鴻荒開闢
已然伏羲畫卦以聖合天就天視之已屬後起之端

切問齋集卷二

九

有卦爻亦然無卦爻亦然天固無藉於易聖人作易
所謂與天地準彌綸天地之道者亦止其大致如此
非必寸寸而度之銖銖而稱之也後儒談易乃似弈
棋以天地爲枰六十四卦爲子黑白互爭東西易位
卒之於子徒勞於枰無補也無論其他卽邵子皇極
之數學者莫不推尊以爲精之又精亦終不可施之
於用故黃梨洲嘗謂皇極一元十二會爲三百六十
運一會三十運爲三百六十世一運十二世爲三百
六十年一世三十年爲三百六十年一月十二月爲

三百六十日一月三十日爲三百六十時一日十二時爲三百六十分一時三十分爲三百六十秒自大至小總不出於十二與三十之反覆相承以掛一圖之二百五十六卦分配凡一運一世一年一月一日一時各得四爻其爲三百六十者盡二百四十卦餘十六卦分於二十四氣亦每氣得四爻以寓閏法於其間不論運世年月時莫不有閏推求其說多有可疑夫自一年成數言之爲三百六十日自十二月言之爲三百五十四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

切問齋集卷二

十

五日三時自閏歲言之爲三百八十四日今以康節之術按之於法辰法三百六十其數皆以秒言日法四千三百二十月法十二萬九千六百歲法一百五十五萬五千二百世法四千六百六十五萬六千運法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會法一百六十七億九千九百一十六元法二千一十五億五千三百九十一萬皆成數也在一月爲三十日於朔策強二千一百六十於氣策弱一千八百九十在一年爲三百六十日於歲實弱二萬二千六百八十於十二朔實強二

萬五千九百二十既已不可施用乃於二氣相接之際各增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日之數然三百八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月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於朔實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策只四萬八千六百今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者見之於年月日時者也就如此說增此四爻亦當增之於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於卦其爲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也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運準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三百五十四以世準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其畸零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四氣策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運世庶乎可通耳易與天數本難強通其說雖煩終於鶻突而不可用也

切問齋集卷二

十一

萬五千九百二十既已不可施用乃於二氣相接之際各增一日以爲閏以準一年三百八十四日之數然三百八十四日有閏之歲也閏雖每月有之亦必積之三歲兩歲而後滿於朔實故有三百八十四日之歲若一歲之閏策只四萬八千六百今概之三百八十四日是歲歲有閏也豈可通乎且所謂閏者見之於年月日時者也就如此說增此四爻亦當增之於三百六十之中徒增之於卦其爲三百六十者如故是有閏之名而無閏之實也是故運世歲無閏而月日時有閏六者不可一例一年之日三百五十四以運準之則少六日一月之時三百五十四以世準之則少六時康節必欲以十二與三十整齊之其畸零可抹殺乎如以康節之數而立法歲實一百五十七萬七千八百八十朔策一十二萬七千四百四十四氣策六萬五千七百四十五閏法四萬八千六百由此推而上之爲元會運世庶乎可通耳易與天數本難強通其說雖煩終於鶻突而不可用也

閏月上

一年常數凡三百六十日自二十四氣言之爲三百六十五日三時餘五日三時爲氣盈大率三十二月當置一閏每月合得三十日餘自十二月朔言之爲三百五十四日三十七刻零二不盡少五日七時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置閏每月惟二十九日餘氣朔參差不能齊一則觀中氣所在閏前之月中氣在晦閏後之月中氣在朔無中氣則爲閏月此唐虞相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之大端沈氏括曰陰陽消長萬

切問齋集卷二

三

物生殺變化之節皆主於氣今乃專以朔定十二月而氣反不得主本月之政時已謂之春而猶行肅殺之政則朔在氣前徒謂之乙歲之春而實甲歲之冬時尚謂之冬而已行發生之令則朔在氣後徒謂之甲歲之冬而實乙歲之春是虛名之正二三四反爲實而生殺之實反爲寓何如用十二氣爲一年更不用十二月直以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爲仲春之一日大盡三十日歲歲齊盡永無閏餘則四時之氣常正日月五星亦自隨之余按回回法以三百

六十五日爲一歲歲有十二宮宮有閏日凡百二十八年閏三十有一日又以三百五十四日爲一周周有十二月月有閏中凡三十年閏十有一日歷千九百四十二年而宮月甲子再會泰西法以太陽爲歲自今歲冬至至明歲冬至三百六十五日分十二月三十日或三十一日爲一月所餘四分度之一積四年而爲一日故每四年閏一日有閏日之月無閏月之年此卽沈氏所欲以十二氣爲一年之法然回回泰西仍有閏日所謂歲歲齊盡永無閏餘者亦考之

切問齋集卷二

三

未密矣梅氏文鼎曰晦朔弦望易見者也節氣過宮難知者也敬授人時莫如用其易見之事而爲術以通之此最爲名通之論若如沈氏所云則月之首日或用朔或用望或用上弦下弦或非朔望上下弦倏忽變遷使民耳目俱失所主豈聖人治政明時之意哉或者謂節氣過宮專以斗建爲憑則卽以斗建紀年亦非難知如孟春之月日在營室則日月會于辰訾而斗建自指寅宮仲春之月日在奎則日月會於降婁而斗建自指卯宮觀斗所建以命四時不較

捷於晝考日景夜驗中星耶是不然斗建有歲差昔之孟春建寅今已移而建丑昔之仲春建卯今已移而建寅豈可以建丑建寅之北斗著爲孟春仲春之月令乎假使歲歷萬二千七百有五年餘之後日躔月離以及昏旦中星一切與堯時相反尚以斗柄所指定爲此月節氣所在何以異乎刻舟而求劍哉沈氏此論謬之甚矣

切問齋集卷二

古

閏月下

春秋文公元年閏三月左傳曰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孔氏正義據漢志云文公元年距僖公五年辛亥二十九歲閏當在十一月後今三月已置閏嫌閏月太近前杜氏註以爲僖三十年閏九月文二年閏正月法當在僖公末年誤於今年三月置閏嫌閏月太近後而崑山顧氏鄴縣萬氏皆謂古人置閏必在十二月之後故曰歸餘於終魯改舊法置在三月故爲非禮宣城梅氏亦謂

切問齋集卷二

五

閏月之說其一謂無中氣爲閏月此據左氏舉正於中爲說其一謂古閏月俱在歲終此據左氏歸餘於終爲說余謂舉正於中歸餘於終豈可分爲兩事哉上古日元必以日月全數爲始於前更無餘分此日爲術之端始故曰履端於始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取中氣以正月故言舉正於中月朔與

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之一月則置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此言取中氣以正月則月皆有中與辰相值因得命爲某月若餘日所積雖多至一月而氣偏不中不得據偏氣以命月故置之爲閏而後月乃又適得中氣以正月漢志所謂朔不得中爲閏月二者互根不得相離也今謂必在十二月之後則雖積滿一月而姑不爲閏直俟歲終乃以後月之三十日附於前月以爲閏月是前有無中氣之月後有有中氣之閏證諸經傳難以盡合錫山

切問齋集卷二

六

顧氏曰昭公二十年閏八月戊辰殺宣姜及其餘傳文閏在中間者甚多不得謂春秋閏月俱在歲終且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一不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夏之一月入於秋而時不定子之一月入於丑丑之一月入於寅而歲不成故必以此積餘之日隨時而爲之閏應閏之月卽是歸餘之終非十二月乃爲終也周禮太史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賈氏疏曰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四門十二月聽朔於十二堂閏月各於其時之門禮記玉藻閏月則闔門左

扉立于其中鄭氏注曰聽朔于其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皇氏曰明堂有四門路寢亦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明皆隨時置閏故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然則文元年閏三月之爲非禮何與曰此言推術者之失也漢志曰魯御不正以閏餘一之歲爲菑首故春秋刺十一月乙亥朔日有食之於是辰在申而司御以爲建戌史書建亥哀十二年亦以建申流火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之不伏自文公以後百有餘年莫能正御數故月之先後每以所測而移或失之太前或失之太後以是爲非禮云爾

切問齋集卷二

七

兩戒

百川莫大於江河五岳莫尊於泰岱而禹貢導山之
文分爲南北兩條兩條之中又分而爲二鄭康成所
謂四列者也唐一行以爲天下之象存乎兩戒北戒
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
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
貊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
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栢自上洛南逾江漢攜
武當荆山至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

切問齋集卷二

六

南紀四列兩戒並有太華而不及岱宗惟朱子之書
以爲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明于
慎行岱史序曰岱者中條之所底蓋馬融王肅嘗以
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尾爲中條嶓冢至敷
淺原爲南條也李文貞公尚書注曰岱爲嶽宗用表
青徐之眇曾因入對備聞山東諸山之脈自營州跨
海而來且謂禹貢四條之山但以中原脈絡可見者
言之北不逾塞垣南不逾嶺徼泰山之脈既自塞外
橫海而來自登萊以至于青徐而江浙閩廣之脈又

皆自嶺外迴環抱江而上自江右之大庾嶺分支南
盡於閩廣北盡於江浙推其所自來皆非中原之山
而塞嶺以外之山禹跡所未至故於導山諸條闕之
是說也予嘗證諸朱子之言而信朱子曰江西山皆
自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閩中却是自北而南又曰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
來水多北流然則一行所謂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
嶺徼達東甌閩中者甚是而猶未盡也一行又謂河
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相會

切問齋集卷二

九

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爲表
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達華陽
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
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今按河源出崑崙自
唐劉元鼎元都實明宗泐及
國朝侍衛拉錫侍讀舒蘭先後履訪乃始得實以爲
今之庫爾坤山卽古之崑崙當今方輿路程北三
十六度西二十度東
則河源西南爲巴撒童刺木山山麓爲木壘烏素河
卽大金沙江源此據新喻晏氏斯盛禹貢解方輿南
路程常北三十二度半西二十度

北相距僅三度半東西相準而河源之南金沙江源之北皆高山聳峙卽庫爾坤矣臨川李氏以爲河源在其北已東趨陝西又折而北直趨塞外鄂爾多斯又東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南由延安入陝再折而東以入於海江源在其南亦東南行已與四川相近復南行直趨雲南行千餘里然後折而北由雪山入川再折而東以入於海兩大川始而相背終而相向有若黻文亞字亦天地之奇夫水可南北流各循塞徼之外紆迴數千里復入中國以歸大海則山脈之北

切問齋集卷二

三

出塞垣南循嶺徼者其亦必回抱中原北自營州越海而爲秦岱南自大庾度嶺而爲江浙閩廣諸山信矣此皆足以補備兩戒之說而又以見大地山河之形勢至

熙朝而益加昭晰也

關雎

關雎一篇鄭孔皆從序義謂后妃求淑女惟集傳以爲宮中之人形容文王之求后妃於是輾轉反側之憂琴瑟鐘鼓之友樂皆舉而歸之文王然竊疑文王逮事太王岐嶷之表固自童齠而異之秦伯仲雍以此遠遜荆蠻大邦天妹獨不爲早陳采雁乎且以文王九十七武王九十三計之親迎之期正當在文王弱冠之年其時卽非太王亦必王季主之何待輟其一日三朝問安視膳之誠而涉於知好色慕妻子之

切問齋集卷二

三

嫌乎太姒有莘之女去岐西千有餘里謂求女四國皆世子之所自爲恐不其然故謂文王求后妃而寤寐反側爲妾媵所窺適足爲文王之累謂后妃求淑女不但明聖母之不妬忌而文王之刑于寡妻者亦可並見矣當日者文王以鹿鳴求賢於外后妃以關雎求賢於內詠之者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於是麟趾呈祥螽斯衍慶遂以開周家八百年之丕丕基后妃之德夫孰非文王之德哉說者謂哀樂之感於男女爲切摯若女與女情

好本淡以求女言后妃之不妬而聖人目之以不淫
傷則轉屬婦女恆情而不足深異洵如是也將謂文
王求后妃而遂可目之以哀樂耶毓德青宮上有祖
父配耦之賢否結禡之早晚惟命是俟樂則宜之哀
何可言此愚所以反覆推尋而不安於去序也

大戴禮云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
陳氏樞云文王二十四生武王

切問齋集卷二

三

柏舟

柏舟以下五詩並爲莊姜所作集傳改仁人不遇爲
婦人不得於其夫而亦疑其出於莊姜但未決言之
耳今按詩序曰綠衣莊姜傷己妾上僭夫人失位而
作也燕燕莊姜送歸妾也日月莊姜遭州吁之難傷
己不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也終風莊姜遭州吁之
暴見侮慢不能正也四詩次第故自井然蓋綠衣作
於莊公未薨之前燕燕以下作於州吁既亂之後方
其生而不相得也則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及其歿
而不忍忘也則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詞氣深婉絕
無怨懟至於日月終風則其詞變矣曰乃如之人德
音無良曰終風且暴謔浪笑傲似此深惡痛絕豈得
不爲州吁發而乃以加於莊公不與前二詩大相違
異乎故舊說自明而集傳改爲不見答於莊公則無
以見莊姜之賢德而亦失編詩之序矣至於四詩之
首冠以柏舟則其煩冤悱惻情餘於詞真可爲不見
答於莊公之證朱子之言誠非無見也間嘗舉其詞
而尋繹之首章以柏舟自喻汎汎中流無所倚泊而

切問齋集卷二

三

意中難言之隱耿耿達旦無術能消含得通篇意思
在內其時州吁有寵必成禍亂莊姜先見之明固已
照及故二章有匪鑿之喻其曰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明指完與州吁而言外廷雖有石碯之忠而言不見
聽故往愬而懼逢其怒也三章言處此之時雖欲少
變我之性行以求容悅而我心固匪石匪席而有所
不可卽禮儀酬接之間亦不選擇去取以博其一權
矣四章則見左傳所云賤妨貴少凌長遠閒親新聞
舊小加大淫破義之類顯然相逼命之不振惟有拊

切問齋集卷二

五

心自悼而已五章指日月以喻莊公之昏蔽言雖潔
清如我常如負垢而無由洗濯則其無所申訴之情
亦付之不可奈何而安之若素故曰靜言思之不能
奮飛李文貞曰周初女德莫聖於太姒以後女德莫
賢於莊姜聖人以此五詩遙對后妃之三作而爲變
風之首豈得謂漫無深意哉朱子之於柏舟已見及
此雖日月終風之序不改可也

載馳

許穆夫人與宋桓夫人爲女兄弟而於衛之爲狄所
滅也宋桓公逆諸河上衛之遺民七百三十人益之
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而立戴公以廬於漕戴公卒
又迎文公於齊而立之宋桓之有大造於衛以其夫
人故也許之君臣不聞出一籌以紓衛難將畏狄而
不敢耶則太怯背衛而不恤耶則太忍其詩曰許人
尤之衆穉且狂怨之甚也又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則責備之深而并示以設施之畧大邦者其時齊方

切問齋集卷二

五

創伯文公久處於齊能定衛者必齊矣左傳曰許穆
夫人賦載馳齊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
人以戍漕僖之二年封衛于楚邱齊之出師若專以夫人
此詩者或許之君臣因此控救於齊或載馳之篇自
達於齊人之耳皆不可知而編詩者卽以附於定之
方中諸篇之後其必由此矣若夫宋桓夫人蓋被出
而反於衛者其救衛也似無與夫人事然吾謂兄弟
昏姻之國而有死喪急難之憂其情本有所難忍况
夫人在宋未聞失德其被出也或牽於一時之法制

如惡疾之類而非其自取觀於河廣之詩蓋早在衛未播遷之前故曰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子望之以夫人之不能忘宋知宋之亦未甚絕於夫入也太史公稱公病太子茲甫讓其庶兄曰夷爲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而說苑亦有臣之舅在衛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之語故宋之於衛雖睦鄰救患之道宜然而究必以夫人之故然宋桓亦因齊而成事不及許穆夫人早有控于大邦之言尤出於宋桓夫人上矣學者拘於舊說於許穆夫人止謂嫁女不得歸寧於宋桓夫人則謂宋襄卽位其母思之經雖明言河廣而必曰當作興體試問三百篇亦有以國中無之山川輿地起興者乎失之遠矣

切問齋集卷二

美

黍離

黍離降爲國風乃雅不復作非雅亡也卽曰雅亡而風詩固在豈得曰詩亡哉考平王之世變風方盛齊變於懿衛變於夷陳變於厲唐變於共和秦變於宣曹變於惠邨無世次魏無世家其詩皆在夷厲平桓之間列國之詩作於桓莊釐惠襄頃之世者爲多衛州吁鄭叔段齊文姜晉成師秦三良陳夏姬其人其事並在春秋之世儒先求其說而不得遂以雅亡當之果爾則成康以後頌聲久息必當先以頌亡爲詩亡矣夫頌不作而雅尚存雅不作而風尚存此詩之降也非詩之亡也隆盛之時則有隆盛之詩衰季之時則有衰季之詩無論十五國之美刺皆詩卽自漢迄今樂府歌行五七古近之作豈得不謂之詩而曰自東遷時固已亡之耶然則詩亡春秋作直謂風雅俱亡可矣周之初封建徧天下如王制所言九州之內千七百七十三國春秋時存者猶百數十國其見於經者七十五國假令諸侯歲有一二詩之錄其所哀輯當孔子時恐司馬遷所謂三千篇未足以盡之

切問齋集卷二

美

而今僅存邶鄘衛之三十九篇鄭之二十一篇齊之十一篇唐魏之十九篇秦陳之二十篇鄆曹之八篇而已其餘他國更無聞焉豈非風詩之亡者多乎且周自康昭下逮孝夷歷年二百中閒覲饗錫賚與一切講武修文之政豈無一二雅詩之作而今所存者止文武成厲宣幽六王之詩而已此豈非雅詩之亡者多乎夫二百年無一雅詩不謂之詩亡而平王以後不爲雅詩則謂之詩亡此亦不通於理之甚者也故夫詩亡者蓋自幽王有犬戎之禍西京文獻蹂躪其十二三平王徙居東都播遷之際又散佚其十四五而先代所徵諸列國藏諸柱下者其存也無幾矣孔子蓋曰昔者四方之詩聚於朝廷後世猶或亡之矧今天子不巡狩諸侯不貢詩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美刺混淆是非貿亂我能無懼乎此春秋之所爲作也豈直爲黍離降國風已哉

切問齋集卷二

天

南陔

南陔六篇據詩序則當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爲次毛詩則又以魚麗南陔白華華黍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由庚崇邱由儀爲次集傳據儀禮之文移南陔白華華黍於魚麗前而下以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邱南山有臺由儀爲次且定爲有聲無詞之說焉愚竊疑之凡樂必由詩而作有詩故有辭因以有名與義如南陔白華華黍等是其名也孝子相戒以養孝子之潔白等是其

切問齋集卷二

天

義也無其辭則名與義皆不顯不可爲詩而八音亦無所附麗不得爲樂矣鄭氏於儀禮註曰其義未詳蓋未見毛詩也及爲詩箋之時則曰有其義而亡其辭蓋據孝子相戒以養等語也有其名有其義而特亡其辭此亦明白而無疑者矣而後世乃同聲以爲無辭使其果然則南陔白華等名何自而來既無其辭自無其義他詩之有義可陳者多矣何偏取此無其義之六篇以樂賓必不然矣鄭氏樵曰此六詩皆主於笙雖有其聲舉無辭句束皙補笙詩皮日休補

肆夏不知六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詞之可傳也愚則謂既知舉無詞句尚得曰此六詩又曰六詩乃笙詩耶呂氏叔玉曰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鄒氏肇敏因亦曰南陔即天保白華即頌弁華黍即常棣由庚即瓠葉崇邱即伐木由儀即菁莪此皆以臆爲說不足憑信然肆夏樊遏渠僅見於春秋傳而詩無其目猶可漫指一詩以實之若南陔六篇其目明列于經不得以天保頌弁諸詩代之又可知矣本篇既無其詞他詩又不可代則其播之八音

切問齋集卷二

三

當於何宮起調何宮畢曲豈能撮空蹈虛而成聲律耶古者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說者謂勺於鑠之詩象維清之詩然則舞蹈且須有辭何況樂哉又按金奏肆夏亦非謂肆夏無詞不可以歌鄭氏曰金奏擊金以爲奏樂之節孔氏曰樂之初作皆擊金奏之春官鐘師以鐘鼓奏九夏是也論語始作翕如也註云始作謂金奏又左傳歌鐘二肆是歌必以金奏之也然則金奏肆夏之三亦應有工歌工歌文王鹿鳴之三亦應有金奏不必以金奏工歌強生

分別也

切問齋集卷二

三

楚茨

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舊皆以為刺幽王固不見其有刺意集傳謂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宗廟則亦於皇尸君婦等語難解惟以為幽雅者則詩有祈甘雨樂田畯與周禮籥章之文相近然尚有疑者七月周公所自作周禮亦周公所手定謂七月為幽風乃後之編詩者以其無可附麗因以東山鴟鴞諸詩彙為一處而目為幽風明非周時列國之詩也三百篇非周公所自編安得自定所作之詩為幽風乎

切問齋集卷二

三

既無幽風又安有所為幽雅幽頌者而乃於治定制禮之曰大書於籍曰歛幽詩以迎寒暑幽雅以樂田畯幽頌以息老物乎先儒或謂風中自有雅頌或謂幽雅幽頌已亡朱子則欲以楚茨諸詩當幽雅思文諸詩當幽頌皆不知七月之為幽詩本出於後世編詩者之意而周公初不與知之也然則周禮之文其殆不出於周公乎先儒往往謂周禮為劉歆所竄則此文者其殆亦出於劉歆之徒而決非周公所自言矣

韓奕

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諸侯以職任言不以地勢言韓在馮翊密邇宗周而去追貂絕遠今日其追其貂奄受北國此與周召分陝而身為王朝卿士無殊先儒以封申城齊相提並論其實適申適齊皆由韓往韓實關陝門戶而非止北方之鎖鑰也蘇秦誇其形勝曰北有鞏洛成臯之固西有宜陽常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涇山詩人言其風土則曰川澤訏訐魴鱉甫甫麀鹿嘯嘯有熊有羆有貓有虎以其形勢

切問齋集卷二

三

財實而奉天子錫命洵足以控禦三方豈徒北國已哉乃其西面而朝周常在諸侯之先戎人內侵勢亦足以相制不再傳而幽王黜后廢嫡韓人乃坐視申戎之為亂不聞扼其要害少限戎馬之跡所謂幹不庭方者何在哉水經注聖水又東南逕韓城詩韓奕章曰溥彼韓城燕師所完王錫韓侯其追其貂奄受北國鄭康成曰周封韓侯居韓城為侯伯言為險夷所迫稍稍東遷也王肅曰今方城縣有韓侯城世謂之寒號城非也此則專以地勢言與燕師所完奄受

北國之文相近然先儒皆不遵故止就舊說論之

切問齋集卷二

三

三頌

頌者郊廟祭祀之樂章王者以其成功告于天祖者也苟非天子安得有頌而有駉四詩猗那五詩其遂歌於魯宋之廟中乎夫古者禮樂征伐自天子出雖其勳貴非有賜不得用樂故曰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夔將之宋之賜樂與否古無所考魯則嘗有賜矣而如謂所歌之樂卽此諸詩恐不其然何也宋爲商後頌其先世之樂也自少師抱器歸周必併其樂章而獻之示臣服于周不當復用天子之樂以汶學士大夫不得見其文伶人樂官亦莫傳其業迨至戴公之世正考父校商詩於周太師而錄其十二篇於是宋之君臣雖得見其文而亦不以被之宮懸歌之宗廟以終守其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故數傳而至孔子時又止存其五篇也向使宋既臣周而猶然備一代之樂則是宋之烝嘗歲以之衍祖宋之瞽史世以之肄習戴公之前不至亡其十二戴公之後又不至亡其七篇已若夫魯則郊廟祭祀僭擬王朝然意其所歌者卽周頌之三十一篇而四

切問齋集卷二

三

詩不與焉何者魯所宜頌無若周公魯公使周公魯公而有頌當作於成康之世考公之前乃三百年寂無所聞豈周固賜之而魯固不用之哉吾知如明堂位所云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必歌思文也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必歌來雝也夏禘秋嘗冬烝春社秋省必歌噫嘻豐年載芟良耜也先儒亦言魯之所用或卽周頌清廟之類彼季孫行父曷爲復請于周爲此禱媚僖公之詩哉昔歐陽氏劉氏皆謂僖公無克淮夷伐戎狄服荆舒荒徐宅海邦蠻貊莫不率從之事

切問齋卷二

美

而季孫行父卒於襄公五年姑以享年七十爲準在僖公薨年行父止十有一歲安有八九歲時請命作頌之理然則此四詩者不可知其作於何時而其辭又不能更過於配天立極之美其不以歌於廟中也明甚而近時張鳳岡作詩貫始言駟伯禽考牧之詩有駟伯禽燕飲羣臣之詩而泮水則孝公修學興教之詩惟闕宮一篇乃行父所請史克所作按孝公之立當宣王三十二年而命召虎征淮夷在宣王二年今此詩盛稱淮夷攸服則不當孝公之世何以知此

必非僖公耶又謂淮夷來同十五年會淮也遂荒徐宅是年公孫敖率師救齊也南夷率從則二十一年楚人使宜申來獻捷也事皆不盡子虛其詩作於僖公生時而行父請周得列爲頌自在公沒之後以此破歐劉二家之論然考牧燕飲不可以陳郊廟則魯之所用仍不出先儒所言周頌清廟之類矣

切問齋集卷二

美

四始

或問四始之義予曰自一至十則一為其始此感彼應則此為其始是故官闈者國風之始政事者二雅之始功德者三頌之始詩序云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宮闈之化亦本君身故曰繫一人之本又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有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而補傳解之曰本於一國之君有

切問齋集卷二

三

善有惡此風之始也言其天下之政有小有大此小雅大雅之始也美德之形容而致功之可告神明此頌之始也詩之為詩無以加此故曰詩之至也迨自太史公以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為四始於是止據經之首篇為言其實非也易之乾坤咸恆書之堯典禹貢湯誓泰誓詎可加以二始四始之名倘有謂風終狼跋小雅終何草不黃大雅終召旻頌終殷武是謂四終者又將何以正其非是耶昔人固嘗疑此是以孔穎達有曰國風二雅周頌人君行之則興廢之則

衰是興衰之始故曰四始此為後之讀詩者言之如

謂行之則興廢之則衰又何經不然乎王介甫則曰風雅頌雖相因而成而序不相襲故謂之四始夫風自為風雅自為雅頌自為頌所謂相因者何風雅頌開卷數篇皆本文王所謂序不相襲者又何凡此皆不讀古序之過也以諸公有功經學之人而立說如此何況近世刊本苟趨簡便於詩傳後刪去朱子所附刊誤一編經生家至有白首不見詩序者宜乎初不究心於此矣夫六義四始並見詩序然風賦比興

切問齋集卷二

三

雅頌前載周禮故後人未至迷謬至四始之名前無所承而又往往廢序以言詩沿誤至今口傳以熟彼鄭康成且引緯書以解之小生鄙儒顧安問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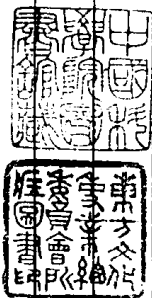
切問齋集卷第二終



切問齋集卷第三

述聞下

家祭



廟制復宗法行而後可舉始祖之祭雖祭始祖士庶人必無祧主合食之禮惟使人得各祭其高曾祖考乃為便於民而宜於俗是何也始祖者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廟制既失宗法不行族衆離析譜牒散亡不知何人當為大宗因而妄尸宗子之任以為我學伊川伊川之祭始祖猶之孟韓之任師道也設又

切問齋集卷三

一

有族人焉以為當今孟韓惟我耳伊川之責我當任之人自為禮家自為尊必至於人盡祭其始祖近者江右此風最甚戴姓之人至奉戴媯為其始祖以此傳笑四方藉為口實本以復古而適以亂俗朱子所以謂不盡當祭而家禮一書特去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意深遠矣我故曰廟制復宗法行而後可舉始祖之祭然始祖雖不盡當祭而固有祭其始遷之祖與始為大夫者報本追遠誠亦不禁其主宜百世不改自此以下則皆在遷毀之列古者始死立重三

虞卒哭徹重理之重亦主也埋瘞之制自昔然矣不得歸咎魏晉也瓊山邱氏謂始祖親盡藏其主於墓所大宗歲率宗人一祭之此則藏主於墓而不在祠堂又曰其第一世以下祖親盡及小宗之家高祖親盡則遷其主而埋之歲率子孫一祭之此則埋主而不藏祧室况乎祫祭禮之至大者天子植祫祫祫嘗祫烝諸侯祫祫祫一植一祫嘗祫烝祫而又祫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祫凡四時之祫止饗羣廟之主於太廟而不及祧惟大祫乃合羣廟毀

切問齋集卷三

二

廟而並祭於太廟然其制則或以三年或以五年公羊謂之大事禮器謂之大饗王事其禮之重如此今士庶人乃欲每年一祫而冬至祭之不已汰乎中庸上祀之禮朱子謂推太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而於遠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句不言亦推士庶人祖考之意以及無窮在朱子蓋幾斟酌而出之而不圖今日之又有別解也我故曰雖祭始祖士庶人必無祧主合食之禮若族兄弟同堂共居止設高祖一主而嫡長子孫尸其祭祀亦猶有宗法之意使其分異

之後爲支子者越在百里數十里之外甚而播遷轉徙遠至隔府隔省其始止奉禰主以行其既將終不祭其高曾祖乎若設虛位以祭而不爲立主則人之得爲四親主者少矣又何有於高曾以上所禰之主其得奉始祖禰祖及四親之主者必大宗之子孫可也支子奉禰以行尚不得爲高曾祖立主宗子旣奉四親又得上與始祖羣禰奉祀然而所謂宗子者不知其果爲大宗與否閱一再傳又逃其統如是則又必人以伊川自任曰不得當吾世而以非大宗爲諉

切問齋集卷三

三

仁孝之念人人有之仍歸於家有始祖之祀而不盡當祭之說不行夫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始祖不若不問宗之大小而皆祭四親使人得各盡其誠於有服之尊而不至越禮犯分效伊川之過舉我故又推家禮之所未詳而曰人各祭其高曾祖考爲便於民而宜於俗也

喪服

吾友徐遜堂之喪其弟恕堂將爲諸孤制服而疑於所從客曰京師士大夫皆白衣冠從事而未嘗著麻古之衰服非時王之制邵康節曰我爲今人止服今人之服似乎其可而或者據儀禮喪服及書儀家禮諸書起而爭之謂我

切問齋集卷三

四

朝定鼎改衣冠制度惟僧道婦人喪服三者未改旣無明文禁止曷爲廢古衣冠而從時制乎余謂客固失矣或亦未爲得也京師白衣冠者北方無麻也有麻則必麻衣麻冠矣衰之爲制前有衰後有負版上有辟領要有帶下旁有衽而下必有裳一物不備不成爲衰又古之喪冠卽吉時緇布冠之式言冠卽梁與武在其中猶言衰卽負版辟領等在其中也以纒韜髮而挽之如梁曰梁有喪者去纒而爲紒則梁不聳而冠亦貼首如厭伏然故又曰厭冠也冠之材以六升布覆頂幅廣二尺二寸故爲三辟積向右攝之使與首稱又以一條布博二寸者約其前後如今之帽簷曰武者趾也謂爲冠之下趾故又曰冠卷也

今之爲衰者不殊裳是以婦人之服服男子也爲冠者以紙糊爲梁復以稍細布爲三幅蒙其上而廣止三寸不足覆頂是政和之詭製而非三代之喪冠也名爲從古而實則非古何如依客所云而以麻代之其式並如平居之服有以卽乎人心而合乎禮俗或問朱子吉服旣用今制而獨喪服用古制恐徒駭俗曰駭俗猶小事恐考之未必是禮今鄉俗制服自以爲出於儀禮諸書者正恐其考之未必是也故識于此以俟言禮者擇焉

切問齋集卷三

五

三侯

大射儀三侯之制劉公是疑之諸儒多所辨正余爲之反覆推尋誠有未能釋然者如千侯中方十尺鴝方三尺三寸三分強上下躬舌各加四尺自上綱至下綱一丈八尺下綱去地尺二寸上綱去地一丈九尺二寸則鴝之去地爲八尺五寸三分強堂高七尺目高亦七尺於一丈九尺二寸內除一丈四尺則千之上綱高於目五尺二寸而鴝反卑於目二尺餘矣參侯中方一丈四尺鴝方四尺六寸六分強上下躬

切問齋集卷三

六

舌各加四尺自上綱至下綱二丈二尺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上綱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則鴝之去地適與千侯上綱一丈九尺二寸齊除堂高目高一丈四尺千之上綱高於目五尺二寸則參之鴝亦僅高於目五尺二寸矣大侯中方一丈八尺鴝方六尺上下躬舌各加四尺自上綱至下綱二丈六尺下綱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上綱去地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則鴝之去地高於參侯上綱二尺除堂高目高一丈四尺大侯上綱高於目三丈四尺

五寸少半寸其鵠亦高於目二丈四尺五寸少半寸矣以千侯則太下以大侯則太高尊者射遠侯道九十弓卑者射近侯道五十弓近固宜下遠固宜高然高之極必有中離維綱揚觸摑復諸患而曰公則釋獲衆則不與不太偏與劉氏謂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千之背皆去其地數十尺獲者安得而負之射者又安得而見之說者曰大侯之旌七仞參五仞千三仞旌各出其侯尺八寸夫何慮其不見余則謂千侯之旌去堂甚近前無障礙仰視堂上左附右簫之容許

切問齋集卷三

七

諾以趨聲應官商於勢誠便若參與大侯無論去堂既遠前無所覩卽於司馬之南揚弓而命去侯也必察聽千侯負旌者許諾之聲然後敢舉以就乏而七仞五仞之旌杠長五丈有餘亦堅重而難勝設又爲風力所助能保無偃仆欹側而愆於儀度乎古今人不甚相遠不應於此類概不敢疑也

龜文

大戴禮明堂月令有曰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盧辨注云記用九室爲法龜文按此乃乾鑿度太一下九宮之法鄭康成不云龜文而此云龜文誤也乾鑿度云陽以七陰以八爲彖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爲道此言陰陽之本數七與八合而成十五也陽變七之九陰變八之六亦合於十五爲彖變之數此言陰陽進退九與六亦合而爲十五也太一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此言四正四維八

切問齋集卷三

八

卦神所居太一下行八卦之宮每四乃還於中央并中央數之謂之九宮其曰皆合於十五則是一與九對二與八對三與七對四與六對而五居中央皆合於十五也鄭注云太一下九宮從坎宮始坎中男也自此而從於坤宮坤母也又自此而從於震宮震長男也又自此而從於巽宮巽長女也所行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自此而從艮宮艮少男也自此而從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乃上游息於太一而反於

紫宮其術皆自易而推故以七八爲彖易九六爲象變四正四維爲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之方位其謂皆合於十五則知坎一而離九震三而兌七坤二而艮八巽四而乾六也坎位在北則離位在南震位在東則兌位在西坤西南則艮東北巽東南則乾西北皆與易大傳相合後漢書張衡傳曰聖人明審律法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靈樞經亦有九宮八風篇其爲出於衍易而非龜文豈不昭灼乎自孔安國謂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

切問齋集卷三

九

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後儒遂以此九宮爲龜背之文而名之曰洛書并爲縱橫十五之圖而謂禹則之而爲洪範焉夫以河圖爲圖可解也以洛書亦爲圖不可解也班固曰自初一至次九六十五字洛書之文據此則書自爲篇籍之名而不必於圖圖之有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也乃太一下九宮而非龜文也審矣歸震川曰箕子所言錫禹洪範九疇何嘗言其出於洛書禹所第不過言天人之大法有此九章從一而數之至於九特其目之數五

行何取於一福極何取於九也是則洛書固無取於九宮并洪範亦不因於洛書洛書洪範九宮截然三事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矣大戴禮亦漢代之書其載此九字正用乾鑿度無疑

切問齋集卷三

十

檀弓

孔子少孤不知其墓

宋之喪葬墓而不墳孔氏宋人故亦不封不樹此孔子不知其墓之故也然居周公之國宜用周禮故喪母時問於鄆曼父之母而合葬焉又周官冢人以爵等爲邱封之度與其樹數所以遺後世之識而非徒觀美故曰不可弗識鄭孔不得其解乃謂徵在野合而生孔子恥其與夫不備禮故不以告孔子又謂殯於五父欲人怪而問已因得父墓所在皆誣之甚者

切問齋集卷三

十一

闕里文獻考云孔子二十四歲母顏氏卒先聖曰古不耐葬爲不忍先死者之復見也然周公以來耐葬矣衛人之耐也離之魯人之耐也合之矣吾從魯斯言最爲得之不然孔子雖三歲而孤豈得年踰二十而尚不知父墓哉

檀弓

夢奠兩楹

記謂夫子夢坐兩楹而預示死期似近時師巫僧道所爲且以泰山梁木爲比而自號哲人又兩楹爲人君南面之位而謂夢坐其間此則庸妄人所爲耳寧孔子至聖而出此至誠前知於屈伸往來之際未必不了然於心然所以異於莊周之徒正以其不語怪也茲之所記毋乃大謬而陳氏祥道乃言負手忘形曳杖忘物消搖自得與天爲徒又不能忽然於物而吉凶不與同患故有泰山梁木哲人之嗟以與人爲徒其視夫子爲何如人哉記者旣失之於前解者復失之於後蓋不可以不辨也

切問齋集卷三

十一

檀弓三

公西赤爲志

昔者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而孔子以爲不可子疾
病子路使門人爲臣而孔子以爲欺天至魯用天子
之禮樂與三家之雍徹舞八佾旅泰山孔子皆以爲
非禮二子子聞之熟矣子夏於封墓之時曰尚行夫
子之志豈殯殮之時不必行夫子之志乎此公西赤
爲志無論當時無其事縱令有之二三子豈無執禮
而爭之者記者既失之於此孔氏子孫又不能遠識

切問齋集卷三

三

聖祖之志行反從而張大之謂兼三王之禮以尊師
而備古不亦異哉善乎子夏之言曰聖人之葬人與
人之葬聖人也子何觀焉信如所云其真不足觀也
已

姜嫄

大戴禮帝繫篇帝嚳上妃有邰之女姜嫄生后稷次
妃有娀之女簡狄生契次妃陳鋒之女慶都生堯下
妃姬訾之女常儀生摯四子中摯最長次堯次契三
妃皆有子獨姜嫄未有子故禱于郊禠隨帝嚳俱行
履其跡而敬敏爲神所歆享遂震動而有身懷娠之
月帝嚳崩崩後十月而后稷生蓋遺腹子也姜嫄以
寡居生子爲衆所疑不可申說故欲棄之因以自明
自家語世本司馬遷史記及劉歆班固賈逵馬融服

切問齋集卷三

十四

虞王肅皇甫謐等遵毛氏者皆以爲然惟鄭康成雜
用讖緯據命歷序云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九世帝嚳
傳十世則堯非嚳子稷年又少於堯則姜嫄不得爲
嚳妃又據河圖云姜嫄履大人迹生后稷中候稷起
曰蒼耀稷生感迹昌契握云元鳥翔水遺卵流娥簡
吞之生契封商苗興云契之卵生稷之迹乳又史記
周本紀云姜嫄出野見巨人迹踐之而身動如孕及
期生棄股本紀亦云簡狄行浴見元鳥墮其卵吞之
而孕生契執此數說以爲稷以迹生契以卵生之證

又據闕宮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謂姜嫄非帝嚳之妃故以帝爲上帝此上帝卽蒼帝靈威仰合於中候蒼耀之說其徒趙商卽不信之曰史記嚳以姜嫄爲妃是生后稷明文皎然而後之尊鄭者乃云見巨人迹亦是史記之文豈彼可信而此又不可信耶按緯書又言堯母慶都感赤龍而生堯然則帝嚳四子一爲赤龍一爲元鳥一爲大人迹惟帝摯一人乃其血嗣爾善乎蘇明允之論曰毛公之傳詩也以胤鳥降爲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

切問齋集卷三

五

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後之人不遵毛傳而信鄭箋抑又何與或曰寡居遺腹之說孫毓王基固已駁之今豈得復用之耶曰不如此則棄之之故不可得而明蘇氏以不圻副無苗害爲莊公寤生之比如此乃當喜之不應惡而棄之馬融王肅必有所本且於理爲長不得以孫王辨論而廢之也又鄭箋以姜嫄乃高辛氏之世妃而非嚳妃欲以此明后稷之不爲嚳子然則周人何以禘嚳而郊稷

耶此又不煩辭說而自明矣

切問齋集卷三

六

不宥

國語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宥用失其官而自竄于戎狄之間又太子晉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又衛彪僎曰元王勤商十有四世而興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興幽王亂之十有四世韋昭於祭公謀父條下注云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繼曰世謂棄與不宥於太子晉條下注云十五王謂后稷不宥鞠公

切問齋集卷三

七

劉慶節皇僕差弗僞喻公非高圉亞圉公祖太王王季文王於衛彪僎條下注云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而元敬齋李氏治曰后稷摯堯契四人同爲帝嚳高辛氏之子契則十三葉而得湯稷則十四葉而得文王然夏之世歷四五百商之世又歷五六百年計千餘年而文王始生若以代數較之文王之於湯但不及一葉耳是則殷之先一何天周之先一何壽乎余按此疑目譙周已發之至羅泌而說益暢譙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世數也若以不宥親棄之子至文王

千餘年惟十五代實不合事情羅云禹爲夏契之後爲商而稷之後爲周夏十七世商三十世蓋四十有七世而後有周文王禹及稷契皆當唐堯之時稽之史載契十四世而至成湯厥次僅是然是敘棄后稷十有五世而至文王中間乃闕夏商二代所較者三十餘世踈脫甚矣嘗竊考之不宥實非后稷之子而公劉乃商世之諸侯蓋當商家十葉之間故左氏曰文武不先不宥而外傳乃言夏氏之衰不宥始失官守婁敬亦言后稷封郃累十有餘世而公劉避桀是

切問齋集卷三

八

公劉之去后稷已十餘世還當君桀之時蓋所謂夏之衰者尤不當出於履癸之前爰復詳之夏氏之書記帝王之世云帝俊生稷稷生台蠶台蠶生叔均叔均爲田祖夫帝俊者帝嚳之名而台郃也后稷封台故其後有台蠶有叔均既有台蠶叔均則知稷之後世多矣不宥不得爲稷子明矣第恨其間世次久遠有不得盡見者傳謂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安知夫所謂興者有非文王而不正爲公劉也邪卽世本不宥而下至於季歷猶有一十七世一十五世而得遠

而盡之哉自此之後遂為定論敬齋偶未詳考耳近人馬驥釋史李錯尚史皆從之且謂十五王者論其德非論其世而其為世系圖亦遂據呂梁碑於后稷下增台顛叔均又數世而生不宙於公非下增辟方侯牟雲都諸蓋以符十七世之數云

后稷

台顛

台

叔均

又數世

不宙

鞠

公劉

慶節

皇僕

差弗

偽喻

偽

公非

辟方

高閼

侯牟

亞閼

雲都

祖紺

諸蓋

太王

王季

文王

切問齋集卷三

九

天度

天無體以列宿為之體無宮度之分以歲月為宮度之分蓋一歲有十二月故分天為十二宮十二月有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故分十二宮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人以歲月日時定天度非天有宮度以示人東宮蒼龍角二星亢四星氐四星房四星心三星龍尾九星箕四星北宮元武南斗六星牽牛六星須女四星虛二星危三星營室二星東壁二星西宮白虎奎十六星婁三星胃三星昂七星畢八星參

切問齋集卷三

三

旗九星觜觶三小星南宮朱鳥東井八星輿鬼四星柳八星星七張六星翼二十二星軫四星自南斗十二度至癸女七度曰星紀之次于辰在丑斗建在子自癸女八度至危十五度曰元枵之次于辰在子斗建在丑自危十六度至奎四度曰娵訾之次于辰在亥斗建在寅自奎五度至胃六度曰降婁之次于辰在戌斗建在卯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曰大梁之次于辰在酉斗建在辰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曰實沈之次于辰在申斗建在巳自東井十六度至

柳八度曰鶉首之次于辰在未斗建在午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之次于辰在午斗建在未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次于辰在巳斗建在申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于辰在辰斗建在酉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于辰在卯斗建在戌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而終曰析木之次于辰在寅斗建在亥其分度則角十二亢九氏十五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四分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牽牛八須女十二虛十危十七營室

切問齋集卷三

三

十六東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昂十一畢十六觜鱗二參九西八十度東井三十三與鬼四柳十五星七張翼各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此漢志之文也據今時實測則赤道角十二度一十分亢九度二十分氐十六度三十分房五度六十分心六度五十分尾十九度一十分箕十度四十分斗二十五度二十分牛七度二十分女十一度三十分五分虛八度九十五分危十五度四十分室十七度一十分壁八度六十分奎十六度六十分婁十一度

八十分胃十五度六十分昂十一度三十分畢十七度四十分觜五分參十一度一十分井三十三度三十分鬼二度二十分柳十三度三十分星六度三十分張十七度二十五分翼十八度七十五分軫十七度三分王奕曰天體沖漠其度難別故隸其度于二十八宿用以紀日月所躔日之所躔或多或少或寡適當其星者凡二十八故度之多寡於是生焉井斗之舍非無星也然不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闕觜鬼之旁非無星也然與日躔相當故其度不得不狹夫

切問齋集卷三

三

其得度闕狹非舉一宿全體盡占此度也如南斗六星舉全體而言之合距杓星爲度而今距魁爲度杓二星則入于箕蓋南斗六星之中杓二星不當日之度而魁第四星當度故距于魁而得二十五度九分強古人假設是法以步日躔而已

斗建

北斗七星在中宮紫微之垣一日天樞二日璇三日
機四日權五日衡六日闔陽七日瑤光天官書謂斗
為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鄉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
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故斗指子則冬至加十五
日指癸則小寒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加十五日指
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冬至四十六日而立
春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加十五日指卯則雷驚蟄
加十五日指辰則春分則雷行加十五日指

切問齋集卷三

三

乙則清明風至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加十五日指
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夏加十
五日指巳則小滿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加十五日
指午則陽氣盛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加十五
日指丁則小暑加十五日指未則大暑加十五日指
背陽之維則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加十
五日指申則處暑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降加十五
日至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
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加十五日指號通之維則秋

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加十五日指亥則小
雪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加十五日指子故十一月
日冬至周書惟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微陽
動於黃泉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指日月俱起於牽
牛之初右回而行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凡四時
成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中氣
以著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
小滿夏至大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
中氣小雪冬至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凡一

切問齋集卷三

三

節氣又分三候故曰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
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雨水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
雁來又五日草木萌動驚蟄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
庚鳴又五日鷹化為鳩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
乃發聲又五日始電清明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
化為鴛又五日虹始見穀雨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
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立夏之日螻蟈鳴又
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
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芒種之日螳蟬生又五日

鵙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
蝸始鳴又五日半夏生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蟬
蟬居壁又五日鷹乃學習大暑之日腐草爲螢又五
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立秋之日涼風至又
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
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秋分之日雷始收聲
又五日蟄蟲坏戶又五日水始涸寒露之日鴻雁來
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花霜降之

切問齋集卷三

五

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立
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
蜃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又五日閉塞而成冬大雪之日鸚鳥不鳴又五日虎
始交又五日荔挺出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
解又五日水泉動小寒之日雁北嚮又五日鵲始巢
又五日雉始雊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鶯鳥厲疾
又五日水澤腹堅先儒固謂周書之說不無太泥然
五日一候乃是甲子一週凡三週而交一節氣二十

四節氣而成一歲節氣之交否雖有權土炭候葭灰
諸法而要憑斗建爲準故曰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
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也沈果堂曰周初距今約
二千七百年今南至斗建亥中而羸辰三十度強約
七十年餘差一度周初之建當子中而不及使上之
數百年而南至昏建丑初下之千餘年而南至昏建
亥末則中氣之月斗轉指兩辰間無中氣之閏月斗
轉指一辰中皆與周初法象相反而不可用所以虞
夏書不載斗建而東漢以來亦但存用建之名耳

切問齋集卷三

五

歲星

歲星一歲行三十度十六分之一率日行十二分度之一十二歲而周天史記本文甚明晉灼注乃據淮南子以爲太歲在四仲歲行三宿四孟四季歲行二宿二八十六三四十二而周二十八宿邢氏王登固嘗議之而余以爲此不待他說而明也卽二十八宿度分言之蒼龍七宿角十二度亢九度氏十五度房五度心五度尾十八度箕十一度朱鳥七宿井三十三度鬼四度柳十五度星七度張十八度翼十八度軫十七度白虎七宿奎十六度婁十二度胃十四度昴十一度畢十六度觜二度參九度元武七宿斗二十六度牛八度女十二度虛十度二十五分危十七度室十六度壁九度如謂四仲之歲必歷三宿則卯年行三十九度二十五分午年行四十一度酉年行四十度子年行二十五度而四孟四季之年亦無不多寡懸殊疾徐不等矣推求其故史元有歲陰在卯星居子以二月與婺女虛危辰出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昴畢辰出歲陰在酉星居午以八月與

切問齋集卷三

三

柳七星張辰出歲陰在子星居卯以十一月與氏房心辰出之文遂誤以爲必歷三宿然後可以符十二年一周天之期不知帝王世紀卽以女八度至危十六度爲元枵之次胃七度至畢十一度爲大梁之次柳九度至張十七度爲鶉火之次氏五度至尾九度爲大火之次不拘拘以三宿之全居子午卯酉之一宮也又二十八宿分經從赤道極出線至赤道止而諸宿自依黃道而行每日每刻皆有參差積之既久各離本次平運之中不免推移故觀乎東井之多虧

切問齋集卷三

三

觜之少則知二宿三宿不得以定數強求日月五星各有遲速恆星之天亦積六十七年而差一度二萬五千四百餘年而行一周則知諸宿之行亦且不常厥居天官之書本自明析惜乎晉灼之誤引爾

五行

五行相勝所以救過而防其弊相濟而成其用非如伎術家所謂相克而以死墓絕當之也董子曰木已生而火養之金已死而水藏之火樂木而養以陽水克金而養以陰又曰成養如火之樂木喪父如水之克金夫水金所生也而曰克金則非世俗之所謂克矣伏勝傳曰金沴木木沴金水沴火火沴水金木水火沴土夫金克木水克火故謂之沴然木亦沴金火亦沴水金木水火莫不沴土則非世俗所謂相克之

切問齋集卷三

无

序矣五行之精上為五星五星麗天終古常曜高陽時會于營室周文時聚于房漢興聚于東井唐聚于箕尾宋復聚于奎談說之家方且引為美瑞如果相克今世已無五星矣其質下為五材五材在地民並用之譬若烹飪其鼎金也鼎之中水也爨者火也所爨者木也而承其下者則土也一物不備不能成味此所謂相濟而成其用也其在人也徵于五事貌為水言為火視為木聽為金思為土謂貌能克言視能克思聽復能克視可乎故古為相勝之說者其言曰

木者司農也司農為姦司徒誅之曰金勝木火者司馬也司馬為讒執法誅之曰水勝火金者司徒也司徒為賊司馬誅之曰火勝金水者司寇也司寇為亂司營誅之曰土勝水土者司營也司營為神大為官室多為臺榭其民叛其君窮曰木勝土如不為姦讒賊亂則固並行而不悖相得而益章矣此所謂救過而防其弊也王充曰或謂五行之氣生萬物人用萬物作萬事不能相制不能相使不相賊害不成為用金不賊木木不成用火不燠金金不成器諸物相賊

切問齋集卷三

三

相利皆五行之氣使然曰天生萬物欲令相為用不得不相賊害則生虎狼蝮蛇及蜂蠆之蟲皆賊害人天又欲使人為之用耶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藏在內五行氣俱如論者之言是一人之身胸懷五藏自相賊也一人之操行義之心自相害也由是言之世以死墓絕當之者妄也夫勝之與克則必有辨矣

納甲

世有所謂納甲者其術以八卦配一月之候蓋邵子
先天圖方位之所從出也法以乾納甲壬甲一壬九
陽數之始終也坤納乙癸乙二癸十陰數之始終也
乾一索得男為震納庚坤一索得女為巽納辛陰陽
起于下也乾再索得男為坎納戊坤再索得女為離
納己陰陽交於中也乾三索得男為艮納丙坤三索
得女為兌納丁陰陽極于上也所以知者坤初爻變
而為震月初三夕見於庚方故以震納庚再變而成

切問齋集卷三 三

兌月初八上弦夕見於丁方故以兌納丁三變而成
乾乾者純陽之卦當光滿之候十五對日而照甲故
以乾納甲乾初爻變而成巽月十八平明見于辛方
故以巽納辛再變而為艮月二十三下弦平明見於
丙方故以艮納丙三變而成坤坤者純陰之卦當晦
朔之交平明與日會于乙方故以坤納乙坎納戊離
納己居中而無位故離附乎陽而分納乾之壬坎附
乎陰而分納坤之癸參同契曰故易統天心復卦建
始蒙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應鐘律升降據

斗樞三日出為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
如繩十五乾體就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
雙明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已訖屈折低
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于丙南下弦二
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朋節盡相輝與繼體復
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又曰天地神明不可
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于東北箕斗之鄉旋而
右轉嘔輪吐明潛潭見象發散清光昂畢之上震生
為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道三日

切問齋集卷三 三

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
乃成九三夕惕虧折神符盛衰漸革終運其初巽繼
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止進不得
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
坤承結括終始韞養衆子世為類母上九亢龍戰德
于野用九翩翩為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此蓋
牝牡汞鉛交媾烹煉之術而託于易以為說者奈何
言天者取之言易者亦惑之哉

納音

納音之說或者以為風后所遺然不可考矣其術以十千十二支納五行而審其所屬之音一言屬官為土三言屬徵為火五言屬羽為水七言屬商為金九言屬角為木假令求甲子所屬則子屬庚從甲至庚得七七言商則甲子屬金矣求丙寅則寅屬戊從丙至戊得三三言徵故為火求戊辰則辰屬丙從戊至丙得九九言角故屬木五行之氣始于甲子甲子屬金以金木土火水為序也王遂曰金為氣母天體金

切問齋集卷三

五

也人肺管攝諸藏亦金也大言天地小言人身莫不先受乎氣故金為五行之先而一陽始出之震亦先納乎庚也羅泌曰甲乙木丑未土子水而午火六者無一金而風后配合乃以甲子乙丑甲午乙未為之金此出乎數者然也數之所合變之所由出也乾為天坤為地乾坤合而為泰德為父紅為母德紅合而為東干為君支為臣支干合而納音生是故甲乙為君子丑為臣子丑甲乙合而為金蓋五行之在天下各有氣性有材位或相濟或相克若成器未成器旺

在受絕絕中受氣惟相配而取之為不同耳此金數之所以雖同而又有海中沙中之異或曰甲乙以相克取甲嫁庚乙嫁辛而甲乙遂有金氣故凡木必受金胎陽生於子水旺之地故甲子乙丑為海中之陽金陰生於午火旺之地故甲午乙未為沙中之陰金子陽之始午陰之始以甲加子乙加丑數之至午得庚至未得辛為陽索陰以甲加午乙加未數至子丑亦得庚辛為陰匹陽從甲至庚得七七為西方西方素皇之氣故甲子乙丑皆為金三為火九為木一為

切問齋集卷三

五

土五為水數其干不數其支而今之術者則又謂納音乃大衍之數先布大衍四十九在地次將甲己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己亥乃屬四依數除之除而不盡又將五行之數除之餘一為水二為火三為木四為金五為土一生木二生土三生火四生水五生金是謂納音且如甲子乙丑除三十四尚餘十五以二五除十則餘五屬土土生金是甲子乙丑金也丙寅丁卯除二十六尚餘二十三以四五除二十則餘三屬木木生火是

丙寅丁卯火也婁景以前初無金在海中火在爐中之說云

切問齋集卷三

三

孤虛王相

龜策傳曰日辰不全故有孤虛越絕曰太歲八會壬子數九王相之氣自十一倍此孤虛王相之所出也注謂甲乙謂之日子丑謂之辰六甲孤虛法甲子旬中無戌亥戌亥即為孤辰巳即為虛甲戌旬中無申酉申酉為孤寅卯即為虛甲申旬中無午未午未為孤子丑即為虛甲午旬中無辰巳辰巳為孤戌亥即為虛甲辰旬中無寅卯寅卯為孤申酉即為虛甲寅旬中無子丑子丑為孤午未即為虛王者木旺於春火旺於夏金旺於秋水旺於冬土寄旺於四季相者甲乙旺則丙丁為相木生火也丙丁旺則戊己為相火生土也戊己旺則庚辛為相土生金也庚辛旺則壬癸為相金生水也朱子曰孤虛以方位言王相以時日言饒雙峯則謂木旺則火為相金為孤水為虛故兵家有依王乘相背孤擊虛之說然如甲子旬中無戌亥戌屬火亥屬木是不得為孤矣戌亥相對之辰巳辰屬水巳屬金又一孤而一虛矣而地理家言又專以納甲方位為說謂陽得陰而生陰得陽而養

切問齋集卷三

三

故乾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陽是謂純陽不生乾納甲故乾甲皆爲孤坤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陰是謂純陰不養坤納乙故坤乙皆爲虛離以中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陽亦純陽不生離爲火納壬十二支寅戌亦火故離壬寅戌皆爲孤坎以中爻爲成卦之主上下二爻皆陰亦純陰不養坎爲水納癸十二支申辰亦水故坎癸申辰皆爲虛震以下爻爲成卦之主下爻陽而上爻陰陽得陰配而生震爲木納庚十二支亥未亦木故震庚亥未

切問齋集卷三

三

皆爲旺兌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爻陰而下爻陽陰得陽配而養兌爲金納丁十二支巳丑亦金故兌丁巳丑皆爲相巽以下爻爲成卦之主下爻陰而上爻陽陰得陽配而養巽納辛故巽辛皆爲旺艮以上爻爲成卦之主上爻陽而下爻陰陽得陰配而生艮納丙故艮丙皆爲相所以乾甲離壬寅戌爲孤坤乙坎癸申辰爲虛巽辛震庚亥未爲王艮丙兌丁巳丑爲相又與從古相傳之法大相徑庭宜乎其無一驗也

參兩三四

京房易畧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圓者徑一而開三也四者西方之數西方日之所入又方者徑一而取四也言日月終天之道故易卦六十四分上下象陰陽也此指上經三十卦下經三十四卦而言然見於孔子之繫傳如三陳九卦說者以爲乾與咸恆對履與損益對謙與困并對復與巽兌對每以下篇兩卦對上篇一卦而二篇之數適齊又序卦之法以兩卦相對爲義上經除

切問齋集卷三

三

乾坤坎離頤大過六卦外餘二十四卦反對爲十二卦下經除中孚小過二卦外餘三十二卦反對爲十六卦合之適各得十八卦而二篇之數亦均此聖人序卦之精意固不藉京氏三四圓方之解啟蒙本圖書篇曰圓三者以一爲一故參其一陽而爲三圍四者以二爲一故兩其一陰而爲二其明著策篇亦曰三奇爲老陽一奇象圓而圍三故三一之中各復有三積三三之數則爲九兩奇一耦爲少陰爲一者二爲二者一一奇象圓而用其全故二一之中各復有

三二耦象方而用其半故一二之中復有二積二三
 一二之數則爲八其言少陽老陰亦如之是則聖人
 作易取諸河圖洛書而未足又必取諸近世所傳勾
 股三角之法而後可歟曰一物之圓取圍之周而爲
 三非實有三也一物之方折圍之半而爲二亦非實
 有二也況物有圓方雖本天地未可卽謂之天地惟
 卽天一地二之文而據其生數而言則一三五爲參
 二四爲兩斯謂參天兩地而倚數矣關朗曰天數五
 地數五五者非他三天兩地之謂也安溪謂方圓比
 例惟徑七者方周二十八圓周二十二合二十八與
 二十二共五十勾股之形亦以三四爲率則能得斜
 弦之整數徑七固七也勾三股四之合亦七也是故
 方圓周圍之合數五十勾股弦之合積亦五十此大
 衍之體也因而開方不盡一數而止於四十九此大
 衍之用也按此正與京氏陽三陰四之云相符然云
 因而開方不盡一數而止於四十九則仍借資於算
 數矣竊謂算出於易非易出於算先儒尊經之過往
 在反舉後世之說加於聖經之上又不獨京氏爲然

切問齋集卷三

三

也

切問齋集卷三

早

地勢廣厚

史記騶衍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謂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古今言地勢廣遠者殆始於此帝王世紀曰諸子稱神農之王天下也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山海經曰禹使大章

切問齋集卷三

望

步自東極至於西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又使豎亥步自南極盡於北垂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海之內則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至廣雅則謂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自此始見地厚之數而爲渾天之說者以地居天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裏黃圓如彈丸最後西人有地毯之說地與海同爲一毯但天包地爲甚大其度廣地處天中爲甚小其度狹直行北方二百五十里北極出高一度足徵

地形果圓周九萬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齒居如蟻之遊各以足所履爲下首所向爲上利瑪竇謂自泰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見南北二極皆平轉南過大浪山見南極出地三十二度則大浪與中國正對矣又以地勢分五大州曰歐羅巴南至地中海北至臥蘭的亞及冰海東至大乃河墨河的河大海西至大西洋曰利未亞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仙勞冷祖島西至河摺亞諾蒼此州在聖地之下微路與亞

切問齋集卷三

望

細亞相聯其餘全爲四海所圍曰亞細亞南至沙馬大臘呂宋等島北至西增白臘及北海東至日本島大明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紅海小西洋曰南北亞墨利加全爲四海所圍南北以微地相聯曰墨瓦臘泥加盡在南方惟見南極出地而北極常藏其界未審何如惟知其北邊與大小瓜哇及墨瓦臘泥峽爲境而天方書亦謂地者土與水相附而成形其體渾圓而位於空中之中央則亦地毯之說也又謂分形有七是爲七州曰阿而璧曰法而西曰偶

日巴曰赤泥曰緬爾洋曰欣都斯唐曰鎖當七州上
應七政某一州爲某一政之所屬則其地之人物性
情卽與其所屬之星情性相似而此一州之祥災瑞
應卽關於此一星之映照是且於地氈之說之外推
明七政之分野與古言二十八宿止主中國者異五
州七州九州其說不同而要以極言大地之廣厚則
同因講中庸廣厚漫錄及此州古洲字見日知錄自
注

指南車

綱目前編曰車上用子午盤針以定四方也按子午
盤針卽今地師所用之羅經其法以磁石磨針鋒卽
南向試之指爪之端或綴絲縷而懸之貯盃水而浮
之無不驗者然鋒之所指果否正在子午宜有確證
儲華谷祛疑說纂曰曩者先君卜地日者一以丙午
中針爲是一以子午正針爲是主丙午中針者謂自
子至丙東南司陽自午至壬西北司陰壬子丙午天
地之中主子午正針者謂自伏羲以八卦定八方離

坎正南北之位丙丁輔離壬癸輔坎以八方析爲二
十四位南方得丙午丁北方得壬子癸子午實居其
中兩家是非華谷不能決也余按唐一行嘗以針較
北極針指虛危之間極在虛六度之初針實偏於極
右二度九十五分北極偏右則知南極之偏左矣宋
沈存中夢溪筆談亦曰針常微偏東不全南近楊光
先針路論曰子中在虛六度之初午中在星五度九
十二分五十秒故一行有訣曰虛危之間針路明南
方張度上三乘明虛危之間是針路非子中據此數

說則知在天爲虛危在針卽爲壬子在天爲張三度
在針卽爲丙午度分或有不符大要不甚相遠特謂
壬子丙午天地之中則是以針爲天其說甚謬今宜
移針與丙午相值而其他仍各據子午卯酉正線爲
準則兩家之論雖異而實同矣然針本無知之物何
以鋒必南向且又不在于正午而在丙午理不可曉楊
光先曰乾南坤北天地定位而乾者金也居午中之
左坤者土也居子中之右針稟先天金氣於乾爲同
體於坤爲金母此針之所以指南而又偏東二度九

切問齋集卷三

巽

十五分也余以爲不然乾坤者伏羲所畫之卦名未
有易先有天地有天地卽有南北東西四方之位而
南方屬火以離配北方屬水以坎配故曰離也者明
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
也此聖人之辭萬世不易之定理乾者西北之卦也
與兌相次故乾兌皆屬金若位於南方必乾亦屬火
否則金爲火尅矣天下之物末銳者皆象火火在南
而針指之當丙午交接之際正離火生旺之時過是
而爲午中轉有日中則昃之勢是以不於正午而於

丙午之中乃火就燥同氣相求之義若曰與乾同體
針乃當指西北有是理哉且所謂乾南坤北天地定
位者出於後儒而非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易嘗有
是言易足爲據惠氏士奇易說曰天地定位者天尊
地卑而乾坤定卑高以陳而貴賤位也如謂先天乾
在南後天乾在西北先天坤在北後天坤在西南是
天地無定位矣又北極在上南極在下乾南坤北是
天在下地在上謂之定位可乎潘氏耒卦位論曰就
人目中所見言之最高者爲乾爲天最卑者爲坤爲

切問齋集卷三

巽

地猶天之有北極南極也羲皇畫卦之初分陰分陽
則天象地但有上下左右詎可以南北分配哉由此
以觀天自居子午之正針自指丙午之間今誤以丙
午爲午之正位則其所言龍穴沙水生死禍福尚何
可憑姑誌其疑俟質之明於地理者

切問齋集卷第三終

切問齋集卷第四

書一

與邱省齋論易書

蒙諭李來二氏易可與安溪並觀且見西河源委極感獎掖之意竊嘗謂六經之中易最艱深然而廣大悉備九流百家無不託體於是是故屢雜尤甚此在漢晉以前已然乃自程朱至今著書者又數十家雖有

切問齋集卷四

一

欽定折中而言人人殊迄今未息其喙痔昧寡學懷疑百端今閱先生讀易記似有啟悟先舉胸中所積久未決者以求辨正然後乃請終事焉可乎其說曰乾之初畫為奇一此奇畫即太極太極不可圖即於此畫窺其朕奇變為偶一偶與奇對是為兩儀儀者象也故曰有儀可象未有儀安有象後儒因繫傳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於奇偶二畫之前虛而圖之○以象太極是太極竟可圖也四聖人之所未圖而後儒圖之必後儒之智出於四聖人之上也所不敢知也陽儀之上復長一陽二則為太陽陽上有陰二則為

少陰陰儀之上復長一陰二則為太陰陰上有陽二

則為少陽是謂兩儀生四象四象各有主名太陰太

陽少陰少陽也由是太陽之上復長一陽則為乾三

長一陰則為兌三太陰之上復長一陰則為坤三長

一陽則為艮三少陰之上復長一陰則為震三長一

陽則為離三少陽之上復長一陽則為巽三長一陰

則為坎三是為四象生八卦八卦亦有主名乾坤震

巽坎離艮兌也於是因而重之八八相乘而為六十

四卦六十四卦亦有主名屯蒙需訟以下是也今先

切問齋集卷四

二

天圖自下而上共有六層八分十六十六分三十二不知此十六與三十二其取類何等其稱名何若雖謂出於邵子所不敢知也繫傳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仰則觀象于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是則伏羲作易有則有效有象有觀有取非專以河圖而後儒必曰則圖畫卦于是據天一地二之文而創為河圖河圖與天球大訓同陳顧

命四聖人何以不取冠於易冠於易則止爲則圖之
易而非有則有效有象仰觀俯察遠取近取之易矣
挂一漏萬偏而不舉是故不爲河圖而專尋卦畫舉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蹟而不可惡動而不可亂
而從無一言及於圖邵子謂圓者河圖之象方者洛
書之文朱子本義又以方爲圖員爲書方圓之間尚
不能合而謂此四聖人之易所從出也所不敢知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故凡五行星緯御律分
宮納甲之屬皆出於易謂出於易可矣謂解易必須

切問齋集卷四

三

此數者則惡乎可且夫五行自載洪範八象自配八
卦今以乾兌爲金坤艮爲土震巽爲木是併八卦爲
五卦矣治御明時不言氣朔盈虛作樂崇德不言律
呂還生蠱甲巽庚革已復七日臨八月不言乾納甲
壬坤納乙癸今一切舉之以解易是以易爲不備之
書而待諸儒之補救也又其甚者至謂五字從又陰
陽之交十一縱一橫陰陽之具乾從卓上下象天地
而日在其中從乙象物之達從人得天半體而物達
其下坤土居申位取其順古文申爲阜象以月繼日

又謂五十以學易謂河圖五十居中學易必自五十
入一似孔子之時已有如今所繪一六居下二七居
上之圖也者所不敢知也然則學易者當如何曰居
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象者七
八之畫六十四卦之靜體也變者九六之畫三百八
十四爻之動象也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變此其辭
與占也姑置衆說熟觀本文憤悱遞進憂樂相尋如
是十年庶幾其寡過乎惜也少壯不努力今雖得宗
匠在前而歎其晚矣惟幸教之不宣

切問齋集卷四

四

附答書

十二月二十四日札再到捧讀一週備悉好古敏
求殷殷下詢至意易道精深文老昏無知方隅之
見曾何與聞奧旨請以所習聞於儒先者畧言之
札中所云不敢知者四是辨義已精了了胸中確
有定見矣易之爲書自王弼掃象而後程傳出去
其旁雜歸之仁義中正譬開山之力又如日麗中
天所謂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闕欠者伊川云看
易先看王弼愚故曰而今當云先看程傳一切五

行納甲飛伏之說皆可掃除一舉而空之謂之外丹左道可也野狐禪可也上溯漢魏晉人中及李唐下逮元明諸儒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項平巷所云讀程傳二十年無一字與之相襲無一不本於程傳得之斯可謂之善讀程傳者朱高安傳義合訂說叅漢晉可與折中並列學官獨講象旨雜及五行殊非易道陰陽之義惟第二條所謂陽儀之上復長一陽爲太陽陰儀之上復長一陰爲太陰云云此啟蒙之數非康節不能爲此數非朱子

切問齋集卷四

五

不能引伸而發明之其數實精邵朱所謂傳心明易之原者但此且可另作一義看朱子亦云象數作一段工夫做者是也卽如康節云須信畫前原有易自從剛後更無詩講畫前易盡於大傳開端天尊地卑一節十二句今日講易將專仰觀天俯察地相其卑高究其動靜分聚形象以盡易乎抑窮其所謂乾坤貴賤剛柔吉凶變化之理以求其合於天地乎不必知者而後知也又如畫卦大傳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爻在其中是伏

義畫卦夫子止言三畫上又加三畫更無一二三之序亦無四五六之序夫子不知與知之而不以示人與故曰另作一義看可也愚所謂啟蒙之數不可解象傳之文亦以此至河圖洛書出於太平興國之年乃陳搏所爲存道藏中仁宗時劉牧獻於朝初授李溉又三傳而至牧別以四圖授种放卽今本義前列之四圖放再傳至李之才及周子敦頤之才傳邵子周子傳二程子伊川著易傳不言圖書一字亦不及先天太極圖諸說是伊川雖

切問齋集卷四

六

淵源博學實未之信彼時歐陽公王臨川亦皆置弗道朱子歸之於易明薛文清云程子之易主孔子朱子之易主邵子謂此也其言簡該不愧理學真面其實本義解易諸從程傳其有小異皆不害其爲大同故而今看易止當以程傳爲定盤星西河集中有河圖原舛編可看黃東發謂晦翁答王子合書明言康節伏義卦位穿鑿且當闕之毋以門人記錄晦翁之言爲疑又謂康節雖賢不賢於仲尼其言媿媿可聽獨恨未見答王全書是以切

切尋覓之老公祖讀破萬卷歸諸經義又云爲身心討安好真近世罕見顧問道於盲慚悚交併語無倫次惟垂鑒而採擇焉幸甚不宣

切問齋集卷四

七

與劉九晚論著述書

仰慕大名餘十年矣昨歲敝同年錢名大培者乃前保德牧數峯先生之子也偶過荒署又盛道先生之詩古文辭因託濟南屬吏陵縣吳鎮尋覓大刻適邱省齋先生有書奉寄又託其筆致嚮往之意而尊集固已於省齋架上借閱并抄寫十數篇以爲圭臬今蒙先生於不識面之人不遠數千里郵書惠教可勝快慰竊讀集內有崑山顧氏傳恐非修辭立誠之義蓋顧氏生時固已名重天下迨於今日東南之士家有其書此傳架空結撰全非事實徒取謗於海內耳昔樂安李象先有答崑山顧氏辯正地理書顧氏實未與往還因著謫觚十事以著其誣蓋象先欲假顧氏以自重不知適足以招無窮之悔也交淺言深古人所戒然正慮大集之流布既遠則有累盛名不少是以敢效忠告又頃讀省齋易序謂易兼理數固也第據綱目前編禹攝八年甲子卦大畜節云云因以隔八相生同位娶妻者推衍之以爲元會運世之秘籌竊謂大撓始作甲子伶倫始造律呂宓義盡卦之

切問齋集卷四

八

初豈識後世有如此名號器物而預藏於六十四卦之中乎大抵納甲納音之屬皆出於易謂出於易可矣解易者何必借資於彼乎邵子之學朱子取之其流究爲術數況彼數者咸起於漢世播於晉唐而先天四圖傳自希夷其出未久耶今不過謂易本卜筮之書要當極其數以通其變顧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而偏舉其一以爲易道盡此固不若言理者之無所不該也省齋之易自輔嗣伊川而來

切問齋集卷四

九

未爲非是唯先生切究之耀吳下鄙生學無師授於易本不甚解少年時頗專力於詩逾四十歲乃始留心經籍一知半解無足就正者感先生遠道納交之意不敢稍隱唯鑒不宣

答顧梅坡論易書

耀啟梅坡二兄足下前與友人論易妄謂言理者爲勝惠書開論良用欣感顧其中有宜答者伏惟覽觀而終教之則其餘尚將繼進於左右以畢其愚焉來書云河圖洛書理數不得分爲二但于卦爻論理究屬易明而難語於本末洞徹耀謂河圖洛書其名雖載於易而伏羲所則以畫卦者孔子不言爲何物馬毛龜背事旣難稽玉石間書並繇懸斷而今世所傳兩圖易傳本義俱所不取啟蒙載之乃出邵學按其方位則河圖生成之數乃據天一地二兩節之文而作洛書奇偶之數乃據帝出乎震兩節之文而作一則納甲月候其說先見於參同契一則太一九宮其法備陳於乾鑿度參同契道家之書乾鑿度識緯之說也其數固非易數又况理乎古今言數學者漢有焦贛京房宋有邵子然皆借易言數而已非易之數如此也何以言之伏羲六十四卦已盡萬物之理其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已足當萬物之數就一卦而論少一畫不得多一畫亦不得就六十四卦而論少

切問齋集卷四

十

一卦不得多一卦亦不得而焦贛於此若見少然漢之爲四千九十六卦各繫以辭謂之易林此畫蛇已成而又添其足者也京房親授其學乃廢著策而易以錢卜廢九六而易以世應廢動變貞悔而易以飛伏其於氣候之占廢焦贛直日舊法而易以六日七分此以呂易贏而冒稱柏翳之後者也至於邵子先天以乾居南以坤居北以離居東以坎居西然則暑爲天而寒爲地火爲春而水爲秋乎其經世積年以十二辟卦分主十二會大之爲一元十二會小之卽

切問齋集卷四

十一

一日十二時然則十二時亦有十二辟卦分主之而何以吉凶禍福不聞時刻變現驗諸目前而無視獨推諸萬古而無失乎此易置大將使之窮冠極追往而不返者也故曰非易之數也易自有兩儀四象八卦及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諸數其用著求卦又自有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以得七八九六諸數來書又云程子實精于數所精者此數也若邵子經世伊川同巷居住三十年未嘗一問易傳中不及先天圖一字豈非理數之本末自具於易而非河洛及諸家

之說所能增益者哉耀前謂言理者爲勝實不自意其謬妄不但欲於卦爻論理兼有學易寡過之志焉蓋易凡二萬四千二百七字言理者十六七卽六十四大象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之等得其一二言奉以周旋雖終身焉可也又自度所居之位易何卦在卦何爻而卽以其辭考驗得失合者爲吉背者爲凶其效捷於焦京邵子之數遠矣雖然先民有言易以前民用也非以求前知也求前知非聖人之意也足下方研精於數必將河漢斯言然願審其是否而往復之此道幸甚不宣

切問齋集卷四

十二

與錢異齋論文抄書

奉發文抄三卷指駁字畫訛謬精細之極雖已刻成十數卷查改稍難然不致憚煩也考亭二字自元明諸儒沿襲至今魏和公周櫟園始覺其非蔡文勤從事理學未必肯觀魏周之書其致誤蓋有所自陸清獻湯文正亦無不然不免為博雅者所笑而儒者終以為不急故後人有宋儒胸中無書卷之譏然朱文公注何器章尚沿包咸夏曰瑚商曰璉之誤注數仍依鄭康成七尺注九軻又依孔安國八尺經典相承

切問齋集卷四

三

如相近之為禳祈又為祖迎尹吉之為尹誥申割之為申勅歷漢唐宋元明數十輩經生未有敢奮筆改之者前人繆誤可批可注而不可改史記與尚書左傳不同漢書又與史記不同竹書紀年汲冢周書羅泌路史之類又與正史不同大義且乖況辭句稱謂之間乎二字改之至易然蔡集流布遠近依然是考亭二字似無補于文勤而有擅改先儒之文之咎未審高見以為信否

又與錢異齋論文抄書

蒙駁武學博讀書說及不可譏笑時文又臨川別籍異財議非是誠粹然儒者之言也然蒙竊有說未知其有當與否凡讀書之說一則淺學之士怠惰苟安四書講章而外不肯稍事旁搜此當教之讀書以廣見聞一則異端之學直指心體以讀書為驚外支離而塊然與槁木死灰無異此當教之讀書以資窮理乃今日學者之病皆不在此於六經誦未上口而傳注之異同則言之甚悉於諸史閱不終卷而史才之高下則論之頗詳其詞賦雖揚馬班蔡不足為工其歌詠雖潘陸徐庾不足為麗若云學在躬行則夢寐何嘗偶及道在日用則畢生詎有纖毫然而馳騁泛濫窮日繼夜勤而無所愈多愈失國初諸儒間有能言其非者今則時文之外羣然俯首于詩賦一流以自矜其淹博以為學如是止矣武學博者乃獨傷之而為說以示曰孝弟謹信親愛而後學文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先本後末合以從事之謂學竹筒木版手披口誦之謂讀書歷引孔孟言學之語以證讀

切問齋集卷四

古

書之僅爲餘事此其意何異謝上蔡強記古今程子以爲玩物喪志真西山日讀左傳朱子以爲不知急務乎其人名不出鄉里官不過司訓而著書警世有出于恆情之所不到者又烏可不急爲採錄乎科舉之業自古有之然伊川嘗曰人謂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有是不習舉業而望及第是責天而不修人事但可以得之卽已不必盡力也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此猶謂宋時舉業非四書文也至於近世則如陸清獻公訓子有云方作舉業不能

切問齋集卷四

五

不看時文然不必十分全力盡用於此湯文正公訓子云時文只做七八分便已不必做到十二分張清恪公與陳宮詹書曰今日役役於舉業者未必中讀先儒之書者未必不中三公皆

本朝之大儒而其言無不與程子合者可見此事不必以詩賦策論與時文相軒輊得則皆有所得失亦皆有所失往時有與吳門程佐高書會極論之虞山顧古湫爲拙集序文不謂然也然當時實未見清獻公諸人之論今則所信益堅卽教子弟亦不以此爲

汲汲矣詩賦策論雖均之不得真才而其人之好尚學術尚可因文以窺見一二如賈誼與董仲舒自是兩種學問姚宋之詩與宋之問沈佺期定是各樣筆墨若今之時文則人人孔孟字字聖賢矣暗中摸索止辨其文之工拙而不足以知其人也魏叔子陳午亭朱竹垞諸人之餘論似不可不存以待方來耳大功同財何嘗非聖經遺訓但歷數親申之中有宗族同居而不彼此詬諍者乎凡人遠則相思昵則相狎親親之仁不在同堂共爨是以三代之得天下也衆

切問齋集卷四

六

建親戚使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乃至制民之產亦必析之又析一夫受田只食八九人而止餘夫及歲之中其有越陌度阡而藹然相接者惟有定分故也各惜其財各勤其力然後有無可以相通患難可以相救遂天下之至私乃成天下之大公此道不行人無定志少可凌長衆可暴寡骨肉之間遂生嫌隙又安得以九世同居爲必可能而勸人別籍爲非篤論哉匪獨此也剖股事親豈非孝子未婚守節豈非貞

女然而皆非聖人之中制王道本乎人情蓋在此也
今誠不敢教人以出分第爲子孫計者不可不深長
思矣吾能必之於子不能必之於婦能必之於婦不
能必之於孫孫又生子子又生孫利相競也勞相諉
也其有百年不散之筵席哉天下有名甚美而實不
濟者此類是也以上諸條未敢自謂必然恃知我之
不棄幸有以相復不宣

切問齋集卷四

七

與王惺齋論佛教書

蒿菴釋迦院記作彼法中語爲大儒之玷不能無待
於後來者之去取先生之言良是也如大著虎頭巖
募疏以其爲龜山過化之地浮屠祖真母孔姥壽序
以其能節食養母異於呂昞廖甲之絕倫理而情游
兼明繪父像於師旁雖不中禮猶有仁孝之思是皆
有憫世警俗之意而出以昌黎震川之筆比之蒿菴
洵爲過之惟與楊觀察書以爲佛教勝於陰陽土地
星辰方藥諸書儒者不可以不考則蒙竊有所未安

切問齋集卷四

六

佛書精要不外吾儒其往往與易論語合正其竊吾
易論語之糟粕而爲說以惑人耳蓋竊吾聲色臭味
安佚諸外遇之名而謂之六塵六根竊吾有物有則
之義而謂之卽空卽色竊吾不偏不倚不以寂感而
殊者而謂之不生不滅竊吾不磷不緇不以磨涅而
變者而謂之不垢不淨竊吾不加不損不以行藏而
異者而謂之不增不減竊吾樂天知命之境孔顏所
以無入而不自得者而謂之遠離諸苦究竟涅槃成
正等覺朕吾篋而發吾藏得吾似以亂吾真宜在誅

絕之條久矣今大著似謂西方真有聖人其書皆與吾合學者不可不閱其經卷得毋欲止沸而又益之薪乎又謂禪學亦格物致知亦明於庶物如來之智慧自誠而明其由聲聞緣覺入者自明而誠而特未察於人倫以此爲儒釋之辨夫既未察於人倫誠於何寄明於何著不合意心身家國天下以爲學所格何物所致何知此雖不爲彼法中語而固與蒿菴立說之意異矣祖真兼明一細行之類儒先生卽引而進之樂善之懷如此其怨蒿菴一文辭之似佛近人卽推而遠之議論之口如此其嚴此文行世恐復有以其刻論蒿菴者移之大著也故敢竊貢其愚臨楮惶恐不宣

切問齋集卷四

九

復戴東原言理欲書

春杪接書久未裁復紛紜案牘之中力小任重日夜惶疚卽此稽緩亦足見其才力之困也閣下究心典籍高出羣儒修述之事方期身在胡遽有秋令假歸之語行止何如臨期尚祈示及如果言旋倘可迂道濟南一訪譚華之勝尤所顛跂來教舉近儒理欲之說而謂其以有蔽之心發爲意見自以爲得理而所執之理實謬可謂切中俗儒之病乃原其病之所起則篤名之一念實爲之蓋自宋儒言理而歷代推尊以爲直接孔孟者程朱數大儒而已於是莫不以理名學如前世所譏太極圈兒大先生帽子高者其來已非一世繇理學之名可以虛附故也夫理懸於虛事徵於實虛者易冒實者難欺唯言理而著之於事證之以跡空虛無實之談庶不得而妄託西山大學衍義此其宗乎至於朱陸朱王之辨近世尤多聚訟其所訟者皆在毫釐影響之間若盡舉朱子之行社倉復水利蠲稅銀與象山之孝友於家惠愛於民陽明之經濟事功彪炳史冊以爲理學真儒之左契則覆卮之國

切問齋集卷四

十

勵有存者矣顧以此求之詎易多得則擇其言之切於今者莫如顧崑山行已有恥田箕山利之一字蝕人最深二語爲廢疾膏肓之藥石沉迷大寐之晨鐘而不貴言性言命存天理遏人欲之虛談庶幾於風俗之盛衰吏治之得失民生之疾苦在在與民同好惡而不私於閣下之教得毋近之而不止以其名乎近日從事文抄一編大指如此惟是所見不多網羅難盡淺人易眩決擇未精其中不無遺憾是以未敢郵正今大教諄諄似欲匡其所不逮者又可不獻其

切問齋集卷四

三

醜拙耶人便附上一冊耀再拜

與王惺齋論韓文書

細閱讀韓記疑仰見決擇之精持論之正大有功於韓子卷首原性原道二篇尤韓子一生精粹所聚竊嘗究心焉而知其用意所在其言性有三品蓋出于荀悅之中鑒安溪李文貞公於原性篇評曰性之品三卽氣質之性也而其所以爲性者五則天地之性也旣知所以爲性者五則性非善而何韓子之於孟子所謂未達一息者也蓋不知韓子本於荀悅荀悅又主劉向是以專斥韓子于原道篇評曰原性之篇

切問齋集卷四

三

首言五性而學者誦習又專此而捨彼反緣此而滋無本之疑意謂若無原性則是本末不備也今記疑移原性于原道之前例同文貞又謂諸子言性惟公最得孔氏之旨則與文貞稍異而亦未言其本於荀悅則其受蔽之由固無由知之矣抑歐陽子又言性非學者之所急論語性相近習相遠戒人慎所習而已終不言性果善果惡是則此篇言性尤屬虛理不比原道專爲救時而作蓋有唐一代崇尚佛老民間惑佛甚于老而上所尊奉則老重于佛觀其推所自

出於元元皇帝則一切爲治之具皆出於此風聲氣習始不可言韓子闢佛之文甚多惟此篇偏重在老子第三十八篇有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淮南子據此衍爲原道訓韓子意在救時故卽淮南之題而作此以反之入手首破仁義道德四字下則云老子之小仁義又云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又云今其言曰聖人死大道不止云云又云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皆指老氏而言集中尚有進士策問末一條亦同此意此所謂救時之作

切問齋集卷四

三

而非僅言其虛理然則編書先後安知其不出於此文貞旣已移之而記疑復引中庸性道以證之亦又不可動搖矣惟是韓子所以作原道之故不可不一爲闡發是以致獻其愚惟不吝教覆爲望

切問齋集卷四終



切問齋集卷五

書二

祠堂示大兒恩綬

昨沈甥思序述女方來叔之言謂及今宜建祠堂問其費曰數百金此徒見世俗於通衢隙地建立祠廟街耀鄉鄰以示貴異不知其悖禮違制不足學也古者廟寢相連神人互依必在中門之外正寢之東一世自爲一廟各有門有堂有寢後始變爲同堂異室之制而其世數必視官爵之高卑爲準仕宦之家雖

切問齋集卷五

一

貴至宰相于古僅爲大夫得立三廟而已緣其制度繁重難以遵行經程朱大儒準情酌理創爲祠堂得祀高曾祖考四代而其地必仍在正寢之東正寢者今之廳堂也或一間或三間中爲四龕龕中置橫櫨中藏主龕外垂簾以一長桌盛之其位以西爲上如是而已此吾先世所未嘗行亦不能行因思嘉興住宅適于廳堂之東復有正屋今宜于第三層向南屋內立爲祠堂一如家禮之制自吾高祖以至吾父共爲四代古人或以始封之君爲始祖或以始遷之祖



爲始祖論始封則吾祖實受大夫之命子孫可世祀不廢但既遵家禮則可不奉始祖之祀此俟後世酌行不必預定至于以西爲上說者謂鬼神尚右也但今俗生人以東爲上死則又以西爲上於人情有所未安明初用行唐令胡秉中言許庶人祭三代以曾祖居中而祖左禰右邱瓊山謂士大夫家祭四代者亦合如之徐健菴讀禮通考載此圖式中之左爲高祖考妣中之右爲曾祖考妣高之左爲祖考妣曾之右爲考妣四龕相隔俱係南向此於時制既協人情亦安若今世俗之祠堂既不與寢相連神不依人而又祀至數十世之遠其旁親不問愚智一皆奉主入祠其子孫不分貴賤居然執鬯主祭徒廣其官室不以僭逾爲恥此何足倣效乎女於接收房屋之後當以此爲首務記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家禮亦云先立祠堂于正寢之東他如栗主制度祭器品式獻享儀節按家禮所載斟酌損益行之疑而不決郵問詳定可也

切問齋集卷五

二

又

神主當遵伊川主式其圖載讀禮通考第五十六卷馮師當有此書可往借觀其說有陷中以書爵姓名行爵謂官姓謂氏名謂諱行謂第幾馮善家禮集說曰今人又於陷中增書生於何年月日卒於何年月日享年幾歲葬某處今吾高曾祖考生卒年月載在家譜問方來叔取回查寫又曰粉塗其前以書屬稱屬稱謂高曾祖考及官號行也其式書顯高祖考某官封諡府君神主按今當先書封號次及屬稱如於吾父當書

切問齋集卷五

三

誥贈朝議大夫原任山西保德州吏目顯考虔實府君神主于吾祖書

誥贈朝議大夫顯祖考公衡府君神主移封贈官職于上尊

朝命也于高曾兩代則竟書顯高祖考君亮府君神主顯曾祖考廣生府君神主世俗于無官者加書處士此二字旣非嚴光徐穉之流不能當且亦非古不可從其下仍旁書孝元孫孝曾孫孝孫孝子某人奉

祀至女主則於吾祖妣書

誥贈恭人顯祖妣張氏恭人神主於吾兩前母亦如之高曾二代未受封贈則竟書顯高祖妣某氏碩人神主顯曾祖妣吳氏碩人神主碩人二字見姚翼家規通俗編鄭介菴作無封婦人誌如此誌可稱主亦可稱也今人或僭稱孺人孺人乃品官之婦不若以碩人與府君並稱呂新吾疑府君為爵非也慶源輔氏曰府君乃人子尊考之辭則碩人亦為人子尊妣之辭矣一主自為一櫃二櫃並為一龕香案祭桌之

切問齋集卷五 四

類一一照家禮製備東西靠牆多設櫥櫃東一櫃藏祭器西一櫃藏遺書餘俱貯吾所購書籍對面北向者為書房令子弟於此肄業冀世有讀父書者出焉其勉遵吾教

婦人書某氏某封蓋古制也今人乃諱書氏字此最無謂 古有郡君縣君之封故曰某郡太君某縣太君今無此封則亦僭也碩人雖宋世曾為封號而今制無之以為人子尊妣之辭似無不可觀果堂沈氏詩錄可知 自記

又

古者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宴器況今不必如古者簠簋籩豆之屬止用今器以從簡便所需瓷物數種而已邵康節曰吾高會今時人以簠簋籩豆薦牲不可也此說最通宜可遵用朱子家禮有椅桌牀席香爐香盒香匙燭檠茅沙盤祝版环玦酒注酒盞茶瓶茶盞椀棨匙箸盥盤悅巾等物椅桌牀席皆設于正寢蓋祭祀時啓櫥請主奠于正寢故預設諸物今如就祠堂致祭只于每龕各設祭桌一張又于

切問齋集卷五 五

稍南中設香案一張上陳香爐香盒香匙燭檠祝版环玦祝版以書祭文娶婦嫁女大祭用之常祭可省环玦以下祭日今用四仲宜祭日惟婚嫁疾病則卜此二物不必常設茅沙盤在香案之下以縮酒降神今或為奠池亦可其餘各物隨便置辦將祭設果棨于每龕桌子南端家禮六品酌用四品蔬菜脯今乾肉醢內皆用相間次之皆用家禮各三品酌用二品設盞盤醋棨匙箸于桌子北端每位各一盞西棨東匙箸居中庶羞每龕酌用四椀雞魚羊豕羊豕在西雞魚在

東麩食米食每龕各一盤麩又在羊豕之西米又在雞魚之東羹飯每位各一椀羹在椀東飯在盞西以上每龕合用四椀六盤四碟又蓋碟匙箸各二比家禮甚爲減省非惜費也禮之委曲繁重者貧不能舉必至廢棄吾家自祖宗以來時祭四代止用一桌常切不安又恐分爲四桌後來不能相繼因循至今乃始損之又損定爲此制非欲通行于他姓也家禮置祭田具祭器下注云計見田每龕取其二十之一以爲祭田今吾無一畝之產其能久行此禮乎是不能

切問齋集卷五

六

無望于世世子孫云

答王惺齋論家祭書

昨晚燈下接奉手教示以講求家祭之義所以披豁蒙塞者甚多惟是愚陋所及亦有獻疑於左右者惟先生幸教之古者大夫適士始得立廟今無世祿世官父爲大夫子爲庶人者多矣非旋建而旋毀之不可子爲庶人孫又爲大夫則旋毀而又當旋建是故其制難行而名亦不可冒居何者漢唐以來非有功烈於朝奉詔特祀不得立廟也先儒酌爲同堂異室之制而號爲祠堂以宜民而善俗誠不易之常經也

切問齋集卷五

七

來教猶仍祧廟高祖廟曾祖廟祖廟考廟之名毋乃猶有未安乎墓藏魄廟藏主理誠不二然王者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咸酌親踈而隆殺其禮今以士庶之家而追祀之典至於無窮或者有所未宜昔程朱大儒講於此也熟矣萬不得已而援喪服之制以爲準謂喪服至高祖而止則祀典亦至高祖而非越也過此以往非僭卽侈其爲不可明矣方望溪曰哀敬思慕之誠達於高曾已覺分之難滿又推而達於遠祖始祖恐薄於德而於禮爲虛魏

晉毀瘞之議不著禮經然非有大事而不省於君遷
主數十干祿及其始祖亦豈有左證乎曲禮席南向
北向以西方爲上東向西向以南方爲上朱子云東
向南向之席皆尚右西向北向之席皆尚左緣古者
以室西南隅爲尊故南向北向皆以西爲上廟制事
死如生不得不爾若謂鬼道尚右則南向之昭固尚
右而北向之穆不尚左乎今之室制以中爲尊則太
祖正南向之位而高曾祖考分列東西猶之古制太
祖東向而昭在北穆在南也古之廟制各有門有堂
有寢其迭毀迭遷雖曰昭常在昭穆常在穆然皆自
南廟而遷於北廟且貽祭於太廟之時必合羣廟之
主於太廟而共祀其畢也又還其主於羣廟此其爲
數徙也大矣今在同堂異室之中閱數十年而一遷
其位雖有忽左忽右之嫌而無乖神道清靜之義似
旣不分昭穆則其小者固可畧矣至無後之主唯以
可耐高祖以下者附祀可也往者祇謁
孔陵見於叢塚之外別爲壇以祀無後之鬼雖以義
起亦公侯之家可行此耳亡兒前葺新居偶舉施功

切問齋集卷五

八

先後示之不謂先生之早有同心俾得增長知識敢
因惠教之及而益布所懷唯鑒不宣耀再拜

切問齋集卷五

九

再答王惺齋論家祭書

展誦覆函益用心折仁義之人其言藹如洵足以廣孝而敦厚矣第人各抱其無窮之願與必欲自達之誠而苟無禮以範之則貴貴之義無分而親親之道反晦故雖格令之所不及而必參之經訓證之儒先以求萬一之合燿淺學之人豈知禮義然亦欲歧大賢之門牆而效法其所爲則苟有纖毫之未釋寧可不自暴於君子之前乎古者宗子之法大宗之子一小宗之子四惟繼高祖之小宗得祭高祖餘止祭其

切問齋集卷五

十

曾祖禰今宗法廢而不問所宗之大小一皆得祭其四規則其道已稍廣矣苟古禮而至今存也伊川之議且在裁損之列然則祭四親而卒去始祖此朱子辨義至精勇於改過而非有迷眩也其答潘立之有曰古人雖有始祖亦止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至高祖而下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爲詳悉非謂家家可祭始祖也此則明言始祖之不盡當祭而祭寢之法不著世數亦不言可上及無窮今一室四龕之制以爲猶之廟耶則程朱

之說宜若可從猶之寢而不拘世數耶又何必別其爲祧而閉之最西之一龕此燿所不釋者一也古惟一世自爲一廟故四時之祭各舉於所當祭之廟而所謂祧主者自在太祖之夾室至冬至而始合食在此不覺爲數在彼不見爲疏故可並行而無礙也今同在一室之中四時之祭陳於四龕旣無以示別于冬至之合食而祧主之靈乃旁視其子孫之顧享而不得與至祫祭而後啟楨出主一展其儀以爲聊備歲祀而已又其龕爲地無多積久不足相容不知位

切問齋集卷五

十一

置何所此燿所不釋者二也以西爲上古固行之第左宗廟而右社稷則王者之制本尚左爲祠堂必於正寢之東則儒生之議亦尚左今生人行禮又無不以中爲尊生者以中爲尊死者以西爲上拘於陰陽方位之說而不考古今宮室之殊得謂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乎金氏賁亨曰宗子宗婦祭則中立而高曾考妣僻在一隅非對越之義況今者國家祀典皆以南嚮之中爲尊而私祀之禮必日以西爲上考之古而不必盡協求之今而又若顯違此

耀所不釋者三也夫見人欲致其仁孝誠敬於祖而顧以爲非是甘蹈不遷之名而自入非人之路雖愚何至出此然來教亦云心雖無窮分則有限分非徒格令之所及與夫廟數品物之間已也卽禮也苟其於禮無傷方且闢戶而祭爲鄉鄰親戚之慕效如徒謂我有無窮之願與必欲自達之誠苟得爲而遂爲之而不必經訓儒先之皆合也將神之陟降爾室必於人所不見乎耀非知禮者惠教乃述范恕齋不虞之譽旣愧益感故妄欲自抒其謬而不敢隱唯諒其

切問齋集卷五

三

淺鄙而一笑置之耀再拜

與錢巽齋論行述書

伏讀所著令先妣劉宜人行述其體例稱謂一遵果堂沈先生之緒論甚善然竊謂行狀之體如上太常議謚史館作傳者宜用公狀之式不復參以作者之意如子孫自述其先世德善以求誌銘者乃本哀痛之餘情發祈請之至願必宜從乎作者之自言而稱其祖父之祖父悉以作者爲主父之父爲祖祖之父爲曾祖今果堂乃據穆員白樂天爲證不從狀者之所自稱而從所狀之人之所稱何異祖父生時對父而呼其祖爲父對祖而復呼其曾祖爲父乎唐之大家爲昌黎宋之大家爲廬陵昌黎韓滂墓誌曰吾與妻哭之心傷吾者昌黎自吾也女孥墳銘曰始命子弟與其姆易棺衾命者昌黎命之也此下治子孫之文之例也廬陵瀟湘表爲皇考崇公而作然於祖則稱皇祖府君於曾祖則稱皇曾祖府君皆廬陵之自稱而不從崇公之所稱此上治祖禰之文之例也至爲宗族友朋之碑誌或發乎吾心之悲悼或緣其子姓之徵求雖從所狀之人之所稱而必兼敘己意

切問齋集卷五

三

以明不能以不文辭之故曰君諱某作文者君之也
曰系以銘作文者系之也唐宋名家無不如此非始
於明之中葉此卽旁治昆弟之文之例也其於母氏
如歸熙甫先妣事狀則稱外曾祖外祖邢子愿萬太
君行狀則稱外王父母蓋又自歐陽公之例而推之
未可以爲非也且果堂之論旣從所狀之人之稱而
以其祖爲父曾祖爲祖矣而其自述真崖府君吳孺
人之題則仍曰先考真崖府君述先妣吳孺人述於
題則考其考妣其妣於文則考其考之考妣其妣之

切問齋集卷五

齒

按果堂先生說本黃黎洲金石要例而未詳韓歐
諸家手著之文其稱謂固與穆員不合也

自記

又與錢異齋論外兄弟書

承教并讀與潘又韓書佩服佩服禮服問公子之妻
爲公子之外兄弟陸農師注云各謂其外家之黨爲
外兄弟此外家指外祖父母從母言也乃喪服舅之
子下鄭康成又注曰內兄弟則又自有內稱而義疏
釋之云對本族言亦通曰外也此正與書意相合但
通曰外兄弟仍止指舅之子與姑之子而言姨母之
子當據爾雅爲從母舅弟蓋從母舅弟自與舅之子
爲外兄弟不與已爲外兄弟也乃舅之子又有內兄
弟之稱則妻之兄弟止可云妻兄妻弟不當亦謂之
內兄弟以與母黨相混此考之禮制驗之人情似爲
允愜無可疑者若俗稱表兄弟雖與外字之義無別
從俗施于筆札可耳不宜見於文字又爾雅姑之子
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則
凡屬異姓皆得爲甥故周制于同姓之國皆謂伯叔
異姓之國皆謂甥舅日知錄云左傳昭九年景王使
詹桓伯辭于晉曰伯父惠公十五年景王謂籍談曰
叔父唐叔此雖稱其先君皆爲伯父叔父可知於異

切問齋集卷五

五

姓之國雖其先君皆爲伯舅叔舅而於世次相同行輩相等者當如爾雅通謂之甥天子於諸侯諸侯於大夫皆然甥甥卻甥陰飴甥之類是也古義大畧如此歲暮冀得縱談爲快而忽有不來之說殊非所望并及不一

切問齋集卷五

六

上馮師問喪儀書

不孝慘遭大故昏迷不知所措恃老夫子之提誨如夜行而得燭誠不孝萬千之幸兩次辱臨既聞至訓不孝謹凜奉行深懼弗逮惟外間或以反古爲疑不孝循省內訟自以爲皆遵

今制並非古禮如冠服及百日剃頭皆京師職官士庶上下現行之例又案

大清律凡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安葬注云定限三月而葬官員庶人同又云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

切問齋集卷五

七

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今不孝擬二月安葬已逾三月之限過此以往近於託故暴露義所不敢出也又名律居父母喪作樂列在十惡之條例內亦稱民間喪祭之事凡有絲竹管絃演唱佛戲之處照遠制律治罪不孝擬不用音樂亦

今制也律又云居喪之家修齋設醮若男女混雜飲酒食肉者家長杖八十不孝擬止用素饌又

今制也亦俗創見以爲古禮不知區區一念惟以恪遵

王制爲務不敢自託古人以驚世而駭俗也今音樂一事查會典內所載品官喪儀有陳設執事並鞍馬五匹之文其執事名數康熙七年

題准不過數件並無音樂若權照藩臬衙門早晚鼓吹之例設立鼓棚亦只可懸而不作免致喧雜至待客酒肉則以不孝蘆墟舊俗悉用素饌鄉間淳樸之風不可自我壞之若郡人食肉鄉人食素又啟非議之端故前有一樂食素之意蒙諭以爲不便自宜改之設有故鄉親友留心於風俗之奢儉歸咎不孝者

切問齋集卷五

六

其過至小可以情諒也以上諸條皆就師訓所及而申請教益者此外尚有點主一事不能自決敢并以請示於左右古者始死立重虞而後立主用桑練而後用栗主然則初喪之主尚不以耐廟永祀謹書生卒月日於陷中某官某封於主外以此謂之題主可矣何爲獨虛王字之一點延請有爵位者先朱後墨而以爲光寵乎劉山蔚曰服官者簿書教令皆用朱以下行上焉者不敢也人子於父母而使人肆然下臨之是豈所以尊之乎不孝前遭先君之喪固未嘗

請人今茲欲循舊例親泣血而書之并不虛王字之一點以待貴官長者之辱題不審於理是否有合伏惟明示苦由餘生五中無主禮經迂遠固不可施于今日卽書儀家禮亦繁重難勝不孝僅采用十分之一二而已不免或疑其反古是可懼也然人情固有始而駭中而服久而且化之者流寓之人未諳土俗所仗老夫子大人爲之護持使得伸其人子自致之情庶幾不悖禮律而亦不至大爲指摘之叢則其感激至誠猶生死而肉骨矣不孝懼惶恐謹上

切問齋集卷五

七

附答書

午後接札未及卽復日來多冗因趁此刻率泐也來札考古酌今致爲平正可於尊集中添一篇文字若生則素屬空疎何足以言禮而辨論考索耶日前所言乃一片真切相關之意耳並未謂尊處有何不合於禮也今就來札諸條論之第一點主之說是到萬分近來風俗請冠蓋題主不過爲耳目之觀非爲倫常之道也若至情至理竟是爲子者敬謹自書一氣感通或爲神所憑依較擇子弟

之善書者尤爲親踈迥判尊見卓然無可疑也若用鼓吹用腥用素皆禮之末節也守經從俗任自酌之至於冠服及百日剃頭定制當然外人亦絕無以此爲疑者所疑在不用僧道不用鼓吹世俗之見不足辨也

切問齋集卷五

三

答錢巽齋書

耀啟巽齋大兄足下辱書規切敢不敬承然惟內之所靳終無自足之日故於外之所遭常存知足之念是知足生於不自足非自足生於知足也僕忝蒙恩遇非據爲慚閱歲愈多積愆愈甚使外有同志之人內有可施之畧亦或可效涓塵免譏尸素無如誠不足以感人德不足以及物無異土偶之坐廟中受人焚香頂禮而寂然無所感應此其與死人何異哉且死亦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如僕等倫有之不見其多無之不覺其少而多生一年則負

切問齋集卷五

三

恩亦多一年况禍福不擇人而施近事之可爲鑒戒者雖由自取者多而覆巢之鳥無完卵城門之火及池魚其中豈無善士哉孔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夫人至於死亦可已矣而遠慮者極論至此雖曰有爲言之要之豈非至理老子齊得喪一死生能衡視夫得喪死生而已尚未知喪愈於得死愈於生之理也僕豈肯爲彼教所惑而謂生真不足戀哉所以副此生者實難又累此生者過多是以常常激論如此

來書殷殷諄囑若惟恐其真死者然僕健飯猶昔應對賓客猶昔惟兩眼昏花讀書稍怠此暮氣之乘近死之兆一生所竊喜之處卽良友所切戒之處雖然理學中不妨有劉伯倫彼以飲酒我則荷鍤各學其所學而已近兩年久無發我狂言者白足下至此又將汨汨乎其來矣一笑不宣燿再拜

附原書

大培頓首別後于二十日抵益都廿五日開館此番兼旬侍教並賜多珍均非意想所及銘刻何如

切問齋集卷五

三

茲有妄言者周易大學二書爲閣下平生尤所注意大學言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易言君子以自強不息此見德業久大無可歇脚處也近日閣下持論似近于所謂齊得喪一死生者此則畧有自足之嫌自足生于知足非不甚善然使大臣盡以疏傳爲法不自覺其以莊生爲師此豈

聖天子所以嚮用之意與蒼生所以仰望于大儒者哉竊觀儒術而外好官有三途焉有如窮士之獨善其身者有如阿家翁之頌頌無器局者有如鄉

原之無所作爲僅能斤斤自守者是三人皆無閣下之學之識之經濟者也學識如閣下經濟如閣下斯之謂大儒固有以異乎彼三者之所爲矣其可不以自任而自愛乎且禮記引詩以申止至善云於緝熙敬止孔子象傳云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古詩亦每託興於及時行樂是則聖賢用心莫不皇皇然惟恐其或死不得罄所學而盡其職其自愛有如此者伏惟閣下採納前言加意調攝使精神強固則能振拔有爲紀綱整肅事業大建

切問齋集卷五

三

於國家而家範亦永貽於子孫矣不然以數十年之純心理學一朝舍正誼而言道德知足知止乃至推倒於年命其果俯仰成無欠矣乎亦知壽命在天無煩敦勸而區區之誠豈能自己抑又念之閣下之於人不輕許可培植昨偶有篇章不期過蒙褒美一則曰沈浸濃郁再則曰故人無兩培之謗陋何以當之或者始終以道義相商竊效土壤細流之小補此則故人中僅見者矣所冀賞其僅見而

留意焉幸甚幸甚大培頓首頓首

切問齋集卷五終

切問齋集卷五

西

切問齋集卷第六

序一

禮記釐編序

自帖括之學興而讀書之士皆無所用其心焉六經四子懸諸令甲所習者宋儒之傳注幼而誦之止以能記為佳長而憶之又止以能演其義為工至其書之前後通貫與否不計也甚者偏舉其不通貫者而剗上下兩辭以命題為士者亦就其不通貫者而強為聯綴以成文人皆曰工矣古之人則不然其讀是一書也必知是書所說者何事則即以此一事自首訖尾反覆循覽苟有一言之不類一義之或闕則必怒然不安於中而為之泛濫博觀以求其義類之歸久之而始恍然曰某當在彼某當在是也其試於有司必不於其不通貫者而強為聯綴以求合也故古之讀書也難而今之讀書也易難故數千年而僅有鄭康成孔穎達與宋程朱數大儒易故三年一試於禮部者滿萬人而皆以為通儒也無他此用心與不用心之別也康成之心用之於易故移象象

切問齋集卷六

一

於卦爻高貴鄉公以爲何以不謙又高貴鄉公之心用於易也朱子之心用於大學故分經別傳而補格物一章王文成公又謂不如古本又王文成公之心用於大學也然則有當吾世而能用心於所讀之書而不憚其難者雖其未必不啟後人之疑如康成之易朱子之大學吾必以爲真能讀書者矣濮州牧安鄉潘君以禮記一書本非孔門七十二子所撰與易書詩春秋四經不同且自朱子以來東萊呂氏臨川吳氏。

切問齋集卷六

二

國朝安溪李氏皆欲爲之釐訂因舉其詞之相類者甄綜而聯合之以便少年之讀是經者雖出於創而實本朱子之意吾不知其書之尚有遺議與否而要爲能用其心於讀書則明徵也嗟乎今日讀書之士人嘻亦嘻人笑亦笑已耳吾安得盡如潘君其人而與之徧探六經之首哉

楚詞韻解序

古者言音不言韻而韻之必出於音音之必有所準六書中轉注諧聲固韻學之權輿也屈子楚臣宜操土風乃離騷二十五無不與中華音韻相協當周盛時知必有勒爲一書如冬官之外復爲攷工記流示天下以同風俗而一道德者矣今韻始魏李登去古未遠承傳有自屢析於周頤沈約陸法言復併於劉淵陰時夫同一宮音也東冬江冠於支微之先陽庚青蒸列於歌麻之後同一角音也魚虞爲一類在齊佳灰之先蕭肴豪爲一類在歌麻之先歌麻又爲一類在陽庚之先尤又爲一類在侵覃之先前後隔越不相通貫自唐宋以來孫愐毛晃黃公紹吳棫諸人未有覺其非者至

切問齋集卷六

三

國朝蕭山毛檢討始因鄭庠古音辨創爲五部三聲兩界兩合之說尋其義類必且移易部分使宮與宮相次角與角相次而後可以無憾學者以三聲通押而又通及所通之三聲音義汎瀾幾於無所不可卒遵武進邵子湘韻畧而不從檢討不知其書實發于

古不傳之秘而非諸家所及也滋陽邱省齋達於易學由易韻通諸楚詞獨以檢討之韻讀之知降與庸卽宮部三聲之合芷與晦卽無入三聲之合均與名卽宮商二部之合則與服卽東蒸二入之合進退出入無不就範節解句釋釐爲八卷名曰楚詞韻解信乎毛氏之功臣而韻學之符契矣余嘗服膺顧崑山李富平之論韻然其與檢討異同之處卽顧氏之甥徐健菴尚書猶謂不能通兩家之郵末學膚見敢曰爲劉氏左袒乎

切問齋集卷六

四

栖雲閣文集序

曩余因事按淄川信宿故侍郎念東高公第問所爲栖雲閣詩文集其元孫貽榮揖而言曰先公詩曾爲趙宮贊秋谷選刻惟文集尚藏於家方謀剞劂而未能越六年貽榮之弟貽樂奉其兄命手公文來謁余發而觀之知公雖以詞翰起家而所懷常在民物當國家景運方新之日東省草昧初開餘風未殄哀鴻滿澤莫爲念此嗷嗷及至田功漸卽朱提賈躄催科之吏撫字無方公局外持籌發言流涕見於救荒序

切問齋集卷六

五

與當事書者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於歎末俗之陵遲痛藝林之波蕩杜詹有疏砥士有議起僵立仆斯爲藥石矣或以公文涉及二氏喜聞宗風卽齊諧夷堅傳奇樂府亦復津津齒頰疑止以跌宕文史自喜而不知其意念所存有如此也且公之於文眼如明月口如懸河思如湧泉筆如翻水充沛而不嫌其冗秀贍而不覺其腴敘一事必灼陳其事之情狀舉一義必盡顯其義之底蘊如與畢少保論計相陳百尺說冢宰會墨序之議時文瀛洲草之繪詞苑令人如

身廁其列爲之喟然興歎而不能已焉新城王尚書所稱咳唾珠璣用如泥沙者尚不足以盡公行文之妙斯不亦自足千古已乎顧揚雄後世安有子雲子建當年深期敬禮歐陽手訂六一朝宗乃有壯悔公之文未嘗自定篇第閱者易以文詞之工而掩其蘊舍之大今畧爲差次凡得一百三十八篇訂爲正集其出入二氏與夫散碎零雜近於小說者則歸諸別集庶幾椒艾攸分淄澠各別而公之真面目爲不泯矣貽榮兄弟如力不足以全梓先出其正集以傳世也可乎

切問齋集卷六

六

北溪文彙序

同里水村沈先生與先大夫爲忘形交嗣子需尊又與子相善也先生好蓄古書及金石文字先大夫則貧不自存所藏書籍至少需尊世其家學幼卽棄去舉子業肆力於詩古文詞三十歲以前皆其鍵戶力學之日而予自十六七後汨沒於時文者垂十餘年又爲窮餓所驅自幼至今無歲不在風塵埃壘之中才識之淺深與爲人之賢不肖由是相去絕遠顧需尊於儕輩中獨異視予子亦推重需尊以爲不可及

切問齋集卷六

七

人或從旁非笑其說百端兩家之交益堅以久自先生歿後需尊生計日蹙幾與予類嘗渡錢唐入豫章越梅嶺抵南粵浮海至惠州還客贛江歷遊清遠之峽蓮花之巖雙鶴垂雲章源之洞足跡所至輒忘其身之貧賤而一發於文其爲贛州郡志移書當事極言當爲盧光稠立傳又請開福壽溝以興民利前後數百言皆非經生常談需尊雖困於無資地長爲布衣以老而其特立獨行之操鬱勃不伸之氣固不屑與曲儒小生比優劣也乙酉春予以扈從南歸省視

先大夫墳墓因得復與需尊相晤出所著北溪文稿屬敘回憶兩老存日尚未知爾我成就若何今乃相懸萬萬若此攜持行笈不敢發視者五年於茲旋念先世以來切劇文字之懽固非一日縱筆墨蕪陋豈可終無一言以相報乎爰於退食之暇稍爲點次敘而還之彼不知需尊者不將又以予言爲非笑之資哉

切問齋集卷六

八

切問齋文抄序

道備於經詳於史經猶鵠也史冊所載則古今射鵠之人也讀經而知鵠之所在讀史而知射者之得失則固可無事於爲文矣然自孔子之世卽有老聃孟子之子世卽有楊朱墨翟遭秦焚書經缺不全九流百家雜然並鶩學者惑於岐途而六經始晦經晦而史家之子奪亦不盡合乎聖人筆削之旨迨唐昌黎韓子出始闢老佛荀楊推尊孟子以爲功不在禹下其初也由其學文者以見道其卒也舉其術道者以成

切問齋集卷六

九

文自是唐宋諸儒之務爲文以談道也而文遂不可以或已然其弊也有爲訓詁之文者有爲講說之文者夫經者常也道之常者詎待解釋既有漢之箋故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擗擗細瑣抉剔幽隱人各一編家著一集承學之士意在博觀玩其枝葉忘其本文紛如聚訟無益毫毛此何爲者也道猶路也路有實徑適越者必南轅之燕者必北轍九軌之途參劇之市蕩平正直周道如砥今舍而不由閉戶而談天道高座而說明心學案語錄

之書日出而不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高明者墮入禪宗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何爲者也至如馳騫詞章揣摩應舉因循卑陋又不待言方將由文以見道而乃耗費精神爲此不急道不終晦矣乎故以今人之文言古人之所已言與其所不必言不若以今人之所欲言與其必當言者以著之文必也以經爲鵠以史傳中人爲同射之耦鵠有定也所以置鵠之地無定或南或北或東或西要以必赴乎所懸之的而止及其命中百步之外或在正中或在邊際均之爲中小有參差亦非大失又況事固有與古相違而於道適合者譬諸河焉碣石其入海之路也自屢徙而南今在懷衛徐邳以下矣言道而必執古人之說不猶入海而必循碣石之蹤乎如謂今人之從事於前所云云方竭其聰明才力尚未足與古人爲役而又安能恣其所欲言與其所當言而且可無背於道是則大不然也方今名臣大儒接跡熙朝類能力破空虛之習切求身世之宜或已見諸施行或尚俟諸百世吾見其持弓矢審固與史傳中

切問齋集卷六

十

人決得失於六經之圃固不慮序點公罔之裘之揚解而廢然去也而又於爲文乎何有此則余切問齋文抄之意也夫

切問齋集卷六

十一

張耘孟制義序

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法之起由後世之以文字爲干祿之具而因以後世之識解猥執古人之文爲左證曰法固如是詩賦策論愈變愈密迨至代聖賢立言而其法愈益密斂才就範鍊氣歸神必無越有司之程度而後雋焉甚矣制義之文蓋非法莫尚也同年張君崑白以能文成進士宰百里所至以法教邑士厥弟耘孟趾武公車尤嫻制義一日挾其行卷五十首謁序昔魏和公有云問之一名士不習八股

切問齋集卷六 三

不足通曉文義僕廢棄三十年與八股如隔世事則僕乃不曉文義之人其言雖有激然余廢棄八股亦二十年行且爲不曉文義之人而又何以序耘孟之文哉無已則請強爲論行文之法夫法非能強合也左國史漢紀序之文盡其事之起訖首尾而文成韓柳歐蘇議論之文條其意之原委曲折而法立方其索諸心而注於手也且不自以爲文又安問夫法今人則不然一題入手輒竊竊然計之曰如是則合法如彼則非法其索諸心而注於手也唯法之求而不

知題之起訖首尾原委曲折所忽遺而不類者固已多矣如是而文安得成法安得立耘孟之文於法甚合而其所以爲文則有原本焉吾聞其事親也孝事兄也弟又多讀古人之書留意經世之業其索諸心而注於手者不沾沾於爲文之法而斂才鍊氣無不合有司程度者則其躡崑白之後而競爽於時何待問哉文雖不多固窺豹一斑而全體可知也乾隆丙申十月書

切問齋集卷六 三

錢數峯先生詩集序

不得已而言者上也當其可而言者次也非所欲言而言者下也拘羨也殘形也家父凡伯之怨刺也不得已而言也韓奕之取妻美其蹶里崧高之生甫贈以清風大田之多稼多稔譽其田峻當其可而言也結巖市於心存撰空花於目想不相知而迭唱未親歷而撫懷百韻酬知止憑牽率八又鬪捷聊藉支吾非所欲言而言也今之詩人出其下者萬焉出其次者百焉出其上者十焉若數峯錢先生其殆出於上

切問齋集卷六

丙

次之間乎夫人稍涉風騷粗知聲病以三體唐詩瀛奎律髓唐詩鼓吹詩法圓機爲之導師小學紺珠韻府羣玉事類之賦錦字之箋爲其層積朝咏一人暮賦一事不三三年積之可高數寸抑何多也先生爲諸生日固所稱博學多文大雅君子也而集中不存一詩無所欲言默焉而已迨乎公車待詔游歷漸多冠蓋相逢流連翰墨錄別懷人雅歌問作於是有日下贖言之詩賦政管泚彈琴涂水親執清塵汎灑之役躋登臺懷師利之堂數年冰葉遺愛在人於是有

五峯行役食菊齊前後之詩尋張翰之尊鱸撫陶潛之松菊巾車朔雪蓬艇春帆問訊桑麻關心農事於是有南歸漫言東軒嘯咏之詩合而訂之高不盈寸爲篇不逾三百然當其可而言者十之五不得已而言者十之三非所欲言而言者不得一二焉故能側身天地浩然獨往不假道於陳編而株守兔園也清微絕俗杼袖予懷不乞靈於故紙而經營獵祭也温乎如玉淵乎若谷信其異乎世俗之詩矣余於先生爲後進於令子樹棠爲同歲慨夫作詩者之不出於所欲言也於先生之詩三致意焉易有之吉人之辭寡先生之詩而止於是也其不謂之吉人矣乎

切問齋集卷六

五

就樹山房詩序

吾邱學士李文園先生早負盛名自其登第之日關
 牘一出傳誦藝林而其心所服膺為同郡芥舟戈侍
 御侍御世所目為耿介絕俗者先生與之論交杵臼
 之間至於既為陳人猶切切追念不置此其於取友
 一端為能生死不相背負矣先生既登詞館並入
 內廷世人望之如祥雲瑞日攀溯無從而先生闕抑
 聲華未嘗以文字標榜赫赫街人耳目余在京師僅
 一邂逅于馮吏部星實寓齋殊落落難合也及先生
 視學山左余方守郡濟南乃始各歎相知之晚嗣是
 郵筒往復幾欲以芥舟相比余雖不敢承命然亦私
 幸其見收於先生為可喜也甲午夏寄其所著就樹
 山房詩屬序余受而讀之凡應奉酬贈諸作亦既和
 聲鳴盛為高岡之翹鳳乃於滇於楚於齊魯皇華原
 隰歷志土風令人如身遊其境而目擊其狀信乎其
 工於詞矣至如詠懷古風諸什溫柔敦厚元本忠孝
 益歎先生志趣之正與學養之粹宜其為耿介絕俗
 芥舟之友而無愧哉顧以先生之人之詩而問序於

切問齋集卷六

去

余余則何敢先生貽書謂生平不以詩文輕示知交
 亦不漫然索序君寧得靳此一言乎既屢辭不獲乃
 書其交遊行事以復於先生余雖未交芥舟芥舟有
 知必且首肯於地下也

附答書

李中簡

接奉手書兼讀光賜大序刊落浮詞獨標正骨私
 幸薄劣得所託以不朽乃於獎藉過分之餘元本
 鄙人交誼以及性行何言之深以至也僕與亡友
 戈芥舟先生總角論交四十年中間應求雖廣至
 於性情文章切劘往復之益不敢過望於他人也
 僕詩文自戊子夏前皆經芥舟評閱欲序未果又
 半載而芥舟以典試沒於道遺筆屬僕為傳以僕
 之文不足以傳芥舟而卒為傳者僕然僕集竟未
 獲序於芥舟僕之不幸也晚得交吾兄古心獨出
 同匯而文章質雅如或過之過承蘭臭之誼不見
 鄙棄用不自揣敬求贈言昔歐陽永叔序秘演集
 謂曼卿聖俞諸賢既逝秘演漠然無所向然卒為
 序者歐陽公則秘演之幸也僕於芥舟既死之後

切問齋集卷六

七

重得吾兄序其文可不謂不幸中之大幸也乎邇日公事小暇彙諸草稿剛付胥吏抄清本冠以惠序總題曰就樹山房集約可十餘卷又諸雜體可得若干卷審視可存者存之非敢問世藏諸篋衍同敝帚之享要得知已一言足以豪矣暑退小涼惟眠食加爽不宣

切問齋集卷六

六

碩松堂拾零詩彙序

昔夫子與門弟子言詩而未嘗教之以作詩所重不在作也列國名卿賦詩見志皆取之三百篇而已龜山猗蘭偶寄愾歎孔門三千絕無和者古之不貴人入有詩如此漢魏以還乃成風會自卿相以至匹夫爭以吟咏爲事於是詩盛而三百篇亡矣嗚呼此豈細故也哉吾人生際

切問齋集卷六

九

昌明之世進思與臯夔之佐賡颺喜起退樂與田夫野老擊壤康衢大都自制舉之文之外無不殫精竭慮於聲韻者迨晚而刊落浮華返尋六義推聖門雅言之旨與春秋大夫誦其所聞之意覺昌黎餘事作詩人一語爲真知輕重明道吟風弄月紫陽武夷精舍諸詠豈有作詩之意介其胸懷乎滋陽省齋邱先生以工文辭爲名進士宦遊秦蜀老遂初衣凡吾所謂進思與臯夔賡颺喜起退樂與田夫野老擊壤康衢者蓋皆有之乃年近八旬矻矻著述讀易旣畢又治春秋詩固以餘事及之今讀易記已獻

當宁春秋亦漸次歲事林泉多暇庶幾更從事於三

百篇以闡明聖人之所以言詩與前二書先後行世則於古今風會升降之故所關更鉅拾零一冊固不足以盡先生之詩學也

切問齋集卷六

三

紅欄書屋樂府序

文章體裁至詞極卑然其聲吻乃與三百篇漢魏樂府相近聞者莫不以子言爲誕予旣不好詞亦未暇與辨也同郡張子吟薌於詩古文外兼愛填詞久之而得其神理以謂體裁雖卑而其道甚尊爰卽今調以上括古詩凡兩漢六朝郊廟樂章饒歌鼓吹諸作苟可以就我聲律無不移形換步妙合天然予讀之終卷旣服其辭之工而又與予之所論符合喜曰是可爲填詞家一洗舊說之謬矣當詞之未興惟詩專

切問齋集卷六

三

行於世而其用在歌歌有抗墜抑揚故文有長短伸縮三百篇雖多四字爲句而其中自兩字至八字間出不拘漢五言詩已爲文人所作不盡可歌樂府篇章則無不參差其句字自近體興而詩家以五言七言爲正格長短之句僅施於歌行而古詩遺音乃獨留於詞之一派作之者又以體別於詩競奉柳屯田爲正宗斥蘇玉局爲旁門於是詩與詞不可復合至若聲以韻諧使第平與平押仄與仄押則是語無輕重聲無高下何以播之咏歌而泯泯入耳昔顧崑山

謂詩皆四聲通用子嘗攷諸漢魏亦無不然然則今詩之用韻又與古音相戾而詞則平上去三聲並押入聲或獨用或分配三聲與前古俱無以異第歌學不傳又詩則文成而聲應詞乃調設而文從以此彌分疆域或律以宗子之法詞猶為古詩之弱矯近體乃古詩之強支耳世人尊詩而卑詞以其樹骨也貴柔遣言也尚妍穠麗淫妖大雅不貴是故卑之弗論今張子以典則之筆寫莊正之音非徒為舊事翻新炫人耳目已也其尊詞之故蓋慨然有復古之思矣

切問齋集卷六 三

讀者因張子之詞而並及于序又且得仍以予言為誕哉

蓮塘讀書樂序

凡人性情所寓不能自掩即讀書作文皆然老友蓮塘吳子久歷名場屢遇不獲胸中塊壘宜如五嶽撐拄乃平夷近人未嘗有鬱鬱不伸之氣其為文沖淡敷愉不作劍拔弩張狀今年自海陵策蹇來訪年已七十有四矍鑠如壯歲人暇則雜抽架上書籍欣然會意輒令同舍抄寫久之得如千篇命曰蓮塘讀書樂蓋由生平刻苦之深而造乎自得適然遇之適然寫之皆以自寓其性情凡坊選流傳口頭爛熟之文

切問齋集卷六 三

十不存一二焉吾求蓮塘之為人於是編如韓子所謂情炎于中利欲闖進歐陽子所謂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者蓮塘皆無是也又況陸魯望所稱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駭於俗者寧復屑屑于為此哉蓋其文品於是人品於是斯其於讀書也亦如是爾矣蓮塘名家仁字行之錢唐人

分于文飲序

分湖詞人之集在元則有楊維禎諸人之觴詠當是時陶振陸友仁輩實爲地主與玉山顧阿瑛聲華相埒紅裙畫舫流連旬月洵一時之盛也至明則葉氏一門自爲唱和已畦羣從旣各厓胎家學而沈宛君以母氏主盟提唱諸女小鸞身後至謂成仙作佛斯又奇已流徽漸沫學者專攻帖括風雅一道幾乎歇絕爰有湖干郁氏諸昆緣情綺靡體物瀏亮以余爲爨下之桐孤生之竹斲之或可以成琴截之尙可以

切問齋集卷六

丙

爲管請集同人共爲文字之飲每兩月而一會會則各爲文如千篇古今體詩如千首以庶幾楊葉諸名家之後塵而創始之日以戊寅立春記曰春之爲言蠢也發生之候百物蠢動是集之舉將諧太蔟之律以噓長養之風無若元蟬之止以寒號蟋蟀之僅俟秋吟是所厚望云抑今者郁氏門庭之盛不減諸葉而在會羣賢豈遂無陶振陸友仁其人歟余雖忝與諸君生同里開自浪遊四方以來蹤跡無常幸而得與於會始如維楨之偶游於此紅裙畫舫縱不可得

又敢流連觴詠以贊成此事耶是爲序

切問齋集卷六

壬

分隸偶存序

翰墨之道雖微非精其術者不能言言亦不足以傳信若蔡中郎之九勢鍾太傅之十二意至於今學士大夫不能增損一字蓋其用功也深故收效也遠固非稍涉其籀籀而輒能不朽者也至乃右軍之學筆法再傳季海之家擅名三葉一門師授奕世同光又古今不可必得之數其中隱顯絕續之機往往有默司其柄者非復人力所能與焉甬東九沙萬先生胚胎家學於讀書攷古而外復覃精於分隸之書余童年卽嘗奉其零縑斷楮爲家藏珍秘及來守濟南乃得與先生之孫幽初共事一方一日出先生所輯分隸偶存見示公餘披讀再三信先生之精於斯藝能蒼萃成書以嘉惠後學無異中郎太傅之用心而幽初復能闡揚其事壽諸梨棗以公同好抑亦何愧王徐之子孫乎因念先君子昔日亦酷嗜作隸每得漢人一碑臨摹不數百徧不輟持論以光和爲宗下此者弗尙也余不能仰繼先人餘業讀幽初所刻之書而益滋內愧且以歎立言傳信之難而世濟其美如

先生之家者爲不多見也爰爲之序

隸便序

張子友桐既自序其所著隸便而復以委余曰惟子熟聞庭訓識隸字之源流得失及今世之爲是學者盍弁一言其首余唯言隸而著爲書前乎隸辨者二家隸釋有點畫而無形體漢隸字源存形體而不載碑名此長洲顧氏之書所以擅美於後而先君子屢稱之以爲後學之津途在此不在彼者也張子受筆法於先君視隸辨如枕中之秘遂以暇日手錄其文書則猶是顧氏之書而其體則兼乎前二家者之所

切問齋集卷六 完

作蓋從事於前二家者或昧於所從來恐其鄰於臆撰也或不習短長肥瘠之形恐其布置之乖方也是以握管而每不敢下今則某字出于某碑某碑出于某代張子既默識於心因按此書之形體與點畫而詳審爲之務使穠纖適中修短合度波磔有法繁減得宜張子之功用可謂深矣竊怪今之爲是學者不求諸碑版而自師其心宜其愈趨而愈下也昔先君子之學書自弱冠以還未嘗一日廢臨摹中歲得商邱宋尚書家華山碑雙鉤本立意摹三百通行世幼

時以硬黃紙臨曹景完碑至滿大橫平日應人索書皆節臨古榻不得已乃自爲書亦必懸擬一碑故先君歛識類有碑名今或不然其人以不能書爲恥乃偃側其字形軼鬻其筆畫而曰我能作隸問師何碑則歐文忠趙明誠所著錄千百而不能舉其一二嗚呼隸書之學烏得而不絕哉張子畜漢碑甚夥其好學無間寒暑又能篤信先君子之緒論雖以余之不能讀父書而不外棄乃爲此序以見張子之進而已必將有傳於後而是書也固亦臨池所宜兼備云

切問齋集卷六 完

丙子十月毘陵舟中棘人某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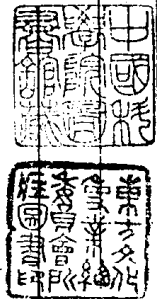
切問齋集卷第六終



切問齋集卷第七

序二

桐鄉縣節孝錄序



事有庸近而實難名有甚高而易泯者莫甚於閨門之苦節方今久道化成比戶可封鄉僻小民無不知尊

君親上即婦人女子亦皆熟聞從一而終之義不幸而喪失所天矢死靡他者往往而有此在各門舊族幼習聞賢父兄之庭誨而能真正自守挺節不撓固

切問齋集卷七

一

已難矣若夫茅簷草舍擔夫販豎之家平時既不嫻於教令夫家或復無大功以上之親可以依倚而亦上奉尊嫜下撫子女竭數十年冰蘖之操卒為完人此豈易易者哉惟是旌門之典

朝廷固不靳褒揚而寒門庶姓或所撫子嗣勢益衰微縱有不可奪之大節而閱時既久不能自達於有司者不知凡幾也其地苟無扶樹教道之君子隨時詢訪謹誌不讓他日欲挂空名於志乘尚不可得矧烏頭綽楔相望於道哉故吾謂庸近而實難甚高而

易泯者莫此若也桐鄉諸子有感於此因博采邑中貞節之母卓卓在人耳目者創為祠宇歲時致祀并臚其姓氏事行彙授劄劄不以門第隱顯有所左右一旦賢侯之辱臨於茲者有事縣志則列女一門本諸鄉人之輿論平日之考稽非臨時采輯致有遺濫者比豈惟節孝之子孫實嘉賴之亦凡有激揚鼓舞之責者所共樂觀其盛也余流寓嘉禾因其邑人孝廉施君醴泉之屬而僭為之序蓋孝廉之母夫人尤其中卓卓之一人也乾隆壬寅秋八月乙丑朔棘人

切問齋集卷七

二

陸燿書

如臯顧氏族譜序

如臯顧氏之先曰元四川路治中太一公者自吳門來遷至吾友吏部員外郎北墅兄弟凡十五世世世業儒爲博士弟子員者常四五十人以科第起家者又相望焉生齒之繁衣冠之盛甲於一邑其講貫於老老慈幼敬宗睦族之誼者靡不周且備也以故人皆自愛而族益滋大將爲詳其所自出合其所已分必於譜乎是賴夫譜學之不講久矣世次統系冒濫相沿甚者至引遠代君王將相爲始祖不知大夫不

切問齋集卷七

三

得祖諸侯載在禮經而桀黠兼井之家且倚門望之勢假託私廟祀田以滋訐訟煌煌

令甲近有明禁矣嘗怪顧於江左與陸並著今卽吾姓而論唐元和間爲四十九支宋南渡後爲二百六十餘支世歷千年屢經變革承傳次第安保無不可深信之處而顧氏之言譜者尋覽數種大抵非兩漢六朝顯融赫奕之人恥以爲祖使見如臯此譜得不以爲隘乎昔眉山蘇氏出於味道而明允作族譜以爲譜爲親作親盡則可弗及也夫宋之去唐未遠味

道之刺眉而眉於是有蘇未至失傳而不可攷猶曰親盡比於廟主之從祧今是譜自太一公始遷以下已遙遙十五世焉斷以明允之例猶疑爲侈而烏得云隘吾於是歎北墅兄弟之知禮而又以不悖乎

功令也若夫鳩宗立範取備繩承則又有說曩余嘗敘我家十一世祖以來爲陸氏近譜而別錄前代嘉言懿行自爲一書謂宗法之可疑者吾闕焉其事業文章苟可以爲後嗣訓者無論或爲先世與否皆得勿替引之也北墅兄弟倘有意乎余當復爲敘而行

切問齋集卷七

四

之

申氏族譜序

為人孫子莫不欲紹述其祖父而收恤其族人顧常困於物力之告絀往往積念甚殷而不克修舉又或續成前業而止為一身一家之私事無以推明

國家恩澤之厚則亦不足以光美宗族而仰副

殊仁惟申氏之重修族譜一舉而家國之間兩有維繫斯其事為足述也蓋申氏自文定公而後蟬聯累

世日大以繁家之譜牒創自公手閱世既久其子姓之賢者屢有事於修輯而究未能舉付梓人者將集

切問齋集卷七

五

費于貧單之支庶力固有所不給也會海內承平天庾充羨

天子再詔司農蠲免漕糈乾隆庚子江蘇上供之粟悉在民間而文定祠墓故有祀田二百五十畝又恭

逢獻歲發春

翠華巡幸申氏所居吳郡為

鑾輿駐蹕之所特免一年地丁統計兩項蒙

蠲所入足購梨棗以備劑劑於是相與諮議仰推

曠蕩之典以維宗報本而譜牒之鑄遂觀厥成焉內

以聯其族屬外以廣其

仁恩宣

上德而盡忠孝惟斯舉實兼之余所為聞其事而樂為之道也雖然又有感焉吳中祀田首推范氏蓋自文正公以來其田號稱千畝後他姓之為富商大賈者亦多聞風而效焉今文定之田止二百五十畝足以見其清節矣然猶幸而有此其子孫又遭逢

聖世疊荷蠲除乃得善推所為以成厥志不然而如公所云公卿之胄為與臺簪纓之家為叱隸者又何

切問齋集卷七

六

力之能信而責族譜之不墜哉若申氏得姓源流與夫文定保御處士之分支已詳見於先正諸公之序茲不具論云乾隆四十有五年歲在庚子孟冬十月丁亥朔日丙午郡人陸燿書

朱副使行役紀畧後序

人主側席求賢思得非常之士與其天下固不專恃一途而說者謂薦舉之得人每出科第之上以余所識方伯浣桐朱公臬使會川金公觀察退圃張公皆自諸生以人才薦起致位通顯勛業聞望所在可紀以此見科第所不及收而薦舉收之縱其無以相過而足以補政治之闕畧固明驗也副使韋斯朱公與方伯等同時舉用尤以建立事功爲己任方其適戍代還道出京師嘗以同鄉後學謁公之座鬚髮皤然

切問齋集卷七

七

精強如少年人時故相國黃公總制關西以上賓之禮屈致幕下自此不相聞者二十餘年公旣捐館令子惇秩來遊歷下始得讀公所著行役紀畧凡公歷官行政平生所爭之上官逮於百姓者莫不具存所謂非常之士舍公等而誰屬哉方伯數年前卒於貶所臬使觀察先後鑄職公亦獨有此書之存向時騰名剡牘欲與科第中人爭盛一時者今且凋落殆盡矣設使

朝廷之上一旦修復故事人各舉其所知諒必復有

公等其人出應

明詔者讀公之書又不禁引領而顒望也

切問齋集卷七

八

濟南讞牘序

昔文太青在中州有吾猷錄在東州有孔邁錄
國朝李文襄公之在刑曹則有白雲語錄曾道扶之
爲漢中司馬則有漢中錄凡此皆讞獄之詞也蓋民
命至重仁者所宜盡心春秋據事直書其義自見而
昔時文吏往往傳會經傳澤以采藻斯何事也乃爭
文詞之工拙哉予任濟南年餘職業填委案牘滋紛
每午夜篝燈執簡從事雖其俚淺粗率不無借資於
幕友胥吏之手而情真事確不飾不漏引律比例務
在明顯事過卽已往往散軼錄其存者十尚得五命
曰濟南讞牘云

切問齋集卷七

九

任城漫錄序

昔儀封張清恪公受
命治河謂水大而不能使之小水小而不能使之大
皆爲職有未盡於是博極羣書攷古人治河之方徧
歷河干觀古人已然之迹手著居濟一得使後之司
其事者得有攷焉顧今昔情形不同前後設施互異
或彼時所未便而今享其利或往日所重賴而茲轉
爲梗其不可執陳方而求實效也明矣予讀公之書
思公人品學術嚮往有素惟是智詘才踈不能探本
扼要立說著書每用內愧然而機會所值俄頃萬變
隨時酌劑啟請施行往往獲濟因命抄胥彙爲一冊
名曰任城漫錄

切問齋集卷七

十

急救方序

今少司寇雲坡胡公廉訪江蘇以愚民輕生拯援無術檢查洗冤錄急救諸方擇人所易犯者十數條并采經驗良方集驗良方彙為一帙刊布民間鄉人有郵致余於山左者余久心焉識之乙未之冬余適奉命司臬念前守濟南時洞知東省民情亦多以口角網故輕戕身命旁觀束手坐視其死而不能救皆由素不經心倉卒無措地方有司亦無有痼瘼一體救之於豫者因此扳誣告訐案牘滋繁則亦未清訟源之一端也爰取胡公刊本重付梓人藉令士庶之家多有其書則民命之獲全者必衆矣乾隆乙未閏十月朔吳江陸燿書

切問齋集卷七

士

洗冤錄節要序

命案到官首憑相驗亦既夫人知之如老生常談矣第昔人相驗之後尚有檢驗一層是以初驗之時雖已鄭重精詳而案情如有疑竇仍恃覆檢以救正之今憫死者重遭洗冤之慘止以初驗為憑州縣官一到屍場其用心可不百倍於昔人歟余嘗熟復洗冤錄以為此書傳自往代屢經參訂大部刊刷頒行尊同律例如循其法以求之固有無俟再檢者

切問齋集卷七

三

是尋其文義尚多互見錯綜非老於吏事者不能淹貫周通原被刑件譎張蒙惑其弊尚隱伏而未易猝除同年王君聿堂於經史諸書無不究極指歸而尤留心法律以為當官折獄之藉筮仕齊魯所至以廉平不苛見稱其洗冤錄節要特一鱗片羽不足盡其全量然所纂不過數頁言簡而法已賅備雖初任之員畧一過目今日下車明日平反操之已有餘裕拙齋方伯欣賞弁序且補傷在虛懷者數條其便於州縣之吏不待余言而始信也抑余謂此書誠便於州

縣而當場填註屍圖尤當以周備爲要今或止載死者新傷而於屍身平日或有游戲著重倚撞觸堅及磕跌擦損種種舊痕一槩抹而不載止以餘無別故四字含糊填寫以致盛殮淺埋屍親復指爲遺漏傷痕控求重檢是

功令方責一驗以平其冤屍親翻幸再檢以肆其毒也孰是書而參以鄙論新傷舊傷詳載明確自經相驗卽一成而不可變壽張隱伏之弊庶幾盡發而無餘也夫

重刊洗冤錄節要序

洗冤錄始宋淳祐歷代遵行已久雖卷帙無多循覽易竟而初任州縣之吏胸中未卽瞭然不免受蔽於刑件山陽王聿堂纂爲節要其書不過數頁簡括已無遺議前在山左會刊發各屬使於下鄉相驗之時輿中覆覽一二徧到場卽如法施行人人稱便茲重付剞劂使楚南牧令各執一冊備用留意刑獄者慎無視爲具文置之高閣使者於此有厚望焉

山東運河備覽小序

沿革表

運河歷代經營之迹與建置先後散在簡冊豈能責人以徧觀卽備考所書沿革源流已屬簡便易知而上下五百餘年縱橫一千餘里非素有全局在胸猶執卷而未免茫然也茲爲年經事緯羅列於篇可以因黃運相關之勢而知古人奏績之難考牘漕遞變之形而見古人施功之序起元至元十六年者重是年爲元始一統之年也

切問齋集卷七

五

職官表

漕河經始官無定員明初或以工部尚書侍郎侯伯都督提督運河自濟寧分南北界或差左右通政少卿或都水司屬分理又差監察御史錦衣衛千戶等官巡視其運河牘泉或以御史或以郎中或以河南按察司官管理後止設主事三年一代然俱爲漕運之河不爲黃河也惟總督河道大臣則兼理南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黃河自明成化宏治間始或以工部或以都御史駐劄濟寧州

國朝康熙十六年以後江南工程緊要移駐清江浦

雍正七年分設總河駐清江者專管江南河道駐濟

寧者專管河南山東黃運兩河加兵部尚書都察院

右都御史銜十年又添設副總河旋罷其濟寧管河

兵巡道設於前明隆慶年間然南旺寧陽夏鎮張秋

臨清等處各有分司自分司裁革河道乾隆元年加

寧道管理康熙十九年改爲通省河道乾隆元年加

兵備銜凡院道以至丞倅等官題名碑記已不能全

無訛漏自元迄今差遺督治諸臣不係專官事竣卽

切問齋集卷七

六

已其間姓名湮晦勞績罔聞者多矣茲據元明諸史志悉爲羅載而仍錄全河備考以資考證庶幾展卷瞭然云

泇河廳河道

山東運河由江南下邳梁王城至黃林莊入山東嶧縣境爲兗州府泇河通判所轄其地當漕運入境首程事務頗繁兼以微山一湖潴洩事宜經理不易乾隆三十九年今河督姚公奏請改設同知卽以駐劄郟城之沂河同知改爲通判一經轉移彼此各協重

於治泃之績在山東者一百六十里尚有一百里爲
江南所轄且自隆慶以後屢議屢寢凡閱數十年而
其功始竟昔人成勞不可不令首尾完備因具錄開
泃始末并經理中阜二河事畧於前然後以牘爲綱
詳其經制規畫述前聞徵近事使司事者有考焉

運河廳河道

運河同知所轄踞山東全省運河之上流其水則汶
泗沂沭其濬洩則蜀山南旺馬踏馬場南陽獨山昭
陽諸湖而署在濟寧又爲河節監司治所號稱繁劇

切問齋集卷七

七

先是濟寧寧陽南旺先後設有分司雖兼泉職實專
漕務同知一員俯首受成而已自分司裁而同知之
責斯重始明正德七年嘉靖中裁而復設利導節宣
實司機要故運河廳二百七十五里之河湖旣治卽
通省一千二百里之牘漕無不治也其間興革源流
古今殊勢摘要綴錄篇幅較多釐爲運河廳河道

捕河廳河道

捕河通判駐劄張秋其地當黃河荆隆口下流之衝
前明屢受淹浸徐武功劉忠宣先後築塞厥功茂焉

今雖外倚黃陵爲固而沙趙驟長直貫鹽河入海地
勢亦關緊要且戴村一壩爲全汶伸縮之鎖紐均係
廳員專責可不慎與考明宏治年間設立河廳嘉靖
中兼管曹州曹縣定陶單縣嘉祥鉅野城武金鄉平
陰鄆城捕務因有捕河之銜今旣別設糧捕通判而
河廳仍沿舊號似宜徐議改正云

上河廳河道

東昌府管河通判原管德州等十餘州縣衛河道計
六百餘里康熙二十一年總河靳文襄公輔始請添

切問齋集卷七

六

設下河通判一員分轄德州一州二衛恩縣夏津武
城直隸之清河故城八州縣衛河道駐劄武城縣而
以原設之通判改爲上河通判分轄聊城堂邑博平
清平臨清館陶六州縣河道駐劄鄒郡城然是時上河
通判猶兼管聊城等十四州縣糧務當收漕監兌之
時正挑挖運河之候彼此兼顧難以分身乾隆六年
總河白莊恪公鍾山奏令專管河道其糧務歸清軍
水利同知管理

下河廳河道

下河添設通判已見於前而其所屬境內有直隸清河縣河道二十里故城縣河道十六里各有縣丞屬下河通判兼轄如江南沛縣河道屬沭河同知之例雍正九年改歸直隸河間府同知管轄於是上下不能相應撈淺催漕不免觀望推卸之弊今宜仍歸下河則此三百餘里漳衛之水責成益專矣凡自夏津至德州河道皆為下河通判所轄

泉河廳諸泉

山東漕渠名有五水濟運實則專賴汶泗其泉源散布於十七州縣分隸兗秦二府非有專員濬治難以暢利通流明永樂時原設管泉分司於寧陽管河分司於濟寧後裁寧陽分司歸併濟寧

國朝康熙十四年又裁濟寧分司以運河同知兼管至雍正四年方以內閣學士何公國宗言增設管泉通判一員顧幅員方數百里而泉在山溝泥穴之中或聚數十泉於跬步之間或發一二泉於百十里之外一人耳目未能周徧因有管泉佐雜十二員督率泉夫分地疏濬法已盡善惟是各佐雜進退黜陟之

切問齋集卷七

五

權不由通判仍未免呼應不靈視泉務為緩圖是又當酌量變更使通判得持三尺以繩其後庶幾濬發不窮靈泉日出矣

沂河廳填工

沂河通判其始本為沂邳海頓捕盜同知屬兗州府康熙二十三年准沂州生員王占等請而設二十九年總河王公新命修築禹王臺填工因令邳城縣丞管理而以同知就近兼轄雍正二年分沂州為直隸州十二年陞為府遂隸沂州府乾隆二十一年始改沂邳海頓為沂河同知專管河務三十八年今河督姚公奏移同知於沭河而以沭河通判移為沂河通判所屬止邳城縣丞一員歷年沂沭安流事務清簡在河員中最為閒冗云

挑河事宜

昔胡伯玉言河渠徒役防旱防溢迄無休暇裸袒從事不羅蒸濕則病痲輝林郎山紀事謂南旺大挑晝既靡遑夜尤業業非漏下二鼓弗休邪許之聲相聞數里時值祁寒滕六大作淤泥亦成堅冰丁夫焚窮

切問齋集卷七

五

瑣尾非有綿緼厚繪沾體塗足盡皆皴裂顧此能不惻然謝在杭詩云淺水沒足泥沒胫五更疾作至夜半夜半西風天欲霜十八八九指欲斷又云天寒日短動欲夕傾筐百返不盈尺隄旁濕草炊無煙水面浮冰割人膝蓋夫役勞苦自昔如此顧額設尚多赴功差易有牖夫以守津渡橋夫以時啟閉溜夫以助導輓淺夫則習淺阻導舟使不膠沙泉夫濬泉湖夫治湖又有司隄之夫護隄之夫防塌之夫闢沙之夫每牖多者百八十名少者百三十名自筮東光余毅

切問齋集卷七

三

中諸人屢議裁革至

國朝康熙十五年尚共存夫七千六百四十名逮於今日止長夫三千一百五十八名泉夫七百八十四名而已每逢大挑除調各夫應役外仍須募夫六千二百餘名十月糧船過竣卽測河道深淺以七尺爲度如水深三尺估挑四尺水深四尺估挑三尺惟臨清塘河挑與牖底相平例以十一月初一日堵閉南旺大堤插欵輿挑正在深冬寒沍之時春和瞬屆則南漕已抵臺莊又迫開坝矣臨清南旺濟寧彭口歲

歲積淤無論大小挑之年總須一律施工登山盤遠每土一方需夫三名長河每土一方需夫二名八牖砂礪每土一方需夫五名莫不立雪飡冰竭蹶將事其情狀有伯玉諸人所不能言者萬恭九月挑河之策允宜籌復裨公也

治蹟

古者汶與濟通而不與泗通自元畢輔國引汶入洸由洸入泗而淮泗之舟可達任城李奧魯赤分汶北流仍合汶濟入海而任城之舟可逕東阿後用韓仲

切問齋集卷七

三

暉言安山開河北至臨清而東阿之舟又可北入漳衛運河開濬之功三君其稱首矣明初阻塞借資於河宋禮重濬會通糧艘不至陽武避鎮口以上黃河之險數百里李化龍開泇口糧艘不由徐呂避董口以上黃河之險又三百里

國朝靳文襄公輔開中阜二河糧艘徑由仲莊入口後又改由楊莊并避宿桃以上黃河之險又二百餘里迄今河自爲河運自爲運監司以下不以左右兼顧爲患寧非數君子經營之力哉謹按全河備考所

載治河名臣事蹟增補釐訂凡得如千人詳載如左

名論

前賢治蹟已具前卷其區畫之方與紀載之作亦於河道內因地備錄尚有其詞無可附麗而立論不在一時者仿斬文襄治河方畧例別爲名論二卷并祠解碑記附於冊尾

切問齋集卷七

三

贈吳君佩之序

葬者事親之終事親喪不葬是爲廢禮不終今之惑於風水而不克葬其親者抑何多乎昔宋呂文成公嘗言王政既息舉立封竈窆之柄委之巫史妖誕相承誘怵並作民始忍以啜粥飲水之時起射名干利之望甚者兄弟忿鬪謂是山於伯獨吉是水於季獨凶狐疑相伏暴其親之遺體而不可掩學士大夫尚論先王之制則世共譁爲遠於人情嗚呼公斯言可力破青烏鐵帚之說而深入仁人孝子之心矣顧風

切問齋集卷七

四

俗相沿民聽滋惑單寒之家困於力之無如何固有不暇擇而葬者若其靡耗物力遷延歲時死者未葬生者復死卒使其親永棄淺土而不獲四尺之封一坏之固往往出於高門世族之家此尤可憾也予爲是於

國朝名臣張清恪朱文端蔡文勤徐健菴以及儒者張稷若張考夫盧子弓之論備錄文鈔冀有以挽回頹俗使天下爲人親者免爲子孫射名干利之故而

不獲皆正首邱卽譁爲遠於人情義所不辭吳君佩

之子之姻也居方伯公之喪方營宅兆而尚難其地
予惟古之葬期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月數今縱不
能盡遵可不及此斬服三年之內而謀其終事乎且
人子自孩笑至成人何一不累其親乃至乘化委蛻
而猶不令有一日之安休咎榮辱皆責之不可知之
體魄亦何忍而出此哉吳君守禮之士又有高世拔
俗之識今且汲汲乎卜所以葬其親者而尚恐其問
諸風水也予是以言之

切問齋集卷七

五

送顧北墅員外序

國家懸爵祿以待天下士如皆足以榮其身而去安
賴有若人哉古之去者或以其時之未可否則以其
道之難合否則以其身之就衰非此數者而以去爲
名吾未見其得也或以彼競進而不知止者方做做
焉爲持祿固寵之計將特效老氏之止足而以矯世
而厲俗乎則吾弗能知矣吾友顧君北墅由中書舍
人歷官選曹員外郎以薦且爲臺諫於
朝其於身也亦既榮矣方當

切問齋集卷七

美

聖化之隆政無遺缺出其所學以應
清時康強純固材力足以自效方諸古人所以言去
者蓋無一之可據焉一旦得請於大吏將遂歸省其
母夫人以徜徉乎夙昔遊釣之鄉余既重爲北墅疑
之而又念其能出於恆情之所難決然內斷於中浩
乎其不可留也作而曰嚮吾所謂矯世厲俗之爲意
者其在斯乎昔陽城以名諫官改國子司業首遣諸
生之久不歸者唐史載之以爲美談今天下方以陽
城期北墅而先於其身汲汲以將母求去然則他日

之所樹立又可知也於其行爲之辭以志望焉

切問齋集卷七

七

送查梧桐太守序

前世士大夫重內而輕外雖有望郡緊縣寄一方之命而上以處疎外之臣左遷之吏故下亦以仕於京朝爲榮出司民事爲不得志

皇朝法制則不然宰臣節使一體鈞仁下則內有六屬循資序而登進之苟才足以充其位皆得以安閒而稱職至外任則自知縣以上

天子皆親臨決擇而遣之館閣臺諫諸臣跬步可躋鄉貳往往

切問齋集卷七

七

特降中旨出爲道府厚其廩祿假之事權待以不次而人才亦多於是出焉然則昔日之所輕乃今日之所重膺是選者其可不謂榮與而部院諸司歲滿當遷者爭求爲御史以避之其就吏部選爲知府或自上簡擢爲道員者眷眷焉以離去京職爲嫌則何也同年查君梧桐考選御史有名累過員缺未用竟以郎中期滿出知池州其意有不釋然者予謂君著聲郎署久矣其施之而未究者將於是大展焉且其素所樹立勤苦積縮以食其力絲粟以上不求諸外如

是而爲外吏其不苟取於下可知矣以治家者治其民其能食節事時下完上實也又可知矣而尚何眷戀於京職以不得御史爲耿耿哉同人爭爲詩歌以惜其去子獨道內外輕重之形今昔所以異視者以告之且以觀其政成焉

切問齋集卷七

无

送金庸齋還粵東序

海內承平四民樂業煙火所都苛慝不作巡警相望無所藏奸而東南毗隸浮海爲家自以法制所不及嘯聚成羣乘波肆毒賈舶開帆慮備倉卒行李不戒劫畧相尋

天子憫其若此用飭大吏搜捕無俾易種江浙閩粵瀕海之地水陸誰何偵邏遮迥昔時鯨鯢咸卽誅夷乃澄海令金庸齋手縛巨魁黎天喜等並緝獲夥盜多人其事尤偉澄在粵之東境與閩相近奸宄出

切問齋集卷七

辛

入波濤殺人沉舟攫奪財賄駕風超越莫可追躡難商報聞所司彼此具文關緝莫肯盡力若匪船泊其境內亦第揚言拘執幸其聞風遠竄望洋興歎聊卸已責今金君則不然多設候吏倍懸獎格不畏艱險屢涉驚濤及聞黎天喜等踪影其時大吏適至例當束帶趨迎君竟不顧駕小艇直抵重洋賊方持械擬拒聞知縣令自來投仗歸命俯首就縛非徒膽智過人亦其威令所行震讐有素矣事聞

詔詣闕庭荐膺寵擢仍還所治俾究厥施以予所見

當世賢能之吏未有及君斯舉者也昔歐陽公喜讀
史記所書偉烈奇節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
者絕少及得桑懌所爲捕賊鈎盜諸事欣然執筆爲
之立傳今金君之績視桑懌何如也獨慚我文不及
歐陽公耳於其行聊爲之辭

切問齋集卷七

三

送成都顧大理使安南序

交南自黎桓等相繼篡立明永樂中新城侯張輔西
平侯沐晟始討平之後復僭號大越舉二十二府州
士民終淪化外蓋百餘年於茲矣我

朝天兵偶出常在西北非廟堂之策有所偏重良由
北門鎖鑰遠在陰山瀚海之外則所以屏蔽我肩背
者條支弱水層層拱護非盡隸我版圖不足以界鄂
羅斯而衛喀爾喀也夫聲威所震雖以萬里西戎折
箠笞之而有餘矧龍編象郡以彈丸黑子而附麗海

切問齋集卷七

三

隅者乎徒以歲時通使奉職惟謹繼世承襲咸請
朝命故猶儼然列冠帶之國比於內諸侯爾乾隆二
十六年

天子於羣卿中特簡我大理卿成都顧公往冊其嗣
子黎維禡爲王咸謂公是行也流覽川原諏諮風俗
必多皇華駟牡之作予惟古稱可以爲大夫者九有
曰使能達命又曰升高能賦而繼之曰山川能說師
旅能誓昔公之鄉人王褒揚雄司馬相如之倫皆以
詞賦著稱同時若唐蒙張騫又皆能出入諸夷垂聲

異域公胚胎靈淑黼黻情時自京兆改廷尉平反屢
奏以公銜尺一之詔適恭順之邦其能達命與賦也
無足異者惟是所經道里如出廣西之憑祥爲雞翎
關爲芹站是昔者新城之師所從入也出雲南之蒙
自爲猛烈關爲柵華寨是昔者西平之師所經行也
爲問向時戎馬之跡猶有存焉者乎夫依山結寨邊
江立柵戰則驅象前行此蠻人之長技彼越山富良
江之火攻多邦隘之獅形蒙馬其策尚有可用者乎
黎弱陳強僅同守府而沙匪郡尋之流又時時竊發
於其間維禱受

切問齋集卷七

三

天子寵命果足以鎮撫諸夷已乎卽不然丹書鐵券
長有子孫如吳越錢氏故事維禱豈無意乎公也稅
駕此邦知必有以仰稱
聖天子之簡任而不愧於古所云能說與能誓者如
第以詩歌期公則公之文章其爲華國也久矣何足
以盡公爲使之才哉

切問齋集卷第七終

切問齋集卷第八

記

東顧新阡記

將求當代有道能文與顯達之士大夫爲其親誌銘
之文則必有束帛之贄而後得焉耀貧不能直自述
先人之行事卒葬之年月而已先人孝謹聞於鄉里
信義著於朋友家貧不能自存挾策走京師求食年
五十餘始以膳錄三禮館議敘授山西保德州吏目
居無何又署代州吏目又署曲沃縣典史先後從仕
僅八年而遽以老疾辭辭未卒歲而捐館故先人之
德業未嘗少施於當世獨隸書流布天下自公卿以
逮閭里遠至滇黔楚蜀燕秦三晉之間莫不有之方

切問齋集卷八

一

先人少時事祖父有至性授室後猶俯受撫撻祖父
旣沒兩叔並幼先人撫使成立遺產所入悉留以與
兩叔婚娶已又聽售已分爲資生之本而自授書鄉
里給祖母兩叔暨全家朝夕以此益困憊無聊而一
發之於書及爲吏又得邊境極寒苦地薪俸無多苞
苴之至者峻謝不納長吏廉知其狀往往故爲索書

而厚償筆墨之值緣是數年在官幸而無缺還京師後見耀出入禁省需費不支猶日染翰操觚易金錢濟耀蓋先人之於書未嘗一日少輟手摹西岳華山碑至二百餘通自書千字文稱是其他散在縑楮不計其數

本朝書家自顧云美鄭谷口以來未有若先人之勤且多者也先人初諱无咎後更諱瓚字虔實生於康熙三十二年十二月初三日以乾隆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卒于京師邸寓是年七月耀扶柩南還卜

切問齋集卷八

二

地于東顧新阡卽祖遺之分而爲向所售者用錢一萬六千五百僅歸四分之一十二月先舉祖父母兩殯明年十月十五日始克葬我先人于穆位前母金朱兩孺人附焉而我母陳太孺人生曠亦於是定前後共用十萬錢有奇嗚呼耀不能遠求當代之文以爲親榮又可不自述焉以流示子孫耶是爲記

保德風土記

保德州故宋定羗軍治所在山西西北隅南接岢嵐州東南至寧武府正東則大同府城形如葫蘆岌嶮山巔俗名其峯爲蓮華峯西臨大河對岸爲府谷縣稍南爲神木縣直北數十里卽蒙古薩拉齊地環保德之境皆土山聯屬屈曲凹凸絕少平直自京師而西車行至沙泉驛易騎以進踰山越嶺顛蹙可虞山溝濘豁深者數丈橫截道途紆迴始達故土人有十嶺九溝之語去城十里許曰鐵匠鋪嶺盡河橫別開

切問齋集卷八

三

一境由河崖向南行有先君八分書十里山塘四字摹勒崖壁至東關仰望城門如在天半直上二里有餘憑城一覽所歷崎嶇諸境皆在几席之下城築於宋明始改軍爲州

國朝因之屬縣一城中居民戶千諸鄉屋舍寥寥而俗尚淳朴特逾他處大河自東受降城折而南行兩岸皆山奔流湍急每二三月塞外解凍則冰凌乘春漲俱下所觸必壞晝夜喧騰聲振巖谷北行二十里有大石在河中平坦可坐萬人石色細潤名爲天橋

再北半里許巨石亘絕兩崖水從石上懸流而下噴
灑如瀑布所謂天橋雪浪者也風清月白攜酒石上
仰觀俯矚身世幾忘其下出鯉魚青黑如鮒肥美勝
常俗名石華魚過此一里卽同常味矣土人業漁爲
生者官爲制額歲貢

天府百二十尾石側有舊刻八字水淺時可俯而讀
其文云食我不肥賣我不富不知誰氏子代爲魚言
以戒竭澤也其風俗賤男貴女年十三四卽適人婦
人不以再嫁爲恥雖儒家子亦娶以爲偶飲食非祭

切問齋集卷八

四

祀賓客不設米飯居常食胡麻蕎麥而已服飾尚布
素必富家始具繭袍婦人亦不以金珠爲飾夫家定
聘鎔銀珠一十三顆懸婦項下自此終身不去出則
跨驢以紗蒙面夫爲執鞭除夕各爇石炭于門外石
炭者煤也城中無井取汲于河嘗按地志宋時舊有
六井不知何代湮廢言於州牧顏公使訪其遺跡興
復民利會遷去不果余以先君嘗尉斯土遺愛在民
故嘗往來于心如旅人之憶故鄉爲述其風土如此
若乃土產之異則石華魚外有石燕子毛羽備具但

不及零陵解飛爾有龍鱗石天然作老龍鱗甲山徑
間或長至數丈蜿蜒起伏望之惟恐雷雨之至并識
於此以資博物

切問齋集卷八

五

鹵簿各物記

始余入朝見鹵簿心焉識之不得其名問之同僚亦莫能數而對也及觀禮器圖乃歎從來制作之明備始無以復加於茲矣昔司馬遷適魯觀孔子車服禮器至低徊不能去矧親炙聖人之治化獲觀當時之禮樂者哉按鹵簿之別有曰大駕者郊祀用之曰法駕者朝會用之曰鸞駕者歲時出入用之曰騎駕者行幸所至用之大駕最爲備物尊天祖也法駕稍損其數文物聲明取足昭德而止鸞與騎又加損焉事

切問齋集卷八

六

非特典不敢同於所尊貴也凡爲蓋者五十有四九龍而曲柄者四色俱黃翠華紫芝兩蓋承之九龍而直柄者二十色亦黃皆以次序立花卉而分五色者十九龍而分五色者亦十色各二其立不以次而以相間純紫與赤而方蓋八爲扇者七十二壽字者八黃而雙龍者十六赤而雙龍者八黃與赤單龍者各八孔雀雉尾及鸞鳳文而赤且方者又各八幢之屬十有六長壽也紫也霓也羽葆也各四旛之屬十有六信幡也絳引也豹尾也龍首竿也亦各四曰教孝

表節曰明刑弼教曰行慶施惠曰褒功懷遠曰振武

曰敷文曰納言曰進善八者各爲一偶凡旌之屬亦十有六於是四金節四儀鎧鑿四黃麾而繼之以八旂大纛二十四羽林大纛前鋒大纛共十六五色銷金龍纛共四十凡爲纛者八十旂取諸祥禽者儀鳳翔鸞仙鶴孔雀黃鵠白雉赤烏華蟲振鷺鳴鳶取諸靈獸者遊麇彩獅白澤角端赤熊黃熊辟邪犀牛天馬天鹿取諸四神者四取諸四瀆五嶽者九取諸五星二十八宿者三十三取諸甘雨者亦四取諸八

切問齋集卷八

七

風者八取諸五雷五雲者十取諸日月者各一其外有門旂八金鼓旂二翠華旂二五色銷金小旂各四出警入蹕旂各一旂之數共百有二十爲金鉞爲星爲臥瓜爲立瓜爲吾仗爲御仗各十有六又六人持仗而前導曰引仗自蓋至引仗其名一十有七紅鐙六二鐙之下鼓二十四金二仗鼓四板四橫笛十二又二鐙之下鼓二十四畫角二十四又二鐙之下鈺四大小銅角各十六自紅鐙至銅角其名十午門之內有金輦玉輦焉午門之外有五輅五寶象焉天安

門之外則又有四朝象焉朝象雖非朝期率每晨而一至引仗以上在太和門之內銅角以上在端門之內其最近

御座者有拂塵有金爐有香盒數各二沐盆唾盂大小金餅金椅金杌數各一執大刀者執弓矢者執豹尾槍者每事各三十人其立亦不以次而以相間荷受戟者各四人侍殿前執曲柄黃蓋者一人殿下花蓋之間執靜鞭者四人自黃龍以下諸蓋之間仗馬十掌騎者十人殿之下陛之上執戲音麾竹者二人計

切問齋集卷八 八

鹵簿所需幾八百人昔者子入太廟每事問余雖卑賤猶得以時從公卿大夫後拜舞於庭問焉而莫對於心誠不能無憾今得其名與物而疏記之其亦於孔氏之教庶幾其不悖耳矣

湖南巡撫題名碑記

湖南巡撫舊為偏沅巡撫駐沅州以兼治偏橋衛得名康熙三年甲辰移駐長沙時已割偏橋衛隸貴州而猶貫舊銜越六十年為雍正二年甲辰始改今名又六十年為今

上乾隆四十九年甲辰予適奉

命來撫念茲官之駐長沙百二十年於茲而題名之碑闕焉未立前人之來蒞斯土者或賢或否幾不得而考焉豈前之人以為巡撫之傳不傳不繫夫名之

切問齋集卷八 九

題不題而置之與雖然以予視事之始問前之人為朝廷所委重者為誰士民所尸祝者又誰則皆在若明若晦之間若是則繼至之賢將興一利其所取法剔一弊其所懲戒與省志於明代偏沅巡撫僅誌一人而附於巡撫湖廣督理軍務都御史之後予考巡撫湖廣督理軍務都御史設於嘉靖中偏沅巡撫設於萬歷中非省志之偏有所逸由無碑記題名之故也今自我

朝順治四年丁亥以來共巡撫六十三人以次敘列

而予亦附名其末庶幾前之與利而除弊者宜法與
戒昭然在目而已之賢否亦不能遁於後至者之考
鑑將并其功罪而歷數之是碑之立豈徒爲姓氏不
泯計哉

切問齋集卷八

十

說

文昌祠說

文昌之祀儒者不取而爲之說者其別有二一謂文
昌天神也天官書斗魁戴匡六星一上將二次將三
貴相四司命五司中六司祿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
司命祭法王爲羣姓立七祀諸侯五祀其一曰司命
屈原九歌又有少司命大司命者是一謂文昌人
鬼也在周爲張仲在漢爲張良在晉爲涼王呂光五
代爲蜀主孟昶姚秦之世又爲越嶲人張惡子立廟
梓潼嶺唐明皇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順濟王
宋咸平改封英顯者是也二說皆出於道士家元世
袁清容梅始載於符臺集文昌之祠遂徧天下尊之
曰帝君甚而闖入學宮焉士稍讀書明理皆灼然知
其非禮往往因爲碑記之文而昌言排之至朱檢討
竹垞且爲諧辭以寓譏切謂古之祀文昌者司中司
命而今之號爲帝君者蓋司祿也世之享厚祿者不
皆善文之人則司祿亦無事於文才者不必祿祿者
不必其才帝君進退之權不已重乎近人又因文昌

切問齋集卷八

十一

之社而有惜字之會推其所以惜字之故仍不出媚神以求富貴則其所宜深惜又有在字外者毘陵相國劉文定公言掉弄楮墨詐欺官師纂輯淫詞狎侮經傳是敗壞文字之大原雖緜襲弄藏其戾滋甚故吾謂祀文昌不若惜字紙惜字紙不若慎筆墨使文昌爲天神耶大夫以下不敢妄干爲人鬼耶非其子孫理不歆享其祀之而不效也固宜抑求名于進之徒毋乃實有所闕不能自慎于文字之間而非鬼神之不靈與余足跡所至往往有以文昌惜字之說屬

切問齋集卷八

十二

爲序記者旣已槩謝弗應而復著此文以爲將來塞請之地明理君子其必有以鑒之

讀詩說

昔劉汲有云三百篇什無定章章無定句句無定字字無定音大小長短險易輕重惟意所適余嘗攷之周頌三十一篇商頌那烈祖元鳥三篇各止一章其餘二章者四十篇三章者一百十四篇四章者四十六篇五章者十七篇六章者二十篇七章者八篇八章者十九篇九章者三篇十章者二篇若抑則十二章正月則十三章桑柔則十六章此謂什無定章也盧令令及魚麗之後三章止二句則至少也商頌之元鳥二十三句周頌之載芟三十一句則至多也其餘或前少而後多或前多而後少或數章並少而一章忽多或前後俱多而中間忽少漢魏以後之詩如無名氏十九首鮑昭行路難猶然如此此謂章無定句也七兮鱗魴鱸鯊皆以二言爲句不第劉勰所舉祈父肇禋也螽斯羽麟之趾殷其雷標有梅皆以三言爲句不必成伯瑜所舉夜未央綏萬邦思無邪振鷺終篇也五言則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又虞芮

切問齋集卷八

十三

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走子曰有禦侮皆全章五字爲句至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仕國則連三章皆五字爲句文選注謂始自李陵或曰枚乘劉勰亦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者皆非也六言則摯虞所稱我姑酌彼金罍之類是已七言則王應麟所稱尚之以瓊華乎而之類是已八言則成伯瑜所稱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是已不至九言十言者成謂聲長氣緩難協雅音理或然矣此則句無定字三古未有韻書四聲惟其所用如漢之廣

切問齋集卷八

十四

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則平上同用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御與居韻正讀如字不當音逐則平去同用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則平上去同用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桴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則上去入同用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媵譚公維私則平上去同用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則平上去入四聲同用此法

至兩漢猶存司馬相如封禪頌般般之歌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此上去上同用也韋孟在鄒詩微微小子既考且陋豈不幸位穢我王朝東方朔誠子詩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此乎去同用也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此上去同用也雷震震電耀耀明德鄉治本約傳毅迪志詩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此去入同用也此則字無定音然猶其大較也精而言之又有一字而古今異讀者從乎古則知

切問齋集卷八

十五

作者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合於天籟之自然從乎今則一篇之內或易數音兩句之中互爲齊楚于是強爲之叶以求萬一之合而昏吻之間無非荆棘此後人不揣其本之故也昔人謂六經更秦火之後易以下箠存詩以諷誦存蓋詩與樂相表裏當其入弦匏而出金石固非伶官世業不能記其鏗鏘傳其節奏若夫文詞句字之間聲聲相續各有倫緒不必播之樂府固已接於耳而易入熟於口而難忘雖婦人孺子口相授受歷久記憶較之他經之文其傳爲尤

易永也後世聲口訛消遞相變易周顛沈約考定四聲遂以古人魚虞之字入於尤侯歌麻之字歸諸支微部分一定雖有方言俚曲符合古初反據今世韻書起而更之然後三百篇之本音盡亡矣今雖簡冊具存學士大夫能尋其義而不能究其聲如讀左右采之之采爲倉宰反琴瑟友之之友爲云九反則采之與友相去甚遠又况平或轉爲入去或訛爲上昔人所口耳習熟而纍纍如貫珠者今已似儀禮之難讀古文尚書之聱牙而安責其諷誦在口獨異他經

切問齋集卷八

六

哉夫讀詩而不依其音與讀易而不用其占其弊正同蓋始皆誤於儒先之言理以爲由是可以窺聖賢之學繼皆誤於學官之考課以爲持此足以爲利祿之階而不知詩之所以不謂之易易之所以不謂之書禮春秋者其所取義固各有在也古者紉有虞殞春有相杵王豹處淇而齊右善歌綿駒處高唐而國俗盡變使聲不足以相應律不足以相和則何以感人性情移風易俗若是之捷乎今三百篇固先王所以感性情移風俗之具也而徒以失其音學者對之

至不異於讀易與書禮春秋而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者皆不可得而知之矣嗚呼樂經散亡而制氏失業吾不足以知三代之樂音韻遞變而篇什幸存吾猶可以考三代之聲陳第有言詩以聲爲教也若其意深長而於韻不諧則文而已矣爲今詩者古韻可不用也讀古詩者古韻可不察乎近世顧亭林著詩本音一書能卽古人之詩以審知當時之音而一掃從前強叶之病予故特揭之以示學者亦庶幾復古之一端也哉

切問齋集卷八

七

運河圖說

葉方恆全河備考運河南北圖說自梁王城入境起至天津直沽止載其里至起訖並各楬月河丈尺古淺多寡最為詳備但今昔情形隨時變易逐加考量不無異同字數既多不便省覽故取鄭元慶兩河錫鏡按切現在形勢增損其文附於圖後而月河古淺詳載各楬之下以類相從庶更便於繙閱

切問齋集卷八

七

五水濟運圖說

五水濟運圖名雖有五實則專藉汶泗而所謂沂水者其流甚微僅能助泗其在沂州境者乃入江南運河不得與汶泗比洸則汶之支流今且築斷堽城壩涓滴不通濟則本自濟源東流經定陶東阿齊河濟陽至利津入海自安民山開河由壽張北至臨清引汶絕濟而在運河東者乃為汶水經流其在西者為粟林沙河二水伏秋盛漲歲或數至而已或以闕黨諸泉為濟水伏見之源因以泗之流入濟寧者謂之南濟要其為泗水經流灼然可見况濟寧雖以四瀆之濟得名而今之濟州實無濟水不必附和虛稱既名泗又名濟也舊圖多不明晰惟治河方畧得之今畧為增潤并識如此

切問齋集卷八

十九

泉河圖說

五水濟運已取治河方畧更正而濟寧等十七州縣之疆界與四百七十八泉之脈絡惟此圖為可按大
致由汶入運者二百四十五泉由泗沂白馬湖歸魯橋入運者一百三十二泉由沈府二河歸馬場湖濟運者二十一泉徑由獨山蜀山二湖濟運者三十七泉別為一河入運者三十四泉其等差則以萊蕪泰安泗水嶧縣之泉為極盛新泰東平汶上魚臺滕縣次之肥城鄒縣曲阜濟寧又次之蒙陰寧陽微矣滋

切問齋集卷八

辛

陽平陰又微之極者要之地利出於自然天時非可強致考明時職方地圖萊蕪十六泉新泰四泉泰安三十八泉平陰十泉東平十七泉寧陽十二泉汶上三泉凡汶水之泉一百泗水五十八泉曲阜二十八泉鄒縣十三泉滕縣十八泉魚臺十四泉濟寧三泉凡泗水之泉一百三十有四合得二百三十四泉而已

國朝靳文襄公治河方畧又增十泉山東通志所引會以之數遂至四百二十五泉雍正五年著籍者又

增三十泉減除廢泉二十有六仍增新泉四十有九相沿至今遂有此四百七十八泉之數偶逢燥旱仍不免有水少之慮假使僅如明代二百餘泉之日豈遂廢運不行乎是在司泉之員擇要勤疏無增虛數乃為覈實利漕之切務矣

切問齋集卷八

三

祭產說

家廟之有祭產肇自周官圭田之制圭者潔也視其財與其時之可行以將其誠信斯之謂潔是故古者雖五十畝不爲少自井田廢而一切無常數力豐者因得以贍其宗族之貧乏意固與兼井者異汶上宰趙君王槐述其先世文毅公設有祭田三百畝中落之後諸父與贈公恢復其半業比五十畝而三之君又曾續捐千金權子母爲充拓計旋又自掣其十之三以應急需愀乎常不自得余維繼述之道固欲其

切問齋集卷八

三十一

可大亦貴其可久大且久宜不在祭之必豐贍族之必厚田數之必以多爲貴也傳有之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誠貽令名以爲榮羞辱以爲懼則所以立身教家皆吾廟中思成醜假之本也所以愛存懋著皆吾昔日南陔白華之志也不則徒侈祭田之多其能對越先靈而孝享無忝乎今君以未能遂補所掣之金恐宗族子弟之未諒其衷而轉以爲咎余故述古圭田本意以廣之嗟乎善繼述如君恐貽羞辱如君吾知祖宗默

喻之族人亦已共信之而況爲之子孫者有不仰體而慎守之者乎若是則雖終不得復曩時三百畝之舊可也抑賢吏之後世有達人他日數倍於曩時之三百畝亦未可知也君亦何所不自得哉乾隆甲辰夏六月望後一日同學弟吳江陸燿書於山左藩署之見山樓

切問齋集卷八

三十三

論畫山水

論山川氣魄之雄莫大於岱華江河岱宗以渾侖勝華岳以刻削竒然皆積麤砂礪石而後高大江以清駛莫禦黃河以奔騰駭矚然皆挾泥淤瓦礫而後猛今將撫其全體則渾侖者元氣盎然刻削者峻峭天成清駛者波瀾如鏡奔騰者萬恠爭趨現諸紙上懸諸虛堂莫不以為此岱華江河之肖像也若指其中一樹一石一洲一曲而論則有絕無道理者故樹或倒生石或下銳洲如浮萍曲反直瀉在全體中人自

切問齋集卷八

一

不覺或止繪一樹一石一洲一曲而適得其倒生下銳如浮萍反直瀉必以為大不通而不知此正岱華之一樹一石江河之一洲一曲也凡作畫者不能盡寫岱宗華岳長江大河之全體則其偶出于一樹一石一洲一曲者毋謂此世間所無乃正岱華江河所藉以成天地之大觀者審乎此而後可以論畫

切問齋集卷八終



切問齋集卷第九

書後

書張嘯蘇天人篇後

嘯蘇 乾隆庚寅舉人



天人一氣呼吸感通益見修吉悖凶惟人自取今人行一善事即期福報久之寂然謂天果夢夢不以厝意也然見作惡之人曾不旋踵顯受殃禍又謂天之報施似急於癉惡而緩於彰善者不知人有望報之一念即日降之福而常見其不足猶人血肉榮衛日受滋養而初不知感及內有臟腑之憂外有瘡瘍之

切問齋集卷九

一

疾藥餌鍼砭攻救並施如所謂毒疽潰癰決而去之不惜者然後知向者之飲食起居晏然無事皆所以報其無病之軀天之降福於人猶是矣豈曰緩於彰善哉第善亦有辨苟非讀書窮理將日從事於不善以為善為之愈力不善之及人愈遠天之欲決而去之當不啻其毒疽而潰癰也如教子弟之徒以詞章功利待朋友之徒以聲氣黨援事上官之徒以逢迎餽問治百姓之徒以寬縱因循凡人之所謂為善皆天之所以謂不善以是而責報於天安有不爽焉者然

則人宜朝夕自省曰吾之所爲其母乃爲疽爲癰爲天所欲決而去者乎而奈何飲食起居猶得晏然無事乎如是則不善之途塞望報之念消天人感應之理真見如心之主宰乎四肢百骸而不可遺矣

附天人篇

天之所以成形者氣爲之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氣爲之也人既有是氣必有主宰乎是氣者則心爲之也心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正目而不見其形傾耳而不聞其聲而實流行於四肢百骸而

切問齋集卷九

二

不可遺也夫以人而視天氣之至微者也以至微之氣而猶有主宰者存豈太虛之廣遠大化之幽深而謂無物焉以主宰之無是理也程子曰以其主宰而言謂之帝固非路遠言妖如泰西之所述然陰陽統會之處造化微妙之所無臭無聲必有元精焉以爲之主宰不可誣也或曰然則天人感應之故皆是主宰者有以察之故或則培之而或則覆之也曰無庸也天人一體者何以明其然也三才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形而上者一理之充

周形而下者則一氣之融結也天之所以成形者是氣也人之所以成質者亦是氣也氣猶水也魚之游於江海也噓吸而吞吐魚腹之水卽江海之水也離之而無可離畫之而無可畫也其感應之不爽也理有以相通卽氣有以相觸也如心之於四肢百骸也一髮之痛心必覺之一肢之癢心必知之降祥降殃是以捷如影響也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及之云者言乎其體之一本也而人之自絕於天者見爲己之身也

切問齋集卷九

三

不知其爲天之神也縱嗜欲蔑禮義喪志伐性所以病乎天之神者無所不至在天方悄然以悲惻然以痛而彼昏不知且謂天道夢夢於我何有也不亦大可哀耶嗚呼古聖人於天人之際三致意焉蓋欲人知其體之本一耳不悟其體之爲一而幽獨之中可以惟我所爲其甚者遂至爲天所絕而忍降之割如毒疽潰癰雖一身之物亦有時決而去之不復惜可不懼哉

書張耳陳餘傳

張良之先五世相韓非不貴介也而納履於圯上老人韓信爲布衣時好帶刀劍非不雄猛也而見辱於淮陰少年荆軻好讀書擊劍嘗以其說干衛元君非不壯往也而目攝於葢聶則逃受叱於魯勾踐則又逃極而言之則又有秦始皇之恣睢而身下於尉繚漢高祖之慢罵無禮而輟洗於酈生蕭相如之面折強秦聲振鄰國而引車以避廉頗忍之爲功於人豈不大哉方耳餘爲里監門里令笞餘餘欲起耳躡之使受命去耳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其後兩人交惡餘不忍耳之爲王而已爲侯也卒爲耳制死於泝水之上此一忍一不忍而效決於數十年之後嗚呼今人有小利害得失而愷快不已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切問齋集卷九

四

書昌黎原性篇

荀悅申鑒或問天命人事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則人事存焉爾性善則無四凶性惡則無三仁性無善惡則無周公管蔡性善情惡則是桀紂無性而堯舜無情性善惡混則是上智懷惡而下愚挾善昌黎韓子原性之篇蓋本於此或謂諸子言性惟公最得孔氏之旨或又言既知所以爲性者五則性非善而何余竊以爲皆非也嘗聞之歐陽子曰性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所罕言也易六十四卦不言性其

切問齋集卷九

五

言者動靜得失吉凶之常理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不言性其言者善惡是非之實錄也詩三百五篇不言性其言者政教興衰之美刺也書五十九篇不言性其言者堯舜三代之治亂也禮樂之書雖不完而雜出於諸儒之記然其大要治國修身之法也六經之所載皆人事之切於世者是以言之甚詳至於性也百不一二言之或因言而及焉非爲性而言也故雖言而不究予之所謂不言者非謂絕而無言蓋其言者鮮而又不主於性而言也論語所載七十二子

之問於孔子者問孝問忠問仁義問禮樂問修身問
爲政問朋友問鬼神者有矣未嘗有問性者孔子之
告其弟子者數千言其及於性者一言而已子故曰
非學者之所急而聖人之罕言也書曰習與性成語
曰性相近習相遠者戒人慎所習而言也中庸曰天
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者明性無常必有以率之也
樂記曰感物而動性之欲者明物之感人無不至也
然終不言性果善果惡但戒人慎所習與所感而勤
其所以率之者爾子故曰因言以及之而不究也歐

切問齋集卷九

六

陽子之言如此今使韓子不作原性固無傷於韓子
與雖作原性而不知所以爲性之五卽是至善亦不
足定韓子之優劣蓋其大端在焚佛骨驅鱷魚折王
廷湊區區文字之得失固有所不足深討者崑山顧
氏曰竊歎百餘年以來之爲學者往往言心言性而
茫乎不得其解也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
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性命之理著之易傳未嘗數
以語人其答問士也則曰行已有恥其爲學則曰好
古敏求其與門弟子言舉堯舜相傳危微精一之說

一切不道而但曰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嗚
呼聖人之所以爲學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
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諸草木
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
一貫之方置四海之困窮不言而終日講危微精一
之說是必其道之高於孔子而門弟子之賢於子貢
也是時姚江之學猶盛故顧氏激論如此今此風亦
稍衰矣然猶執原性一篇妄議古人故特述歐顧兩
家之說以爲讀昌黎集者擇焉

切問齋集卷九

七

書曰知錄

此書稱爾雅疏曰甲至癸爲十日日爲陽寅至丑爲十二辰辰爲陰此二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闕逢至昭陽十名爲歲陽攝提格至赤奮若十二名爲歲名後人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初不假借史記歷書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其辨晰如此若呂氏春秋敘意篇維秦八年歲在涪灘秋甲子朔賈誼鵬賦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

切問齋集卷九

八

服集子舍許氏說文後序粵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子亦皆用歲陽歲名不與日同之證漢書郊祀歌天馬徠執徐時謂武帝太初四年歲在庚辰兵誅大宛也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乃以甲子至癸亥代之子曰觚不觚此之謂矣近寶應王白田先生懋非之曰按書詩春秋傳國語戰國策其紀年雖不以甲子而亦無有以闕逢攝提格爲歲名者惟呂氏春秋有歲在涪灘賈誼鵬賦有單闕之歲之語疑出於戰國時星家別爲之名故史記歷書以是紀

切問齋集卷九

九

年而他紀傳則畧無所見甲子歷術篇與天官書亦有不同而漢志所書亦小異則爾雅所云已不盡可據况爾雅博士立於王莽時王莽最爲慕古而其下書云癸酉云庚辰云辛巳不以歲陽歲名則可知古之不以歲陽歲名紀歲也索隱謂爾雅近代之作故與史漢志有不同者則不知古人紀歲從爾雅所云乎抑從史漢志乎爾雅亦有月陽月名史歷書歲名闕逢攝提格月名畢聚固一例也可謂古人以月陽月名紀月乎古人簡質紀年但以一二數而不及甲子且爾雅云太歲在甲曰闕逢在寅曰攝提格則是先有甲子乙丑而後別爲之名不知古人何以支贅若此乎以顧氏之博學而所引據止呂氏春秋賈誼賦及許叔重說文後敘亦可知前之一無所據矣斯二說者余懷之有年矣今於楊升菴集中又得一條其言曰歲陽名始見於爾雅後世相傳以爲古甲子余疑其非何也簡冊之古莫如典謨其次易卦爻辭其次毛詩其次諸子尚書辛壬癸甲易先甲後庚詩吉日庚午又朔日辛卯殷人以生日名子十干皆備

至春秋紀年則昭然不紊不聞有一字及於爾雅十
千之異名也獨史記歷書紀漢武帝以來見之意當
漢世術家創爲此名藏用隱字以神其術而後人竄
入爾雅堯舜三代恐無是稱謂也司馬公取以紀通
鑑亦信而好古之意慎初以爲是今疑其非願與有
定見君子商榷之按楊氏謂漢世術家創爲此名則
不應先見於呂氏春秋而王氏疑戰國時星家爲之
是也又謂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
天子三公稱公周公召公畢公毛公蘇公是也王者

切問齋集卷九

十一

之後稱公宋公是也杜氏通典曰周制非二王之後
列國諸侯其爵無至公者春秋有虞公州公或因殷
之舊爵或嘗爲天子之官子孫因其號耳非周之典
制也東遷而後列國諸侯皆僭稱公夫子作春秋而
筆之於書則或公或不生不公葬則公之列國不公
魯則公之於是天子之事與人臣之禮並見於書而
天下之大法昭矣漢之西都有七相五公而光武則
置三公史家之文如鄧公禹吳公漢伏公湛宋公宏
第五公衛牟公融袁公安李公固陳公寵橋公元劉

公寵崔公烈胡公廣王公龔楊公彪荀公爽皇甫公
嵩董公卓曹公操非其在三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
三國志若漢之諸葛公亮魏之司馬公懿吳之張公
昭顧公雍陸公遜晉書若衛公瓊張公華王公導庾
公亮陶公侃謝公安桓公溫劉公裕之類非其在三
公之位則無有書公者史至於唐而書公不必皆尊
官洎乎今日誌狀之文人人得稱之矣何其濫與又
曰沙門亦有稱公者必以其名冠之深公法深也林
公道林也遠公惠遠也澄公佛圖澄也安公道安也

切問齋集卷九

十二

什公鳩摩羅什也當時之人嫌於直斥其名故加一
公字梁陳以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字之則不
復公之矣江西王于一猷定曰據云非三公不得稱
公然楚葉公白公皆大夫也而稱公此而爲僭則齊
亦有棠公矣齊未嘗稱王而其臣得稱公何與如以
爲楚之邑邊吳而特重其號則吳亦邊楚何以不重
其號耶此說之不能相通者漢高祖爲亭長時送徒
驪山中道多遁散謂衆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
此以卑稱公也呂公欲以女妻高祖其媼曰公常奇

此女欲與貴人是以夫稱公也鼂錯議削六國錯父
謂曰公爲政用事人口議多怨公此以子稱公也毛
遂指其十九人曰公等碌碌陸賈謂其子曰無久溷
公古樂府題有公無渡河非必皆三公然後稱公也
若所云沙門稱公如深公遠公類必以其名冠之是
矣然公既定爲三公之稱公侯釋徒迴不相及以王
公之號加之縑素之列豈謂得其例乎至云梁陳以
下僧乃有字而人相與字之不復稱公則杜甫之稱
旻公贊公又何以說耶嗚呼著書若日知錄者猶不
能無遺議淺學之士率然以操觚自命豈可不深鑒
於此乎

切問齋集卷九

三

題吳孝子永思卷

孝子名德翼前明海鹽人

自昔厚終之事豐儉不同同歸於葬下坎上墳陰爲
野土固中國聖人之教也佛氏西來始有火化慈悲
變爲酷烈流毒無窮孝子始迷終悔至行可尚後之
攬者惟當助之悲哽以一悔得孝名恐益傷孝子之
心矣

題顧孝子孝行卷

孝子名薇亦海鹽人刻繼母像像能言

切問齋集卷九

三

刻木爲人木復能言理所不然事則有焉普願世人
孝逮母存欲學丁蘭先閔子騫

題王氏寫本地圖後

鄭漁仲嘗言古之學者索象於圖索理於書故人亦易爲學學亦易爲功後之學者離圖卽書尚詞務說故人亦難爲學學亦難爲功旨哉斯言非圖固不足以爲學也然所圖一事而彼此有異同之說古今有因革之殊板刻流傳漫無區別研究不審遺誤滋多古之爲圖譜之學者常用數色以識別之如星官書巫氏以黃記甘氏以黑記石氏以朱記後雖不盡遵用而於三垣列宿北極北斗星之大綱及明大者並

切問齋集卷九

丙

用朱記黑次之黃又次之是猶有古法也他如本草綱目亦有朱字黑字之別其朱字者乃漢張仲景魏華佗所傳舊本謂之神農本經其墨字者乃梁陶隱居之所續增謂之名醫別品今坊刻李時珍本草概用黑字則非其舊矣至於九州輿地之圖或用黃色以爲河青色以爲江朱色以爲新附之版籍此可以資知今之學而尚不足於攷古蓋古者幅幘廣狹隨時不同據今疆域遙溯古初則有東西異位南北乖方者淮南漢恭王氏著有閩史書約各按諸史前後

分爲十六圖先據方今郡縣朱筆繪寫而後以墨筆就加古輿地於上使人閱卷瞭然知今之某地在某代爲某地或合或分或廢或置皆可以參攷而得使其付之坊人又將併爲一色不復可辨矣此書爲孝廉施醴泉家所藏特書其後而還之

切問齋集卷九

五

書記性

頭爲衆陽之會而腦其髓也以在府藏之外故其功能不見惟天方書言人知覺之用寓於內者曰總覺曰想曰慮曰斷曰記其位總不離於腦總覺者總統內外一切知覺而百體皆資之以覺者也其位寓於腦前想者於其已得之後而追想之以應總覺之用也其位次於總覺之後慮者卽其所想而審度其是非可否也其位寓於腦中斷者靈明果決而直斷其所慮之宜然者也其位次於慮後記者於凡內外之

切問齋集卷九

六

一切所見所聞所知所覺者而含藏之不失也其位寓於腦後余按內經素問但云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又曰脾在志爲思腎在志爲恐靈樞經曰腦中爲氣之海腦爲髓之海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謂腦能覺想慮斷記不見於中國之書頗疑其說爲妄一日檢方氏以智通雅有謂我之靈臺包括縣宇記憶今古安置此者果在何處質而稽之有生之後資腦髓以藏受髓清者聰明易

記而易忘若印板之摹字黼濁者愚鈍難記亦難忘若堅石之鐫文乃知天方此論不爲無理蓋人有所領悟則顛其首若延而納之者有所思維則仰其首若引而望之者有所籌度則俯其首若抑而取之者有所斷決則挺項而起若勇往直任者有所存省則側項而哦若緘秘不發者凡此皆腦之所使流露於俯仰之間者也而記性之屬腦尤爲顯著昔天台齊侍郎召南博學多聞號稱能記後因墜馬傷腦平生所讀之書忘之殆盡夫傷腦而不能記則知能記之必屬腦矣而方書於健忘之證未嘗一言及於腦何哉

切問齋集卷九

七

箴 銘

行箴

人所競趨我姑勿往人所爭嗜我姑勿嘗侯門之客
人將以我為役金穴之奴人將以我為俘殘書數帙
白首嬉娛一日兩食舉室宴如行所知尊所聞寧一
士之諤諤不為千人之諾諾

仕箴

上不阿中不隨音馱論語季隨下不苛持是三者以
遊乎世其庶免於君子之訶

切問齋集卷九

六

思貽堂銘

父母存雖不肖之子有所畏懼而不敢恣父母歿遂
泰然自以為無忝而不知日近於無恥毋曰吾忠毫
髮之蒙責有邱山之重毋曰吾孝跬步之躁業墜箕
裘之紹勤於生事雖手足之力已殫尚當念前人締
構之艱儉於自奉雖口腹之養已嗇不可忘先世澹
泊之積讀聖賢書不讀雜書醫卜星方為能讀父書
行仁義事不行邪事僧道巫是謂克行父事一念之
善顯揚之券一念之惡毀敗之橐人莫鑒於水而鑒

於人彼忘親而賤行辱身者曷嘗不為笑於鄉鄰

筆銘

華之茂維實之疚汝寧為樸毋以巧售

鐺銘

恃火之力而沸其水卒折而足復誰之使

枕銘

為夢為囈莫能汝諱維汝司昏以警寤寐

硯銘為郁澄齋題

蓄之多研之徐澤不枯

切問齋集卷九

七

澄泥硯銘

大筆淋漓程邈李斯匪研之奇先人所貽

歛硯銘

夥之煤歛之石黃海二難樂敷晨夕

小圓硯銘

聽金壺漏隨屬車塵出之掌握視草十春

紅絲硯銘為錢異齋題

手割地肺質如馬肝元既尚白墨亦磨人先生癡邪

匪牽絲之慕而珍此大赤矻矻窮年

紅絲小方硯銘為巽齋題

布指付博舒掌量長是謂赤也為之小肯貽笑於大方

歸裝惟書籍及淄川硯十方餘舟中無事終日

撫摩兒子繩網請各為銘之

筆以日計墨以歲計一硯之守可以百世其一

烏乎進德在淵默烏乎修業在典籍戒之哉多言多

敗毋行所悔其二

一字之奇不足侈也千言之富未為厚也君子盛德

切問齋集卷九

三

在躬行必稽其所敝言必慮其所終也其三

其質塊然其德淵然其處寂然其施爛然其四

於我乎濡染於我乎磨礱所成就者甚大而未嘗以

為功嗚呼斯其有古君子之風者與其五

琴所以禁硯所以研閑邪存誠通幽極元其六紅

古之君子重以周見善必錄其業廣也有言必行其

辭修也其七

與其溺於詞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援也溺於詞

不可彈也其八

疾耕力作居然素封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

其九

屠龍刀修月斧以此磨厲鋒穎吐雕蟲刻楮吾無取

其十

不日堅磨不磷銖尚穿桑維翰其一

位置不頗處靜所以馭動容受不私塞體所以沛用

其二

翻手覆手面面都有倒之顛之自公令之其十三兩

耕之力田不石惰乃瘠其十四

切問齋集卷九

三

排金門上玉堂惟石友與偕臧其十五

祝辭贊

禱龍神文

維年月日知山東濟南府事陸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龍神之靈曰惟神有興雲作雨之奇立槁噓枯之效是以官吏奉祀而唯謹百姓奔走而恐後也今茲濟南境內三冬乏雪春雨仍稀太守念此嗷嗷不遑甘食震雷一奮萬物昭蘇神力所加何生不育今宜雨而暘春行且盡信由太守失職殃及斯民神之聰明寧有差忒是用潔蠲禱告速霑甘霖感謝神

切問齋集卷九

三三

庶羣黎共賴惟神昭鑒尙饗

禱城隍文

維年月日知山東濟南府事陸燿謹以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奠告於城隍之神曰濟南連歲災祲戶鮮蓋藏今茲三冬乏雪春雨仍稀如又二麥無收民食安賴惟神福善禍淫昭報不爽如有殃咎宜加太守此十六屬生靈何罪何辜膏澤頻屯俾興咨怨神有權宜出雲降雨慰我農人神無權宜顯

天降鑿轉歉為豐無以太守失職而罰及蒸黎也嗚呼尙饗

切問齋集卷九

三三

謝雨文

維年月日知山東濟南府事陸燿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於城隍龍神之靈曰頃以濟南境內春雨愆期麥秋有待於月之十一日祇謁神座致齋三日消吉十四日宜祭之辰敬持絮酒祈求甘澤仰荷神庥應時昭報先於十二日未時之交元雲觸石赫耀熾輝十三日自晨至暮條風不興濃陰周布喜微濛之時灑庶遠邇之均霑神既降鑒惠此一方幸循十日之期永慰三農之望揭虔妥侑惟神格饗

切問齋集卷九

十四

告金龍四大王文

維乾隆三十七年歲在壬辰十月壬戌朔越十日辛未宜祭之辰新任山東通省運河兵備道陸燿謹以柔毛剛鬣致祭於
敕封金龍四大王之靈曰惟神秉忠貞之節歿有餘榮著赫濯之威功成利濟黃流劈箭每偕河伯以分猷運道銜鱸聿送
天庾而効順自中河以達漳衛行地中者千里有奇從宋代以迄今茲戴神庥者萬年無厭某欽承

切問齋集卷九

十五

寵命受任監司泉源則南北分流須濬洗沂之脈堤岸則東西並築冀安齊魯之氓顧以短策而御長途實恐貽譏負職苟獲天時而洽人事益昭降鑒無私用布丹忱敬祈顯佑謹告

泰山禱雨文

維乾隆四十九年歲次甲辰二月朔丁巳越二十三
日巳卯山東布政使陸燿敬禱于 東嶽泰山之神
曰惟神位列東方職司生物崇朝觸石澤徧寰區矧
茲青兗二州之境為神靈託跡之所揚詡發育從無
僭忒乃自上年至今雨雪屢愆二麥不生三農告困
無糴賣子情形慘悽鵠面鳩形將為溝瘠如謂官吏
貪殘感傷和氣則宜明加誅殛易置賢能況我
皇上愛養黎元議蠲議賑不惜帑金

切問齋集卷九

三六

鑾輅所經

殊恩疊沛天人協應昭報不爽豈忍使斯民既困於
誅求復窮於燠旱也耀待罪此邦深憂民瘼陟天門
捫日觀揭虔致禱坦布赤誠伏望神靈反晴而雨轉
歉為豐驅飛廉使斂跡令屏翳以行雲起黑蜮于重
淵戮女魃于槁野春收雖失秋稔可期市價不增閭
閻安堵則十郡二州之民嘉賴神庥永矢無斃矣謹
白

馬鞍辭

以革為之韉兮於文則取安兮姑徐行其自至毋為
競人先兮

佩囊影帛辭

於節幾何紛然左右兮嗚呼噫嘻不失在前則失在
後兮

沈眉生茂才乘槎圖贊

節目礫礫不生不死委浪騰波上貫星紀天宇沈寥
銀潢萬里得石一卷歸詫鄉梓

切問齋集卷九

三七

切問齋集卷九終

切問齋集卷第十

傳

治河名臣小傳

馬之貞

馬之貞字口叔其先伏波之裔也以功封於滄子孫散居燕薊父希言以武節將軍兼汶文商酒使愛其土風遂家於汶至元十七年之貞為泗汶都轉使時控引江淮嶺海供億京師自東阿至臨清二百里舍舟而陸車輪至御河牛僮輻脫艱阻萬狀二十六年

切問齋集卷十

一

以壽張尹韓仲暉等言使之貞按視還上可開狀卽命之貞與張孔孫等同主其役功竣人思其德立石汶上又嘗於堽城開東作雙虹懸門分受汶水常以秋分役丁夫采薪積沙於二閘之左絕汶作堰春夏水至則堰隨水去有言以石為之可省民力之貞曰汶魯大川底沙深闊若修石堰須高平水五尺方可行水沙漲淤平與無堰同河底填高必溢為害昔晉杜預作沙堰於宛陽塌白水灌田缺則補之雖屢勞民終無水害固知川不可塞也因自作記勒其言於

石

右據汶上縣志并李惟明東大閘記重作

張孔孫

張孔孫字夢符其先出遼之烏若部父之純為東平萬戶參議因家於汶夜夢謁孔子廟得賜佳果已而孔孫生因丐名於衍聖公遂命此名至元二十六年壽張尹韓仲暉太史院令邊源相繼建言開河引汶水達舟於御河以便公私漕販省遺漕副馬之貞與源等按視上言可開之狀於是驛遣孔孫偕斷事官

切問齋集卷十

二

忙速見董其役起須城安山之西南壽張西北行過東昌又西北至臨清達御河共長二百五十里孔孫素以文學知名由戶部員外郎歷官至禮部尚書大名路總管兼府尹召拜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復拜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集賢大學士如故大德十一年卒

按全河備考孔孫作禮孫闕山東通志乃知孔訛為孔禮又改禮今據元史河渠志并通志命名之由重作此傳

賈魯

賈魯字友恒河東高平人延祐至治間兩以明經領鄉貢泰定初授東平路儒學教授辟憲史歷行省掾除潞城縣尹選丞相東曹掾擢戶部主事太醫院都事燕南山東道遷中書省檢校官拜監察御史陞臺都事遷山北廉訪副使召為工部郎中至正四年河決白茅隄又決金隄濱河郡邑濟寧單州等處皆罹水患沿入會通河特命魯行都水監魯訪求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為圖上進三策其一

切問齋集卷十

三

議修築北堤以制橫潰則用工省其一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功數倍會遷右司郎中未及行調都漕運使河水北侵安山淪入運河延及濟南河間九年右丞相脫脫集廷臣羣議言人人殊魯昌言河必當治復以前二策進丞相取其後策且以屬魯十一年以魯為工部尚書總治河防使領河南北諸路軍民發汴梁大名十有三路民一十五萬廬州等戍十有八翼軍二萬供役四月興工七月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行十一月諸埽諸隄悉成

召還京師以河平圖獻臺臣請褒脫脫治河之績超拜魯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尋拜中書左丞從脫脫平徐州留追餘黨十三年卒於軍鄭元慶云賈魯治河當時頗費經營至今三百年後猶蒙其利而作大河志者誤信石人一隻眼之說謂魯速元之亾此亦妄人也與

宋禮

宋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洪武中以國子生授山西按察使僉事累遷至工部尚書河決陽武衝安山會

切問齋集卷十

四

通河淤永樂九年濟寧州判潘叔正請加修濬命禮與刑部侍郎金純都督周長發濟兗青東民十五萬人登萊願役民萬五千人治之越二十旬而竣事初會通河引汶入洸合洸泗以出於濟寧會源開北至臨清地降九十尺南至沽頭地降百十六尺而南旺視濟寧地尚與太白樓岑齊南流水多北流水少禮乃用汶上老人白英計相度地勢作戴村壩橫亘五里遏絕汶流使盡出於南旺以其三南接徐呂其七北會漳衛由是漕河成而海運廢歲省金錢鉅萬未

幾採木川蜀十六年治獄江西其明年召還卒於官是時平江伯陳瑄亦鑿維揚運河南北通流漕河大治顧瑄蒙祭葬贈諡廕襲之典而禮不得與邱濬詩有清江浦上臨清聞簫鼓叢祠飽餽餘幾度會通河上過更無人說宋尙書之句洪治中工部左侍郎李鏐訟於朝爲立祠南旺萬歷中總理河道提督萬恭復請賜諡康惠廕其嫡孫一人入監讀書次孫四人並住南旺奉祀

按李鏐疏誤以濟寧至臨清沽頭地勢所降之數

切問齋集卷十

五

爲南旺所降之數王鴻緒明史稿又誤以分水口爲南流十之四北流十之六又役丁夫三十萬人今據元揭傒斯會源閘記及宋康惠祠志重作此傳

陳瑄

陳瑄字彥純合肥人靖難時以舟師迎降成祖渡江封平江伯永樂元年命充總兵官總督海運輸粟四十九萬石餉北京及遼東遂建百萬倉於直沽城天津衛宋禮既治會通河罷海運仍以瑄董漕事用故

老言自淮安城西管家湖鑿渠二十里爲清江浦導湖水入淮築四閘以時宣洩又緣湖十里築堤引舟漕舟直達於河省費不訾其後復濬徐州至濟寧又築沛縣刁陽湖濟寧南旺湖長堤又自淮至臨清相水勢置閘四十有七自淮至通州置舍五百六十有八設卒導舟避淺緣堤鑿井樹木以便行人宣德四年又言濟寧以北自長溝至棗林淤塞計用十二萬人疏濬半月可成命尙書黃福往同經理八年卒追封平江侯贈太保諡恭襄孫豫字立卿襲封建濟寧

切問齋集卷十

六

月河卒諡莊敏子銳字志堅嗣成化八年總督漕運言濟寧南北閘河賴徠沂泗泰山曲阜等處泉源并昭陽南旺孫村等湖水所司視爲泛常請責副使陳善疏濬又請於臨清縣南三里開通月河分減水勢十七年又於濟寧分水龍王廟自南距北十里各置一閘今南旺上下二閘是也嘉靖十四年建濟寧中新閘見第二卷劉瑒記

按平江三世咸有治績全河備考纂敘甚畧莊敏以下例得附書茲故牽連及之

金純

金純字德修泗州人洪武中以吏部尙書杜澤薦授吏部文選司郎中三十一年出爲江西布政使參政永樂初以蹇義薦召爲刑部右侍郎時將營北京採木湖廣七年從巡北京八年遷左侍郎九年命與宋禮同治會通河又同徐亨等濬魚王口黃河故道初太祖用兵梁晉問使大將軍徐達開塌場口通河於泗又開濟寧西耐牢坡引曹鄆河水以通中原之運其後故道寢塞純疏治之自開封北引水達鄆城入

切問齋集卷十

七

塌場出穀亭北十里爲永通廣運二閘十四年改禮部侍郎進尙書十五年從巡北京十九年同給事中葛紹祖巡撫四川宣德元年改工部又改刑部明年兼太子賓客三年致仕正統五年卒賜諡沐陽伯

徐有貞

徐有貞字元武初名理字元玉吳人宣德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十二年進侍講景泰三年遷右諭德河決沙灣七載前後治者皆無功廷臣共舉有貞乃擢左僉都御史治之至張秋相度水勢條上三策

一置水門一開支河一濬運河議既定督漕都御史

王竑以漕渠淤淺滯運請急塞決口帝勅有貞如竑議有貞守便宜言臨清河淺舊矣非因決口未塞也漕臣但知塞決口爲急不知秋冬雖塞來春必復決徒勞無益詔從其言於是大集民夫躬親督率沿渠建閘起張秋以接河沁河流之旁出不順者爲九堰障之更築大堰楗以水門閱五百五十日而工成名其渠曰廣濟渠閘曰通源閘方工之未成也工部尙書江淵請遣京軍五萬人往助其役有貞言京軍一

切問齋集卷十

八

出日費不貲遇漲則束手坐視無所施力今泄口已合決堤已堅但用沿河民夫自足集事議遂寢事竣召還復出巡視漕河七年秋山東大水河堤多壞惟有貞所築如故乃修舊隄決口自臨清抵濟寧置減水閘水患悉平進左副都御史以奪門功陞兵部尙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伯後爲石亨等所構徙金齒爲民亨敗赦歸成化間卒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年二十舉鄉試第一天順八

年進士改庶吉士成化初請試吏職除職方司主事
遷郎中十九年陞福建右叅政父憂服闋補廣東右
布政使洪治六年河決張秋吏部尙書王恕薦大夏
往治河授右副都御史以行大夏自上流黃陵岡浚
賈魯河復自孫家渡疏其壅七十里四府營三十里
聯長堤以分大名山東水勢起胙城歷東明長垣抵
徐州亘三百六十里五旬而河就馴更名張秋鎮曰
安平鎮工部請遣員視其成乃命太監李興平江伯
陳銳佐之八年大夏等奏漕河水利全藉山東諸泉

切問齋集卷十

九

每年夏秋瀦蓄南旺等湖至旱乾時以濟糧舟近豪
強軍民或決堤泄水以圖栽蒔或阻遏泉源以資灌
溉乞照先年侍郎白昂奏行事例禁治又南北運河
止是汶水分流接濟春夏旱乾水源微細必藉各閘
積水以時啟閉庶可行船往往官員隨到隨開以致
糧運阻滯乞申明詔旨嚴加榜示又濟寧迤北南旺
開河戴家廟一帶比之他處最要而安平鎮地方土
脉疏薄新築決口尤須提調官員不時檢點今自濟
寧直抵通州相去一千八百餘里而天津北上逆水

尤難請分其地爲三南北各設工部郎中中間增設
通政提調召爲左都御史歷戶部左侍郎加太子太
保爲劉瑾所譖成肅州瑾誅赦歸生前自爲墳志曰
無使人飾美懷愧地下正德十一年卒贈太保諡忠
宣

潘季馴

潘季馴字時良烏程人嘉靖二十九年授九江推官
擢御史巡按廣東進大理丞四十四年由左少卿進
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與朱衡共開新河加右副都

切問齋集卷十

十

御史以憂去隆慶四年河決邳州睢寧起故官再理
河道爲勘河給事中駱遵劾罷萬歷四年再起官巡
撫江西明年冬召爲刑部右侍郎六年以右都御史
兼工部左侍郎卽代傅希摯治崔鎮決河明年工竣
又明年加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兼左副都御史遷南
京兵部尙書十一年召改刑部季馴之再起也以言
者劾其黨庇張居正落職爲民十三年御史李棟上
疏訟曰隆慶間河決崔鎮爲運道梗數年以來民居
旣奠河水安流咸曰此潘尙書功也昔先臣宋禮治

會通河至於今是賴陛下允督臣萬恭之請予之諡
廢今季馴功不在禮下乃當身存之日使與編戶齒
寧不隳諸臣任事之心失朝廷報功之典哉十六年
復起爲右都御史總督河道自吳桂芳後河漕皆總
理至是復設專官十九年加太子太保工部尙書兼
都御史季馴凡四任總河前後二十七年修築五湖
舊堤開濬南旺河中渠道加築南西北三面舊堤一
萬二千六百丈添築東面子堤七千一百八十八丈
又於五里鋪建石壩五丈創築馬踏湖堤自洪仁橋
至禹王廟三千三百一十三丈建何家口石壩三十
餘丈滾水至房家口入運修蜀山湖舊堤自馮家壩
起至蘇魯橋長三千五百一十丈建馮家壩十餘丈
以障蜀山湖水之洩入馬場湖者修馬場湖東面舊
堤一千六百二丈修安山湖土堤四千三百二十丈
又於似蛇溝八里灣建閘二又築坎河口滾水石壩
六十丈凡守壩挑河濬泉濟運事宜無不講求精覈
可以垂後而獨謂泃河之不必開者則就治黃而言
也蓋以黃河泛濫於中國自古而然即使運不借黃

切問齋集卷十

七

仍不可一日不治與其多費金錢別開一河以通運
而治黃之費固在何如治黃而運卽在其中故後人
以此爲公之間然至其治黃諸績具載河防一覽二
十年議治泗州水患與巡撫周家等不協允其乞休
越三年卒

萬恭

萬恭字肅卿南昌人嘉靖二十二年進士授南京文
選司主事歷考功郎中遷光祿寺少卿改大理四十
二年兼僉都御史巡撫山西隆慶六年給事中劉伯

切問齋集卷十

三

燮薦恭異才會河決邳州運道大阻已遣尙書朱衡
經理復命恭以故官總理河道恭與衡築長堤自磨
鎌溝迄邳州直河南自離林迄宿遷小河口各延三
百七十里費帑金三萬六十日而成高竇諸河夏秋
泛濫歲歲增堤而水益漲恭緣堤建平水閘二十餘
以時蓄洩專令濬湖不復增堤河遂無患其在坎河
口壘石爲灘也謂汶水盛發不能攻戴村壩則從戴
村之東龍山之西攻開名曰坎河口注鹽河以復歸
於青州故道而山東水復東傾蓋九分東注特一分

析入南之安東北之天津隆慶六年余以主事張克
支言循南旺百里而北歷戴村壩壩故堅汶不能破
也又東數里爲坎河口東北注若駛余顧張水部曰
何縱汶曰歲隄坎河口歲敗亡益也余顧東龍山彼
有亂石盍取石灘坎河口里許若天成平水焉汶溢
則縱之令遠東注而目汶平則留之令全汶南注以
其七北灌入天津之海又以其三南灌入淮安之海
是因勢而鼎足分之者以坎河灘故也恭強毅敏達
時稱才臣治水三年言者劾其不職竟罷歸家居垂
二十年卒所著有治水筌蹄

切問齋集卷十

三

張國維

張國維字玉筍東陽人天啟二年進士授番禺縣知
縣崇正元年擢刑科給事中劾罷副都御史楊所修
御史田景新皆魏忠賢黨也七年擢右僉都御史巡
撫應天安慶等十府其年冬流賊犯桐城官軍覆沒
國維方壯年一夕鬚髮頓白十年請割安慶池州太
平別設巡撫以史可法任之安慶不隸江南巡撫自
此始遷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歲大

旱漕河水涸國維濬諸水以通漕十四年盜起改兵
部右侍郎兼督淮徐臨通四鎮總兵護漕運大盜李
青山衆數萬據梁山濼遣其黨分據韓莊等八關運
道爲梗周延儒赴召北上青山謁之言率衆護漕非
亂也延儒許言於朝授以職而青山竟截漕舟大焚
掠迫臨清國維所部兵擊之獻俘於朝磔諸市陞兵
部尙書十六年四月我大清兵入畿輔國維檄趙
光抃拒螺山八總兵之師皆潰乃解職下獄既念其
治河功得釋召對中左門復故官兼右僉都御史赴

切問齋集卷十

十四

楊方輿

江南督兵輪餉出都十日而都城陷福王敘山東討
賊功加太子太保南都覆潞王監國於杭州不數日
出降國維乃朝魯王於台州請王監國卽日移駐紹
興進少傅兼太子太保兵部尙書武英殿太學士督
兵江上魯王敗走台州航海國維作絕命詞赴水死
楊方輿字淳然漢軍鑲黃旗人初爲廣寧諸生天聰
時直內院崇德元年取中舉人順治元年由秘書院
學士授河東總督時當定鼎之初四方盜賊竊據漕

艘難行方興設方畧十里置一臺三十里建一城聯絡汛守安集流亡糧運得以通達順治七年荆隆朱源寨口決直趨沙灣張秋一帶堤岸皆潰由大清河東奔入海兗濟以北皆罹其害萬民失業運道復梗方興結茅廬於堤上盛暑隆冬寢食其中九年復決大王廟口衝潰沙灣方興治塞如前並自西岸河邊起至八里廟河邊止開引河五百丈至十三年竣事其明年上疏乞休 詔以勤練著勞加太子太保致仕懸車之後長安居第僅蔽風雨疏食布衣四壁蕭然康熙四年卒祭葬如例葉方恒全河備考曰張秋爲黃河下流其決於明世者正統十三年徐有貞治之洪治五年劉大夏治之皆費極浩繁功極艱難至是三歲再見卒用枚寧益多於前功矣

朱之錫

朱之錫字孟九號梅麓浙江義烏人順治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四年授宏文院編修洊遷學士十四年由吏部侍郎出任河道總督承前任楊方興之後不屑屑於蕭規曹隨凡修守運河堤岸綢繆至計無不悉

切問齋集卷十

五

切問齋集卷十

六

靳輔

稱爲朱大王事載王士正池北偶談
靳輔字紫垣其先濟南歷城人也以百戶從軍成遼陽遂爲遼陽人順治七年輔年十九入翰林爲編修朝章國故博綜無遺累遷至武英殿學士禮部侍郎巡撫安徽加兵部尚書康熙十六年總督河道上經理河工事宜入疏治江南黃河及清水潭諸工悉歸底定乃以北運河口舊在徐州之留城東徙宿遷之皂河且三百里黃河一漲時苦淤澱於皂河迤東挑

河二十里又以山東汶泗沂沭諸水一當暴漲漂溺宿桃清山安沭海七州縣民田無算且滙入黃河黃河益怒益以淮水三瀆爭流以趨清口上流橫潰則下流益緩緩則益淤而上流愈潰又漕艘道至黃河二百里涉風濤不測之險買夫挽溜費且不訾於是復開中河三百里殺黃河之勢灑七邑之災漕艘揚帆若過枕席說者謂功不在宋禮開會通陳瑄鑿清江之下二十六年以丈出民間餘田作為屯田及阻抑挑浚下河罷職二十八年仍復原官休致三十一

切問齋集卷十

七

年起督南漕二十萬石備貯蒲州賑秦民事竣病卒特賜祭葬諡文襄所著有治河書十二卷奏疏八卷輔知人能得士用幕友陳潢之策受命如響潢亦殫竭智能憂患其之其詳具張需生河防述言

葉方恒

葉方恒字喟初號學亭江南崑山縣人父重華於前明崇正之末任濟寧兵河道副使禦賊有功濟人德之方恒以順治十五年進士由萊蕪縣知縣陞兗州府同知再遷至濟寧河道循父遺教於河防利害運

道通塞籌畫盡善悉見施行其論蓄洩要害謂微湖之西南切近黃河匆慮有漫瀉之患苟不堅禦濁流一入不特勝奪為巨浸而運道必至梗阻張清恪公伯行因有微山湖南宜築攔黃埧上接太行堤之說迨乾隆二十年孫家集漫口渾水直趨東南幾成平陸乃始堆砌亂石接築七十里攔截河流一如方恒所料又言滕沛魚濟瀨運水田宜仿東南治田法開支河築圩畝時其籽耘以種秧苗備其桔槔以資車戽則水荒棄地不難變為沃壤又以嘗令萊邑熟悉

切問齋集卷十

六

地利山東運河仰藉諸泉而在萊蕪者其流獨長志載嶺山產鐵陰涼山產銅金為水母母氣盛是以泉源得長開鑛之說惟萊蕪不可行挖傷山脉泉枯礙運其害匪細凡所論說皆非一世之利也後卒於官所著有山東全河備考四卷濟寧州志稱其在濟四年口不言功百姓多陰受其惠云

王新命

王新命字純嘏漢軍鑲藍旗人原籍四川三臺縣由筆帖式累遷郎中康熙十七年授江西布政使十九

年陞湖廣巡撫二十三年調任江寧旋擢總督二十六年又調閩浙二十七年授河道總督時于成龍慕天顏等爭言靳輔中河不便新命至則請留攔馬湖洩黃三埧於駱馬河用竹絡裝石下於臨河外面旁依草埧密椿夾持小則逼水入運大則由埧減洩又以沐水西流湖河易漲令於禹王臺迎水處所築堤斷流使循故道入海中河以治又奏臨清運河每歲淺阻引河南小丹河水入衛又於衛水上游拗刀泉及安陽縣上游洹水各渠並用竹絡裝石之法灌田

切問齋集卷十

九

于成龍

于成龍字振甲漢軍鑲紅旗人以廕生授直隸樂亭縣知縣遷通州知州時山西永寧人于清端公廉名爲天下第一以與成龍名姓相同陰物色之知其才特薦爲江寧府知府康熙二十三年陞安徽按察使二十五年擢直隸巡撫旋授左都御史先是靳輔開中河成龍以爲非便及開浚下河議又不協而靳輔

疏中則稱司臣于成龍訪采輿論審量經營之處頗費苦心以故卒繼王新命昇授河道總督三十一年蒞任成龍以桃清中河南岸逼近黃河地勢卑下瀦水瀾漫難以築堤乃自盛家道口至清河棄中河下段改鑿六十里名曰新中河又江南羅口發源東省雲蒙諸山各澗滙流而成沂河由沂郊而入邳境水從羅口分流徐唐口而入運河其正河至隅頭集徑入駱馬湖凡遇水發瀾漫兩岸淹沒田廬請於沂河兩岸築堤一萬八千一百八十八丈建閘啟閉而其

切問齋集卷十

十

張鵬翮

張鵬翮字運青四川遂寧籍湖廣麻城人康熙九年進士由庶吉士改主事累遷郎中出任蘇州府知府調任兗州今兗州府志是其手編也遷河東運使內陞通政使參議二十八年由大理寺少卿出任浙江巡撫尋以兵部侍郎視學江南擢左都御史遷尙書

兩江總督三十九年調任河道總督時

上以仲庄開清水出口逼溜使南恐碍運口 命自陶家庄以下楊家庄處開挑引河令中河之水從此出口雖楊家庄地勢低窪固有倒灌不過一二里清水仍然頂出鵬翻乃相度形勢於清邑中河鹽垣施工挑挖令中河之水穿子堤由雙金門闢入鹽河至花家庄迤東穿黃河縷堤至楊家庄出口又於花家庄鹽河撐堤之上建開洩水漕鹽兩利動帑七萬八千餘兩河道大治加太子太保疏請 勅下史館編

切問齋集卷十

三

輯治河事宜遴選進士舉人學習精通發工効用

上卽以命鵬翻於是纂成 聖謨全書二十四卷恭呈乙覽四十七年授刑部尙書尋調戶部吏部六十年晉太子太傅雍正元年授武英殿大學士三年卒加贈少保諡文端十年入祀賢良祠

張伯行

張伯行字孝先號恕齋河南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由內閣中書調補中書科舍人三十八年河溢儀邑決堤入城伯行適家居爲布囊盛沙雇民堵塞

堤完無恙總河張文端公鵬翻行河至儀知出其力

請於 朝使赴河工効用上治河條議四十一年補濟寧道充屬灾荒條陳賑濟法刻明胡伯玉泉河史四十四五等年運河水小 命伯行設法蓄水量塘放船著居濟一得五卷又補遺一卷又刻闔嵩岳北河續記是年遷江蘇按察使四十六年陞福建巡撫四十八年署浙閩總督又移撫江蘇其禁止餽送檄有云一銖一黍盡民脂膏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受一文身受一文之汗雖云交際之常於禮不廢試思

切問齋集卷十

三

儀文之具此物何來後以辛卯鄉試科場弊竇與總督鳴禮彼此訐參牽連多案再罷再起授爲倉場總督戶部侍郎五十六年主順天鄉試六十年充會試總裁條奏黃河水勢赴湯山面陳得失因言河南歲有河患皆因黃沁交會水勢過盛宜於交會之處建閘一座草埧二座重重關鎖使不泛濫一引沁由賈魯河經嘉祥鉅野入濟一引沁由新決之河再加挑挖入張秋不但濟運有利民田可盡成膏腴上謂嘉祥有山如何行水卽出地圖指示兵部侍郎

牛鈕在側因斥伯行書生只據紙上陳言妄奏

上曰畢竟是他留心卽書本亦是他看過爾等誰留心者雍正元年又請大開府河使泗水由金口埧引入至濟寧馬場湖內蓄之濟運又稱濟寧至臺庄相去四百里中間之閘將及四十座而臺庄以下至黃淮交滙中間將及四百里並無蓄水之閘宜於臺庄以下徐塘口以上增建閘座是年特授禮部尙書三年卒加贈太子太保諡清恪子師載別有傳

陳鵬年

切問齋集卷十

三

陳鵬年字北溟一字滄州其先江西廬陵人遷湖南湘潭縣遂爲湘潭人五歲受唐詩卽成誦九歲作蜻蜓賦驚其座人康熙三十年進士授衢州西安縣知縣以張文端公鵬翮薦調任淮安山陽縣陞海州知州四十六年罷職又起爲蘇州府知府四十九年署江蘇布政使又以屬員虧空落職五十二年起署霸昌道六十年與張鵬翮同閱南北河堤時河南武陟縣馬營口衝決直注山東張秋直隸長垣鵬年言黃河老堤衝開八九里大溜直趨決口宜於對岸上流

廣武山下別開引河更於決口少東亦開引河俾河流仍歸正河乃可堵築奏入稱

旨卽命署理河道總督決口工竣蒞任清江明年正月馬營口隄遭冰凌積水再決鵬年謂地勢低窪雖有引河流不能暢惟有分疏上下殺其悍怒請於沁黃交滙對岸王家溝開河使水東南行入滎澤正河堤工可成乃復親至決口開放河頭大溜直趨引河河流南徙堵塞可俟時總漕施世綸卒馳回清江兼攝漕務功未得竣白露後又至馬營口爲文以禱大河及沁水之神黃水一夕驟退八尺自是棲宿河上勞瘁致疾雍正元年卒賜司庫銀二千兩諡恪勤所著有政畧一卷河工條約一卷詩文集六十二卷

切問齋集卷十

三

齊蘇勒

齊蘇勒滿洲正白旗人由欽天監博士遷主事郎中出任永定河分司康熙六十年授翰林院侍講督修河南武陟縣黃河決口六十一年陞山東按察使協理運河道事雍正元年授河道總督二年以德勝至張庄河形陡直水勢建瓴於適中六里建設石埧令

較上下兩閘各減六尺水小資其攔蓄水大聽其漫
溢漕運便之三年加兵部尙書五年督塞朱家口決
河加太子太傅尋卒於官晉世職三等輕車都尉給
藩庫銀三千兩送櫬回旗並命總督尹繼善爲靳輔
齊蘇勒合祠歲祭賜諡勤恪八年入祀賢良祠

嵇曾筠

嵇曾筠字松友無錫人康熙四十五年進士雍正元
年河決中牟縣十里店曾筠以兵部侍郎馳往堵築
適黃沁並漲漫溢姚其營秦家厰馬營口諸隄因思

切問齋集卷十

五

下流受患其上源必有致患之由露處小舫沿流審
視水勢自三門七津建筑而下歷孟縣温縣北岸長
有沙灘逼水南趨至倉頭口遶廣武山根逶迤屈曲
而下勢成兜灣官莊峪有山嘴外伸形如挑水又由
西南直注東北沁黃交匯之區秦家厰一帶頂衝受
險頻年爲患議就倉頭口開挑引河準對官莊峪下
游水口越過山嘴大溜全走中洪秦家厰遂安於磐
石二年授副總河請修兩岸隄工建官司設兵夫製
漕船七年授河東總督以封邱縣荆隆口密邇運河

素稱險要於對岸開挖引河導水東行八年管理南
河總督山水異漲滙歸駱馬一湖溢運浮黃河湖合
一赴山盱周橋以南開埧洩水並啟高寶諸堰分入
江海又復禹王臺竹絡石埧分導沂沭二河歸海之
路拜文華殿大學士卒諡文敏著有防河奏議

徐湛恩

徐湛恩字沛潢中山王徐達之後明季以關外都指
揮家遼陽隸正藍旗漢軍由貢生改應武科中康熙
五十四年武進士授侍衛執戟殿下賦詩稱

切問齋集卷十

五

旨特改兵部郎中雍正元年陞兗寧道僉事嶧縣有
湖墾荒地許貧民開墾勢家佔爲己業私納其稅又
各屬瀕湖草厰地歲徵草束備工料株累及於民田
湛恩悉禁除之欽使勘閩河道求賄不應怒曰汝所
司何庫曰四大庫南旺南陽蜀山馬場也擢山東按
察使調廣西內陞僉都御史復出爲河東河道副總
督時魯橋以南至黃林莊歲苦淹決營建石堤捍禦
湖波運道獲安乾隆初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改
直隸副總河被議去職十五年復原官致仕二十年

卒

白鍾山

白鍾山字毓秀號玉峰正藍旗漢軍雍正十三年總督河東河道更定夫役工價設立司泉佐雜乾隆四年漕督補熙請造十丈大船運河以水深四尺為則鍾山謂牯河無源之水需雨而後泉旺泉旺而後河盈上牯閉而下牯啟則下牯倍深上牯倍淺各牯相距遠近不均水近者深則遠者必淺以人役水以水送舟必不能均深四尺侍郎趙殿最又請於館陶臨

切問齋集卷十

毛

清各立衛河水則鍾山謂尺寸不足將衛輝民田渠牯盡閉致妨灌溉事既難行尺寸苟足將官渠官牯盡閉來源頓息下流已逝運河之水亦立見消涸二者均屬非計議並寢勘辦荆山橋工消涸微山湖積水修復淮揚徐海鳳潁泗各州縣支幹河道歷任兩河四十餘年於河道情形工程利弊熟悉周知奏疏數十餘上著有豫東宣防南河宣防等錄卒諡莊恪

李宏

李宏字濟夫一字用茲號湛亭正藍旗漢軍初以州

同知薦歷江南河庫道疏濬淮揚徐海鳳潁泗各郡

縣支幹河道一百數十餘處動帑二百四十餘萬有

奇二十九年授河東河道總督以江南耿家塞險要

察勘對岸引渠切灘順勢帑節工平赴陝州三門查

探黃河來歷諮度久安之計又以汶上老人白英立

祠戴村子孫蔭襲頂帶自入

國家未奉

明旨奏請仍給八品世職奉

旨允行

切問齋集卷十

天

張師載

張師載字又渠號愚齋儀封人伯行子也康熙丁酉科舉人乾隆十五年同大學士高斌協理江南河務十八年徐州張家馬路黃河漫溢褫職後復起為河東總河二十一年以孫家集漫口入湖害運河道李清時共宿河干疏築並舉又以豫省黃河工多暗險廣開引河挑土幫隄自此兩岸遙縷免受衝刷卒諡愨敬著有改過齋文集讀書日鈔等書

李清時

李清時字授侯號惠圃福建安溪人乾隆七年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出爲嘉興府知府丁父憂服闋補充州府知府二十一年陞運河兵備道時孫家集漫決夏鎮南陽一帶連爲巨浸清時首作東西堤界出湖面又於湖口開北掘地深四五丈長十七丈以宣洩之旋就其處作滾水坝高一丈長三十丈著令湖水減至一丈則閉閘以蓄之濟寧城東有楊家坝者上承泗河貫兗府西流經此入運明正德崇正間曾障水以爲州城外護僅有坝基

切問齋集卷十

壬

國朝順治間總河楊方興復加堵築每遇伏秋水漲不能洩瀉歸河兩岸民田大受淹沒之害葉方恒作全河備考謂不若改坝爲閘隨時啟閉康熙三十四年總河董安國會建減水閘其後張伯行又謂府河之水當令全入馬場湖收蓄此坝必不可開因遂歷年堵閉淹漫民田清時遵葉方恒策重建閘座盛則啟板分洩微則閉板入湖著爲永利又以汶河之水南流既多而蜀山一湖既建利運閘於柳林之南又作金線閘於寺前之南南水有餘北水益形不足若

移建金線於柳林之北閉柳林啟金線則湖水可濟北運因請於總河張師載以爲一轉移間其利有四詳見第二卷又請落低何家坝三空五孔等橋加寬四女寺創築八里廟臨清口門等坝凡所建議並見施行二十九年調江南淮徐道三十年陞授兵部侍郎河東河道總督三十二年調任山東巡撫三十三年卒所著有汛閘約言一卷治河事宜若干卷又蠶書一卷周易經義十二卷朱子或問語類二十二卷

切問齋集卷十

辛

給諫阮公家傳

公諱應商字次廣號越軒世爲大河衛人幼有異稟特立不隨由康熙癸未進士授內閣中書典試粵西號稱得士歷刑部湖廣司主事山東司員外郎用法平恕不屈曲以阿上官遷戶部雲南司郎中所轄倉儲出納陋弊踵延根柢盤互莫能猝拔公至卽以裘服逾制撻其從事二人督治文案惟令抱牘待判不得出一語關說一司之人無不洗手奉令惟時武進趙恭毅公清望爲天下所宗及爲大司農諸司從事

切問齋集卷十

三

多以貪惰退廢獨公所治雲南一司無纖毫過適衆始感悅薦擢刑科給事中掌登聞鼓逾年改吏科給事中時吏部選人或違例壓缺改易文憑臨選駁放除授不公公上書極論纒纒數百言指斥無隱被議人降黜有差直聲大著一日

上御門有所咨訪特指公名命對公從容敷奏衆皆屬目嗣是連次

御門輒垂問阮應商在否蓋知公廉辦有節行將大用之也未幾以疾告歸其明年十月卒實康熙五十

七年也所著有春秋彙傳析義如千卷藏於家余嘗讀公所劾吏部章疏想見公之生平在官必盡其職雖其所施止此以視世之紛紛求人兩衙門始既不任官守後且并廢言責者相去不亦遠哉公之從孫葵生與子同年同官也爲之傳俾列於家乘云

切問齋集卷十

三

董孺人傳

孺人姓董氏長蘆鹽運使承勳之孫福建臺灣同知啟埏之女六歲喪母吳宜人哭泣如成人事父及繼母無間言年十七適庶常馮君集梧庶常爲我師孟亭先生季子我師方謝仕里居以文章學行督課諸子皆蘄然有立銳意進取以光顯於世孺人雖生長華族及來歸荆釵裙布儉約如貧家女我師察其意泰然自得以是知其識大體不屑屑有無也佐姑陸恭人治女紅凡經指授敏慧善悟雖素習者有弗如

切問齋集卷十

三

尤能先意承志得其歡心侍奉十餘年無幾微拂意乾隆四十二年庶常以弟子員高等貢成均恩授慈谿縣教諭孺人同之官益相夫子敦各行務取上第以報舅姑而手所治衣履食物歲時寄問不絕一岳氏甥隨侍學署延師課讀愛如己子中外親串莫不賢之四十六年庶常果自鄉薦提南宮選庶吉士時庶常伯兄擢江西布政仲兄司鐸錢唐一門三鳳聲華競爽孺人黽勉婦事益謙謹自持欣喜之意不形顏色人尤以爲難及庶常歸省孺人奉尊嫜

之命隨赴京師自子歸以來艱於得子至是始娠恐舅姑繫念秘弗令知四十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竟以難產卒於邸寓年三十歲臨歿念此生不得再修婦職勸庶常散館後卽歸養母久違定省其天性仁孝如此訃至嘉禾我師痛惜深至謂耀曰我家諸子婦皆賢而此尤年少絕愛憐之且其至性過人事吾夫婦如其所生今集梧在京失此良偶誠可傷也君爲我傳之耀承命不敢辭乃述我師之意附於家乘且寄示庶常於京師以解其悲

切問齋集卷十

三

碑碣

重修虞帝廟碑

五帝皆生而尊貴惟舜自窮蟬之世已微為庶人黃帝高陽高辛皆號神靈唐堯史比雲日惟舜耕稼陶漁執恆人之業事親友弟行恆人之事故教之切於恆庶莫舜若也夫以聖人責恆人則恆人以爲絕德而不可幾也以帝王之聖責庶人則庶人以其至貴而不敢儻也惟以恆人責恆人以庶人之恆行責庶人則恆庶皆將黽勉以聽從矣顏子曰舜何人也子

切問齋集卷十

三

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夫吾人之去舜不知幾萬里盜跖之不及吾人又不知幾萬里而自顏孟言之若初不甚遠者何也執恆人之業行恆人之事即顏子之所謂有爲耕稼陶漁事親友弟即孟子之所謂爲善若此者人孰不能而舜何遠乎歷代帝王天子之所有事陵廟所在必飭有司崇飾致祭舜陵自在九疑衡湘之間濟南以地有歷山舜嘗耕此立廟郡城曾文定薛文清皆有文述其

事乾隆辛卯恭遇

聖母八旬

上推孝治之隆詔加丹堊歲事之日縣令以告乃舉其切於恆庶者以教吾民歲時入廟無日帝至貴聖絕德而忘顏孟之遺訓也

切問齋集卷十

美

蒿庵書院碑

齊魯自伏生轅固而還至東京之末康成鄭氏始爲諸經箋注號爲經師爰及北宋乃有泰山孫明復徠石守道特起爲人倫師表越六百餘年而復有濟陽蒿庵張先生先生名爾岐字稷若生於明季際會興朝當正學昌明之日博綜載籍篤志躬行當是時孫鍾元講學於蘇門李中孚標宗於蓋屋類沿明人餘論出入白沙陽明心齋近溪之間先生獨守程朱說不少變海內君子如桐鄉張考夫太倉陸道威各

切問齋集卷十

三

以韋布力行任斯道之重先生縝紵不通而風期合轍隱然有以開陸清獻張清恪之先故崑山顧寧人亦每以康成泰山徂徠三先生相勉嗚呼若先生者其庶幾人師也已或以先生釋迦院記作佛氏語又有老子說畧皆未醇不知釋迦記先生爲天下妄舍妄莫者指迷說畧亦推其治身以及天下與外倫常遺世事者異趨昔司馬溫公作潛虛真西山跋遺教經朱子注參同契著調息箴將盡不得爲聖人之徒耶亦觀其維繫乎學術人心者何如耳恭逢

今天子重道崇文搜羅遺帙其鄉人以先生所著書上當事進冊府海岱經生益知先生爲三先生以後一人顧三先生皆得俎豆齊宗所在講學舊址亦多爲精舍奉祀獨先生無專祠聞其風者引以爲憾余自辛卯出守登州數月量移濟南行部過先生里輒低徊留之比承乏秉臬署解東偏有前使海州黃公炳所立振英書院歲久傾頽蕪廢不治乃謀撤舊爲新更各蒿庵書院以祀先生而顏其堂曰辨志取先生所論著以立教也會轉運使長洲章公以樂口書

切問齋集卷十

三

院僻在市鎮且無定居移其經費合併於此冀與諸生講明先生之所以爲人與其治經而弗徒以功利詞章靡費歲月庶幾彬彬乎與省會舊有之濼源書院比盛議既定請於大中丞楊公以爲可行乃倡同僚捐俸屬歷城令陳君珏成庀材鳩工始事於丙申九月越十一月報竣詎良辰具牲醴虔奉先生主升於座釋奠禮成紳士耆孺咸相嗟歎請予一言文諸石予惟前使黃公以問刑之官不忘典學深有合於弱教之旨今又得轉運章公道義翕合襄舉廢墜且

奉其鄉先生爲邦人士之導皆不可以無述來學之士景仰先生之遺風勿撫其細而舍其大經師人師胥於是在於以溯三先生之學之行豈有讓哉

切問齋集卷十

三

資政大夫工部侍郎范公神道碑

乾隆辛巳之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七旬萬壽

上命文武廷臣及予告在籍年七十以上者各九人賜遊香山製九老詩以寵之時則資政大夫工部侍郎松岩范公與焉蓋公自丙寅蒙恩致仕至是以慶典來朝獲廁耆英之會朝論榮之越六年丙戌十二月有司以公卒聞諭祭如例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木瀆之阡公諱璩字電文一字約軒其曰松岩者以

切問齋集卷十

四

上賜松岩樂志額因以爲號也系出宋文正公長子監簿公純佑之後十一傳至從源徙麻源九曲里是爲公始遷之祖州同知能彥公之考也國子監生必才公之祖也府學生允龍公之曾祖也祖考兩世皆贈資政大夫河南布政使妣皆夫人公登康熙癸巳鄉薦雍正甲辰進士改庶吉士以人才薦知大興縣擢知鄧州陞萊州安慶江寧等府分巡廬鳳潁道河南直隸布政使巡撫湖北安徽入爲都察院副都御

史工部侍郎在大興日部民阿青恣橫一日方理堂
事突入攫人公曰鼠輩敢爾縣令尚可爲哉卽關署
扉捕之鞠其奸狀境內肅然縣故有隱糧一案公白
京兆發之藩司不悅方以他事去公在廷有白公冤
者 特擢河南鄧州知州鄧旁邑巨盜張連膂力絕
人吏不敢捕公召警目退役以計擒而致之旁邑坐
弛再脫公復以計擒之副使盧鳳時境有飛蝗公禱
於神自率鄉農撲捕忽有蟲似蝗而黑雜處蝗中三
日嚼蝗爲盡咸謂公誠感所致嘗自爲捕盜捕蝗二

切問齋集卷十

望

記志其事其自楚移皖或挾千金追送江干麾之不
去公慮廉從爲奸自坐鷁首諭之視其舟去遠乃已
所轄鳳廬泗滁連歲災祲公念新舊並徵民力必因
分年帶完民賴蘇息又以江表重地武備最急日坐
箭道分番練習一時營伍皆嫻於藝方是時皆以公
敬歷有年行駸駸大用矣果入叅臺憲晉佐司空公
感激遭逢益圖自效如弛富戶囤積之禁酌命盜處
分之條核下江收漕之制有見輒陳不敢緘隱旋以
兩親尚在淺土特疏陳請遂得蒙 恩卜葬並許歸

田自公解組之後惟以經書督課諸孫不問外事中
間詣 闕祝嘏者再恭迂 變輅者三 天章宸翰
藤杖如意文綺佩囊之賜稠益里門不可勝紀居平
益以盛滿爲戒潔清之操晚節彌勵菜羹蔬食不異
貧寒蓋仕宦京外者二十餘年退養林泉者亦二十
餘年公既貴顯讓宅於從父兄弟而自卜居於吳興
之南潯其卒之年距生於康熙庚申享年八十有七
配孫夫人子二人儀薰國子監生葵貢生皆先公卒
孫三人墀城塏皆國子監生女二人孫女二人皆適

切問齋集卷十

望

士族曾孫男女十四人子於公爲鄉後學墀又姻也
以公隧道之文來請因敘其世次歷官行誼而系以
銘銘曰

范由宋啟族爲吳望監簿子孫麻源再創公繼厥聲
於宗有亢進樹勳猷退懷廉讓始礪詞鋒旋射利器
屈服市魁齟齬大吏治不爲武盜以瞽致歲不能災
蟲以類噬建牙楚幕弭節皖城臣心如水却餽道行
誰迫饑餒公寬其征誰弛什伍公練其兵旣長諫垣
游司邦土剔弊釐奸卽事條舉業著鼎鐘榮辭簪組

潯溪之濱來歸啟宇普天同歡

聖母萬壽公再趨朝雁眉皓首

帝詔考成陟遊巖阜追媿唐賢得公而九自還初服

三迓 鑿輿便蕃寵錫照耀衡閭公戒驕溢益慎德

隅閉門却掃樂此桑榆溯公名德累世相承衣冠蕃

衍迨公復興園以義高山以賜稱幽堂對啟銘示昆

仍

切問齋集卷十

三

奉政大夫保德州知州錢公墓碣

錢於江浙間遠有代緒在震澤者尤以孝謹績學著其施於官亦切要公勤與巧吏所為者異余交大培及見其先人數峯先生之政事故辭而表之先生諱之青字恭李數峯其號也宋開國公愷裔孫四世祖穎遜曾祖夢卜祖霑皆載邑孝行文苑志中考楷早卒先生為遺腹子生而孤露卒能自立乾隆丙辰舉於鄉充咸安宮教習期滿得山西寧武縣寧武介雁門大同之間明末遇闖賊李自成之亂總兵周遇吉

切問齋集卷十

四

闖門殉難史言城破巷戰以死先生徧訪故老乃言危迫絕城語賊獨殺遇吉以全百姓賊脅降不從磔死百餘年來未入祀典屢言之上官請於朝竟得如例輿情大悅調榆次修復水利增築清晏豐樂諸堤保障田廬有疑獄不決夜詣關聖廟虔禱縛囚於前夜半囚自叱何不實說遂吐實人以爲神陞朔州州自併衛於州人皆土著而額賦相懸猶仍其故方籲請立法均平會遷保德未就貽詩後任引為缺憾保德城臨大河怪石夾岸地有天橋尤嶮絕

木商浮筏至此觸石漂解無賴乘機剽掠往往爲患
又外接蒙古人馬經行山巔雨久路絕則舍陸從舟
覆溺相隨先生擒治草竊開鑿峻坂行旅賴以安全
方金川用師時或議勸民輸餉先生持不可曰無事
食

君之祿有事卽派民間耶歲餘川酋款服軍需悉發
帑金人盡感服自榆次後三遇軍興資糧馳馬無闕
於供百姓高枕安臥不知大兵之過境其政事卓卓
皆此類學以主敬爲本涵養純粹發爲吟詠皆根至

切問齋集卷十

望

理非強爲韻語以隨時者余嘗序先生之集而其出
處本末未之暇論乾隆五十年乙巳大培將爲學博
過余長沙官署去先生之葬二十餘年矣念此後無
復有及見先生之人能道先生之事者爲之文使歸
而鐫諸墓道之左且爲銘曰

閭然君子道日章施於有政治效昌表閭徵獻忠實
彰摘伏平險人悅康所至與民作藩牆過師席上塵
不揚拂衣辭祿歸故鄉徜徉草澤歌虞唐良治爲裘
世不忘明珠出海胎前光范隅馬鬣松柏蒼靡石刻

銘聲炳琅猗嗟先生此其藏

切問齋集卷十

吳

五叔祖金聲公墓表

子家鄉曲一隅累世潛德弗耀獨以孝謹樸勤著聞
閩邨迨我曾大父廣生公生丈夫子五人長爲我大
父贈登仕郎晉贈承德郎公衡公次爲二叔祖嘉績
公又次爲三叔祖安宇公又次爲四叔祖嘉珍公其
季則五叔祖金聲公也金聲公上事曾大父母及其
諸兄事遠不逮聞見不能具述其接我先考贈奉政
大夫公以及於子則皆爲身被而心感其可使公之
德無徵於後乎初曾大父母兩殯在堂先考實爲家

切問齋集卷十

望

孫力弗能葬公首先出資身任其事昆弟有不克襄
助者弗校也所居廳屋五楹歲久頽塌羣從視爲公
產莫肯加葺公積奇贏歲致瓦甍木石卒以鼎新大
父遊京師歸病不能起藥餌棺衾之費先考赤手支
吾僅而無憾久則益困於貧走四方求食當是時親
戚無一人顧而問者公獨撫慰懇摯視我母陳太宜
人如子婦周給薪米不倦先考緣是無內顧憂洎謁
選還里又公資道里之需其後余自京師奉先考喪
歸公尚健飯無恙服闋赴補目送子登舟旣遠乃返

蓋公雖不習儒業而望子弟之讀書自立甚於飢渴
其時祖宗忠厚之意已衰惟公始卒不變親見子父
子先後入仕官雖卑其意驩然自負有先見焉長孫
棠循謹慎默爲文字粗有識解余謂公必食報於此
子挾之北來親爲講授留二年竟以疾卒於邸寓嗚
呼天之報施善人固有時而或爽耶公諱鍾以康熙
十八年八月六日生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十九日卒
年八十歲配叔祖母許氏繼配吳氏仁慈婉嫕志行
與公相協子二人長從叔父汝先卒次從叔父澍生

切問齋集卷十

望

棠及森棠旣客死兩世皆以單傳旣葬公於最角圩
之五年始爲追敘其事表諸墓以志余哀焉

靜學迨先生墓表

先生姓迨諱尚志字倍功先世中州人宋南渡時遷江南爲吾邑著姓明有諱霖者以孝友力穡起家私諡愨惠處士先生之五世祖也考文英字雲燦妣曹氏先生生而質敏與族兄雲龍字賡若切劘行業後雲龍以博學鴻詞徵問爲諸侯賓客交遊滿天下而先生一畝之居蓬蒿翳如聲施不出閭域獨與先君子爲淡水交歲時談藝茗騫草具連日夕不去里人目爲迂生余年十一先君將遊都下命余問業先生

切問齋集卷十

巽

之門自是執經五年凡余童時誦讀之書皆先生所授也所居里名莘塔比鄰十餘皆其族姓宅外雜植竹木桑榆顏其室曰靜念囑先君以隸字寫之後十餘年益究心濂洛諸儒之書謂余近知禪陸之非靜念適墮彼術當乞尊公易寫靜學二字時先君宦遊三晉聞之歎賞卽日易書以寄然而先生之造詣可窺矣居恆閉關不見一人偶爲小詩則與僧德亮倡酬德亮者沈文愨公方外之友所謂雪牀者是也蓄書不甚多皆精整完潔手自丹黃於天文星象三禮

之圖用功尤深歿後散軼無傳惜哉年五十有四配許氏孝敬慈惠和而克莊子友筠早卒友篋友笠奔走衣食不竟其學所屬望者庶幾在筠之子裕乎愨惠所遺祀田在舍南半里餘方余從遊時有地師言以爲窀穸則大吉先生創議積奇贏立宗祠郵書雲龍爲之記曰吉則均蒙其庥不可以私一人嗚呼凡我所言雖篋與笠不及知況裕等不逮事耶乾隆丙申距其卒二十五年矣將葬遂舉其辭以屬裕使礮石而表諸墓

切問齋集卷十

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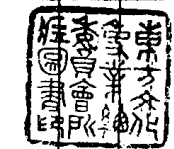
切問齋集卷第十終



切問齋集卷第十一

墓誌

文林郎內閣中書舍人沈公墓誌銘



公諱謙字去爭姓沈氏卜居吳郡之橫塘門對橫山因以為號後徙居城中閉門却埽不異山居時又自號曰也山云幼以能文師事義門何先生稱入室弟子中雍正己酉科舉人乾隆丁巳考取內閣中書深為相國鄂文端公所許行薦擢矣以父憂歸遂里居養母引疾不出年七十有七卒于里第方公在京師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一

時耀以故人子從遊請業習公所為公性遲緩見人惟嬉笑賓客至者須久不出或含怒以去而公夷然如平時無幾微介意至為文千言立就詞旨婉麗近張匠門先生其經義雖秉承義門之教猶稍稍參以時趨謂應舉之文格式宜爾也書學顏魯公尤負盛名於時所著有左傳質疑三禮節要橫山詩文稿沈仲子制藝其若干卷吳俗喜獵聲譽小有識解即自謂以為名士其居家好以門第相誇公故世族又為通儒搗抑終身不以一得矜街此可為沈氏子孫訓

矣先世以醫學顯於宋賜額良惠祖張貞考宏道皆以公貴封徵仕郎祖妣薛氏妣周氏皆封孺人配朱氏子楷皆先公卒以伯兄汝能子榮為後湖南靖州吏目娶陸氏吾妹也女一妾金氏出適施朝桂孫秉烈秉熙皆我之自出乾隆三十九年九月秉烈奉其父所撰狀走濟寧請銘銘曰
吳中諸沈厥有良惠自宋迄今雲仍遠逮公以文昌退損彌光行與名一載揭公藏

切問齋集卷十一

二

保安縣知縣邱君墓誌銘

滋陽邱君襄周罷官著書不入城市一日謁余于運河道署曰文老矣身後之名將以屬公余笑而不應又二年君卒其孤愛堂不遠數百里來述父命謂公雖不應知固已心許之死則必求公誌我墓余不能辭按狀君先世浙東人後家於兗以事誤編衛籍子孫因隸任城衛祖時開考隨皆滋陽學生贈文林郎君諱仰文襄周其字又自號省齋雍正壬子舉於鄉癸丑成進士知四川定遠縣昭雪羅九飛冤獄稱神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三

明又條上治噶嚙法通行於貴州湖廣其詞載在文抄可入行無弊調知南充縣丁父艱服闋補知陝西保安縣巡撫桂林陳文恭公以言學投契深加敬禮未幾移疾去著碩松堂讀易記其學專以伊川爲師謂程傳不明不知卦爻爲何物邵子止繪其所自得非易本有此圖與三原劉繼貢紹放郵書數千里往復論辨余每從中兩解之因復輯易舉義別記四卷大指右程而左邵爲言易者所不可不知別有楚辭韻解省齋古文自存草皆行世其卒之年以著春秋

集義成命史抄錄日夜讐校不少休一日晨興理丹槩方進甌茗整衣而逝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日也年八十有二配張孺人先卒子念祖亦高才早世次卽愛堂又次肯堂殤皆側室何出孫玉麟愛堂出出後念祖先是形家言去君舍三十里濟寧城北有吉地君曰我先世墳隴皆不越十里外我死必近祖墓而葬愛堂因是節靡費謹求柏櫛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原如治命嗚呼君於是爲有子矣銘曰

切問齋集卷十一 四

壟親君安斯室利後人

家臨泗水學則伊川唯伊與泗同一源松檟相望先

廬江縣知縣趙公墓誌銘

乾隆庚子十月八日前廬江令瓶守趙先生卒于里第余既聞而走哭其家且歎邑中之不復有斯人末學小生失所依仰有不止爲先生悲者明年其高弟子錢君大培自山左郵書述其家將屬銘於余余固謝弗能文乃先生之兄元禮先生復率其羣從踵門固請於義不可終辭按狀趙氏遠有代緒宋漢藩元佐十六世始來吳江五世而石如公某成進士累代以孝友世其家逮先生尤篤于至性居考妣之喪皆

切問齋集卷十一

五

盡禮盡哀與兄元禮先生淬磨行誼友愛至老葬其世父母及從伯父母遇姻鄰之貧乏常推誠賙贍之輯族譜建宗祠拮据經營積數十年而皆成厥志其在廬江廉勤自矢抑豪監捕飛蝗謹天災培土類尤惡風水惑人民有爭地停喪者爲峻法以驅之無力者給費於官設叢塚於閒隙使以時歛埋焉在官才餘二年而代者至先生拂袖飄然無幾微介意也生平質直好義嫉惡甚嚴人與遊處皆望而生畏及接其言論和平樂易止覺可親錢君來書稱其廬江作

宰布素依然惻悃無華慈良爲政寧不善事上官從未違離書卷此皆不同流俗無愧古人者嗚呼觀其從遊所稱道可以知其爲人矣先生爲文幼承鄉先達緒論中年詣益精進最爲涇縣族人諱青藜者所推服其友教四方必先以名節相砥礪而後及於文藝余始弱冠侍先大夫于京師已薰炙先生之風範四十年來往還不絕去年夏訪余於樵李新居猶授余啟秀堂近刻曾無幾時而遽銘先生之墓其可悲也夫先生諱宗堡字拙存晚年又號瓶守乾隆元年

切問齋集卷十一

六

丙辰科舉人三十五年庚寅選授安徽廬州府廬江縣知縣三十七年壬辰去職又八年而告卒距生康熙丁亥十月八日享年七十有四以明年辛丑九月二十五日附葬於堯峯山父墓之左祖中楷考文炯皆贈文林郎如先生官祖妣吳氏妣吳氏沈氏皆贈孺人兄宗壇卽元禮先生弟廷珪皆以學行爲諸生祭酒配全孺人先卒子二孝錫山錫皆國子監生女一適國子監生陶錦孫四泰初泰階泰交孫女四皆在室銘曰

文吾不知所云行吾不知所循肅肅秋旻之羽融融
冬律之瞰外剛內慈畧見敷施徵信門牆其無愧辭
疇則嗣音堯峯永宅述美蕤幽後死之責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七

四川布政使吳公墓誌銘

國家優禮文學之臣奕世弗替而身膺異數所至宣
上德意益光前美者余於築亭吳公見之公諱士端
字季方築亭其號也先世本休寧和邨人曾祖諱道
任始遷吳中祖諱璣卜居於長洲之間邱坊考諱廷
楨字山掄學者稱爲南邨先生登丙子賢書以辭賦
受知 仁廟癸未成進士入詞館歷官左春坊左諭
德公少穎異淹雅博通未弱冠補蘇州府學博士弟
子文望蔚然屢試未售時南邨方領書局公省侍入
都康熙五十四年南邨卒於官內府總管奉 命來
視喪并錄現在京邸之子遂以公名聞 特命服闋
入武英殿行走預修韻府拾遺子史精華書成授順
天玉田縣知縣定例生員議敘授縣尉得縣令蓋出
特恩實雍正二年也四年擢授永平府知府并割順
天之豐潤玉田屬焉十一年陞霸昌道旋調浙江温
處道乾隆十三年補授陝西按察使十六年遷甘肅
布政使調貴州二十二年降補四川按察使逾年後
遷本省布政使前後四十餘年仰受 三朝知遇之

切問齋集卷十一 八

恩自諸生位至方伯人咸謂由南邨學行上結 九
重所致而公歷官政績撫循百姓下不能欺又豈不
以才德趾美用克輝映後先哉初任玉田頻被水患
公疏濬有法賑恤多方 怡賢親王承 命履勘民
遮道然香謂活我者吳侯又時有無賴子僞稱 怡
邨所遣騷擾郵傳公詢知其詐以計拘留密陳 怡
邨大爲 王所稱賞觀察溫處值溫郡歲歉石米四
兩公請暫開海禁舶至價平百姓歌之其在陝西有
赴川京兵中夜爲人所傷公廉得緣營兵丁某開誠

切問齋集卷十一 九

諭之一訊而服甘肅庫吏盤踞作奸下車之始立置
於法閭署肅然四川咽嚕之患相習恬然公掩捕鞠
治不遺餘力設立科條著爲永例蓋
上之委任久益堅而公之圖報晚彌篤生平廉介自
守不名一錢既畢課左遷假歸里第又以賂項鬻產
徙居經史巷在林下十年享壽八十有三而卒嗚呼
公於出處之際大節較然庶幾能世其家者矣公四
歲失恃稍長爲館甥於姑之夫封奉直大夫雲南白
鹽井提舉濱臣江公賴以學成名立及侍南邨京邸

遭際 累朝厚恩官漸通顯夙昔一食之惠報之惟
恐不至於長養成就者尤加意焉自公之祖考皆贈
如公官祖妣鄭氏妣周氏沈氏皆贈夫人公配江夫
人性行淑慎亦享壽至八十有四累受封誥如例側
室周碩人公以康熙三十年又七月二十八日生乾
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江夫人以康熙三十
一年十二月初五日生乾隆四十年九月二十二日
卒越四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合葬於吳縣十九都
十三圖嚴器字圩官山塢銅井山之新阡禮也子男

切問齋集卷十一 九

四長秉衡先卒次秉珩皆江夫人出次秉英次秉清
殤側室周碩人出女五一適陳樹華一適唐文椿一
適唐文杞一許字蔣元龍未行卒一適方求泰孫男
七秉衡出者鑿鑑秉珩出者雲錦秉英出者文鏡
文銑文鈺孫女九俱適士族秉衡第四女余子婦也
故得其家世事實尤詳至公之嘉言懿行治績政聲
其行狀中不殫述詮次其大者誌之并係以銘銘曰
昔公報政入覲於京我維後進拜公於庭神采昱如
言論肅如勗以名義其風穆如迨公歸田我亦外遷

尺書往復法戒昭然公沒六載我組我解庶幾息壤
不辱不殆名德之後實生偉人公繼官論鬱爲經綸
公之政治萬民有口世載寵光 主德之厚有歸者
墳錫井之麓琢詞幽石以詒後昆

切問齋集卷十一

爻

舅氏開泰縣丞陳公墓誌銘

誥封奉政大夫原任貴州開泰縣丞亦叟陳公我母
太淑人之再從兄也以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朔日
卒于里第越明年二月訃至濟南時太淑人已臥病
兩年且屢有卑幼之戚不敢以聞而公之子黔育以
中表之故書來索銘乃竊從太淑人病榻間記憶所
以稱公者以誌公墓公諱紹虞字載南晚年自號亦
叟先世自越之海寧遷吳再傳爲嗣泉公諱光祖任
河間府知府生芝房公諱繼華明神宗時舉人子玉
立公諱宗之崇禎癸酉舉人以詩名於時次綏公公
諱安之歲貢生綏公生文孫公諱起章次六纂公諱
起奇六纂生虞尊公諱士泰是爲公之祖考又次慶
孫公諱起彥慶孫公生載欣公諱會榮則我太淑人
之祖考也公髫年秀發早擅才名南北省闈十一試
而不遇益肆志讀書留心經世之業中年始出爲吏
得貴州之大定府經歷調補開泰縣丞署縣事所至
與其賢士大夫遊官卑無所展施寄意詩酒而已會
丁虞尊公艱遂不出奉母蔣太宜人有至性愉愉色

切問齋集卷十一

十

養終其身如一日我太淑人有弟惟一公諱紹基貧不自存挈家依公公衣食殯殮之如同胞又撫其孤蘭生使無失所文孫公有嗣孫畏三子身無業公亦贍之沒身他內外親族不能喪葬者咸悉力代謀俾無遺憾以是我太淑人就養數千里外雖老且病未嘗一日不念公之爲人命燿郵遞中頻頻問起居毋倦今公奄然棄賓客而太淑人方病不敢以情告是可痛也已公生康熙丙子九月二十七日至卒之年春秋八十有二配趙宜人先卒子一卽黔育側室王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七

宜人出候選府同知得封贈考妣如例女五皆適宦族孫男二孫女三並幼黔育將以某年月日葬公子某阡且云礪石以待窆焉其敢以不文辭銘曰

自越遷吳代緒遠公學益肆遇則蹇歸來種德歲未晚生與饗殯歿含飯纍纍族葬輒競輓我述母訓辭歎懇葛藟從來宜苾本

行狀

山東鹽運使二梧章公行狀

公諱棠字蔭南又字自勤別號二梧姓章氏先世諱德剛者自浙江會稽之道墟仕元爲崑山學正遂家于吳是爲遷吳之始祖曾祖豫明兵部職方司員外郎本生祖克邁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七

就食吳市因破家收養資送回籍富事聞其名皆敬禮之生三子長基太學生次肇開皆先卒公其季也生而警敏於書一覽卽洞見底蘊爲文清新條達無纖毫晦翳稱其爲人二十四年以縣庠生入國子監就順天鄉試中式己卯科舉人二十六年禮部會試闈卷溢額拔授內閣中書儼直省垣揮毫贈給聲華益起三十四年經大學士傅文忠公選入軍機處行走公固書生而軍機司員常橐筆尾從每遇六飛巡幸公據鞍馳驟如所素習委任叢雜未嘗遺

忘三十七年三月奏授起居注主事十月調兵部職
方司充方畧館纂修兼提調各館纂修專任一書獨
方畧館以樞臣總領於事無所不當問館書無不彙
集而提調專司出入稽考勤惰公尤平允冠其先後
三十九年正月陞武選司員外郎仍兼職方事務是
年九月會山東壽張民王倫爲逆寇臨清

上命大學士舒公提兵赴剿奏公隨行公治辦軍書
百函俱發跋履兼旬未嘗告倦事平之日今兩廣制
府楊公方爲中丞保奏留東卽奉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三

上諭補授濟東泰武道明年署按察使事四十一年
九月調補鹽運使司鹽法道恤商省費才譽翕如四
十二年正月署理布政使事公勤於職業纖屑必親
所以事上官接僚屬者務在不激不隨與人言陳析
事理無不驩然各滿其意故卒之日無尊卑疎戚皆
咨嗟痛惜以爲天奪公之速也體素短小尪羸在臨
清日殊勞苦倦執而口不以言遂受病時而作痰迨
署藩印尤盡心力因大劇失音徐投補劑已無及以
乾隆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卒距生於雍正十二年

正月初九日得年四十有四醜唐氏子三人逢恩逢
陞逢印長止七歲其幼者皆側室葉出初公外舅州
同知硯庭唐公策知器商公之必將有後且奇公類
異因以女字延至家與其子澧州知州璟同學砥礪
後果先後由科目入仕爲時才吏而公自諸生位至
觀察攝方伯與余同出處內外二十年所蹤跡尤爲
親密今公旣溘逝慮其孤之久而無述也爲之狀俟
其長而讀焉且求當代大人先生賜之銘誄以垂不
朽

切問齋集卷十一 四

誥贈通議大夫顯曾祖考廣生府君暨配吳淑人行

畧

我之得姓自周季漢興諱賈者始以文顯魏晉
而降益蕃衍甲江左元有諱琦者譜其可稽之
派二百六十餘支去爲農賈不知所系者又無
算也及我之先人可溯者起明洪武家世務農
七傳而至高祖考君亮府君諱照然始業儒與
楊維斗先生廷樞共讀書於里之泗洲寺僧舍
遭亂隱居生五子授一經外皆令治生逐什一

切問齋集卷十一

五

長塚元次爲我顯曾祖考廣生府君諱堧元又
次垣元圻元堦元府君且讀且賈篤於教家中
年有田數十畝屋一區里之貧乏或投券願質
爲僕府君子之值而焚其券尤愛資治通鑑綱
目及宋名臣言行錄每夜闔門則呼男婦東西
序侍而自正容端坐爲說古今人奢儉勤惰門
祚所以興衰之理不一語及外事配吳太君率
諸婦操作皆有程課夜而計數如不足訓勵不
假顏色以故內外肅然家範爲一里所推府君

以明崇正十五年五月初十日生

國朝康熙五十年十二月廿三日卒吳太君以明

崇正十六年三月初七日生

國朝康熙六十一年七月十三日卒雍正八年葬
邑之二十九都最角圩祖塋之次不肖耀才八
歲耳府君有子五人長爲我顯祖考公衡府君
諱銓累贈登仕佐郎承德郎朝議大夫次銘鉉
鑑鍾孫十二人顯祖考生者長爲我顯考虔實
府君諱瓚國子監生三禮館膳錄議敘授山西

切問齋集卷十一

六

保德州吏目累贈承德郎朝議大夫次麟洲鳳
池曾孫十七人顯考生者爲不肖耀壬申科舉
人累官內閣中書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寶泉
局監督出爲山東登州濟南二府知府陞運河
兵備道乾隆四十年特授山東提刑按察使耀
生者長爲元孫恩綬國子監生四庫館膳錄早
卒恩綬生者爲來孫寧曾自公衡府君至寧曾
皆嫡長應宗法餘詳世系不具載又二年恭逢
孝聖憲皇后升祔覃恩例封二代大中丞轉請

聖恩許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賜贈曾祖父母由是
府君暨顯祖考顯考皆贈通議大夫妣皆淑人
我母陳太恭人晉封太淑人一門三世皆沐
恩榮世世子孫感且不朽內閣學士秀水錢公以文
章宗匠諾爲府君神道碑銘之辭因以平日所
聞於顯考者述爲行畧以俟鴻文之責於九原
蓋其時去府君之卒六十六年去葬之日亦四
十七年矣懿行潛德荒畧不詳其所以啟翼我
後人者卽此亦可以想見也乾隆四十二年八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七

月下浣曾孫燿謹述

太倉後學王域填諱

誥贈通議大夫顯祖考公衡府君暨配張淑人行畧

既得閣學錢公爲我曾祖考妣墓前之碑而祖
考二世別葬於羣字圩東顧新阡燿嘗自記年
月又得正字何公爲顯考立傳惟祖考公衡府
君暨張太君志行未之能詳今特追敘大畧登
之家乘冀得其人而後請爲之辭府君諱銓字
公衡廣生公長子而君亮公之孫也幼承庭訓
長益剛方意所不可每形於色中年遊學京師
師事同邑潘檢討稼堂先生先生議論蘄絕於

切問齋集卷十一 六

邑人少所許可獨視府君如平交嘗引爲貴官
記室策其將敗卽先機脫身盡棄其書冊行李
而歸未幾檢討亦以甄別放還每過府君談過
去事設素食相對泊如也能作蠅頭小楷手書
徐師曾莫旦二吳江志丹黃標識筆墨燥然燿
童時什襲珍之遠遊數年零落不得復見矣年
五十有一以康熙五年二月廿四日生五十六
年十月十二日卒張太君年二十而來歸事舅
姑能得懽心及府君失意旋里時時臥疾太君

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

謹視湯藥數年不倦尤勤婦事口必成布一疋
至老不知休息乾隆四年燿適京師太君卽以
是年三月廿一日卒距生康熙八年九月廿二
日年七十一歲十六年以顯考官吏目贈府
君登仕佐郎太君九品孺人二十六年燿爲中
書晉贈承德郎安人三十六年知濟南府事
誥贈朝議大夫恭人今四十二年燿任按察使以

恩贈府君通議大夫太君淑人嗚呼燿不逮事府君

切問齋集卷十一 九

猶幸得侍太君而習聞先世之訓蓋績學厚德
之報萃燿一身宜其疊邀

綸綍光及松楸也子三人長卽我顯考虔實府君次
叔父麟洲字秋鶴鳳池字庭儀孫四人顯考生
者不肖燿叔父秋鶴生者燿煌焯曾孫五人燿
出者恩綬榮紳文綱燿出者振統振勳元孫一
人寧曾恩綬生丁酉重陽孫燿謹述

郡後學顧揆填諱

誥封太夫人顯妣陳太君行述

太夫人姓陳氏先世自浙之海寧遷吳再傳爲
河間守嗣泉公諱光祖子芝房公諱繼華明神
宗時舉人生玉立公諱宗之崇正癸酉舉人次
綬功公諱安之歲貢生是爲太夫人之曾祖生
我外曾祖慶孫公諱起彥慶孫公生外祖父載
欣公諱曾榮皆以文學相繼當太夫人之生外
祖父方銳意進取忽得心疾外祖母金碩人以
憂悸卒太夫人年未及笄與幼弟惟一公諱紹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三

基仰事病父能得懽心食非太夫人所進不食
本非太夫人所製不衣也惟時先大夫娶我前
母金夫人蚤世繼娶朱夫人未彌月而又卒兩
次失偶佗僚不自得值遊於義門何先生之門
何與陳故有姻連先生命其弟小山先生爲之
媒氏就陳宅結褵而授書於其家舅父惟一公
亦藉得受業焉顧不孝之家世居吳江之蘆墟
去郡城百里未幾遭先曾祖妣吳淑人喪隨先
大夫匍匐來歸自傷幼年失恃事我祖妣張夫

人如驕女之入母懷張夫人前已兩喪冢婦情懷不展及太夫人入室而樂不可勝宗族皆嘖嘖稱賀吳中女紅類爛箴箒蘆墟僻在鄉隅專尚紡織太夫人盡棄所學而學焉久之雖老於紡織者弗及也及先大夫遠宦山西太夫人攜一媳一女孫共載一車車顛馬逸幾蹈危險至則土鏗短垣蕭齋冷寂日食小米二滄前後七載甘之如飴不孝幸售鄉闈旋充景山教習又考授中書度需次期近卽迎兩老至京冀以微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三

祿奉養稍修子職無祿先大夫卽以次年見背不孝扶輿歸里僦居一故人之宅時有非理訐訟累年不決者乘不孝他出因居停奉百金爲壽欲抑令不孝爲之左右太夫人曰諸君不敢與吾兒言而強我是欲我教兒以不義也還其金驅之出門不孝歸聞此事謂太夫人設墮其言局金箱篋不孝從違兩難何以立於人世是則太夫人之賢舉一端而百行可知矣居平恒以清謹奉職飭勵不孝自歷官內外不至隕越

者遵先大夫之遺訓亦遵太夫人之教也然自在室以至中年皆處困居賤拮据辛勤兼之外侮內難相乘間作未嘗有一日之懽乾隆二十三年不孝服闋赴補奉母北行明年補授中書入軍機處行走二十六年恭遇

皇太后七旬萬壽

封太安人時太夫人才逾六旬氣

血尙壯然已時時筋骨作痛四肢麻木或終夜不寐醫者曰此中風之根也不孝每歲扈從木蘭必購求虎脰鹿角諸藥物以歸服餌數年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三

藉以支吾自是之後不孝累陞戶部主事員外郎郎中管理寶泉局監督三十五年籤陞雲南大理府知府太夫人年已七十有一不孝循例請改近省其年十一月籤補山東登州府知府明年又調任濟南府知府恭遇

皇太后八旬萬壽

誥封太恭人三十七年陞授甘

肅西寧兵備道西寧道遠不便迎養而不孝累蒙拔擢不敢復以母老爲辭願得送母至京單車赴任庶幾定省雖疎而音書易達今少司空

大中丞徐公據情入 告即日改授山東運河

兵備道 不孝 既得近地便養太夫人神明不衰

飲食調和方伴從前筋骨諸痛以漸向差乃四

十年十二月十二日晨起洗沐忽然臥地口眼

歪邪手足偏廢延醫急視云係類中必須參附

重劑保固元氣是時 不孝 方擢山東按察使強

以安輿扶掖至省調治兩年未見平減四十二

年正月二十日 不孝 署理藩篆卸事將奉太夫

人升輿失足蹉跌起卽發聲狂叫勢甚可畏 不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三

孝 惶急不知所為徧集歷下醫士莫能措手乃

復進以前服諸方而呼號之聲自是不拘晝夜

恒徹戶外 不孝 強出視事手披案牘耳中喧喧

目亦為之五色無主矣是年恭遇

孝聖憲皇后升祔禮成 誥封太淑人 不孝 正在寢

食靡寧之時又擢授山東布政使冀得赴

闕謝 恩面奏烏私摺還復奉

硃批不必來欽此 不孝 隱忍就職公私牽制躊躇五

閱月病狀愈增方敢具摺陳情十二月十一日

奏入奉

上諭據陸燿奏親母陳氏現年七十九歲久患痰症

入冬以來病勢轉劇非臣身親調護則晝夜不寧

而以此牽懷必致公私兩負懇恩解任侍養等語

所奏自屬實情伊母生長南方水土服習若回籍

調治或可就痊陸燿著准其解任俾侍伊母南歸

以遂其侍疾奉養之情摺並發欽此

命下之日凡係同寮屬吏皆以為

殊恩異數更出常格之外仰惟

切問齋集卷十一 三

聖天子孝治天下之至意卽此亦足以風示有位矣

遵卽於明年運河冰泮解維南下家本寒素無

屋以居前次南還已僦居他室今茲食指滋多

不能不謀棲止先于嘉興郡城暫覓數椽去祖

居僅五十里歲時往返半日可達既奉太夫人

至新居長水魚蔬南湖菱芡頤養之餘雖叫喚

如舊而眠食頗安且於四十五年恭逢

皇上七旬萬壽 不孝 雖謝事里居猶得比視現任邀

恩 誥封太夫人計二十年來 不孝 九遷官職太

夫人四遇

覃恩晚年遭際實女中所罕有以此坐享期頤仰副
皇上或可就痊之 温旨私幸可操券而得不謂四

十六年十月初二日忽感時疾初如瘡痲繼即
飲食少進喘息不止 不孝 再進參苓弗效延至

初十日子時竟棄 不孝 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嗚
呼痛哉太夫人生為貧家女長為貧家婦操作

勞苦習為常事自五旬以外晚景漸佳而疾痛
纏身亦與年俱變亨於境而不得安於養夫孰

切問齋集卷十一 妻

不孝 孽重灾生延及所親以至斯極也哉太

夫人生於康熙三十九年十月初七日午時享
壽八十有二年二十二歲歸我 勅授承德

郎誥贈朝議大夫通議大夫晉贈通奉大夫山
東布政使原任山西保德州吏目顯考虔實府

君 諱 廷瓚子一卽 不孝 乾隆十七年壬申

恩科順天鄉試舉人歷官山東承宣布政使終
養回籍 誥授通奉大夫娶陳氏 誥封
夫人克三公 諱 洽之女幼鞠於外氏贈文林郎

四川仁壽縣知縣又山俞公 諱 巖故又為俞氏

女一適內閣中書協辦侍讀也山沈公 諱 謙之
子原任湖南靖州吏目榮孫男三 恩 四庫館

謄錄生娶戴氏繼娶戴氏皆直隸霸昌道綽齋
公 諱 綸孫女雲南呈貢縣知縣鏡川公 諱 鑑之

女並先卒次 繩 娶吳氏四川布政使渠亭公 諱
士端孫女安徽虹縣知縣權之公 諱 秉衡之女

次 綱 娶范氏工部侍郎松岩公 諱 璨曾孫女國
子監生器之公 名 堉之女孫女一許字雲南白

切問齋集卷十一 妻

鹽井提舉斯涵江公 諱 二儀之子分發山東試

用州同知晉未嫁而殤曾孫男三 寧 曾 恩 綬出
殤 孝 錫 孝 和 並 繩 出尙幼 不孝 荒迷苦次凡太

夫人之嘉言懿行所得記憶追述者止千百中
之一二伏冀大人先生循覽終始榮其遇哀其

不克享其奉而一言以存錄之 不孝 世世子孫
感且不朽

年通家眷弟馮浩填諱

切問齋集卷第十二

議稟

籌備倉儲稟

竊查倉儲一項民食攸關必須存貯充裕方為有備無患東省常平穀石緣近年以來屢被偏災除陸續支放賑糧之外減價平糶借給口糧動用既多存倉漸少在官員以市價未平不便收買而民間復以歲收屢歉無力輸還合計通省現存穀石不及往年十分之三雖將來收成豐稔不難及時籌辦復還舊觀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一

而現在二麥未登秋收尚遠水旱或有不齊米糧殊難猝備伏見憲臺公忠體國胞與為懷仰惟

皇上惠愛黎元勤求民瘼之意上年被水州縣業蒙專摺奏請

聖恩於常賑之外特

旨加賑并借糶兼行以資接濟

皇仁憲德沾被渥優東省百姓無不同聲感頌但日前雖已共慶安全而日後尚須預籌蓄積卑府伏查濟寧東昌臨清德州等處俱在運河水次如於南漕

過境截留二十萬石存倉備用似於未雨綢繆之計尤為周備合無仰懇憲恩據情入奏

敕下漕臣於江省糧艘內酌留二十萬石起貯東省水次各州縣遇有需用 奏明動撥則豐年固愈形足實儉歲亦恃無支絀矣卑府為籌備倉儲起見可否出自憲裁

切問齋集卷十二

二

請濬泉渠稟

竊照兗泰二府屬十七州縣共泉四百七十有八較之前代二百二十餘泉不啻加倍而一遇小水之年不聞水勢增多固由泉源需雨而旺亦恐人事有所未盡今查各泉源有上中下三等其下泉細流不足深恃姑弗置論至於上中二泉疏則未有不流流則未有不效涓滴之益者故疏導之方雖在泉源尤在泉渠蓋泉源類出於泥穴石罅之中稍有淤闕流即閉塞故凡有泉之處必須寬砌泉池一以障在外之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三

泥沙一以容在內之停滯泉渠長或數十里闊或數尺由支達幹匯爲洪流必須節節爬疏在在通利相度地勢由高趨下然後其行無阻其流不絕今泉池已按年陸續修砌凡屬泉穴所在爲泥沙壅遏者尚少惟是泉渠道遠流長地勢不平往往水至半途不能下達上雖有泉下則無路州縣奉檄疏通徒以空文申覆而管泉佐雜職小權輕通判於隔屬州縣亦不能操其長短遂至呼應不靈視同隔膜今當頻年水小之時憲心籌畫焦勞諭令酌委人員分投各州

縣會同地方官實力疏濬職道竊謂地方之不以泉務爲事已非一日今如止照從前差員賈檄前往而不以白簡嚴繩其後勢必仍以空文塞責於濟運終無裨益應請此次差員會同疏濬之後如仍虛應故事泉渠或有壅塞及地勢仰高不能下達情事職道覆行查出或經憲臺暨巡漕親勘得實並請將地方官及會同疏濬之委員一并嚴叅究治庶幾於事有濟今遵諭與泉河胡倅酌量道里遠近擬請派委齊椿年前往新泰蒙陰萊蕪泰安張永鑑前往滋陽泗水曲阜寧陽吉佩琮前往鄒縣滕縣嶧縣魚臺馬勇琳前往東平汶上平陰肥城俱各會同該州縣立即集夫疏濬並飭胡倅董率嚴催俟工完之日職道親往抽查是否認真據實稟報期於疏泉利運實有裨益伏候憲臺批示遵行

切問齋集卷十二 四

請復月河稟

竊照東省開河自臺莊至版閘綿長八百里間年大挑於南旺濟寧臨清彭口四處工費尤鉅定例於十一月初一日閉壩十二月正月挑竣際此天寒日短之時層冰互結椎鑿難施自五鼓力作以至日中方能挑去冰凌徐施畚鍤每夫二人尚須趕挑深尺方丈之土日力不足繼以燈火墮指裂膚歲勞無已此向來挑河之情形殊可憫惻者也攷明代有以正月閉壩二月完工者又有以九月閉壩十月完工者正

切問齋集卷十二 五

月則南糧已至九月則回空未畢且當舟楫盛行之日斷流兩月公私往來均屬不便惟於此四處各開月河於九十月間令回空船隻於此行走一面將正河及時挑竣此時氣不甚寒日不甚短河夫舉鍤一日可收兩日之功於工程亦可尺寸較量驗收得實謹查南旺二閘向來原有月河各長二十里並有牖座南曰石口北曰界首每遇大挑於汶河口及上下二閘築壩由此通舟此河隆慶年所開崇正中堙廢今尚有南月河口收水入湖似可仿其遺蹟重加疏

窆內築子堰外臨河堤以復南旺月河之制濟寧自在城閘下起至濟安臺止計長四里有餘明代因天井塘內挑淺不時穿此月河以便商旅今河形如故估舶爭停似可量加寬展撤去上中下新三閘使可浮駕漕舟以廣濟寧月河之用臨清南版新閘之北向有會通臨清二閘另爲一河因衛河刷深閘底過高改由南版新閘行舟宏治間司徒白昂改修閘底欲復舊制而又失之過卑至今仍由南閘以行如令修浚此河并將會通臨清二牖重加改建使高卑適

切問齋集卷十二 六

中便於出入則又可收臨清月河之利至於彭口之水向由三河口出後雖改由彭口制度未備雍正四年前河憲齊公蘇勒曾請於彭口南岸另開運河三里如月河形借舊河以囊沙部議未允然誠開此月河回空船隻不走正河俾得及早築埧與挑實於彼此有益則又可期彭口月河之效以上四處修復者三創作者一需用土方工料飭委委員確估如果錢糧重大卽分年辦理陸續興舉亦無不可誠東省開河不朽之盛業也

請修河渠志稟

竊某樛昧寡學暗於時務顧自以爲運道河防國計攸資宜盡心力以圖報稱履任以來一切恪稟憲裁遵循罔後兼以屬官效命羣策畢舉凡修濬收蓄之宜庶幾獲免咎戾惟念黃運兩河有每歲經營之跡無百年不變之形昔人所編河渠諸書止就彼時事勢而言閱歷年歲遂多岐異不及今釐爲一書則後人考鏡無資前蒙憲臺俯俞末論特派下北河同知張符升儀考通判張松孫分修黃河捕河通判章轄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七

泉河通判王鳳詔分修運河期於閱歲竟功昭然大備乃自奉諭之後躊躇彌月莫敢先發一議蓋其難於措手大畧有三一黃河遷徙前古多在豫東直隸之境今日要害乃在江南淮徐之地河東所轄開歸二道在黃河腰脊之間止敘一節則全體不完若備首尾必先移取南河案牘一運河自浙江仁和起至直隸通州止如遵葉方恆全河備考之例止載山東運河則靳文襄開濬皂河中河之大功竟不見於此書深爲缺典若欲全載則直隸江浙三省之案牘又

須全行移取一止纂河東所轄河道旣不成書如移取各處案卷齊全則須費十數人之力繙閱逾時挨順年月先定長編然後考訂增減刪煩就約桌飯紙張需費不少鄰省無事於此焉肯仗助必須河東所屬內酌籌款項一時經費恐亦難得有此三難是以因循莫應然以明公聰明卓犖之才膺

切問齋集卷十二 八

國家舟楫股肱之任勳名事業豈讓前賢及今不爲實爲可惜查全河備考成於康熙十九年治河方畧雖刻於近時亦係康熙二十八九年之事行水金鑑載至康熙六十年而止自雍正以來黃流之決塞運道之變更開埧之廢置泉流之通塞官師之增并錢糧之盈絀

兩朝訓諭諸臣奏疏無一不當及時追錄者伏望指揮幕屬集議興舉毋俾觀望退縮坐廢時日此書若成上可以備

國史之掌故下可以資後人之攷鑒政事文章一舉兩得某幸得備員大賢之宇下不勝至願伏惟鈞鑒

論吳大純稟

本司前稟吳大純謀死吳鳳彩一案荷蒙憲臺嚴切指駁加之訓勵本司恭釋再三不勝慚恐惟是人命重情不嫌詳審從來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若爲按情切理反覆推求往往屈抑者得伸漏脫者入罪今此案可疑甚多不敢不竟其說伏查吳鳳彩係吳世珍之胞姪而吳大純等皆族孫也世珍雖曰愚民其智慮必知愛護其至戚大純雖屬生員其威力豈能逼人以刑殺假使吳鳳彩本無妄

切問齋集卷十二

九

爲取死之道吳世珍必不聽疎屬卑幼之指使而置親愛之胞姪於死地況彼時先見吳鳳彩入王氏之門者乃吳大義隨令吳大偉把守而自往糾約吳鳳嶺吳大純等捉姦者亦吳大義及至羣毆捆縛告知吳世珍吳世泰其時鳳彩如係無罪被毆世珍等豈肯甘心乃無一言理論反從而下手勒斃可見平日之致疑於鳳彩者至是跡已昭著不若致死掩醜保全吳族家聲鳳彩之死謂非吳世珍之本懷不可也如謂世珍畏懼大純之爲生員不敢不從則請以本

司設身處地言之本司身爲臬司其尊百倍於生員然欲指揮族祖俾自殺其親姪雖地位更尊於臬司亦必不能得之於九族大純一孱弱書生乃能脅制尊長如奴僕乎此爲非出於大純之指使灼然易見今如問大純以重辟大偉大義以縶首是因一寅夜入寡婦之家自取喪身之鳳彩而擬戮三命以償之謂其中必無冤濫實難遽信再查吳大純家有地一頃二十畝吳王氏止地十五畝指爲逼命圖產尤非實情至於聽審之下供詞吐茹不定蓋由屢經縣審

切問齋集卷十二

十

畏懼刑罰況當憲威尊重一經駁詰不知所措其情正可憫惻本司知識愚昧豈敢固執已見強爲開釋但旣職司刑憲不得不勉盡心力伏念憲臺大人德量才猷事事高出古人豈區區庶獄而不蒙照察是以不避譴呵再煩清聽伏望憲臺原情於皆曰可殺之人折獄於罪疑惟輕之典本司感沐下風不勝至幸

清訟獄稟

竊照東省民情號稱淳樸乃近年許訟之風日甚一日皆由州縣收准詞狀不卽審斷小民久候情急因而奔控上司裹糧往返盤費浩繁無論所控虛實先不免守候需時致荒本業州縣官何惜此片言之剖斷乃令其奔走道途廢時失業本司目擊情形現在嚴飭各府督催所屬將新舊詞訟刻期清理嗣後遇有民間地畝錢債鬪毆細事一經控案立即傳集原被秉公確訊不得懸宕不結致使兩造積久忿生奔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七

赴上司控理如有仍前經年累月不行審訊致被告發或經本司查出卽據實詳揭輕則記過重則請叅議處庶州縣各顧考成案可速結小民亦免拖累之弊至於民間詞訟本應先赴州縣控理果有屈抑始許控府府審不公方赴司道司道仍不公平方赴院控此成例也今東省百姓往往甫經呈控州縣批查批審卽赴府呈控及至該府批准尚未詳結復赴司道呈控亦有並不赴府呈控徑赴院司呈控者且不遵用格式代書戳記每以白頭紙狀混行呈控在上

司衙門惟恐其中或有實在冤情隨時准受遂有不肖生監與被革書役人等以爲其伎易售唆使小民遠涉求申與其在州縣候審不如竟到上司呈告較易牽累洩忿愚民惑其甘言懇爲作狀及至審虛坐誣身干重譴而家業錢財已半入訟師之室原告尚然如此其被告之人無辜羈縲爲害可知查定例內外問刑衙門考取官代書凡有呈詞遵用狀式照本人情詞據實謄寫呈後登記代書姓名該衙門驗明方准收受如無代書姓名卽嚴行查究等語是則代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七

書狀式本屬應遵定例今遇白頭紙狀一體准收既啟小民僥倖嘗試之心益滋奸徒刀筆之弊合無仰懇憲臺通飭閩省大小衙門除叛逆重情並命盜大案實有屈抑者其詞狀隨時准受不拘格式外其餘一切戶婚田土錢債鬪毆等事務須自縣而府而道司層層遞進方許到院並須遵用狀式代書戳記不得以白頭紙狀違例呈控如有自持稟底赴代書登用戳記者卽令代書問明何人之稟於呈後填註預爲審虛追究訟師炳據務使積慣唆訟之人無所施

其伎倆而小民亦知聽唆刁控有害無利訟風可期
衰息家業多獲保全其為裨益不少也至各代書或
因紙筆之費勒指多求許告狀人指名稟首立拏重
處并請飭各衙門一體嚴察以清弊竇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三

論宋家窪積水稟 附牌案

本月二十日奉到憲札并曹舒茂原詞等件飭令繕
具疏消宋家窪積水牌文本司除即遵奉具稟敬呈
鈞電外再查憲札內開據兗州數守查得該處糧額
已經豁除而詢之該縣又查無豁糧案據則該府前
稟豁糧係憑何敘入復經藩司飭府查明呈覆在案
等因本司查汶上縣舊志明萬歷九年分該縣地畝
為四則徵糧宋家窪列為下地計六百頃至三十六
年豁除其糧額攤派於通邑熟地數守所據未知是

切問齋集卷十二

四

否卽此又查汶上新志內載原額不分等則地一萬
六千八百九十六頃除荒地一千九百九十六頃實
成熟地一萬四千八百餘頃加康熙五十五年起科
勸墾地一頃餘畝共地一萬四千八百九十九頃三
十畝零實應徵銀四萬一千一百六十餘兩麥九百
二十餘石等語如該縣現在徵收數目與新志相符
則宋家窪六百頃自己在開除荒地一千九百餘頃
之內如有溢出於新志之數載明現行賦役全書者
或當量為變通如藩司所議最重次重地六十九頃

餘畝錢糧漕米槩行請豁免其賠糧遺累自屬憲臺格外之仁蓋緣宋家窪旁高中陷上承鄆城范縣濮州等處坡水匯入窪中宣洩失宜成巨浸雖曹舒茂張大之詞謂淹至二千餘頃不足憑準然為窪地六百頃載自前明鑿然可據今止請豁六十九頃僅止十分之一不為過多此次疏通之後能掣其四面遊波不能罄其中心潢潦如涸出者既得耕種未盡者准除糧額誠為公私兼盡之道大抵東省水利在在可與但農民習於惰窳有司憚於改作因循坐廢

切問齋集卷十二 五

一望礮瘠今蒙憲臺軫念民生講求疏導誠千載一時之會也除現在施功應自南而北已具牌內不復重敘外所有本司管見所及理合另肅稟函統陳鈞鑒

附牌稟

照得汶上縣南旺湖西北圈堤之外接連宋家窪地面該處旁高中陷歷來為積水所潴兼以上游鄆城范縣濮州等處坡水一遇淫潦四面下注該窪不能容納淹及附近民田而下游所開引河及

趙王牛頭等河又不能導其去路洩入南陽昭陽等湖以為歸宿縣民曹舒茂前經陳控到案當飭前署兗沂道會同前任運河道勘議疏浚批令差竣辦理在案本年

鑿輅東巡奏明疏通該處積水經由汶上嘉祥濟寧魚臺四州縣請改濟寧為直隸州督率興舉以免岐視但前署道等前次所勘情形或尚有未盡事理或另有應行酌議之處合行飭委為此牌仰該道立即會同兗沂運河道詳加履勘務自宋家窪起至

切問齋集卷十二 六

芒生闌止所有引河一道是否通順接入小黃河經趙王牛頭二河逐加測量每段應開寬若干挑深若干其小黃河內齊家橋馬家橋新挑河內李家橋等處蘆葦魚箔曾否去淨牛頭河內谷家堰王家堰龔家堰鄭家堰劉家橋等處橋門有無阻礙并河面應否展寬凡遇舊建橋工土堰之處應否另開月河以資分洩又自汶上宋家窪起至魚臺縣安家口止計程若干里地勢高下相懸若干丈尺其施功之序應否自南而北逐層遞辦均仰

通盤籌畫詳妥具議自此次辦理之後宋家窪積水期於永無淹浸其窪心中陷之處是否能全行乾涸抑係旁近民田雖可耕種而湖心釜底斷難罄盡凡向來所淹地畝是否均係大糧抑從前豁免有案并仰詳查具覆切切無遲須至牌者

論徒犯稟

竊照殺人者死邦有常刑正兇雖已論抵餘犯不容輕縱因是有爲從擬徒攷入題招候部覆奪者至若事由命起法準情遷槩擬城旦條目甚繁律則有毆總麻小功親奴婢致死之類例則有非姦所獲姦或聞姦數日殺死姦婦之類皆由承審州縣詳解該府州轉司呈院層層核實限年發配更不容部候覆良由職要職詳各有體制是以定例杖不解府徒不解司軍流不解院遵循日久法已周備近准刑部議覆

甘肅按察使圖桑阿條奏外省徒犯關涉人命者均照軍流解司審轉督撫專案咨部誠爲慎重刑獄起見但查問徒之犯情罪本輕果有枉縱可以隨時駁正並許臬司提訊務歸平允若不分案情輕重槩令解司則寒暑有侵冒之虞道途有踈脫之慮吏胥有勒索之擾羈保有守候之煩而且所犯既輕仍與重罪一體拘押既淆適輕適重之衡每起專造一冊又恐事繁之省文案頓增數倍外則抄胥紙筆難供內則部員看詳不易徒令拖累經時駁查往返定驛到

配之日已是役滿遞籍之期甚非所以矜庶獄而廣國恩也又部議尋常徒罪非關人命之案各督撫於批結後詳敘供招按季報部竊查雜犯之案雖在事簡省分亦比關涉人命者較多若必詳敘供招尤恐冊頁紛繁勢難刻期繕造但該犯等在配脫逃地方官例于處分不先咨部存案臨期恐無稽考合無請將一應徒犯不論是否有關人命統於督撫批結後仿照年底彙題軍流人犯之例按季摘敘事由報部庶幾酌歸簡易可以一覽周知免於疎漏謹抒管見

切問齋集卷十二 九

恭備

顧問伏祈奏對之次乘便入告所益於蕩教之典者匪淺鮮也

論回民稟

接奉憲札飭查通省回民雜處州縣並何處最多開摺備帶遵查回民多寡向無案卷可稽近年編查保甲亦未將回民分別造報就本司衙門現充書役人等逐加詢問亦不能明白登答大抵此種回民隨處多有在東省則濟南省會之地及臨清東昌濟寧等水陸馬頭人煙湊密處所聚集尤衆青州武定曹州兗州沂州泰安等府次之登萊二府又次之其作奸犯科鬪毆行竊犯案疊疊者不盡在通都大邑聚集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三

人衆之所卽稍僻州縣如定陶商河等處間有百家數十家聚居一處卽易生事蓋急則訑弛則恣者其習然也雖聚衆三人以上無不從重定擬法令已極森嚴而究無以革其桀驁之性化爲善良之俗本司竊謂此非可旦夕期也今奉飭查本司尚未知憲意所在但姑就愚陋之見策之則其法約有三端一則保甲宜另爲一冊也前此奉

旨清查保甲之時並未分別是回是民則此內恐有脫漏未查之煙戶村莊遂自以爲身在編查之外犯

案到官亦無兼坐保長甲長之罪因而益肆爲匪者有之然當無事之時清查之吏突至亦慮致生驚擾愚見卽於回民中籍其武舉武生及各衙門現充書役之人委以保長甲長之任令其自行編查出具保任結狀如有前項不法情事除本犯照例定擬外保長甲長一併連坐如此則冒犯觸禁者宜少矣一則聚處至數十家宜設義學以資化導也昔湖南巡撫喬公光烈任秦州時爲回民立義學七處招其子弟捐給膏火使讀聖賢之書講中國之教制府下其法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三

於全陝變而爲善者甚多秦民至今頌之今宜仿行其法使所在州縣訪尋篤實而有學行之生貢使爲之師教以

聖諭十六條並小學孝經務使成誦在口講說無差則禮義已油然而生而後潛奪彼教中所傳天方之書惑人之術使其自相賤棄不肯奉行然後明下一令勒將所藏之書獻出銷燬則其教宜熄矣一則回民婚配宜與百姓一體相通也查回民之入中國千餘年矣而男女婚姻未嘗與中國相通緣中國之人

鄙夷之不屑爲伍回民亦遂有自外之心而轉若傲視我中國而不欲爲婚者其實必非其本心也今回民宮室衣服器用財賄以及科名仕宦一切欣慕乎我人取資乎百姓而惟嫁娶一節不能相通特拘於其教而已今如明下一令日有以女適民間者給之花紅娶民間之女爲媳者給之羊酒一甲之內有通婚至五家者州縣給甲長匾額一保之內有通婚至三十家者知府給保長匾額有之則加獎賞無之不許抑勒如是而姻亞之間先通和氣所生子女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三

皆染華風三十年後可盡革回民之俗無向者急則訖弛則恣之患矣本司愚陋之資毫無識見今因飭查此事而不得其由敬抒謬論以備採擇伏惟垂覽

論運河堤工稟

奉諭運河事宜關係

天庾正供且明歲恭逢

聖駕臨莅凡爲臣子者無不當竭力籌辦此間河務告成後卽啟程東來此時切不必到豫祇須將運河各工如何勘估興修之處與沈道預爲商妥俟抵濟時面悉一切可也竊某展讀之下不勝感悚現在恪遵鈞諭會同沈道前往各工逐一勘估恭俟節鉞按臨面請訓誨又准沈道抄送上年十二月初三日會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三

同袁何明各憲酌籌運河疏築事宜一摺恭閱再三伏見閣下尊

主庇民公忠體國之大猷敢不一一遵循以仰副碩畫惟是東省此番被水淹浸已及三年現雖日漸消落而湖河一片綿亘數百里存水尚極盛多目下開放引河截住來源尚須下流極其通暢方能以數月之久涸出堤形摺內所稱江南駱馬隅頭等湖如果實在深通自可計日就消設有堤岸淤灘間段阻隔則東省之水不能迅速下注工程就水中興築底

虛上實保固爲難此一慮也自濟寧至臺莊土石堤工共長五萬三千餘丈無論已涸未涸將來總須一律興修又正閘二十三座雖有露出水面一二尺者而金門閘牆尚深一二丈浸灌年久一旦出水傾欹剝卸者必多長河積淤已經三年未挑水退之後如不竭力潛治明年重運經行必有淺阻是築堤建閘挑河三事已極紛繁而又在冬令寒沍之時期限迫促工程必多草率此二慮也明年恭逢

切問齋集卷十二 四

聖駕南巡

御舟必經運道凡安置水營之處必擇堅實高燥萬全無患之區方爲克盡臣子尊

君親上之職乃舊時韓莊管盤至今尚在水中縱使將來涸出而其地已與河底淤泥無異冬寒凍結若可駐足一遇春融化爲深淖豈可不早爲籌畫摺內稱秋令水退普律興工多派人員同時並舉自可辦理速竣此在工言工誠爲易於集事然向遇大差之年地方專辦

差務尚形竭蹶今茲重以大役必有不敷派委之勢
此三慮也某愚昧之見或奏請

南巡之期移於五十年舉行則東省各工從容就理
而民力亦加寬裕否則

鑾輅往還並由旱路以地方承辦通省

水營之力為挑河築堤之用省彼益此公私均賴否
則直至濟寧登舟亦可避水程二百餘里之迂險至
於江南下流是否深通必須大吏實力查察庶幾可
望速消堤工開座等事分別緩急施工必須量寬時

切問齋集卷十二

五

日然後可收實效某本無知識又自告養家居益復
不諳事體仰蒙閣下并包兼容於久不謀面之人忽
加薦拔稍有人心宜何如感激圖報今查會奏之摺
已奉

硃批如議速行某等勉竭駑駘遵照辦理不過能令
河務無誤然所以急於告藏者以

南巡由水路

迴鑿也

水管一節關係至重必當另有變通之法不敢以身

非現任少分畛域本待入謁面陳緣奉諭不必到豫
是以披露腹心敬陳鈞聽于冒憲威臨紙悚懼伏望
垂慈鑒察不勝至望

切問齋集卷十二

美

啓

與汪觀察論禦賊啓

昨馬比部過濟接奉手書旋泐一函佈復諒邀照鑒頃聞回空船隻知有壽張賊匪一案停泊衛河不敢前進旗丁頭柁各帶家口聞風畏懼亦屬人情今能委曲開導照常行走不誤回次受兌固屬大妙否則坐守河干訛言日起亦恐因此復生事端不可不慮此時入境之船未經進口者約可得十數幫每幫以五十船計筭約五六百船每船丁舵水手以十人計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七

筭約有五六千人使此五六千人袖手旁觀而無職業其爲可慮甚深今賊匪自壽張陽穀而堂邑而臨清駸駸有入畿輔之勢如令糧船停泊西岸不得舟楫勢難飛渡一切差民船隻俱令在西岸停泊再令每船一丁率領水手四人執持撓鈎白棍常在東岸河崖守候如有前項賊匪臨河呼渡奮力齊擊縛其夥黨解赴道轅請賞其餘水手人等並在西岸保護船隻鳴鑼吶喊輔助聲勢則賊膽必落反而退走而我兵厚集追躡其後又將焉逃如此既可以轉無用

之人爲有用復可以潛弭五六千人猜惶疑貳之心如蒙採納乞卽飛稟河漕兩院附摺奏聞一面傳集運弁面授方畧權宜行事此亦執事不世之功也幸而數日之內事得寧息尚可趕赴水次卽或多延時日不無守凍之虞亦係奏明辦理必邀聖明俯鑒事切同舟不嫌借箸伏惟垂察

切問齋集卷十二

八

答章觀察問保甲啓

承諭以奉

旨編查保甲蒙撫軍飭委執事查議足見委任得人東省從此共沐仁人之澤好究無所藏身矣第此事極爲委曲繁重非倉猝所能定議弟初欲以保甲營伍二事具稟陳稟後思省中英賢畢聚何勞河干庸吏饒舌遂爾中止今蒙詢及芻蕘殊愧無以應命但其大指總在不擾民三字能使州縣官不差一役百姓亦不用一人進城則不勞而民爭勸矣真西山云

切問齋集卷十二 完

經理田野之政自一保始每保畫一圖凡田疇山水道路橋梁寺觀之屬靡不登載而以民居分布其間某治某業丁口老幼凡幾悉附見之合諸保爲一都之圖合諸都爲一鄉之圖又合諸鄉爲一縣之圖可以正疆界可以稽戶口可以起徒役可以備奸偷凡按徵發爭訟追胥之事披圖一見可決在田野爲保在軍旅爲伍韓信多多益辦用是法也第紙上說之甚易官中行之甚難何者以今無實心爲民之州縣也如果州縣官實心爲民只照志書及賦役全書所

開道里村莊山河地界各發告示開具清查之法使民間自推一人爲首管理十家十長復推一人爲首管理十長層層約束達於州縣有所稟報駁查只用片紙往來奸胥蠹役不得過問則民亦何懼而不遵乎其法莫詳於黃給諫福惠全書然條件太多且立法伊始卽以抽丁爲兵立說則愚民必睜胎而不敢前矣至如于清端政書內所載彈盜條約親切近情更與今日東省情形相類直以照抄出示且敘明是于清端試行有效之成法百姓雖不信官長必無不信

切問齋集卷十二 辛

本朝第一清官之于公者風行草偃於是斯在矣謹將二書并拙選切問齋文鈔第二十卷呈覽以備採擇夫令一州一縣之山川險易民風土俗如指掌紋者有司之責也一道之官吏賢否民情向背如燭照數計絲毫不得遁隱者監司之責也執事以首揆推薦膺此重任又辱中丞知契一心倚畀古之所謂得志澤加於民者其在此時矣拭目新政以副知舊跋慕之誠東省百姓不勝幸甚此覆不宣

與馮邸中諭被冠州縣啓

上年入都諸蒙關照別後日與案牘爲緣屢候稍疎想邀原鑒扈

蹕辛勤伏惟體中安適把晤在邇尤深慶慰今有一言私布於執事伏祈轉達首揆可否惟命東省壽張陽穀堂邑臨清俱曾被賊劫掠仰荷

聖明曠蕩之恩各安生業民氣已復此次

翠華臨幸莫不鼓舞歡呼重見

天日但究係曾經大役比別處州縣安然無事者不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三

同且愚民無知至疑

朝廷尚未忘情于被寇之人或復有所督過誅夷私

懷恐懼因念

皇上入疆有慶歷次普沾今若於此四州縣特

頒諭旨大沛

殊恩則愚民胸次渙然無疑其爲瞻雲就日之忱更

倍尋常矣伏惟二兄大人體國之懷矢諸夙昔幸乘

燕見之時代爲啓請事關

國家大典不敢徑遂直陳并祈鑒宥

與運河章觀察論彭口啓

接教並示籌辦彭口圖說詳細覆覲實屬因時救弊良策前濟東章道臺自德州謁見漕臺回省述及此事弟固早知其必不可辦也前人費無限經營使薛沙諸水分道各流尚有今日彭口歲淤之患若使合爲一流其害更當何如且以南北地勢論自獨山湖至彭口高下當有三四丈如果開通匪但不能挽水而上且恐獨山一湖借爲尾閘倒卸運河全局從此大費周章矣今於孟家莊開挑直河緊對引渠雖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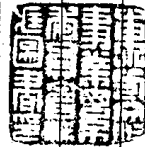
切問齋集卷十二 三

小辦其效可收三四年誠目前勝筭也昔齊勤恪公有彭口南岸別開月河之議弟嘗以爲其法最善使自彭口闢下開挑月河一道至劉昌莊止盛漲之時正河倘有淤塞卽令糧艘從月河行走其正河仍照例撈挖可無停橈等候至回空之船又可全走月河將大挑之期改於九月如明代萬恭之策但其費當以萬計今日亦不能行止於備覽中懸此議以待方來今已爲事外之人方以不覆醬瓿爲幸乃蒙垂示及此或有採及葑菲者故敢布復至所寄節畧明白

臆暢可以悉破羣疑撫憲問及已為導揚才畧當今
不得不以此事相屬矣

切問齋集卷第十二終

切問齋集卷十二 重



切問齋集卷第十三

條議

疏濬小清河條議



竊照小清河一案現奉憲臺酌定土方工段分派各
員疏挑并委某等督查仰見憲臺慎重工程籌畫至
當某等悉心商酌內除章邱鄒平樂安三縣派定本
境工程及續據博興尹令自認該縣南門橋首段工
程均可毋庸再議外其自第二段至第十段地勢綿
長該員等越境承挑工多費大某等管見尚有應行
籌辦者理合開具各條呈請鈞覽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一

一辦工各員宜請酌添也查支脈河原派工程每
段土方自五萬六千零至六萬八千零不等該處
俱係坐落荒蕪地面村莊稀少河旁間段坡水未
消照工程則例計算每土一方撥夫二名須銀一
錢又承連歲荒歉之後民情拮据各物騰湧除每
名借谷三斗外尚有窩鋪器具等費挑土一方又
需銀二三分合計各段土方經費為數甚多止派
正辦協濟二員且係鄰境遠來地方情形本不相

習竊恐興工之後力量難支今除博興一縣認挑本境一段外其餘工程九段原派官十九員每段遵派二員外尚餘剩臨淄一員應請再派八員每段各得正派一人協濟二人庶幾出力者多易以剋期集事

一派撥人夫宜聽工員籌辦也查原單內開工程十段需夫四萬一千零分派長新高博四縣各出夫一萬有零竊思四縣生齒本不繁盛又上歲俱成災九分春初恐有附近外出之戶撥夫逾萬不

切問齋集卷十三 二

無掣肘應令承挑之員自行悉心籌畫或酌量攜帶或就近雇募總以每員辦夫四千名為率務於開工前一二日齊集工次至期畚鍤同舉不得先後參差所需給借倉穀及窩鋪器具等物並令該員妥協經理其原派長新高三縣亦令照此承辦不必預集萬人聽候分撥在該三縣既免多集人夫而各委員亦得操縱自如施工較為易便矣一土方分數宜按員指定也查原派每段工程承挑一員協濟一員今某等議請每段加添一員合

計九段共二十七員雖正辦之員出力自應較多但協濟兩員如不限以土方分數則踴躍急公者固多互相推委者亦或間有甚至觀望不前有名無實正辦之員愈覺費力於工程頗有關係應請憲臺每段土方以十分為率令承挑正員認挑十分之四協濟二員各認挑十分之三所有應需土方工費務各先期就近解交某等二府轉發正辦之員收放如不剋期解送致誤要工者某等立即指名揭報若協辦者並無遲誤而承挑者藉詞延緩亦惟該員等是問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一協辦人員宜各隨府分也查原單內正協各員錯綜派委不論府分異同雖承挑之與協辦原可無分彼此然究係同府之員痛癢尤覺相關某等酌議如正辦之員係濟南府屬即當於濟屬內派令協辦如此一轉移間在該員等既易聲息相通工作無誤即某等就近督催亦覺呼應較靈倘蒙俯允應請將原派東昌府三屬併歸濟南督催武定府二屬併歸青州督催其餘續請派出之員一

併照此辦理所有酌議各員工段謹另開清單呈覽 以上各條謹就某等及奉派到省各員公同酌議合詞呈稟是否有當伏候憲示

切問齋集卷十三

四

漕船漫幫議

本月十八日奉到撫憲公文內開准戶部雲南司咨巡視天津漕務工科掌印給事中王猷奏漕船失風沉溺等由經部議准行咨到案飭道遵照等因職道尋繹此奏專爲漕船遇有失風沉溺等事後幫停棹久待致有脫空多日不能依限抵通嗣後議令前幫船隻一丁失事衆丁協力搶救外其後跟幫船督令漫越前行趕挽北上誠爲速漕利運起見惟是東省大小二批量度地勢底寬有至四丈者亦有僅挑三丈者而今之漕船或寬至一丈八九尺往往經過各開口門不能容納砍去兩旁然後得進上年石佛閘本年周家店閘俱有其事今以前幫船隻停泊一岸佔去水面二丈所餘河身不過丈許後幫如何漫越在水大之年兩旁俱係深水儘可兩船並行若水勢稍淺漫灘止寬五六尺或丈餘不等而此漫灘之水僅可浮送差民輕載之船若漕船重載喫水五六尺之深非中泓不能前進必仍淺閣久停況遇暴風猝發頭舵不能施力船身橫亘河中卽迅將此船拉拽

切問齋集卷十三

五

旁岸所餘河身爲地究屬無多或適當進開之時因風砥撞致有沉溺後船尤難飛渡若欲將河身槩行挑寬四五丈非惟錢糧有限不能爲無米之炊亦恐水小之年水勢散漫不能蓄聚擡高難以濟運又漕船行走與民船不同或兩岸並施犁纜或雖止一岸而必需在有船停泊之處施犁行緯全幫停泊彼此不便在丁舵亦難用力以上情節種種窒礙此案係戶曹議覆不問挑河則例若由工部主稟必知河身之寬狹不至輕爲照准矣但既奉部覆將來須幫幫

切問齋集卷十三

六

相接守風守水槩不開除地方文武及催漕督運之員議處紛紛自此多事亦於國家大體攸關應請將實在情形陳奏仍照舊例施行

酌籌開壩議

竊查本年運河挑浚深通冬雪深厚泉水益資旺盛天時人事均協機宜漕艘經行必無阻滯蜀山馬踏南旺之水再加數日收蓄有餘即可堵閉各口開放大壩微山水勢雖覺未充深挑湖口引渠亦可暢流入運惟是開壩鋪水向來兼放馬場之安居十里抵汶北流而南旺南北分流之數究未確切明白宋尚書時固是南四北六張儀封時則云南七北三在今日究係孰多孰少試之屢汛管關其詞俱屬浮游竊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七

謂此最治運之關鍵不可不切實考究者也夫欲知南北之多寡莫若于開壩之時專令汶水分注北運先足則北流水多南運先足則南流水多可以一試而知今擬以本月二十五日開放大壩先飭各汛開將境內所有水口一切堵築堅實並馬場之安居十里俱勿開放照例以水深六尺爲度如果北流水多則臨清之報必先至南流水多則韓莊之報亦如之臨清先至乃開安居十里以助南水韓莊先至乃閉柳林寺前以逼北水如是數日則南北之分數可明

而水勢亦彼此均平漕河元氣培養於未用之先此
後必無水少不繼之患矣或謂攔截衆流專恃一線
汶水灌此八百里之長河必復倍需時日本年天津
大差恐有採辦物料等船難以久待然竊謂開壩以
後通漕五日卽屆二月上旬其時春融雪消汶水必
旺再加五日萬無不足向例原以二月初一日爲開
壩之期亦須鋪水數日然後三日一啓板今已移前
五日卽令船戶稍爲需候仍未遲於往年況鋪水得
法浮送必更便捷北行之船自可迅速抵津于彼實

無妨礙也是否可採伏候進止

切問齋集卷十三 八

報功祠議

濟寧城南天井開報功祠日久頽廢禮祀不修荷蒙
河院特飭黃運各廳集費興理輪奐一新甚盛典也
愚竊伏考康熙十有八年前任總河部院靳文襄公
重修碑記云祀宋康惠而下治河諸名臣又云奉禹
王於中諸臣分列左右如四配十哲之例然現在栗
主止有康惠等十餘人分巡道許大定一人餘均毀
失其存者亦不註名諱禹王奉於前殿諸臣皆在後
殿與碑記所言不符今廟貌鼎新宜如舊制仍祀禹

切問齋集卷十三 九

王於前殿諸臣確考功業著聞於漕河利賴至今者
崇奉入祀且如宋康惠以前元代李奧魯赤畢輔國
韓仲暉馬之貞張仲仁賈魯等或首濬泲汶或創開
會通非諸人經營圖度於前宋康惠陳恭襄亦不能
引汶濟運於後今宜自元臣以下不當自康惠爲始
又祠以報功凡有功者皆得與雖老人白英以庶民
之賤而儼然享祀況如畢輔國之爲濟作韓仲暉之
爲壽張尹均被朝命者乎有明一代如州同潘叔正
主事孫仁莫驄郎中王寵陳瑛黃承元給事中常居

敬張秋分司胡瓚等允宜一體設主春秋獻享惟

國朝歷任諸臣自葉方恆著全河備考之後迄今九十餘年案卷無存歷任河院間有奏疏可稽遺跡可問然而遷擢去任以後謚號官爵往往無聞非郵問其家聞具履歷無由書寫神位至道廳以下有無勤勞事蹟漫不可追惟葉方恆張伯行傅澤洪三人在道員任內尚有手著遺書與河防一覽泉河史後先輝映此則確然可與立主者也其他進退出入尚須確攷政績名諱官階毫無舛誤然後可備祀典而光

切問齋集卷十三

十

主人祀其在

國朝諸臣侯博訪無疑次第設主於本年秋祭時迎奉入祠似較慎重其神主雖古帝后之尊無過一尺二寸俗以高大為美觀甚非禮也今遵司馬溫公程伊川所定主式跌方四寸以象四時身高一尺二寸以象十有二月博三十分以象月之三十日厚十二分以象日之十二辰皆以栗為之庶幾合於古法

臬司條議

竊查本司衙門專司刑獄一切現行事件有宜因時酌辦者敬抒管見恭備採擇伏惟鈞鑒

一處決重囚宜遵照新例分別州縣程途遠近由省委員辦理也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內奉准刑部議覆山西臬司黃條奏嗣後處決重囚部文到省之日除州縣遠而道府近者仍照舊例辦理外其州縣近而道府遠者該督撫即派委在省之同知等官馳往監決等因通行在案今東省遇有

切問齋集卷十三

十一

處決部文到司俱用釘封專差行府並未分別州縣道路遠近由省委員辦理尚與新例不符除本司現在飭查通省府屬內離省較近之州縣開明坐落里數另冊呈送外合無仰請憲臺嗣後如遇有處決重囚即行遴委同知通判經歷等官前往監決或將部文飭行到司由本司酌委在省同知等官前往一面報明憲臺查核并行該管知府備照庶與新定之例不致岐違

一管獄官衙署宜在監獄左右以便稽查也查東

目典史等官衙門側應在監房左右以便早晚起
閉監門並點驗重犯鎖鑄分發囚糧及稽查禁卒
更夫人等是否勤慎乃本司上年赴曹州審案道
經嘉祥縣問知該縣典史舊無衙門歷係賃居民
房離監二里有餘到任後卽行兗州府轉飭嘉祥
縣作速設法移置并通飭各屬確查又據郟城范
縣稟稱該典史亦係賃居民房離監寫遠其餘各
屬尚未覆齊恐似此者正復不少防範獄囚殊未
嚴密合無仰請憲臺嚴飭各府如有吏目典史衙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署離監寫遠者責令該管州縣一律設法移置勒
限完竣具報庶管獄官得以早晚稽查不致疎脫
一盜案重情宜繪房圖隨詳通送也查民間呈報
盜案并竊賊逾貫及被賊拒捕等案例應地方官
會同營汛親詣勘訊其失事時或被賊逾牆穿壁
撥門毀戶由何處入室搜賊何處把風按捺拒捕
出水俱應于通報文內詳晰聲敘以爲獲賊到案
訊供定罪張本乃各屬詳報此等案件每將踏勘
情形含糊申報亦有聲敘拖沓仍不清晰者緣向

無繪畫房圖附詳存案之例是以聽斷之下難以
瞭然心目合無仰請憲臺通飭各屬嗣後如有詳
報盜劫等案除將勘過情形于文內明白聲敘外
仍另繪事主房院圖樣註明南北東西及賊人出
入經由把風按捺拒捕得賊處所隨詳通送如街
巷及鄰右宅院有與本案關涉者并于圖內繪註
明白其命案內起釁情由有關地畝界址及房屋
溝道交涉不清者亦一體照此辦理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一各屬長詳宜如部咨格式改用摺扣也查各屬
詳報事件例于書冊之外另備長詳以待批發備
案第紙幅寬長緊行密字旣不便于繕寫尤致礙
于披覽粘卷之後極易擦損斷裂本司查內部咨
文皆用摺扣繕寫江浙長詳俱經遵用卽東省糧
價雨雪等摺亦然殊于辦公稱便合無仰請憲臺
飭令各屬于詳報案件除繕具書冊外其長詳改
用摺扣遇有接縫照常鈐印長與書冊相等行數
字數雖可不拘但不得混用蠅頭小字致令閱者
眩目前有面頁摘寫事由後存餘紙以待批示一

切平行文移一例照辦亦酌歸簡便之一端以上
四條均係現在應行酌辦之件是否有當伏候憲
臺批示遵行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丙

駁臨城同知比捕議

竊查捕役一項緝盜偵逃是其專責若竊劫頻仍報
獲稀少不可不嚴行提比乾隆二十年前司盧憲觀
議定案在三月以內州縣比三月以外府廳比一年
未獲司道提比小竊案件計贓十兩以上至四十兩
者府廳提比四十兩以上及有拒捕等情者司道提
比經前院批允飭遵奈法久懈弛州縣怠于督捕反
視上司提捕爲多事悉以空文回覆抗不解比至有
如該同知所稟者但廳員勤惰不一自視閒曹引嫌
越俎置身局外者有之遇事生風借提捕以滋擾者
亦有之是以乾隆五年間前院朱 會飭嗣後單報
贓多並夥衆偷竊及有拒捕之案司中一年提比一
二次府中按季提比廳捕各員止許督催協緝不得
混行提比其經承一項永免造冊提比之累此因其
間有滋擾併停其分所應提之捕未免因噎廢食然
第責廳員提比而其餘上司竟不置問亦尚未爲周
密似應仍照二十年定例府廳司道一體分別提比
以昭慎重其提比之期該同知請以縣比半月爲度

切問齋集卷十三

圭

廳比一月爲度殊覺過迫蓋地方失事具報到官各州縣初亦尚知自顧考成設法限緝卽捕役奉差之始或艷賞或懼比亦多認真躡緝若如該同知所請當在半月一月之內斯時爲期未遠賊或未至遠颺設該捕訪緝有蹤而因應比中止轉得藉口提捕之故致令縱逸深屬不便況縣比杖瘡未愈轉盼旬餘又當赴廳聽比或更值府司道應比之期并在一時該捕奔走救刑之未遑復奚暇專心緝犯本司酌請月報小竊及計贓十兩至四十兩者三月以內贓賊

切問齋集卷十三 六

未獲仍照舊例責令各州縣自行比捕外如有盜劫搶奪臨時拒捕殺傷人并竊贓逾貫及雖未逾貫罪應三流者該州縣于通報之時卽將承緝捕役姓名年籍造冊通報以四箇月六箇月未獲初叅之後責令廳員按兩箇月提比一次報明該管道道府查核該府按季提比一次報明司道查核該道與本司衙門于一年不獲之後酌量已未弋獲盜數每案每年分別提比一次彙報院臺查核俱不得提而不比比而聽代致令守候滋弊如司道提比之時或在府廳甫

經比過兩月之內卽據實申覆查明與報文相符者許俟兩月之外解送應比該府提比之時如遇廳員甫經比過亦然其經承一項原無緝捕之責應仍照前院通飭永免提比至于提比捕役之時該州縣如果給發該捕通關遠出躡緝通報有案者據實回覆免其置議外如並未給關通報輒以外出緝捕空文回覆者無論府廳司道立卽具稟憲臺將該州縣記過一次二次不解卽將該州縣照狗庇不解例具揭請參若案屬遠年雖盜劫拒捕逾貫者四叅已過該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七

州縣既歷受處分該捕役亦歷受責比應聽州縣自行案緝不得再行提比徒滋紛擾該同知所請廳比一月爲期及二次並提經承三次稟揭查核之處均毋庸議又例載將承緝捕役之家口監禁勒比原因盜首未獲恐該捕懼比逃避難懈弛鋼家屬以迫其緝拏之意今據請以初叅限滿再限三月不分盜首盜夥未獲稟將承緝捕役之家口照例收禁似覺漫無區別徒起濫禁淹留之弊竊主竊家養賊肆害該管之保正甲長牌頭均有察緝之責果係知情濫

利治之不可不嚴嗣後除實係失察不行具報仍照定例辦理外其有知情往來陰爲架庇匿不舉報者卽比照捕役姦竊例分別治罪該同知所請監禁捕役家口并窩家專責地保之處亦毋庸議再捕役逢比稟獲小賊據塞圖免比責此等伎倆誠難保其必無據請量予小賞而於提比本案仍不減免是亦信賞必罰之道應如所稟辦理其有捕役拏獲大盜正兇者除該州縣照例給賞外本司酌議卽於通報承緝冊內註明如有別案竊賊及搶劫等案未獲槩免其責比二次以示獎勵如此分別辦理庶積弊可除而督捕亦爲周密不致有名無實矣

切問齋集卷十三

六

窩賭刺字議

民間惡習多端賭博尤爲大蠹有父兄約束甚嚴而子弟甘心不悔者皆積慣窩誘之人爲之屬階也此輩鬼蜮性成猝難變革定例分別久暫次數自枷杖遞至徒軍立法雖已周詳然破案發落之後潛移別處故智依然卽問擬城旦遣戍遠方習熟既久仍復勾引黨徒輕於再試故欲清窩賭之源莫若申刺字之法伏查乾隆三十四年江西按察司歐陽永禱條奏江右誘賭匪船面刺誘賭匪犯四字奉部議准不必專指江右凡屬誘賭匪船槩行刺字通行在案夫同一窩賭在船戶則刺字在居民則不刺字辦理似未畫一況匪船誘賭誠爲行旅之害而挾本營生經商遠涉其人率皆老於江湖不肯輕墮其術船戶人等亦見法令森嚴漸行衰息惟地方無賴之徒潛蹤里巷託跡村莊出入起居俱與齊民無別而陰懷狡計巧奪民財僮奴備便辟之容肴饌極豐腆之致誘人子弟並入牢籠六博投瓊朝歡暮聚平人廢其恒業華族隕其家聲及至發覺到官薄懲示儆或逾時

切問齋集卷十三

九

而死灰復然或易地而陳根又長計在取盈償其前辱流毒滋甚除弊益難伏思入人室而發其藏者謂之竊俟物來而攫其有者謂之攘攘竊之人厥罪宜鈞今竊犯初次刺臂三次刺面定例昭然不以爲苛誠欲使若輩觸目以警心懲前而毖後也若民間窩賭之人准照竊論分別初犯再犯於臂面均刺窩賭二字則該犯所至之處良善羞與爲伍被其愚誘者自少而伊亦自度不齒於人庶幾復有悔罪自新之一日於枷杖徒軍之外所成全者必多矣

切問齋集卷十三

辛

奴及雇工人姦家長妾議

奴姦家長妾絞候雇工人姦家長妾滿流若姦家長妻女不分奴與雇工均予斬決律例備載已無疑義第妾與妾又自有辨今有富人於此正妻之外別置數妾方其未有子女則皆主人之寵倖無貴賤長幼之殊苟不當意去留悉憑家長若是者本與奴婢相等其與奴及雇工有私也無異於軍民之相姦然猶以名分攸關問之以絞流重罪若妾有子女則其子卽家長之期親幼屬姦家長期親之母罪當何等不幸而正室之妻竟不生子此子異日方將承祀宗祧而母亦以其子貴去家長妻女僅止一間今姦妻女則斬決姦有子女之妾與無子女之妾則罪均絞流不尚無分差等乎卓茂有云律設大法禮順人情言乎律嚴而禮恕也今則大法之所不及轉爲人情之所弗順且使所生子女蒙垢終身而會不得明正姦淫之罪於折民惟刑之意似有未備應請嗣後雇工人姦家長有子女之妾照奴姦家長妾例擬絞各監候奴姦家長有子女之妾擬絞立決餘仍絞候滿流

切問齋集卷十三

壬

如例庶於人情無拂而大法益昭又查雇工人例以文契爲憑但此輩朝秦暮楚久暫不拘爲家長者亦以偶資任使類不責立文契乃有服役數年之後犯事到官仍以未立文契論比平人者適啓若輩忽視家長之心并請嗣後雇工人服役三月以內無文契者准照平人論三月以外卽無文契均照雇工人問罪法制既定冒犯益少抑亦可補律例之所未盡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科場條議

接奉憲札以上屆辛卯科鄉試有司書居瑄等受賄聯號之案雖已盡法懲治現今士子陸續赴省恐有玩法之徒復蹈故轍行令將現班司書並下班告假及應派入場辦事之人分別關防以杜弊端等因仰見大人慎重科場務期釐剔弊源之至意本署司遵查鄉科取士爲額俊掄才之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大典必期弊絕風清庶足振拔孤寒而登實學雖一切科條禁令歷有明文其聯號代倩及傳遞等弊尚所不免皆由不肖士子熱中倖進因而奸胥匪棍勾串寅緣實爲科場之蠹害不可不嚴加防察以絕根株本署司謹就現在籌辦場務見聞所及臚列數條稟呈憲核

一聯號之弊係在印打坐號挨順試卷之時蓋緣從前印號順卷俱係書吏經手因而易滋弊竇自辛卯科官生于簧與司書居瑄串連號破案之後歷科俱委外簾官自行印打坐號不假書吏之手而印號之後仍由該吏按冊順卷恐點名錯亂之故但順卷

之時或不免復蹈故轍仍有關說之弊本署司酌擬請自今科爲始委員親手印打坐號之後卽照點名冊自行挨順試卷總不經號吏之手仍將印號順卷職名自開清單呈送提調監試各道查考遇有印號模糊及臨點錯亂試卷惟該委員是問倘有偷安褻視並不親自順卷仍任號吏經手者由提調監試道查揭請叅

一場內代倩及越號換卷之弊全在乎號軍點名入場向不搜檢或有不肖士子先於場前賄屬夾帶文

切問齋集卷十三

酉

字於點進龍門紛紜雜選之際卽可乘間遞交而換卷越號傳遞等類亦不能不由號軍涉手應請再行示諭於點名接卷後卽認明坐號如天字號居北蓋字號居南以南不許履北以東不許越西魚貫歸號若在外趁起張望者令巡場員弁查諭歸號如違稟究其稽察號軍不許擅自走動各照舊例辦理一傳遞之弊於外則在防守弁兵之帳房於內則在水飯二房之夫役況貢院地方空曠防察稍疎卽滋事端本署司現雖稟請將圍牆加高二尺奉批允准

而兵弁夫役人等惟利是圖罔知法律恐不免仍有勾通傳遞且所重全在頭場其弊在初九日向晚遞出題目四更以後至初十日黎明遞文字各有指定方向時刻暗號蓋牆外之帳房支搭已定所派弁兵向不更換是以易於傳遞本署司酌擬應請密委三營將牆外守防帳房之弁兵先期派定至初九日下午出其不意互相更換至三更以後乘巡查之便再行調換一次則先期申屬者其人其地各已更換卽無從遞送至場內水夫應於初八日傍晚督令挑水

切問齋集卷十三

壬

灌水滿甕卽行攔擋不許走動初九日午間灌水滿足卽由提調道派委幹員查點水夫仍行攔住一處并嚴行把守至公堂東角門不許出入違者拏究但初九日薄暮至初十黎明更爲喫緊之時必須徹夜把守毋稍踈縱其把守龍門水池內外之員弁更應加意巡察以杜牆外水夫傳遞之弊似此層層防察則場前雖有申屬亦不能施其技倆矣一每科鄉試共用司書三十八名內寫錄吏十二名省事吏二名係在內簾伺候又禮房六名係在提調

處辦理文移又寫榜吏一名係三場後點入貢院伺候揭曉寫榜均不與士子相近惟編號吏十七名係經管試卷之人連號之弊非串通號吏不能辦理現在已將印號順卷二事改委外簾官親自料理不假號吏之手自無從作弊但士子未能周知或恐仍有鑽覓寅緣該吏等亦復藉端招撞并或寫錄省事更有與編號吏轉相串屬均不可不防除寫錄省事各吏係現班在署辦事之人照常關防外其編號各吏有現辦不敷者應調取下班之人赴省充數凡試

切問齋集卷十三

壬

卷用印抄寫號冊均係在署辦理並不出入至七月二十七八等日出署赴府學收卷歷係委員監押至八月初六日卽由委員將該吏等同試卷押送龍門聽點防察已爲愼密其餘下班告假之人俱分隸各州縣而歷城等處附近之人或因親友赴試送考來省恃其熟識司書從中滋弊亦宜預防本署司擬將入場辦事各書令同房出具保結各該吏再具連環互結如有舞弊事發將保結之人一併連坐倘能舉發得實者重加獎賞則賞罰分明可免互相隱匿之

弊於關防入場書吏更爲嚴密矣

一貢院東北二面臨靠街道已安設帳房派撥弁兵巡守其西面緊靠本司衙署向過鄉試之年將大堂前東廊各科書辦移於西廊暫住并將屋門後窗俱行封鎖倘有緊要案件必須查取卷宗者先行稟明卽委員押同開門方許查卷事畢仍行封鎖俟三場完畢仍令移回其大堂東首承差房屋並二堂東首買辦人役及官廳茶房俱令移於西首及大堂之旁凡屋門後窗俱行封鎖

切問齋集卷十三

壬

一司署東廊科房雖已封鎖房外本有圍牆一道但自二門內至大堂前庫神廟前向過科場於大堂南路之東離牆六七步用紅繩攔擋上掛紅燈二三十盞以資巡查并於二門柵欄等處添撥承差晝夜協同看守其貢院東北二面除有帳房外向又添委佐雜四員專管巡邏恐尚未周每日應再發大巡籤四枝每二枝派承差四名共撥八名分作二班晝夜輪流巡查俟三場畢後撤銷

以上數條就舊有章程叅以現在情形謬爲酌議是

否有當伏候大人鑒核示遵再照試卷用印稽覈本數爲第一要件總因數目繁多不得不經號吏之手苟有疎忽多印幾卷卽滋連號換卷之弊端今本署司首以此事爲慎重現在以白卷每三十本爲一束先行查檢明白存貯一邊用印之時按束點交俟印完一束點明之後再用第二束寧使稍爲寬緩不必迅速致啓乘機添卷之弊其查檢本數并收發卷束以及監視用印均委本司經歷岳澍歷城縣縣丞楊楷在本司署內眼同檢點看視本署司亦於辦公稍

切問齋集卷十三 天

暇親自督察總期卷數相符凡將來領買存剩并場中備卷合算無訛方爲信準合併稟明

檄

濟南飭屬檄

州縣親民之官首重廉潔而廉潔必本於節儉本府到東以來聞濟南各屬頗事華靡計其所出之數倍於所入如果確實復何望有潔已奉公之吏哉夫侈于自奉固屬靡耗之源然其所費猶小至僚屬交際差務應酬勢所不能盡免亦須出入有經不得濫費無節今或專事無益習尚相誇甚至一席之需兼貧民數日之食一筐之敬盡中人十家之產夫絲粟必關民力分毫動涉帑金如其不侵不貪豈有不坐困之理始則營心結納希邀顧盼之榮終必取敗貪汙難免糾叅之辱

切問齋集卷十三 完

國家功令煌煌何可不日夜儆懼勉爲廉節之吏本府寒士出身不改措大習氣必有竊笑其言之迂謬者然願各收令自今伊始諸從簡朴惜財惜福人我兩得如仍沉溺不返必致身罹愆咎且各有經管倉庫關係匪輕本府卽日親赴盤查如有虧缺雖一毫以上亦不寬貸無謂峻厲絕俗不近人情也勉之

諮訪泉源檄

東省運河全賴泉水灌注自明迄今歷加疏濬凡泉源泉頭泉眼泉井歲歲更易或今有而昔無或古通而今塞考明職方地圖載滕縣十八泉魚臺十四泉濟寧三泉泗水五十八泉汶上三泉東平十七泉平陰十泉寧陽十二泉泰安三十八泉萊蕪十六泉新泰四泉鄒縣十三泉曲阜二十八泉而

國朝靳文襄公治河方畧又載蒙陰肥城滋陽嶧縣沂水各有泉脈列為分水天井魯橋新河邳州五派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山東通志又為泇河新河魯橋馬場分水五派前五派為文襄所定後五派又誰定耶考文襄治蹟在康熙年而通志成於今

上元年其時河院何人其所分派在今日孰為諦當又如濟寧一州文襄所載有蘆溝託基馬陵片玉碎玉諸泉今通志泉圖止有浣筆一泉乃文襄方畧所不載汶上一縣文襄時止有濼濇雞爪馬莊龍鬬四泉今圖志又有新濼濇魯姑趙家薛家溝老源頭諸泉此又疏於何年其他似此者蓋不可枚舉文襄時

為泉二百四十有四通志所引會典則謂四百二十五泉是既不啻加倍矣自通志成書至今又閱三十餘年增加泉源又有若干如蘆溝等古通而今塞之泉坐落何處是否尚可訪尋復浚該廳更事多年熟悉形勢疏泉濟運本屬切要且經前巡院入奏奉有溫旨褒獎尤為今日急務現奉院憲諭輯河運全書追蹤文襄清恪之遺一切源流沿革正須儲備纂錄該廳其務悉心考核繕本呈奪務期於古無遺於今有用以副本道虛心延訪之意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訪拏訟師檄

照得東省民情號爲淳朴然而訐訟之風日甚一日一則有司准受詞狀不卽審斷小民久候情急因而奔控上司一則不肖生監與被革書役借舞文爲活計以刀筆作生涯愚民惑其甘言懇爲作狀及至審屬虛誣身罹罪譴家業錢財已半入訟師之室而彼方以案內無名飄然事外害民蠹政莫此爲甚言之深可痛恨查例載積慣訟棍串通胥吏播弄鄉愚恐嚇詐財一經審實卽依棍徒生事擾害例發雲貴兩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廣極邊煙瘴充軍又例載教唆詞訟及爲人作詞狀增減情罪誣告并架詞越告以致傷財害俗者地方官失於覺察罰俸一年若明知訟師誘惑愚民教唆誣捏等事不報經上司訪拏將該地方官降一級調用各等語今東省百姓往往在州縣控准未結或道府批查未覆卽赴院司告理固由州縣官審訊遲延所致其有情非真實架詞捏控或兇手論抵而思及餘人或傷仗相符而力求蒸檢或以微嫌而誣稱叛逆或因小竊而指爲強劫甚至戶婚田土雀角細故

亦復奔走不遑投牒院司迹其講張爲幻之狀必有主謀造意之人此等訟師皆例應煙瘴充軍地方官不行查究卽并干降罰之條何以未聞各府州縣訪拏一二以示懲儆除現在嚴飭各屬無論新舊一切詞訟應審斷者卽行審斷應訊詳者卽行訊詳不得因循延玩致干叅究外至各屬內查有素不安分之生監及已革書役人等在外包攬詞訟代人繕寫呈狀一經訪聞亦卽密拏究治其審理案情察看原告之人非甚刁健而詞內虛僞層出矯誣特甚者必嚴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追唆使之入指名查拏盡法究處并將查獲訟師姓名按月稟報以憑察核本司將以此規各該守令之是否認真以別賢否慎毋仍視爲泛常文告致干併咎其各凜遵毋忽

飭禁擅受檄

照得州縣設立佐雜所以供印官驅使不得專擅滋事乃近來竟有不顧廉隅致使小民含忿累控上司者雖虛實尚在未定而其平日居官不爲百姓所允服已可槩見如瀕州民王忠遠告該吏目押逼詐賊長清縣民耿士成告陰平縣典史縱役捏騙毆斃兄命汶上縣民李渤告該典史逼詐銀兩恩縣民閻謹告該縣丞同役誣良逼勒詐贓蒲臺縣民董林告該典史縱役同謀詐贓蘭山縣生員胡恆告典史出票

切問齋集卷十三

誨

鎖嚇高密縣民孫鳳儀告典史喊稟被責俱經本司批府查訊雖其中容有逞刁瀆控情事但謂民間所控之詞盡屬虛誣該佐雜等盡皆謹飭實難遽信況安邱縣丞馬全婪贓縱賊典史張家鵬擅拘逼命現在審擬治罪朝城縣典史袁鐸通同該縣家人逼斃縣民孫榮基現奉院批提審惡已發露者乎佐雜擅受濫差及准理詞訟卽應降革若縱役詐財致斃人命并失察狗庇之上司均干吏議何以未聞該府州縣據實揭叅以昭公允合亟通飭爲此仰府官吏照

牌事理文到速卽轉飭所屬州縣各佐雜等官除本分應管監獄巡捕糧鹽水利等事實心辦理外其非職分所當問而或有見聞應行興革者申稟印官查辦不得越職擅受借端滋擾若遇印官公出承檄代行卽賭博鬪毆等事可以拘集犯證候印官公回呈送審訊亦不得遽作威福自行批斷該府州縣如違例批發致滋事端事發之日罪坐長官亦不可不預爲凜凜也本司爲愛護微員起見不得不嚴切誥誡其各凜之慎之毋忽

切問齋集卷十三

誨

札

互盤各屬倉庫札

照得倉穀錢糧絲粒皆關

國帑不容稍有虧缺牧令新舊交代回應慎重接收院司道府到任又有察盤之例每年年終復定彙奏之條可謂至周且密乃行之日久漸成具文近如直隸山東等省皆有虧空之案屢奉

諭旨諄諄訓飭理應欽遵實心查辦今本部院奉

命撫楚蒞任伊始例應盤查通省倉糧其州縣庫項

切問齋集卷十三

美

銀兩向來並不併辦隨查接管卷內本年五月間已經前院伊通查各屬無虧取結保奏在案屆今不過數月諒各牧令自能謹守無虞但賢否不齊事難億信或漏卮不塞仍有那移或前次清查尚未盡實自應再行併查以昭切實業據司詳遴委該_{州府}互相盤查批行遵照在案惟查此次委盤倉庫必應確實辦理斷不容瞻徇塞責至於各府州隔屬委盤相距道里遠近不一更須輕騎減從屏絕供頓方為正理本部院前在山東藩司任內

奏明派委府廳清查倉庫訪有求索盤費之事雖一

有風聞即時嚴查另行辦理而委員之不可盡信至

於如此深為可恨本部院初蒞茲土各屬之賢否尚

未周知近日勤加採訪畧得其槩各該府州諒能秉

公持正不致欺隱扶同而吏治攸關不得不開誠布

告合亟札飭札到該_{州府}務於所到之州縣將倉庫等

項先核其冊檔應存者是否實貯無虧未完者是否

實欠在民新舊交代者有無混行抵墊終歸無著一

一確查分晰開報倘查察不周被其朦掩或礙於情

切問齋集卷十三

毛

面立意扶同甘具保結將來一經發覺併干叅治分賠則悔無及矣本部院不以刻覈居心亦不肯市恩姑息惟期秉公辦事以裨吏治其各勉旃毋違特札

清釐詞訟命盜案件札

照得楚南民情素稱好訟每因鼠牙雀角微嫌輒架虛詞頻年許告推厥所由蓋有訟師教誘扛幫所致此等訟棍一係刁矜豪宦及衙門書役一係江西等省之人以堪輿醫卜爲名到處勾串唆訟於是愚民墮其術中不顧傾家蕩產紳士仗其播弄惟圖取勝爭強結撰空中樓閣慣於顛倒是非無論事之巨細必須越控院司各該牧令身膺民社地方之事皆其事凡遇詞訟案件理應虛衷剖斷其中明決有爲者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固不乏人而摸稜鬪茸者實亦不少或審斷已公理曲者妄思翻異或核判糊塗兩造藉詞不服更有前官已結之案後官無端翻改坐使奸胥猾吏弊混滋多兼以上司批發詞訟經年沉擱應拘解者不解應踏勘者不勘在向稱明練之員尚不免受其朦蔽若庸懦無能者竟爲其任情鼓弄且審明虛妄之案又不嚴究訟師顛預了結以致若輩肆無忌憚實爲地方之蠹害試思牧令等出宰民社厚以俸廉原應留

心民事力圖報效其勤慎辦公及疲玩曠誤者各上

司豈無見聞舉優黜劣

令典具存何能倖免更且地方盜賊並不實心緝捕間閭既難安枕過客時遭剽竊其有鬪毆謀故命案仗恃屍親爲奇貨可居株連多人冀圖嚇詐更有賄和頂兇弁髦

功令卽自盡路斃等案亦必指稱田鄰山主扳扯平人擇肥而食是以命案初報非兼旬累月不能出詳一遇夏令屍傷最多發變此亦由地方官委靡不振姑息養奸之故更或有利慾薰心藉此爲敲吸民膏

切問齋集卷十三

三

之計本部院奉命撫楚惟期整頓地方此種弊端亦僅畧舉其槩合亟通行諄飭札到該司卽便移行道府轉飭各牧令務各力滿積習認真辦事一切詞訟必須準情公斷不許拖延滋累并各考選誠謹代書蓋用戳記註明代作及某人起草字樣以備稽考如審明誣告及斷後圖翻務卽根究訟師照例詳辦遇有人命案件一經報官立時驗訊限半月內通詳不得任聽屍親妄行扳累上司批發詞訟以奉到之日起限一月內審

詳未結之舊案亦以此次飭行奉文之日起限三月內全行辦結倘仍延擱及將應行提審之案不卽拘解者小則記過大則揭叅額設之捕役更須詳加遴選督緝盜匪並宜定以賞罰庶免藉詞惰緝各該府州與所屬牧令最爲切近事事必應嚴督趕辦況直隸州有本境應辦之事若自行懈弛何以表率屬吏明春恭辦

計典本部院此番飭行之後更必隨時隨地留心偵察卽以奉職何如予以黜陟倘仍悠悠偷安視文檄爲故紙毫無振作并或簞簞不飭罔卹民艱甚至縱容書役遇事生風魚肉鄉農定卽先登白簡不忍使一路哭也仍飭將遵辦緣由及奉文日期具覆備查毋違

切問齋集卷十三 罕

切問齋集卷第十三終

切問齋集卷第十四

約

任城書院訓約

照得任城書院荷蒙河院部堂捐貲倡率期與州屬士子朝夕觀摩多方造就本道仰承憲德現飭監院官會同州牧籌畫經費冀垂久遠多士聞風雲集樂就鈞陶此可見懿好之公秉之自然亦由院憲樂育之懷感孚有素也但恐薰蕕雜處浮慕者多根莠不除嘉禾難立宜示規條以彰激勸爲此示仰肄業生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一

童恪遵後開事理彼此儆戒磨勵有成以副殷殷期待之意特示

一書院專以作養人才而人才以立品爲首務其次乃及文藝果其文行兼優固當刮目相待若但有文而無行士類且將不齒豈可濫行收錄爾多士如有不安本分在外滋事或止務名與課並不實心向學甚至以文字爲結納之媒叅謁啓寅緣之漸凡此澆風俱宜切戒如有違犯定卽斥除

一詞章僅儒生一事然言者心聲其人之賢否邪正

與福量之遠近淺深皆可意揣而知大凡心地光明者必有昌明博大之文操行不苟者必有清微淡遠之旨若止勦襲一二陳言揣摩一二時調塗澤爲工取悅衆目此其志行鄙淺已可槩見決非遠到之器也爾多士尤宜深省

一時文雖科舉之學然非多讀古書不能詣極今且弗引鵝湖鹿洞之規刻繩多士卽以專務虛名而論非根柢於經史則詞煩而寡要非胎息於古文則緒亂而無章夫經史古文固學堂中皆有之書也插架不觀何益之有

切問齋集卷十四

二

一字畫如人之眉目出門相交此必先見不必二王顏柳動號專家一橫一直須要端正多士讀書之暇或臨摹碑板或抄寫經書最爲不可缺之功

一書院介在城市易致喧譁然生童在內課讀閉門卽是深山旣已入院肄業卽應常親書卷不得去來作輟致荒程課其有就館在外不必住院者聽攜筆墨按期就試無故三次不到及出入無恆者均卽扣除膏火令附課內屢次前列之人頂補

一奉河院考取准入內課生童除月給膏火之外如每次前列仍各量加獎賞如功夫或有間斷出筆不免生疎工拙之間升降斯在如連三次不在一等亦卽扣除膏火別行頂補

一在院生童有事請假必稟明院長及監院官照例設立考勤簿登註告假銷假各日期本道不時弔查以覘勤惰

一膏火銀兩應自乾隆三十八年正月起定期於每月十六日按名給發其課期每月官課一次院長自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領課二次考列前茅應給獎賞者總於下次赴考時親

一貧寒生童不能收藏書籍今官爲購備如十三經廿二史通鑑綱目文獻通考之類陸續收貯以備繙閱仍令監院官造冊登記取閱者訂期送還監院不行取討致有散失著落買補

一試卷每月三次俱係官爲預備向用竹紙刷印紅格每頁十八行行二十五字乾隆二十六年經山東學院章奏准嗣後試卷俱用白錄紙每頁十二行行

二十字在案今應查照新例仍由監院官鈐蓋印信
以昭慎重其書寫榜示分別張挂之處仍照舊例辦
理

切問齋集十四

四

示

登州戒士示

士首四民其品最貴今日爲鄉閭師表異日即可爲
上國羽儀故凡遠到之器必深沉厚重而不肯驟露
其才譬如花木或數年而吐萼或歷秋而始馨則人
愈珍之若夕種而朝已榮朝榮而夕即萎又曷足貴
乎登郡上風固多英異能文醇良安分間有一二儼
薄之徒一衿被體急欲自炫其長又或年老志荒無
心遠大相與越分妄行干預時事把持官長武斷鄉

切問齋集卷十四

五

曲小民不知事體靡然順從聽其指嗾生員如此其
餘武生例監恃符作勢又無論已夫通經致用設施
自在他日苟不至衰頹就暮正當策勵儒修外事一
無關預無論架詞誣捏律有明條卽公正無私而分
所不得爲與事之不干已者亦當閉口不談束身退
謝禹稷顏子易地皆然使居閉戶之時而有被髮纓
冠之舉是爲失心病狂人當走避況又假託公論借
杼私忿越禮犯分顯蹈法網者哉爾多士讀書攷古
曾見有爲士不純而學術事功可師可法傳述於後

者乎本府下車以來廉知各屬內頗有其人而黃縣
棲霞萊陽尤甚本府忠厚待人姑不顯揭名姓暴揚
過惡冀其改過自新並成佳士若漫不知省依然遇
事生風雖使所執之詞於理不謬亦當指名申送學
憲褫革示儆至鄉里小民本無遠見議論一出附和
同聲不知伊等罔思利害爲所愚哄及至事涉公庭
身罹罪責小則廢時失業大則破產蕩家彼唆使之
人轉以案內無名飄然事外一朝誤聽貽累無窮言
念及此雖悔何補夫薰蕕同器十年有臭漸染甚易

切問齋集卷十四

六

變化甚難爾百姓欲知向方惟於紳士中見有愿朴
守分敦品積學之人則親之近之好持短長狂妄刁
健之人則疎之遠之如此則不致爲彼所愚農服先
疇工用規矩生計日裕民風日古得以永享無事之
福矣本府爲士民風俗起見合行出示勸諭爲此示
仰闔郡紳士百姓知悉自今以始爲士者務洗從前
多事之習閉門力學以期上進處爲良士出必爲名
臣爲百姓者毋聽不肖生監之言奔走訐訟自貽伊
戚詩不云乎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此外皆非爾百姓

所當與知也本府聞爲治之道教化爲先是以不憚
苦口諄諄勸諭如其不從三尺具在其各凜之慎之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七

曉諭濟寧士民示

為曉諭事照得壽張匪徒滋擾地方本屬不成事體不過數十捕役可以擒縛了事奈百姓久享太平不知兵革一聞賊起互相恐動強者幸而逃生弱者被其刦制驅迫前行恃為護衛流言四布遂謂其黨盈千不知此中僅止無賴數輩餘皆安分良民也今蒙河部院提兵奮擊誅戮大半其幸存偷息者自知罪在不赦欲渡衛河遠颺則其伎倆可見且亦無南竄之意灼然易知況內有青登動旅外有直豫聲援京

切問齋集卷十四 八

營數千又復裹糧壓境雖有強大跋扈之師尚當折角挫脰求生不獲況此潢池赤子被其驅脅者乎濟寧去臨清四百里中有東昌大郡扼其要害豈能插翅飛渡擾我四封州牧身膺民社先事預防勸諭紳士募集鄉兵無非為保護民生起見一切採辦軍需俱照市價平買出示通諭有目共知此有司之責而亦紳士所當分憂共患者也乃聞里巷訛傳有欲移家出城者夫賊在四百里之外未嘗一矢相加而先不免轉徙逃亡之慮此必為鄉鄰親戚所竊笑矣况

切問齋集卷十四 九

濟寧本一都會又有河標勝兵持戟誰何賊即南來必向僻邑小縣兵單備處之處不敢窺此富強自取滅亡移家出城意欲何為至於鄉間百姓又欲入城自保此亦非計田廬蓄聚俱在四鄉一經移徙即本處宵小從而生心窺其戶牖奪其積聚否則要之半途攫其財賄此臨清之賊不至而自生荆棘者也其為不可亦與城中欲出者相等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鄉民聚處一莊即可各自防守如館陶武生王建基率領鄉人殺賊立授千總臨清回民拒賊於禮拜寺厚蒙嘉賞如此之類勇氣首推於一郡義聲表著於四方豈不可慕可敬而願甘為東奔西竄流移不定之民乎夫大敵當前尚賴眾志成城況今並無一賊何為易惑難曉如謂賊氛甚遠不應預為籌備則大不然自古居安思危有備無患今賊雖北向安知不以前途阻截退而南奔或有零星竄走不敢公然為盜因而昏夜肆竊者亦不可不預為警備然則經營籌畫該收大有苦心本道仰荷聖恩監司此地勞苦憂患均與爾百姓共之其各敬

聽箴誨毋得無故相恐妄生尤怨凡屬紳士亦當明白曉勸上以輔助有司之不逮下以綏安易動之心本道實有厚望焉

切問齋集卷十四

十

申明約束示

爲申明約束事照得壽張匪民已被官兵殺戮殆盡其勢已成瓦解但望風奔竄潛匿草間者尚多濟寧當南北之衝人煙湊密士馬雄強闔城紳士糾合民兵保護鄉里教門義勇亦復志切同仇人人自奮願爲先驅此誠可見

切問齋集卷十四

十一

國家百年教養之恩而亦山左土風醇厚願忠者衆本道側聞高義深爲嘉尚惟是兵以義起亦須統馭有方今與紳士公議量推德望素重者爲之首領各率所部人衆晝夜防守以衛閭閻並於鄰縣交界處所多設探馬一聞警急視本道令箭所至立即起程前往迎截除教門義勇三百名自願盡數啓行其東南西南兩鄉各民兵三百名內令各抽撥一百二十名北關民兵一百六十名內抽撥六十名共成三百名隨同前進餘俱各分地界保護城廂本道亦率標兵及本署健勇出城接應以壯聲援至城內民兵交濟寧州知州親督登陴四城門除已撥兵把守再添派文武員弁各率勇壯晝夜巡防凡爾兵衆常須謹

備三日乾糧無事則收貯待用有事則攜帶出城賊匪遠來不能持久期以三日無不成擒濟寧四境俱在三四十里之內附近村莊有能執兵跟隨者各將花名造送事定分別獎勵闔城紳士及教門武舉等現爲首領冊籍有名者平時約束有方臨事復奮勇出衆擒斬盜賊獲犯較多者本道卽據實申請撫二憲指名保奏如館陶生員趙之枚武生王建基之例今以爾紳士人等嚮風慕義爲國宣勞本道仰沐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聖恩急圖報稱敬順輿情叅以管見有所未便許爾紳士坦白直言轉圖之聽於是斯在合再申明約束爲此示仰濟寧文武各員及闔城紳士人等一體遵照無違特示

計開

守禦之方

- 一白晝城廂鋪戶照常開設不得關閉遷徙搖惑人心
- 一遇面生可疑之人立卽告知防汛兵役加意

盤查

- 一各家門首多設盛水器具常令滿貯以防夜間失火乘間被劫
- 一多備火把燈籠以防暮夜之間猝有警急各自燃點照料門戶
- 一各製精銳器械晝夜防守遇有警急各自爲衛
- 一民兵須常在要隘處所不得四散游行急切呼應不靈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 一紳士所轄民兵每日各自查點須令聞呼卽至毋聽遠離滋事先爲民累
- 一衆紳士各懷智畧扞禦有方亦須與城中文武呼吸相通有所籌畫卽行面商毋照平居無事金玉爾音

勦賊之方

- 一勦賊須多其部伍以分賊勢如我兵三百人當分爲六處每一首領各率兵五十人聚爲一隊相離各四五十步賊就一處則五處合

擊若其每隊分應則率率之使不得再合我
兵復以三百人分爲六隊助之又以大兵呼
噪接應擒之必矣

一各兵除執精銳器械遇賊奮擊外仍各攜帶
繩索以備擒縛生口并各帶火把一箇以備
燒賊輜重

一出城之日各備三日乾糧或出而不遇賊或
遇而不接仗每至夜間仍須每五十人團結
一處相離一二十步一隊有警則五隊齊呼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丙

殺賊如賊不來仍分番潛出擾之使晝夜不
得安寧賊自遠來疲憊者多以逸待勞有何
不獲

一備黃布大旗二面一書招撫脅從四字一書
擒拏賊首四字豎立交界遇有釋仗歸命者
畧問口供押送進城如係奸細立即處斬

一夜間人衆莫辨真偽日入之候本道當以兩
字下令傳知各隊昏夜相遇此以上一字遙
呼彼以下一字相應

如云天地二字此云合
天則能應以地也

者爲我兵否卽爲賊

一用兵之術神變無方隨時下令各有機宜各
紳士旣懷忠悃務須心志盡一不得各出意
見違誤害事

以上各條與衆紳士和衷商定自示之後便爲
金科玉律各宜實力奉行如有不遵約束者
亦當以三尺嚴繩其後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丑

禁製衣傘示

為禁止事照得潢池煽亂事出非常桴鼓不驚福由天幸既塵氛之迅掃宜作息之相安乃聞爾民巷議街談欲為本道銘衣製蓋此既

功令所不許抑亦薄德所難堪況本道任異親民職非守土方聞警信徒切隱憂無片善之可稱寧一籌之能展如遂貪天為力昧已俯從將使閉閣自省何以為心出入都市何以為顏合亟出示禁止為此示仰濟城百姓將議製衣傘等事一槩停罷金城鞏固

切問齋集卷十四 六

勉懷忠義之忱玉燭宣明永沐休和之澤深宜慶幸矢作良民毋得故違致干未便特示

嚴禁私鑄攬用小錢示

為嚴拏私鑄奸徒并禁攬用小錢以清積弊而肅法紀事照得民間行用錢文皆係官局鼓鑄定制昭然不容稍有攙雜本部院下車伊始檢閱新舊文卷私鑄之案頻年皆有總因本省設有錢局其中退役爐匠以及水火夫役屢屢勾串作奸且榔桂等州銅鉛錫礦防察稍疎即滋透漏兼之山深箐密巡邏未周以致奸徒無所忌憚現在訪聞各處商民使用錢文竟有砂壳剪邊及鉛鐵小錢每串之內攙搭至三四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七

百文之多實為錢法之蠹若不嚴加查禁則流弊無窮查私鑄私銷制錢罪干斬絞即或錢數不及十千亦應發遣為奴其知情買用及鋪戶經紀攬用小錢者俱應充發房主鄰右鄉保人等能舉首私鑄之犯官給賞銀五十兩知而不首者亦干重罪定例至為嚴密賞罰亦甚分明而奸徒之敢於違犯實由地方官平時不加查拏及至破案又恐失察干咎每每有意彌縫非捏稱私鑄未成即云錢數不及十千曲為輕減以致若輩無所儆畏更為可恨用欲杜私鑄之

源必先禁其行用除密訪嚴拏私鑄匪犯按例治罪
外合先頒示禁約爲此示仰閩省士商鋪戶軍民人
等知悉爾等交易行使并兌換錢文務各遵用官板
制錢凡砂壳剪邊及錫鐵捶扁鵝眼小錢一槩不許
攪用至於各色鋪戶及小木經營之人現存小錢許
各赴本縣衙門呈繳每一斤給制錢一百文收買核
其斤重價值並無虧短該地方官祇須懸立賞格實
力訪拏私鑄之犯并禁止行用小錢諭令繳官給價
不得藉端擅向鋪戶查檢存貯錢文致滋擾累倘任
聽胥役朦混生事及繳錢不給價者許商民指告以
憑究辦如各鋪戶人等不遵禁令仍將小錢攪搭行
用一經查出照例嚴行治罪本部院務期肅清錢法
以利民用法在必行斷不稍存姑息爾等切勿以身
嘗試致貽後悔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丈

嚴禁弁丁兵役索詐埠商示

爲嚴行飭禁事照得湖南郴州桂二州屬並衡州府屬
之鄧縣例食粵鹽因陸路運送艱難改由樂河水運
於桂陽州屬臨武縣之水東牛市兩處設埠收鹽分
運行銷以冀商民兩便該二埠商係廣東派撥來楚
經管收發因恐夾帶私鹽或以官引浸灌衡屬州縣
又由淮商設卡巡防立法已爲周密乃訪聞水東牛
市二處商困埠疲雖該商行銷粵鹽一切徵課納稅
支銷經費與楚省無涉倘埠中浮費尚有相沿未革
者粵商反得藉爲口實本部院下車以來訪察地方
利弊卽有所聞今准 兩廣督部堂咨所稱文武員
弁幕隨書役往來在於該埠尖宿並過往客商凡屬
同來之挑擡脚夫無不向埠索取米酒油鹽更有衙
門差役或遞送公文或押解人犯亦各繞道到埠假
公圖索於酒食之外又須給與包封稍不遂意卽肆
惡咆哮甚至脚夫人等恃衆橫行非毆卽罵似此擾
累埠商實爲鹽法之害該商等卽或具呈鳴冤而地
方官視同膜外不加嚴懲以致若輩愈無忌憚去幾

切問齋集卷十四

五

粵省委員到埠代辦仍復索擾不悛更爲藐法查埠商運銷官鹽例有定制設有私鹽越界應聽官爲查辦其過往弁丁兵役脚夫人等豈容妄行詐索致滋商累除另檄飭查並嚴行訪拏外合再頒示嚴禁爲此示仰該埠過往弁兵丁役脚夫人等知悉嗣後爾等凡奉差往來並受雇挑脚經過埠館不許再向該商詐索酒食包封如怙終不悛膽敢肆橫許代辦委員并該商立即扭赴該縣衙門稟明訊究一面飛稟本部院察核飭審照例治罪該地方官本有稽查約束之責慎勿徇縱干咎該委員與埠商亦須奉公辦理不得輕率多事本部院禁革積弊法在必行其各凜遵毋違特示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嚴禁書役詐贓示

爲嚴禁書役詐索之弊以除民累而肅法紀事照得牧令身膺百里之寄實有父母斯民之責必當體卹民艱以資教養凡本管書役不過供繕寫差遣之需理應稽查約束庶可釐剔弊端乃楚南民情類多好訟無論事之巨細卽有訟棍主唆而衙門書役積蠹成風素稱兇惡一遇呈詞批准卽爲取利之源書吏則索取抄詞出票等錢繼卽講貫規費等項視兩造之貧富定數目之多寡自數千文至數十百千不等班役則鑽謀差票一事必僉二差迨違限不到並不究比原差反又添役接拘此等蠹役差票到手卽爲靈符先向原告勒索起發錢文公然乘轎下鄉雇帶厮卒轎夫多至七八人至十餘人不等一抵被告之家先供酒食醉飽之後卽索開手錢文及包審規禮此外轎錢夫價無不一一勒取百般嚇詐甚於羣盜登門倘見忠厚可欺及殷實之人巧以甜言哄誘許其薦引訟師關通掌案設計鋪謀取盈肥橐如被告稍涉強梁以理分割不肯給資卽擅行拘鎖私室或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管押班房時加凌辱竟類重囚鄉民受其荼毒莫不
飲恨吞聲設訴詞批准又行出票書役之詐索如前
直待慾壑既填始得私行保釋若奉本官催審非捏
稟原告潛匿卽誑稱被證脫逃累月經年不能齊審
卽有稟審者兩造各已傾家失業焦頭爛額矣更因
審斷未公或案多壓擱奔控上司一經批准飭審又
復出票拘人串索如故各該州縣既爲民牧若不軫
卹民隱一任奸胥蠹役講張爲幻豈非竟成木偶若
知而不究則有意縱容均乖職守夫刁民健訟如果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虛誣則孽由自作例應反坐其戶婚田土等事有互
相爭角者原聽據實呈訴若匍匐公庭不爲平情斷
結早釋歸農任憑書役詐索以小民有限之脂膏飽
奸蠹無窮之谿壑本部院實所不忍亦斷所不容除
密訪拏究外合先頒示嚴禁爲此示仰闔省官吏軍
民人等知悉嗣後批准詞訟一票祇差一差查其距
城道路遠近以每日五十里計算限定拘到日期仍
另立號簿登記查催違限一日至十日者酌定笞杖
數目將原差責懲遲至十日以上革役枷示不得混

行添差凡有刁徒牽列婦女者非犯姦盜殺傷不得
輕率差傳致滋拖累其訴詞批准祇應附卷候質毋
許出票自示之後倘書吏仍然藐法藉端需索及原
差膽敢私帶白役公然乘坐兜轎赴鄉多方嚇詐許
被害之人開列姓名過副確實憑據赴轅首告以便
徑行鎖拏嚴究按例治罪各該牧令務各力湍積習
刻刻稽查約束書役如果刁民勾串與訟欺壓善良
亦必審實詳報加等問罪倘陽奉陰違全不經心仍
任舞弊害民定卽飛章叅治斷不姑息毋謂言之不
預也慎之凜之特示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嚴禁在配軍流違例私押示

爲嚴禁在配軍流私開小押以杜盤剝而卹民隱事
照得各屬安置軍流皆係犯法之徒例應交保管束
官爲稽查其有攜貲到配者不拘小本經營均可謀
生餬口豈容違例盤剝本部院下車以來訪察地方
利弊必應整頓茲訪聞南楚各屬安置軍流人犯內
有撥充夫役者每於馬頭地面詐索腳錢商民稱病
或積有微貲卽重利放債名曰印子錢若還錢稍遲
卽任意凌辱已爲可惡更有私開小押違禁取利如

切問齋集卷十四

詰

小民向押物件值錢千餘文者止押二三百文每月
加三起利又定兩月爲滿不許回贖查鄉曲編氓遇
有急需以典商不當之物赴彼押錢雖似有便於民
但重利盤剝勒定滿期任意轉賣重價取盈肥橐實
爲民害各該地方官祇知姑息軍流竟不體卹民隱
遇有欺凌生事之案類多顛預了結不加懲治以致
若輩毫無忌憚於是本地匪徒見其恃強獲利官法
未加卽與勾串合夥盤放私押又有爬手匪窩藉小
押爲售贓之藪益肆橫行若不嚴加禁戢何以剔弊

安良除密行訪拏并飭地方官實力查究外合先頒
示禁約爲此示仰各屬在配軍流及鄉保人等知悉
爾等旣已犯罪充配理宜悔過安分卽有餘貲亦應
各自經營度日況安置此鄉將來卽可入籍若重利
放債并私開小押剝削窮黎更或恃強生事欺壓平
民實爲不法本部院蒞任伊始姑寬已往是以頒示
嚴禁爾等務須革面洗心遵守法度卽行停歇小押
並許自行首明免罪所存物件令各本人照三分月
利盡行贖回該地方官亦不得差役查封以免擾累

切問齋集卷十四

詰

至鄉保人等有管束軍流之責自示之後如有藐
法不悛仍行私押并本地匪徒愍不畏法勾串如故
一經訪拏或被告發定卽按例嚴行治罪知情不舉
之鄉保一體連坐本部院言出法隨斷不稍寬縱
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嚴禁訟棍教唆示

為嚴禁訟棍教唆以息訟源而安良善事照得教唆
詞訟律與本犯同科武斷豪強罪借光棍並論煌煌
令典人所共知而楚南民情向稱好訟非惑於風水
謀佔山場即爭水灌溉盜挖堤塍或重利放債或侵
吞客本互控追賠或壟斷牙行或挾嫌搶奪狗利忘
身其餘戶婚田房等事率皆雀角微嫌乃各架虛詞
頻年訐告其恃以無恐者蓋有人主唆扛幫名曰訟
師此等教唆作狀之人一係本地刁衿豪宦及衙門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書役指稱掌案有權講張為幻一係江西等省之人
以堪輿醫卜為名到處勾串唆訟始則定計鋪謀繼
即偷寒送煖舉筆喪盡良心落紙編成囑語竭其智
能惟冀誑准上狀逞其狡獪幾欲挾制有司愚民一
墮術中不顧敵膚吸髓衿士仗伊播弄專圖取勝爭
強各地方官遇事摸稜未能摘發則伊等益肆奸刁
設審斷公明事將敗露非賄和賄息以卸越訴之愆
即捏病捏逃以避誣告之罪兩造各已爛額焦頭若
輩竟得逍遙事外縱有究及訟師類皆捏稱過路之

人為其作詞顛預了結以致訟棍毫無敬畏若不剪
除蠹害何以息訟安良除密訪查拏外合先出示嚴
禁為此示仰闔省衿士軍民人等知悉爾等士農工
商各有恆業當知協鄰睦族禮讓為先遇有口角微
嫌以及戶婚田土細故宜各平心理處即欲鳴官剖
斷亦當據事直書切勿投託訟師受其愚弄況是非
曲直質證易明豈能逞刁傾陷倘執迷不悟仍聽教
唆或豪強之徒恃符生事一經審實大則蕩產罹刑
小則褫衿受辱不能倖逃法律至於唆訟棍徒雖居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心險詐喪盡天良若以峻法嚴懲當亦顧惜身命自
示之後爾等各宜革面洗心痛自改悔籍隸他省者
更宜歛跡退歸以免遞逐倘怙惡不悛仍敢潛匿唆
訟許兩造被害之人開列確據姓名赴轅密稟以便
徑行提拏究審從重治罪本部院惟期勸民息訟除
蠹安良立法務在必行慎勿以身嘗試致貽後悔其
各凜遵毋違特示

禁用繩鞭鐵尺示

為嚴禁兇器傷人以重民命事照得例載兇徒因事忿爭執持刀鎗弓箭銅鐵簡劍鞭斧爬頭流星骨朵麥穗秤錘兇器但傷人者俱發近邊充軍誠以前項各物俱非尋常家用器具故特指出以防兇徒執持輕戕人命乃近有繩鞭一項用麻繩繫鐵穗捲帶腰袖所中必死與兇器內所載流星無異又有鐵尺一項長僅尺餘可藏袖襖遭其攻擊每致骨折斃命亦與兇器內銅鐵簡劍無殊東省好鬪棍徒鼠竊匪類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無不羣相演習攜帶防身披閱各案類多若此殊堪痛恨雖查定例止載回民執持繩鞭改發煙瘴充軍而未及民人鐵尺一項亦不在例載兇器之內但查褲刀梭標兩項本非例載兇器旋因兇徒執持傷人者多節奉部議悉照兇器傷人例充發在案今繩鞭鐵尺既非家用之物而其易於挾持屢斃人命較之褲刀梭標便捷尤甚若不嚴行禁絕何以懲儆惡俗而保全生命合行通飭嚴禁為此仰該官吏照牌事理文到即便速飭所屬遍加曉諭示知城鄉軍民及

爐火匠役以及市集貨攤人等如現有繩鞭鐵尺收存務即毀棄不得仍行演習打造售賣倘自示之後仍有怙終不悛故蹈前轍者或被訪查或經告發立將收存演習并該匠役貨攤各犯嚴拏到案先行枷號兩箇月滿日重責四十板交保管束再犯倍究該州縣等務須認真查禁以除惡習慎勿陽奉陰違并不得濫差滋擾致干叅究毋違

切問齋集卷十四 完

禁止爬搶示

爲曉示爬搶之嚴例以靖地方事照得濟東泰武克曹等府及臨清濟寧二直隸州所屬州縣自去冬至今雨雪稀少二麥不登秋收尚遠登蒙院憲軫念爾民生計未充奏明借糶兼行酌給籽種並將歉收之歷城等十九州縣及得雨微少之范夏二縣新舊錢糧槩行停緩續奉

諭旨將四十四年應免錢糧移作本年蠲免又以無地貧民爲借糶之所不及率同司道府州捐銀賑粥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俾爾民餬口無資者均得普沾實惠各屬軍民仰邀皇仁憲德有加無已自宜安分待時恪遵法紀但其中或尚有恩澤未徧急於求食希望殷實之家通融借貸少不遂意因而強借滋事者亦不可不預防其漸查例載直省不法之徒如乘地方歉收夥衆搶奪擾害善良挾制官長或因賑貸稍遲搶奪村市喧鬧公堂及懷挾私憤糾衆罷市辱官俱照光棍例斬決又例載饑民爬搶及十八人以下無兇器者依搶奪本律杖一百徒三年如有聚至十八人以上及雖不滿十

人但經執持器械倚強肆掠兇暴衆著者均照糧船水手之例爲首照強盜律斬決爲從減一等定例昭垂難容僥免爾民未知律例之森嚴輕生犯法後悔何追除飭各府切諭嚴查外合亟查例曉示先事申明嚴切告誡爲此示仰各屬軍民人等知悉現在秋禾已種時雨將降有地之家既資出借之穀有錢之戶可買平糶之糧卽無地無錢之民亦得就食煮賑之粥而且宿逋經緩新賦全蠲爾民此時尚何不足倘有輕聽一二莠民之言聚集村莊名爲揭借實同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搶掠一經官府拏獲輕者適爲城旦重則竟擬大辟崇朝之所獲幾何事後之受誅莫贖言念及此豈不寒心自示之後願爾民熟讀律文深明諭示轉盼秋成並遊樂土永爲安靜之民長享太平之福本使司於爾民有厚望焉如其頑不知省恃強生事嚴拏到案執法如上慎毋自貽伊戚其各凜之慎之特示

附禁風水惑人示

爲嚴禁風水惑人之術以正風俗事查律載凡有喪之家必須依禮安葬若惑於風水及託故停柩在家經年暴露不葬者杖八十本部院下車以來訪聞湖南鄉俗惑於風水之術竟有累世累數柩未葬者夫官員士庶同限三箇月安葬此律注也古者墓大夫令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晉之九原漢之北邙皆有定所惟孝經謂卜其宅兆誠以世數無窮地域有限子孫繁衍不能盡容其勢必至改卜然不定巒頭湖障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左龍右虎亦未習八卦九宮三合三元之說也自金匱地形書出後代葬巫又爲陰地一線人卜一坵之說於是爲人子者以父母之骸骨爲子孫求富貴利達之具廣延術士博求吉壤以一邑一鄉千百萬億之人安能有千百萬億之吉地乃違死徙無出之訓遠尋數百千里以外使其祖父爲孤魂野鬼亦所不顧而吉地終不可得又惑於時日之神煞房分之吉凶兄弟伯叔相忌相諉延至終身不葬累世不葬其葬也又恐地主地棍需索阻撓於是詭買詭期黑夜

偷搗草草覆土了事鄉愚又有清墳請安惡習葬已數年忽掘其墳塚鑽其前和稍有疑似買買遷之且或數葬數遷改用小棺砌裝矮桶可憐祖父何辜遭此挖塚斲棺檢尸析骸之慘而盜賣祖塋插葬他空與夫騎頭掩向來龍明堂左右戕殺之訟掘人親以葬已親之禍又有冒認他人墳墓以爲自己祖宗爭山奪界希圖進葬如此之類不可枚舉若有告以古者葬不擇地擇日責以不宜頻葬頻遷則託於詩書陰陽流泉吉卜經營之訓又以程子亦言土色光潤

切問齋集卷十四

三

草木茂盛朱子亦言形勢拱揖環抱無闕且嘗三遷父墓別葬母棺以自掩其過不知古昔邦國都邑村莊聚落皆必向陽背陰形勢環抱以爲安宅事死如生故安葬亦必卜兆非如葬師所云一穴之吉其神靈卽能佑其子孫也若果子孫之賢智富貴專係一穴則凡爲祖父者皆有鳴鳩均平之心何以諸子諸孫賢愚貧富相去懸遠可知人之有生惟視乎生時所稟父母之氣其後惟在乎一己之修悖而吉凶應之不當復責諸塚中之枯骨也若風水之說盛於郭

景純葬經景純以赤豆撒地誘人婢妾行止不堪又命盡日中而不能自解其自擇葬地至有墓前無地拜兒孫之譏其術亦可謂不精而後之設其術以自矜地仙者又何以皆工於謀人而拙於自謀不能使其子孫富貴賢智世之富貴賢智者何以不聞其祖父皆適地理既已富貴賢智又何以不能廣求名山使其子孫長此富貴賢智也且夫羅經方向某山某水之說既程朱所不取龍穴砂水之論千途萬轍易學而難精又不能以地上之俗目測地下尋丈以下

切問齋集卷十四

雷

之一線雖據稱有太極暈心及牛角蝦鬚種種不經名目而元氣混侷孰辨真偽陵谷變遷形勢無定點者又多造作以欺愚俗索高價或自以為楊救貧之嫡傳或自以為司馬頭陀之秘授小民易惑難曉固無足怪往往有士大夫自號通人亦入其中而不能出是以罄產卜阡不能安葬時師小技有敗無成致令累世遺骸人不歸土幸而入地又復震驚遷徙不安其位念之深可痛恨為此示諭通省士民當思骨肉歸復於土之理切勿為陰地一線發富發貴之說

所誤但求本境內高爽平正前後左右無碍之地敬遵時憲書宜葬之日篤信朱子灰砂包築六面期於杜其水泉螻蟻并做趙季明族葬之圖俾子孫以序耐葬必至逼窄無餘然後別求尤急痛除掘墳請安改葬之惡習於凡地師妄言禍福之說一切不聽此風庶幾仁厚乎若夫寧儉寧戚禮之大本乃有謂翁娘老死花紅孝子延請俗儒贊儀開弔以分白之多為千人孝以酒席之豐為其親風光狂且羣集伐鼓高歌喧鬧連宵名為守夜又多招僧道開路唵經

切問齋集卷十四

雷

七日百天施齋供佛云為死者懺悔浪費多金而殮殯之不謹哭泣之不哀已既相忘人亦不怪至於生員有喪嫁娶童生匿喪考試悖德害人更宜鑒戒本部院為風俗人心起見不憚諄諄告諭其各凜遵毋忽特示

切問齋集卷第十四終



切問齋集卷十五

樂府雜體

善哉行

今夕斗酒延月中庭九天鸞鶴雲景杳冥解髮短耳

長夢謁金僊授書一卷真誥千言解卯胎濕化各具

生理我虱其間意念何鄙解揚雄甘泉壯乃悔作寂

寂元亨世所不樂解我遊泰山俯見滄溟饑食瑤草

久視長生解

獨漉篇

切問齋集卷十五

獨漉獨漉水流沙淺沙淺尚可水流不返翩翩翠鳥

集於蘭苕飛土欲逐恐傷羽毛我貌子容相視不同

終朝對面心隔萬重流蘇作帳其人如玉子不能來

褰帷獨宿錦帶吳鉤辟除不祥時無知者呼名自傷

蝮蝮龍氣欲往從之空中電光擊殺蛟螭

王昭君詞

世咏昭君都據西京雜記謂元帝按圖召幸

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亦不減五萬昭

君自恃貌美獨無所賂工人乃醜為之圖帝



遂以妻匈奴是說也余嘗疑之夫漢元即富

過往時而未幸之宮人安所得此多金以賂

畫師哉宮廷跡闕誰代為游談通賄者至其

筆金暮夜亦豈漫無呵禁固近誣不可信也

自梁王叔英妻劉氏詩曰丹青失舊儀玉匣

成秋草由是陳后主則曰圖形漢宮裏遙聘

單于臺隋薛道衡則曰不蒙女史進更無畫

師情沿至唐人遂為典實如崔國輔何時得

昔斬畫師沈佺期薄命由驕虜無情是畫師

切問齋集卷十五

口樵悴有甚畫圖時劉長卿自矜妖艷色不

顧丹青人李白生乏黃金買圖畫死留青冢

使人嗟杜甫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

夜魂白居易愁苦辛勤憔悴盡如今却似畫

圖時李商隱毛延壽畫欲通神忍為黃金不

為人范靜妻沈氏早信丹青巧重貨洛陽師

千金買蟬鬢百萬買梁以前初無此說昭君

蛾眉之類不可勝紀

為明君新歌亦止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

庭而已圖畫之事不著篇什又案漢書但言

單于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

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

上谷以西至敦煌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而琴操則謂帝宴單于悉召後宮問欲以一女賜單于昭君盛飾而至越席請行既至匈奴以爲漢待之厚報漢以驃馬白璧珍寶之物圖畫之事不登記載自是之後匈奴三世稱藩於漢不爲邊患昭君號寧胡閼氏故溫陵黃鵬揚讀史吟評稱昭君制勝安邊過武皇十二部將軍也夫始之不以色進有班姬辭輦之賢繼之不以難委有馮女當

切問齋集卷十五 三

熊之勇至其去後宮而赴絕域偶殊類而輯邊陲有翁主和戎木蘭從軍之義而說者必援無稽之稗史爲美談使昭君千古止爲恃色逞嬌吝財失寵之女流抑何不善成人之美也余以琴操所載與正史爲近爰爲辨圖畫之非以正文人沿襲之謬而更作此詞以

貽好事

征鴻西北飛襟襪沙塞月千里一徘徊回見漢宮闕
漢宮有美女昭君膚白雪天子坐明堂單于上朝謁

顧問紅粉羣誰能爲此別昭君前致辭意氣何決烈羣臣視聘貽天子心吁咈何以事呼韓忠信爲開說何以報漢恩羈縻勿侵奪腳下遠遊履腰間明月夾上馬不執鞭秋風楊柳歇蕭蕭驃馬塵歲歲輪無絕坐使亭隧安並撤外城卒乃知烈女曾羞與羣婢列始乏箕帚勞終樹干城節至今青塚草牛羊不敢斫

將進酒

江南巧匠鑄此銀酒船旋文細鏤刻作交頸鴛鴦眠奉君青春之良夜列置堂上玫瑰筵捧以六銖之綵

切問齋集卷十五 四

袖侑以雙柘之絛絃君若對此不肯飲春風笑人負流年君不見尊前燭花照酒紅綠鬢朱顏漸不同未到天明休放手須臾已見東方日出光曠曠

臨高臺

臨高臺高臺拂曙丹青開千尋雲棟朝霞入百級瑤梯雁翅排遙望扶桑枝曠曠日出遲回瞻崑崙柱金母飄然駐高臺登眺四望窮神州赤縣浮鴻濛壁合珠聯黃赤道鸞啼花落春秋風大地誰窮章亥步中天莫測羲和功或言大九州瀛海環其外山爲積德

川積刑羸於五蟲特狡猶斷鼈截兇無不宜繩緣筏
渡不知艾東極黑齒南極飲米西極菰菽北極流鬼
三山有無未可知我欲騎鯨一問之爪牙拏攫元形
苦土木衣冠真氣衰榮華盡虛假銷散如走馬昔日
英雄付滌波江聲日夜東流下

東飛伯勞歌

合歡釵股同心帶小姑彭郎舊相會誰家當牖鳴春
梭明璫彩釧香風過澀絲新綜錦文迴花羅蛺蝶紅
玫瑰佳人年幾十五六波滑眉嬌鬢影綠下機成匹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愁春心玉軫空留調素琴

子夜歌

涼月隱金徽那知心是非黃鶴西北去孔雀東南飛

黃鶴句
出惠休

解纜楊柳根春風吹去船願爲摸魚子江上抱榔眠

石燕吟

長天爲幕山爲壘春秋終古不知餒烏衣呢喃低向
人處堂之旣翹足待野火漫山燒不死露重霜寒飛
燕子山深水黑重雲生石燕飛飛不肯晴

龍鱗石

黑風吹人聞血腥下有山骨蒼龍形石枯水涸龍渴
死殘鱗敗甲無光精好事時時爲搜索八十一片莓
苔碧雲中噓氣葉公驚磊磊溪邊相戲劇

河邊歎

朝耕暮耕煙葉稠河邊六月青油油岸沙淤積逾萬
頃水田十倍山田收良農不種黍與禾乃驅牧犢犂
高坡高坡禾黍日欲槁煙葉煙花晴更好

汲水難

切問齋集卷十五

六

汲水難壓肩水擔上高盤城中萬戶曉煙起刀頭浙
米仰河水臘月天寒剪面風伸手縮腳河水重挑得
擔頭冰塊大水錢不救貧兒餓

放筏行

大青木筏浮河下篙工撒手疾於馬去家十年今始
歸人老木爛淚盈把囊裝不惜辛苦攜萬里乃致薩
拉齊赭山伐木踏地平商人婦女無酸悽

打魚歌

天橋十月石華肥漁子夜半打魚歸重冰封固不敢

損衰載妥貼上馬飛今年水大魚兒少吏人徵索何
當了風捲河水一夜乾織鱗不活民無擾

古意

春風風人夏雨雨人風狂雨驟愁殺儂身
載舟者水覆舟亦水前舟後舟牽挽不止
我元無意汝怒何爲青天蕩蕩黃鵠高飛
草榮於春木落於秋草不春恩木不秋讎

五言古體

感興

切問齋集卷十五

七

釜中羊腓熟爛爛海水紅白日西墜地須臾已向東
志士惜時運謂彼何匆匆貴賤各有役且晝紛相攻
既不餘日力亦欲憩微躬向晦入宴息酌酒謝皇穹
麾之可以返亦可長溟濛浮桑根作枕其葉翠交風
何不車下宿騰騰驚睛空
臣里東家子窈窕多容儀採桑向南陌日暮畏蠶饑
龜勉從所務那問路旁兒團團玉色繭軋軋車絲
元黃與朱綠染采光離離且成鴛鴦綺暮作翡翠帷
香囊垂四角芬芳襲履綦畢力事夫子盼睐曾不遺

回身掩閨泣淚下如綆縻

蟠螭雙明鏡對挂珊瑚枝彼此見光彩因別已妍媸
我非君當諫君過我當規古人云直諫此道今敢遺
今人異於古相戒毋彈譏爲言非驪龍何爲不可批
燕燕語蝙蝠躑借君所居蝙蝠不知語燕謂心已愈
且飛出巢去辛苦求所需寧意蝙蝠饑乃思奪其餘
匪獨奪其餘恐傷燕燕軀汝燕宜遠去主人難久俱
夔虵本相憐蝨蟹亦交信兩雄不並阨千載慕廉藺
古心歲寒松世事朝華薜彼哉素爲緇尚矣堅不磷

切問齋集卷十五

八

敗衣可補綴敗屋可塗墜求人必求全天下無才俊
所以君子交坦然遊大順但令臭味殊無用城府峻
日月相代明願得普流照毋令山上苗獨被陽春曜
草蟲亦有鳴細響亦有調不遇知者聽適爲俗嗤笑
惻惻使心悲舉酒不能酌

處世良獨難立行戒曉曉曉實易缺衡輒有鳴鴉
庖丁解九牛所貴在善刀莫以泰山大藐茲秋後毫
積羽沈方舟積壤成崇高活活循除水置杯良懼膠
側足爭競場百事歸退斂投入夜光珠暗處防按劍

駿馬注山坡失意墮坑塹明玥望後月因滿遂虧欠
書之座右方朝夕期在念

暮作西上魚旦爲南飛雁川泳逆流難風翔順候便
翔泳兩不知遲速交無羨昔我總角交今也突而弁
突弁何足夸金吾早仕宦駸駸馬嘶若若組綬縮
青笠車下逢道旁白眼盼清晨云過我遲之至日宴
長嘯晚風生拂衣歸南澗白雲護荒畦去去鋤藜莧
君子防未然出入慎自閑去惡如去垢除草當除根
涓涓如不絕將爲江海瀾昔有蘧伯玉飭行冥冥間

切問齋集卷十五 九

寡過如不及知非已暮年況我愚下人敢不察其端
采蘭以自佩久久終芳鮮

飛燕與合德同時入漢宮賜浴必雙湔承恩無獨蒙
好顏傾嬪御光寵及婦翁昔日采桑侶綠鬢如飛蓬
獨行南陌上翳袖隔春風舉手謝行客不及彼姝工
貧女未嫁時常得父母憐結髮事君子遂以移所天
所天異情好瑣屑論金錢青絲縱自好素面空嬋娟
翻思父母側婉婉惜芳年女生會有夫如何輕棄捐
北風吹河水一夜水始壯雄狐尾佻佻欲渡意沮喪

此水天上來向東日奔放豈知層水底仍逝千波浪
不待東風解始懷逝者悵

有木名豫章雜生灌莽中方與荆蔓狎安望松柏同
空山落葉鳴忽聞樵斧聲願終顧盼德勿損徑寸莖
松柏易爲知豫章難爲辨悠悠七年中幾經霜露泣
題畫

幽居塵累蠲直欲忘驚寵上有翠嵐滴下有泉珠涌
相對者誰子茅茨隔烟隴

切問齋集卷十五 十

嵐氣翳石髮夕陽穿水簾松下結茅屋山中靜細縑
歲時偕游泳庶以愜幽潛
積雨灑春林濕翠潑層嶂諒無買山錢結廬快偃仰
僧閒自去來平生屐幾兩

再至保德州省觀

揮手謝友生吟鞭指雲朔吾親隔歲思去去慰愁目
憶昨殘暑中再拜蓮峯麓晨昏侍兩月奉命旋馳逐
秋風起塞榆白日凋林木車輪不得停再擊金華轂
日月空滯淫風塵走歷鹿條忽星紀週羲轡迴北陸
阮公兩白眼荆人三朋足引領浮雲長駕言歸思屬

翻身上馬鞍有似跨騏驎仰關出居庸鐵穴路盤曲

彈箏轉古峽冰霜截寒玉計程今伊始夜飯分城宿

雞聲復雞鳴宣化有雞鳴山並驛銅鈺挂初旭奇峯秀削成芙

蓉半天蘊自茲傍長城遙見沙陀牧雲錦十萬羣盡

食天閑粟蒼茫塞草枯平城訪古躅千秋赤帝子七

日長圍築臨風思魏尚噫氣殷巖谷徒聞青塚魂猶

著漢裝束佩環明月夜恍抱琵琶哭又道單于臺哀

音纏梁屋河梁有絕調正聲誰嗣續行行越馬邑樓

煩認遺俗不見武靈王開邊憶易服鄂公颯爽姿英

切問齋集卷十五

士

風餘嶽嶽洗馬影靈旗馬邑有池傳是尉遲敬德浴馬處濕浸蛟龍

腹遊覽極川原前途漸相熟黃河天上來忽向馬前

潦對岸見府州雙崖勢犖孤城一掌開埤堦雲峯

簇策馬登高坡上堂問寒燠還念遊子歸冰廚救煮

粥憂喜閱經年倉卒那能推撫茲堆鬢霜念汝當騰

蹕黯然發深喟俯仰增局促歸來謝干謁廢書欲不

讀入室顧妻子扶牀女呶嬸見爺不相識背面而已

覺逝景屢駭駭來轅苦僕僕放歌天地愁一醉付醞

醪酒醒憶所經塵沙蔽遐囑惟聞苦寒調邊城夜吹

角

代州劉廣文大山招飲觀菊

涼風來雁門寒意生薤簞一榻排僧廬禪關晝長掩

時余借寓圓果寺誰與折簡呼邀醉具饔坎事事能裁足好

客獨不儉是時秋日清宿雨收萋泝除地一畝官腰

鎌刈菘菘居同陶令名植肯東籬滅際此景氣佳五

色花爭燄爛漫非一狀疑入移春檻高會盡餘歡饒

挾快飽噉近固羅珍差遠乃致菱芡醉歸攜幾枝插

向銅瓶瞻離離散清影馨香不盈攬夜夢縈小堂聞

切問齋集卷十五

士

鐘驚睡屢

遊馮氏環翠園

下馬入環翠曼胡笳綉網邏洒然清客心一洗塵土浼

璞影俯全林斜陽延半座鼠姑登巖窺鴉舅倚棧臥

周覽愜清賞談諧傾珠唾主人具壺觴訝見酒戶大

陶日盍朋簪披吟結靜課薄遊來雁門芳園喜此過

擊節為歌詩批襟愧揚簸

贈馮學博介常

坡翁昔有言秀句出寒餓願頷亦何傷鸞氣為噓呵

人生大江帆貶眼乘潮過要如中流楫急擊不容稍
土囊唯中枵一歎吹萬大飽聲噉腹感栗籬頭和
九大如九竅隔垣理可洞陳糟熏胃腸庸鑿同一痛
嗟君有胸臆欲吐無人誦聊復甘其言飢飧示從衆
風輪與火輪終須一搏控勿以桑榆心白紛委無用
昨日日景短今日日景長短景不齊人壽故易量
連狝郭北墓松柏何蒼涼不知幾詩人此中千歲藏
詩人作苦詩辟如鼠銜蠶一敵猶自可再敵走倉皇
葬死誰兒憐貴其體辛芳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贈粵東賴霖

人如桃李花笑向春風妒本非同根生合併忽一處
又如雌雄龍鎖鐵一爐鑄乘雲倏異尋不得共持護
昨日花相迎今晨龍別去本根各有歸神物何緣聚
贈君古佩玉鏗鏘叶韶濩玉以比君德佩以節君步
區區懼不察獨立荒山暮

大水口

呼徒踏寒壘昏黑溝欄中吹雪照衣袂多感剪面風
邊牆橫萬仞一鎖開鴻濛瓦礫猶前朝血痕磊磊紅

廣武營

衝風掃陰曠山郭迎朝暎飛沙走馬邑高雲連雁門
開邊趙主父畫策漢奉春兩人已寂寞流水寒云云
富家坪

重冰結成地馬行滑不留扶鞍下長坂山店炊煙收
峴面前溪女喚客寒早休煮湯作蕎麪充腸聊一甌
平刑關

我行北臺北心賞奇峯奇轉側礙冠袖縱橫駭熊羆
平刑亦天險一綫穿透迤前山旣連亘後嶺成孤危

切問齋集卷十五 六

涪川渡

孤磴盤青雲下臨不測淵寧踏水面冰莫登梯上天
寒風吹石壁迴卷馬背羈可憐坐羈人愁絕聳兩肩

榕花嶺

嶺西草萎黃嶺東草葉青風氣何隔閭愁雲慘冥冥
鳥巢窺漸多虎穴行屢經夜然楷袖火寒骨一爲醒

驛馬嶺

到來凡幾驛茲嶺名何偏地勢稍平廣意豈馳騁便
朔雪半空墮隨風舞迴旋時時擁馬蹄不得飛陸前

浮圖峪

山行實快意穿雲時一呼祇疑圍積鐵豈復見浮圖
關門設重險樓堞俱高孤層陰乍迴合回看山已無

泰安驛

暝投泰安驛客心夜未央馬槽偏寢榻土銜塵衣裘
擁衾不成寐起看參井橫侶雁叫雲際三五影頰頰

紫荆關

不愁非絕頂置身已雲霄始悟向所歷卑之未為高
噓氣入空中化雪下界飄出山傲居人但惜行者勞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始至景山學舍用昌黎縣齋有懷韻示館下諸

生

入學呼羣徒驕矜絕可咤不善則非農經訓先公稼
恭承春官命職業敢委謝軒牕掃塵翳簡編熏芸麝
宣教裨涓埃側席佇輪駕鳴嚶不求聲良玉肯貶價
虛糜告朔羊廟存觀堵射無乃荷門勳裘馬自雄霸
不然紛多塗利名逐權詐以茲輕誦讀師友疏禮下
國恩試剖說獎誘非唾罵厥初從龍來奠居比豐
灞叔升族蕃衍階泰人休暇詔精活口腹分紉紆腰

豁承襲得爾輩金羈但連跨勢傾漢金吾氣壓唐僕

射參養辜明廷嗜好別膾為道術聽荒蕪苗莠亂真

假高山失景行舉眼眯泰華逸居不遵教得不愧清

夜念茲學堂中諸生聯姻媿切劓郢匠斤驅策王良

靶條規凜設科甲乙勤抽架忘歸晨至景匪康伏與

藉為學幸能爾夏楚固矜赦煌煌日中天委照入隙

罅恩肅殊春秋暄涼異冬夏不才諒終棄寬典難久

借九關或上言雷威吁可怕用是告再三繩督漸匪

乍余生本迂鷗見面勿驚訝名忝計吏貢座敢阜比

切問齋集卷十五 六

藉近疑春風和遠惡時雨化凡材雍樗櫟嘉木護桑

柘一一成邦幹紛紛構雲榭雍躋四姓循循軼三

舍庶期無曠廢何事待驅嚇從今各勉勵辰入互趨

迓毋以藥石言僅等丹鼎旋束身如處子姆教嫻未

嫁

五友詩

迨二妃望

同儕四五輩吃迨體稍偉長身不曲步恥似文勝史
麻衣執婦喪為後豈獲已青氍本舊業藝事亦自喜

衣冠緇諸老圖像懸梓里中吳舊文獻一一寫彼美
尤工作蘭草芬芳製滿紙此物誰服媚僅免取苴履
悵望漁父居空懷池上水寄聲南去雁寧有北來鯉

沈一需尊

沈郎絕可憐身事如畫餅作詩十年餘閉戶忍饑冷
嗜好昌歎芰交知罔兩景謗口雖交厯塞耳終弗省
北溪數椽屋近市仍幽屏遺業勤墾鋤藏書日籤整
近更多述作富若羅五鼎竹獻所存詞屠刀割肯綮
執鞭我能從有願不敢請汲古苦井深丐君借餅粳

切問齋集卷十五 七

進一修君

我師有令子家食困餽口少小同筆硯交情酒味厚
猶憶就學年課餘聯臂走問撥覓持螯催丁快剪韭
當時握寸管已能運腕肘聲名近卓犖竟欲輕歐柳
聖朝有武事行卽臥刁斗旣煩勒銘才還藉磨崖手
內媿無能爲作書報吾友無爲歎賤貧要當離甕牖

沈一懋惟

憶君領下髭鬚鬚一何黑坦衷接儔侶不作城府隔
何爲逐煙水日日挂帆席賣藥歸養母慈淚制悲滴

孝行吾所欽夢繞小橋宅從事幾到齊督郵難下扇
秋風想分湖雪浪堆三尺安得脫世網樂事歸亦得
登堂更拜母當肉以晚食此願未可遂風塵竟何益

徐一滄如

徐子頗秀蔚文如木向夏槐陰覆廣衢藤蔓走修架
俯就童子試固宜歷儔亞何爲歲冉冉一衿猶未挂
我讀韓子詩往往發悲咤大魚沮洳居智屈螻蟻下
昔有任公者氣欲滄海跨一餌九牛貫同日六鼈炙
近聞志達矢挾策辭親舍願言共斯夕相期及春社

切問齋集卷十五 六

扈從出都作

皇朝利弧矢威德彌紘挺命將歷西極巢穴傾居延
宰桑稽首至台吉膜拜前師行會幾日飲至開廣筵
惟時秋未半新月重霄懸

鸞輿泣山館前驅抗旌旄從臣馳雜沓踴躍爭先
伊余玷華省橐筆隨羣賢逡巡換短衣舉手揮吟鞭
平明出國門輦路何喧闐矯首望豹尾瑞氣網緼連
雨中渡潮河

皇畿氣候暖八月猶絺綌田禾色欲黃堤柳葉還碧

濃雲四面來驟雨濕冠幘前指潮河川歷落渡沙磧
六龍迅若飛神行過前驛攀援歷翠微回瞻日未夕
斜陽隱片雲旌旂何奕奕

密雲城

羣山衛都邑峯巒相接連晚至密雲城乃在羣山間
僕夫指謂余此城控喉咽山行自茲始明日逾層巔
平生慕遊覽幾徧朔方邊居庸與雁門來往常經年
今復向古北遑暇恤其艱會當盤絕頂壯觀驚孱顏
宿瑤亭子

切問齋集卷十五

九

吉行有程期

駐驛日未午前至瑤亭子萬帳息貔虎

離宮宿衛嚴曠騎殼強弩羣馬暗不驕夜靜聽更鼓
扈從多文臣輕裝雜隊伍一一覆穹廬文翰集圖譜
高竿挂旗幟夜則懸燈火公餘每過從望標輒知所
自媿佔畢儒舉十昧二五勉哉盡職業上以報
明主

南天門

鳥道盤百折詭蕩矚天門恭聞

屬車過羽衛雲雷屯萬馬爭一綫偏仄相謹誼輕騎
既超越輜重徒嗥嗥昂藏千橐駝負重常奔翻行李
一不及從官宿秋原乃知山川壯邦畿作屏垣當關
憑一夫百萬何足論

出古北口

足跡半名山涉險未爲困茲行雖從公亦復愜私願
峯巒盡馬前異景忽相近耽奇每闕捷揚鞭馳振奮
是時秋氣肅蕭颯卷瓜蔓風吹松栝林笙竽雜幽韻
山勢轉益奇一一豁煩悶上有白雲封下有流水噴

切問齋集卷十五

十

迴旋不知遠巖關詫孤建形勢猶秦時坦夷屬
興運羣行穿闌闔奇貨通商販誰云國北門斥埃久
疎遠

皇威況遐暢囚馘在泮獻將軍不用武廉牧空善飯
青山梁曉晴

隔宿戒徒御言度青山梁此地易陰雨往往沾人裳
宜令先事備結束趁早涼僕夫應且笑向曉偏晴暘
旭日照征衣瞳瞳來扶桑

翠華既前擢萬騎隨騰驤聊復策余馬超忽登高岡

下視麗樹溝木葉秋清黃

早發熱河

涼月清碧空微霜散平楚鄰帳炊初香我僕夷竈火
盤馬羣辭槽山莊夜向午微臣當先驅中夜不遑處
戴星三十里東方日始曙後騎忽相及

警蹕煩禁旅遙見

龍輿來飄飄大纛舉

自波羅河屯而北見諸蒙古遠率騎士迎

駕且備入圍恭賦志盛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行行越邊塞草木颯以秋漸覺征衣單披我灰鼠裘
前驅度川谷道左羅王侯各率材勇士獐劣如豨豨
腰帶屬橐鞬冠纓脫兜牟匍伏迎

乘輿歲事供彌蒐此本元氏裔玉帛世貢修處則守
盟礪出則參戎謀近者蕩準寇萬里資同仇後勁

天語褒弟御製平定準噶爾碑文八旗子勞伐貞珉
弟其心允篤益以後勁蒙古舊屬

留幸哉保忠信世世揚鴻休

張三營

塞外射生手幼小控強弩何況鮮卑兒氣力如虓虎

惟

皇漸教化斥武反農賈比屋魚鱗居瓊廬易棟宇儼
然成都會百物聚橦菑被服逾百年更有絃誦侶宵
雅嫺鼓篋甲科躋紆組我來直清暇退食詢風土高
門疇閱閱丈室何環堵援筆竊誌之大哉

皇化普

入崖口作

羣松鳴其巔白水咽其趾朱闌高下圍勝地木蘭是
徒聞邊塞寒到此翻然喜八月猶暄妍山花綴紅紫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羊腸曲折流兩崖蔭柳杞不見最高峯豐碑屹嶮巖
潭潭羽獵場東西互千里

木蘭恭紀

常聞古講事四時各興役春夏已蒐苗物生寧暢適
良法至我朝

皇風邁往冊每待歲成熟時獮及農隙塞外草已薈

山間露初白啓行動萬乘兼之會羣辟禮成促還軫

坐朝受囚馘

茲土本旣脫為國作邊塞萬里限龍沙岡巒畫地界

回首望皇畿遠在制地外不比古騶虞遊獵但境內
彼哉漢上林周陟三輔隘止事馳騁娛不計禾稼害
煌煌我

聖君輿圖莫絜大順時而勤遠有慶四國賴威聲朔
漠馳番部爭膜拜

養兵而不用如馬空騰槽雖感養恩擊刺忘馴調
圍場歲試之擊刺攢風毛八旗心允篤蒙古兼雄豪
所以師所至往往傾其巢昔歲金川夷今歲伊犁朝
獲多豈足樂閱武非遊敖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驅獸實苑固雖多良足哂何如不耕土物產本無盡
元熊窟嵌巖斑虎藏萃葺殲除苟不時所遇恐遭損
乃知一游豫中心懷惻隱執矩以治秋星旄越郊畛
材官蹶張徒伎藝捷鷹隼夙昔秉教令殺伐寓寬謹
一發麋麗龜再射鹿絕膺三驅告禮成從容卷旆返
意本不在物物已載連軫何必輕騎陳行廚吒充滿

贈張鍊師友桐

臙舟閩間城言訪舊所歡卽事生感槩雪涕如汎瀾
直念我先子嗜好殊醜酸搜奇剔金石握筆生風湍

刻意追鍾蔡苦心別徐韓兼金酬一字不脛馳人寰
弟子誰入室法乳君能傳著紙雲煙交挂壁龍蛇蟠
此道今如綫不墜吁何艱鴻都有遺矩谷口非前賢
得視摹畫夥益信操持堅自愧實無似往訓垂不刊
區區念手澤戚戚思容顏但恨藏弄少零落同秋煙
勉之在吾子力追桓靈前用以鍼俗書百病皆除痊

清明

令節逢清明惻惻負心痛吳俗祀先塋此日爲最重
相效無賤貧陌錢爭火送或羞以魚牲包裹兼黍粽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紛紛上隴頭馬鬣加土壘而我真鮮民父死應怨恫
一棺寄僧舍破屋支壞棟抔土猶未成遊跡仍遠縱
我祖亦久化兩穴近始封祭婦賴諸叔竟缺兒姪從
嗟我何憚憚奔走日倥傯冀沾牙齒餘歸奉菽水用
我母幸無恙小孫方時弄昨夜丹陽道孤舟勞遠夢
似說甕盎虛以何祭祀供醒來悲填膺向隅切自訟
因人禁涕淚搖筆撰歌頌何當棄此歸放聲一長慟

迎

鑿恭紀八首

五載協虞狩六年追周巡重邀

玉趾賁再攬江南春飛龍出閭闔羽衛屯勾陳朝日

綯道旂祥飈夾車輪蹕塵清燕旬歡雷動吳民卜歲

建在丑前遊典記辛羸老有加賜文學荷陶甄

嘉惠及氓隸

湛恩施臣鄰往事載盟府新謳匝寰垠敢辭毫翰弱

述此

王道淳

王道本蕩平率俾崇孝治淵衷鬱孺慕大化秉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慈示前期幸江國肅奉

安輿泣璇闈綺甲週春酒羣侯萃茲惟一再臨仍見

晨昏侍至養益神明曼壽屏藥餌歡呼白髮媪提挈

紅粧稚羅列遮金根輝煌仰紫闕年矢憶更六護容

親始二房中歌孝熙益用闡文事

文事已熙洽

皇情尚時軫念彼風簷中困此短燭盡經藝崇清正

駢詞黜外躋著令登詩律成章渾遲敏更恐干言富

猝遇一字窘初仍恕規格漸乃歸繩準側席煩

睿思甄材撒凡畛

綸音蹕路宣彩筆行帷吮六合遵風教四始窺兆朕

佇待頌武功鏗轟傳不泯

武功何焯煌撻伐申西海軍書帳殿修裁決愈精彩

遺醜笑么磨遊魂逃烹醢鼠伏敢跳跟狐妖肆欺紿

聽輦思將帥制勝謝僚案乘春厲戎馬選徒負仗鎧

前功成不戰今師仍問舉重見犁王庭再聞奏旅凱

民諺稱豫遊

王心戒荒怠恭誦詠鹿行御製宵衣勤更倍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宵衣切求治深宮忘宴居豐稔奏吳越凋瘵蘇淮徐

吉行萬乘啓大澤三春舒國奢方示儉

詔減供帳儲一唱再三歎屢戒糜費虛官吏奉誠謹

父老情寧茹蒿呼鼈共抃雨汗帷聯袂聚觀塞塗巷

羅拜傾衝廬非民獨忠信惟

恩逮禽魚江山尚呈瑞我民敢忍諸

江山天然秀品騰經

宸藻中吳領幽異再幸愜搜攷高人闕巖扉空谷蘊

卉草陰壑留晴景重巒開鳥道遂經武陵春載泛明

湖好迴鑣指石城移蹕瞰江島繖山天下奇靈藥長
生寶石狀熊虎蹲松勢虬龍抱一一呈勝境紛紛判
大造豈徒眷昔遊欣言新賞討

新賞固無窮豐年競殷富豈知

聖人衷惻此下民疾降輦詢疾苦霽容接耆舊屢聞

慶惠施彌快雲日就政典叶初巡

恩膏加再狩羣儒沐休明纂述憂挂漏文辭逞齋皇

情事解切究卷軸漸盈積進獻日奔湊何當汰浮冗

約舉貫前後未用太史陳聊比名山副

切問齋集卷十五 三

生逢

明盛朝簪筆遊西清竭來抱私戚風木餘烏情恭聞

巡幸詔喜氣充茅衡因謁輶軒使時侍學使李師同行遠涉沂

水清平原肅管帳曠野遭旂羣公既暫瑞列辟咸

郊迎理楫浮徐渡揚帆出邗城遂拂雷塘雨竊聽板

渚鶯踴躍借紳衆匍伏儕齊氓敢希

天顏頌聊用表蟻誠

和王編修露仲送紀文學虞惇歸里

王公卓犖姿出語如宿構俗人不解道往往爲病詬

譬彼山吐雲元不戀巖岫虛空結形像豈緣人力就
堆垛成文章下視真蒙陋

文才既殊尤與俗異趨尚閉門陋巷居事事歸退讓

當途招不前如馬惜錦障大河橫廣欲濟川無舫

丈夫自千古何用增悽愴

幸哉草元亭一室自磬折乃有侯芭徒奇字從剖決

不見造車人出門會合轍無以晚成故中道悔遲拙

神聽終和平婦女乃容悅

古樂聽恐臥諧俗從古難聽蛄昧晦朔南山石不刊

切問齋集卷十五 三

人無千載慮安能測其端去去守師說道里非間關

燕山望渤海膏秣諒無慳

讀孔叢子

子魚仕秦世列爵爲文通不敢違憲令抱書藏壁中

陳王起西楚車幣來嵩峯兩月移疾去沒世儕氓農

當時或碌碌衆人嗤疎庸傳經異代出萬世開愚蒙

觀其所著論一一承家風先訓述五世迂譚驚兩雄

開卷起遐思夢寐通微衷

李斯事苟卿同時作秦相匪惟蔑詩書乃欲一火葬

夫子亦有弟不肖背師尚爲漢起朝儀苟且召譏謗
此僅入室未彼乃操戈抗兩徒相比例所師分真妄
苟也亦有書醇疵易測量昌黎推大儒此論吾未諒
夙哉聖人後世世可素王

送同年張記注蒞生歸省

冷官無薦達所恃止年勞頭銜僅一轉投効豈名高
君言有老母微祿忍久叨行持秋俸金還家治牯醪
顧視二三友平生漆與膠趙子決踵履徒步趨省寮
補廬舍人王子歎朝舖忍饑誦姬姚露仲編修比舍每過從講

切問齋集卷十五

完

論達日宵時復指困廩負約無譏嘲茲焉一揮手山
河阻且迢歸喪無長物投贈多貧交持詩壽金石薄
宦聊自豪北堂發粲笑慈暉藹春條

咏雪四十韻次郁澄齋

北風動牕牖同雲翳熹暘織織墮有跡作作飛生芒
瑟瑟藏稚子噓呵詫厨娘洒空難辨影著樹疑聞香
穿窬抵曲罅飄井膠旋牀時聽折修竹或更頽欹牆
窺簾昵金屋拓步鋪毬場力比冬令勁勢挾寒氣長
青天散龍甲白晝羆虎闔仰歎出不意未測來何方

君時坐旅館毫翰能爭強滌彼衣上淄握我槩中黃
哦詩效禁體往作思齊量紛紛掃祭獮擾擾別羣羊
新花淨無滓老幹挺不僵放筆一笑粲高歌號詩狂
薄暮持示我墨瀋何淋浪雅詞鏗金石古態懷佩裳
乍似挹秋爽肯復數冬郎酸吟搜儉腹作計追淒鏘
憶昔客三晉臺麓逢飄揚遊女紛倩盼貫耳垂珠璫
跨馬捷身手迴眸艷子姜是時深尺許茆店支瓦鐺
乳潼坐斟酌土銜留傍徨上拂貂襜褕下濕繡襦褶
殊音聽伊嗚佛國來清涼瓊廬息曠野馳背裹餘糧

切問齋集卷十五

三

又嘗侍秋獨周陟事粗詳崇山鬱連互樺木森相望
邊霜早殺草野卉寧久昌惟時八九月星漢騰天章
一夕地忽縞萬馬行已妨倚帳客呼酒抽刀奴截肪
佩囊辟寒物粵桂兼閩薑迴鑣卸裘服暄暖弄鷓鴣
身經歷關塞腕弱慚張王有景但能道如君詎可當
曲高和宜寡讚歎聊從旁拉雜成此詩豪興吾未忘

題馬補庵菊花畫冊

風塵走瀕洞良友詒識面清節秋與俱淡懷性畧見
亨衢可立致所慮豈貧賤倒其篋中藏千謁汰行卷

獨攜數幅圖生氣出鷺絹俱爲菊寫姿變化惑素綉
云是尊甫作展玩意忘勸緬惟先生風樸學謝機變
尋古得綆汲爲文恣貫穿諸生推祭酒徵書宜首薦
何爲大布衣餘事耽筆硯毋乃孔門中鼓瑟人異撰
植陶松俱存浪屈夕並膳青柯雜紅芒羅列殊最殿
等身著作外吉光此一片君從過庭餘持作乘韋先
同時褚太史筠心編
修有序濡毫述履踐聊用表潔清匪徒
服妍善伊余廿年來兩鬢著霜霰猶作熱中人趨走
學時彥虛堂白雁聲一夜秋爽薦苦憶延年花山家

切問齋集卷十五 三

插籬榭名或異根莖味總勝藜莧招隱來吾徒哦詩
自側弁意豈託名高跡仍避呵譴自別五湖遙徒懷
三徑戀微祿幸逮親年華閱流電榮辱難兩忘進退
切交戰以茲久因循尚復廁曹掾還圖起三歎神魂
越江甸

送金采江庶常南還三首

讀書豈在多要得書中味往往五鼎陳不及一瓢貴
所以澹蕩人心解辭不費下離混混塵上吸冷冷氣
拔地倚虛空藐絕衆所謂有時吐景光震耀相恐畏

寧知一卷中不言理悉彙惟靜得真詮蝸蟬爾徒沸
束髮拙生計豈能謝塵樊但未謁卿相布衣自稱尊
以茲經十載棄置聲常吞循分攬止足平心釋離恩
冷官需次得十敲手須捫何必定朱紫出入乘華軒
良玉不自炫威鳳終孤鶩君看珠斗氣煜煜宵正繁
仲蔚蓬蒿居遶舍生春水中有倚門人歸期潛屈指
身緣丹闕留心逐白雲起所懷在將母非欲耀閭里
長官苦阻攀僚友亦諫止得請便驅車所載惟書史
是時官道傍嚴霜髡柳杞鴻雁乘北風君行與爭駛

切問齋集卷十五 三

中秋後三日集陶然亭分韻得月字

每思謝塵鞅看山來拄笏職事苦拘牽終歲常卒卒
茲焉值旬休慙爾脫朝鞅執手遊城南清氣翳修樾
惟時秋已半霜天下蒼鶴積水豐葭莢荒陸臥碑碣
孤亭兀中野遠可攬窮髮坐中青雲器及時俱奮發
各有百斛泉注地能不竭分拈楹帖字詩成思飄忽
老我腸久枯出語羞謔況乃景升兒年纔勝典謁
追隨知不文只足增笑咀以此坐自咎不辭航百罰
所期醉無歸淹留竟良月

題韋約軒學使秋林講易圖

詩書有精蘊言詮涉疑滯矧乃天地心義爰閱微義
九家競穿選末流益蝸沸三十六宮春於何究真諦
我公秉家學鐵摘乃世肆持節泣三齊往往示大意
官齋木葉脫明湖翻睥睨遺子仍一經飭躬有深勵
愧我于身心占易猶未濟仰望不其山帶草結遐跋
經師幸在邇涉川庶攸利願率魯諸生日夕探象繫

送胡崑圃典試復

命卽和元韻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龍光照海邦星輶發畿甸觀風齊魯鄉難燭忘休燕
鯨鼈出九淵珊瑚網四面明珠固無遺蓀荃亦採徧
高文燦雲霞縟采謝組練由茲登大雅轉移良甚便
直廬舊相依情親荷深眷明湖湛秋光飛蓋侍良燕
貽詩感厚意握手增我戀輶軒方四出玉尺行再見
時屆更替學差
期公再來也

和李文園學使贈別韻 時余方有西
寧觀察之授

置酒四照樓

學署中樓名
施恩山書

共玩明湖月

王命有程期車輪又分發君方采風謠我意戀蛩蟄

每服衡鑿公較量到芒忽齊魯仰儒宗為學貫始卒
公餘示述作朱絃聽疏越颯颯大雅音金絲奏孔闕
嗟予墮塵埃文事故久歇弱草噓春風生意興也勃
浮雲西北馳遠與征鳥沒不惜離居苦高堂有白髮
何當棄手版樹立謝等闕

切問齋集卷十五

五

切問齋集卷十五終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七言古體

老將行

邊城高高壓陣雲邊風颯颯嘶馬羣彎弓射虎石飲
羽何似昔日飛將軍憶昔早從六郡良顧盼欲警樓
蘭王身穿鐵穴千重嶺劍拂金城六月霜世事浮雲
一翻手功名嘖喏知何有暮年贏得雪盈頭少壯空
餘柳生肘夜看星文芒角寒旄頭西北光闌干廉頗
善飯神猶旺定遠無還夢已安倘逢尺一教重起上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一

馬翻身色倍喜功成突兀凌煙閣不畫餘人畫褒鄂

煙草歌

桑椹著樹紅蠶老地頭牆角紛煙草修枝翠拔琅玕
疎駢葉青攢鸞扇小風中有時薄作花淺白輕紅媚
清曉老翁負瓮綆汲勤游女傾筐撥拾早縛來煙隴
晝于茅曝向晴簷夜編篠檀牀壓取石磊砢閩刀切
作絲線繞湘干遠斫林於孫白銅頭嘴裝精巧製爲
煙筒便挾持左比劔佩右弓鉸偶然燕以陽燧光香
霧喚人入髓膈長夏虛堂消暑宜欸冬紙帳驅寒好

菹苑含毫研北吹芳闈對鏡眉端裊逸品爭將仙鶴

名清芬或以蘭芽表譜芳不入離騷咏辨性未經嘗

藥道本似葡萄絕域珍忽共檳榔震旦寶復有屑爲

雲母粉玫瑰花露相和搗以鼻代口事更奇其法乃

自西洋肇錮癖直同嗜昌歌寶愛不啻噉火棗俱登

記室爲狎友漸入賓筵作介紹吾思鹽菜困熬波茶

莽官山事滋擾今之嗜煙如嗜茶細民析利爭微渺

何當還種呂宋王商船但販紅梗稻

後煙草歌

切問齋集卷十六

二

窗扉夜透風力銛中人饑骨寒磨鎌淡巴菰葉炷星

燄噓温回冷三焦炎吾思大地滋百草蕙脯屈軼逢

難兼人參三椽茅三脊上古悉被醫王僉開闢以來

合有此昔人不識空誅芟後來紛紛究元本云致呂

宋詞寧語跡注名物推爾雅不聞釋木惟松杉山經

所志亦奇博大荒毛土窮窺規何況庖羲別性味君

臣佐使羅金函不應諸書並遺載定非聖智忘搜探

中經秦火燔百氏卜書雖存只大凡古昔記錄殘失

次竄佚星宿籠烏蟾桂海虞衡侈范老南方狀類夸

稻舍往往薰木列千品誰爲小草編名銜自古中國
或失志葡萄苜蓿通西南若云地氣有拘閔昔何萎
絕今濡涵遠數閩嶺近燕代町畦栽種紛青藍寧聞
異域充貢賦化枳或類逾淮柑乃知隨地本生產不
逢采擷徒盤饔二百年來人競嗜連吹屢吸忘爲貪
酒闌曲罷吾何有停豪掩卷聊持拈憶昔曾爲賦長
句製造方法陳毫織竟欲廣撫品甲乙茶經茶錄同
襄籤風塵撲面少清暇日購閩產真痴愁今朝節候
交大雪朔風入夜尤清嚴僧房篝火久獨坐餘灰剔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三

去還重添聊盤硬語歷前作肝脾欲煦心神恬

咏石炭

石心持出山一旦附炎熱形狀殊硜硜氣燄已烈烈
山中之人面黧黑艱難致汝骨斷絕餘人盡得藉汝
溫不向山中化山雪

大人命題臨本西嶽華山碑

漢隸十碑九皴剝尋行可讀存西嶽舊揭流傳直萬
金雙鉤摹勒違其剝茲本獨無秋毫爽誰歟妙手尚
書學商邱宋大我家借臨規九勢一波一磔抄雕琢豈

無畫沙與印泥世人競尚谷口學鄭蓋不知斑駁非
本真當其脫手光濯濯卽如晚出有曹全正於姿致
見高卓不然徐季海韓擇木皆唐賢何不率臆逞肥
濁蛇紆蚓縮遞相師唐人學漢無人覺可惜神靈失
呵護竟同薦福毀雷電郭崢趙嶮今俱死遺文金石
誰商榷

方干硯歌爲吳鑑南作

硯側嵌五銖錢數枚

千年墨海蟠蛟龍咫尺雷雨愁濛濛云是方干之遺

切問齋集卷十六 四

硯高齋購致真奇逢此硯昔在鷓鴣宅麝煤萬笏資
磨礪心手追摹逮錢起塵埃賞識驚姚公持上春官
策不用拂衣共載還鏡中鄭仁規李頌陶詳揚弁俱
益友與茲石交同始終硯存人去杳莫卽但見片片
銜青銅論神大抵兄相事看囊未信貧長空牽連附
會成一笑選人繫鞵將無同吁嗟異石有何好元章
袍笏勞曲躬視此奚止丈人行我欲三拜追前蹤
抄爾雅書成作
爾雅請從釋詁論貫弗言訓逮親昏官室器樂並臚

載天陽地府河窮源瑣細植物兼須齷高曾一朝
來昂難字歷口手抄撮書成有若神明存始失轡首
忘報第終遵劇驂歸籬籬素錦綢杠旌注首旂旂日
月獠徒奔大琴大瑟奏絃會跽沂笈棧陳雲門布襪
禱禡各叩事旁旅俎豆遵匏樽人生讀書侈贍博羅
胷角亢槩天根不尋元本虛靈沒龜倪貝橢魚懷鯤
雄雌相掩孰牝牡飛走盡倚麟皇尊此書於人曷以
異譬水之濫邱之敦五方之美靡不備珣玗竹箭包
孕繁從事六經期識字茲惟首基肇祖元何惜不律

切問齋集卷十六 五

爲點勘俗師肯挂牙齒痕妄稱磊落從棄置疲縣沉
浮蕩脈騰我生不及揚雄奇偏反舌齟傷拘煩且當
枕菲昭孳覲只些下招鬣仙魂

祝允明沈氏良惠堂敘銘爲楚材妹婿作

鵲附繼世鑿國論禁方不出名爭闢大書賜額輝高
曼追述德藝鑿翠珉聳牙體掩宗師焚絳義筆畫龍
蛇存故家法物香親熏展觀但恐墨宛痕手還用寶
詒子孫

過汪農部時齋寓獲觀文端公手書諸蹟賦贈

松泉尚書真天人辦香後學南豐親文章德望在朝
野餘事更以書稱神碑版摹揭播海內練楮家藏更
十倍奄有諸家體勢兼錦暉王軸縱橫在行在孝經
述孔聖屢書不一字端正內楷書孝經比他帖尤多外間傳刻多
異同墨蹟頻緝得左證吳中有小字石刻坊間有大字雕本並石刻昔我
先子嗜好同欲以筆力齊斯邕公時一見針芥合舉
昇作隸追唐宗公病唐太宗隸書孝經筆力肥重囑先君另書後老病侵尋
強隱几尚擬書成報知己今手澤總漂零百感茫茫忍對此生子當如孫仲謀看君勛業承箕裘磨盾

切問齋集卷十六 六

從軍請未獲時請從征緬甸不獲閉門肯踏春郊遊同人約修禊陶然亭
君獨讀書制行有家法況習臨池滿裙箠得君手仿
已堪珍君前贈予赤壁賦歸去來辭並聰訓齋語諸種皆臨文端公筆長愧塵埃硯

封匣

和徐滄如觀打魚歌

生習水鄉水慣看漁父漁君作高歌我繼聲漁家之
樂夫何如一船傳自祖父手全家盡向波濤居永無
悍吏括租稅卻有餘地容妻孥大兒生男會打槩小
兒娶婦能牽晷日日銀刀出修網朝朝瓦鬲烹腥腴

夜火微茫宿浦激鄰舟伊軋穿菰蘆天生此輩狎鷗
鳥心非上古輕唐虞今朝日出晴光展移船撒網分
之湖長年力盡舉不得突見一魚跳躍朱鬢須涵濡
弗謝生成厚困阨敢辭刀几驅得酒不知魚性命呼
朋那問人賢愚老益注玉博一醉短筴跋浪誰相拘
我本江湖散人裔滄浪古調能歌呼桃花思逐元真
子泛宅遠尋范大夫但使風波若平地老漁與爾爲
朋徒老漁與爾爲朋徒塵埃僕僕何爲乎

寄沈需尊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七

御溝夜色何淡沲波光正映九衢火翠春故人隔千
里有奇欲賞定思我我昔早爲塵事驅中閒無幾對
君坐猶思小雨春廉纖落花飛絮尊前墮矜夸新得
笑口閒盱衡時輩愁眉鎖有時大句出噓噫風正帆
懸方振柁又或呶嚶作細聲詩人蹇澀追鳥可我時
睥睨思與角百箭未能一中棗藏匿止如縮殼龜黝
飛益媿細腰蝶而君不鄙頑鈍姿在前妄許粃糠簸
前日欣聞遙寄書示我近刻附商舸不知何以達空
函令我如失珠千顆或是舟行過江淮蛟龍攫去深

淵裏不然黠盜識光怪胠篋失此玉磊砢至寶不知
落誰手安得歸計翩然果駕兩輪以兩乘黃僕夫載
脂車炙輮爲君一一簡精金此樂無有策非左一官
匏繫空歎嗟側身遠望愁無那出門大道忘南北秋
風微起吹堀堞瘦馬借騎還寓直恰逢魚鑰下青瑣

送周教授迪文之衢州任

先生積學邁流輩溢爲文辭堪津逮風塵遊跡興已
闌首著堆盤老仍對一帆徑去因過家猶著萊衣請
庭誨芸香署有兒子留瓜皮艇約門生載南下錢唐

切問齋集卷十六

八

江水平江邊山色潑蒼黛巖陵釣臺初平石途經覽
古快紆睠山城學舍敞簷楹捲幔夕陽見鴉背著書
莫漫擬潛夫從遊定比尊元晦數年逆旅相追攀每
荷先生特獎貸臨分不勸酒盈尊恐憑耳熱生感槩
男兒身事無不可冷曹未是時相背蕭齋穩坐廣文
瓊勝作宰官早隱退

送張民部墨岑予告還里

吾觀畫苑兩宗競南北承襲變換何紛綸吳中昔數
文與沈六如筆力均齊秦天才卓絕俱能冠來者後

來太倉少農獨可掩前人少農翰墨煥明盛同時石
谷尊古更交映零縑碎楮抵尺璧好事孰敢輕題評
篁邨先生最晚出師事尊古爲後勁老年欲駕少農
公豈止石谷與仲孟

天子巡方訪遺逸駐輦淮壖見手筆後車載入明光
宮日染煙霞揮不律萬幘寫徧太虛容一帆始許返
蓬蓽我昨拜倒心怔忡願爲弟子知何從兩年逆旅
接餘論僅辨朝揖人行蹤驪駒在門僕治裘征途風
雪沾衣裳到家暫置生枯管霜螯一手聊持嘗時氏部一

切問齋集卷十六

九

手偏廢從來達人貴自我朝市山林無不可此行定愜
遂初衣風月五湖尋畫舸摩娑老眼臥看兩洞庭指
點門生傳寫峯差峩

送詹孝廉之枚承訃還鉛山

桑乾落日波瀲瀲黃沙挾石遮道周轅馬局顧摧雙
輶憐君惜君爲君愁君才不逐時紛紛長安大道衣
寬哀屢上春官棄不收空更歲月臘與腰問何不向
人偃僕稍修名刺朱門投君言得失猶探鉤壁上觀
闕笑魯鄒我今有玦逾琳瑯人不佩繫人之羞俯首

學舍聲呼嘖萬事且付掌上甌聽君所說真我儔爲
君擊筑彈箜篌邀飲十日真良謀搗來會面歷爽秋
驚君忽掩淚兩眸求祿逮親親不留麻衣哭奔墓門
楸北風吹人凍須虬摩挲昔血手屢撈鉛山山縣何
阻修相望不隔陰雲浮待子三年歲悠悠逢迎共說
居與遊還書一瓶供研搜君以書籍寄余故云

贈張茂才虞卿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一

儒生兀兀攻文辭摺擢心腎傷肝脾就中六義差近
古爲是往聖咸親爲漢魏五言沿四始聲律雖緩音
無虧明堂清廟不可復末流猶足防頽熾張君年少
絕風雅宛委石室周尋披蘇李河梁導先路曹劉樂
府傳芳規追逐上下意親切行見入室窺堂宦京華
僦屋載寒暑吟成每歎才鋒奇橐書往就文章伯時就
館邵侍御良鑿刮膜留金篦他時酒酣出新製瓊瑤
照座光離離

送顧宗人古湫

虞東顧夫子著書仰屋梁日食太倉不滿腹歸心忽
逐南雲翔縱是無田計亦得槎枒萬卷撐空腸化爲

文字異詭怪吉雲甘露呈殊祥末流承學正岐驚卑者墜谷高排闥四方上下奚所稅亟須導引歸中央要以六經為根柢先就制義除批糠碑版論述貫子史六書聲韻兼裨倉等身著作老無用歸與後學陳其方吾鄉輩出富才俊近來本業多蕪荒爭事組織為巧麗依附哲匠成聲光願返浮文出經術茲行能不懷餘望嗚呼茲行能不懷餘望

送錢舍人鶯灘

尚書晚達名東吳謂歸愚沈公丈人繼起真其徒頭白一

切問齋集卷十六 二

官旋棄去肯與年少相爭趨自勒銀鉤照碑版染翰臨池通籀篆寸縑尺素千金求掉頭卻作冥鴻返前年憶別長安中為摹手澤傳無窮蒙刻先人所臨今幸山碑行世今年相見掖垣裏更致新詩長竟紙手書舊作見貽貧交兩世荷深知忍聽歌驪復路岐含情一片盧溝月正照長洲花發時

五言近體

太倉道中

百里中吳水東流近海門濕煙通蜃氣淤岸有潮痕

落日孤城迴陰雲野市昏伊人住何所今夜倒芳樽時訪王存素於所居西園

侍兩大人夜話書感

浮生真若夢離合總無端奚啻經多難翻因獲暫安流知河水淺路覺太行寬畢竟全天屬悠悠付達觀

除夕

慣作經年客今宵倍繫思酒闌辭歲後人靜獨吟時雁去關門近書來石鯉遲遙憐雙白髮明日又添絲效白樂天何處難忘酒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三

何處難忘酒冠裾謁紫宸上尊頰後湛露樂清晨大酺開高閣康衢洽比鄰此時無一釃真負太平身何處難忘酒登龍座客盈荀陳推物望揚馬負時名飛蓋南皮接高懷北海傾此時無一釃虛席愧前盟何處難忘酒文成喜欲顛詩篇元白歷手筆許燕傳綵袖飛牋日旗亭畫壁年此時無一釃藝圃漫漁畝何處難忘酒朝回日正紅門前無熱客袖底有清風閉閣焚香靜攤書發興融此時無一釃退食更何功何處難忘酒秋原跋馬勞茸纓影斗笠窄袖換征袍

囊筆龍堆遠飛書雁陣高此時無一醜壯士詎能豪
何處難忘酒鄉關邇暫過菰蘆朋舊健鷺鳴水村多
蠟炬宵同剪驪駒客又歌此時無一醜其奈別愁何
何處難忘酒長安大隱尊俸錢支屋價月粟佐晨飧
好事攜琴至諸兒問字喧此時無一醜岑寂對朝昏

月夜自熱河至喀拉河屯次陳垣橋農部韻

一片深秋月關山幾度圓纖雲曾不染涼露爲新漪
慣逐征塵影頻催逝水年今宵同一照何異雁行連
雙塢中途迴孤雲靜夜閒脫驂辭舊館時館人適
有私戚聯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三

騎入重山食藉滄錢給裝攜藥裹還時購虎骨鹿角
皆藥籠中物
往時深沒蹀曾涉水潺湲二十六年
大水過此

譙鼓傳更後明河射角時微霜沾野草羣木動涼颺
客久催程急宵寒舉策遲到依濡水宿清夢遠流漪
白水園深樹蒼煙簇線垣荒雞疑曙起羸馬見槽奔
不記途千折迴看髮一痕茅檐燈處處都是近過村

自田盤天成寺歷遊萬松東西甘澗導涼甲石

門而歸

細路緣秋棧涼溪跨石砧煙中僧磬出樹杪利竿雙

夏月思冰簟天風見羽幢石刻天風雲鶴
及冰簟諸字幽懷殊未

盡徒侶已心降馮魯巖鄭
養田先歸

屋外山無極林間馬不停轉厓沙路白對面晚峯青
響籟吹襟袖遙原入戶肩危巒檐角俯石氣浸中庭
再上通盤谷迴鑣踏舊痕半山岐路折深崦白雲屯
澗絕依闌護樓懸對石蹲相逢成不意茶話更松門

途遇閣學慶
樹齋諸公

已歷岡重複遙窺樹密踈陽厓紅散錦陰壑翠浮裾
塔向中盤古門欹甲石紆續遊他日事還訪鴈峯居

切問齋集卷十六 四

詩人李眉山隱
居鴈峯山下

沈果堂徵君過訪因出所業求正

布帆今日卸小閣對清尊敝帚千金享春風一座温
椎輪傳軌躅宿海辨河源先達資餘論鄉人願及門
乍辭雙鳳闕來問五湖村黃雀陶莊至紅菱夏墓蘇
柴扉容嘯傲溪雨自奔渾終謝鳴夷子青雲事共論
靜大堂賦呈養餘舅氏

白髮吾家舅青萍淬劍鉞早年三賦就中歲一官藏
吏隱兼梅尉聲華仰鄭莊哦松聊小試辭祿爲高堂

東哲晨浪潔陶潛漉酒香宦情同爪雪樂事富縑細
苞采看雛鳳權奇育乘黃傳經心鄭重得路志騰驥
此日來三徑前期已十霜小山猶桂樹深院發新篁
杯竿催浮白謳歌在點蒼渭陽情誼切感激寄篇章
七言近體

出京別石魯山

交態如君比漆堅風檠雨榻鎮相憐河梁錄別三千
里逆旅論交五六年清抱共懸秋水外相思仍指白
雲邊僕夫何事催人速寒月盧溝欲上弦

切問齋集卷一六 五

留別顯溪舅氏

兩月高軒一榻排征衣幾拂又遲徊貧來親戚憐同
病老去光陰覺易催池面綠波寒有稜石闌春事暖
生苔茲行愁絕滄江暮萬里孤雲倚棹開

謝吳徵君樸庭餉酒

閃日梯雲晚未開平頭解事挈壺來絕交擬廣朱公
論排難曾無魯仲才自昔城門防失火至今鳩鳥恐
能媒還期九陌春風裏竹葉重傾話舊杯

遊西山同王孝廉元音高孝廉景濂作

三人共載一車箱出郭身如返故鄉流水清於鶯脰
水橫塘長過虎邱塘朱闌碧樹參差見乳燕鳴鳩下
上忙酒店青帘招繫馬誤操蠻語問吳娘
白波千頃滑琉璃窈窕沖融落日時金鳳翼開宮瓦
動檣烏腳轉戰船移時追宴鎬觀魚藻不獨橫汾樹
羽旗客子暫過窺浩蕩清纓爭擬濯漣漪

萬壽山前金碧開

行宮別殿望崔嵬丹青鑄瓦觚稜聳駝馬裘車柱礎
來濕浸雲根泉漱玉喧連人海氣蒸雷同遊不暇尋

切問齋集卷一六 六

遺跡古墓流傳說楚材

玉泉流出水云云今昔何煩感慨紛景泰遺陵橫古
道金源荒寺隱斜曛堅碣近築增形勢健銳新移宿
禁軍

聖代武功元近古方開麟閣畫殊勳

路轉諸峯日向西蒼煙晚起到山迷安單客似投林
鳥待月人如候曉雞臥佛夜參茶版靜安羅清蔭石
壇低還傳寺後櫻桃洞明日重尋一杖藜

上方清磬放堂參好別諸僧過曉嵐蛺蝶趁人香界

舞葫蘆沾酒白蓮甘

宸遊侍騎遙峯見

御宿精廬隔嶺探迴指秘魔

崖裏樹春風薰得萬花酣

椽葉蒙茸翳石關穿雲疲極更躋攀蘆滿歷歷晴沙

擁鳳闕巍巍禁樹環樽酒斲留磐石坐登臨須到

寶珠還名山久約攜筇訪難得同逢此日閒

白恰風吹谷口眼歸途如夢渺難醒無邊麗景行相

引隨意花村轍便停柳絮青門飛片片春塵紫陌望

冥冥未須挂席江關去圖畫方尋五岳形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七

偶感

喜無側媚干時術不作媵媵諛墓文知已未妨當代
少浮名深恐後人聞研池餘墨臨窗試初地清香盥
手薰決計踈狂竊微祿閉門寂寂似揚雲

訓張文學玉川雨後見懷之作

涼生几榻燕飛回高館褰簾夕照開不道冰絃爲世
棄自敲銅盞覺神來門前好事傳高詠屐底新痕破
綠苔他日尚平婚嫁畢相期去翦北山萊

扈從木蘭賦贈同人屬和

馬頭秋色萬山清每爲匆匆不記程如卷畫圖雲過

眼偶成訓唱谷傳聲霜飄紅樹林初雜雨濕青皋草

尚生如此風光真暢好何人不愜遠遊情

地迴天高露氣清行國歲事有期程關門不設防秋

戍壯士能歌出塞聲霹靂手翻弓引滿風颺蹄蹴馬

騎生短衣橐筆長楊裏早媿相如作賦情

山靈警蹕屬車清雲罕還移十里程網面時開知有

祝周法漸密聽無聲雉憐文采逢鷹駭虎蓄風威見

獵生日暮名王爭割炙大庖充溢快羣情

切問齋集卷十六 六

瘦影伶仃鶴骨清十年三度到邊程每依邴魏教裁
劄得荷徐劉許繼聲並轡重巖金鏘響舉盃行帳酒
鱗生新詩定得山川助好乞鴻篇豁旅情

曉發案班鳩活絡色欽

晨炊早熟敵裘輕殘月猶懸事曉征雁背白雲沙際
立人穿紅葉嶺頭行無多長物酬僮僕只倚同官作
弟兄聞說關山今極北向南明日是歸程

寓園雜詠和阮唐山同年

懶抽架帙袖中藏喜見奚奴背一囊夢到適逢真不

意飲知有味在重嘗論甌豈足酬良買引睡還如獲
禁方老去健忘渾不惜掩書雲霧墮茫茫

日長久坐力難堪午枕聊尋一餉酣機事漸忘除害
馬心思曾竭是原蠶臥聞蟬噪高依柳起覓荷香散
蒲潭甘載塵勞俱夢幻白頭慚對鏡開函

中庭促膝共遺廬諧笑云云習未除苛節剛於相熟
後淡懷長似訂交初才華須讓連城璧蹇劣誰持下
坂車夜久不知河轉角柳梢缺月挂方疏

切問齋集卷十六 九

敢笑曹司職事微每因戒旦切朝饑自呼嬴僕牽槽
馬已見羣鷄集省闈官漏傳聲催制草掖梧零露透
朝衣在家早起平生意莫怪勞薪偃息希

保德州城樓晚眺

一掌蓮峯類削成黃河如帶繞孤城樓煩勝槩憑高
攬堞影空寒返照明
涑水中分兩岸山女牆終日對潺湲相聞擊柝同邗
魯府谷平窺戍鼓開

晉祠

平明旭日古城開紅杏村村一色栽瘦馬獨行迷去

路香風引入晉祠來

柳條濃綠雨初晴懸甕山頭細草生蟹眼試烹難老

碧山上有澗泉邊手洗煮茶鑪

振策危梯躡薛斑松陰盤鶴上孱顏汾流渺渺登高
盡一片閒雲遮故山

竟日流連意尚貪此來真似到江南數聲清磬上方
出送客溪邊月瀉潭

遊仙絕句

切問齋集卷十六 十

口誦琅霄二十年能呼六博鬪羣仙鬱儀指點桂之

樹落子紛紛香滿天
徑入芝田采作糧重拳薜荔集衣裳竹符幾蝕琅玕
字一葉飄零墮下方

層城煙客駕文虬招我同參十二樓聯袂直凌霄漢
上金銀官闕夢中遊

秦女吹簫子晉笙一時齊上大光明於今各占山頭
去碧海騎鯨獨自行

案斑鳩道中次申光祿笏山前輩韻

溪流詰屈草藏蛇涼月如霜向曉斜無數炊煙行帳

出乍經隔宿又移家

蒼然曙色四山平策馬高岡景倍清却恐深林留虎

跡五更未得著鞭行

宛轉屏風九疊開一峯獨秀翠雲堆未妨樵斧年年

至直幹終成合抱材

蕭蕭獵騎競嘶風一過平原淺草空

萬乘行圍親得鹿吉駟初試汗溝紅新購烏梁海良馬賜名安吉

騶

塞上雜紀十首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三

旗燾晴曛展四門瓊盧置頓室餘溫圍場六膳先登

雉進哨始日例先射碧椀調羹奉

至尊

白褂人持丈二矛每尋虎穴占先籌旋看豹尾班中

立賜著鷲黃作隊頭

霜風吹剪月磨鎌佈置方圓兩翼監飛騎弓刀千二

百夜深蓐食上巉岵

謹聲四合跡難藏但見虛弓已仆僵鬪獸不緣奇猛

極等閒那肯放神鎗

征途率掣駿蹄塵功狗還因見兔神力盡不曾教下
咽肯收餘怒遠隨人

樂府歌傳雉子班臂鷹斜掣態餘閒球場帶箭難爭

較幾見容渠活草間

山頭雲錦不營盤十二鳴鐘響

御鞍鞍內嵌自鳴鐘響十二超洱踰蔥并

賜號龍媒來自愛烏汗

數獲慙叨剖炙分內人傳

勅更趨聞庖珍徧逮封疆吏謝摺應披四六文

切問齋集卷十六 三

帳外跳珠白雨來嶺邊野火淨飛埃花翎快馬圍成

陣又向重崖格獸回

幔城開處突黃塵身手無勞問蹶張投筆也能擒逸

足給鮮持獻上公嘗同人手縛一鷹以饋上相

錢數峯先生松泉遺響圖

滿目松風竹影寒莫教止作畫圖看南塘卜築開三

徑會喜歸來及歲闌

未是辭榮作隱君一生心事在遺文蕭齋重讀南歸

詠清響泠泠入夜聞

新泰過敖山簡趙鹿泉太常

一峯秀出翠雲堆使者經臨眼倍開泰岱兒孫千百輩獨標麟角是真才

陪遊繹山未造絕頂趙太常貽詩見懊輒依來

韻奉訓

魯國西南萬石堆邾婁近郭翠屏開自來造化鍾神秀聖域賢關此降才

紀侯城闕廢成堆獨見蒼崕疊嶂開于役慙過難久

駐何人騎鶴詫仙才

山有石刻云陳三公駕鶴處

切問齋集卷十六

異石縱橫夾路堆白雲曉散洞門開五華勝處支筇

入還仗登高作賦才

題愛日圖示兒子綱

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還一日功已惜孩提虛歲月莫教妻子困英雄聖賢事業千層上忠孝關頭一念通最忌畫圖如畫餅眼前好看腹難充

切問齋集卷十六終

吳門劉



〔清〕阮葵生撰

七錄齋詩鈔十卷
文鈔十卷

清稿本

七錄齋詩鈔序

劉知幾論史有三長曰才曰學曰識吾謂史固有是詩亦宜然天資敏特下筆千言洋洋纒纒不煩追琢是之謂才孕括古今舊聞並畜兼采博極羣書是之謂學俯仰上下洞有所見可以開拓心胸垂世龜鑑是之謂識自有唐以來不兼此三者不為大家於今求能是者蓋寥寥焉唯吾友阮吾山舍人當之吾山與弟謝堦俱以詩鳴自八九歲時即能吟咏弱冠前所作多散佚嗣是才益老學益邃識益高其為詩也如山水然峻者衍者廣者紆者滙者流者湍者漫者千態萬狀罔弗畢備大抵只如其意所欲言而縱橫百出出入於百家諸氏而軌則森然其諸昌黎韓氏所謂材全能鉅者與夫詩道之靡也久矣昔人曰言志曰理性情然無才學識三者貫之志於何明性情於何正近之談放軼者勿論已其或局守一隅講機法別風格而忘其本焉循乎其說遂至廢才棄學而無所用其識於是道降為技使於天下空踈庸妄之輩兼無以服夫是駕凌節者之心甚至古大家如李杜韓蘇概指為變調斥為不合格格知燭火之可照也而蔽於日月之明知箏笛之為樂也而昧於鍾呂之

七錄齋鈔

奏嗚呼讀吾山詩其亦可關其口旋其面目矣予年近三十始攻詩孺染漸摩惟吾山是質十年以來研究經義不能專心於此予經說藁成吾山更定數十條發前人所未發又為予言知我詩者謝堦外唯子一人良以經史與詩文無不根於才學而折衷於識吾山不專能詩乃所以能詩予雖不能詩而未嘗不知詩無他其理一也長夏共寓積雨連旬因讀七錄齋集暢語及之吾山曰子之言世人之所不樂聞實世人之所不可不聞者遂書以為詩鈔序時乾隆壬午閏五月望日年愚弟王溥書於宣南坊邸之竹影

泉音書屋

七錄齋鈔

七錄齋詩鈔目錄

卷一

古體詩四十二首

今體詩二十二首

卷二

古體詩二十二首

今體詩三十五首

卷三

古體詩十九首

今體詩二十五首

卷四

古體詩二十三首

今體詩三十七首

卷五

古體詩十八首

今體詩六十一首

卷六

古體詩四十一首

今體詩二十八首

卷七

古體詩十六首

今體詩四十六首

卷八

古體詩十五首

今體詩五十九首

卷九

古體詩十九首

今體詩五十六首

卷十

古體詩二十三首

今體詩四十六首

共古今體詩六百一十一首

七錄齋詩鈔卷一

田家雜詩



東華課農事汲水開灌園竟日
曉籟轉隱隱聞前
村穉花眩紅紫歷歷當我門
侵晨露滋濕薄暮風
枝翻田間自佳色抱甕忘朝昏
春疇一夜雨新綠何漫漫
老農凌晨起踏之顏色
歡蘇蘇潤原隰潺潺鳴迴
湍枯棹閑不用縱橫架
蒼蒼感彼造化力暫得手足寬
林杳泛惠風陰陰菴茅屋
踈隴被嘉禾清流帶修

一錄齋鈔

竹興未獨行吟牛背
答歌曲遙看原上村
田父走相續豈不憚勞苦
恐虛舊車祝

夏雲海上來頃刻變百狀
秋雨密如絲芳埃吹細
浪田家夏秋時奔走
出相望稚子爭飲牛
村婦忙飽餉可憐一粒
餐敢遺寸陰曠

人生貴太古城市拘禮法
野老無機心閒言吐
曾膏談咲海天空足洗
塵耳狹一室羣從遊
温温習世業睹此風俗
淳不覺性情洽

寓懷

我非金石資官骸類草木
人壽復幾何榮名苦不

足東西跳兩九壯懷苦碌碌
行樂宜及時百年一
轉燭首鼠徒兩謁
轅駒苦局促丈夫未稅駕
且卧東山麓

千將未出匣時時匣中鳴
弁尼藏深淵往往中宵
明才士處囊底一出羣
兒驚炫玉昔所戒抱璞終
何榮龍潛與虎炳時哉
惟所行儒冠豈誤人君子
崇令名

登山畏崎嶇涉水愁波濤
伊人渺天末別懷空鬱
陶人生貴知己一言堪
久要貴賤無異心死生誓
同袍奈何末世士翻覆
更崇朝斗酒矢劍頸羹豆

一錄齋鈔

興戈矛昔人有三友
慎旃惟爾曹
貴遊路要津起家半屠
酷光輝耀賜奕吹噓走風
雨誰者為剪拂鄉相可
立取伊彼蘆中士甘心守
農圃挾策非賢人自媒
豈貞女朝靈察危機熟視
若無睹

大雅久寥落狂瀾誰
抵柱于雲送雄詞長鄉
多麗賦徒爾事雕虫
芟芟費神慮昔我有先
正深心託毫素用以道
性情匪云摘月露古人
不可作但貽後生誤
悠悠筮苗耳誰與
砥其痛

迢迢東海東上有三神山
仙人乘翠蓋雲中時往

還不知幾千歲鶴髮而朱顏我欲控黃鶴軀身昇
此間長跼請丹訣携手聞笑言冷冷青瑤流蒼蒼
松桂壇相將採芝木駐景上清班舉手謝世人回
頭迷塵寰

芳樹

芳樹不知名柔條森滿園東風一以度梳櫛春斑
斑花開裊展影花落愁蟬媛穠華易凋謝轉眼非
春暄相思不相見成蹊終無言

臨高臺

端居忽不憚日暮臨高臺舉首望京洛沉憂從中

錄齊鈔

來中原摧麟鳳窮居良可哀翹思忽長嘆恨非英
雄才馳光訝如電延頸空徘徊徘徊不能去斷絕

中場淮

怨歌行

晶晶秋月清撼撼秋風起蟋蟀驚妾心選情亘千
里攏坂征塵黃雁門峰色紫落葉不歸根歲華驚
逝水緬昔送君時芳懷託蘭芷淨雲停不流轉覺
銀漢通中夜擘瑤琴獨且念彼美載咏東山詩輟
轉何能已

採蓮曲

採蓮蕙採葉翠蓋擎清流花謝葉獨存團圓直到
秋

採蓮蕙採藕潔白浸波深中有不斷絲纏綿似妾
心

鉢池山

仙人王子喬鍊丹居此山仙去不復返極目唯雲
烟山根錯亂石幽壑飛紅泉空臺落梵響松籟鳴
清絃攀蘿上絕磴臨流聽潺湲步虛訪仙踪採藥
懷芝田山中招隱客高風懷昔賢我欲據丹灶悠
然証長年

錄齊鈔

野望

振策晴郊外天高豁遠眸秋暎聚未黍日夕下羊
牛帶郭千家靜環溪百丈湫村、板板急吾欲事

西疇

中田覓微逕步履每蹇裳野水搖孤艇浮雲接大
荒平生住城市踪跡塊塊衰桑東望嗟沉潦何時咏
稻梁

春柳

何限風情暗欲銷南陌踏青飛
暖絮東風吹綠上柔條聽殘長笛新亭角立盡斜

陽舊板橋認取靈和標格在麴塵烟起亂絲飄
濯濯風姿舊有名十分橋小且藏鶯琴條欲盡經
春感顧影偏闌送遠情騰取柔腸添綽約劇情通
體是輕盈樓頭多少凝粧女瘦損宮腰學未成
顛狂無賴自難持終日應無不舞時何處陌頭牽
遠思有人樓上闌纖眉悵春易得增消瘦生小偏
應管別離司馬莫愁憔悴甚翠條不似鬢邊絲

過邊頭公葦間書屋

十年塵土沉征袍小築書堂遠市囂風雨幾回尋
舊約菰蘆從古卧人豪飛鴻過眼青天濶穴蟻闌
心白浪高浮世悠悠聊痛飲丈夫何必擁旌旄

詠史

烈烈兩大節死生存趙孤浮夸若左氏曷不筆之
書史速有粟承妙旨傳眉須此義風天下繼起紫
有徒遊哉夏臣靡其詳今闕如
日夜望喪來夸飾大言耳毒非甚虎狼詎忍戕其
子灼見在幾先胡為必出此想當料事時危幸實
相倚縱不脫其難未必連之死當斷復游移潰散
不可理智非陶朱公豈終寧慎始
陳餘推印綬張耳猶錯愕謙論導其旁尚可歸前

約勸耳急佩之城府判垠嶠餘既軀命戕耳亦信
義薄所以人倫間補救賴良藥債事在一言其害
劇于鏹

帳中飲美人胯下騰名駒談笑七十戰雄姿千古
無千金購吾頭且復立斯須高歌感左右從容及
頭顧英雄自有真成敗徒區區

五世為韓臣祖龍寶韓仇良為報韓出此義高千
秋韓王有遺孤瓊尾傷旋邱郡生封六國韓祚其
有膠漢王越刻邱行可光先猷歸而事其主豈不
勝封畱咄哉借前箸乃為他人籌後來孤孫信謀

七錄齋鈔

逆終見收身戮血食斬非徒受地羞良也果為韓
曷不先為謀

諸將入咸陽金幣抄盈車惟何獨先入收律令圖
書以此知扼塞戶口無亡通慨自秦燔後儒坑燬
首愚爾時博士職猶掌三代儲詩書百家語豈不
藏天府假令收得之聖道光瑤榭楚人一炬後萬
古長夜如太息刀筆吏所見真區區
稱不盡廢量用不顯廢施薦賢不得力不若沉沙
泥我讀淮陰傳太僕良足奇丞相追亡卒登壇隆
禮儀掌握一區夏指揮千熊羆寶刀鳴鞘中不割

相龍鎮後謀殺何其慘
佛冠子不盈成場沈四老歸
蕭山賢孔見事明晚即頓
不辛幸幸未漢廷事長亦
猶若逆鋒誰敢標杯差不
足惜視不何事輕監傷敗
母事能勿隨美彭黃鶴去
不返鴻雁何天遠我脫
瘡痍獨有象生

葉與苑伉壯飽多豆驢裏如風馳英雄千丈氣噴
吐在此時後來成帝業才似左券携

為善也卒鍾室給淮陰何思復何怨此事傷人
心功高方震主殺死愁不任聊為雉中媒曾是傷
子禽膝彼辟殺人太息沾吾襟

陳平多陰謀晚附諸呂力王呂獨不爭何如王陵
直趨為右丞相頭位以此弋太尉誅諸呂平亦於
鉏擊詎知雁行駭不為退飛鷄事成榮名齊人孰
窺其帶臣功不如勃方寸自披瀝

赫赫霍去病煌煌衛子夫曖昧以有身而乃震震
區魏姬化清蟬萬胎生飛駒乘除有天運變化安
可模斷斷謂世族無乃今世愚

少好讀禁書言從臨舊遊奈何生五女緩急徒悲
愁叔季信醫藥遠涉山海求生但食草木死不貽
箕裘曷親淳子生勅君行且休

紉扇曲

手持白紉扇雜掩相思淚多恐西風生秋未易拋

棄

白馬

白馬拖金絡騎嘶必昂首一鞭搖尾行此身究誰

有

春草

春影綠無鱗萋萋芳草新未堪承繡轂才可觀花
茵出土初經雨數榮易占春根苗誰植汝踪跡過
郊園

寓園梅開為風雨所敗

絕擬梅開日提壺酌翠微如何一夜雨斷送好春
歸寒冷殘香入庭空艷雪飛詩懷渾欲瘦寂寂掩
雙扉

兒背畫馬歌用蘇子由觀韓幹畫馬韵

龔生白頭常依岳龍鍾泪眼如紫絲南望臨安恨
填臆悲啼塵負懷中椎九原丞相不可作麻衣芒
屨空奔馳家徒壁立坐無席獨對弱子傷愁羈或
凭兒背作唐馬風髻露鬚真權奇如龍如象孰敢
控騅駟駘駘皆伏雌疑是房星下為怪要屬妙手
偶得之龔生畫馬豈徒爾寧競醜骨誇妍皮蘭筋
豪箭寓哀痛太息兒背心誰知嗚呼太息兒背心
誰知莫謂龔生是畫師

贈薛季思

吾聞漢有摹印書平正往往通隸法後人目未識

古印天吳紫鳳紛椒櫨公輩直坐不讀書金石雕
鏤類書押文何不作程未死篆刻紛紛搃顏甲河
東端復文有神曠古斯倉恣漢獵青花乳細桃皮
紅殘踐壞紐競收拾鈍鉄入手生旋風如峯墜石
泉穿峽蛟螭拏攫鏗金刀星斗芒寒落寶匣誰謂
壯夫羞不為百歲老翁氣驚憎青田山根石材乏
一寸價敵餅金十儉荒橋舌相矜昭此事坐受君
彈壓春朝鄭重來問遺片片琪玕耀裝篋知君於
我如石交豈獨屠龍誇絕業所恣傲骨常磴磴有
藉砥磨功細入何當雲亭來問奇門外停驂載蟹

楹

合七錄齋鈔

南陽湖觀打魚歌

南陽湖踞南湖汜南陽湖水平於紙層巒疊嶽抱
湖邊波光凝碧山光紫山外人家業捕魚風蓑雨
笠綠菰蒲我來蟻權傍湖江烟嵐一抹疑有無漁
舟兩兩蕩天末擊汰揚舠破空濶大魚躍出驚神
鯉小魚尾禿浪中跋瀆史網得數千頭鱗鱗滿載
歸沙洲就釜銀絲烹白雪傾筐野肆換新筍薄暮
炊烟燃楚竹爭脫荷衣曲港西醉看殘日晚山紅
笑指湖心秋月白我家淮浦浪連天牧唱菱歌憶

往年坐傍青簾泛雙槳汀花岸芷相延緣苦被支
祁歲為虐蛟涎龍沫波濤惡年年萍梗怨秋風一
椽無計嗟飄泊安得移居來此湖抽身便向湖中
漁浮家泛宅長孫子把酒時還讀我書

秋日遊怡園

獨居苦岑寂負此清秋時不速集眾賢或如相會
期言尋城北園步屨繞芳池亭臺丰敞側樹影何
參差蠅蝓絡窓戶烏鵲巢高枝當年富文讎車笠
紛追隨盛會或不再世事嗟推移山頭一延佇蕭
蕭聞寒颼

石城懷古

合七錄齋鈔

萬疊青山抱石城龍盤虎踞舊神京樓臺半屬南
朝寺軍壘全消北府兵閣閉臨春終有恨歌殘玉
樹已無聲繁華莫問當年事燕子飛飛空復情

尋舊宮

輦路迢迢儼望中禁城不改舊從龍運移自失山
形險事去非闕王氣終玉座僅標闌寺塚金輪仍
紀梵王宮行人日暮重回首無教牛羊一笛風

贈陳山人

不意相逢舊石城滄江流盡六朝聲幽棲地僻行

人少古寺亭荒病鶴迎歌哭著書遲學道風塵賣
藥自逃名論交與爾真傾蓋別向人間托此情

早鶯和程魚門

春林吹嫩綠倚旋度新鶯翠葉藏身小金衣坐樹
明隔花啼宿露傍晚曉轉春晴不用雙柑聽能令俗
耳清

早蝶和程魚門

甫遂微生性花開便過墻露寒衣尚薄風暖態偏
狂已美娟娟舞能尋細細香眼前看汝慣終日覺
飛忙

登燕子磯

絕頂高雲外支筇緩步登極天窺海遠落日瀉江
澄襟帶收京口杯盃指林樾羽翰如可借應得逐
鷗鷗

食鱸魚

棟花風過潮滿江漁人得僂窺魚缸獻新論價不
易得客未道我尾一雙飭付厨娘帶鱸煮開樽坐
傍紅油窗箸夾肉芝凍活玉盤堆珠菜誇雞腔非
如河豚海鮓聚腥毒詎比黃鱧青鯉空駭龍腸乙
枕丁尾兩皆不惡莫嫌腹下箭簇森腫體入口多

刺味始美東坡之恨心難降淮南水鄉足蝦鱉偏
怪生不從此邦今年且喜食更蚤大嚼倒盡芳草
缸酒闌放歌君勿笑會從江上乘吳艘

海南檳榔歌酬楊公子

東坡先生謫居儋耳時日啖一粒_也朝食無枝林
下聞高哦詩成小草亦增色_也岳房統刺種特殊龍
乳鳳卵芽新擘我讀坡詩口流涎幾回夢想身到
嶺南喫嶺南道路窮躋攀隔斷千山等異域平生
此願空懷貪食指相相動何益_也如農公子海上歸
抽身才出枕柳船縱談山川驚曠_也聲撫膺恨不生

雙翼手出璧珍數十粒

我金錯刀迎及平分赤虹壁曼卿笑擲桃花飛李
倫怒奪珊瑚擊吐吞紺雪咀流霞不數丹砂與白
石燕支未點絳唇斑櫻桃直映瑛盤赤由苦得甘
味美回君子所貴非饕餮多君餽遺有深情_也此
足以慰今夕况有新詩貯錦封吟罷清風拂簾額
恨無香草藉作歌蟬吟蛙鼓慚風格幾時縱身五
嶺之南三山東來朝快蝶吾雙履

城北園亭燕集

珠湖曲曲波漾漾紅橋西偏鱗白舫選勝忽到城

北園步屨散杖穿小巷才隔三城地散跣况當四月天和暢不速已集十三人影纓曳履走相望園公為客開柴關陰陰一架藤花放修竹不除當路枝怪石儼作向人狀松老千年斑作鱗亭空四壁虛無障行過畧約倚朱闌落花萬點浮春浪信步周巡曲檻邊縱身直到危峯上我有閑愁千百端登高一眺胸懷曠山園景物望中收隔溪遙見青帘颺入座狂吟謝客詩呼童快貫朝朝姬釀酒戶誰甘大小分一軍似我猶堪張醉倒花前未是痴玉山顏後神逾王我有狂言請具陳四座勿喧吾姑妄眼前風景良不殊辛勤却自何人叔主人征海去不歸坐令名區隔蓬閣種花不是看花人吾輩逢場携屨杖諸公衮衮俱名流從倚臨風發清唱高談雄辯誇詠奇勝地良辰任跌宕百年容易此合并文章風誼爭相尚春來不惜醉千場此生還著屐幾兩情誰畫作雅集圖詩以紀遊吾不讓

秋夜

纖月下檐端照我讀書室露溥桂華濃風搖菊影側秋意何蕭疎悠悠吟抱膝坐看銀漢移虫聲唧唧

天際起涼颼颼然落庭樹四壁帶寒蟬萬井聞搗素微雲駐不飛俯仰恣延佇空庭藻荇橫締衣濕秋露

讀邑志張孝忠傳

建炎以來九土圻銅馬紛紛若蟻織貴官宿將擁節旄首下尻高標賊謝公發憤獨勤王平江潭州軍氣揚一見將軍倚右臂帳前流涕策戎行卑師禦敵轉江表雙刀照耀飛丹霜團湖坪外西風烈殺氣橫秋胆如鉄敵勢雲屯捲地來忽驚馬吳奔流血將軍矢盡尚揮刀隻手思將萬虜滅但教

七錄齋鈔

心共白日懸那惜身隨天柱折南朝從此更無人忍向屋山問帝魂錦水千年流碧血丹心半夜燭青燐吁嗟予丈夫七尺重泰山取義成仁在此間君不見高遠呂文福生降萬古身名辱青史何曾堪卒讀

瓶梅

一枝帶嶺雲青蕊橫素影騰彼冰雪姿無言人自靜紙闌迎朝曦暗香度彌永掩卷咏懷人耐茲歲寒冷

野寺

禪扉半掩夕陽中
林外香風動塔鐘
行遍空階人不見
一聲清磬落孤松

王芥子檢討招集陶然亭

長安一夜秋風生
城中萬戶砧杵聲
忽聞折柬招羣飲
驚起新睡身為輕
城南子亭對雙闌
葦葉延緣致佳絕
數株烏柏魚鱗紅
一路藉楊蟬翼繫翰
林主人興轉豪俸錢
到手棄弁髦驅車那許俗人
入校轄先防佳客遊席地清談如屑玉
樹影當簷瀉杯綠軟紅十丈不能侵
虛白一窻淨如沃西山當面張翠屏
拄笏看山倚画樓秋光點淡霜華白

七錄齋鈔

木葉凋殘石氣晴
乍有秋聲未耳畔
旅愁欲翦渾難斷
配顏遙越晚楓丹
巨觴飛似晨星亂
主人催酒更催詩
粉壁新塗逸客題
太史含毫初着句
山僧磨墨何淋漓
我本菰蘆一釣者
多君起我太踈野
醉後沉吟句未成
一聲南雁愁偏惹

津門舟中

夕陽城下晚潮紅
城闕蒼茫野望中
海氣作雲迷遠岸
河流鼓浪戰秋風
輪蹄不于炊烟密
錢貝喧聞市井通
回首長安天尺五
片帆東下等飄蓬

聞雁

陽鳥乘秋信
鶯飛入翠微
寸心終北向
息影暫南歸
皎月隨清夢
新霜點素衣
平生霄漢志
豈為稻粱肥

南莊雜詩

策蹇綠溪路
危橋俯碧波
綠凋荷蓋折
紅散蓼花多
烟艇聞漁唱
風帆數客過
村中無盜賊
燈火夜聞歌

四望多杭林
園門只短垣
樹高深坐鳥
村近晚歸豚
野處存吾樸
幽栖遠市喧
陶潛真遠士
松菊老田園

田園

六錄齋鈔

曲岸多臨水
時宜把釣竿
露凝禾穗濕
風折柳綿乾
得酒尋隣酌
攤書面圍看
自憐迂拙性
苟且學偷安

幾歲流民盡
今年戶口增
小橋通過客
野艇渡歸僧
林響村鐘笛
沙明遠寺燈
老農有真意
帶月一扶藤

過城東訪頤公不過冒雨歸未寄以詩

夾岸涼波新
行環訪君又
過綠蒲灣
刻憐會面千回少
不道掀髯一
眼慳水閣且
懸徐孺榻
墨雲都化朱家山
來朝重着探
出履一棹重
來艤葦間

七錄齋詩鈔卷二

十載山陽阮葵生吾山
清口惠濟祠

靈祠縹緲鎮三洲門外西來萬里秋水滙黃淮作
襟帶天連吳楚控咽喉風濤遠徙蛟人宅月鏡高
懸帝女樓半壁東南資保障野鴻飛處使人愁

河上聞歌

歌臺終日響檀槽駭經曾無靜館陶鳩鵲頻年困
藜藿金錢何處醉葡萄寒艾苦費司農策沉玉還
聞 聖主勞莫聽紅兒清夜曲水衡輸入總民膏

登岱

朝曦煜煜輝城東千疊萬疊青芙蓉馳馬疾走行
如磨高峯不動隨人踪山脚不露雲朦朧有似斗
壁無徑通峰巔萬籟鳴天風騷、颯、吹霜空拾
級而上披垂叢蛟、蛇、如長虹攀維直欲凌蒼
穹輝煌駕九開層宮碧霞青帝祠高墉鋪金綴碧
還玲瓏越觀會稽秦錫豐太行千里來崖崱徂徠
梁父皆鞠躬龜蒙皃繹兒孫同東望扶桑海波紅
黃河萬里波溶、秦碑十丈濃霧封漢栢十圍蒼
花草何處更尋十五松空令懷古心冲、我來登

頓方嚴冬水雲寒
五天光蒙萊杖一
眺開心胸有如身
騎蒼驪龍八荒茫
不可辨九點笑指
齊烟中

咏雪

同雲一夜暗東西
三迳纒紛玉作泥
着地橫鋪花蕊亂
當簷直壓樹頭低
斜陽幾處留鴻爪
冷巷明朝沒馬蹄
唯有上林光景好
鳳城沒闕浸玻璃
不搭重簾斗室明
冰花滿几舞縱橫
才從天上着初下
便為人間補不平
望去亭臺皆一色
照來心迹更更清
擁爐無限詩情好
撥盡寒灰咏未成

七錄齋鈔

望斷村村玉樹斜
霏微到處接瑤華
文園賦手思梁苑
香閣詩才愛謝家
未許門前來熱客
終知天上有名花
飄來塵界原難浣
粒點清輝透碧紗
驚影鴻泥望總非
寒光百頃霽清輝
枝頭不是尋常瑞
簾外爭他上下飛
似有雨聲喧竹屋
更無醉客款柴扉
倩誰送酒消清晝
門外人人總白衣
閉門清絕小窓幽
芳醞能驅皴凍愁
活火圍爐添獸炭
薄寒中夜擁羊裘
一時茅舍同華屋
昨日青山竟白頭
幻出大觀君記取
不須重放剡溪舟
一天清霽靜無痕
冷淡誰敲竹外門
大地登時成

淨土人間何處有黃昏托身本近雲霄路結葦原
非草木根試向樓頭擡望眼隨風珠玉滿華園
當筵飛舞耐清寒似我肝腸合作餐散盡儘堪供
客掃殘花猶足任兒搏直教江海同沾潤能使乾
坤損改視從此世間無缺陷好留膏雨後來看
凍雲如墨壓林阜飛絮飛絲薄似毛枯木盡教開
朵朵紙窓不住響騷騷送天鶴影原無相金帳羊
羔也自豪古寺春宵寒不寐欲從燕市買葡萄

同曹抑堂吳山夫南生大冶昆季遊萬壽

山望昆明湖

七錄齋鈔

微雨濕軟塵春風靚如沐策馬鳳城西西山獻新
綠鞭影拂春堤泉聲澗寒玉此地接禁林雲霞紛
綉簇金碧耀亭臺清華映水木梅柳競芳菲湖波
遠洄洑乍看簷檻淨真見日月浴翹首隔銀潢會
心到濠濮即此是瀛洲何處問仙躅我欲學飛昇
凌霄放遐矚

趙北口

紅蓼序荒水國秋白溝原是舊鴻溝渠成宋室終
南渡洵水無情自北流建宋何承矩開白溝限遼騎
建蓼花亭愛景臺今洵水

皆其
遺跡

送張雲門歸仙源

天際行雲過不留客中送客鄉心稠故人得三
春聚遠道偏添萬里愁半生牢落鮮知己宛陵以
南得諸子蕊榜賢門會絕奇春宵古寺談何綺擊
水搏風信有無可憐賈客盡還珠求仙我似拖腸
鼠落第君如點額魚我正踟躕嗟客步聞君急漫
言歸去揮手逆辭薊北雲揚鞭直指江南樹江南
薊北渺風烟欲別不別愴離筵富貴不來有異日
韶華一去非少年駕君車兮執君轡青衫暗濕離
人泪月白長安雁失羣風高北地魚難寄勸君行
速莫行遲歸去仙源樂可知歐母笈書今食報謝
家池草舊題詩只憐滯迹春明客欲留不能歸未
得落花時節最思君思君一夜愁千百

送曹柳堂之任西江

打鼓江頭賦壯遊錦帆遙指百花洲西山鶴嶺仙
人洞南浦珠簾帝子樓倚棹蒼茫朝拄笏放倚瀟
灑夜藏鈎懸知琴閣饒清暇憶否僧廬味四愁
廡吏於今正可為使君况復是人師從來銜術堪
為政如此江山好賦詩宦味澹於秋嶠月別懷縈
似綠楊絲他時買棹彭湖上要聽兜童父老詞

七錄齋鈔

雪後二絕句和顧晴沙韻

僧廬無計度華年好句吟從雪後天極目鳳城佳
氣繞春融萬井入祥烟

春宵絳閣擁紅爐漸覺寒消九九圖翹首上林晴
雪後東風吹綠柳千株

冬日雜感

生不履阡陌幸亦免飢饉孤雲何所依灌溉資天
潤挾策志功名藏器失芒及擾擾南北馳吳鹽點
雙鬢滾滾輩較委聲華走才俊舉手謝諸公吾歸
知委順

七錄齋鈔

於世信無補於人良無爭情憲攬明鏡自笑頭顱
儉時復廣眾中酌對知羣情婉委有芬馥撲遊叢
識評骨體不夸毗安得潛形聲

英英四方彥勞勞遠地書為言長安樂不似山澤
靡榮名豈不貴志趣終以疏所問非我習我習非
世娛西咲信可鄙抗塵寧非愚推結稟舊式新粒
將何如

古言市道交情疇不爾彼此通懷懷投桃報以
李自非所取求胡為聯臂指我利無可資我勢無
可倚文章既淹蹇言詞多觸抵故人如晨星滿眼

使媚子蓬蒿掩三徑濁酒聊自喜

巨公博宏獎奔走徠名流往往吹嗟間立致青雲
遊交遊互傾軋心跡殊薰藉跡迹無德怨入室叢

戈才虐聲亦何益罰羅方四周所以古達士逝名
如避仇

梅梓以材伐猱狢以捷躡飲河期滿腹遽似長流

竭鵠蚌何醜醜但為漁者斲往事復何言壯心銷
華髮

猛虎世所畏虎終繫於人鴟鴞叫天末枉矢纏其
身壁鼠性善匿聞者咸怒嗔國人逐疾狗豈畏奔

七錄齋鈔

跋跋斂井固無計致羅良有因吁嗟麟與鳳出為
天下珍

平生志山水五嶽游何時更着幾兩屐蓬戶常依

眉嶺際窺日月宇宙空恢奇東南饒名勝夙昔夢
見之方舟若尺人事還相署卧遊不工畫撫弦

凝遐思

賑粥謠

殘月照蘆棚餓夫披衣起持盃詣官倉十街走遶
遷晨出暮告歸竟日廢生理可憐一勺漿泥沙襍
糠粃上以飮其親下逮妻與子今朝去不返舉室

倉皇俛俄聞隣家哭爭訴隣翁死眾足踐為鷄肉
血飽蟻又聞寡婦兒頭裂綠鞭笞長官戒擁梅
杖下多新鬼嗟予誰司牧坐擁天庾米空文報上
官金錢化流水戶口禁無稽斗室濫誰紀朝廷重
民命眼卹下明旨撫字成何心因之以為市市心
不爾責哀此溝中髓登城望北邙荒墳若墓累白
楊風蕭蕭路絕烏蒿喜

聞周白氏先生訃音

客館初傳訃悲風愴聽聞世方宗大雅天竟喪斯
文泪入瓢城夢愁深盜嶺雲與公三月別不信感

離羣

趙文山太守署中築見山園用林睡廬司

馬韻却寄

聞道官齋內新開小有天嵐光飛碧澗石色霽蒼
烟匝匝雲山潤蒼葦竹樹連林香飄淡遠松影罩
孤圓憶握花前塵曾烹座上泉幾回吟岸舫疑是
泛虛船官味成郁鶴襟懷茂叔蓮自今離澗久忽
聽畫圖傳水署環蓬島莎廳隱西川松陵聯社日
燕寢紀詩年遠道情如夢傳聞句似仙賦成榮別
思迷睇色蒼然

射湖泛舟

綠漲紅橋颺酒帘柳絲踈地影纖。夜未細雨春
泥濕燕子人家盡捲簾。
畫鷁輕搖駐曲塘隔簾消盡綺羅香願狂一任風
前絮可奈吳兒木石腸

昭陽城北阻風

扁舟維荻岸雪浪湧成堆水色連天遠風聲挾雨
來有詩渾漫興無計遣空杯故友嗟零落風流枉
湖泗顧萬峯下
世二載矣

卽伯埭晚眺

射陽南去起迴潮古埭荒亭入望遙極目湖光連
海暗打頭雨葉帶風飄林花欲濕圍紅寺秋水初
平漲綠橋一棹晚維沽酒岸汀洲蘆荻聽蕭蕭

月夕與吳稻孫重遊雨花臺

褰裳拾層級眺遠豁吟魂難得今宵月重開昨日
尊平生沈水石吾輩尚邱樊振策最高頂秋星四
望繁

蕭思話彈琴石

我愛蕭常侍浮杯枕碧泉琴聲流逸響古韻尚悠
然北嶺無餘迹空山有暮烟惟餘松石意想像六

朝前

與吳少白談秦淮遺事

合肥司馬集才人擊鼓張燈娶水濱博得酒卮金
剗去茶烟句好亦傷神
社集秦淮坐水軒司農雅調亦高騫半生明月題
詩冊尚有詞人憶襟園

半山堂故址

定林野寺枕山隈入耳泉聲繞澗迴我亦平生似
行脚可能每飯跨驢來

金陵咏史八首

七錄齋鈔

山河誰鑿破自古秦皇愚空令異代後王氣關東
吳孫氏父與子江介恢雄圖阿瞞下建業不得窺
濡須勢如鼎足峙乃定金陵都江東論人物伊誰
肅與瑜顧彼蒙遜輩齷齪皆非夫樓船既南下降
幡環城馮風利不得泊鐵鎖將何如

五馬一為龍馬後牛仍繼銅駝方寄慨新亭已雪
涕王馬共天下招邀羣子弟犯順據石城茂和忍
坐視禍亂方迭興恢復誠無計元規塵自污萬年
臭莫避深源負虛名安石饒實濟淝水擊苻秦草
木壯軍氣終焉勅長星惟呼東錄事奄奄江表間

烏衣誇門第誠哉清言誤流風害後世

織履博蒲兒相謀傾晋鼎京口誅桓元燕秦皆繫
頭禪國殲其君奸雄尤悻悻身沒甫一傳篡逆崇
朝逞元嘉論治安祖做漢文景寧一曾幾時得禁
復相等宰相黑衣充鈞軸五臣秉萬里壞長城地
下日未暝生民苦塗炭燕雀巢林頂柴桑有詩人
清節獨炯炯

彥回求齊官齊公登九五自謂能儉勤可使金同

土階福愛逆鸞江南歲易主慶遠故善辭霍光豈

自取告廟索香火殄滅盡宗祖可憐東昏帝謂他

七錄齋鈔

人為父王笛奏聲聲金蓮生步步稗販姿晏遊刀
勅晏旁午羣鬼典要津諸寶據江滸不知同姓人
雪耻向門戶

丹山接紺宇梵刹何崇萬南朝四百寺大抵皆名

蕭在昔天監初蘭陵誇雄梟謀力攘人國逼王甘

醇醪浮山築淮堰萬姓沉波濤晚乃務姑息講經

栖松寮捨身同泰寺金錢贖鴻毛妄夢貪中原叛

逃終見招故鬼久痛餒宗廟愷牲宰新鬼亦就飢

果報臺城劫于孫餘喘息臣僕寄危巢寄語佞佛

人福田非可要

朱衣兆日明黃奴識塵起帝祀秣陵尉名山屬蔣
子手掌握彈丸猶復聞靡綺宰相稱狎客宮人號
學士隱囊玩美人天塹恃江水江孔孽采賊爭寫
麗華美擒虎忽飛來相逼胡遽爾臨春不復登倉
皇入井底璧月詞未終影落清溪裏

正倫田舍翁齊邱亦狙獍初起樓船軍因緣際時
會臨境發嘆嗟窈窕乃如芥跳梁江淮間跨越鄔
鄧界總統太庸愚坐令國勢潰五鬼賊交誼八閩
衆復敗後主好文辭李徐稱掩代唯工草降箋何
揀朝事壞舊曲念家山宗社竟榛菜快恨空餘

未相韓熙載

七錄齋鈔

一人起濠泗莫鼎都石城龍虎於禁籞日月依光
明應天駐輦敷文物齊崢嶸中攬馭區夏一洗偏
安名玉甲識江湖金川來甲兵文皇靖家難微洛
成陪京簪裾列殿陞松檜圍陵堂堂二百載聲
教同朝廷傷心光與熹羣小紛縱橫黨錮禍反覆
變亂相除乘王氣值弩末東南天欲傾鍾山雲不
紫宮闕徒榛荆在德不在險庶幾歌太平

偶咏

高衣門第羨諸郎江左風流謝興王水木清華何

處是更無玉笛倚胡床

華林園畔路迢遙
上望樓臺烟雨認南朝

同吳稻孫胡潮門遊清涼山

水行十里城西隅捨舟遙陟西山嶺紆迂百折行
如盤上有層巒自高迥沿山攀援忘其勞千雲直
上敢馳騁平生惜無濟勝具經行苦爰山容靜三
步五步一停屐拄杖輸他登頓猛古寺門開見佛
容綠樹陰濃失人影窄迳深穿綠篠中虛亭高入
青峯頂天風飄飄吹我裳久立直令毛髮冷人間

七錄齋鈔

此地最清涼雲外鐘聲足深省

卜侍中祠

作達尚清談斯人獨鄙吝立身自巖巖詎知流俗
愠東陵督軍旅假節收餘燼天意不可知傷心踰
白刃可憐吟與時相繼一朝殉是父生是子忠孝
故吾分蒼蒼檜柏陰殘碑字已磷讀罷拂蒼苔悲
風有餘恨

送別吳稻孫歸淮山

意外相逢試酒兵登臨幾度起秋晴頻年難得桃
燈話此夕偏深惜別情懷抱對君差灑落飄零如

我負生平白門秋色涼如洗石子岡邊送遠程

題秦淮水榭

迎涼畫閣抱青溪香艷銷沉異往時秋水到門波
激激晚風吹暮雨然然恨無從樂迎桃葉自倚層
閣唱柳枝欲托微詞寄相憶碧雲日暮有遐思

九日獨酌有懷李滋園

白門殘雨剪秋羅紅樹村邊落照多秋水始波林
木脫碧天如洗雁行過從來此日宜中酒任是無
花也放秋却憶隴西賢大尹風簾銀燭費銷磨

海上戲東鄭板橋李滋園

縱遊忽到水雲間東望蒼茫海上山可惜眼前無
画手直將詩筆登荆關

梁溪舟中寄家叔父二十韵

艇舡將歲暮風雪到吳門一載縈離悵三冬款緒
言通宵杯學罄入座咲談温情話桃長禁清吟傍
短垣筠竿垂林籜石色剝苔痕花草關情擅翠樽
古意存寒松忘歲月古井息潺湲自可稱愚谷差
堪賦小園著書情自洽閉户道原尊偶爾携遊屐
相將理釣輪妻江浮碧浪玉嶺眺青原丞相祠為
草尚書第似村幾番增感慨到處足攀援吊古供

我嘯題詩待討論經旬依杖屨何日脫邱樊故事
慚題鳳前途愧徒覩愴懷常伏櫪舉目盡乘軒又
作春明夢愁孤教育思扁舟維野岸流水送吟魂
永夜寒無寐長憎燭影昏

高郵舟中

堤平城堞水平提婦子駭然競挈提負襪紛如鴻
集野誅茅忙似燕爭泥西來風浪連天湧東望奈
田逐海低幾輩長官乘博至不知何計拯災黎
征帆才卸晚晴初縱眼湖光混太虛信有舡如天
上坐可堪人在釜中居波沉晚圃謀宜預石壘重
閨計已行我亦杞人憂未了一椽何地免為魚

秋懷

西風搖落動秋懷身世茫茫感不才故園兼葭零
露漙漙鴻雁背霜滿銷魂愁滿江淹賦物色虛
登郭兜臺坐擁牙籤消永日桂堂容易倒金壘

七錄齋詩鈔卷三

吳山夫子

山陽阮葵生吾山

題吳山夫子十憶詩後

霜風獵獵窓紙呼臘鼓琴琴噓九衢平明出訪延
陵吳高館跌坐圍紅爐披帷直入登紅綸新詩一
卷持示予依徊吟罷心踟躕讀公之詩據公類知
公原是列仙儒平生崔嵬好奇服杜門不出工著
書相斯史編網遺跡抄剔一一權錙銖老來更復
蠟屐履耽佳山水遊瀟都三載大學賦閒居摩挲
石鼓朝忘舖今年忽忽動鄉思歸心一夜索菰蒲

七錄齋鈔

故園何事不堪憶公言結習猶未除有癖酷類顛
與迂賦成小物情亦殊如珠琅玕青珊瑚百穀良
璧千明珠句中神韵眉山蘇有時兀稟昌黎如尊
前一讀一擊節頂背直灌清醖醜我亦自笑樊籠
拘抗塵走俗胡為乎會須琴伴偕歸歟竈竈跏坐
秋烏烏山夫讀稱詩讀畫供畋漁論量金石研鉛
朱掣開更呼竹尺載酒同泛蕭家湖詩中所憶
皆舊書
盡手抄書金石文字并及蕭湖
泛舟老友陸竹民故結語及之

琵琶行贈陳山人

君不見廉郊師曹綱臨池往往彈清商精深微妙

感靈物躍出鞋寶鐵一方又不見開元康崑崙登

樓彈指驚四隣羽調綠腰遺舊譜段家弟子今無
人千秋絕藝誰能繼鷓鴣絃龍撥等兒戲大抵傳罷
不傳音傳音那更能傳意齊州陳翁人中龍青衫
落魄流南中當今琵琶第一手曲師幾輩推神工
隴西主人錦筵開賓客紛紛酣綠醕酒闌請翁撥
忽雷翁起捲置膝轉軸輕調律推却一再行四座
聲漸息綿綿齒抽然徐徐風入室琅琅潤泉鳴涓
涓簷溜滴瑛藍滑落珍珠聲綠窓絮語兒女情淒
涼法曲纏綿意怨亂哀音宛轉生須臾急拍成奔

七錄齋鈔

放伊涼古調同悲壯月落龍堆恨萬重霜淒雅碩
愁千狀不聞商婦泣舟中直似明君彈馬上嘉然
一聲聲已完改絃翻作聲多端啾啾來百鳥霄漢
鳴孤鸞陰山白翎雀勅勒黑海青移宮換羽入香
冥一音能肖萬物聲絳而曲兮往而復繁不亂兮
斷還續四絃更合笙簫琴一絲能協草木竹翁精
此藝三十年只今鬚髮空蒼然歷歷心聲與心畫
邈邈非指亦非絃滿座對翁齋嘆駭知音誰寔具
神解四座擊壺一和之遺雲清響何瀟灑當筵投
簡促秋詩黃絹真慚絕妙詞醉傍琴堂搖玉管擊

節欲碎珊瑚枝倒盡巨羅不計數勸君莫遣良宵
誤白雪須教郢客聞黃金難買相如賦

邱丈桐園為予訂十載刪餘詩賦長句寄
懷

論量風雅派各殊騷人幾輩號雄駿吾編作者差
不孤百年以來半真贋近今詎少大雅才埋頭帖
括成悔眩羣兒剽賊多妄庸枉說赫舡弄柔翰過
江忽來野狐禪山魃木客爭月旦吁嗟論詩至今
日牛鬼蛇龍恣縈亂桐園先生一代才灑觀一編
耀紫電春雲靄靄月溶溶五采陸離爭流漫齊梁

七錄齋鈔

體格窮十年開寶風神行一線橫流之壺昏夜燈
匪異人任語豈謾賤子鄉里一狂生閉門不敢輕
呈面十歲吟詩嘆未成幾疑有鬼據吾腕二十年
中二千篇叢編森蘭恣塗竄市上胡琴碎不勝年
未做帚珍誰玩幾回上書不見水絹孫空作仰屋
嘆平生喙硬眼無人對君忽漫思焚研東野低頭
信匪虛微之偷格今真見誰知山藪廣含包憐才
却荷深垂眷手把我詩傾我言孺子可教今之於
餘波畧溉足沾濡歐陽之語吾顏汗題品真逢許
子將知音竟許愁中散為我煎洗尋癩瘼此生敬

奉香一辨况與高門托葭蓍一家羣季呼碧鶴頗
見有如此客不掃門今日嫌遲鈍老眼真憐為我
青得一知己乃不恨我有狂言姑妄陳江河萬古
源須辨滿眼醯雞與井蛙苦海何時達彼岸忍令
此道嗟淪胥公乎如何溺不援願公重復整敷蓋
量衡莫惜齒牙論騷壇倘許張吾軍鄰生願掉舌
三寸

歸燕

一年低首傍簷牙此日才驚去路賒小別未能辭
故主重逢知更在誰家寒塘衰柳蟬散急白露空

七錄齋鈔

漳厲影斜未省平生有離別西風一夜感天涯
飛飛何處更雙栖芳草池塘夢已迷涼露零時聞
鶴警淡烟橫處有烏啼依人生計同飄梗惜別心
情戀綉題且喜抽身無罣碍空梁脫屣一丸泥
聲聲繞棟是離音一宿空桑感不禁憶向雕梁通
翠羽虛從朱箔想紅衿淒涼去國還鄉日多少辭
巢戀主心直待春歸上林苑一沒重愁玉堂陰
辛苦營巢事已休故家門巷總堪愁重來那更栖
庭樹少住還應戀畫樓不分飄零終浪迹也須珍
重莫輕投多情王謝工詞賦相送金風玉露秋

金山寺用東坡韻

金山見寺不見山寺前望江兼望海下臨無地上
摩空四顧回頭失所在披襟危立當陀陀塵懷滌
蕩凌鯨波兩岸青蒼嵐翠落大江白日龜鼉多我
冒炎歎理征楫孤帆一片啣斜日誰知江心六月
寒渾忘天際颺輪赤臨江賦詩發高唱不待片雲
頭上黑天寬地窄未分明浪淘東去心魂驚吳楚
蒼茫渾未識從來此地多人物眼前還是舊江山
來往瑞應笑客頑舟子催歸呼不已一輪圓潔照
江水

新豐

行來一九丹陽路兩岸蟬鳴綠樹叢倚棹不知秋
水澗買魚沽酒到新豐太白詩南國新豐酒即指此地

舟中望錫山

澄川繚晴圃秋陽麗圓穹放舟錫山下隱隱窺九
龍翠岫淡欲無烟光浮高空或於疎林外一線橫
遠峰輕帆無定向山光奇無窮秀絕供隱几勝概
環窓中何當蠟屐履絕頂扶枯筇

寄同硯諸知己

碧荷庭院漾柔颺記與諸君話別時幾日便懷黃

叔度平生雅慕陸天隨西風帆影人千里涼月湖
光酒一危此日淮南秋正好小山桂白鎮相思

泛舟竹塹訪歸愚先生不遇

輕舸搖素波布帆綠溪颺振舵柳港陰舉頭見青
嶂葦葉何蕭森水光致混濛危亭帶方塘窓間繫
烏榜乍啟竹外門松菊皆無恙室過人則遐離心
鬱怡悵拭壁誦新詩藹然如春盎隣園聞絃歌風
流信嘉尚小憇坐書堂秋光落几杖石色侵薜斑
層巒勢相向天風何處來吹我到蓬閣悠然賦懷
人隔溪聽漁唱

寒泉

寒泉一片石清流帶山脊逶迤灌岩根入耳聲瀲
灩我未匪入山偶爾携遊履睹茲清人心臨池支
短策似有遺世意涼風滿蘿薜

千尺雪

入門千竿萬竿竹森森蕭蕭夏寒玉下有清流澄
以深坐令六月忘炎燭粉闌一帶歌溪邊翠草千
叢綉山足亭臺大都無正向高下摠隨山勢曲鳴
泉萬派落峰頂波波折漾文毅接筒分引注滿
池亭前一片波光綠我過曲逕走禪房拄杖山頭

窮遠目涼風颼颼吹我衫秋林萬樹如新沐遙聞
天際落濤聲龍鱗萬點攢蒼綠有時天香雲外飄
悠悠莫視接芳馥勝地豈獨奔流奇移步皆堪作
畫讀溪山信美非吾鄉登臨直是蘆盧宿徒令遊
興成勾留何日一芽來卜築

訪蓮花洞誤入花山後峰

入山十餘里複嶺何崇隆窄徑穿仄屋高低皆榛
叢言訪蓮花洞出入林棘中忽復至絕頂舉手天
閣通四望失故步乃至花山東週遭抱巨嶺層巖
環崇墉老松萬千株虬柯撐蒼穹一覽盡衆山萬
景羅心胸因誤乃得佳妙理誰能窮我本崎嶇人
扶背入遙空藉草一以憇披襟當天風矯首望西
嶺更尋蓮花峰

蓮花洞

迢迢越後嶺千丁盍搏控未下天平山兜蓮花
洞彌望喬松陰滿耳幽禽呀翠雨濕衫袂蒼苔閉
石縫巨石穿為堦深黑窺如瓮雲竇通幽徑危仄
覆高棟推窓望衆山上盤層雲重分明萬屏殊高
攢密無空云是仙人居洞中迹久封昔人不可見
空作遊仙夢

白雲泉

山腰數間屋對面絕壁峙巖根露微隙跳沫流石
髓潺潺注滿山鏗然中宮微老僧架竹筒引灌甌
中注方塘環曲檻一泓清且泚酌之烹玉茗清風
入牙齒何處着纖塵臨流洗吾耳

遊虎邱寺放歌

夜雨初晴快新霽朝來西風吹我窓涼生衣袂客
意爽招呼載酒浮秋江蘇臺風景致可悅海湧寺
前搖輕艘波紋淡沱自澄碧彎環到處沿柳樺敗
葦哀荷偃水曲稻畦未隴侵苔石繫舟忽到山塘

錄齋鈔

下山色迎人羅青徑古阜千年鬱虎氣廣場一片
連崕岫六代風流傳舍宅至今祠宇揚旌幢時值
中元報秋賽遙聞代鼓聲逢逢僧彌白哲於結束
手擲金鏡馱馱控吳姬越女好顏色新粧玉珮行
瑋琤此間俗尚類信鬼稽首都傍琉璃缸寺前錯
雜日爭逐往還底用籃輿扛我來寧復等遊治茫
茫百感心難降二姜祠下再拜起惟公名姓驚愚
蠢五人之墓莽榛棘野老時時呼耕殺草木因公
亦起敬溪邊思薦藪與苙低首再拜不能去寒泉
鳴咽聲淙淙夕陽一片下西嶺寒鴉驚翔高麗

登臨只愁日不足光陰可惜如奔馳歸舟放槩江
月白四山隱隱堆烟鬢

二姜先生祠

裂膚威難霽傳呼赤杖來棄官情骨肉遠戍廟與
儂山雨一庭暗松風萬壑哀當年緣奉母曾此暫
徘徊

桃花塢問唐六如故居

青袍行處足風流小築花源任拍浮此日柳絲殘
照裏暮蟬哀怨不勝秋

秋夜行樂

七錄齋鈔

碧梧搖影過虛樓獨卧秋堂月色澄客戀吳江秋
萬頃夢迴淮浦路千層偶經薄病思兄弟每到名
山憶友朋檢取清涼治消渴襟懷須似玉壺冰

素心蘭次韻

蕭齋不與眾芳倫只恐相身尚有塵剩許素懷同
皎潔那無妙語出清新風神絕稱深秋夜臭味全
消綺習人只合微吟烹玉茗不須尊酒勸頻頻
仙家舊譜記瑤京細蕊分明玉比瑩香滿空山懷
舊侶夢回沅浦帶離情疏芳我擬靈均潔竟體誰
憐小謝清剝有素交同臭味瓶瓶應許贈修莖

寄婦翁邱恭亭先生楚中

離筵紅燭話春宵記向江頭送短橈秋老終知驚
別久情多翻恨報書遲千^秋年勝蹟存荆沔萬里懷
人感艾蕭回首湘南舊遊處十年踪跡等萍飄
同浦聲之訪趙子昂手植銀杏

烏程城中泥滑滑街衢幾日虛遊履浦君好竒與
我同却起新晴問遺跡傳聞銀杏自炎宋承旨當
年手親植年荒代遠無人知遍訪幾如重九譚道
旁一老鬚髯皓欲歐為指橋邊宅蔓草荒烟委市
廛破牆敗瓦攢街春當頭古幹撐青霄四圍荆杞

七錄齋鈔

從誰關龍擘鳩屈鬱輪囷蘚蝕藤縈襟青赤森森
蕭蕭向日寒似有陰風起樹隙出地已經六百年
參天何止二千尺一株半死尚含青五十年前遭
霹靂中心慘裂森開張漉血流膏涸砂礫摩挲此
樹感懷抱何雷秦松與漢栢幾番憑弔哀王孫黍
離秋罷傷銅狄乾坤破碎家何有宮闈榛蕪泪露
臆詩名書跡滿塵寰草亡木天同寥寂遺基空與
世銷沉大樹猶為人愛惜回首冬青哭杜鵑蒼蒼
一樹無顏色

天聖寺壁觀管夫人畫竹歌

殘陽欲墜落將夕江城日暮飛塵嵐掣開步屨城
北寺經樓破碎供瞿曇一逕行來古殿上草翳牆
角苔侵龕寺僧指點誇墨室仲姬西壁資幽探偶
然物色睹神妙眼開眉舞心忘憺不笋而生不根
活蕭蕭疎疎復幾幾風篁露蕩致瀟瀟苔花石色
供清酣風霜剝蝕粉光落有似食葉叢春黍雅人
深致有態度不知孰潘磨幾飢天留妙墨恣眺賞
行人只擬遊湘潭北宋嘉生當年最嗜古題詩日
日停羸睇琅玕清影字如斗題額欲墜危楹樛我
來吟詩復讀畫幾番懷古情空含天上人間此佳

錄齋鈔

耦鷓波亭子吟和耽摩浮壁下起不厭天邊月影
飛經函我欲坐卧三日去流連那復思淮南

滄浪亭

漳川詩筆逐歐梅騰誇誰知禍有媒便向吳門掛
冠去石枰春水富尊壘

山塘薄暮泛舟

吳娘蕩柔艣片片水紋開淺浦隨潮沒山雲挾雨
來烟鬟堆翠獻紅袖送金壘薄暮聞吳咏凉颺度

曲隈

楓橋

唐人泊楓橋一絕擅千古我未經此地秋心屬蘭
莊凝望寒山寺古瓦窳蒼鼠空江月正明鐘聲泐
何許

梁溪舟中

偶上江湖載酒船幾番吟瘦沈寥天只餘一事成
孤負未酌山頭第二泉

登北固山

江抱名山山抱城海門東望怒濤迎崔嵬棟宇齊
梁舊指頽金焦左右橫潮汐不消●●登臨每
見古人情壯圖歷歷成消歇一片神鴉夕照明

七錄齋鈔

登金山寺絕頂

盤空閣道瞰中流賈勇來登最上頭日●登窺
鳥背烟●●●●●魚舟山頭黛色連吳會樹裡江
聲鎮潤州薄暮魚龍吹浪黑海天風動塔鈴秋
重上浮圖望眼昏渾疑足底踏鼉鼉十年雲氣藏
蒼檻萬里濤聲走寺門憑吊祇今悲歲晚蒼茫何
處問江源上方深處鐘聲靜客思從誰與細論
家叔蘆村先生寄詩題吳舫集並招為洞
庭之遊次韻奉答
經旬紙閣眠水蚤遊踪欲遍苔花龕吳中山水甲

江左美景恨不窮東南偶然載酒泛一舸興盡得
句徒懷貪好風忽復送遯鯉朱絃一曲嘆已三夢
想洞庭好秋色何得奉杖同遐探竹林之遊成僅
事酒闌擡首携長鏡

親獲

一望黃雲霽夕暉秋暎處處稻梁肥老農飯罷腰
鏹出權極風輕動卉衣
沒岐十穗滿平川狼藉雜棲鴨柵邊陌上兒童拾
遺種人生容劣得豐年

矯首高原土鼓祠紛紛報賽走龍眉茶餘逐隊雞

錄齊鈔

豚社一幅幽風画裏詩

隴首行吟短褐宜東臯倚徙最佳時無田也作逢
年慶苦愛儲王襟興詩

城北登高

高甍瑟瑟露華凝客上荒原路幾層雲淡秋山增
蘊藉霜催老樹失鬢鬢晚風吹帽人爭笑左手持
螯我尚能一眺寒城頻木末不辭賈勇快先登
設設蒼松起暮濤西風似亦帶蕭騷烟寒淮水聲
尤壯秋老隋堤首重搔人影滿城回屐齒斜陽一
片下亭阜歸途更有詩情好枯木林中月影高

和東坡歲晚詩三首

臘鼓喧九衢饋遺達賓佐禮俗隨歲時詎競食與
貨珍奇艷駟驗酸薄憐措大取予兩有傷且效袁
安卧窺甕粟有餘開尊客滿座天西日月東兩蟻
旋高磨紛紛投報中百歲如電過聊寄一緘詩招
選知者和饋歲

一年餘一日別歲還遲遲往事感隙駒韶華焉可
追茫茫人海中吾生寧有涯安得粘日膠留之無
去時深宵未紅爐杯盤陳甘肥除年在今夕願除
愁與悲躋堂酌壽觴也酒安足辭重聞洽謹謹神

錄齊鈔

明猶未衰別歲

歲尾接歲首如孽常山蛇不眠竟夕坐團團話周
遮清言亦復佳數問夜如何獨憐小兒女欲寐聲
猶譁晨鐘忽復鳴漏鼓將停擗夜氣逐雲散桃符
迎風斜彈指即改歲人生空蹉跎萬事醉亦休泥
飲猶可誇守歲

千金亭

破趙亡齊捲地來威加海內走震雷千金不宿微
時諾如此還鄉亦壯哉

七錄齋詩鈔卷四

山陽阮葵生吾山

夏初過吳晴園寓齋和王萼亭韵

幾度旂亭送客歸依然蕭寺掩葭扉疎簾每自攤
暮局永晝裁宜試葛衣夢裏不知鄉路遠尊前漸
覺故人稀饒君詩思縈烟水我亦經年別釣磯

楊柳青

傍岸人家竹掩扉陌頭楊柳亂如絲停帆何處尋
秋色潮落寒塘颺酒旗

洛河舟中和袁二寶林

七錄齋鈔

涼風動蓮背人似凍蠅庭搖落頻增感蒼茫獨咏
詩闌梁行處阻鄉信望中遲聞道河魚上遙牽故
國思

偶作漂萍散征途爾我親尊前無白眼回首失紅

塵好句臨流讀交情勝酒醇清襟自如此才足邁

羣倫

滄州道中和吳山夫

換首風前又一回鯨川南下片帆開鄉心已逐征
鴻遠晚夢頻驚西角催半載勾留秋刺促三秋半
落賦歸未淮南此日饒鄉味紫鱗紅菱佐玉杯

聊城懷古

城上猶疑壓陣雲功名長喟望諸君七雄未到成
兼併一矢徒誇善解紛竟使崎嶇悲末路自將心
跡表遺文荒寒雉堞空千古悵望燕齊總夕曛

秋來絕句

秋來木落雁南飛漸覺涼生透袷衣却憶江鄉好
風味青菱初熟鱗初肥

南池

秋老南池落葉稠收荷香裏俯寒流顏唐獨貫任
城酒潦倒真同杜老愁滾滾長河方圻岫蕭蕭短

七錄齋鈔

鬢又登樓十年重憶題詩處隣笛淒涼感舊遊
歲與邊葦間張藻華同遊今皆下世矣

太白酒樓

高樓一眺晚山青此地曾聞散酒星我亦江南未
繇客到來宜醉不宜醒

南陽夜泊和南生

幾日驚波裡心魂苦未平扁舟浮木末竟夕撼濤
聲孤枕難成寐秋天不肯明星河照蓬背四望水
天清

南陽好風景夾岸住漁家
湖堰千村沸浪

花蓋頭無一把生計逐浮槎西望微山路茫茫未
有涯

病中聞田仲吹吳南生王淵如劉炳菴有

鉢池山之遊

秋老霜風鳴慘、馬枯木楓葉綴小紅松花鬱古
綠丹臺吊遺踪邱壑尋仙躅僕病阻勝遊支筇步
庭曲諸公唱新詩賤子得快讀爽氣沁心脾商聲
出茅屋良會惜不邁長歌更誰續九月早閉門終
朝吸茗粥數杯足頤神一卷聊遮目斗室任跼蹐
匡床謝拘束亭亭滋露蘭落落傲霜菊坐對渾忘
言行吟差脫俗匪云當卧遊聊以娛幽獨

七錄齋錄

病起

病起扶藜出行經野寺旁晴阜一以眺秋色淡斜
陽淺水浮蘆汶寒雲俯雁行客懷太慘慄猶怯晚
風涼

讀秋賦倡和集懷吳山夫袁寶林

歸裝競說奚囊富一卷琳琅手自携却對新詩懷

舊雨大江南北浙東西山夫客四明
林堂城

自來名士感離憂踪跡分明斷梗浮我有遠心誰

共訴藥爐禱榻度清秋

金萬齋四十初度

菊黃萸紫香風吹平頭抱筒朝催詩拂拭硯匣磨
諭糜作歌約寫難老詞人生適意他何知百城南
面披吟髭左右經史圍舉比生徒濟濟羅絳惟春
韞鞠色歌接羅為壽起舞舞瀏離八十之年行過
半等身著述方不貲十年長者兄事之况君儒雅
稱吾師師子索句勿迫促合傾家醞澆詩脾斗酒
為君安足辭

雜詩

七錄齋錄

西北有高樓當窓拂蒲柳涼風起天末蕭蕭感少
婦時物有苑枯顏色異妍醜衣裳不復新蘭蕙香
已朽欲以貽所思芬芳復何有年時寶如珍今日
棄如帚委佩倚雕楹含愁成疾首
中庭植芳樹華葉輝晴旭春雨滋深根蒼檻蔭新
綠青楊旦夕徂飄蒂隨轉燭魯陽戈莫回虞淵駒
逝速新歡苦不暢故人傷局促少壯但須臾莫恃
顏如玉
李下可整冠瓜田亦納履此心苟無他胡為拘尺
足達哉阮步兵醉卧胡姬市避嫌益深執節節
亦鄙生人自有真形迹徒為耳

耕夫恒苦寒織婦恒苦飢飢寒亦大矣衣食寧云
微以力事他人力盡心已非嗟彼五陵客不辨粟
與絲面團鮮食肉裘馬誇輕肥

之子服狐貉耻與羔裘伍惡衣詎足耻相去况幾
許西巷有緼袍誰為解縞紵朔雪苦凌兢陰寒僵
解股嚴冬條亦逝條風扇春煦丈夫會有時斗酒
足起舞

東隣栽桃李西隣栽荆棘春來風日暄一一侵巷
陌桃李敷芳華成蹊蔭行客荆棘苦蔓延往往利
要襟擇街苟或踈旁觀嗟偏側感彼種園人吾為

三太息

七錄春鈔

東海有鴻鵠羞與燕雀齒朝飛紫塞雲暮宿衡湘
泣不肩稻梁謀只為圖南爾一朝櫻網羅踣躄樊
籠裏攪身愁觸忤秋風飢欲死睽彼雲中鳥翔翔
足自喜何時舒健翮一舉九萬里

與金紫峯檢討話舊

拜疏金門捧玉函便將鉢服換朝衫君恩暫許離
芸署春水才能送錦帆兩袖香烟懷紫蘂一囊詩
調譜英咸歸來重訪淮南客話到蓬山總隔凡
十載賢門荷挈授少時文戰逞霜蹄傳衣每幸依

和相折東逢人薦孔珪世路頻年遭嚇鼠生涯至
竟等醯雞寸心欲報成灰燼姓字羞從紙背題

儼居同傍帝城闈說項重叨臭味親風雅君真成
太史飄零我尚作勞人慚非鳳羽應憂鍛利有龍
心未肯馴回首去年總愁絕懶從難骨更占神

春城花柳遊旌漫累日文談坐曲江燕子黃鸝鳴
水閣嵐姑紅葯映山憲節當首夏天方永詩對宗
工氣已降多少別懷時與許周燕吟罷笑無腔

庭際葡萄復生

乞得宛人種婆娑弱不勝濯根資宿雨挿竹引新
藤蔭綠將流露充盤擬嚼水涼州非所貴十斛願

秋登

淵如小疾詩以代訊

葦葉吟秋百感生懷人夢醒雨初晴劇憐病是君
家物何苦詩爭世上名雪梳水甌人蘊藉藥鑄茶
窻客逢迎幾時禰榻人初起卜日還尋菊社盟

秋日同程晴嵐過荻庄

秋來苦不知畏熱何處避一棹泛城西乃得此平
遠曠舟蘆中門飛蹕松邊健烟梢業蔭垂水曲亂
荷偃相携過危橋橋滑綠楊蹀芙蓉如美人隔溪

何婉婉推窓坐水亭攝衣上絕嶽脫帽縱清談乘
涼渾忘返遑念弄蒿兒誦誦獨恨晚

古松

一訪支離叟如逢古逸民濤聲落天際翠雨濕龍
鱗幾歷升沉劫長留偃蹇身花房競紅紫誰識歲
寒真

戲咏暖盤鍋

消寒底用買冰盤小鼎盛來一座歡吾輩便添文
字飲旁人莫笑腐儒餐三條燭施心猶暖百沸湯
溫手不寒我本不因人熱者呼童獨自劑醎酸

七錄齋鈔

玉糝金蓋膾素庖尊前任爾縱貪餐借將圓扇吹
嗑力不費香厨炙熅勞每向圍爐分獸炭漫誇金
帳試羊羔與君更訂尋梅約分付家僮踏雪挑
一笑居然鼎食時何須龍勺與雞彝咄嗟立向尊
前辨風味偏於歲晚宜伴我行厨携自便笑他蠻
棧製非奇當筵已任千鍾盡何用重斟暖玉卮
偶因內外判方圓小物居然象地天耐久最宜消
永夜辟寒好與送殘年熱腸似我猶堪飽枵腹從
他得暫便莫為煎熬愁炙手蓋頭一盞淪春泉

為顧萬峯題照

生銷一幅藹香芸卷裏松烟滿若雲曲水茂林王
內史金潭碧障李將軍衣衫離俗塵難沉却豎經
年夢特勤便欲就君謀小築人生也合老鋤芸

將有濟南之遊瀕行過薛大敬伯以歲寒

雜詩見示征途即事遂用其韵

息軫方十旬歲晚還飢驅披裘衝寒颯豈伊懷壯
圖昨宵飛騰六九天落唾珠欣聞田畯喜敢復愁
載塗不惜道里艱所嗟日月除何人坐暖閣擁爐
賦閒居

七錄齋鈔

解鞍大河岸凜凜飄朔風水輪從西來滾滾撐高
空砰轟萬雷鼓聳耳驚冬烘擘舟截流渡人馬蹶
蹶中勢排地軸轉冰山欲奔崩到岸已魄悸流汗
忘嚴冬

昨日駐河上風雪迎面寒朝來見皎日雪化沾行
鞍沒輪限泥濘騶子無歡顏促容下車走僕夫發
長嘆須臾起轉轂執轡猶未安前途阻大澤馬足
况蹣跚

齟除詔已頒未飽太倉味衽席誰為登金錢空勞
費徹耳聞吟呻傷心異繁吹寄語捲刀人炎火慎
勿熾我賤何足道羣兒自相賞西風起暮塵掩扇

障吾鼻

紆途之厚印極目雪花捲沫流漸寒水不見水清
淺故人知我來笑把吟髭撚入室叙離悵歡顏忘
偃蹇風景逼小除爭看花勝剪信有村居樂對茲
愁已遣一尊話疇昔義農風未遠

驅車馬陵山策蹇漫沂水閭閻有起色似非江南
比溝塍被青草榆柳帶菌耳牛羊歸隴頭雞犬鳴
村裡具言秋潦時窮蒼驚卧起且喜冬雪佳麥甲
待含蓋我自淮東來愛茲風景美

絡繹橫黃帕十里人一換尚衣貢翠雲春來識時
變我馬避道旁俯首聊獨歎誰憐車中人破裘空

戀戀
行過郊子園蘭山青作堆雪後快新霽暫得佳懷
開何當支短策拾級山之屋一尊盡村醞悠然夢

無懷
遊泉林
一騎衝寒出言尋陪尾山寺迤深樹隱峰引亂藤
攀路曲僧寮遠村空鳥夢閑滴滴亭下水今古一

潺湲
西望幽泉勝偏宜靜裡聽晴天喧瀑雨白日走雷

靈波滅苔痕綠溪分石氣青山川多幻跡到處識
精靈

讀鉛山集

翰林才調最縱橫一曲清歌誤畢生不向隣家偷
格律居然一代擅歌行

江南曾見一帆過八十吟詩兩鬢皤畢竟風人貴
忠厚談龍終費墨痕多已未秋日謁先
生於袁浦舟次

韻

同劉詠菴過施竹虛小草山房次潘退谷
斜日寒林影易西訪君初着鹿皮衣霜凝竹筵三

冬冷客自瓏江萬里歸化蝶久語莊叟夢盟鷗真
息漢翁機小棲竟日無人迹情話經時閣槿扉

黃河夜泊

孤篷落河口身逐雁行飛水涵漁燈聚城荒酒市
稀驚濤翻岸急殘月照窗微竟夕難成寐停杯未

解衣

鍾吾舟中見運柳者感賦

魚沫年年抱杞憂寒菱截竹遍汀洲壁沉不厭蛟
龍怒林盡還深鳥雀愁此日薪芻艱澤國何時航
稻熟平疇牙檣隊隊勞飛挽底向風前賦遠遊

次鍾吾閣下作

大河西去亂帆飛，夾岸人家苦竹籬。儘有魚蝦沽小市，更無鶯鴨過荒陂。人言瘠土春偏少，客到花時路又岐。倚棹重閑待明發，皂囊羞澀不須疑。

梁王城

城上風來水氣寒，萬家烟火盡沉湮。空聞幕府三籌策，誰是河陽一輩人。流水涓涓遲到海，夕陽淡淡不成春。行人泪墮新河路，曾費君王十萬緡。

春日下邳見掘水草者

艾嶺田荒落照孤，東風吹水漲平蕪。農家猶未知春及，薄暮提筐摘筍蒲。

春及薄暮提筐摘筍蒲

荳庄喜晴

暖風吹處雨雲開，晴日還暉野岸梅。千里好春容縱釋，一身如寄且啣杯。層層帆影雲中出，滾滾湖波樹杪來。聞道宣防沉玉馬，隴林棧石盡堪哀。

讀東人論連閣詩君子詩序

邱氏有家學，宗法馮與劉。吐屬愛涓潔，標格清以幽。遠響陋噍殺，秀色敷芳柔。碧月麗秋嶠，青條冒春疇。風流信嘉尚，才力嗟未遒。蘭苔集翡翠，誰掣鯨魚遊。邱氏三世有詩名，學博養疾，居三十載，不踰戶限，清言緒論，鈇晉人風，近體詩，卷

容韶秀清中晚唐人遺意先是仁願時錢塘馮山公益讀劉水心館於家園隔論韓詩引鮑淵之習然山公詩氣體殊早水心近體稍知門運古體十年來門徒墨守其師說不充稱自振興嗜之辭有不可解者學博第天舉先生法然坐榻未竟其才旋以政官出此便廢惜哉

吳學博山夫

山夫亦健者，氣祖言語大。且豆杜與韓，堂堂陋寒餓。排乘驅風，霞拉襟汚涕。嗤一字吟不休，百戰氣不判。老去筆已秃，猶能壓犀座。悠悠箏笛耳，此調若為和。山夫於書無不讀，考校精嚴能於無字句。國朝以來，准人考掘家推開百詩六書及金石文字力匡山夫，供能詞其響為詩硬語盤空，有性情有

七錄齋鈔

春軸如出燕老將氣韻沉雄與中一莫正東然律詩多有失之過硬者所著有金石文存正錫行世秦味經司寇纂五禮通考皆山夫為之校師正司寇嘗語人云吾一也

任徵君東礪

俗學誇真投，謝言累空腹。佼佼任公子，撐腸數萬軸。憫時歌慨慷，論古輒往復。匪以作詩人，孤吟亦駭俗。霸才惜無主，之子好奇服。風骨良自殊，昌問療與疾。微君好讀書，博視與籍留。心經世大務，不迷守身書卷也。好味醉於西，蓋於背也。然其學博而多倫，其論世也。好味醉於西，蓋於背也。然其學博而究善者，不愧古作手。嘗一被鴻博之微，而不掩其

誠不為世俗
之學者矣

吳明經南生

擁鼻愛謠咏風流今代無西崑有遺響
管登文質俱旖旎秀歲凝清鏘協笙等翠嶽夕霞綺春風寒
谷虛嫁衣終為人篇什傳鴻都誰知罵坐客文華
偏婉愉南生大快遊京師高沙家宰錫山
宗伯爭延致之禮貌在諸名士上凡館閣應
無所過合也嘗投袂掉臂以出百折不可回以故終
於三國人專武侯於宋人極甄歐九直學諸公
年而同志合道者落落也

七錄齋鈔

七錄齋詩鈔卷五

山陽阮葵生吾山

道旁石棺

漕艘避河險北行通泐溝鑿石斷地脉煉山驅潛
蚪往往得寶怪大谷攆琅球古墓開石函犁鋤恣
躡跡至今遺破椰岷峨森道周感彼榔中人生前
紫菟裘欲為萬年計桐梓無千秋乞彼巨靈斧斷
彼青峯頭飾以荆川壁嵌以華陽鏗一朝大槩成
快從司馬遊桓山亦在徐郡阜之高山顛厝之重泉幽上
無烏鷲害下無螻螻憂感彼榔中人豈不善為謀

七錄齋鈔

誰知異代後枯骨投洪流人生不朽三軀亮同浮
漚彭殤猶妄作違問躅與躑躅達哉劉參軍荷鍾埋
糟邱

舟中值生辰

萍合蓬漂盡偶然打包重上大河舡飢來驅我原
非病壯不如人正可憐奔走年年消歲月湖山處
處入詩篇低頭怕舉傷春日日暮風來水拍天

夏村

估颿四望徹雲衢大澤嵐深大野濶屋瓦羅羅新
雨後泉刀攘攘上燈初撐舡入市聽談虎泛宅浮

家者打魚獨立蒼茫成短咏西風渺渺正愁予

渡昭陽湖

蹤跡誰憐似轉蓬問津忽到泗亭東春潮湧雪連
城白晴日叩山射水紅破曉來風流活活當年行
野麥茫茫舟人指點湖邊寺不見樓臺烟雨中

登沛邑城樓

芒碭雲空大漠荒憑高愁思正茫茫滄桑頻歲憂
禾黍秋舞當年有帝王水落城頭春草綠風高樓
上夕陽黃郊原無復豚蹄祝穀賤傷農正不妨
踟躕搔首客愁添野老吞飯嘆已三二月湖波迷

錄齊鈔

岸草萬家烟窻化溪嵐傷春惜別俱無賴吊古憂
時提不堪睥睨欲窮千里目風前短鬢已參參

倚齋題壁

舍南舍北水漫漫一把茅遮勝井幹却好兩三人
共坐憑欄直作野航看

春夜聞雁懷謝階杭州

殘雨暗春星鴻聲入杳冥一行何處至應過客兒
亭

沛城春興

射圃新開地十弓手誅蓬蔚隱牆東可憐芳草迷

離碧不見桃花匝匝紅一徑荒齋吟賈島數間破

屋住廬全等閒便遣青皇去孤負芳時廿四風

東來泗水漾晴瀾四面碧城浸碧連弔古幾番悲

楚漢筵經何敢問丁田春未細雨添新漲人倚東

風隔遠天日暮嶧山嵐氣重鄉閨回首亂雲邊

葦林茶竈稱幽栖風月何妨任品題放浪生涯隨

雁鶩銷磨豪氣失虹蜺搔頭已信天難問隱几方

知物可齊一卷自吟還自賞篋中冰雪正堪携

虎落荒涼夕照斜春光久已爛天涯看朱成碧思

前度念綠啼紅又幾家盧橘本未宜夏熟芙蓉未

錄齊鈔

必讓春華細推物理供如此獨倚闌干玩落霞

觀鷓鴣打魚成咏

春堤一夜雨綠漲盈前溪漁舟兩兩出篙邊立鷓

鴣鷓鴣露瘦骨長喙銛毛錐瑩瑩復眼碧頸潤纏

朱絲一聲聞潑刺跋浪如風馳潛鱗驚失次愁磔

尾與鬚大者攫鱸鱒小者窮鯢鮓啣魚上竹竿一

吐盤匝翻身重入水盡日無休時夕陽照蓬背

漁人打槳歸繫纜曲港曲呼兒治晚炊瓦盆注村

醞銀刀剖香鯉鷓鴣戢翼日暮猶飢啼

清明日荆簷南招同荆橙堂王若夫步遊

郭外因泛舟湖上分韻得南村二字

佳時步履過城南飛絮飛絲蘸碧潭傍水人家潮
漸長賣錫天氣霽初酣山樓粉堞迎朝燕清簾跡
蕭瑟夕嵐莫唱青烟與紅蠟自揮吟塵助清談
輕舟滿載碧碾尊渡口溪流漲蘚痕吾輩清遊宜
雅集主人愛客恕狂言藏烟待乞新榆火貫酒難
尋古杏村日暮荒洲聞野哭春來多少未招魂詩話

歌風臺懷古

赤炎騰素靈哭五年提劍坐黃屋威加海內歸
徐州古豐縣朱陳村有杏花一百一十里因名杏花村舊址屬沛

故鄉惟牛張飲謹相逐相逐還呼舊酒徒李也言

大令何如追談往事雜悲喜聲慨還歎歎妙

選兒童遍閱巷平生酒色稱豪放頭戴竹皮手擊

筑猶是當年無賴狀嗚呼興盡兮悲來後龍之臣

安在哉風起雲飛思猛士泣數行下槍中懷酒酣

諸父盡前席謹留十日又三日威里咸沾湯沐思

粉榆萬歲戀魂魄魄魄茫、幾度秋斷碑零落卧

荒邱祇今芒碭無雲氣泗水滔滔日夜流

讀元人詩各賦絕句

中原風雅中興年地老天荒泪暗潜獨向孤亭存

野史堂、一代表遺山 元好問裕之

容城詩集編丁亥筆力雖銳山水愁自榜靜修比
諸葛雷溪獨自枕寒流 劉因夢吉

耶律天才擅雅宗髯翁呼後感遭逢湛然一卷從

誰定老去逃禪友萬松 耶律楚材晉卿

画筆詩才擅一門風流絕代趙主孫鷗波亭外翻

翻水猶有當時舊泪痕 趙孟頫子昂

延祐初元風雅盛四家詩格有遺音漢廷老吏吾

何讓得失分明在寸心 虞集伯生

楊子臨文有奇氣飛揚跋扈勇無前暮年第十錄

何事却住山中四十年 楊載仲宏

人品高賢擬東漢詩情舒卷類秋雲人間替冕何

堪戀晚歲心懸愛日殷 范梈亨父

美女簪花妙品評文安何事拂衣行淋漓大筆誇

三史怪底尊前氣不平 揭傒斯曼碩

天錫才華清且奇雁門風調擅探駟肩隨四子無

慚色可惜工吟艷體詩 薩都刺天錫

海粟山人善賞音翠寒一卷寄情深更憐病骨騎

鯨背萬里驚濤獨苦吟 宋元子虛

江南三絕一時來驟騎何如第五才便欲因君懷

郭隗知音誰為築金臺延賢易之

鹿皮歸隱足音遐園谷中間偶作家最是北山題

咏好篇中語、帶烟霞陳樵居采

硬語盤空氣特殊辨香端合自髯蘇茫、古調誰

欣賞滄海橫流仗一壺吳萊立夫

還山污遂白衣名獨向嚴陵江上行中角舞酣三

弄笛卷中猶聽鐵錚、楊維禎廉夫

老迂愛潔真成癖避俗如僕亦可人詩筆蕭疎畧

相似藐姑仙子是前身倪瓚元鎮

河清一頌苦知名避地吳淞海氣青自築梧溪小

七錄齋鈔

精舍聊蕭席帽老園丁王逢源吉

湖光山色聚風騷水木清華結搆勞僧帽儒衣任

埋骨凶舡不載小蟠桃頌瑛仲瑛

淋漓豪氣語懸河玉筍編中樂府多可惜雄心消

不淨新詞聊付雪兜秋張憲思廉

手画龍門氣鬱盤松風高韵託黃冠元都不是人

間世試咏篇中鬼胆寒馬銖志道

句曲詞人張外史一時遊屐盡高賢等閒占得三

茅洞始信壺中別有天張雨伯雨

浚水

去
夕日墮城西紛紛競官渡收兒隴外歸牛背過溪

白洋河史閣部駐師處

寒濤嗚咽似含悲大厦終難一木支北渡樓船聞
擊楫南朝歌舞尚彈絲淒涼幕府紆籌策縞素孤
臣獨視師終古未消魚腹恨百年家祭更無兒

試茗

細聽風簾響微看蟬眼生碧光烹綠雪隱几玩旂

槍
嫩撥頭網餅輕浮玉蕊尖詩人偏好事何苦著薑

鹽

寄吳南生

秋風江上共題詩，尊酒圍棋彼一時。歸去渾如駒
局，促春來依舊燕。參差瘦腰每善文，人病擁鼻耽
吟。幼婦詞况有高柔工，織錦茂陵春對遠山眉。南
生

娶于潘
工咏詩

獨向花時中酒眠，一城風絮賣餠天。家山迢遞遠
相憶，人海支離各自憐。莫遣風懷消蠹簡，好憑春

水託魚箋煩君寄，訊東坡叟三絕殘。碑費討研謂
况山夫鳳陽郡志舊有三絕碑曾
鍾繇篆也山夫精金石文字今除鳳陽學博書

咏白丁香

七錄齋鈔

褪盡脂痕並粉痕，素娥珠泪墮紛紛。橫陳玉體渾
如雪，碎剪冰綃欲化雲。憺對儘堪消綺思，白描難
得寫幽芬。春風不解相思結，繡被何勞憶鄂君。

野寺

池水無情碧苔痕，着意青寺門無剝啄。墻角語風
鈴，
滿耳松濤響。時聞野鳥啼，老僧歸渡水。獨棹夕陽
西。

為鄭楫亭題秋柳画冊

殘絲無力蘸寒流，露浥烟籠盡是愁。雲外更添涼

雁影數行零亂不禁秋

咏塵

寶山無處覓靈犀，十丈爭他拂面吹。舊白漫勞紅
袖拭，新愁應感素衣縑。西風昨夜吹方急，東海頻
年變可知。自倚匡床看鼠跡，貧家長任甑中炊。

鵝鳴行

數有不可假物，迺知天者。去年鵝鳴啼道上，水平
臍。今年鵝鳴啼井底，無青泥。久雨望汝一呼晴，蓋
屋陰。愁雲生久早望汝一呼雨，矣精燥燥漚焦。
土嗟尔陰晴任尔呼，曷不逐婦秋來蘇分明天意。

七錄齋鈔

固如此區、假物鳴焉尔相逢汲水經山阿，鵝鳴
鵝鳴奈尔何。

望雨

泗上本津國，湖村錯澗畝。頻歲苦波巨，為魚幾不
免。今春無雨澤，湖流漸清淺。乍喜洲渚獻，旋憂中
谷膜。入夏嗟蘊隆，地圻如巨竅。池中泣枯魚，村外
走狂犬。不聞逐婦啼，但見老牛喘。天高聽自卑，陰
陽何其沴。

施生本一德，人民育五穀。種豆、穉、蕪、未、穢、穢
穢。早魁尔何物，千里成焦媯。造物詎不仁，毋迺人

不福二月雷無聲三月雨無霖四月溪水乾涓滴
勝珠玉五月旱既甚蟲、逼三伏炎精暴高穹火
雲炙茅屋祝融肆其虐趙盾助之酷司空焚壇
泥龍訶封漬誰為素林禱誰為僖公祝已空野人
箱盡減官家粟枯草偃溝涂更聽漢家哭已矣無
遺種水虫三百六

五月泛舟

午熏披拂動簾鉤蒲酌盈尊初未休
屐忽從湖上過一帆如在鏡中遊
飄、水帶風亭柳爛、霞烘露井榴
黃孝存詩風亭燕五却憶江鄉烟水

七錄齋鈔

窟玉簫檀板木蘭舟

夏日雜詩

陶、朱夏時陽精養圓穹郊原鏤金石蘊隆鬱林
叢暹看雲岫吐層、列窻中端居愛長日披襟當
北風高歌咏榮木推遷感深衷
蟲、氣方熾新綠環叢柯亭午覆深蔭微風吹纖
羅征途多暘夫柳下時停車仰睹片雲黑雨中舞
銜、豈惟行李潤清涼沾萬家
晚起吸屐屨殘月箇虛堂中庭一庭竹乘茲夜氣
涼微步出荆落覓逆臨方塘輕颺動萍末冷露滋

蓮房不惜衣袂濕有時聞妙香少焉義輪轉惶、
昇東塢

煩衿不可滌感此宵漏稀竹榻展涼簟仰看珠斗
移蝨股競繁響螢光搖夕輝逼人苦白鳥脫脫揮
蒲葵安得紫龍髯對月長自携

懷抱若不舒命侶遵河曲匪以尋林亭聊用避炎
熇遠渚蟲清蒲小園秀翠竹水面涼風來鼻觀馥
芳馥恨無十日醉坐被人事束誰家泛銀塘碧筒
飲醒醪

午睡

七錄齋鈔

新州笛材八尺強中含風漪夢簟當有時攤飯橫
一榻相、推枕遊清涼起來林影方卓午新蟬一
聲落高樹眼前不少義與皇北牖之下誰是主

彭城咏古

懷古無因問大彭興亡百代感何窮地連西楚風
猶悍天瀉黃河勢最雄城上荒涼殘照紫雲邊合
沓亂山紅秦皇枉斷金陵脉王氣還留芒碭中
屋上龍交事可嗟平生語大信非誇五年竟逐秦
人鹿三尺先除白帝蛇市上屠沽皆將種山東子
弟盡侯家當年酒負虧隣媪湯沐恩先感里加

獨携拄杖立荒臺如此還鄉亦壯哉大澤已無天子氣悲風猶起故鄉哀祇今魂魄依原廟終古河山想霸才二十四陵俱泯滅一坏猶倚古城隈
白旄黃屋不言尊苦憶粉榆舊里民父老競來攀御座帝王難得是詩人推牛晏罷誰猶昔擊筑歌
關泪滿巾妙選兒童一百二醉遊十日尚逡巡戲馬雄姿自有真送來成敗不堪論耽、危郭雲
如蓋葉、荒臺草似茵七十戰成談笑裡八千兵散亂江濱美人伏劍名雖逝一嘆頭顱贈故人
穀城山下莽荒邱帷帳當年費運籌滅項終能安

七錄齋鈔

漢祚夷秦只為報韓仇白駒有託完高尚黃石無踪感猶遊廟像至今如好女松衫蕭瑟冷清秋
擣藥兒童野哭囂寄奴王者美金鑊床移御座威方熾酒勸長星運已銷投袂居然光舊物菜臺終
使換前朝還思東府呼盧日一柳金甌竟得梟諸劉家世本鳴珂文藻山川兩不磨簪紱累朝承
帝胄雕華羣季擅英多風流一代推西第遺憾千秋感曲阿七十人中誰第一六詩三筆妙懸河
金虎挺突國已墟砂山狂寇犯宮車當時作惡橫鄉土何事衝鋒陷里閭日落宮門悲凍雀尸橫白

馬莖河魚生兜那得如豚犬頸血終教滅王除
鉅鹿渾波萬里流澶淵遺事感千秋狂瀾不遣孤
壩漏先事方知孽畫周古木浮槎歸版築羽衣吹
笛傲滄洲太虛一賦傳芳績吟罷濤聲撼郡樓

晚過僧寺

大暑日蓬頭閉門絕迎迓傍晚涼踏涼鞋信步入精
舍老僧靜者流危坐神何暇相對長明燈偶作無
生話簷鈴定不語庭花自依亞月影隨經函光射
林陰罽簾陰度輕颺清涼忘九夏

湖上

七錄齋鈔

田田蓮葉抱湖亭散髮人來倚曲櫓被徑不鋤秋
草綠歷城長對遠峯青花前雨過香堪拾水面風
來酒易醒那污豪情似河朔客懷空自渺滄溟

沛城晚眺

孤雲不動雁聲哀莽、平沙落照回水國魚龍翻
巨壑山城烟火雜昏埃土花淡淡秦皇井秋草離
離漢帝臺獨立晚風悲往事霸國帝業挽飛灰

城北古寺

野徑濕微雨層嵐歷遠山偶然携拄杖暫得叩禪
闍流水去何疾白雲相對間小叅聞梵唄坐久不

知還

寄同砚諸知己

西風高館惜離羣，索處頻傷過未聞。
四國交遊分作客，十年風雨憶論文。
劇憐聚散如秋蒂，別有心情感暮雲。
一卷新詩渾漫與，掃除煩惱待諸君。

答友人

方書摩矣農未嘗，道到股錯見魏唐。
編儒者每不取吾嘗，潮厥初茲事蓋已古。
不聞介山中龍蛇，怨淒苦世哀真愛薄。
奇節出閨戶，愚婦誠何知。至性鬱肺腑，剔肌奉天載。
籍曠未睹人生重，一毛肝

七錄齋鈔

胆越與楚皎日，豎誓盟久棄如土。
巖、昌黎論胡為慎，所許為呼小宋公。
重訂鄂人語

得紫坪手書

聞說錢塘八月秋，遠心一夜遠汀洲。
十年舊約西冷夢，翰爾真為汗漫遊。

題陸丈竹民對鏡詩後

霜華點、照分明，已信無情勝有情。
我亦春秋同騎者，病餘深感二毛生。

艾聞

河流動寒色，一曲斗門開。
水勢奔強弩，灘聲殷怒

雷漫言飛挽易，曾告陸沉災。
東望長淮口，雲颿片

燕子樓

繁華消盡感颼塵，月冷霜清十載身。
黃土豈無理玉地，平生心薄墜樓人。

郭外泛舟

湖上涼初度，輕颿帶雨過。
危橋斷虹影，殘柳蘸秋波。
烟重藏漁艇，蘆深起棹歌。
無心是鷗鳥，飛傍画船多。

秋夜懷荆蔭南

七錄齋鈔

雨過月華明，秋雲壓画城。
懷人停酒琰，隱几聽蛩聲。
舊侶無多在新愁，轉欲生為憐。
行役苦何日，俟河清。

蔭南方監

七錄齋詩鈔卷六

山陽阮葵生吾山

秋日禱興用秋懷十首韻

西風禾黍肥溝塍望蒹、疎柳帶高原涼蟬鳴不
已隔隴刈稻聲風過清人耳老農三五人廣場時
卧起回憶昨秋風景殊不似河伯幸安流長堤
良足恃牛羊散村落洲渚秋塗軌生聚有起色經
過吾亦喜

頻年苦河溢守臣日憂悴當其泛濫時波濤起平
地徐泗千里間莊、任奔恣今年得天時雨暘無

七錄齋鈔

戾異西望荆山河人謀豈不貴

沮如遺魚苗水涸形孔曼蠕、動腥風不堪佐餐
飯幾日化為蝗隱傷田父願童叟競奔蹄詎待長
官勸終苦手足勞勢不敵千萬猶幸秋風早禾黍
已登獻菽蔴方在田老農尚嗟怨

秋蝗漸孕于草際爭騰凌初出小如蟻倏已大於
蠅漸至十八日跳躍弥可憎藏身依密葦聚族堆
高稜有時蔽天去孰施網與罟一紙報飛蝗黠吏
尔何能

浙、商庭鳴娟、寒露警雲淡月華孤漸覺涼夜

永身世感鈴鏘烈士悲秋猛歲月逝如流清泪墜
如綆脩名苦未立清時甘幽屏

枯坐讀黃庭內視味三景瘴鬼苦泥人久卧覺寤
罔終日支藥錯矧復感漂梗有時下床走扶杖戒
馳騁簾外好秋光孤負園鳥請

病起手一編小字照寤時掩卷若無睹平生抱深
憾東髮事詩書寘突每偷暇誰將聰明鞭那得嗜
好淡搖筆學為文迷津苦濶濶朝華夕已萎詎可
閱常暫譬彼航海者中流斷鎖纜平生重師友誰
與叢點勘世有揚子雲載酒願盈甌

七錄齋鈔

同學多不賤故人乘華軒或在青雲上簪毫誇記
言或出典州郡異績空囊前秋江寄鯉鯉一一云
加飡感彼故人意太息熱殘編升沉本無定縱眼
觀大千欲報乏瑤玖望遠潛悲酸涼風起天未佳
時耽醉眠二毛點遺鬢已是騎省年

一月不飲酒輒苦舌本乾秋月指玉衡孤負光蘭
玕讀庚空庭布爐火綠葉煎龍團佳如噉蔗境
夢不知槐安仰瞻星潢移銀漢波漫瀾逝者抑何
速走坂如銅丸勞生苦不息吾行堅歸鞍

征雁橫空至雲外聞秋聲呼羣萬餘里素羽瑩霜

明堂不避繒，隨陽心終誠。人生處逆旅，競一如
奉盈結念屬霄漢，寧復忤心兵。譬彼劍鳴匣，亦似
木向榮。九萬不可期，雌伏嗟誰令。

朝來攬明鏡，朱顏豈不好。願無食肉相，所嗟華髮
早。鬚眉森似戟，猶足傲傭保。誰云臺閣豈，必山
林。稿人生自有真區，豈足道。

鬚生戲成二絕

十年無計種鬚奴，少許還應勝絕無。使拭青銅忙
布置，等閑消却睡工夫。語置見

幾番顧影認今吾，如此差堪表丈夫。他日撚髭吟
五字，可能人道是樊須。

寄曹慕堂

白露下京國，蕭然木葉稀。仙人照藜火，侍女護朝
衣。舊句理華贈，清言玉屑霏。故人若相憶，杖屨正
南飛。

自飛雲橋泛舟至歌風臺吟眺竟夕過天
齊寺而歸水月搖光林木震響客有
吹笛者聲過秋雲予曰是不減坡公百步
洪之遊只少一參寥師耳豈止三百年無
此樂哉踏月作歌遂用蘇韻

秋星作、風捲波布帆六幅飛如梭。水光月色爛
四照，有若奩鏡。瑩新磨，長虹蜿蜒卧橫浦。高臺峻
嶂，撐層坡。綵綵瘦影拂殘柳，灑、晚香吹敗荷。笑
薄斷碣路，遺足醉着微潮。頰頰渦客被羽衣，吹玉
笛。纖雲不動凝秋河。襟懷曠朗發清響，肯教噩夢
縈。檀羅霸國猛士盡消歇，離、荒草埋銅駝。羽聲
變徵，笛入破。江湖寂寞驚蛟蛇。揮手敬謝人事束
西，彼小兒巢窠。古朝陲。彫瞿雲卧佞佛久已唾
二何。榜人持火照題壁，全剛努目尔勿呵。

戲和盧德裕咏物

巖山消息白雲深，獨散幽絳對舞禽。塵世不於毛
羽貴，高標豈有稻梁心。露零宵警松濤急，霜冷秋
棲竹影森。他日使君吟蜀道，素衣飄拂伴囊琴。鶴
南園草綠故飛、度水穿花事已非。莊叟相蘧終
是夢，魏郎輕薄不勝衣。春酣粉膩迎風舞，曉惹花
香帶露歸。為問韓憑今在否，青陵臺畔路依稀。蝶
風流誰認舊烏衣，幾度飄零白版扉。春雨綠楊成
小住，秋山紅葉夢將歸。傍誰門戶營巢去，獨自池
塘頰影飛。可許一枝栖上苑，玉堂珠樹夢依、燕
秋陽如燂復如焚。咽露玄蟬處、聞鎮日苦吟差

似我一生清節最憐君託身本自依高樹息影端

應悲暮雲暮憶隋隄官柳下征鞍曉月共誰分蟬

爰、無計脫虞衡空憶寒岡掌樣平珠箔花籠選

一盼見歐陽公 瑶宮桂影夢三生披羅未許遺東

郭苗裔老無辨管城作傳重煩韓吏部中山明德

舊謫聲元

不隨彩鳳逐雲徂却愛癡頭狎鴈奴戢羽禪枝應

怖月寄人籬落不驚葦絮書鄉國凌宵去污食階

除握粟呼西望花封紫遠夢肯啣芳訊到來無鶴

秋日旋里門寄紫坪杭州

七錄齋鈔

三逐歸來碧草鮮一尊獨自醉籬邊南舡北馬紛

何事孤負黃花又一年

遲紫坪

小酌深杯酒迢、別思牽遙知對床客已放過江

舡眠食情何限湖山興自偏段家橋畔踏吾亦夢

淪漣

祥素雲入都以詩留別次韵奉贈

彼美抱殊獨論詩窮理趣暇日盛文讌含毫對庭

樹清逾叔寶姿秀奪惠連句何當賦驪歌旂亭感

風露新唱鬱離情深心託竹素寒雲天際飛送暎

燕山路

歲晚喜蔣春農至淮上

冷雨泥危灼烟滕飛夕嵐為訪同門友寒衣叩名

藍小樓近佛屋華鐘聞暮春停雲感離索盈歲情

空舍執手語喁于玉屑霏清談我本印壑士瑟縮

如眠委君乃青雲侶風雪停征驂賞心在霄漢孤

懷誰與探深情良不數太息臨寒潭

題紫坪聽潮集

津亭卸帆後暎坐話更深倚醉聞吳咏開函動越

吟江山餘勝蹟唱嘆有遺音十載錢唐夢臨文思

不禁

七錄齋鈔

送五變亭太守觀察河東

漢詔稱共治唯良二千石付託重股肱臨軒親遣

策銀章銅虎符彤幃熊首戟權或典樞机賜每榮

綬烏匪以邀華寵寔膺親民責次公拜頴川閣闌

滋封殖懿彼任武威費舍聲修飭讀史懷爰烈遺

徽擢篇藉所居民樂康所去民思憶堂、長白公

聲華久赫奕粉署昔翔翹鄱江咏膏澤休哉茂績

彭吏治越古昔馳馬涖長淮朱轡荷殊錫維淮故

澤國沮洳土田瘠魚沫方薦飢鴻哀苦蕩析頰歲

唐城京比戶困朝夕我公下車初沉憂臥不釋乃
身切痼痲由已思飢渴飛章達大府溝澍其成畫
踏蓄環金隄疎通除地防汚澤無盡沉墳原失龜
圻期年報政成瘡痍踏起色池濡潤輒鱗樹集飄
風翼行者歸故廬居者慶安宅烟火晝喧聞雞犬
夜寧聞鼓舞遍郊墟謳謠達衢陌百度以次修更
起黉宮役慨茲觀禮地榛蕪歲逾百垣棟骨替傾
窒衢多墊側我公瞻拜時中懷時惻、開誠諭部
民設策輸衆力制度詳梓陶辛勤惜飢飢櫛星窺
窳窳琉璃燦金碧壁治環雕欄奎宮飾玳瑁芹藻

七錄齋鈔

澄清流松栢蔭嘉植公餘名諸生嚴程勉訓迪和
氣藹官齋春風被誨席屈指二載中經緯著殊蹟
樂育在膠庠阜安在兆億衆利次第興百獎因時
草為政識大體六邑資表式治行符漢京盛業光
史冊 天子褒循良詔書增爵秩作表外臺持
節專方域河東古巖疆上黨天下春雄鎮肅轅鈴
邊牆靖霜鏑軍民資撫綏官吏重考覈啣命馳前
駟春風轉畫鷁僕也本州民惶悌銘胸臆昔近五
馬臨今悵設旌隔來暮方有歌去思忽云積錢筆
抒離情敵詩謳令德

春來屢擬武林之遊輒為事阻二月三日
偕舍弟紫坪登舟王大笠塘走送河千口
吟四十字即用其韻賦別並答同社諸子
又作叩門別寮衣偕邨君扁舟何處去江上萬重
雲風笛聲偏急旂亭酒芳醪為君遲解纜隄柳帶
斜曛

與李六滋園夜話

訪友來江上蘭陵一繫舟故人憐舊雨永夕話春
愁為我藏羅酒累君典敝裘天涯勞悵望遙指百
花洲今江蘇
作南

七錄齋鈔

西山道士館

支藤迺鶴柴石室訪仙都甃有賢人酒香燒姹女
爐孤吟聞木客息影愛山癯彷彿登嵩少誰尋九
節蒲

靈巖山頂觀霧

一別靈巖山屈指三歲餘昔遊除秋晚今方朱夏
初朝來雨翻盆遙天藏金烏松巔馮飛瀑萬壑紛
跳珠湏臾雨脚止乘興登籃輿高峯逆路絕雲陣
時與俱烟樹撲濛濛接閣凌清虛峯尖禿不銳那
復窺浮圖但聞走霹靂嬰兒啼呱呱俯瞰兩洞庭

千里白模糊攀枯一不戒何處尋故吾陰陽乍開
閤神變安可摸豈有蛟蜃幻或者潭龍嘯山僧盡
詫誇對客頻洛吁自謂四十載此景迢來無久坐
失昏旦歸路迷僕夫

寒山

峻嶒踏山骨曲磴達禪扉雨急溪聲亂嵐深樹影
微雲中層閣隱竹外一僧歸何處空、谷壑荒碧
草肥趙凡夫隱居處舊有阿義
草肥門先生題額今不復見

杭州春望

大觀臺上豁吟眸鳳舞龍飛幾度秋烟月易催詞

七錄齋鈔

客老湖山都藉古人留水連吳苑濤聲壯雲去金
陵王氣收雄麗東南誇鼎立居然形勝帝王州

誰從欲界識仙都金碧山川似画圖三月鶯花迷
闌苑萬家樓閣敞雲衢一條江劃東西浙十里隄
分內外湖滿耳春禽作春弄教教喚客勸提壺

寓樓望湖上山色次紫坪韻

小閣枕山椒窻開松嶺石凭欄一以眺四面落雲
鷲峯青遠若浮山綠淨可漱晴嵐胃朝出春陰滄
夕岫松篁菱不多苔蘚蝕如繡坐久意彌靜悠然
息聲臭有時愜微吟拄頰忘清晝

齊息軒宗伯目力最勝夏日居萬松山每

見雲起必牽一縷如絲繫於山巔踪跡之

得石數枚有反文印之成書畫久而漸多

遂作為譜復用東坡石鼓韻題長歌一篇

劉絕菴杭堇浦兩先生首出和章趙石函

方立亭程存齋及弟紫坪亦皆繼作今春

至武林宗伯屬題亦賦一首

三月既望日在丑入山獨訪杜陵叟執經願逐彭

戴遊登門忽作藉湜走賤于半生俗在骨先生一

見笑開口相將促膝話從前細數離悰自別後手

七錄齋鈔

出珣珣累有千目睨點畫忘其九或如支離五粒

松或如臙腫十圍柳宛委或如夏后碑破碎或如

亞父斗自謂青山雲盞胸不羨黃金印繫肘扶拾

如從沙揀金搜剔如妨苗亂莠苔花千載編山靈

松嶺三年契石友宗伯詩云譜送乙亥至
松嶺小作蒼海史小技寧

誇虫蝕書壯夫恥効席初殼幾疑入水呈龍龜不

須破壁抄蚪蚪天剝斷、屈巨靈怪事吐、驚者

者先生生本具慧眼往、雲砂隨指吸每逢出岫

垂車輪便教蠟屐携尊向凝眸高矚向烟霄回昵

旁觀畫膝暇乍看千葉散芙蓉條飄一髮懸岫嵒

尋蹤直上峯頂高，鑿險終鏡石皮厚。金翹破處露
纍、鴻寶携來讀某、茲事從來想絕無。聞言那
不驚，頗有傳觀一似魚。得珠狂喜爭同囚，脫粗世

上兒曹盡葉龍。近令書手同瓦狗，真儒居處亦精
靈。天文隱現信非偶，新語傳聞十二州。好詩哀集

三千首，南宮之袖不勝藏。青石之根急須培，會向
巖陵去。趣書莫教豪客來，爭取請屬方蘇臺結書
載未歸又為劉

摩挲空作三宿戀，惆悵難為期。月守稽留山閣知
緣深坐對春風慚，學朽何時負笈歸。天台日發雲

母杖靈壽子繪天台探藥園先生為題
樂府六解又惠藤杖一枝

吳山懷古

金虎挺穴勢，撥獨斗牛王。氣掃檣槍，銅九智破中

朝寇鉄券書，頌異姓王。潮落龍腥愁，勁勢雲封馬

鬣。仰靈光表忠，舊觀崔嵬在。忠孝文應萬古藏

偏安一角類，南朝破碎江山。泣黍苗，鳳嶺灰飛羅

綺。盡龍沙，泪落夢魂迷。三千毳帳雲連幕，十萬貌

貅。海不潮立馬，吳峯終有恨。詞人一曲怨難銷

南屏訪熨虛上人

獨拄桃枝杖，來尋柏子庵。隔林聞曉梵，覓送破春

嵐松尾留清話，蒲團試小參。此中難着語，欲問老
瞿曇。承明于此山著宗鏡
錄後人殊有異議

恒公方丈食笋

枯竹引山泉，宛轉流香厨。長鏹刷猫頭，晶瑩雪不
如層。剥香箨存液，鏹其膚。松枝慎火候，盛以青
玉盃。入口絕纖滓，清柔經久咀。細論色香味，此君
三者俱。俗腸頰芳潔，舉體凌清虛。佐以聲聞酒，不
飽寧非愚。彼哉老佛印，而乃工燒豬。

月下步至聖因寺後山

朦朧烟外響，蒲窅有客寒。裳興獨豪拍，手高吟清

似鶴攀蘿直，上搜于稊青。連佛閣春燈，暗紅近宮
牆。夜月高大好，亭臺迤一。到翠螺隱、憂松濤

雲栖

路出錢江許，五雲列屏幃。徑轉入層嶽，垠崿青相
向。寺隱綠蘿深，身到碧雲上。樹色何繡，滌泉流自
漾。養四圍檀檠聲，蕭、吹竹浪遠。峯雲外綠，儼作
佛髻狀。梵唱出林表，午參知未放。蓮公好家法，峯
凹弔古塢。矯首入山堂，肯負青藤杖。

登雲栖寺後諸山

雲堂飯初罷，振衣興超越。取送入山腹，危巖弥嵒

嶂高峯壓我顛仰望路疑絕峯迴硤角轉移趾懼
蹉跌危仄或如墜懸厓或如折蹲如蛟兕異奔如
狡狴渴曲磴纒萬千而無一芴濶有時兩壁峙一
綫穿其穴霧重午陰寒泉噴石背滑愛蕝烟樹中
林鬱互膠葛緹幽若井處忽而一旦豁孤亭轟天
外行人出木末舉頭天門通挾背飛鳥沒胸無芥
蒂存目似金篦刮佛眉青未了嵐光排寺闥

步行至理安寺經九溪十八澗過滿家街

踰嶺登南高峯

背笠陟嶙峋香風吹縹緲言尋紫栢庵數里穿綠

篠拾級空王宮奇峰四回抱有如萬芙蓉青、互
縈繞小憩不能留輕身下雲表

泉聲送遊客一路聞琤琮涓、激寒玉冷、和澗
松文鱗細可數翠羽時一遶彎環十餘里處、危

狗通時有採樵人濯足坐榛叢

山行曲復曲窄徑迴千盤其上覆峻嶺其下環清

湍經過十八澗一步一回看森森激湍賴松栝攢

春密溪嵐接山翠侵我膚髮寒蟻旋上絕巖峭立

青嶺岈

緩步楊梅嶺行、待我僕徒倚藤花陰修枝上樵

曲微聞焙茶香青烟出板屋東陽有佳人袖籠春
山麓碧雲日暮凝無言肯脩竹武林好春色誰知
在幽谷

蹣跚復蹣跚直上窺鳥背平生負濟勝而亦作此
態崔、南高峯衆山如蒂芥夕暉射浮園影落重
城外俯視浙東西錢江一線界誰為假羽翼飛升
吸仙滢

鳳山奇石歌

嶮、巖、山之巔蛇、蜒、騰以騫聲、確、覓
微逞突、兀、蹲我前五丁好奇弄狡獪斧痕千

載缺如齧弩張箭簇怒相向頰而為凹壘為凸土
花繡蝕蝸涎交此石不爛經幾朝射之飲羽鞭出

血山圍故國空周遭石兮不能言我來感不已六
陵樹色春蕭條此是南朝舊宮裡美人鐘鼓散如

烟鳳皇飛去啼杜鵑宮草宮花更何處牧兒石畔
尋花鈿

岳鄂王墓

忠魂奕、儼如臨長拜佳城檜栢森誰遣衣冠埋

此地直啻英爽到於今神人並痛班師詔君相原

明報國心野草殘碑俱起敬不須奸魄鑄烏金

龍沙萬里泣銅駝誰飲白奴血似河邊月陣雲空
有恨卧薪嘗胆竟如何虺蛇自養心中疾羅虎愁
回塞上戈十九年真堪痛哭南枝千載蝕蒼蘿詞用武穆

冷泉亭

琴絃瀉山溜鏡影澄風潭花落石不語此意君須
參

天風冷、吹悠然欲遺世不飲自忘言何處着一
字

無心常漱石隨意自縈莎不少清涼境其如熱客

多

韶光庵

曲廊竟行逕出寺即入寺枯竹聲冷、綠山高下
置簣簞千萬个清音落天際如聞海潮音又似龍
鳳吹渡疑風雨聲夜半合偕至千尺抽瑤簞十里
滴寒翠絕頂尋泉源跳沫濺復袂且住金魚池悠
然契初地

金魚池

偶為曉經出萍香任衆煦一泓豈不廣終是憶江
湖

同方五立亭弟紫坪登北高峯絕頂

遊山願力真涉險心不悖登頓出松顛攀援入雲
際天風飄、吹鬚眉撲山翠絕頂立孤圓直上抉
渡背海日與江湖青蒼迷一氣西湖若盃盞吳山
失埤塊會有雲外笙欲摘月中桂舉手排闥闔直
欲飛而至二子盍歸去吾留將謁帝雲卧與風食
久當生因翅

南宋故宮

春山草綠走麇霞宮樹無人晚噪鴉只有松岡舊
時月春來猶照內人斜

七錄齋鈔

彩雲吹散委輕塵牧唱樵歌草不春夜半子規啼
血處泣風泣露有青燐

遊汪氏小有天園

背峰緣壑構幽居曲檻斜廊百叠紆風鼓松濤鳴
屋角雨飛山翠撲庭隅琴臺石碎南宮字畫幃香
銷北苑園珍重 奎章龍鳳彩此中應有列仙儒
西湖竹枝同方立亭徐樂只紫坪酒間作
今日東風大放顛吹開湖北湖南舡機傍湖心亭
子望桃花含雨柳含烟

初暝林外掛銅鉦滿耳幽禽弄晚晴紅杏家、宜

早燕綠楊樹、屬流鶯

鏡面湖光熨貼平揚舲擊汰破空明游鱗碧草細
可數倒影青山畫不成

黛色嵐光三百環濃青大綠堆烟鬟莫將浮意誇

洪谷趙子固遊山語小

白堤蘇隄駐籃筍內湖外湖蕩輕橈紅羣族、湖

山寺挾舵重遊第四橋

林樹青紅近百年樓臺金碧高千尺山川滿目盡

新裝一箇雷峯足古色

我與山靈曾有約每思江上乘吳艤今日湖風吹

七錄齋鈔

酒醒十年積念一朝降

繫舫踏秋明月來尊前不醉不教回兩般未識西

湖處六月荷花十月梅

懷家兄自堂客遊甬上

君去遊龍洞登臨正暮春我來經鳳嶺迨遠感蕭

晨風雨索送思閱梁怯病身耦偶有尚未解道

南貧

與方蘇臺立亭恭壽弟紫坪山中夜話次

紫坪韻

兩姓好兄弟山樓數夕晨平生鄙章句偶爾作詩

人謖、松鳴籟青、竹有筠此中饒古意不受九
衛塵

七錄齋鈔

七錄齋詩鈔卷七

山陽阮葵生吾山

弔于忠肅公墓

甲光鱗、白日慘土木之變人喪胆舉朝頭縮
天星力排眾議公獨敢根本一動大勢去言南遷
者吾當新此是乾坤何等時安危乃以一身支威
行片紙出軍府千里萬里風雲馳摧殘大敵定社
稷金甌無缺天子歸天子歸來羣小暱亨等意耳
辨奚益不惜身隨天柱傾自有奇勛買金石嗚呼
先帝知其枉朕心憐其忠崇祠葉、銘旌功祇今

七錄齋鈔

穹碑蝕殘龍鳳字猶未披榛剝蘚尋幽宮三台山

下悲風起翁仲無言石麟峙回首棲鴉一樣冤

湖南湖北風烟昏宗祭公文云當國之多難

為權奸所並嫉在先帝心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云云天下傳誦

虎跑寺飲泉

荒碑甲子磷猶認元和字聞有大辨才開山著神
異靈蹟空千年沙彌說遺事我偶入山來欲識在

山味一盞趙州茶清風落松吹

山下觀流泉

山上涓、溜縈沙瀉曲岡從來聲不斷此去意何

忙

龍井道中

画眉啼過古松岡猶竹牽蘿便作牆行盡紫雲山
下路晚風吹送焙茶香

渡錢江之西興

之字江邊縱櫂回夕陽峰外殷輕雷江豚拜浪風
初起海燕啣泥雨欲來窄徑低枝防落笠長亭野
店貫松醅經過不少勾留處林際輕黃熟早梅

蕭山舟中

檣聲出東郭夾岸綠春蕪樓小垂簾過帘飄待客

七錄齋鈔

沽湖湖蕪葉滑漁浦浪花森高士懷王許風流今

已無吾人過蕭山詩漁浦浪花

高陵

蒼嵐百疊護屏藩蔓壑枝峯手自攀呼吸九霄通
帝座雲烟千載簇神閭刑塘尚有威靈在寢殿都

歸想像間見說祇今風雨後猶聞劍佩響空山

由鏡湖之快閣用放翁思鏡湖韵

昔歲曾踏鑑湖園今朝身到方回湖此湖自落放
翁手迄今猶有詩人廬蘭渚梅市遠映帶魚莊鱗
舍充官租快閣亭、出修竹擘舟曲、綠菰蒲夏

雨欲來水雲黑秋風初起山楓赤壺觴詩卷載扁舟想見翁時乘醉出吁嗟千載名不如一杯酒世上浮雲任卷舒湖中生計足蓮藕誰贈買山十萬錢狂吟鼓腹空便、溪山信美非吾土可惜過眼如雲烟

同紫坪遊阮家山村舍作

垂楊夾岸綠陰環繫舫經行路幾彎一曲巧分丁字水數峯濃壓米家山金庭石室勞追想漫史曼公足往還何日蓋頭謀一把道南道北任躋攀松棚竹屋護籬芭斜揜青旂酒易賒白木鐸鋤園

七錄齋鈔

上筍青瓷甌泛雨前茶清遊畢竟宜吾輩禮法漫來恕我家便與村人同酌酌他時直作里門誇

馬公驛祠

東京賢太守善政每平反手築長湖堰躬平怒浪喧千秋仍廟食當日痛廷論太息丁陽九深沈萬古寬

苧蘿村

溪上苔猶綠村前水自香美人何處是終古怨興亡春夢悲吳館輕塵委越航碧雲凝日暮怕悵月昏黃

徐文長故宅

曾讀天池詩一卷教人疑病復疑顛忽從江上尋遺宅欲向樓頭喚謫仙君是怪魁差不朽我緣癡絕轉相憐夕陽門巷迷衰草憑莫吟魂動暝烟

遊蘭亭雜詩

言訪山陰山雨後如新沐青鞋踏巖根路隨山勢曲尋印不覺遂翠靚紛滿目俯拾春山嵐仰飲春山綠移境易形容一步一回曠

七錄齋鈔

納納山下路藹藹山上雲人行空翠中屐齒穿苔痕杜鵑紅欲然烟蘿綠可捫微風吹我襟鼻觀聞芳芬駐足契妙香懷抱清煩喧

曲水瀉雙澗一彎環庭階石子壘齒齒琤琮鳴蒼崖風篁修於杖露草小於鞞臨流磬一竿俯仰心悠哉古迹不可求好事皆後來

廉利水中石參差立沙際涓涓泉溜鳴瑩瑩石紋細翠色浸蘊藻遠香送蘭蕙溪草清以幽青青襲衣袂

過江富清言名士偶修楔少長列次坐聊為洛濱戲一味復一觴風日自和惠竹樹資吟詠雲山藉點綴當時四十賢懷抱千秋寄光景良不殊風流

若為繼

路出龍鶯館樹石含清華沙泉九曲響粉籜千竿

斜中有洗研池沉澗圓蘇芭紅鶯拍拍戲將子浮

清淮

馳暉不可迴夕陽下平野歸途復微雨春衫足飄

洒步履之寶林右暉避小憩坐山房對景不能賦

留待後來者

遊天章寺

髻綠眉青簇簇排水皮石骨繡蒼苔一枝竹杖一

雙屐踏遍崇山峻嶺來

春鈔

鞞紋波動漾清漪綠滿春滕覓遲微萋秀瓜生好

天氣水田十里學僧衣

風篁霧翳影珊珊一架藤花散晚烟小院綠陰吹

不散果然佳處合參禪

掛龍山望海亭

依山闕州宅仙史住蓬瀛椽粟垂簷重松篁拂檻

清行來當日夕立處與雲平亭子凌空濶三山指

玉京

挽施上白

燕市一為別浮雲各自憐知君吟古調十載坐寒

魂淚落蕉墮夢魂悽絮雨天煎風遲五兩遺恨香

重泉上白工樂府五言詩先

山陰道上口吟絕句

鴨頭淥水春初足驢背青山畫不如忙殺遊人難

應接溪嵐松翠滿衣裾

滿山松竹畫眉啼一路泉聲漱玉隄他日買山何

處好鏡湖南北刻東西

別余明經崇先

吾弟言君久相逢快決旬名區頻載集學海得經

神風雨能留客湖山苦泥人五雲門脚雷外路欲

春鈔

別更逡巡襟先還

萬松岡獨步

披衣岡上行烟外日沉閣獨立不逢人微聞松子

落

贈方五

身長九尺瘦如鶴健筆一枝昂可扛今日風塵雙

劍合十年豪氣為君降

松岡留別方蘇臺立亭恭壽金懷玉徐樂

只查茂蔭諸子

餘航三月住衿袖紫春嵐坐眠山中閣魂夢餘清

酣此邦盛文彥講肆初盍簪亭亭諸君子麗藻雄
東南明湖泛烏榜玉屑聆清譚桃源難久駐蔗境
餘回甘江風催解纜欲別情空含雲木秀暹嶽烟
水懷澄潭何當蠟雙履拄策重幽探

石門道中

小艇衝魚蕩江城入望低水邊橫斷約柔外立斜
梯酒幔飄飄引春禽故故啼桔槔聲特苦悵望夕
陽西

駕湖晚眺

吳蓮片片貼波斜少伯湖邊問酒家夕日欲沉霞

七錄齋鈔

散綺晚風初起浪噴花綠楊陰外漁收網紅藕香
中女浣紗那得落帆三過此一樓烟雨夜煎茶

採桑曲

左提青絲籠右把桂枝鉤誰家女兒好身手採桑
獨向南陌頭今年桑葉青且柔天公似憐女兒愁
願天不風亦不雨提筐出門良不苦願天不暖亦
不寒三眠已過蠶上山山鷓鴣浴盤盂閉門軋
軋響縷車賣絲完官租賣繭償私逋但得官租私
逋兩無負那惜亂頭粗服園中走

平望

鶯脰湖邊夕照昏殘策破網曝蓬門經過易識吳
江路十里柔桑水抱村

歸舟至吳江夜泊

江城漏初下夾岸起吳謳燈影明葦屋鐘聲出梵
樓去來同社燕出處笑蝸牛誰與題三過還應咏
四愁

與曹近薇夜話

紅鐙背透夜無寐擁青衾不覺清談久都忘夕漏
深塵埃憐短鬢爾我惜知音遊跡同漂梗春來各
滯滯

七錄齋鈔

吳門雜咏

春老江南客未歸殘衫又逐晚風吹江城畫閣重
來路細雨輕寒獨醉時昔夢已迷青雀舫遠心長
縮綠楊絲無情便遣東皇去惱亂才人絕妙詞
南吳企香趙昇之邀吳下詩人在龍菴先生園中
為送春之會前六十年己卯尤悔菴彭訪濂亦于
此地集同社
作送春詩

石丈高齋住決自清遊幾度泛金尊何人更識吳
門卒此日難尋角里村只合買山尋竺塢底須快
目挂東門春來虛作漁洋夢玉柱銀房望眼昏
近歲約為洞庭之遊旋為事阻昔新城尚書愛洞
庭山色自號漁洋山人實未至其地也走菴先生

嘯以詩云
曾見漁洋樹色無

十載經過鬢欲星五子江從春山不改舊時青

空虎蹟無雲氣潮落魚腸有血腥香市幾人歌宛

轉麻廊終古惜娉婷玉蘭房畔聞高會墨瀟淋

蘸素屏虎印後山王蘭宋代花石綱中物也今年

南生太史家叔父歸名賦長歌一篇

吳中風雅寄情深家寫春山和苦吟高士風懷甘

鹿柴詩人名姓重雞林座中容盡談新語弦外誰

能寄賞音甫里祠邊好山色清歌一曲和幽禽吳

王存素直接石谷董東山少寧以千金選之不

赴又外洋舟至携其國人與編愚先生論詩書萬

餘字皆吳
中新語也

渡江

天風吹浪折沙洲望裡金焦左右浮萬里乾坤雙

短髻百年身世一扁舟天邊雲路鷓鴣運檻外江

聲日夜流欲振羽翰凌絕頂蒼波渺渺隔丹邱

南莊雜咏

浪聲淘盡大河東十畝之間一徑通絕少人來深

巷外經時門掩落花中間抄畫簾防微雨為啟雕

窓待景風欲賦小園無綺思頭銜只合署愚公

葯圃飛香透綺疏小閣干外繞清渠護花每逐君

臣蟻落網頻收婢妾魚紅苻波中時引棹翠微亭

畔自攤書蘆廬也作吾廬愛羸得深山木石居

長日低頭等寄簪昆刀久已失芒鋸十年咕嗶凋

青鬢萬事青騰付黑甜面目自慚平叔粉文章誰

許曲江縑破除結習原難盡獨懸床頭甲乙籤

海山縹緲隔蒼烟豈有詩人兜率天獨抱朱弦彈

絕調誰將錦瑟怨華年任教靈運先成佛不羨王

孫早得仙合眼華胥尋我法南窓打睡北窓眠

破紙堆邊自苦吟冥心久已忘飛沉功名豈少逢

年殺世路原多乞巧鍼不必撐腸窺二酉也應捫

腹辨三士莫誇柳苑嫖檣散齋物蒙莊義最深

皂囊拋去罷窺園身外茫茫任糾紛此日難吟無

鬼論平生耻作送窮文狂哦句每嘲辛叟憶遠詩

惟寄外君記得吳山最高頂一時才氣擅風雲

太始元音足唱酌漢謠魏什盡雕搜即看風雅千

秋事誰並江河萬古流謾詡陵苔葉翡翠誰將禿

筆掃驕驕茫茫涇渭勞疏鑿滄海迴瀾障十州

山園空寂掩荆籬光景流連十二時流水有情終

到海殘花無力竟辭枝看人啼笑終何益與我周

旋更不疑獨向南村容賃廡此中難與素心期

金曉堂檢討寓中哭張雪田夫子

縞綦偶爾聚吟壇話到師門欲廢餐塵海十年魂
夢馮荒江一哭夜燈殘酒難裁痛先成醉曲為知
音欲罷彈回首漢江雲渺渺臨觴莫怪泪沈瀾

南行
遊紫坪未歸

目斷西陵積霑邊遊裝九月尚留連真成湖上烟
波客苦戀江南橘柚天別圓經時無客到小樓遲
爾對床眠清霜一度寒初劇未省秋衣疊楚綿

袁寶林自江上寓書來賦長歌寄予與紫

坪山夫南生追叙昔年兩家兄弟秋帆倡

七律
和之事感賦二首即以代書

木葉頻教憶遠程素心空對暮雲停河涸洞愁
如海身世蹉跎髻欲星千里感君同骨因十年怪
我尚飄零此情欲寄琴臺月目斷千峰鳥外青

清歌一曲豁吟眸累幅纏綿話舊遊季子一家如
板宅山夫之官東陽浙東惠連頻歲賦登樓紫坪連年
當時作達人爭笑今日緘詩我欲愁江上江南蘭

並暮騷人哀怨正悲秋

晚秋村外即事

風捲長空葉葉雲聲飄板板隔村聞牛眠處處秋

騰熟虎落家家夕照懶醉傍黃花陶靖節吟成紅
樹杜司勳平生苦愛田家味二頃終須學耦耘

樓居

滿耳刁騷愴客情藥爐禪榻靖心兵樓憑木末窻
偏回客到秋深夢亦清殘葉紛翻辭樹落飛鴻噎
噎曳風鳴多愁誰識廬陵老不賦秋光只賦聲

別楊子

皎皎雲間鶴翩翩海上鴻所思各有向所向良不
同江南避矰繳垂翅忽相逢相逢復相憐和鳴何
唯唯日月既以易飲啄時相從此無稍梁志披有

七律
和周石帆先生春咏二首

雲水踪振翮亂浮雲接翼凌天風此意兩無數此
遇信天工寒飈膠膠巨壑朔雪零千峯鴻兮意方北
鶴迹亦欲東江南不久留欲去心忡忡奮飛苦不
能息羽精誠通兩心矢不移寥寥六合中

和周石帆先生春咏二首

芳景迢迢染燒痕一年一度遠柴門青連舊逕風
初暖綠到文窓日正暄有伴出郊迷小隊誰家藉
地倒芳樽更憐一道裙腰暗香草離愁未敢言草
幽谷風和暖乍生春鶯幾度弄春晴輕捎瞥見花
間影圓轉時聞柳外聲翠羽自尋芳逕掠金衣低

拂畫樓輕嬌啼莫向豪家去曉日紅窓夢易驚

題顧息存先生四箴冊子

顧公學道人渾然抱元氣夙欽孔孟言頗負經世志廿載立朝常言論仰風誼一編手示余卓爾見真諦會心揭四箴娓娓達精義功密語則深理足詞不費積久得貫通宅心愈醇粹良足尋顏樂便欲參孔思憶昔童州時讀書貪強記載繹元公訓凜凜恐失墜汲古愧修綆廓清艱武事學海嘆迷津為山未一簣把卷徒悲傷歲月浮雲遊從公問夷途俾我益神智請書一本副留向座右寘

卷之二

題劉六松秋溪待艇圖

野塘瀟瀟西風寒秋水始波皺微瀾荻花葦葉致蕭颯丹楓烏桕相新鮮中有高人著行脚茜衫棕帽飄如仙舉頭意已向天外此情一往非人間欲渡不渡且趺坐片帆隱隱搖蒲灣臨流賦詩發高唱行到水窮心自閑便思從君刺舡去茫茫烟水迷歸路

寄成總戎山居

辛夷花發春風香中有玉山之草堂輞水淪連足瀟洒南垞北垞容相伴千載裴王有遺躅此地從

來堪卜築話到仙源夢欲飛底向軟紅揮雙足

卷之三

七錄齋詩鈔卷八

山陽阮葵生吾山

蓮花峯弄月歌為徐大作

蓮花峯峯高聳入青冥中雲氣千年自虧蔽想見
 仙靈時與通上有芙蓉十朵吐翠莠下有紅泉萬
 派鳴琤琮攀蘿躡磴苦難到誰能絕頂扶背邊心
 胸松原山人古奇士發興遂欲探鴻蒙水鏡晶瑩
 正圓滿滿濛濛夜氣彌空濛捫參厓井入山腹如板
 鳥道披垂叢豁然直上出木末仰見寒烟涼霧光
 溶溶左挹洪崖叟右挹浮邱翁直欲騎鸞駕鶴乘
 風歸去廣寒宮瑤樓玉宇不知在何處微聞天香
 縹緲飄晴空掬之滿手冷如雪分明欲墜聲瓏、
 喝使倒行捉不得詩人豪氣將無同江南画師今
 好手雲烟滌染傳高踪披紈噴、空羨、門子何
 時棹鞋采杖把臂來相送

題秦鑑泉學士瑞芝園

華芝薰老樹秀彩耀瑤齋照眼者偏艷移根養亦
 佳幾番逸賞咏詎止瑞庭階玉盞滋榮露傳觀坐
 客皆

學士文章伯紗籠憶姓名高岡鳴老鳳喬木待新

鶯美瑞爭先晴清華儼繼聲披紈暗驚絕佳話紀
 蓬瀛

題海上移情圖

天風浪、山蒼、東海之東波茫洋撫絃忽動水
 仙操鼓宮、應商應商清冷似聽迦陵鳥此情久
 已寄縹緲一彈再彈音已稀千里萬里青未了還
 君此國太息生九衢車走如雷聲

和張吾溪過寓齋夜話之作

浮湘眺岳成前度官閣題詩憶少年古寺同聽京
 國雨舊遊重話洞庭舡殘衫破帽餘蕭散畫榭文
 楸足靜便燭跋教條還不寐經魚永夕坐流連

張南坪自粵中來都下枉過寓齋

十年蹤跡悵離離帶里相逢慰所思座上同傾燕
 市酒袖中先出嶺南詩劇談往事情如夢觸忤愁
 懷鬢欲絲便與使君商出處可能端策決羣疑

紫坪寄詩讀之殊難為懷次韵賦答時弟
 方有錢江之行並東武林諸子

與子本一體佳時各異鄉音書惜迢遞身世感蒼
 茫肯薄青雲業難消白日光半生慚樸學辛苦為
 詞章

負笈思前度寫借州緘詩一愴神遥情若爲訴
好句亦堪珍古調寧諧俗名場獨抱真停雲空藹
藹還憶素心人謂方蘇臺立亭金樓玉印霽川浦
子聲之趙石函查茂蔭余容宣諸君

送戴經聞同年南歸

打包又見客裝嚴落日西山影半銜塵世恨惟投
白壁英雄泪不濕青衫烟濃古驛依、柳風引晴
波去、帆記取佛堂分火處倦遊詩句要重緘

顧息存廷尉王芥子觀察往復尺牘彙成一冊廷尉出以屬題

錄春鈔

交道古人重文章真有神意氣一以結金石非云
堅矧以芳桂性寫茲蘭臭言瑤華爛繭紙瓊藻敷
魚箋兩玉若相叩復壁良足珍觀察本才士尺素
緘秦閨遠心何鄭重兼向彌豐繁廷尉勵風義報
書勒平安相勗在琢切匪徒述暄寒我昔滯日下
污奉王君歆幾為剪燭話相與對榻論浮雲逐征
轡春樹懷渭川傾公今韓富廿載立清班斗山企
宿望古道照我顏城南教過從細論場屋文商權
共晨夕綢繆傾肺肝示我馮手跡裝池輝綾紋故
人一紙書寶貴如明玕懷袖字不滅此意何纏綿

感此交誼重把卷起長嘆寧止讀三過直欲披百
番此道幸不棄高風今猶敢願浮執鞭弭上下相
追攀

雨後過天月和尚

春去雨初霽雲光已改夏流水漲斜街欲出行復
罷黃六齋詩訪鄉僧方值誦
經暇花時偶閑坐倚茶蘼架微香細、叅落英
片、下上人談名理口若瓶水瀉我亦耽禪悅聆
之若嗽蔗門外紅塵深歸途泥沒跨平生媿行脚
從君借不借

錄春鈔

夏夜獨坐

禪房通曲暹白月照松篁露下葉初墮風來花自
香僧尋前歲約客減向來狂披髮容蕭散懷鄉夢
不忘

黃氏貞節詩為彞軒題冊

江夏清風舊頻悲黃鵠秋秋九三世苦水雪一門
多勁竹來慈鳥寒塘有孝鷺紫輪趨日下沒楔覆
春蘿

夏日城南訪友因過金魚池次袁二寔堂
韵

碧沼紅蕖散影新，隔溪誰唱五湖春。乍來蕙讓之
間地，同訪羲皇以上人。步屨儘堪消永晝，濯纓聊
可適天真。城南十里清涼境，肯把提鞭揮軟塵。
朝來餐勝信如歸，爽氣西山挹曉暉。半日偷閑容
作逆，一灣消夏未云非。生憎粉蝶迎風舞，苦愛沙
鷗貼水飛。綠樹陰濃攤錦箬，與君相賞莫相違。
一尊聊與故人同，吟謝翻漿肉汁融。水檻莖重延
澆露，湘筠百摺度薰風。酒後河朔豪猶昔，詞客江
南句絕工。任孟馨吳九峯但得林亭避炎燄，不辭
往復遍詩筒。

七錄齋鈔

移寓後却寄同舍朱大伯

移家裁幾日，隔巷結遐思。未剪窻前草，重吟卷裡
詩。定知憐僕病，端恨識君遲。獨寤渾無計，空梁月
墮時。

次韻荅任孟馨見懷之作並東吳九峯重
簾谷

一時駭雅聚禪扉，江北江南各憶歸。鄉夢經宵遊
栩栩，綵毫得句想非非。擬傳門外青絲騎，同醉尊
前白紵衣。只恐踈狂慚大雅，上方可許共因依。
長日如年闔板扉，幾番花落夢將歸。送來找不因

人熱何必令裁悟，昔非容咲獨孤常。側帽誰憐沈
約不勝衣，北窓日永眠清簟。蕙裡書籤日共依。

題秦復堂編修使黔集

雲間銅鼓繡旂張，天上文昌指夜郎。不遣遺珠滋
竹泪，獨行老眼燦蒸光。西清翰藻輝銀節，南詔風
烟入綺囊。此日珊瑚登鐵網，黔山金箭滿門墻。
鴻文十載重詞林，萬里從添白雪吟。荆豫山川歸
小錄，郎錢風調有遺音。即看字裡纏綿意，不負關
中慘淡心。找亦曩餘邀拂拭，枯桐終媿紫瓊琴。

題劉北堂泉州詞後

七錄齋鈔

烏闌粉版墨痕新，斫地悲歌豈是真。二十年前賦
黃絹，不堪憔悴有斯人。
南唐北宋數名家，靚縷頻繙小字斜。對此茫茫、百
端集，暗風吹雨落燈花。

同王孟樓表超然宋小巖過曹近薇寓齋
次孟樓韻

圖書神架滙叢殘，壁上新題倚醉看。我輩詩情原
旖旎，翰林風味特清寒。一窻任尔生虛白，九轉從
誰問大丹。燭炮更闌還洗管，主人莫訝酒腸寬。
秋夜阻雨宿陳東巖寶田寓中即事述懷

得五十韻

細雨淋暹夜書堂話早秋故御朋輩少却舍主賓
 留勝會身宜健涼宵景更幽論文思見道談藝劇
 忘憂傍暮陰雲合經宵薄霧浮俄聞聲浙滙忽送
 響颺颺空外雷聲度庭前雨勢稠打窓過密陣平
 砌濺浮溫颯、林方振濛、露未收竹斜驚折尾
 花重欲低頭冷氣浸窓枝懸流瀉瓦溝涼生青玉
 案人在木蘭舟快啓葦封甍同傾白定甌冷、斟
 短榼激、嚙圓喉桂蓋香為釀藤花折當籌晶盤
 徹雪藕玉梳迸珠榴椰老杯剝瘦袖空枕鑿痛諧
 談工射覆調啜更藏蘭玉漏籤初下銅鑿泪欲流
 逸情鴻戲海猛氣鶴辭竊耳熱翻悲遇顏配轉並
 愁幾人紆紫綬得路上丹邱珥筆趨畏闕承恩扈
 九存玉棊柶翡翠金勒控驂臨宅第金張並勳猷
 衛霍倅黑頭稱柱國白哲位通侯我豈終淹蹇躬
 偏集悔尤功名輸貨殖面目類俳優固已同高叟
 悲還效楚囚伊顏後願學管樂詎能儔抱璞空嘆
 拙抄書每自讐祇應鉏芋圃但合老瓜疇且喜簪
 同盍休傷命不猶文遊思魯國豪俠憶并州同舍
 懷元白多情得應劉高談霏玉屑咲傲小滄洲好

句如珠走文心似繭抽新詞填綺調僻典費冥搜
 氣概陳驚座聲名趙倚樓共彈流水操不惜夜光
 投皎、雲中鶴悠、海上鷗共持鸚鵡杓便典鸚
 鵡裏人物尊前盡烟雲檻外周晚颺吹落葉涼雨
 溫寒秋秋至聲蕭瑟更長語謬悠茶香溫芥片篆
 影裊銅篝席上空希校房中疊枕稠對寐空有憶
 卜夜竟何由聽雨情淒楚懷鄉道阻修聯吟渾不
 寐遮莫類啾啾

題表起承江帆夜月圖

國為苑

南波作

南州才子真詩豪百花洲上吟秋濤十載軟紅碾

渡穀滿湖烟月放歸橈秋水始波木葉脫纖雲不
 動凝天末蟹舍魚莊望渺茫鷗波雁漢凌空濶七
 尺蒲颿一夜風送君直到蠡湖東仙人鐵柱浮嵐
 外帶子珠簾暮靄中萬里清光散香霧秋聲滿耳
 君應賦馬相亭、縱晚霜黃蘆瑟、搖寒露獨倚
 危橋自故舫画圖書卷米家舡都將破浪乘風意
 付與披雲抹月邊草樹參差辨城郭落帆應向章
 門泊故御好景足烟波公子聲名動寥廓茗柯山
 人老画師手染松烟泛研肥固將一舸乘潮去好
 是名山挂席時我本東海釣魚客戢載空拋湖上

宅歸心竟夕繞菰蘆涼月絲、照人白

雨夜宿近薇寓齋即題其詩冊次卷中韵

墨雲葉、暗西山秋在濃陰暮靄間清簾疎簾攤

尺幅對床聽雨不知還

支道山前憶舊遊吳楓橋下裁傳舟容歲同宿吳門迤邐西南

山棧鞋相笠全拋却夢隔寒江鷺與鷗

初秋夜坐

小樓憑木末濛沈晚天清一夜涼風至滿城砧杵

聲殘星繫簷角危葉下簾旌客思正慘惻雲中數

雁鳴

七錄齋鈔

送余容宣歸山陰

垂柳初黃潞水濱人生容易感離羣十年抱卷君

情我一第還山我惜君乘興祇應探禹穴傳經重

見績河汾千巖萬壑曾經處遲我扁舟泊五雲五雲

會稽城東水門也

雨夜懷紫坪用蘇子由韵

西風涼夜蕭、雨殘葉翻飛濺砌沉小閣下簾移

獨坐虫聲四壁響淒淒、

對床空有園中約苦愛深宵聽此聲忽憶山陰道

中日僧廬同話越王城少時與弟合繪風雨對床小照十載以來踪跡南北

若相謝者去詳春同遊會稽寓鏡湖僧律阻雨決旬惟此數不負園中之約耳

萬壽雅歌

篤恭頌作觀也

天佑元、篤我我 皇道稟二五純粹正中聖神

文武玉質金章既與神天受祿永慶宜民與人

皇德用昌懿我大清接旦重光 一章

欣德凝命克誠克敬協上帝之綽肅穆無聲園壇

居敬郁然清明載見 烈祖感孚一氣神保饗之

俾昌俾熾既熾而昌亦罔敢居寧有寧其居惟德

之貞 二章

七錄齋鈔

伊條伊枚匪雨露不膏伊幽伊遐匪陽不照我任

仁膏之我知照之有至者詠執中以導之如天如

神覆露則均 三章

如天如神佩服若士吉暉在躬縝密玉理惟冲惟

虛却鴻號弗居恢、大圓孰得而名諸 皇德

莫名名日以尊光埃地居香聞于天 四章

念典美日新也

古之齊聖為性為身誕我 皇之齒學敦敏而益

勤集文雅之圃味道之腴 堯傳。舜受二典三

謨緝熙家法 皇敬則孚 一章

左圖石火日居月諸寸陰不曠惟萬幾之餘書則
空詩則後席重：筵肅：碑雖靈臺石渠天祿以
一貫三維我 皇之學 二章

黼繡青黃掌之鍾恍日星山龍象之衣冠蒙 皇
思經緯細為文章元首卿雲紉縵其光函令蓋古
元氣泮：群工下風莫克廢且颺墨之為字龍圖
負將刊之為碑响嘯頽頽是曰天常紀綱乎八方
三章

之綱之紀文明大啓藹： 皇多吉士國有學鄉有
枚序庠鳴鶴在陰鳳皇噉彼高岡皇心則喜笙簧
酒醴既養既教惟 皇之所使 四章

數極樂太平也

皇風靈：曰求民之瘼皇猷丕 曰政無或紕六職
有司五物有書受之若谷省若虞樸早作夜思
是其所以無為 一章

德音吳中秩：疊：經以井疆亦有室宇都：邑
邑以眾以處年：復除以鼓以舞長爾婦稚豚雞
特殺吾儕小民平世樂土迺畫刑章戒其無禮迺
訓禮節期于刑止化馳若神水下雲靡 二章
時雨時暘時寒時燠時風若歲則大熟協氣嘉生

董為太平治象則成 三章

方春登臺樂觀富庶與民相見為民補助于乘萬
騎自天而下 皇省于山浮于河至于海邦命市納
賈太史陳詩觀民風榮光上燭指授宣房澄瀾
正鏡水波不揚載歌洋：惟時永康 四章

者定布大武也

昭我 烈祖功銘蒸彝鼎 皇恭大烈續緒惟四塞
世至列貢篚函或以其寶或以其琛或以其馬莫不
以其忱克成厥功克廣德心 一章

七錄齊鈔

始也簡徒小醜孽蝨深入其阻元若壯猶繼也出
車閱之無畫劉執降梁魁屠笑則因皇若其武
忠信用章逆豎背德 皇謀則明 二章

蠢：逆豎竄迷所之煽彼二酋倚為藩籬揚兵
之初內外咸疑天去逆豎兩酋魄視 皇斷自表
組繫應指元戎轉戰盡決壁壘罪人斯得不費
鐵矢種以戎索跨二萬里戎土我人自今伊始朝
獻所俘旌賞次舉人曰 皇武 皇曰天助 三章
屹矣崇壇 皇需近郊雨師汗掃塵為膏官柳
依：天驥駢：如霆如雷如虎如獅大師旋歸命
日勞酒既旨且有將士拜稽首無小無大或先

或後太史載筆仲春日吉四章

尊養先孝治也

南陵循詩旨歸潔養以天下養孰為之尚 皇朝

寢門濕請罔有曠戴色戴笑款敬不忘鼎鼎大可

觴瑞自天命一章

有齋璇宮為天下 母蒼昊為佑生天地 主孝治

之章慈恩之普敬上徽音任如則有精珍寶冊

焜耀區宇徽音之懿孝思之抒徽音無極累積

宮崇惟德動天萬年並隆二章

昔慶慈壽歲在協洽 皇開五表 聖母壽周

甲嘉錫士大夫仰流麟集甲科增開朱紫則拾于

今十年 皇壽五十五陔渙大號慶典重及以頌

皇壽以上于 聖母三章

聖母高高我救惟保永言保之以及人之老存閱

高年穀帛金錢紫屬憐憐車萬國長春樂以天

下錫類惟均四章

純擬祝眉壽也

穆：我 皇日之方升靡畏不先靡善不中清寧

協撰着壽崇增如景于形如響于聲一章

鋪亢明銀笈見階夢榮航兕獻呈玉環兮久

視長生誦金粟兮無量光明天保定之祝曰萬春

萬春之慶百福之臻 皇敬於業夙夜基命宥

密知天事天惟孔思之是接二章

橘壯甸三日惟嘉辰律中南呂朱草彬、天皇麻

滋至美意延年封人之對公室之躋行忱祝釐遍南

北東西 聖躬肅雖乃安而彌恭 聖量洞涵乃尊

而彌謙謙則福恭則壽德彌厚壽彌久三章

爰有野老行歌郊徧嘉禾被隴芝秀同徵爰有疇

人握策布笑三先貞明日在酉建受福孔多受命孔

長微臣演雅敬上萬壽無疆四章

七錄齋鈔

秋夜寄吳山夫程印泉

破窓理殘帙，遙夜剔秋燈。雲外過鴻雁，天涯念友朋。
文章俱發越，意氣失飛騰。為問名山業，牙籤插幾層。

寄胡安公陳北泉津門次周齋亭韻

采芻情何限，停雲遠莫將。幾番裁素札，相望隔橫塘。
同是羈栖客，全疎曩日狂。津門波淼、何處賦懷鄉。

秋懷

西風搖落動秋懷，身世蒼茫感不才。故園蕙葭零露早，
閣門鴻雁背霜來。消魂愁誦江淹賦，物色誰登郭隗臺。
坐擁牙籤消永日，桂堂容易倒金罍。

東朱三榆圃

角枕斜拋斗帳偏，困人可耐晝長天。維摩不語拈花咲，
病榻茶烟好悟禪。紙閣文窓養疾宜，藥匙苦愛玉纖持。
鏡奩水篔簹清於水，須避涼颼輟画眉。

九日陶然亭登高同周青在稚圭表超然

表纘先畢秋，悵葉子山分。韻淨并字

西山如幃抱秋城，佳日登臨眼倍明。四野風聲殘葉下，
一番霜信晚楓頽。揭來勝地供吟賞，難得詩人此合并。
共倚闌干緩歸騎，遠峯藹、暮雲生。

仄迳清流取次行，危亭立處與雲平。咲拈栢子參禪偈，
遠貫松醪試酒兵。豈有好詩繼陶謝，陶謝皆有九

湘未除豪氣似幽并，當筵莫訝騰、醉白雁聲高。

動客情

九日陳東巖招集

南雁聲、咽晚烟。故人高會啟芳筵，闌門落日寒雲重。
城闕秋深，暮靄妍。澆酒黃花陶栗里，停車紅樹杜樊川。
風前爛醉揮吟管，墨瀟淋、浪蕪錦箋。

重九後三日同胡太初張云門蔣心畬袁寶堂王孟樓施鐵如曹竹虛蔣辛仲集程雲塘宗伯城南寓園次太初韻

虛亭高敞，西城開葦下。詞人幾輩來，揮帽尚簪頭。上菊藏闌，
爭覆掌中杯。尊前欲盡殘秋景，眼底原多曠世才。醉倚紅闌，
舒遠眺，夕陽一片女牆頽。

四壁牙籤，揮架陳佳辰。常許叩門頻，占來蕭瑟。泓崢地一聚，
歎寄磊落人。未必採花真是識，居然摘藜欲為春。酣歌拓戟，
停其學庭外風來酒欲鱗。

拾輯 19 - 567

聞陳北泉抱疾將歸淮上

鴻雁一聲過秋雲淡似羅未知孤館客憔悴近如
何聚散情飄蒂升沉感逝波聞君賦歸去吾亦夢
松蘿

題表超然秋原射獵圖

涼秋山色圓平蕪寒空獵、嚴飈呼沙塲草白林
葉枯丹楓幾點搖霜株短衣快馬誰者後眼中之
人風骨殊龍文虎氣古稱羨此客無乃其選與玉
花雪色龍梭駒杏鷄寶玦鞭珊瑚蹴雲逐電自空
下頓轡徐抽金僕姑六鈞不張意何暇射熊槌豹

七錄齋鈔

徒區、擇因待弄九青兕彎弧藝瓊於菟平生
自負射鵰手橫槊雄視金馬廬出入兵欄直柄陞
難翹豹尾從容趨疊嶂命中今所無雲白山青傳
畫圖披罔嘖、掀吟鬚齷齪自咲樊籠拘上林賦
獵讓君等蹇驢風雪吾非夫

送家兄見田歸南昌

木葉翻飛高雁度九月寒霜點清潞揮手東華十
丈塵歸舟天際迎江樹吾家伯子宗之也三年直
講傍紅牆清時作宰半文士鬚分行矣腰銀章秋
來忽、動鄉思抽身便欲揮翅歸興長懷南浦

雲遠心待挹西山翠西山南浦夢悠、此去家園
樂事稠江上鱸肥新入饌瓊頭春熟待添葛君行
應見淮山峻過我高堂問冷飯千里迢迢望白雲
西風一夜斑予鬢

和申拂珊少京兆賞菊

暇日賓集畫堂轉綠看菊意偏忙劇憐秋盡花
猶艷難淨移根葉未傷賞處宜燒銀樣燭尋時多
傍杯光牆當筵莫遣芳罍盡昨夜風寒運有霜
潔白凌虛絕點瑕淡黃含露綻新葩愛者老圃秋
容落况對西山日夕佳座有高賢成雅集詩傳好

七錄齋鈔

句稱名花興來今日添佳會醉把茱萸未足誇

讀京兆查韵之作再和二首

西涼浙、撼秋堂人對金英那更忙縱不言時終
是落便教淪去亦何傷賞宜晴日尋宜雨花在疎
籬影在牆高捲湘簾延素月不愁青女會飛霜
不着纖埃不染瑕傲霜得、放晴葩採盈把去真
堪玩挿滿頭歸亦復佳且喜尊前能盡醉未妨此
後更無花江南詞客題新唱勝事還漫座客誇

張灣驛館晤許竹人先生

意外相逢豁旅愁儼從大海聚浮沓暫傳鴻洞風

塵轍一話蒼茫水國秋
啞啞荒雞啼屋角
殘蠟照床頭
十年何限升沉事
坐聽寒更語不休

次竹人張灣題壁韻

嚴城背水壯提封
西望層霄氣似龍
風景不殊經幾度
霜華如此又三冬
莫將去日悲來日
好換啼容作咲容
匹馬短衣渡河去
寒水踏碎已千重

秦城故址

六王畢後金城建
四郡平來塞馬肥
可惜神仙呼不至
宮車空載鮑魚歸
鐵甕如山跡已湮
祇今烟樹尚名秦

秦城烟樹為秦州十景之一

錄齋鈔

誰知雉堞連雲日
輒道先看玉壘陳

訪劉此堂不遇

論交十載接清光
同奉西江一瓣香
命駕忽聞千里去
風寒梁苑夜飛霜

寶坻西寺訪遠碑

石幢西畔古招提
六百年來此故基
坐卧經廊斜日墮
手摸龜紐讀殘碑

題閩中王孟旦泉州八咏詩冊

新詩入手豔瓊瑰
快讀爭彈蠟炬煤
海國山川宜

健筆八觀今見長公才

寶坻

漁陽舊鎮控幽并
城上風來海氣陰
紺宇石幢空翬扇
碧潭寶鏡已消沉

同祝豫堂周青在葉紫珊碩東田蔣辛仲

過新建夫子潞河官署分賦侍雪詩拈得增字

錄齋鈔

官閣連朝望眼凝
密雲含雪掩芳騰
輕陰不散風微颭
薄霧交橫冷漸增
潤野待看滋宿麥
點池好與護春冰
虛廊又手行吟久
白戰當場客尚能

寒夜張六云門過邱寓情話竟夕感而成

閣戶添爐火
蕭然百感增
惟教呼白墮
相對擁青綾

以我愁難遣
憐君病不勝
談深銀蠟盡
寒月過窓棧

題王澹人菊在園

覆了奴于灌清泉秋在籬芭老樹邊一卷殘書數
枝菊南山不見也悠然

蕭疎風貌稱東籬寫出秋心倩画師管領寒香致
清絕不須辛苦買胭脂

秋花滿迳爛如銀幾度吹殘未損真苗取素心貞
晚節知君原是此花身

曝日歌

蘭窗縮瑟如僧枯寒肌起粟瘡生膚土挫竹爐圍
活火手撥殘芋面壁坐老天似憐我輩人紅輪還

卷錄齋鈔

卷

吐東方暎微風不趁野馬淨禿樹時聞寒雀喧獨
曝虛簷落吟弄玉壺不羨豚羔送已覺奇溫勝羸
裘居然柔暖融皴凍何必廣厦千萬間陽和自足
回飲顏但願三冬不寒常如此我欲持以獻天子

小除日即席呈表少農夫子

深屋圍爐坐團圍話小年晴開新雪後景逼早春
前淑氣籠花盞歡情汎酒船一番添暖會不待葵
松烟

講席溫如許纏綿款曲通殘年紫遠思永夕坐春
風酒滿浮花碧吟成就燭紅棠梨供飽食宛與故

園同

除夕限五言四韵分得布字

爆竹響千門一夜陽和布桃符颺瑞烟柏子燻香
霧傳瓊餞華年流光應少住送暖吹東風春生詞
客句

一年餘一夕轉惜等閑度芳讌陳椒盤羅列儼基
布韋侍扶風帳叨陪謝家樹紅燈照裁詩獨媿陽
春賦

卷錄齋鈔

七錄齋詩鈔卷九

山陽阮葵生吾山

折楊柳

相送臨高臺依依折楊柳莫唱陽關曲且盡杯中酒

送君若不遠攀條澗水滔不道離別苦惟言長相思

燈花詩

華閣敞芳筵釀飲坐以次乍喜同譜俱渾忘旅蹟滯燦、明燭光著花信瑰異高跗叢玲瓏細萼散

七錄齋鈔

金穗五重轟錦臺四垂委雲帳瑩、何太喜得、為表瑞應為才士徵詎聞天女戲呼僮戒勿剪對客照無寐誇示不知顛茗芋竟成醉佇看上林花春風盡得意

同表超然遊昆明湖

蔚蘭天氣日初晴十里沙堤輦路平咫尺神山飛不到盈、一水隔蓬瀛

界畫亭臺透画闌金漳碧幃俯雲端分明小李將軍画直似鴛溪絹上省

水木清華占好春玉橋西畔止遊人粉闌一帶迎

涼殿輸與金華侍諸臣

玉甃層、劃漲痕輕烟軟絮漾晴暄不離紫禁東華土疑入吳舫水上村

山下晴開教稼亭青疇處、勸春耕依稀桑柘田家景隔隴遙聞叱犢聲

送周良報歸禾中

臚雲名第記前辛燭崎木家法于今誼倍親兩載聯吟敦舊好一帆決計作歸人葡萄燕市同羈况梅柳江南夢幾巡美尔儗裝詩滿載不須惆悵皂囊貧

七錄齋鈔

棲遑官閣慰悲辛棣萼風懷兩、親謂青在古道故應存我輩不才何敢薄令人放歌忽寄詩獲疊少住還添話一巡襪被輕携歸去好男兒須識賤非貧

程晴嵐招集與秦劍泉學士紀心齋秦緒堂編修吳二龍張吾溪中翰同作次韵

寸練尺素綴屏端好句如珠走玉盤快讀儘教忘夜永淺斟還與辟春寒劇憐臭味芝蘭馥信有胸懷渤海寬我亦逢場戲竿木試吟終夕倚紅闌

春朝自書齋壁

畫簾筠閣度朝昏
韶景關心又幾番
綠滿苔階延古意
青歸柳葉逗芳痕
連宵聽雨頻支枕
二月禁寒尚閉門
讀罷殘編自收拾
竹爐烟起試茶溫

周稚圭移居

蓬山隨地總清華
雞犬圖書載我車
徙宅不離天尺五
到門直認路三叉
新居巷香籠茗鼎堆盈案
紙壁筠簾巧作家
便欲就君分席坐
儼從圓嶠泛枯槎

為天都汪用民題其先人漢忠義節家傳

歌羅千里關撞蠻
零陵山下湘水殷
甲光鱗劍

七錄齋鈔

花裂城門畫掩鼓
聲絕黃山二士真
豪雄不惜身隨天
柱崩歇、兩心誓
赤日瘴江埋骨
影同傳聞消息來
鄉里取義成仁竟
如此青史千秋重
泰山紅閨淚流血
鉛水長者收聲撫
銀篋隻身撐拄扶
門閭幼者倉皇誓
同穴欲向泉臺表
奇節嗚呼死易立
孤難幼者應思長
者言兩世風霜同
素守兩人冰蘖共
清寒江上牽蘿補
茅屋荻花慘淡散
慈竹樂府猶傳寡
鵠歌瑤函尚貯孤
鸞曲我讀遺編心
黯然裴忠裴節幾
人傳魏、白岳有
貞石大書誰為表
豐阡粵西舊牘不戒
于大木洋進旌

為楊子安題賴上稷帖 賴上二石是

元人物前人言為褚河南書有二本真本

藏縣庫摹本真文廟中庫本碎於流寇曩

見德清蔡氏蓄一本是已斷者神光宛然

時耿耿胸臆間宋漫堂太宰謂庫本初榻

僅數紙紙甚粗劣既碎後又為一俗吏所

補乃大可憎子安所藏猶完壁也朱榻尤

希而可寶辛巳夏五過柳巷館中展玩竟

日時蘊隆方劇對之如一服清涼散也

古井泥乾夜有光誰從玉版認三唐無因榻得輕

七錄齋鈔

蟬翼費我連朝浣手忙

次蔣心餘韵送熊宵石葉子山歸南昌

締交得二子亦足張吾軍延津合渡劍時時耀龍

紋劇慚燕雀賦而參鷺鶴羣詩下東野拜硯為君

苗焚豈惟文字契居然經籍紛鞭心入芥子窮力

追皇墳心胸羅列宿眼眶隘重恨幾踏東華土選

睇南浦雲塲屋大失意風塵惜勞筋感彼紅紗障

孤負黃卷芸嶠子或以不戰退長往轉多欣謂肯

箏琶競繁響蘭菫嫵不芬鉛刀誇善割剛却成風

斤掉頭不肯住抽身聊息勤君行信勇決我懷益

紛紜一尊餞別意兩頰頰微曛高挂片帆穩打漿
秋秋黃

東表超然時養疾僧寮

五里城南碧一彎訪君直到綠蘿間新蟬一樹日
方午香蠹半床人掩關面壁有心參白足拈花無
語對青山書籤藥裡饒清味消淨遊人半晌閒

苦雨用王孟樓曹近薇倡和韻

間倚僧樓望渺茫背城一帶水雲鄉頻驚屋漏忙
移榻為避霉痕不下堂苔葉有斑俱是暈桃笙貼
體訝生涼比隣聞有騎龍客將心論苦雨詩斗畫

科文集滿牆

六錄齋鈔

築堰分渠又裁家竹竿欹側樹頭斜垂翎急過投
林鳥瞥眼俄驚赴谷蛇天漏無人知鍊石壁穿何
地可囊紗經窹長日低頭坐待覓菰茅一把遮

僧寺對雨疊前韻

百端交集對茫茫、牢圍護扉覓醉鄉閑置儼如截
復壁經行真欲戒垂堂門前車覆青油過身上衣
添白袷涼忙煞老僧朝荷鍾菊苗淹沒偃東牆
偏反情懷苦憶家愁看浙瀝打憲斜忽驚地裂雷
轟礮陡覺星流電掣蛇隋寺幅字被雷見說比隣

驚破柱有人兀坐讀懷沙連朝不識西山面長任
濛濛薄霧遮

枕上喜晴疊前韻

一枕華香接混茫悠然來自黑甜鄉乍聞乾鷓鳴
庭樹重聽經魚響佛堂信有光明開障翳居然旦
夕判炎涼老天特地開晴旭紅日曛、耀女牆
經月跣趺住佛家祈晴幾寫綠章斜愁霖回首同
談虎復雨從來是画蛇乍喜湧輪懸海日莫提教
點似恒沙窓中重列層、岫不遣微雲一角遮

為曹近薇題披雲採藥園

七錄齋鈔

背笠手長鍾直上披雲峯雲光帶暎嶽峭立青芙
蓉微逗細盤絡玉瀑鳴琤琮晴嵐撲衣袂翠靄侵
枯筇屏山三十六飛落襟袖中
方壺不可到仇池真有無躡屐踏茲嶺舉體凌清
崖茸、石髮細粒、松毛粗三秀紫芝髓九節青
菖蒲誰與入雲竇浥、携烟鋤
夫君滄蕩人平生好奇服家居黃海間旦夕飲山
綠飛身上層椒挾背縱遊眺長鏗劇茯苓筠籃
紫菊欲訪茹芝翁不須躬負局
遊山如啜蔗味乃美於回好景在心目誰為染松

煤瑯琊今好手拂素工新裁烟雲致縹繞光景供
襄稟天台有宿約咲我非仙才子向繪天台採藥
遊詩實工

晴嵐病足杜門經月矣用少陵馬陸韻招
同人為文酒之會擬赴其約先答以詩

髯公半生江海客東華偶列金門戟官興從來薄
似雲高情依舊介於石素心爾我結松筠會面偏

教艱咫尺十日西風九日陰經寮空函老僧壁貯
秋寓居松
栢禪房床床屋漏捲重茅滑滑泥深侵廣陌昨

宵快晴天氣晴水輪潑眼清光射舉杯對月萬事
足忽捧新詩韵鏗玉擁膝微吟亦復佳杜門不出

七錄春鈔

寧侵辱任他搜步逞驕蹄未礙跣跡効駒促洗眼

無人到我曹忘形且自親僮僕蘭譜愁聞隣笛悲
新起然
藁砧忍聽刀鏗曲
子近有鼓
折東遂傳魚

子箋造門待柱桃枝竹拚飲三蕉任拍浮破除萬
事須鄴渌東坡玉糝戒貪餐啜、湯雞怖戕戮

月下步至天月上人方丈

短衣亦復足方外掉歌行月上樹生影風來鈴有
聲無多塵外地別是世間情偶作無生話因之契

妙明

秋雨不止次王滬人韻時寓居栢栢禪房

秋霖續暑雨淋浪勢未已古剎浸層波聽經出葺
鯉耳龍隣牆仆日曛簷溜駛其未若有源其去竟
無委積漸入我堂一夜床十徙壁似僧繇破橋豈
黃石圮露處憐古佛雨濕哭新鬼梵堂自徘徊布
路無肘指不解彼大士微咲有何喜此愁方不禁
莫問江淮水

為董東亭題畫

澹毫細染春巒嫩枯墨能皴積翠濃他日買山須
彷彿結茅先揀栢枝松

七錄春鈔

程邵泉以近詩見寄用卷中韵跋其冊尾

之子抱珠獨天懷特高潔蕞殘苦校讐金石網遺
闕餘事為秋詩往、河清越古調駭時賢微言契

曩哲含毫意逸然落紙句超絕一卷絨京華風調
慎流別高燒銀蠟短坐聽霜鐘徹擊節寄高吟會
心當禪悅我情亦信芳把卷佇寒月

東王聿堂時方謁送亞都門

朔風獵、馬行遲僧舍重來訪舊知握手已驚三
載別出山不負十年期重挑銀蠟燈前話先索明

珠袖裏詩却捧牛腰粗一卷時讀所著經
說三十餘卷循良從

古屬經師

送楊子安歸閩中

青瑩佛火叩禪扉束帶陶公禮教道兩載東華教
刺促千峯朔雪送將歸急驅短騎行何決便杜柴
門計未非岳頂暗開仙掌色羨君真得反初衣

讀淮陰侯傳有感

信本無大志淮陰壯士耳寄食人不憐胯下已不
恥晨炊輒復怒一飯輒復喜一朝拜大將吃叱風
雲起負兜駟馬當自謂難堪矣區、食與衣厚我
感弗已赫、為真王一齋願已止功多胡不存恩
重詎足恃伎倆本如斯安得速死

七錄春鈔

小除日同冰璜東岩淵如竹泉集晴嵐寫

齋次韻

間曹偶爾聚吟身燈火團團意倍親談劇不禁萌
故態尊前難得盡鄉人驚心歲月堂、去逐眼桃
符戶、新滿酌浮蛆消永夕與君同醉帝城春

除夕同于冰璜守歲

和風披拂動蒼鈴土埭圍爐掩画屏香篆細紫千
縷碧紙窳靜擁一燈青情牽御國宵忘寐話到纏
綿酒易醒城鼓藜、春已至微聞綠萼破銅瓶

題歲兆圖

璘珍竹實綴瑤瑛佛國花開爾許明誰貌冰姿伴
鬚叟却教老子頓移情

次韵荅聿堂借書之作

薄雪禁寒晝掩廬叩門有客為停車旁人未免嫌
癡絕底事還書更借書

題沈巨瞻追寫母夫人遺照

烏啼木落歲華徂紙上遺踪信有無隨盡天涯遊
子泪幾人辛苦為飢驅

精魂耿、傳毫素淚血涔、點硯池貌得慈容應
愴絕青裙白髮倚門時

七錄春鈔

蒼竹斑、滿徑陰夕葵秋樹寫情深丹書縱比荆
闕紗慘憺終憐孝子心

題韋約軒翠螺讀書圖

画園江上烟鬟堆有客讀書山之屋出山轉憶住
山樂如噉諫果味美回此景拋來在胸臆時、清
夢縈江隈画師好事染枯墨天門采石青崔嵬連
朝費我玉叉展江山落手心眼開便欲從君卜幽
築底向輓紅挿篋足

春朝雪後

薄雪連宵落盈、着地輕柳梢粘粉絮麥隴綴瑤

雲霽後添寒色晴來聽雨聲祇應擘茶餅小試竹
爐烹

入直遲董東亭不至戲東二絕

秘閣清嚴夕照沈宮鴉飛散晚寒侵詞頭忽下堆
盈案輸爾蕭齋擁膝吟

又手遙聽畫漏聲一庭殘雪對空明飢來驅我君
知否底事天街款段行

次日夜直讀東亭壁間和詩叠韵二首

千門魚鑰夜沉、金碧觚後皓月侵却訝董公真
健者粗排官事更豪吟

七錄齋鈔

東風吹送閨鈴聲獨對銀燈照眼明便欲撫鬢吟
五字閉門終夕統床行

為秦澹初題其先人殉節遺命後無錫秦

存貢除粵西富川今值李定國倡逆被執
不屈拘于幽室乃作遺命于諸子即自縊
遇救復與賊挾之去登舟躍入瀕水死子
湖轉徙兵間卒負骸首歸江南進旌與祠

御

王師昔日平瀟湘蜀川餘孽狼孤張李定國

名藩死綏四移檄定藩戰蒼梧千里陣雲黑堂堂

富水神明宰卑師赴援氣真倍撫字勞心赤子知

慨慷罵賊紅巾駭倚劍空撐南壁天巖城一夜飛

狼烟投繯忽遣忠魂返江水長流戰血斑開道當

時初就義拜闕從容書數字行間慘澹悲懷紙

上風霜快生氣俾將消息遍撞蠻孤兒愴絕嘗辛

艱袖書沒泪流鉛水負骨三秋返故山我讀遺箋

重歎敬懷忠 聖代崇禮祀千載馨香傍碧山健

在惠一家父子輝青史祇令家法見文孫一卷封

題蹟尚完芸香世寶揚先烈珍重忠臣孝子門

賦得春水船如天上坐和薊林夫子

二月湖光望渺然扣舷人在水雲邊湖平岫澗帆

如葉草暖鶯飛泊拍天紅雨晚迷青雀舫碧波晴

七錄齋鈔

蕩綠楊烟此中定有長風送底用牙檣錦纜牽

江上蒲帆葉、偏綠波皺處漾清漣漲生遠浦平

於掌目送歸舟望極天白舫青簾情萬里鶴汀鳧

渚夢經年御風誰識瀛洲近便泛靈槎向日邊

喜晤沈秋厓

三年彈指夢江闕燕寺相逢豁旅顏曲巷閉門聽

夜雨與君款一話家山

夜直即事次東亭田題韵

雨洗高天成晚霽風吹清漏度宮牆更番視草吟

紅藥取次看花到海棠飽飯脫衣橫短榻高致餘

韵統空梁

送湯伊來歸杭州

蘭譜論交臭味諧一椽初占鳳城南
羈栖絕似尋巢燕傲屋還如共
繭套幾度眠床吟夜雨有時握
塵緞高談風懷爾許難為別
柳色沉、染翠嵐絕艷才華絕
妙辭草堂留客共臨池春仲王紫凝為予寫草堂各有題識
忽泛官海添離恨偏向花時
錢別巵山下綠蕪頻夢遠曲中
紅豆苦相思盈盈十里明湖水
羨尔抽帆到岸時

西苑入直同章二梧朱武山作

襖被同携出鳳城一鞭款段石隄平
地連瑤島遙壺近人比冰甌
雪梳清碧嶂幾層圍屋角綠陰
一院撲簾旌紅墻日落傳封事
墨瀟濃揮玉版明

對月有感

南雁羣飛曳暮烟微雲不動晚涼天
世間萬感生今夕病裏三秋憶
去年到耳風聲驚客夢傷心月
影照人圓清宵愁聽哀絃曲合
眼從參物外裨見日為七室印人忘衣愁見月圓亦稱人病中語

次韵答程印泉

秋來池館涼雨洗高旻
潔庭樹覆窻陰牆花護簷

闕隔巷傳新詩清音發
疏越提唱得斯才風流
往哲語妙出天然句奇
臻險絕胸無畦畛存味
與酸鹹別皎、冰壺清冷、
玉磬徹乃知文字諦亦
足理義悅幾番及縉紅
箋指端現明月

絕

觀東亭為葉蘭谷寫苑西直廬園為題二

禁苑東偏秘閣閒濕雲如墨擁烟鬟
興來小試生枯管貌出簾前幾桁山

松濤竹雨偏饒韵蔓壑枝峰各自奇
中有三人踪跡在他時看畫更相思
蘭谷詩有他日相思惟看畫之句

題秦芝軒瑞芝園

金彩繽紛蓋影重月華初映露華
濃壘根漫向人間覓生傍蓬萊第
一峯

蘭樹森、艷謝亭為傳佳話偏西
清昌時正毓為霖望同譜芝房繼
頌聲

送聿堂銜恤南歸

落葉經秋散麻衣似雪新送君無
可語未別已傷神滅性應須戒加
食好自珍教忠有遺訓守此百年
身

捧檄亦微願偏傷孝子心春暉凋
暮景秋雨稊悲

吟故國雲千里窮交涕滿襟河橋執渡手愁絕碧波深

秋日過萬柳堂

沙明水曲抱回廊不見青條萬縷長病葉蕭蕭吹破壁輕然零亂拂寒塘更無客問平津館時有僧歸選佛場立馬橋西重搔首百年耆舊感襄陽

送姜古愚南歸

論交風味藹芝蘭人海睽離忽五年舊雨重傾燕市酒新詩快索嶺南篇追陪雁侶陰秋館惻愴驪歌賦別筵馬首却添仙伴好同行復鞭遂指碧

旻邊

觀王紫凝為王尹齋作畫

西山露朝燕落葉飛刺檣秘閣坐清晝好事持素練王生富如壑洗研垂官簾一手拂珊瑚一手掀枯髯主人奉墨斗風味殊清恬而我排闥入大言何炎、指喝強解事妄庸君不嫌斜陽下鷓鴣夕漏遲銅籤生閣筆語題識尔勿謙低頭忽屏息鼠鬚吮失尖画理素聯味欲語口如鉗

徐是第胡多象

同時補官國子次王蓬心

韵奉東

兩年同校上清書讀畫稱詩興有餘好尚留紅藥省噴聲已遍綠槐居六經三史為公事東序南庠疊拜除何但紛論誇奪席諸公才調擅嚴徐

東王紫凝

髯公樗散氣如雲三絕聲華最軼羣經卷繩床老居士管絃觴咏右將軍新詞忽漫傳裝奩緞飲懸知榮十分昨日太宰供大嚼瘦羊風味遜夫君遊

春朝雜咏和金晚堂趙檢齋董曲江陳漁

湖倡和韵

占星已識聚荀陳信有閑人是貴人珂影珮聲歸册府引商流徵唱陽春裁行鳳紙書初就吟到梅花句有神便有新聞傳輩下一時大雅唱耐頻踪跡年、等斷蓬風光轉輟感應同入簾草色滋新碧流水車聲殷軟紅點檢鶯花春未半崢嶸巖序日方中山堂暇日留賓處莫遣清秋太劇匆畫壁沒鬟想盛唐詩城酒國捲歡場輪蹄過耳誰爭捷花木逢春競向陽文字任吐駝背腫衣冠爭艷孔毛長隨身竿木原如戲醉寫新題濺舞裳怪底仙人每好棲崇小樓憑欄裝覆掌中甌騎驢

誰指青郊路控鶴難尋碧海遊僕病祇應杯漫叟
君才何但占清流也思學步邯鄲好佳句終慚遜
李侯

丹鳳城南寄一椽傳聞好句足驚筵尊前青眼逢
公等鏡裡朱顏異少年託興偶思吟百一論文敢
詡字三千空憐結習消難盡酒碧燈紅又放顏
館閣聲華四海馳鳳巢爭占最高枝好將郢曲流
歌館莫道吳鹽點鬢絲渺、家山空削芳茫、人
海任支離佳時且可談風月坦步雲霄合有期

七錄齋鈔

七錄齋詩鈔卷十

山陽阮葵生吾山

過申芴山少尹時晴齋次韻作

老樹盤盤架數楹平泉花木舊知名園為汪文

然闌宅羅佳勝難得開門巧合并容抱古歡懷舊

雨春含冶思放新晴經過不少耽幽侶分付東風

自送迎

盆花庭草綠侵闌生意欣欣耐靜觀一把遮茅塵

鏡遠十年種樹古來難地因人重居偏易詩燒春

和句不寒前輩飛騰饒綺麗墨池烟靄漾文瀾

六錄齋鈔

新篇快睹問誰先疊紙含毫有勝緣他日買山思

彷彿暫來看竹致纏綿林亭畢竟宜賢主風月何

曾費俸錢廢唱祇令留日下異時都作舊聞傳

徐松丁沈景初祝茲塘招遊法源寺省海

棠

六街撲面吹香風賣花老翁擔猩紅招邀吟客討

春去步履遠追林外鐘海棠一樹弄顏色低亞初

出經樓東冶態似被晚陰勒暖魂乍約朝烟烘花

前覓句呈古佛花下開闌逢遠公謂天月門帖丁

寧戒攀折道人也解憐芳踪諸公好事亦奇絕誰

將場屋關心胸明試禮部拈花試春色界色破睡一
話空門空浪浪墨彩蘸粉壁碧紗名姓爭相籠

送金萬齋陳調遠胡于臯邱涇川南歸

長安雨初霽携酒晚涼天送客金臺下停鞭一
然浮雲依去鳥落日帶新蟬酌不辭醉當筵欲
放顏

同學余年少華顛每自嘲鄉閭勞遠夢歲月悔
拋會合嗟飄梗升沉感繫匏君歸渡淮水爲我問
窮交

送秦鑑泉學士歸養

六錄齋鈔

五色卿雲輝殿詞臣冊府承清燕珊樹頻聞入
網羅春暉千里勞瞻戀鸞書稠疊爛流霞天上新
詞補白華信知韓愈文章伯偏愛黃香處士家陳
情便拜金門疏天子原能鑒臣情許脫朝衣換彩
衫快起蘭帷辭去署潞河水暖錦帆輕碧澗青天
鷺一聲珠樹蓬山歸老鳳玉堂喬木接新鶯公子
雕華重金馬繡袍歸着鴛屏下合扇身沾內府香
定情手蘸宮毫寫八月秋風六代山一家人指地
行仙琅玉誰紀昇平瑞好入瑯琊盛事編

題紅樹秋風圖送王少林歸寶應

秋水始波一雁渡秋聲滿耳從誰賦堤柳陰陰認

白田江楓點點搖紅樹一夜西風七尺颿荻花蘆

葉夢淮南盞池晴挽雙鬟翠覽社秋澄萬頃嵐王

子聲名動蒙廓春來索筆遊京洛三館偏遺曠世

才十年且蘊匡時畧我惜詞場失此人潞河東望

感音塵翰君破浪泉風興羨爾拍颿到岸身一時

酒盞憐同舍拓戟酣歌舞長夜相看歸思滿江湖

忽遣鄉心對圖畫君過山陽舊徑斜枚臯宅畔道

南家堂前岳白吾親在爲我晨食一勸加

寄曹抑堂次魚門韻

六錄齋鈔

清時偶作宰官身佛袖歸來漫愴神茶筴藥鐺尋
活計圍公溪叟結芳隣葦江水碧流遺澤燕市花
紅感昔塵天與高閣聊健飯便教金盞未爲貧

題章二梧問花圖

乳鶯拍拍颺香塵垞北溪南草似茵紅豔石開春
小住綠遮錦帳夢橫陳半灣水暖輕羅綺一桁山
微古黛皺風颺柳梢低拂地倚船人見倚樓人
玉簫吹徹彩雲高十里珠簾碧一萬苔髮有情含
露重花鬢無力避風挑吟成山店紙紅杏愁對春
韃冷絳桃莫遣金鈴驚曉夢儘他翠羽自啁噉

送陳竹泉表弟之下邳廣文任

漫捲詩書聽櫂歌錦帆東下指黃河馬陵翠幕官
簾靜槐舍陰森講席羅紅葉西風秋興早綠波南
浦賦心多送君祇益登樓感歸夢頻年繞薜蘿
五載平牽故國思東華塵染素衣緇宦情薄似秋
蟬翼卿緒紛於雪繭絲離別最憐闕骨因行藏如
此各鬚眉勉旃經術傳家法知有春風被廣惟

送金紫嶺南歸

晴帆拂拂水潺潺長夏風清楊柳灣通路亭前青
雀去宴花樓上白雲還波搖蓮渚侵隄綠裝疊菜

錄齊鈔

衣滿目班入省便教新夢穩看來日較八碑間
美人遙睇碧雲岑折柳都亭感不禁江上題襟猶
似昨春明儼屋又於今通門誼孰如君重對酒情
偏為我深夜合花開人倚醉數聲涼雨和蟬吟

送楊子安之任湖南並寄張吾溪朱伯鯨

鄧硯堂張慎修諸子

黃陵祠下秋草綠日暮溪烟燃楚竹去日兒童今
已長欄街更唱銅鞮曲橘洲楓浦晚峰青使君心
迹江水清印床風定鶴雙舞苔閣月明琴一聲瀟
湘故人餘幾輩年年客夢紫江瀨長安葉落送君

行客心飛越重湖外

題邵蔚田杏花春雨照

燕子歸飛野梅落杏紅一色鋪叢萼粉粘露朵膩
雲鱗香亞烟梢弄雨脚雲衣片片雨絲絲二月江
南錦作泥一逕苔侵屐痕破十分春歷笠檐低玉
堂苦憶年時景校書坐對官簾靜夢裏風吹杏粥
香醒來日麗花磚影歸心無那繞林塘圖畫誰傳
碎錦坊此景不殊蘇玉局他時爭說段文昌

題袁實堂南湖草堂圖

昔歲僧廬同散影聽君細說南湖景聞有茅齋烟
水間窗中岫列春山靚今年又作長安居一卷示
我草堂圖雲嵐滿紙青無際玉筍瑤簪積翠鋪翠
微岩下幽人宅面面湖光對新碧一棹誰移載酒
船一筇更著登山屐讀畫看山無限情平生低首
謝宣城十年幸托雲龍契便欲移家傍敬亭

錄齊鈔

送程晴嵐歸淮上

烟外蒲帆錦纜牽朝衣爭映彩衣鮮新詞愛譜朱
華曲好景心闌綠橘天秋早恰逢鱸熟後客歸剛
在雁來先一尊捧入蘭帷裡話到蓬山境似仙
投契頻年逐唱喁每從文字寄歡娛一燈共讀歸

田錄四庫分披絕塞圖子與晴嵐同西域方畧官味澹於參
玉版交情醇比啖松腴青門怕聽陽關疊多恐新
霜點髮疎

蔣澄川招遊二閣不果詩以促之

西風吹碎葉聲乾尺五城東野水寬大好秋光遲
放棹一番新雨又增寒勝遊絕稱提壺往佳日同
來拄笏看彷彿江南三泖上丹楓紅相點晴瀾

中秋夜直即事

清漏沉沉下建章坐看天上好秋光銀河浪泛紅
墻濕珠斗寒侵碧瓦涼知有故人同望月嚴東有亦宿直

六錄齋鈔

閣惜無侍史為添香夜闌宮餅頌朱郎十字刀分
任飽嘗格卿惠

寄劉蘭陔即題其畫卷

兩年紅旆指星沙目送衡陽雁字斜風貌蕭疎傳
畫手江山管領屬詩家護輪草暖春行部卧閣花
深晚放衙我亦三湘舊遊客披圖還夢洞庭查

九日顧北墅招集次趙損之韻

雨過高亭淨洗塵玉山堂外駐雙輪爐香蘊藉依
菊令籬菊蕭疎似晉人愛聽秋聲忘夜永絮陳卿
語倍情親此間便抵醇醪醉更啟清尊賞令辰

縹瓷古蓋絕纖塵三雅更番以次輪小戶當塲方
怯我兩軍揭鉢慣驚人相看此會身俱健幸托同
曹臭並親何用登高蠟燭履方知風雨稱佳辰

戲為艷體題友人卷子

紅暈垣木綠絳瀾屏風斜輝霧仙仙篆浮寶鴨香
愁觸磴宿文鴛影並憐柳檻畫長初過雨蓉塘秋
占已涼天繡床水葦凝如水遮莫簾邊墮翠鈿

題葉蘭谷大觀山房讀書圖

大觀好山色峻嶒城之隅朝靄滴濃翠夕嵐浮紫
虛虬枝冠蒼嶽鱗小時撐擘濤聲出天外謾謾驚

六錄齋鈔

雲衝下臨大瀛海萬頃銀光鋪星島互環列巨帆
一葉如山光動海色蒼茫思太初主人烟霞癖山
椒工結廬丹荔蔽簷角龍目窺窻疏棹架數萬軸
牙籤分部居佳日手一卷相與讐焉烏有時得妙
契松吹落庭除此景忽拋擲懷之三歲餘東華輦
雙轍朝趨秃尾驢焚香退小閣時時清夢俱何當
脫身去飛躡入畫圖

題王振西行春圖

春垆小隊趁晴朝溪叟園公到處邀為訊桑麻兼
韭稻一鞭爭惜馬蹄送

菖葉初釵柳乍絲一聲布穀喚林枝
村路畫出儲韋稭興詩

紅梯斜出古牆頭桑葉陰陰雨後柔
陌上筠籠初試桂枝鉤

溪流漱玉澗袍紗款款行春白鼻駒
食葉不誇懷縣一城花

戲和曹劍亭咏桃核念珠

棗子菩提似也無勻圓磨礪製形殊
前種幻作摩尼掌上珠智果通時同
處識迷途誰從百八聲中悟瑤海三
千一隙駒

七錄春鈔

初陸耳山即席成句

節序春風近落鐙開軒偶爾聚佳朋
畦玉菜甲重挑雪窖冰月影縱輪前夕
比昨宵增窅頭臘酒餘多少賈勇還
能盡十升

題趙四峯太守望雲圖

垂巖栢子森藉磴苔花爛上有春空
半夫君古孝子對此增三嘆頓令寸
曉戀堂前鬢景皤衣上線痕綻凝睇
中懷亂畫手工寫生枯管精神煥中有
至性存漫

等丹青玩

送姚姬傳歸桐城

丰度分明照玉山
雲去句裏銷魂未易刪

病起維摩瘦不支
餐意多者青山少賦詩

題春郊試馬圖

春郊草綠春山妍
來宜馬上手把珊瑚緩轡行
獨叩銀鞍發清唱羨

七錄春鈔

錦待爾春風得意時

李貞女詩 李氏名玉止金漢人

一片金露月影涵
情惻愴黃輿路悽涼
素幕行八年抱幽恨
聽玉簫聲

小雨

小雨忽成暮閉門
旌舊雨憐星散
難成

題曹劍亭松泉書屋圖

滿耳濤聲沸淙淙玉泉高人託幽尚一把寄松
顛放眼延秋爽憑閣眺遠天紅塵飛不到合賦小
遊仙

題昆明黃孝子家傳

江夏餘門望艱危類次翁紅巾銷殺盡白首得歡
融鳩影扶筇竹烏啼繞墓楓表閣蠹蝨楔茶葉仰
清風

三月廿八日偕諸申之王詒堂吳容堂王

偉人曹竹虛李琪園泛舟城東遊王氏園

亭分得簪字

歇馬郭門外放船臨風潭雨霽驗新漲日暖浮晴
嵐挾舵響鴉軋浸水天蔚藍泥融燕子喜柳顰鶯
聲聽桑葉短於薺荻芽抽如簪五里一置牌飛瀑
懸層岷繫纜復解纜舍舟日凡三九九栢子逕鬱
鬱松花龕曲磴入老圃鼻觀香風掩陂陀碧蘚駸
洞壑蒼烟含欄檻互歌倚蟪蛄絡繹藟藟昔賢有題
額故事猶能諳門中_{先有}藟藟主人征海去冷客窮
幽探好事隨前輩携幼聆清談_{子詒堂}行軟紅苦徵
逐此景良足耽夕陽墮城闌薄暮鳴歸驂有約更

提榼閣題於研覃

望山相國七十初度

珠幢來自大江濱紅葯香中受社新秘閣親承隆
主眷黃扉特晉贊王綸雲霞瑞耀圖書府日月榮
滋斗岳身龍馬精神兼壽世沙堤築處紀生申
韋平家學應昌期玉殿重光舊鼎彝九列人誰齊
行輩兩朝望早卜台司文章鳳閣鸞臺重姓氏兒
童走卒知中外歡聞司馬相待調元化洽雍熙
滇海秦關擁閭旄東南半壁德星高麒麟才望文
三篋龍虎威名武六韜日暖油幢開幕府風清鼓
角靖江濤翠華幾訊旬宣績處處甘棠頌雨膏
畫錦堂連尺五天紀名是佛望如仙笙吹鳳觴傳
宮曲尊瀉龍頭撤御筵晚節彌香韓魏國立朝不
負陸忠宣楷模只益靈光古平格從來壽自天
符幼魯舊藏梅花研楊子苑仙見而作歌
查儉堂太守愛苑仙之才妻以女幼魯即
贈研為聘且圖焉題贈遂夥予亦繼作
琢就琳腴潑練光細奩添得紫雲香才人一曲梅
花引不用吹笙學鳳皇
花影娟娟鬢影嬌東窗紅日腐煤調玉臺好試珊

瑚管鏡裏春山着意描

題周幔亭居後得泉圖

柳暉桃花殿夫君著書處十載不窺園跡踈山下
路求水夜扣門灌花晚與露誰知屋東頭泉出甘
於澍從來仙儒居住住精靈聚便思注水經好與
安茶具

方外有畫師藏頭南朝寺照染泉香圖氤氳春
麗一奴挈井纜手濺跳珠沸一奴擔而趨似有行
脚意一奴扇竹爐箕坐挽雙髻主人愛客話傲倚
南窗寄何當挈瓶來共評在山味

憶家山詩

予家城西老屋三百年舊居也曾王父鶴繼
徵君增闢小園極城市山林之致百年來人
事代謝半屬他姓長亭水榭盡長菰蒲時來
鳧鷖出沒耳南莊曰藍丘草堂東村曰夏雲
草堂先徵君春秋往來課耕觀穫歲必數至
入之歌詠不下數百篇予童州時兩莊已易
主遊憇園中一邱一壑猶有存者暇日追話
先業彷彿記其二三各詠小詩志其遺蹟如
說前因昔夢徒益悵惘而已

西園

先人耽小隱辟疆寄佳抱城西十畝園塍外一水
遶菜園區沙校芭籬編礪篠四時不斷花三選自
芟草溪友供蒲茭園官送壺棗秋松與春韭滋味
故園好

小山

雙峰立墻角當樓愛綠淨有如兩美人臨窻對明
鏡籠月石氣清過雨石紋瑩縵瘦繡苔岑曲屈踏
蘿磴老柱吹古香花落人自靜縱有佳客來不掃
花間選

冬青樓

竹裏登高樓紅闌倚木末曲廊通小山斜梯補山
闕窻外覆清陰一樹冬青拔葉大搖清風枝疏漏
涼月挿架饒蕞殘粘壁足翰札上有高吟人風流
詎消歇

石橋

小山迤西行一泓截崩岑綠溪苒帶紅澄潭浸鐵
色危約橫斷以齒齒壘亂石蒲蘆錯雜栽菡萏太
凌藉水軒納新涼花開間紅白為憐曉露馨倚闌
柱簾策

雙棗軒

一株拔地起上與蒼春齊一株卧榭枒橫出古墻
西八窗啟虛室匝步清陰依歷屋記纂纂兒時綠
桑梯舊選莠豐草雙幹撐參差摩挲誦遺詠太息
攀枯枝棗樹二株高王父綺歲時自臨家搗頭
移栽微君詩集中有棗棗篇述先澤也

松石齋

溜雨松毛粗滴露石皮細蕭然一邱間宛爾六朝
意家整開書堂于舍聯講肆對床安几研小閣儼
清閑午夜聞書聲林間織月墜徘徊尋往踪風流
若為繼

老槐

悄立蕪畦側荒荒起塵礪此地有高槐孤圓罩青
蓋直上二千尺影落萬城外周遶陰五畝數里暝
芳韻夏午坐幽陰秋宵送爽籟布席容百人往往
富文會

經堂

徵君學道人晚歲耽禪悅秘室藏山坳曲逕踰墻
缺當門窺古井潭潭浸寒雪烏皮供黃磁清言霏
玉屑功課付茶鑪意外松烟爇故跡不可求欲話
信饒舌

修竹廊

步屣經堂東曲廊白茆苦四圍竹蕭蕭半日行綠
暗界立萬竿青生孫互移蔭荀茁貓頭粗籜解麂
皮艷高節鏤小詩前輩題名占仁廟初年文社甚
之作歲暮段而歲之秦雲九徐果亭印年遍錫名流
南齋對方洲諸先生題名予猶及見也蕩然埽地
無懷舊情蓄念

自吟亭

亭外秀花竹亭中富國史抱卷日吟哦得句書小
紙細若蚊脚微粗與牛腰比遺響湖宗風道腴扶
奧旨高歌動鬼神格調叶宮徵殘映尚珍諸藏山

逾五紀先微君自吟亭詩稿甚富查初
白先生梓行本十之一二耳

藍印草堂

驢背挂短檠言過南城南連運三十里夾岸栽春
藍草堂西流水斷約通魚菴水田學僧衣朝朝浮
溪嵐春雨麥英秀秋風稻香菴柳枝誰手挿臙腫
而鬢髮

夏雲草堂

結茅東溪村落成正午日當戶湧晴雲奇峰自層
出卷舒信無心變幻態匪一遙從海上來氤氳繞
我室隣翁送酒盃稚子拭綉帙緬想鶴髮人悠悠

吟抱膝

朱紅亭於官學蒔雜花以詩索和依韵奉

答

偶傍書堂挿槿枝移栽紅紫色參差不嫌老圃無
多種便得春光駐少時小草亦知遷地好此情未
免為花癡周遭不少苔垣護漫畏風沙檻外吹
小分畦吟劇晴沙荷鍾朝朝對亦嘉疎密正須工
却暑剪裁亦足驗才華軒窗時引風香過隣樹偏
將日影遮花外生徒頻問字尋師直款絳幃紗

題洪兩山楊柳春暉圖

錄春鈔

天涯凝睇碧雲遲京雒頻年感別離裊裊乍迷春

陌影遠心空縮綠楊絲

朱繁寶玦玉馳驕蹀躞春風故國遙點點桃花流

電影兵欄遲爾賦雞翹

曉堂別經歲矣秋初至都下薄遽而別余

亦適有塞外之行遂賦二章以代折柳

思君渺江漢乍喜足音過執手未成語掀髯欲放

歌楚天懷舊雨淮渚問晴波行篋披吟什風情近

若何紫峯北上

一聚各成別離襟供未降短衣方出塞孤艇又浮

江情話依前草時與燕醉齋歸心統故邦來朝判

雙袂剪燭戀秋窻予方色碎漢中詩

題黃海槎秋山讀書圖次晚堂韵

點墨研朱恣討幽叢殘誰與究端由便思載酒披
帷入攤卷山堂讀一周

三泖湖邊一角山住山人共嶺雲閣停毫頓爾增

吟興秋滿林霜瀑雪間

錄春鈔



七錄齋文鈔
總目
卷一
賦二十篇
卷二
頌六篇
連珠六首
卷三
劉子六篇
表一篇
七錄齋文鈔
榜文一篇
卷四
論三篇
序十五篇
記五篇
卷五
書啟共十二篇
卷六
說十篇
後三篇

引三篇
卷七
傳四篇
墓誌四篇
策十篇
卷八
壽序十三篇
卷九
哀言十九篇
卷十
七錄齋文鈔
西曹議稿十二篇

皇輿一統圖賦

伊地輿之有圖也所以誌幅員紀
縱東西橫南北量遠近辨方域揭
以為型象九圍而有式省風俗之異同而觀聲教之暨
訖也書契未作象同混天河圖啓聖括地始宣軒轅有
作頡頏後先分州畫井萬國建焉越祁姚之際會警懷
襄而隨刊暨奏平成於九載乃貽萬世以奠安蓋帝之
彌成五服外薄四海事皆基於禹貢而圖之司徒有掌
職方有載制莫備於周官也嬴畢六王始郡率土置守
罷侯事殊往古由茲以還列代可數唯漢唐暨元明克

七錄齋文鈔

統一乎區宇咸有籍而有圖矜廣輪以耀武然而漢州
十三唐道十五元不能徧東海効享王明不能踰朔荒
置衛所遐哉邈乎烽燧未銷聲教或阻甌脫猶存輜軒
誰觀雖圖史之駢羅祇沿襲乎故府孰若我

大清之累洽重熙功高德溥武緯文經天規地矩綜八
埏為一家繪方輿如作譜為生民以來未有之昇平而
視環瀛若庭戶也哉蓋我

祖宗之受命而開基也瑞鍾白嶽祥開紫濛水襟鴨綠
地拓混同由鳳城而整義旅爰龍起而收關東積耿光
與大烈承明祚之將終惟

聖神世格於

上帝遂全昇以所覆載之神州赤縣俾之合六幕駭九
垠而道一風同茫茫堪輿元穹為蓋仁育義正宅中無
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膏澤覃昆虫草木風聲洽幽明
賜昧建皇極以敷錫徠敷天以衷對恢百王之舊疆均
兩儀之持載是以總歸至教莫不尊親遵道遵路宜民
宜人前古未開之土厯史莫紀之文亦測畧而頒朔並
霞錯而星紛環拱衛乎京邑廓侯尉手垓垠將按圖而
悉指慮更僕而難陳首繪京師津蹕析木左海右山前
臨甸服天府稱雄後枕上谷盧龍蜿蜒榆闕秀矗遼水

七錄齋文鈔

之陽陪京是卜偉兩京之相連象三垣之肅穆壯億萬
姓之仰瞻俯十二州之羣牧暨導領以振裘擬建領於
高屋也古設方伯今布政司甸宣屏翰省會攸宜道府
州縣勢若列基或占沃衍或當通達或據關隘或控邊
陲或孤懸溟渤或僻踞險巖或山峩戴業或水抱連漪
或軍屯衛鎮或箐寨蠻夷或郊圻延袤錯交犬牙相入
或領崗高下環曲雁齒參差或平原廣野通都大邑驛
傳津梁之密比或面海背河長川巨瀆島嶼淑浦之迷
離括諸省凡十有八計其縣則千有奇圖各審其形勢
若示掌而列眉至如東出玄菟北盡黑水肅慎靺鞨舊

隸邊鄙沿大海而南接朝鮮望扶桑其伊邇又若蒙古
諸藩貢分五路服教畏神心悅誠慕世守分茅不煩都
護長城以北悉我園圍維千里之木蘭歲逢秋而講武
射瀚海之雁飛繫盧胸之馬渡接狼望而洗塵眺龍堆
而斷戍封居胥而三駕銘燕然於一怒築受降以徠
期浚稽而罔誤厥部五十有二直抵冰海之崖燭龍之
宇朔時憲而朝闕廷覲龍光而承燕譽圖其崖谷所必
經游牧所曾駐臂指所牽連脈絡所灌注題某水與某
山儼登高而作賦又若踰嘉峪出王門渡青海探河源
登犁石經吐番瞻阿耨達識大崑崙悟隴蜀為江河兩

七錄齋文鈔

戒之首信滇黔為駱粵五嶺之根萃扶輿於岳鎮滙天
池以朝尊又若循西域 伊吾測蒲類過高車極天山
之南北咸剖竹而分符伊黎則駐以重鎮回部悉隸於
鴻臚依葱嶺而覘大食界鈞冲而躡康居撈和闐之巨
壁乘拔達之名駒喜
皇威之遐暢爭厥角於來蘇儼天維之高擎敞地絡之
宏鋪唾李唐四鎮之甚邇笑炎劉二道之猶紆既咸就
乎疆里即畢登乎版圖是圖也東盡日域西臨月窟南
包大洋北極窮髮衣魚騎象之賡破頓纏頭之域冰天
桂海之遁藏龍伯鯨人之出沒經九譯以歸琛航重洋

而納節義和測而神迷章亥步而力竭職方之所未稽
地志之所未括明堂王會之所未能圖大荒古經之所
未能說莫不寫其風土誌其文物繪以丹青登諸剞劂
如瓜剖而豆分恍茅分而莖設細於掌上之紋纖入秋
稟之末同眉目之彰身既覲面而可別儼瓊衡之璇轉
象周天而罔缺也故使觀者神眩舌 目懾心震仰德
意之并包思膏膏之普潤樂九有之協和長沐浴乎
至聖 瑤札於西園捧珠圍於東觀極盛德之形容陋
雄辭之煥爛蓋自太極 清寧判不知閱幾甲子而後
獲觀我

七錄齋文鈔

大清一統之極盛也爰作頌曰於爍茂兮
帝德配
天撫方夏兮包乎氣元一統圖兮與地比大大無外兮
遠無弗屆誌版章兮既溥且長夫文德兮萬年永慶

皇太后七旬萬壽賦

繫坤元之啟瑞惟厚德之獨鍾資三靈之含蘊揚累葉之翔風憶瑤樞之統電紀華渚之流虹史贊密妃翼軒圖而御宇詩歌文母基新命以造邦信母儀之聖善卜寶祚之延洪欽惟

聖母皇太后毓德瑤星含精婺宿光景曜于辰樞炳圓靈而聚秀維陰教之克彰嗣徽音而永懋服大練而謝鉛華親蠶繅而習纂繡待煜煜之晨曦聽遲遲之宵漏先六御以習勞納八方于在宥肇一代之修和登九有於仁壽哉

七錄齋文鈔

皇上情殷孺慕景戀春暉慶慶翼翼愉愉怡怡冬夏篤溫清之禮晨昏勤定省之儀居

帝位而盡子職本

睿性而展孝思茲值一陽之月重逢

萬壽之期載稽成憲式考典彙上

鴻號于

蘭殿奉

寶冊于

萱憚紐以金鳳盤以赤螭銀葉鏤鸞麟之篆青琅錫顯鏢之詞祝純禧于億萬斯年長綿

聖等極褒揚於一十四字克著

慈徽爰乃沛

紫綸降

丹詔溥隆施煥大號九天雨露寵錫龍光萬國衣冠榮

鸞誥杏林春煖布珊網以羅搜桂子秋風披龍門而騰趨雕盤玉贈于官聯席以趨踰緝帛純綿百老負暄而

舞蹈惟湛恩之汪洋敷

一人之大孝先是元正始旦瑞兆璣璿兩儀序列五緯

班聯重輪璧映貫珠圓素彩與丹輝並耀懸黎與紫

七錄齋文鈔

貝紛橫望三垣而若境指七曜以同躔信太平之垂象

乃

至德之調元雖

聖哲不言符瑞而景慶已耀於中天更

念雲代之名山矗清涼之壘嶽寔文殊之奧區為法王

之經苑祈益算于

慈宮乃親承夫

安輦禮佛像于旃檀散曇花於寶殿

重霄之壽域宏開萬國之歡心盡展拜手則頌獻岡陵

屈指而瑞呈葭琯于時一陽協紀半子初回璇圭測影

縵幕飛灰五紋線弱三素雲開瑤瑤之晴暉漸永銀壺
之漏箭徐催旭景方融金絲綻柳峭寒猶勒玉蕊舒梅
聞銅扉之乍啟睹仙仗之初排天高閭闔地是蓬萊魚
鑰層岫而窳窳鳳樓列峙以毡毳

天子於是詣

璇宮祝繁祉舞袞龍酌觥兕駐鸞旗開雉尾萬歲千秋

三呼三起載慶鴻禧永綏福履信

慈壽之無疆識

天顏之有喜玉葉英瓊枝鞞鞞繡服錦衣瑤環瑜珥
秀山螽斯慶衍麟趾歡洽乎銀潢情殷於朱邸蓋以

七錄齋文鈔

天朝之貴而講家人之禮由是葱珩雲集影組星從鸞
序駕班步階墀而宛轉虎頭燕領搖劍珮以玲瓏迎花
拂柳祝嘏呼嵩祥烟帶紫曉日含紅四方來賀萬福攸
同雜人報壽以肅穆鴻臚引贊以雍容蓋羣普夫萬年
之慶而拜手於

長樂之宮也若乃雕題繡額之倫騎象衣魚之輩凸鼻
凹睛皮冠弁帶自古未通無遠不屆隸之職方圖于王
會莫不航海梯山輸琛獻貝重譯來庭露頂膜拜鯨人
測海水以通誠若舶驗東風而遣介來享來王無小無
大目憚羽衛之煌煌耳聳鸞聲之噦噦卷鞞鞠脆以頌

純禧囑嘒都盧而歌保艾蓋

慈光普被沐膏澤於二十六年之中故遠服歸仁効忭
舞于二萬餘里之外爾其彤雲炳蔚華曜高懸山名萬
壽嵐霽層巒波澄太液穀漾清漣故九門之霽鸞龍萬
井之晴烟丹題畫棟繡帳綵旃珠簾翠幙錦幄銀幡蠱
崇臺以雲起迴綺閣以霄連帶風廊與月榭環葯檻與
藤欄爭炷香以鱗次咸結綵以蟬聯柳暗花明地是長
春之境銀燈火樹人遊不夜之天若乃律呂迭宣雅南
交錯玉振金聲宮含徵噶寶瑟雲璈鸞鳳鐸祝故克
諧琴瑟拊搏陳江介之編鐘吹南幽之瑤簫廢雅曲於

七錄齋文鈔

雲門聆鈞天之廣樂奏昇平之鼓歌偃遙天之笙鶴以
至舞曼衍之魚龍戲修橦而蟠攫譯嗚伊於龜茲墜花
門之纓絡走天女於長繩落化人之飛躡極萬國之媚
茲沿康衢而競作至若春盈

蘭掖香郁

萱庭階生朱草樹有華平九臺蓮蓋十葉仙萼草凝三
秀芝獻九稜呈昭華之玉瑄擘仙掌之金莖寶鼎吐夫
金景火珠耀於朱甍球圖玉簡銀丹啟筵開玳瑁屏
立水晶貢和闐之碧椀呈撈玉之瓊璽擘麟脯而烹鳳
臠酌螭羗而捧兕觥貢天衣而呈龍帳進康爵而頌

遐齡嘽貝多於瑤笈誦寶誥於金繩惟仙音與佛號乃
匝地而同聲於是內外臣工遐邇庶類引嘉祥稱上瑞
斟玉液薦金餌奉馨椒呈紺穗樂未央歌既醉逞妍詞
抽綺思咏日升頌川至極盛德之形容爭雄才之瑰麗
紛接巷以闐衢乃盈箱而疊蜀小臣際
壽愷之期遊隆平之世愧測海之才殫挈瓶之智謹拜
手稽首而頌曰

天命有德兮角亢重光孝治廣被兮格於

穹蒼

慈寧悅豫兮

七錄齋文鈔

壽考無疆惟

聖生

聖兮奕葉其昌推恩錫類兮惠溥德洋萬國媚茲兮薄

海來王小臣揚花兮義切賡歌播之金石兮鏤之球瑯

百祿是總兮

萬年永慶

聖駕臨幸五臺山賦

惟

聖人之建極乘六御以當陽膺璇圖而出治握金鏡以
垂光扇巽風於瀛海耀離照於天閭俗蒙上理之化運
際下武之祥收版圖於慈嶺花門之外頌正朔於流沙
蟠木之鄉績勒瓊碑金城銅柱歌傳樂府朱鷺白狼乃
屬國之方款誠值天家之舉慶典楓宸茂祉昨秋則頌
獻岡陵椒殿凝麻閱歲而瑞呈葭管九重之壽域方開
萬國之歡心盡展我

皇上乃念雲代之名山清涼之疊巘實文殊之奧區為

七錄齋文鈔

法王之經苑祈益算於

慈闈乃親承夫安輦夫其地稱佛土蹟著靈山顯真容
於寶院流法乳於神泉金界為降龍之祖紫府來控鶴
之仙銅殿燦鴛鴦之瓦石牀現翡翠之斑花雨繡紛說
法則毘耶永護聖燈湧現瑤光則舍利高懸若乃界近
神京境聯恒岳霧竇雲封枝峰蔓壑蓮葉於瓊霄吐
芙蓉於銀嶠仙臺積素雲中之寒雪長留佛頂堆青寺
外之晴嵐欲落天花則香菴銀盤地來則根纏珠絡巖
巖湧翠一山擅五岳之形面面精藍萬眾習三乘之學
於時青陽轉馭玉瑄初調啟嘉辰于璇殿整行轡於錦

貂黃簾綠幙寬旒雲旂紫虬白馬驚轂雞翹響颯啣之
犀宵聞玲瓏之王珖旭日之捧車似蓋宮雲之覆幔如
綃經燕山之屹屹渡晋水之迢迢草迎風而繡甸鳥向
日而吟條谷口天香裊祥氛而細吐巖前積霰接御氣
以俱消少馬逾龍川駐琳闕啟寶章登銅塔嶽跋千尋
嶺盤十八西來則雷寺岩堯東望則雷峰岬岬惟四山
之縈環拱中臺而紆鬱瞻繡繖于霞餘度金根於松末
禮佛像于梅檀散墨花於優鉢祝萱壽之長齡陟蓮龕
而朝謁由是回紫蓋御青 甘霖灑道仙仗排空瑞日
霽野慶烟繞宮恩逮於緇流梵眾歡騰于白叟黃童無

七錄齋文鈔

小無大相附相從莫不擎肩躡趾捧袂扶筇填衢塞市
望幸呼嵩淑氣通乎繡壤春色麗乎蒼宮追錫詩之雅
詠陋汾水之秋風微臣職在編摩情殷瞻就望屬車之
餘光聽行宮之清漏慶巡遊於春旦柳暗花明傳警蹕
於雲霄山輝川秀沾帝澤之如春信聖人之天授既輿
情之上通遂恩膏之下究人歌有脚之春戶祝無疆之
壽爭懷喜起之情願效膚臚之奏

西苑冬日

御試武進士賦

聖天子文德誕被武功載成瓊碑勒於雁塞銅柱標於
龍城銀鉞瑞弓揚神威於瀚海白狼朱鷺騰雅奏於咸
鼓睹牛馬之既歸旌旄風靜值熊羆之待試鎧甲星明
選閭外之重寄富胸中之甲兵惟

盛朝之不忘武脩斯大典之以時舉行於時冬日烈烈
飄風發發碧水凝冰青山露骨袖嶺黃數楓林紅歇驚
雲陣之盤雕落霜天之俊鶻望鳳城之雙闕金雀凌寒
立螭陛之千官珥貂映月 申王命降金階駕鳳駟乘

七錄齋文鈔

星駟影移宮扇珥腰鞞虎賁擁衛豹尾孔皆踰蹕仙
仗肅肅天街

天子廼幸西苑御瑤齋攬勝景暢宸懷壯闕之紅雲遙
拱西山之翠幃如排是日也晨光初霽曉色方闌溫生
瓊砌儀肅朱干日臨軒而可愛風吹面而不寒虎頭燕
領之英齊登玉几緩帶輕裘之士咸步金鑾雁箭犀弓
鳴風而響度綠沉青 耀日而光攢於是開較射之場
集賓興之衆覽在望之貌貅摧中原之麟鳳弓開虎
展翼斯張箭作鳴鳴挽強輒中繡弧偃月舉六鈞兩石
以何難素弩流星貫七札重覆而即洞况乎虎拜交呼

鷹揚上選各負雄姿爭流英 卓刀猶響同舞劍之瀏
灘舉石如拳恍累丸之旋轉望鳶肩之齊聳映銀甲以
昂藏伸猿臂以如環儼絳雲之舒卷

天子於是霽溫顏點丹筆簡殊尤定甲乙射乃觀德奮
擐甲而不爭過以承恩遂脫穎而競出簪米孔翠典宿
衛而星馳班列羽林護期門之雲蹕惟

聖世之選材勇知天心之無意必蓋惟我

皇上仁必有勇安不忘危循令典以不廢習軍伍之常
儀以故赴赴者悉為心而為腹桓桓者自如虎而如貔
搜八紘之奇傑固萬年之丕基信一時之盛也爰載筆

七錄齋文鈔

而賦之

聖駕六巡江浙賦

皇上御宇之四十九年春六舉

南巡夏四月鑿回盛典也臣忝列卿末欣逢昌期得以
颺言誌慶竊按甘泉羽獵吉歸鋪張未陳王道之要而
我

國家隆盛遠邁三五叢測管窺尤懼呈漏夫閭閻樂利
之豐繁由大吏之奉宣

仁風山川都會之鉅麗具史官之載筆紀述而省方觀
民秉

廟算以式貽者有

七錄齋文鈔

聖不可知之

神謨焉臣伏讀

御製南巡記文本敬

天明理以效法

仁皇於

南巡西師宣遲速之義自辛未至今綢繆揆度始奠河
海以康田功大哉

王言羣下昭然若發蒙矣謹附敷陳質言之例而獻賦曰
聖皇重光法

祖六巡底績河海告功人神壽八週而重敷甲元五紀

而復開辰聖敬行健以日躋欽明勵精以日新垓域有
截申佑無疆四極四和百順百昌舞千羽於兩階而武
烈炳陳圖書於三閣而文治彰勤宵旰以持太平全盛
則清晏勞乎哲謀合尊親以祝

古稀天子則璇源毓夫禎祥於時祈穀迓祉班春寅始
布令懸魏以沛恩旨資清乘氣而翔靈霏滋液滲漉而
靈澤喜詔矇媚華於三霄冷風系綠於萬里駕應龍馭
馴象揚金炭轉玉輞翠黠蕩旖旎珠瑟煥焜焜峰振響招
搖導仗爰發畿甸經岱宗臨江淮之表莅吳越之封三
大有四而位育參二南如一而風俗同九派既賓百谷

七錄齋文鈔

維旅以人道亮萬世之天工遵時豫順欽若

昊天宜遲莫速式

聖訓於尊川我

皇時邁始十六年翳河海之改遷改築

睿畫廣運凡六度而定馬爾其棗棗濟潦歌稼禱再
西三東九都八道鐵扉嚴排竹絡沈縲上展下展溢套
奪堡宏隆沆濟星漢溼漭運鯤昇紛候汎信長異龜浮
滴莖軸激盪鹹潮雷騰湯谷電昶卜藪藏於奧府資委
輸於大區會支運而長運策交渠於通渠能益夫稼穡
孽牧亦功於轉般擢輸惟疏枝與培堵迺利濟而奠居

神堯過化五老出游羅圖綺檢白螭黃虬瑪瑙結璣珊
瑚成鈎風恬日麗吳歛越謳昔元熙敦梓之歲

周覽淮堦始定水誌洪澤三洲修堰扞蔽周橋五壩分
流戢勢植規立矩刻痕標記一尺南高十丈北放清口
暢其奔瀧湖波退其盛漲更增卑而易磚儼崇墉而疊
嶂迄今二十有三載安兩郡七邑以保障柔兆涖灘
申命河官爰開陶莊遂建神壇引黃北注避運迴瀾河
湧駛溜淮刷清滿澗泅交滙帶陂循陀排沙向若驅龍
逸蛇桃藻溢菜條桑蓬麻陳簋薦珏聯綸耦勅上章因
敦

七錄齋文鈔

駕幸於越鹽倉柴磳依葦建石堤魚鱗於鼈甲椿雁齒
於鼈窟卧金樑而架神虹彎夫弓而偃玦月子來自巫
其田屋兆姓不費乎草木

發帑藏之金以千百萬期奏績之月以三十六沿大滌
於臨平對赭麓於龕麓重門吐納乎鳴溟峭岫設限乎
鯁壑閔逢執徐迺克慰

五巡之末寧而觀厥成測竿划察澗埤攷中蓄辨外皴
試宣節驗縮贏范公塘畔章家巷西錐堅翼薄曼淺視
依繩比綆接縱橫一齊深無閑闊潔無塗泥若迺勝魯
浴溲式律增葺韓山奎山榴樹壁豈展五百尋起十七

級屹屹亨亨亘彼廣濕於是羣工萬民歸美

聖作

聖人讓而勿居明績述於

皇祖遂親高年票帛酒脯從官守臣魚鱗組全除半
入蠲赦鍾馗十監三衡豁免計簿鄒枚終賈奏賦用賓
郡國學校弟子廣增州里殿最坊表式旌寄棘移遂成
與維新告洙泗崇山川報功德崇勲賢爰及獨行所慕
遺愛所傳固不致款祀効吉蠲置秘書於江寺藏典籍
乎越會摘星降太乙之光芒浮玉罩二酉之芳藹移瑯
嫫於五雲三竺探委宛於紫微華蓋令有司惠迪夫經

七錄齋文鈔

生此又作人之無私王者之無外也若夫鍾攝揚子之
爭奇榜伽鄧尉之聲秀厲鸞鶴之交朕狹河馬鹿之
錯繡前泖後苔以舒華池左江右湖以啟靈囿鱗競躍
而波澄可鑑鳥咸若而山綠可漱雖契臺沼於姬樂悅
山梁於孔時擊亭鼓於杏阡倡籟簫於蘭漪

天情流覽

宸題及之夫豈足以揚昭事之

至德與勤民之

睿思也哉且夫有孚惠心勿問元吉

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贊階松棟何其儉於中唐也千乘

萬騎何其肅於康莊也五等九賓翼然拱衛而濟蹕也
形弓玉節和煦清雪留犢挂魚虎波蠓滅樵夫笑士農
子慕潔飾賈去市讓雙候陌迺知開鸛鶴之泉拓雞鹿
之趾奇肱窮髮重譯以而闕白澤於免職貢以叩祀威
一發於軒弧捷三成於夏矢其所以電擊風草折衝六
合而耆定億禩者

神武恢廓亦如是已煥乎文章巍乎聖功敬天而合其
德欽明而宣厥聰將列廣宴於千叟待觀園橋於壁雖
信隆古之罕覩於兩載乎重逢薰風來

殿閣涼

七錄齋文鈔

鸞輅旋

臨山莊歌茲斯與麟趾慶

五代於一堂齊七政以平三階之衡祝九如而稱

萬年之觴

天根月窟賦 以乾遇巽來地
逢雷處為韻

維六符之協泰

御五位以乘乾體兩儀而合撰調四序以節宣翁闔靜
專握鴻鈞之樞紐盈虛消息含太極于先天蓋道已契
夫雷厲風行之表而理超乎手探足躡之前昔者庖羲
氏之王天下也瞻彼圖穹殫茲神悟窺顯仁藏用之原
識味淡斂希之趣崇效卑法先顏后以垂文彰往察來
啟文周之企慕自三義之不傳頌九師而若霧連經世
之成圖欣旦暮之得遇以彼手披口陳宏議崇論超乾
綱與坤維別剛柔與健順半白半黑之象理已函三上

七錄齋文鈔

交下文之圖文成數萬推子位而一陽已伏識地中之
有雷驗午半而一陰初生乃乾下而得巽夫其剝盡必
復天運交推惟靜極而復動遂陰闔而陽開五偶居前
占閉闔之有象一奇在下叶半子之初回惟一根之潛
運占七日之必來冬至春生元化氤氳而不息天時人
事神功環轉以相催若乃夫盡則六畫純陽始至而一
陰備位其相遇也若意之所不期而相乘也則理之所
必至柔剛粹道文垂羸豕之歲品物堪爐象警包魚之
義靜正則吉喻金柅之止車養晦斯光占杞瓜之在地
是以天必有根即復而太虛可步月斯有窟即姤而圓

魄留蹤復其見天地之心紫蓋蒼旻之燭燭始以微端
倪之合水輪寶鏡之溶溶仰而彌高根之蠱也無極窺
而愈香窟之幽也如封互運焉則無聲而無臭遽壇焉
則若迎而若逢傳圖南之遺緒經堯之運裁位乾南與
坤北指天風與地雷三百六旬之推衍七十二候之昭
回易簡通而四十九莖胥成靈策苞符貫而三十六宮
盡是春臺是誠可以契精微于一畫觀會通于三才也
我

皇上出震重離知臨鳴豫扇風囊以鳴休識雷聲之起
處拜洛巡河之奧妙洽

七錄齋文鈔

宸表文言繫表之精胥融

睿慮仰舜日者欽化宇之寬託堯階者瞻望舒之馭天
樞高挈鎮四極以咸寧月鏡長輝昭萬年而永譽

王會圖賦

聖天子德盛化神文武偃階榮朱草之華庭列白玉之瑄祥徵珠斗貫五曜以分輝光被垓垓譯九重而效歎考圖貢於遐陬獻其球於

上苑陳虞陞之朱子羅塗山之華衮凡皆著懷柔之經於以覘德施之遠粵自兩京而後下洎五代之時雖稱混一未廣疆陲迨李唐之繼起乃一統而有之彼其起汾晉飛旂旂掃羣寇定京師天策聚文章之彥凌烟寫將相之姿淑問揚于遐邇威稜懾於華夷故能成貞觀之至治而振蓋世之宏規爾乃瀚海分州延伫置邑屬

七錄齋文鈔

國氛消諸蕃琛集吐谷則款塞而來堅昆則望風而緝奉正朔者隸四都護以鳧趨赴闕廷者仰天可汗而鵠立值三殿之朝正肅九賓而拱揖聽王漏以聯登望庭燎而偕入附階序而肅班聯納篚筐而陳書笈屬在西番香歸統輯於是司儀典客侍從仙曹慶天威之震疊頌大武之布昭作為圖畫以紀勲勞東盡海岱西越臨洮亦踰北漠以訖南交既殊種落咸別風謠衣魚騎象齒鑿題雕莫不畏天威之震疊 之迨遙摠土風而作繪傳盛事於前朝彼其含毫珥筆吮墨研朱目營四海心運九區列眉可數指掌成圖路分川陸途異舟

車豆剖瓜分恣就班而按部星羅棋布遍山嶽與海隅儀衛森嚴列五方之服采珍奇薈萃貢九牧之金珠莫不叩彤墀而蹈舞望丹陛以步趨所以明疆圉之不限於王斧而徵帝業之永固於寶符將遠婉歌周之吉甫而近隨頌漢之相如矣觀師如之所陳播上儀於天下極盛烈之鋪張擅詞人之描寫志名括地方勝事於名賢籍載周官比新詞于作者鋪張偉績寧亞韓碑撰述豐功不殊柳雅蓋有美必彰技已進乎道矣而無遠弗屆今不異於古也哉

七錄齋文鈔

聖朝王道蕩蕩文思安妥兵銷組甲階舞羽于震聲靈之濯濯休貔虎之桓桓通雁塞於黃河地闕花門之嶺俯龍堆於碧海波清玉水之灘鯤人龍伯之儔悉入鴻臚之掌火耨刀耕之地胥隸職方之官不獨為有唐聲教之所未及亦 自古簡編之所未刊於是圖其狀貌考厥於擊或堆花髻或綉錦團不煩聚米無俟據鞍摩天方之片石建樓閣於崇巒繪美姿之燕領寫名將之貂冠掣電筒雲繪依御厖金桃玉果捧傍上闡為萬國之總集成千秋之大觀而我 皇上膺乾符坐王屋居九重御列服敷化函三垂時御六矢其文德而久道成不寶遠物而民人育於以臨綈

几而受圖御璇宮而膺福披寶架之琅函展珠筵之瑤
軸相彼疆域紀已無涯辨厥冠裳數難更僕於以睹
盛世之幅幘更以益

皇心之齊肅夫豈比圖傳大業徒續藻之鋪揚賦勒甘
泉迓神仙之清穆也哉

七錄齋文鈔

回城三果賦

惟

文命之覃敷被

光華于荒服春回玉塞之揚瑞獻河屯之穀望雁磧之
山青睇龍沙之草綠春光已度乎闕門土物爭陳於

上國惟時回蕃款塞接踵都城身纏繡柄首絡珠纓長
鉞勁箠突鼻凹睛都盧咽輓以觀化於

神京遂乃貢篚篚獻方物荅彼朱藤脫其赤鞞郁郁芬
芬蓬蓬勃勃睹光色之陸離把芬馨之翳鬱惟三果之
上呈訝餘芬之未歇夫其輕若元霜甘如曠雪則蘋果

七錄齋文鈔

之含芬以呈姿也羅以瓊玖嵌以玫瑰則石榴之分房
以擅奇也而蘊清幽含幽安郁椰枕之韵抱冰雪之肌
則木瓜之致美於風詩也維彼殊方久經時種揀此三
珍用呈九貢或可薦乎食單或用助夫清供儼風露之
未消摘鮮新而初奉夫惟

雨露之遐滋於是識遠人之珍重也

天子乃鑒此誠悃分錫官僚補羣芳所未譜想異域之
清標小物而荷

宸翰遠地而入

天朝夫豈比進番蓮而開艷誇瑤華於仙曹飽天馬以

昔籍致西域之葡萄也哉

七錄齋文鈔

月波樓賦

楚州舊郭長淮左偏市廛翼其鱗次巷陌簇以蟬聯五
都紛錯百物羅駢繁郡署之西掖鎖層樓之巋然映波
流而演漾含皓月以淪漣嘉名用錫勝景斯專夫其度
勢裁基依涯構屋藏仄逕于苔溪簷修椽於灌木泉繞
座而龍吟石支軒而虬鬣銜水輪於灑森蘿幌初開浮
壁彩之瓊瓏綺慮驟沐銀華皎皎搖檻外之清漪桂魄
娟娟飛檐端之片玉則有名葩怪石覆砌連疇柳絲濯
濯竹逕修修松漸蒼而韻遠槐既老而陰稠濃岫穿櫺
隔芳隄而綠垣漸隱淡雲棲牖紫碧落而匹練恒留泛

七錄齋文鈔

泛圓輝磴將攀而欲絕茫茫素艷路既折而增幽當夫
春水拖藍春花灑紫黃昏之料峭猶寒綠水之清光乍
起朱闌近遠宜畫舸之朝維綉棋平臨待蘭橈之夜熾
懸朗鑑於中天便公餘之徒倚迨乎南風轉候炎氣蒸
霄倏微颺之徐拂快溽暑之全消蕩瓊華於屋角露蟾
魄於林梢夾岸之芰荷掩霽沿溪之菰蔣周遭至於商
籟旋吹巖飈繼作三秋之樹蕭蕭六出之花漠漠滿獻
圓靈之相桐葉霜階潛涵虛白之精梅花水閣莫不霧
馥烟橫汀迴樹錯仰玉鑑之澄鮮聳高樓之岑岑是則
抱景匪一涉趣偏多撫星移而物換喜政通兮人和望

金隄之橫巨眺銀甍之嗟峨遠岫當窻隔重簾分似幃
飛泉繞砌答曉騎之鳴珂每登樓而延佇信水月之相
磨其或才良宵微名彥潘陸抽毫應劉列譙波光暗襲
衣裾月地都安筆硯玉辰低亞影留珠箔簾櫳碧浪橫
鋪人立水晶宮殿浸月之長廊互接月到天心淡波之
危榭交通波生池面極文采之相宣溯風流而獨擅又
或龔黃慈績名杜騰聲來遊來豫弭節停旌都人咸集
賓佐逢迎訪窮簷之疾苦籌下里之豐盈葉吐望舒賞
餘波之綺麗花沉靈沼浸朗月之空明想習池其未遠
等濠濮之娛情泰合春融事以諏而悉徹莎漏靜度

七錄齋文鈔

以謹而彌貞佈

熙時之渥澤合庶府以均平豈志耽乎偃息實慮切夫
民生他若王子遺踪枚生舊宅韓侯之故里塵埃趙尉
之晴軒荆棘池名萬柳弱縷蕭條亭號千金空廊閱寂
問升仙之鶴井歲月難稽尋覆水於龍潭烟波已隔爰
遐想乎斯樓結遙情於胸臆期丹履於來茲庶鴻規之
永式

春雪賦 以陽春布澤甘雪應時為韻

交鍾應律太皞呈祥書陳令節羔獻青陽日漸舒于紫
陌冰逮泮于銀塘三素青霄變同雲而乍合六街香土
挾微霰以俱揚曲未唱夫賣錫忽訝瓊酥點著地豈隣
于放鶴何來玉樹凝霜時則普天同樂與物皆春鶯舌
之幽簧待嚙蝶翎之胡粉方新杏火紅燒一分纔破草
茵綠緜十里初勻青玉苔履肅東方以致禮朱絃戒典
先

帝藉以勤民麥浪將翻脉已疏于翠甸袂針欲透水未
漲于雲津臘前三白典歌早報豐年之信春後六花獻
舞更霑渥澤之均尔乃錯落橫飛紛紜散布既作態以

七錄齋文鈔

雲飄亦縈空而雷驚輕如貼地之花漫若垂天之霧鋸
來竹屑迷離掛月之枝剪出水英粧點啼烟之樹馬隨
曹植欲舞迴風衣濕謝莊疑沾曉露入昌黎之句銀盃
合縞帶齊翻撲安石之檐飛絮與撒藍並賦墮珠樓下
片着地而未消碎玉簾前响傳空而暗度刷鷺羽以爭
鮮梳鶴翎而失素埋沙岸之閒鷗奪蟾宮之顧免將見
積似鋪毡深堪試策恰同梨夢人說成雲宛帶梅香時
驚點額凝脂徧地歷新草之一鈎零粉粘茶裹垂楊之
千尺蹄輪陌上還堆照乘之珠桃李篔簹邊好印尋香之

屐春林綴蕊肯畏煖以旋融綉隴停雲自含和而布澤
于是棹山陰而夜訪履東郭以朝探若付錦囊驢背之
生涯愈冷如烹佳茗陶家之風味尤甘淺碧深黃素心
宛在剪紅刻白戰方酣眩銀海以生雲莫認麴塵冉
披漁蓑而入畫定無挑雨慘望失青青坡難辨六歸
遲緩緩徑欲迷三散徹天花久駐翻傳塞北賜同時玉
易消青似江南斯時則農慶深耕人歌瑞雪燕奕同浮
晶瑩共潔糝門前之蓬徑摸糊檜頂獨多時望水際之
花村歷亂允溝終一營携鋤踏去踪跡依稀戴笠尋來
溝塍凹凸比如酥之雨潤澤尤深較垂露之珠流膏更

七錄齋文鈔

別青帝攬玉龍之響宿麥祥徵勾芒扶滕六之權遺蝗
患絕此豈水壺之水所凝而寔玉燭之光所結者也我
皇上盛德遐敷天心默證青旂揚旂駕車載乘賓日而
而東作興祀星而農祥應登春臺而百物同歡頌春令
而萬方邀聽瑤林倚日花催上苑以俱開玉唾隨風珠
落九天而相稱所以綏綏應候霽：知時雜二十四風
而並到後三十六雨以先滋開瓊田兮處：添春漲兮
離離勸月犁烟定獲豐穰之慶瞻蒲望杏不愆耕獲之
期自當拜手颺言獻擊壤含哺之曲豈特騁思抽簡效
圓圭方璧之詞

分金鑪賦

以三品自分功
似造化為韻

觀陶鈞於物理審微妙而可參飭五材以利用羅萬有
而能含唯智者之所叔豈庸目之曾請異宋斤與魯削
殊粵錫與燕函稽庶職於冬官工原居一辨良金於禹
貢名厥唯三原大金之為物也毓質匪凡貨幣宜審經
人力之採烹指名山為倉廩采色絢其續紛寒光耀而
淒凜致用則並於圭璋錫貢則同於璣錦冶皂桃棠審
制器之無方鏐鐵銀鏤試奇珍之珠品迹其用寔多端
名各有自或充 之珍或贍農工之器或滿贏其甚
難或官山而甚易曰從曰革任變化以生新宜精宜良

七錄齋文鈔

立範模而盡利象形立法本合六齊以均調鼓鑄售欺
每合五金而並濟若思改作以銷鎔誰復區分其同異
乃有神工絕致匠巧軼羣為鑪突兀範土成文大異博
山之細高起丹龜之羣中空洞其回互外繞繞以氤氳
積炭上炎雖合同之已化流珠潤下任類聚而能分益
改煎者之所必用而好鍛者之所未聞爾其鼓索為引
烈風火初爛金在鎔光爭煜煜氣自融融既推剛而為
柔堅凝頓釋即上清而下濁纖悉無蒙惟後先之聿判
自高卑之不同南北東西聽就班而按部青黃烏白儼
異位而同功別貌殊形只需片時之暇此疆彼界能區

一器之中直疑趨造化以作治詎止運陰陽而為工是
其妙極自然奇難擬似固默運而無為殊不勞而自理
其合也如涇渭之交流其分也如淄澠之異委譬諸五
聲並奏按節而自別宮商亦猶六采成章辨色而能名
朱紫試問誰為主宰欲叩冥冥藉非鑄自天工寧能爾
爾觀物理之難窮會無形之至道唯聖量之淵涵握靈
樞於窳突蘊理而萬象森森時出則真源灑灑神超迹
象鼓萬物而無心妙契淵微納羣倫而普照信合撰於
化工豈遜能於大造若夫高下在心甄陶罔暇精權度
於無形盡裁成於羣下小知大受入蒸鑑以俱澄負質

七錄齋文鈔

懷奇技鴻鈞而悉化使人如器無憂折鼎之占篤必因
材悉受良工之治試即一物以廣推固知言小而喻大

文陣賦

伊文辭之為用審變化而無方象周旋乎風雨應俞闢
於陰陽馳思於藻績之府游神於翰墨之場抽秘騁妍
既巧心之濬發就班按部儼戎事之肅將原夫武備載
修軍行孔飭厚陣必嚴大師斯克既詭變以無端亦運
旋而莫測善樞轉於一心垂成模而作式惟執苑之雄
師乃文壇之司直駟材則妙極縱橫審勢而動權虛實
豈矜鬪智風雲捲萃於毫翰似可張軍星宿全羅於胸
臆爾其研精返聽索隱旁窺握至理為征行之律秉寸
心為部曲之麾坐擁百城信多多而益辦謀深一戰詎

七錄齋文鈔

平平而無奇銳挺詞鋒睥睨而萬夫可敵堅摧壁壘馳
驅而三鼓不衰直前惟闕於志帥變化摠運於心機若
乃洗兵學海整旅文淵有倫有脊可方可員既師行而
百勝更謀出乎萬全籌韜畧於文房強何矯矯羅甲兵
於武庫腹自便便無貳無虞詞壘之虎鶻並勗如飛如
翰筆區之鵝鶴爭先則有羨轡高持德車載乘言肆惟
醇氣壹斯盛皆磊磊分明明總堂堂分正正好整暇而
義掃浮囂擇訓辭而心歸鎮靜據席而全神畢注儼同
憑軾之觀操觚而積軸紛綸似聽揚徽之令亦有縱橫
萬里揮洒千行驚才肆擊逸興龍翔徵徒於神明之域

俗林堪待鳳，彌瀟洒以離塵陰。方成而自敷其澤，節既勁而克葆其真。歸澹月而光寒，金同錯采。拭輕塵而質潤，玉並浮筠。允矣風裁之表表，依然態度之彬彬。撫此嘉生，合久暫而未嘗移色。比于素履，知斯頊之不可去身。所以配儀容於君子，而得罕譬於至人也。乃知美不虛增，質非強附。物藉筠以自完，人得禮以自固。深根茂實，儲材於槩。獲之林，振藻敷華。植品於圭璋之圃，豈繁緝之飾。觀實節文之合度，森森雅望，遠同秀幹之扶疎。抑抑芳規，有類修條之散布。抱矯節而丰采，齋瞻懷貞姿。而吉暉遠露，蓋將琢成德器。流音於淇澳之詩，豈徒

七錄齋文鈔

宣耀才華擅譽於梁園之賦

飲蘭餐菊賦

以朝飲蘭露夕餐菊英為韻

爾其羅雲高薄，珪月初望。驚井梧之宵墜，望嶺柏之朝頹。飄金粟于雲外，採紅莊于暹汀。擷寒賸之香，搗秀晚圓之繁。英蓋九秋之方麗，實萬景之俱清。感白帝之素節，闕騷客之幽情。維時秋水始波，秋山如沐。草深于庭，葉脫于木。幸三逕之未蕪，眺千里于極目。藉楚澤之木蘭，愛湘皋之幽菊。盈盈入手，儼楓浦之孤芳。落落無言，緬紫糸之高躅。夫其初驚霜信，忽戒輕寒。蘭挺枝而權秀，菊破蕊以爭妍。玉露宵零，珠瑩翠幹。金英曉綻，鈴繫筠闌。乍灑澗于條柯，和真可飲。聊助歡于杯筯，飽欲忘

七錄齋文鈔

餐于是。歲以縹菟囊之古錦，非闕曼倩之饑。來畧似相如之渴，甚香沁入乎心脾。用不煩夫烹飪，憶朝斯而夕斯。聊一食而一飲，若乃晨光乍啓，曉旭方昭。暹憐露景，不犯商飈。三危初墜，九辯含苞。勻圓玉液，厥范神膏。冷可漱，曾不崇朝。乍含芬于齒頰，能使人之意消。至于暮靄將暝，斜陽乍匿。四散鴉羣，遠升兔魄。有酒盈尊，有菊在側。此後無花，薄言小摘。含英咀華，以永今夕。充爾東籬之風，悠然南山之色。于是承來顯類，更馮馮傲霜。犹艷，純暹昏殘。辛夷之館中，唵眺羅含之宅。畔盤桓品不登于鼎俎，味特異乎醎酸。聊比王孫之憶，芳草還

同公子之紉秋蘭維余情之洵芳春彼獲兮情晤羌容
與而徘徊忽纏綿而延佇偶充冰雪之腸遂滌烟霞之
猶覺清光之大來良仙骨之獨具但使採盈肥去不羨
含香任教承滿盤來居然吸露懷伊人于沅湘踵詞客
之騷賦

七錄齋文鈔

竹泉春雨賦

以有斐君子終
不可諱分為韵

若夫繚曲徑而東西列崇臺于左右堂只三分園剛十
畝煙囂階亭風生戶牖維長物之都捐更俗情之何有
道是吾廬絕無凡卉懿脩竹之嫵媚布清陰之競競承
曉日以玲瓏透霄光而煜輝翠鳳梳翎青鸞翹尾聲受
響以餘清筠成章而蓋斐斯為我友亦曰此君其下則
澄泓瀆迤曲折渟汙地雲煇鬱水脈氤氳分流作派感
浪成文竹因泉而浮埃自淨泉倚竹而遠韵時聞爾其
水面風來林間雲起密暗暎峰濃移近沚初浙瀝以溟
濛漸飄揚而暹迤草滿地衣苔深屐齒鐘傳遠寺片笠

七錄齋文鈔

歸僧石滑危岩一簑樵子維時三陽乍啟寒律肇終枝
柯未改米雪初融瀟湘浦外簷簷谷中如聆琴筑儼奏
笙鏞靜洗箏琶之耳全蠲塵土之胸迺至間稱高情幽
宜芳躅初晴乍展最許禽鳴新漲微添恰當鷗浴撫千
个之琅玕愛一溪之寒玉對此難忘其誰云不至於林
彩檀藥敷紋淡陀傍石尤奇臨橋亦可壁間松影本與
相鄰帳裏梅花寧嫌並坐此又位置之宜人亦周旋之
自我也彼夫興歌渭水作詠淇園雲移月映露滴風翻
經寒幹擬却暑枝繁莫不低徊潤整點邱樊惟平安
之有喜亦耐久而弗諠以視此娟娟雨洗奕奕春暄淨

稱青士潤長新孫其為高致固又莫得同日而論矣詞
曰春雨如膏有滄淒兮流泉一曲沼芳美兮竹生其間
足幽栖兮又從而歌曰枝枝葉葉不高以低兮直心勁
節孰攀躋兮維彼桃李自成蹊兮台子墨與客卿為之
品題兮

七錄齋文鈔

感涼賦以乘風而嘯冷
然成曲為韵

憶雪爇發鏤冰曦威熱轉雲氣歎蒸樹結空帷盼金飈
兮徐動荷擎缺蓋潑珠露兮還凝龍髯欲拂鶴羽誰乘
追感涼於昔日續感會於良朋令惟炎帝司號祝融傳
威畏乎炎赫吳融苦此蘊隆閑倚三扇之閣擬尋九成
之宮激艷輕浮戲丹魚而濯水龍恣暎映逐黃雀以翻
風乍陰移于園圃忽涼灑于簾櫳啟長風之豁達帶微
雨以空濛濃文膠葛翠黛參差赴陰森兮小駟泛芳碧
兮深危袖閒靜兮片刻銷隆熾兮移時池上禽魚互對
清涼之國盤中瓜藕紛呈冰雪之姿致足樂也動于懷

七錄齋文鈔

而爾其俯景以娛縱眸而眺愛蕉心之冷裁必題詩快
石髮之寒坐堪垂釣暫收挾纒之歡如踐授衣之教不
隨王桀以登樓竊學孫登之長嘯何須冰帛馬用錦棚
一徑煙瀾惟流竹韵八憲濤湧每撼松聲間疎襟兮蕭
洒激清咏兮晶瑩婉蓬萊之三島異仁壽之九成珠憑
青鳥啣米昭王之神已乘草屨流蕙纒掛輔國之趣自
生林淨兮漠漠澗瀉兮冷冷未堆兮黃葉漸滿兮白萍
似輕銷之屢展亦層冰之幾經何俟金曜西流方俾揮
筴及茲蟾光東出可以揚舲然而河朔高會之日竹篠
搗詞之年劉松之飲連朝夕陸機之恨轉羊綿詠似昌

黎端正三龍之有象悲寧宋王次寒九野而無邊摩喜
入幃之螢火不驚抱葉之鳴蟬聽玉笛兮悠揚巡螺杯
兮斷續夕陽郭外猶聳餘青芳樹陌頭漸生危綠洵可
愛之時光亦何憂乎煩酷拂白石兮桐陰爰張琴而度
曲

七錄齋文鈔

舞鶴賦以九皋遠集三山遠歸為韻

粵有胎仙神乎雲霄集於崑鄧于馬道遙偶引吭以獨
試或矯翼而自超依瑤臺之靈圃啣閨苑之神 飲啄
隨時偏樂仙家之日月飛鳴自得相忘世外之昏朝爾
其緜嶺初來雞羣特立綫蜻蜒之樹義髦猶舒披麒麟
之草羽衣如襲或頽或頑不徐不急豈撼背兮可同洵
龍言兮莫及指乘軒以為陋偕羣仙而卑集斯時也御
風冷然與月交暉參伍而列錯綜而飛高人兮髣髴術
士兮依稀月落澄江幾幻坡仙之夢梅開壓屋頻遊逋
客之扉晨隔池而奮起暮循麓以翻歸旋轉庭陰帶迴

七錄齋文鈔

風兮幾片翩颺墀側飄舞雪兮一圍亂玲瓏之駕瓦搖
熠燿之鸞旂勢欲揚而仍抑神已去而復反既二五以
相參更單雙而並婉修擡丹頂作有意之軒昂低屬金
精學無端之儼蹇擢皓體以彌輕張素翮而轉健躡之
而態如鷓休之而形似蠅幾欽魄以相招若懷人而望
遠何必霓裳再疊花使旋探遍迎翠靄平散晴嵐印石
之祥可比鈎金之瑞宜參摩空雲漢倒影龍潭豈似孔
雀屏前色燦呈而備五亦如蟾蜍鏡裡影掩映而成三
迺見隨瓊樹以進退襟奇花而左右騰芳令態之各極
其妙沉月流波之莫齊其耦兼合璧於一身像亦有六

渾太極于兩大苞非曰九我

皇上雅化盛德彌綸兩間珍禽瑞獸赤芝白鵬駢生羅
獻絡繹循環乃謙和之是著見綸綍之時頌曰瑞不在
物而在人爾其共思夫時艱所以育物者至矣人固樂
夫華胥之國所以惠民者大哉物乃舞乎方丈之山則
此舞鶴之翩翩必先豐夫羽毛乍分別於青城勿相見
乎漢皋詎已童之足慕與越女而殊曹夜將半而猶警
年二十其晦黯欣節奏之不差並陰陽而並相遭惟舞
鶴之有助于清時也識浮邱之經尚多未備而明遠之
賦安足稱豪

七錄齋文鈔

小園桂花賦 以桂生高嶺雲
露方注為韻

時維仲禮節當寒露擇響空階聲摧花樹八牕畫掩聞
歸雁兮樓邊三徑時荒聽鳴蟬兮日暮洵蕭瑟乎庚園
漸敷榮於劉園值此柳銜危綠槐市顏黃會向齋頭而
發蕊更先籬下而承霜結月中之子飄天上之香初掛
銀鈎動涼颺兮午夜細黏金粒映晴旭兮東方斯時也
檻翻竹雨砌拂湘雲轉彼西顛以代南薰過芳草之亭
韶光去半挿王孫之帽秋色平分以故境少塵囂雲多
霽霽襲衣之氣不散攔杆入暮之煙頻留邨第盈庭皆
瑞寧須蓋簪五芝繞席全香却喜林排八桂對之則頌

七錄齋文鈔

慮欲除天懷彌靜珊瑚架畔旋引吟魂琥珀尊中默移
仙影探來月窟敲爾風屏奚啻株披五樹既單茂夫燕
山詎比梅放一枝徒以傲諸庚嶺張喬之詩疇續淮南
之賦已成霏霏廉幙馥馥檐檻軟飽三杯花堪同趣黑
甜一枕夢亦餘清賜金莖而本固飲玉夜而根生為之
歌曰商飈怒搜兮木落天高小園人寂兮悲鳥夜號爾
惟晚榮兮凝滋膏任蓬轉兮江之皋又曰方朔不逢兮
桂露空泣惟我珍惜兮勿敢勿翦披好風兮邀明月的
金疊兮興不淺君獨秀兮懷自展君之迹兮復誰踐呼
為仙友兮情惟爾緬

天孫織錦賦 以大地經緯今古為昭為韻

瞻大文於法象揭河漢於中天觀衆星之紛布麗皓宇
以高懸競揚光而舒彩咸璧合而珠聯考躔次於天官
之志辨形名於博物之編誰乘查以直上泝碧落以迴
旋得支機之片石傳織錦於千年爾其光燭天潢輝流
大地咏於風詩詳諸載記是為天孫厥有典司遠依天
市之函垣近隔牽牛之次想形象於蒼昊溯支分於上
帝水若界以盈盈耀自他而暫暫臨霞霄而采映霞裳
近月窟而輝生月帔列分天上誰定織絳組紉之司踪
接人間爰著黼黻文章之異載稽元象厥考羣星仰南

七錄齋文鈔

箕而北斗燦啟明兮長庚按三百六十之度辨二十八
宿之形莫不拱衛乎圓靈之位宣精於太紫之庭胡天
孫之奕煜獨耀影以娉婷錫嘉名以何綺織終日以靡
寧殊服箱之無寔特流艷於星經爾乃素宇霏微瓊霄
鬢飄天際氛消雲間風拂指鴨駕以何期填鵲橋而猶
未披五色之氤氳鋪七襄之蒼蔚望玉繩之參差理金
梭而歎秋時著績於成章豈同情於恤緯遂乃量璿璣
以製幅練御箭以組絳裁紉素於絳霄之上運刀尺於
白榆之陰燦兮爛兮一時變幻經之緯之五采憑臨劫
炬城雲霓之裳妙剪裁於無迹進太常山龍之服勞機

杼以至今聲殷輕雷訝縹車之軋軋輝騰彩霓疑瑤軸
之沉沉時則璧月懸珥羅雲散縷織照月以彌瑩錦披
雲而下睹捲珠箔兮重霄張繡機兮終古運天絨與地
軸豈豈愁芬剪霧數兮霞綃袞寧俟補縱橫則包儀絡
象道異赤黃繪飾則五岳四瀛圖呈蒸黼若使浣來水
側請傍銀河如其擣向月中應煩青女用能霏微薄暮
掩映清暉醫暹天之淡蕩襯雲物之離奇洵神工之獨
擅豈人力之能為企彼報章儼昭回於無極乞將餘巧
猶衣被乎來茲方強字織回文寫哀思於秦隴詎比製
成秋日誇浣濯於江涓是則大歸冥漠功異鏤雕想嬋

七錄齋文鈔

娟兮寂寂隔天漢兮迢迢望仙室於何所指秋天兮浹
溼湖君平之廣識考博望之所遭問探源兮誰繼訪片
石兮已遠惟傳天上之織錦常歷千古以為昭

松柏有心賦

以谷松古柏歲來愈茂為韻

惟沃野之儲英鍾扶輿之靈秀挺傑幹于奧區聳喬柯于巖岫重重之翠蓋高盤密密之蒼陰下覆幾經搖落睹光景之常新每對寒飈訝孤標之似舊蓋凌霜之本性常存故蔽日之名材特茂則有千齡化珀五粒名松鄭題處士丁夢三公一樹秋陰警聞白露十年春雨化作蒼龍種欲成林憂寒濤之謾謾裁宜繞徑剝翠蘚之重重至若大谷之旁側生之柏勢欲干霄枝如托戟霜皮斑駁溜雨十圍黛色晶瑩參天千尺長安陵畔蝨食葉以成文御史臺邊烏欲棲而歛翮作天家之梁棟應

七錄齋文鈔

或相求笑人世之風霜無能為役彼夫春葩鬪麗弄卉齊芳嬌紅婉紫淺碧深黃艷石家之金谷夢謝客之池塘風柳三眠淒烟而似織露桃千片零雨以飛香霜雪不留爭艷色驚蝶難駐夫春光空悲花謝莫並葭蒼抑或楓冷吳江橘寒湘浦望秋則蒲艾先零早凋則梧桐當戶籬菊空對陶潛芭葉祇吟韓愈飄飄柿葉之村冷落芙蓉之渚終未免改易其枝柯而悵漂搖于風雨惟茲松柏獨耐歲寒拔高原而矗矗挺勁節以九九老作龍鱗紫盤碧潤飛來鸞翼偃蹇蒼巖勁節常森受秦封而匪貴名材待用橫漢殿以為楹惟歷久而不渝其質覺

凡葩之比德良難所以士君子樹德務滋植身如藝不爭一日之芳而為百年之計訝擗散之奚為嘆槿榮之何濟盤根錯節匪比柔條小草之妍植本樹基不畏烈日炎風之厲也況今日者梓材勤自王家竹箭呈于

天府祥徵松棟德本同源瑞兆柏梁人爭先睹憶新蕪以常新緬菁莪之匪古比舊植于徂徠歌遺詩于新甫幸依

舜日春滋寸草之心永托

堯階枝蔭萬年之祐

七錄齋文鈔

此處為多個空欄位，可能為原書留白或排版錯誤。

循名責實賦

繫榮名之可寶希實行之堪傳識聲華之匪偽知責倫
之尤專秋實乃春華之驗器識居文藝之先盈岳初占
尺稱圭璋之望虛車致警言誇月露之篇惟

清時之崇正學故綜核之得真詮夫名者實之賓實者
名之本根之固者則其發也必榮源之深分則其流也
必遠惟寔之彰為羽儀斯名乃榮於華袞故虛聲之盜
也藁難而大器之成也必晚所以

聖明之代德教頻施頌科條而示令勉致力乎修持維
宏獎之不事期賢聖之能希乃崇尚夫本根之學不徒

七錄齋文鈔

搞夫藻績之詞於時人薄浮華士懲疎縱惟夕惕與朝
乾矢夏弦與春誦騰聲非貴休誇月旦之評養素宜先
必為名教之用故君子比德於良玉真太璞之能完而
賢士待聘如席珍知圓觚之不重由是而循其名也則
騰蛟譽起繡虎聲揚誇雲垂與海立比鳳躍與龍翔稱
五經之鼓吹詠一片之宮商文成珠玉宇挾風霜鳳樓
可造龍昇獨扛馬遲枚速陸海潘江莫不麟炳炳纒纒
纒洋洋擅雕龍之技負倚馬之長雖無美之不備實有
蘊而始彰而泊乎責其寔也則皆士抱真才人懷宏畧
侍九聘以從容異五陵之輕薄輝千仞之祥鸞聞九臯

之鳴鶴為山有託雖獲實而可因學海無涯惟真源之
不涸比豐城之劍氣宵明同甃社之珠光夜燦方今
聖天子崇正學重真儒開蕩平之皇路望誅蕩之天衢
求衡臯之碩士佇經國之嘉謨

曠典則四門俱闢

文命則四海咸敷斯潛德之修盡觀光於

上國而浮華之士不倖列於賢書也是以國重醇修人
尊碩德不殫栽培寧辭詳覈惟雅意乎搜羅乃愈形其
愛惜任三沐而三續信如圭而如璧惟儒生之名下無
虛故

七錄齋文鈔

盛世之賢不家食也

納涼賦 以薰風自南來為韻

池荷絢采庭蘭吐芬簾前綠暗陌上草薰承如年之夏
日蒸坐甑之炎氛輕筇頻搖同御風而未善織締漫矜
比挾纒以何分却望人間夏屋心驚畏日還思

天上涼臺座擁寒雲爾乃上闌別殿仙苑離宮既摩豁
以軒敞亦竄窳而玲瓏遠眺西山十眉橫翠近臨太液
一鏡澄空細草花茵青浮塔砌輕條雲構碧映簾櫳玉
宇瓊樓不受蟲蟲之暑松門竹徑時來習習之風

天子幾務餘閒道遙寄意感寒燠之異宜念盈虛之有
自乃隨境以娛情自多欣於即事當夫如墨雲來翻盆
雨至看跳珠於曲沼細皺魚鱗孽濕絮於當窻低迷蝶
翅俄而晴虹駕天清颺掠地霽色旋開殘雲猶漬吐返

七錄齋文鈔

景於烟嵐發清芬於荷芰沃炎威以頓消滌煩襟而膏
棄若夫斜陽既落夜色初含星搖碧漢烟幕空潭窻延
風而啟北榮受月而開南度水飛螢印珠一一驚棲宿
鳥匝樹三三洵幽情之足寓亦爽氣之可耽斯時也涼
不招而自至景不延而自来

宸襟協暢

睿慮徘徊撫時物之茂對識長養於恢台潤葉津根方
茲時雨發萌圻甲象彼海雷飲甘露以冰壺世宙納清

涼之城扇仁風於海宇人心除熱惱之灾道法因時以
善變節序即景而可推此
聖澤之所以育萬物而
皇心之所以建三才也歟

七錄齋文鈔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second section.

皇太后七旬萬壽頌謹序

臣聞明天察地皇王之孝治攸隆貫月流星聖母之祥符有自在昔金天啓瑞軒曜皇光似誦徽音任歌思媚莫不躬膺繁祉福備嘉祺自古為昭於今益盛欽惟

皇太后德周宇內尊極家中弟履長綏黃裳叶吉靈萱

一人宵旰之勞芬惹翔聲行奕葉蕃昌之慶為萬民而惜福寧徒服澣濯之衣先九御以示勤何止闡蘿桑之館我

皇上克仁罔極憐孝無疆娛色笑於龍樓篤婉愉於燕

七錄齋文鈔

寢長春館啓問安每待晨曦同樂園開祝饌常遲畫景嵩雲低日扶風輦以時巡越水吳山駕龍櫃而益止羅八之玉食備極怡情合萬國之歡心克先承志茲值迎長之節重逢祝嘏之期決萬壽之昌辰舉七旬之令典載揚懿範虔奉徽稱青琅裝銀牒之編赤玉鏤金泥之字麟文鳳篆馨褒揚於一十四字之中螭紐龍蟠綿景福於億萬斯年之久我皇上本孝而益推其孝因親而式展其親爰沛綸音用頒恩詔千官颺拜同膺鸞軸之封百老謳歌薄被鶴綬之賜沛龍光於鋪席翠椀銀罍錫蕃庶於康侯豐鉅重

綺兩科文武彈冠簪益壽之花四海生徒連禮注長生

之錄先是元辰啓旦七曜同輝色正芒寒映銀河之清淺珠圓玉潤麗碧落以欄編滋雲代以祝釐慧日法輪湧現光明之藏禮文殊而增笑天花地菜浮米優鉢之

香况夫式廓駁圖雖塞狼胥盡荷慈雲之庇蔭宏開慶宇漢闌秦月還分愛日之光華蓋遐邇蒙休戴鴻慈者

積二十六年之永故中外禔福未燕賀者越二萬餘里之遙於是緹幕旋和瑄霞應候五紋繡線添綸翟以凝禧三素祥雲覆瑤宮而散彩金鋪日麗影漸暖以方長瓊沼風融凍未春而已泮扇影兮夫雉尾衣衣爛雲風

七錄齋文鈔

之輝爐煙篆出螭頭篆綠護山龍之色九重申祝踞斟長壽之杯六御承顏笑進延齡之曲內殿之山呼環應喜溢銀潢天家之慶典方新歡流玉葉花迎柳拂集劍珮於楓廷鸞列駕行拜禱蒙於樹殿兩階導舞儀肅鴻臚九老婆娉拜扶鳩玉山農澤賈雀躍於康衢蒼髮黃鬚鳧趨於熱陌以至反景沈毛之地水天桂海之賓人皆得氣之先客有遊方之外雕題畫額爭測水以占星就日瞻雲競春禱而鞠膾五城雲霧縹緲氣飛三界祥光氤氳月朗九光十色輝煌翡翠之亭萬戶千門璀璨駕蒼之瓦極目錦屏玳岬臺是照春連宵銀樹華鏗城

遊不夜人烟撲地映燭龍香獸以交輝廣樂喧天和寶
 瑟雲璈而合沓舞魚龍之曼衍不妨步嬌隨聽鶯鳳
 之悠揚那惜聲慢送莊嚴紺宇梵音生歡喜之心禱
 頌長齡慧照普吉祥之彩西池王母還飛海上青禽南
 嶽夫人亦駕雲中白鶴仙音佛號匝地同聲金粟玉環
 並時呈瑞蘭掖之瓊葩已絕蓮龕九臺樹塗之瑞草齊
 芳靈舒十葉榴寶沁零灑之露獻自西陸緋桃籠度索
 之霞貢來北闕奏花門之小部響撥鶉弦鏤璇浦之奇
 珎光騰虹壁仙鳥翔於恒春之樹瑞鹿飲於種壽之泉
 萬物貢其嘉祥八區同夫樂愷於是聞衢歌舞與道歡
 七錄齋文鈔
 呼爭逐調輿恭迎扇輦聽鸞鈴之清韻望暈組之祥光
 統萬類之心以契
 天心即合兆人之壽以增
 慈壽歌傳難老添壽筵指東溟籍注延年授籙欣占南
 斗箕陳五福斐辭齊頌臺萊雅咏尤如好句人歌罔異
 小臣微埃泥露小草傾暉近日鸞風既協和鳴之感聞
 風燕雀亦懷喜舞之私敬附磨揚用伸歡忭忘其職卑
 才下止自貢其葵忱期於述德鏤情冀長延夫護壽謹
 拜手稽首而頌曰於錄

熙朝代生

聖母奕葉重光實邁自古電統軒圖虹飛華渚長發其
 祥永膺多祐其一洪惟懿範德懋坤儀仁傳麟趾秀行
 翁斯一人有慶
 九廟凝禧海申景命福履是綏其二灑灑湛露藹藹仁
 風念周華屋動感蒼穹雨暘步衛官廟肅維
 聖母之誠
 聖母之恭其三躬先禹儉心勗湯勤浴川奉繭服練衣
 袞六官化洽五夜香赫太和流蔭嘉靈氛其四萬邦
 之母
 母怡眉群生東南望幸西北款誠和甘澤物日月銷兵
 七錄齋文鈔
 慈暉廣被光耀長庚其五我
 皇大孝養以天下視饌陳饒稱饒酌學瑞滿重闈歡騰
 九夏駢肩接踵以祝純嘏其六陽回玉律春藹金臺山
 青萬壽波綠蓬萊珠星璧月圻柳江梅感矣至矣唐哉
 皇哉其七爰煥宸章載廣慈壽五色相宣八音迭奏臣
 祝工歌雕瓊刻鏤崢嶸壤鼓腹以侑康酒其八惟
 母至聖克享永齡惟
 帝至孝克為天經推恩錫類訖於延祉小臣端牘敬頌
 慈寧其九

皇上五十萬壽頌有序

歲在上章執徐月臨橘壯律中南呂合朔朱草敷紫十
三恭逢

皇上萬壽之辰天地正中之位兼周髀之四和乾坤萬
餘之策起河圖之五十純嘏第祿上帝是申壽考維祺
頌齊競作况自昭陽大淵獻之歲明飭九伐昭宣七德
翦蚩尤而召應龍命庭氏以射妖鳥參旗并鉞罕斗車
以旋轉月媚星源賜日珠以晃耀再定伊犁平葉爾奇
木服拔達克山揚天聲於白題之鄉廓地終于黃祇之
壙西夜無雷並隸職方之籍樊桐弱水皆通象晉之譯

七錄齋文鈔

十紀所陳六經所述無此懿錄隆茂也而執律獻凱適
當介壽采薇天保合奏一時何其盛歟且越歲仲冬
皇太后聖壽七十綈室吹葭璇宮獻學稱伊者龍圖之
瑞者歸美慶都震軒轅夔鼓之威者上尊附寶慶典疊
錫普洽歡心際會之隆載籍罕睹夫庚曰上章履帝光
明之象也辛曰重光保佑天申之義也十輪循環永
無極祀載稱皆當是歲則太極生兩儀兩儀巨萬古
絳、衍慶天命之矣功德懋而福祿臻孝慈備而嘉祥
集頌聲之作其在斯乎臣伏考天官諸書弧矢九星與
老人一星同躔合弧矢直狼則四裔畏服老人星潤大

黃明則王者益壽然則以四方來賀之隆兼萬壽無疆
之盛天固有顯垂其象以為人事之徵者尚頌殷武之
詩也赫、厥聲濯、厥靈壽考且寧其此義乎於赫聖
烈今實應之又考詩稱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解之者曰
類善也言神錫以至善之福也而孝經天子一章孔子
引詩亦以一人有慶為之證我

皇上入奉長樂出侍大安熙愛日之溫煦廣慈雲之覆
蔭祝釐大禮間歲再逢尤足為迎導太和克遵天庥之
明驗夫封人之對遠見堯年公堂之躋亦徵幽俗申祝
頌之情抒忠愛之意古之義也而聖心恭儉有詔弗許

七錄齋文鈔

夫大有上九得天之佑滿而不盈所以利也謙卦九三
得民之服尊而彌光所以吉也大戴禮曰 必恭、
則壽淵乎深哉齊三光而貞明倍兩大以悠久者其又
在斯乎臣職佐寅清於功成治定行慶施惠諸大禮皆
預奔走而叨長翰林領著作誼得敷陳聖德對揚鴻庥
作為詠歌以播示萬模謹取九如之義作頌九章以抒
遭際聖時歡忭無已之下悃拜首稽首敬上
彌座其詞曰
恢、大圓蒼、正色蒙籥往來孰窺其息維人參之是
曰三極維聖配之惟天是則維古九星肇此州域純氣

龐鴻元黃合德厥體既符壽亦靡測萬八千齡丹壺可
織章節相乘循環幾億於赫聖朝貞元再闢

於惟

聖皇德符蒼昊

帝出乎震光宅四表長庚應辛天門啟卯華渚虹流瑤
樞電繞星正仲秋氣清西顛上弦就盈輪開七寶如月
之恒象符天寶世德作求慶鍾有道撰協清寧祥徵壽
考迺福無疆丕基是紹

皇帝初元提挈天綱歲陰執徐系兆其陽干配有實支
協陶唐道兼二帝符此會昌天地運合厥驗孔彰歲星

七錄齋文鈔

再周屆乎上章位應龍圖屆乎中央大衍之策成數適
當易象生、推之彌長乾坤之壽孰得而量

維聖有言惟仁者壽

帝德克純無息則久所其無逸君子長年

帝治勵精寶祚用延宜民宜人受天之祿

帝育群生宜承遐福地中有小六爻皆吉

帝心保泰乾、終日天助者順天佑者德純遐爾常億

年無極

德音昭矣受天之祺百祿道矣天益中之贊我大敷會

此昌期

皇眷眷佑張我六師二萬里外勤彼嶮嶮揚旌烏耗拓
宇黃支大荒西經古所未稽言貢其馬言獻其犀取章
孔厚懋我繁禧凱樂以還上萬壽厄

稱彼瑤觴卿尹百拜繫惟御尹遠通咸在其邇伊何龍
之內其遠伊何白山之外

皇者其武伊懷伊畏于闐玉來勃律花至並地之圖王
母所致水碧金膏河宗獻蟄蟻伏睽睨祝天萬歲軼吳

起軒於哉嘉會

懿矣嘉會赫矣神功鬱華赤文黃道方中焜耀流珠百

昌融、小火稽首以頌延洪穆、

七錄齋文鈔

皇心惟儉惟冲百禮之舉待祝慈宮慈宮燕喜越歲仲
冬慶流紫闕春藹黃鐘鴻祐疊中海潤重、卷舞衢歌

薄海大同

緬昔魯頌式歌壽母迺其茂祉以祈黃耆鹿鳴之什南

比比壽如松如栢如岡如阜江漢歌功虎拜稽首震耀

鏗勺播示厥後一時之盛各云罕耦諸福駢臻今乃咸

有惟德動天會合非偶億萬斯年荷天之佑

洪範陳疇數以九積皇極居中下土是式做時五福庶

民用錫民之會歸亦錫保極於鏘

聖皇臨我九域天俾哉殺羣黎徧德海溢山陬歧行喙

息太和翔洽協氣四塞臣侍承明詠歌是職竊附僭謠
祝千萬億

七錄齋文鈔

皇上七旬萬壽頌

臣聞惟德動天昭受率邈申命惟仁得壽安貞必享大年故三祝載歌帝運日中之會九如作頌王朝天保之詞軒后則神電流祥顯帝則彩虹徵瑞莫不福膺蕃祉史紀嘉祥自古為昭於今益感欽惟我

皇上道協清寧功隆位育調平康于三德奏歌叙于九功頌光被者聖神與文武兼隆稱大考者祿位與壽名俱永蓋錫福本于建極而敬

天即以凝庥南至

親郊欽翼而度昭事上辛祈穀肅雍以奉明禋既克享

七錄齋文鈔

夫

天心益重光夫

祖烈勳兼劍守道不僅于紹聞謨著顯承孝益隆于善述况乎性本生安裕多能于天縱功崇遜最昭盛德以日新詣辟雍而奉尊罍庭陳法物勤監獻而敷彛訓碑

勒奎文

講幄詠儀聆

玉音而道光雲漢

天章垂集展瓊爰而義炳日星破衆論而立綱常名教之防東至是而協
之蘊詩原稱聖摠四始六

義之精微書可通神合八體三文之結構廣右文之威
治羅載籍以編摩 而尋芝英薤葉之書探委宛

而搜石室金庭之秘寶函部列書萬本以流傳翠閣珠
藏聳三霄而什襲同文同軌集梯山槎海之賓來亨來
王有騎象衣魚之侶通天山之兩部花門葱嶺一舉而
翠萬里之庭駐井絡之六軍繩竿桃開三掇而排百蠻
之衆若夫岳牧之疇咨咸出

帝心之簡在凡鸞臺與鳳閣清慎勤之整勅維嚴自三
輔達九折言功庸之激揚倍切封章皆直陳

乙覽末僚亦仰

七錄齋文鈔

天顏前史說為美談今日習為故事尤

念民為邦本食為民天問雨課晴事皆關

宵旰春祈秋報時形諸詠歌普免天下之正供

恩叨再沛近飭都城之設廠歲不絕書發帑蠲租截漕

展賑所以拯災黎者既洪纖之悉備衣帛食肉借紉牽

牛所以助不給者更速近之咸周依日當雲揚駕軫而

式莅吳根越角汎風艇以來巡二瀆匪于雲梯灑祿長

趁緹密兩疊湧夫潮沙崇蔭永建虹隄轉江國之雲帆

漕通漳溢裕倉儲于聲轂浪息津門

綸音播而尺一傳宣刑賞皆忠厚之至誠冊進而再三

披覽曷示昭欽恤之心以至士林交勸繁路宏開辟池

之學額頻增文武之特科並闢兩舉制科之典七開名

試之恩文體正而永戒浮靡大執行而不虞雍滯千官

捧軸同逸鳳誥之褒百老扶鳩溥被鶴綬之賜遠者未

而近者悅匝地同聲老者安而少者懷普天共慶莫不

頌太和之翔洽瞻邛治之光華江湖與魏闕均歡士氣

共民情交暢器申澤馬異瑞紛呈巷舞衢謳艾詞並獻

時則上章仲秋之月恭逢

七旬萬壽之辰純嘏第祿

上帝是中壽考維祺頌聲文作先是元辰 旦

七錄齋文鈔

恩詔載頒九霄之瑞雪遐敷八表之祥和同被慶、皆

淪肌泐髓家、登化宇春臺蓋遐邇蒙庥戴鴻施者積

四十五年之久中外禔福懷燕賀者極百千萬里之遙

群望

九重齊呼

萬壽適值

翠華之南幸告瞻紫氣之東來行宮映天市名垣光昭

齊魯越吳之界激澤隨

帝車所指膏流江淮河海之波

恩綸疊沛于寰區謙德屢辭夫稱祝山莊駐蹕止循秋

猶之常儀行殿稱觥不許經壇之臚錄時則雲開華景
正金風玉露之時月朗中秋逢地久天長之會紅雲亂
縵爐香燼墨蚪之烟紫蓋細縵仙掌卓錫峯之彩况值
珠 風轉梵國來皈寶鼎香浮佛輝遙獻雲花雨縵
紛十地三天金粟游檀卷萬雙林八水結香城而中寓
祝真大吉祥聽唱之接衢謠共生歡喜臣濫廁清班
欣逢盛會隨祝班聯而虎拜俱入無量壽天率京圻
童叟以山呼並登極樂福地颺言莫罄寧酬
高厚之恩巍巍蕩難名敬祝
貞恒之運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七錄齋文鈔

輒德丕冒坤德持載德配兩儀居中成位洪惟我
皇治包無外陶堯鑄舜曼出萬代

惟

皇敬

天默符

蒼昊長庚應辛天門各仰誠格

園壇祥徵壽考有感必通

天眷有道

皇德行健終日乾

皇政勵精細大靡捐四十五載緒延至誠無息至

于萬年

惟

皇法

祖揚烈觀光善繼善述式廓昭章

神保饗之俾熾而昌既昌既熾孰得而量

皇撥文教天人是究筆走風霆心羅斗宿聖曰生知定

惟天授包孕典謨揮霍宇宙

皇者其武一統無外白山南北宛馬津至天彭以西群

蠻腹拜 昊 軒於錄嘉會

皇極是建

七錄齋文鈔

皇福斯彰青雲干呂海波不揚時寒時燠曰雨曰暘東

西南朔斯為太平

皇心無逸

皇壽無疆博厚悠久如響春聲受福孔多受命孔長貞

同五岳湖並三光

維茲秋仲慶洽

昌辰載慶同雅共獻光尊八千為秋八千為春德萬斯

載長奉

一人

平定回部西陲永靖大功告成頌

臣聞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建大業者不和於俗惟夫聰
明睿智神武之主灼知天道而明乎成敗利鈍之數為
能毅然獨斷不惑於浮議以樹萬世非常之業而熙鴻
號于無窮邇者準夷暴亂

皇帝赫然命將誅討之時議者皆疑事之艱阻乃旋即
組繫其渠而平其地勳敵爛焉嗣阿逆中道煽亂諸部
落復蠢動回酋霍集占兄弟當

王師定伊犁時並得釋囚繫統舊衆乃亦敢背我

大德起應逆首此其罪在不赦而淺識之徒咸謂狡黠

七錄齋文鈔

人而獸心叛服不定征之徒自耗弊並有議奪前所得
巴里坤地者

皇帝面稽天若下察衆情以為叛不服無以靖邊隅寇
不崩並無以安群醜力排衆議復

命進師而諸蠢動果悉降惟大小兩回酋負固強反
助進攻諸部落之歸正者將軍兆惠承奉

詔率三千人檄城掠地風馳電掣直至逆酋所居葉爾
奇木城下先遣百人濟黑水河直前搏戰賊衆數萬皆
披靡斬級無算乃退築堡河側以守是時孤軍深入後
無濟援回衆雖不敢逼討欲坐困我師勢甚危急而

天子夙念戰士久役勞苦所遣更代士卒已在中道副

軍富德等檄令疾行赴援既歷賊境馬力疲軌適參贊

臣阿里衮驅馬繼至錦合雲屯士氣益振遂相與夜斫

賊營內外合勢夾擊呼譟雷轟賊驚擾不知天兵之幾

萬數終夜自戰積尸流血蔽地急解圍遁去兩軍既合

整旅還駐阿克蘇城軍威暫服秣馬訓卒厲刃殺弓將

進為前滅計賊首度蟻臂之莫當車輪鼉鼠之莫當強

弩即震怖竄去諸城守次第悉降諸將復突入追敗賊

走拔達克山依其種類我將軍傳檄布

國家威德曉示利害其汗乃與師助犄角殲兩逆首遂

七錄齋文鈔

函其骨奉表以獻于

朝西域志定于是天下莫不曠然仰

聖主日月之明雷霆之斷五年之間萬里之外曾不動

大師靡大帟而偏師所指再遏叛亂廓地二萬有餘里

通千古未通之疆域不測

宸衷默運何適與

上天殄逆之心符契若此易曰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

而况建侯行師乎又曰天之所助者順也惟

聖主兢兢業業日以觀揚

祖宗之光烈為心

祖宗之心即

天地之心也善繼

祖宗之志者即善繼

天地之志善述

祖宗之事者即善述

天地之事道寇者

祖宗所必欲誅者也不得不誅諸叛寇皆逆

天地之性而猖狂肆亂者也不得不殄然則因時乘勢

灼知其功業之必可樹而樹之

聖人特順乎天理之常而權其變化行所無事其為

七錄齋文鈔

上天之所佑助又何疑焉乃

皇上謙德彌光辭

尊號而弗受讓

善之誠與勅

命畏堯之思夙夜弗替魏乎三皇五帝德業之盛允

未有高於此者也微臣忝列西清職司載筆仰觀

盛烈不勝懼忤雀躍之至輒自忘其固陋謹拜手稽首

獻頌一篇庶幾揄揚

盛美於萬一伏惟

聖主賜覽而採擇焉其詞曰

於赫

聖德光被無垠經天緯地乃武乃文風行海濶震煥河

脣莫不稽顙徇臣式實惟

帝永言於哉克孝

鴻謨允承

駿烈丕紹稽中定務

神武有耀惟機惟深默符

大造蠢爾單夷敢梗西陲我

祖我

宗振旅赫斯叛而討之服而舍之屢勞艱苦弗絕羈縻

七錄齋文鈔

彼狂自焚部落離散

王師臨之一舉定亂魁渠既繫殊方交忤大功允成惟

帝克斷先時議者殊不謂然僉曰無動以靖我邊持蠡

測海坐井觀天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逆首背德中道作

賊誘煽諸夷蠢動蜂蟻回渠兄弟助肆狂逆忘我

天恩囚繫是粹惡極罪大在法必誅而浮議者見亦何

愚臆決倡聲堅執若初謂是狡黠終不可圖赫我

皇上觀

天道度彼衆心不堅厥好必有反戈助誅凶虓申

命進師果協

神料將軍糾：裂虎三千兔六直搗鼓行而前一以當
萬奮勇爭先所向披靡倒若應弦挫賊濟河彼眾我少
背城以戰未可輕掉爰整孤軍暫且退保賊收餘燼匿
匪旋繞援師幸至士馬飽騰夾攻賊寨宵黑是乘賊眾
駭亂踏藉相仍我軍感之屍骸拄撐轉危而安幾敗復
勝應接之機布若素定佑之自

天籌之惟

聖樹厥鴻猷

天人合應我勢益震賊怖遠 二城既拔置吏輸租一
窮雄兔再殛猿狙士卒略盡獨絮妻孥去拔達山田之

七錄齋文鈔

別部其首奉檄

天討是助並殪兩首風馳露布懸首藁街百變震怖五
歲再闕永定伊犁廓二萬里流沙之西康居疏勒安息
龜茲行國居國以莫不來屬日南至有事

上帝告成

陵廟山川諸祀

慈宮永慶承

歡彌 下逮臣民行慶施惠成均立石鋪德樹威浮議
始息吁駭見稀惟

帝剛斷弗牽弗移宵旰斯巨績用登式應

天心允績

列祖赫明：繼述是典奉若弗違永樹烈 億萬斯
年受

天之祐

七錄齋文鈔

聖駕恭奉

皇太后幸泰山頌謹序

臣聞虞書述狩肆覲有儀夏諺歌巡一遊為度商稱載
旆丰彰桓撥之神威周紀素弓爰著懷柔之懿德吉日
維戊宣王飭其武功颯風自南康公托乎文化誠以觀
萬民者省方之典所為宗也祝四岳者告成之謨所由
炳也迺如披圖刻玉雒水傳鳩鑄鼎貢金岱山會禹舞
名九代啓后稷乘野之勝祝請三多堯帝御華封之蓋
雖費休符于翠籙罕勒于經而紉瑞應于丹膝間臆諸
史百王合節自古常昭萬國懷仁迄今尤烈已誌惟我

七錄齋文鈔

皇上誕膺駿業丕廓鴻圖珠囊結耀承天者四十有一
年金檢流輝拓地則二萬幾千里超赫胥尊盧以上松
牖風清轄容成粟陸而前莫階日永翟禴賜綵
紫闈宅坤順之麻鮑俎流芳丹駕肅離明之運詣瑤壇
而八神奉座蒼壁青圭莅繡甸而五帝扶輿朱旂白輅
浴川蠶候銀絲效翠苗之光覩土農時珠璣闕紺轅之
色賚黃縑于穀老藤杖娛春賑紅粟于芸生茅櫨曝日
書園奮鸞丹鉛煥二酉之藏學海馳航緝錦築三辰之
照敬槐廳而校秘影度花磚排蘭省以糾謫聲傳鑄管
青袍逸彥特晉級于鵷班絳帳閱儒海標街于虎榜探

甫聞蓋臣之列華哀增榮膏銖旌拂士之忠寵綸登貴
熱懇蕩蕩至德無名勿愉愉大孝不置澤已楙矣聲已
泆矣非

聖天子其孰能與于此乎于是置史燠情秩宗源訓星
當北極總環太乙之垣風自東方漸屆上丁之節遞春
謠于青壤恣佇鸞旂輿論于黃街惟翹鳳詔泰山鎮
巨薦楷觀綠牒之函泗水原長釋菜跂緇帷之揭
皇上方畏典之曠而勿舉也復恐令之擾而弗安也務
秉宣衷式敷申命養者三吳駐罕事重觀河而浙鳴鼓
政先捍海浚為掘鯉覆紺殿以剖骨幾是興龍展

七錄齋文鈔

丹陵而灌鬱二室之晴雲卷綺碧驗神光五臺之陰雪
凝璫金參佛象虹旄魔渚弗驚垂釣之人豹栢鈞鳴每
轉催耕之鳥矧夫魯原望國秉禮特長齊本雄藩報功
最速木居震位養人值春令之和山取艮形成物兆秋
行之穰贊珠疏于青帝靈雨膏田襲羽帳于元君僊霞
冠嶺龜跌螭紐錫靈苑七二之家鷺翻儀尊配廡迺三
千之士仰壞梁而布落瑞紀麟書摩教器以騰輝奧遺
象易著條楷本林邊扇君子之風檜葉杏花庭際燭聖
人之日攬陳詩于表海聲儼仍聞陋吹曲于橫汾樓船
初泛文竿微曳即躍白魚畫舫輕移已飛青雀黃頭鼓

擢帆懸析木之津與首迎

鑿牙樂割桃花之浪班六蚪于岱壘咸遊

慈禧惣八駟于燕郊俱承

祖烈此軌循五載必協周官而冊貢萬年遠符晉史也

然且禮制均釐武成大吉紅旂電閃勞軍收三捷之兵

赤羽風梢繫停歸九屯之卒破賊凋如掃蕩齊化康莊

燒敵寨似焚枯盡成樂國棟花憲子革鬼狀而跳執雞

翎織錦猱妻識人倫而歌操牛尾維昔

翠華南幸玉水安流運茲紫氣東來金川底定夫金川

者最爾之地蠢爾之民也一九黑子曾綴高天萬个烏

七錄齋文鈔

苗亦露厚土只以蟻封自戰鼠穴相爭我

國家能旅聽驅但鋤跋扈虎夫雷動豈剪疲羸而乃嗑

毒蠅之冬藏胸怪泉之夜視引童錐于甕底力欲負山

撐螻芥于車前騰將拒輟

皇帝穆乎三思赫然一怒騰圖闔內寧煩聚米之臣授

檄營中更簡投膠之帥結八門而樹蠹有將皆飛設七

覆以銜枚無刀不語宛過枕席宣擒王擒賊之勳稍假

鞭箠奏獻誠獻因之績宜乎燎顯柴而哀對頌美周般

包蒲泰以登封紀隆軒壇靈祇胥享萌庶同瞻至若慕

伏坡陀原甘虞坎孤依城社忽肆跳梁鑊騎繞園長葛

消而六軍抵掌金戈乍指公膺絕而十郡安心勝元老

之東征三年發詠等文王之北伐一月興歌則以徵

睿筭之神也愈以顯

聖猷之壯也是豈赤雁呈符明堂大會白狼入貢元圃

周行所能同日而語哉臣幸際休和恭聞隆威于岡翻

鳳私慚殊吉士之稱在泮塞片竊慕同野人之獻拜手

稽首作頌十章其辭曰

帝德內蘊

聖功外悠八畜樹泉六合馳郵無偏無頗不競不綠薰

風縕瑟麗日垂旒其一紫極采華黃輿閩秘川后呈琛

七錄齋文鈔

山祇効器績撫五辰儀彰肆類行譽珠囊布釐金匱其

璇闈緝化瑤笈搗光漿對露冽蒼揭雲芳林軒納煥梧

序調涼祿倅巨壑蝦絜崇罔其三卦探犧文疇參箕禹

孽施墨林咀寶書圖添簡星羅丹絕霞聚陶乾范坤涵

今錄古其四黃封擢詠彤管標忠擒冤啣石草勁凌風

易名旌別晉爵褒崇憲翔冥壤仁巨靈穹其五督廩振

窮徒困郵獨舞西桑膝訝聯葦屋牙錯海邦唇依甸服

碧甍旋登紅祀載熟其六文敷文化武績武成

玉園披祝翠麓刊銘花紫瑤銀鳥間金鈺髻童兩集駘

叟雲迎其七蜀嶺鞞鉞巴谿洗箭箬密成州峒幽改縣

驚輅之旌旂七校八萃春星燦燦上元金綺猶明曉日
瞳瞳正月膏塗早秀披三輔軛二東徧觀的甸涉黃淮
渡清濟周覽條支桃華棣而駛箭皆平綺薄芳而鷗菱
自漾溯洄洙泗景仰龜蒙浮磬磬陳鱗魚攸豎鳳巖桂
館雨花白下之臺燕浦蘭橈風絮青銘之路望蒜山於
京口辨柳色與濤聲舫舫玩洗硯之波煮茗試編鑿之
竹玉峽金精訪寒香於華海蹲獅盤虎望浮翠於松陵
駕湖拂鏡倒涵烟雨之樓鶴舫開簾斜渡箬茗之浦
朝百神於牛斗麗南極於會稽兩峯釀萬斛仙霖三竺
現重輪佛照遠帶平鋪畫雪颿於江練濃開淡渲剪蘭

七錄齋文鈔

漿于湖紗崇基峻址銅濟玉檻之遺曲水流觴修竹清
湍之舊莫不富庶成風繁昌衍慶然而護猷獨遠樂利
般懷度澆濼壅閉之勢計漫漂樂法之銜偃虹却月五
丁劈石以當流聳嶽蟠衝六鰲戴軸以立岫濟汲綆汎
土萌無藉乎揲芟積竹刷淤沙環巨套長免夫龜龜蟻
衣以勞為樂子趨父事而爭先惟斷迺成天縱
聖功而奚贊底平一旦登護千期沙百谷而醜二渠期
五載而蠲百萬

宸章示記

奎畫摛文以先天為奉天明昭事乎

上帝不居作而居迷歸

功烈於

仁皇十華獻瑞九圍臚散入昂步黃躔之宿協應風馳
遊鑪篆翠渚之紋渥恩雨集海鯨雲鯨修裡岳濱江茅
鄣泰遣告祠陵二司星艦寬權稅於闕梁八陣雲帆免
征輸于節部合雷電以用柔剛與脫微而脫纏占澤風
以申

肆昔不荷杖而荷鋤榮

頌兼絃小草傾陽恩許彈冠寒反應律銀糧負戴鑿落
銷鳴驗平康而錫福共熙臺日月之長數甲子以添壽

七錄齋文鈔

識絳縣春秋之老遂收楊馬並進鄒枚稱仁詠德陋甫
草與樅楊切義陳風蕙赤麟與白鴈列於省視廳而軒
墀耀采侍花墩團扇而鉛槧流光膠庠已盛于熙平增
置再隆于貞觀四門三舍壁雖建首善之區左學西郊
費厚廣人材之藪書懸天柱金匱石渠籍貯山房吳都
越會訪瑩苑于竹西好借瑩光映讀尋鳳臺于桃渡還
看鳳字流輝數文院內圍載錫予多文有美堂前箱帙
宣揚盛美品官畫接封事宵披聽馭鈴而五夜常勤設
警枕而萬幾自理瑄調晨露琴奏薰風三辰未配乎
文思八百羣鷄乎虞載麥秀

九旂之返柳芳迎

五輅之旋東觀西清詩廣千字鳩均龍掖策選萬言

聖敬昭格于三無

欽明光被於四表動為天下法統敬信悅而難宣

敷教之神比于先王觀稽夏商周而莫媿

省方之典臣仰

簡孚式過之

宣聰勾圍土靜見齊禮讓仁之慕

化貫索茲銷幸依

青瑣寫志傾葵謹紀丹騰颺言在藻頌曰

七錄齊文鈔

聖清乾隆四十九載

皇帝南巡汜莫河海萬年億年時邁樂愷始歌臺萊繼

慶葛嘉其一

芝蓋翼異高旂滇滇幄珠煩耀葩瑤陳鮮簡雲流緒掩

上馳騫惟

帝出震耀藻川其二

淮海維揚青豫景毫溝洫塗艘係水旺落既東

訏謨更請

揆度徽角象箭

王正月朔其三

申命岳牧黃屋非心周盛閣道柝光松音昭德垂訓

睿謀深哉克勤克儉惟時

欽哉其四

乘橈乘標既旅既率淪者浩暢防者鞏密重以鳩遺究

以暨寔百度之貞罔不精一其五

陋彼弁汾遠超宣房騰龍供鯉東風高翔

帝曰繩

武予弗敢康仰惟

仁皇休有列光其六

天錫智勇握圖建極昔平三苗是伐是克伊綿張艾疆

七錄齊文鈔

里版域及茲

六巡繼志成德其七

西征南幸義宣

記文上儼疇範復旦縵雲始定水誌激浚集敷繼疏陶

庄流合支分其八

韓山奎麓覽比版築呂梁鄭陂厓亘隄曲以平以尊宜

蔽宜束疏渠繪圖建廟沈玉其九

臧官古邑六駐金根魚鱗捷埽石為重門載設捍防令

整負坤立民億歲禹功所存其十

嘉爾耆爾艾粟帛載塗矣普蠲肆赦權徵爾除矣

奏賦增廣網糸瓊瑜矣作人頌籍俾觀五都矣其一

鑿興言旋

麟趾燕喜

帝有曾元圖史莫紀自

天申佑萬祺錫趾未昂雲初成侍金祀其二

七錄齊文鈔

連珠六章

臣聞塗山萬國誅後五者防風甘誓六師戮侮行者有
扈是以

睿謨獨斷出桃闕而雪嶺永清禁旅長征越蒲海而玉
河飛渡

臣聞乘農隙以詰戎遂簡軍實舉蒐苗而習武用脩時
行是以御天驥以勵名藩正獸肥而草淺升

幔城而娛

色笑聽風勁而弓鳴

臣聞上庠肇制咨典胄以永言釋菜崇儒命橫經而重
七錄齊文鈔

席是以雞晏龍勺頌禮器于

廟庭駕拱螭楹燦瑠璃之金碧

臣聞湖澤澤同之錫圭堯階咨岳紀允猶之對命周頌歌功
是以河壖之

玉趾頻臨石誌標而黃淮順軌海澨之金塘永固神沙
現而潮汐循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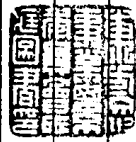
臣聞山川封禪神功垂虞后之書河嶽懷柔時邁紀周
王之績是以嵩雲岱日爭仰覲夫

翠華越角吳根咸留題乎

天筆

臣聞募民貴粟省輸輓于湟中罷騎興屯陳便宜于塞下是以百蔬灌夫伊水嘉種已遍龍沙三果獻自回城歲貢遂隨天馬

七錄齋文鈔



請壽民食劄子

竊見京師五城地大物博萬方士
繁月異而歲不同故民間食用所
糜市偶虧物價頓長勢所必然即如上年冬月米價稍昂仰蒙

皇上勅令戶部發京倉米麥減價平糶復

特派大臣親往各廠監察俾小民均沾實惠旬日之間市價即平其為民食計者至周且速無纖微之不到臣思地方水旱不能必之於天時值低昂不能強之於民時有因時制宜挹彼注茲之方然而發粟開倉雖不惜

七錄齋文鈔

損上以益下而流通商販更足以酌盈而劑虛其中似有調劑之宜欽惟我

皇上心惟省歲政在養民

御宇四十四年以來日以小民生計為念

蠲租除賦截漕賑荒歲不絕書盈萬萬史大沛

鴻施普免天下正供一而至再惟千古未有之

聖主沛千古未有之

殊恩廣濟博施愈久勿勑至一時糶穀之數在

聖心初不屑計及但

國家太倉所入歲有常經而漕米普予輸蠲尤漸減

京師為容民畜衆之地又值生齒日繁之秋若以里巷
二舖所資亦仰需於農部事不可常巨愚思飭令地方
官曉示商民鼓舞販運凡豫東江淮之米麥概令廣販
京師關津關口隨到放行往還不斂米源既裕市鬻常
盈都城舖戶之收藏既不致居奇昂價而豐稔有餘之
者分亦無憂穀賤傷農民間饗殮之計聽民間自為之
然不以閭閻口腹之細屢煩
聖主宵旰焦勞也臣管窺之見冒昧瀆陳伏祈
訓示

七錄齋文鈔

恭賀平定金川劄子

欽惟我

皇上福被八埏功覃九有六符膺泰大仁育義正之機
五德乘乾備秋肅春溫之用侯甸要荒之外輸琛納賚
者悉來享而來王東西南朔而遙檣海梯山者盡同文
而同軌惟茲金川夷部僻處偏隅偷生
聖世狡藏箐窟二豎連為糜蚩雄長土司兩川倚若狼
狽困諸蠻于水火若大旱望雲霓撐鯨臂于車前騰將
拒轍引蠶錐于甕底力欲負山天道無私彼已自絕于
生成之外生民有

七錄齋文鈔

主自難姑容于怙冒之中我

皇上雖照當陽乾綱獨運破群疑而決策謂轄勞方臻
永逸之庥秉

審算以成功期一舉而獲萬全之勝測番情運諸學上
三路之形勢周知推赤心置人腹中八旗之勁旅悉奮
遂乃遠搜鼠穴進搗梟巢復嶺重信將軍之自天而
下江流淼疑師捷之飛渡而來易若摧枯疾于破竹
前者勒烏圍軍鋒直指狐兔之巢成已虛茲則噶喇依
班馬長驅螻蟻之種類悉絕馳捷書於劍閣七日而來
達靈布於甘泉三春送喜此誠地闢天開而後尚留此

草昧之經綸湖白王漢帝典以來未睹是武功之赫濯

從此桃開霧塞群番永戴

堯天眉嶺雪消千部咸歸周索功成告

廟建千秋顯錄之猷飲至策勳溥四海昇平之慶臣才

慚磨盾職任采風身虛拜舞之班心依

北闕耳聽凱歌之奏喜溫東邦鳳驛星馳佇看瓊檢芝

泥之獻瑞

鸞旂在望欣借黃童白叟以歡迎臣不勝踴躍歡抃之

至

七錄齋文鈔

奏北闈應試年老諸生劄子

竊本年八月順天鄉試臣蒙

簡命監臨試事初六日入闈於初八日十一日十四日

按冊點名見握槩懷鉛之士不乏龐眉皓首之儒臣等

逐加查詢咸稱欣列儒林恭逢

文治值賓興之令典遊

壽寓以騰歡含毫而深華祝之忱抱卷而切蒿呼之願

臣等察其觀光奮志交口感

思莫不鼓舞歡欣形諸詞色今已試竣查各生內三場

完卷發騰者年七十以上共十九人年八十以上共九

七錄齋文鈔

人此皆幸逢我

皇上久道化成到治翔洽

壽曜映文星而並煥庚躔共奎宿以增輝是以羽儀遍

慶于寰瀛而人瑞先徵于畿輔臣等躬表

盛典快逢多士之景從目覩耆年益仰

聖朝之醴化謹開列各单具奏

代順天年老舉人謝恩劄子

本年九月日欽奉

上諭李某某等俱恩賜舉人欽遵在案茲該舉人等八人親身至順天府衙門臣等宣示

恩旨該舉人等跪聆之下感激歡欣俯伏叩謝隨具呈稱竊 等居近京圻名登黽序蒼顏皓首久沐

熙朝雨露之恩黃卷青鐙更際感代風雲之會恭逢

聖壽七旬大慶正值秋闈八月昌期庚躔共奎宿交輝景曜映文星並煥一經自守志雖切乎觀光七札難穿

七錄齋文鈔

才終疎於入彀聽鹿鳴之晏罷魚目未可以混珠驚桂苑之枝攀桐尾偏令其出響白頭發解偕登

天府賢書

丹詔宣名不羨大羅仙榜惟

聖人因材而篤欣我樸之方屨仰儒生有志竟成信秦榆之非晚八十載遭逢文治福並齡增億萬年禱頌純

禧恩從天降紅箋分報切士林逾分之榮蕞陌同來增科目非常之慶歡臚子墨銘心共效鳧趨喜溢儒縫交

口難宣蟻悃所有感激愚忱懇請代奏等情前來理合據情轉奏

請在館官學生出缺另補劄子

臣等遵

旨稽察咸安宮官學所有現行事宜時刻留心伏查咸安宮官學生一百三十餘名內有考取中書筆帖式庫使等官候補者共三十餘人向例考取之後未補之前俱仍在學肄業俟得官開缺始另挑補臣等以此項官學生業已得有進步且俱名登仕籍咸思遇缺補官其讀書之念必不能如前此之專而每日行走亦不能如平日之勤藉口讀書殊屬有名無實臣等查乾隆二十一年祭酒良誠奏八旗官學生取中書等官者皆着開

七錄齋文鈔

缺候補另挑官學生補缺部議准行仰蒙

俞允在案今咸安宮事同一體請即照八旗之例官學生考取中書筆帖式庫使者皆開缺另補再咸安宮又有挑赴各館寫書効力行走之官學生三十餘人一經去館不復來學因向無開缺明文故仍各占本缺臣等思官學乃潛心課讀之所必須按課稽功豈容終歲並不一到而占缺動輒數年且各館効力行走者又另給有公費在館年滿議叙將來各各有上進之階何必兼占學缺徒挂虛名而糜廩糈所有此項在館之官學生臣等請亦照八旗官學生取中書之例概令出缺另

行批補如此則候補之員與在館之人既已各有功名之路而遺缺復可批補多人及時造就并得均沾皇上作養之洪慈矣

七錄齋文鈔

請石匣龍神入祀典劄子

竊密雲縣石匣龍潭龍神効靈助順仰蒙

皇上念其澤被畿輔

特發帑金交周元理同臣增修祠宇當經臣等飭委霸

昌道領帑轉發密雲縣鳩工庀材並經臣等公同履勘

繪圖貼說恭呈

御覽即於上年八月興修因隆冬暫行停止於今春復

行開工嗣據密雲縣具報工竣臣即面奏親往驗收並

懇

御賜匾聯碑文仰蒙

七錄齋文鈔

俞允茲臣親至該處照依估冊及前繪圖樣逐一查勘

俱係如式修造尚無偷減草率之處復見該處土人未

往歡瞻熙攘不絕僉稱此地龍神久昭靈應今蒙

皇上大發帑金重新廟貌所以為民祈澤者至深且厚

小民瞻仰之下歡感交至異口同聲咸出真情臣伏思

輪奐聿新既愜輿情之感戴臣登載祀宜崇報享於春

秋仰祈

皇上天恩勅部將石匣龍神載入順天府祀典頒發祭

儀臣等祇奉遵行從茲

綸特欽承裡祀永錫于青簡靈昭丕應豐穰遍慶於黃

圖矣

七錄齋文鈔

子

奏為

君恩未報臣病垂危伏枕哀鳴仰祈

聖鑒事竊臣江淮下士世受

國恩才質庸愚毫無知識仰蒙

皇上天恩中式乾隆壬申科舉人二十六年會試取授

內閣中書在軍機處行走陞授

起居注主事歷任刑部司員總辦秋審事務嗣蒙改授

御史洵陞通政司叅議仍兼刑部行走五十年四月仰

沐

七錄齋文鈔

特恩超擢刑部侍郎

知遇生成迥異常格臣每自念受

恩至厚圖報愈難數載以來夙夜兢兢不敢不竭力殫

心以冀稍酬萬一且臣年甫六十有三精力尚強正當

勉供職守詎意福薄灾生忽於本月二十一日染患痰

中醫治罔效延至二十二日卯刻氣息奄奄長辭

聖世肝腸摧裂嗚咽難宣報

德無由叩悲入地至臣長子布政司經歷銜臣阮鍾琦

向有足疾不能當差次子舉人候補中書科中書臣阮

鍾瑋先已病歿臣惟有勉囑臣幼孫臣阮夢符努力讀

書上進以報臣未報之
恩竟臣未竟之志謹恭摺具
奏伏祈
皇上聖鑒謹奏

七錄齋文鈔

擬進西域同文志表

欽惟我

皇上

道符養盡

仁浹堯封

德威久震于金方絕域化結繩之治

聲教遠敷于月蝕名山添畫萃之文兵洗天河圖畫方

傳褒鄂銘回雪嶺頌馳已備淵雲方略編成仰

神謨于宵旰與圖志就標勝概于山川願語以音岐名

因地判左旋右注小體勢于波磔之間發韻收聲辨翻

七錄齋文鈔

切於毫芒之際或重輕之偶外遂義意之都非清濁音

分莫辨土風之舊縱橫體具誰窺載筆之遺自惟考訂

而統厥殊方乃可會通而衷諸一是爰

命儒臣而稟纂用昭

文治之大同按人物山水以著其名匪任味侏僂而通

其俗既紆迴而綺錯仍辟合以珠聯首冠

國書擬朝宗而建極次標漢字悉依律以諧聲挈領提

綱分注之辭必審發凡起例合音之法斯傳以一字該

數字之全字微分乎鉅細以正音兼餘音之附音略判

乎洪纖義如轉注而加精體以旁黍而彌備採畏吾之

之變體八思巴往製猶存闕梵韻于新編四記號流風
 可溯妙循環于一十五部之內多傳托感遺規工推行
 于二十九母之中群識和同異體既因文以究意差同
 訓詁之遺且援古以證今略見參稽之際辨群物而不
 乖乎至義稱殊名而各得夫本音方絢帙之分
 呈俱遜
 零訓更
 丹毫之親御悲恻
 淵衷視唐蔽之夷樂三章音譯殊嫌疎略較樊綽之蠻
 書十卷蒐羅倍覺精詳臣等學昧考音志慚博物稽三
 七錄齋文鈔
 十二言之頌欲訪波尼傳六十四種之書難追柯古幸
 際
 德郵之遐暨更逢
 文命之誕敷諭言語于象胥儼備西申之記仿形聲于
 鳳篆長垂東觀之編釋名早賜
 宸章識指南之攸在製序首標
 奎藻知傳後之非誣庶俾珥筆臣工勿因訛而釐謬以
 使貢琛諸部咸承化以觀文播在環瀛邁周室採風之
 錄藏夾屏府娥虞廷益地之圖

平定西域謝表

聖武丕昭光烈著覲揚之盛
 皇威遠振聲靈垂赫濯之隆
 臨瀚海以觀兵勳騰雲日
 駐祁連而奏凱氣掃機槍一怒安民爰慶同風之治三
 驅奮武聿彰戡亂之謀喜溢臣隣懽生億兆臣等誠惶
 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昊天成化陰歛以佐陽舒元
 后體乾仁育必蕙義正受百官於文祖猶興彭蠡之師
 會萬國於塗山尚有防風之戮殷宗思道鬼方之克以
 三年周室中興江漢之征維六月雲凝黃幄非闕風后
 七錄齋文鈔
 握奇雨灑灌壇豈藉磻溪專閫兩甄七翼統以紫極之
 神威九伏三門淮以絳霄之氣象事不同于黠武功莫
 大取殘征討是勤詩書是述惟彼要荒之外本非享貢
 之區為王會之所未詳亦職方之所難紀山川險阻每
 斯五位之聲靈風土窮荒時阻一方之教化雖值獸舞
 鳳儀之代猶見狼奔豕突之形從未有捷書飛奏於龍
 城桓桓秉鉞方策新垂夫豹畧赫赫揚旌如今日者也
 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
 聰明天授

智勇性成

奉三無以無私德高夫乃聖乃神乃文乃武

撫九有而有截化洽於自南自北自西自東固已六宇

澄清允見蒙戈衅申八荒底定不驚劔氣弓聲乃盡爾

準夷未膺朝命致通時部衆肆虐諸番欽

二聖之鴻謨屢申捷伐奮

一人之睿畧特示驅除因款塞者之絡繹而來念劍懸

者之呼號寔切聿申天討大啓元戎授鉞藩王信使條

馳於閩外分旌宿將機宜一稟乎

宸衷分兩道以長驅撫連營而並進如行枕席群安耕

七錄齊文鈔

牧以靡寧若望雲霓爭獻壺漿而恐後遂愈大漠直抵

伊犁盡掃賊巢永綏絕域化嚴霜為湛露使一方無告

之衆並入克封收寇度於星輿俾九邱未載之區咸歸

禹鼎尊親共效鴻名顯著於

慈闈爵賞分頒茂典光乎於海宇繼

兩朝未竟之緒貽萬禩無疆之庥考史筆於燕然未足

方滋偉績擬丹文於岫嶠詎能媿此英聲臣等詩誦車

政賦慚馬射書不工於磨盾露布誰傳武木習夫橫弧

雲臺莫嗣銀河天漢洗清赤塞之塵朱鷺白魚譜入黃

門之曲伏願

止戈為武

緯地成文

開千里之陣雲爪牙不勞夫祈父

靖萬方之兵氣籌策無事於容城慕義向風日照盡衣

冠之會飲和食德月支皆職貢之邦揮弦而愠解南風

人登壽域吹律而陽回北陸世躋春臺將見邠治彌光

四海享昇平之福純禧永錫萬年仰魏煥之猷

七錄齊文鈔

皇太后萬壽經壇榜文

伏以

瑤樞垂曜九州樂化日之長

彩雷呈祥三輔戴慈雲之蔭祝九如之

純嘏慶洽昌辰合三界之歡心誓傳震旦梵天獻壽發

向呼嵩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皇太后

陛下

位合坤元

紫府晉福誕膺

七錄齋文鈔

景命

母為天下之儀載奉

隆稱

尊慶域中之極

大安祇奉群欽恭穆之型

長樂早朝每仰寬仁之誨備

九重之尊養允洽鴻庥啓奕葉之光華式昭燕翼我

皇上堯仁廣運舜孝無疆娛

色笑于龍樓雋婉愉于燕喜六白企社棠木綵煥山龍

五代承顏繡衮輝騰雲鳳園開同樂問

安每聽鐘聲館閣長春祝饌常調玉食嵩雲依日扶風

輦以時巡越水吳波駕龍艦而涖止望祥光之縹緲寶

宵明集瑞竊之氤氳瑤扉畫永茲者歲在重光月惟長

至初睹一陽之至欣逢

萬壽之期百祿是道三靈叶慶敬崇

寶鼎祇奉

徽稱青琅鏤鳳篆之文赤玉璣龍鼓之鈕

慈顏有喜翟輝揚受日之歡

帝澤如春綸綽下重霄之詔溥承歡之渥澤徧決坤絃

推錫類之深仁遠周乾絡維茲歲甸近附京圻地欣得

七錄齋文鈔

氣之先人快瞻

天之近頻歲

龍濟南指已歌夏諺時遊今年

鸞輅東巡更合虞書春狩澍氣隨

帝車所指彩蔚山川

行宮映天市名垣星躔牛斗鳳河流濺澤鏡涵萬頃瓊

瑤雉堞列崇墉屏列千重燃翠家須帛粟頻沾

聖母之恩戶洽釜鍾盡沐

慈宮之惠黃童白叟悲聯袂以鳧趨部屋茅簷盡舍鋪

而雀躍籌添東海欣卜算之綿曲進南山誦遐齡之

釋：臣等微埃泥露小草傾陽俾熾俾昌救揚莫麓如
山如屏頌禱難工未獲依就日之驚皇竊自比開風之
燕雀珠幢風轉知帝輝之來歸寶鼎香浮喜佛輝之昔
照謨選僧迦百眾恭諷梵帙千巡大啓道場洪宣佛號
風清淨界東皇亦拱北而瞻辰日麗香林西竺且和南
而薦祉龍華百卷開累之珠函貝葉千弓徹聲之
王磬法雲現慶續絲十地三天花雨霏時遍滿雙林八
水懷柔遍百神海岳諸佛亦騎獅乘象以觀

帝光讚誦遍八部梵音羣真自跨鶴駘鸞而朝

母壽結香城而申嵩祝普現吉祥借唱以當衢謠共

七錄齋文

生歡喜伏願

德炳圓靈

福敷仁壽安貞叶吉含萬物以化光慈惠流恩統八紘
而錫慶三登七稔寒暑節而四時成十雨五風陰陽調
而百穀順途歌巷舞合鳩車竹馬以偕歡川媚山輝共
啼鳥遊魚而咸若則八萬四千娑婆之境俱登無量壽
天三十六億平等之居並入極樂福地矣

道充為貴論

君子之學所以蘄至於道也道之量甚大而其分甚精
君子終其身于道中故然若虛皇然如恐不及凡皆盡
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以無負為己之學而
已如謂較計于人世榮利之途以自尊其術則馳騁之
弊中其隱微無論濡染俗情矯語高尚而絕無與于斯
道之數通書有曰君子以道充為貴此何以說焉今夫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循循乎下學而上
達者君子求道之心也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
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恢恢乎明體而達用者君

七錄齋文

子脩道之寔也周子懼學者不明乎斯道之本然而誤
役其才智未免習熟見聞因仍卑陋規得失于尺寸以
追時好而取世資日喪其良貴而不之悟也故曉以道
充為貴俛審乎內外輕重之分有以深思而自得之其
語似淺而寔深其義至明而且切而卒不可以易夫所
謂道者無他明德新民各止於至善而已固不啻於異
學之虛無亦豈記誦見聞之粗迹所可襲取而涉嘗者
哉識其在我而敬以存之明諸心驗諸事則夫修身事
親齊家治國以至平天下之務與凡聖賢之語言古今
之成敗下而達乎禮樂之名數食貨之源流兵刑之法

制莫非天命民彝之所流貫也積累蘊蓄以迄乎資深
逢原之境則守之貴行之利廓之配天地矣故曰克也
此無論勢位紛華不堪相擬即一時之功名詞章議論
風烈所繫孰為大小所施孰為短長其貴與否必有能
辨之者雖然道不易克而求其所以克者亦不外通書
而得之誠心端身所以質其本也謹幾慎動所以持其
要也希聖達天所以造其極也而入德之門必自立志
始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則求志達道一以貫
之矣朱子謂今人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志不立
之病象山陸氏欲人辨志而戒夫官資廩祿是計胥此

七錄齋文選

意也學者誠知為君子儒而嚴絕乎人爵之兼庶所貴
在我而無負先儒丁寧之至意乎

道克為貴論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降衷恒性率之而為道統
於心具於身而散見于日用行事推之而經世宰物無
所處而不當此固不必與勢位較崇卑者也有學者希
心人爵而義利之界不分往往有舍道崇欲以微逐于
勢位之崇高者吾見其惑也說在周子之論貴也曰君
子以道克為貴今夫置身朝廷之上拜爵受祿莫之與
京者大丈夫得志與時者之所為也貴之在外者不出
戶庭之中而進德脩業快然無憾于一心者士君子獨
善其身者之所為也道之在內者也在外者或得或否
時數有不可知在內者為所得為反身初無不足此其
輕重大小之間可不辨而知今試有人為居公輔之位
脩鼎鉉之任而窺其中則學有未成名有未立德行有
未著經濟有未優徒以閭里榮華博庸夫孺子之稱說
其可以為貴乎其不可以為貴乎又試有人為名不登
于有司行不聞於廊廟而考其素則樂先王之道荷古
聖之傳志天民之行脩大人之業雖草茅未出已具師
相帝王之全量其可以為貴乎其不可以為貴乎夫貴
存乎遇者也而道則足于己者也以分土列爵為尊以
策名委質為榮者庸俗之淺見也以輔世長民為達尊

七錄齋文選

以道高德厚為良貴者學者之所當自勵也古之君子
閉戶深思望道未見不希心於遇合之來不役志於功
名之路仁義忠信樂善不倦而天爵之崇無殊于公卿
大夫矣居天下之廣居而移氣移體不假夫宮室車馬
衣服之奉矣有諸中者日新富貴賁於外者為定輝光
進而履厥而登朝受爵無加于蕭然不與之初退而屏
處而弦誦居稽快然有與我周旋之樂蓋即神明之蘊
蓄已等于堂陛之尊嚴更不待觀光為天子之師鹿說
折諸侯之氣始形其巍巍氣象也而謂世俗之所謂顯
榮赫奕者尚足與之相擬哉不然道未積于厥躬而徒

七錄齋文鈔

以貴自豪也不知其自處何等矣

歸奇於扚以象閏論

且理有一定而數有不齊故天時人事之間每有盈餘
之所積惟於其所不齊者而有所以置之則奇零之數
得有所歸乃不至參錯而搖夫一定之理如大易揲著
求卦之法所謂歸奇於扚以象閏者信乎其為盡變之
道也蓋揲著之法既分四十九策為二而又掛一于左
手小指間則左右兩手所執不必定二十四策也既取
兩手之策四四數之則左右必有所餘此所謂奇也夫
奇因數之餘苟以為餘而置之不用則是所取之策有
偶而無奇天地之氣有因陰而無陽也豈理也哉乃聖

七錄齋文鈔

人揲著之法於不齊之中得一定之用化裁通變以盡
其妙於是就所揲四數之餘取而置諸左手中三指之
兩間而著策之奇乃有所歸而不至廢之於無用故易
有又明著之曰歸奇於扚云夫揲著之法皆出于自然
既取象於兩儀取象於三才又取象於四時則奇策之
餘豈漫然而無所象者蓋四時運行有其常度而氣盈
朔虛天之不能泯其不齊之數故聖人敬天勤民定時
成歲必于十二月之外制三年一閏之法凡以使積分
之差得歸其餘而四氣之節候乃一定而易然則揲
著而歸奇於扚亦使策數所餘有所歸而多寡可核耳

其曰象閏無二理也總之著之為用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後人因策而求其變因數而嘆其妙誠于象閏之說講明而切究之則於歸奇之說可不煩言而解矣

七錄齊文鈔

禮以養人為本論

且夫禮者天所秩也而即緣人情以為端聖王知之用是率天下於日用不知之中而優柔厭飫俾得遷善遠罪於其間自刑名法術之說起則或有以舊坊為無所用而棄之者是直所謂敢於殺人而不敢於養人也然則禮以養人為本果何說哉蓋嘗論之自有天地以來物生必蒙蒙不可以不養故受之以需自需而訟而師而比而小畜與履此禮所由來之大凡也上古之世汗尊而坏飲故禮始諸飲食衣食足而後知廉耻知廉耻而後重犯法夫是以老有所終幼有所長而無夫札疵

七錄齊文鈔

孺之患此養人之一說也非直此也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大宗伯亦云地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誠重其源誠遠其性也夫君令而臣恭父坐而子立此倫常之自然而無所強者不如是則心不安而情亦有所鬱而未暢故曰勞苦恭敬政所以養安也况夫禮至則不乖禮至則不暴無乖與暴斯刑可措而樂可興焉此又養人之一說也由前之說是萬物有欲而莫不有以養其求也所謂小人樂得其欲者也由後之說是萬物有道而莫不有以協其則也所謂君子樂得其道者也明乎此者可以知禮意矣夫人但知論養人於

姑息喫咻之中則將疑禮為相妨之具而豈知養之必
出於禮也哉但知求禮於繁文縟節之間則又將以為
束縛之物而豈知其本之不外夫養也哉甚矣其善言
禮也

七錄齊文

戰於長勺論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是故二百四十
二年之間書朝書聘書會盟書征伐皆有微言大義存
乎其間而書戰則未有進而予之者然則長勺之戰又
何以稱焉蓋春秋之法勤王則予之救災卹鄰則予之
非時不書勞民不書誠以兵凶戰危必也臨事而懼好
謀而成戰則必克而後可以論戰彼曹劌者惡足以語
此然則長勺之書夫子何取乎爾曰齊師伐我則師不
興於魯而興於齊可知矣公將戰而劌未可則劌非輕
敵自用而可與行三軍可知矣觀其論戰豈非知已知
彼而得虛者實之實者虛之道者哉故是役也可以
論戰不然將舉國之師以授齊是輕士卒而羞軍國魯
之不敵也明矣然則夫子非予魯也幸之也非予劌也
危之也夫亦猶是存魯之意也若以為春秋之法豈有
當於勤王之舉與救災卹鄰之大義乎故論戰於春秋
當以孟氏為斷

駕幸五臺山詩序

臣聞山川封澤神功垂度帝之書河嶽懷恭時邁著周王之頌盛事光昭乎簡牒至誠感應乎神人况乎法界珠林自竺乾而遠播琳宮梵宇遍震且以逕傳洵是靈山斯稱佛土欽惟我

皇上參天兩地邁帝超王六位時乘握乾符而耀金鏡三辰叶慶沛解澤而御璿圖闢從來未闢之山河踰梓嶺榆谿之北開自古未開之疆域越流沙蟠木之西濟濟乎侯尉之一同洋：乎聲教之四訖乃遑陞當萬國來同之日正

七錄齋文筆

聖母開七旬萬壽之年哉

皇上乃念雲代清涼之名山寔為文殊刹之真宅臺懷苑裏曾現真容曼殊床前永流法乳峯堆翠鬢一山具五嶽之形林蔭娑羅七寶級三珠之樹別其境連恒鎮地接

神京不隔千里之山川長拱萬年之

宮闈曩于 歲曾駭

仙輿固已布地賜金廣煥鴈堂之彩披天敷落永生駕嶺之光矣茲者六呂司春三光啓瑞紫微南映溢灑氣於九霄青旆西巡扇和風於二月峯頭瑞雪迎瑞靄以

俱融谷口祥雲拂天香而自裊黎民鼓腹祝

聖壽之如天梵衆傾心荷

皇恩之似海而我

皇上天顏日霽惠澤波深為

慈闈而祈壽流霞永酌仙泉傍

安輦以承歡彩繡遙分山翠蒼髮黃髮盡稽首而雲屯

西暨東泉聽歡聲之雷動仰

龍光而雀躍萬年欣有道之祥迎

鸞輅以鳧趨億載晉無疆之慶臣泰闡下士甚澤微負

粗習詞章欣逢

七錄齋文筆

明歲昨歲恭迎

玉輅仰和

天章螢燭微輝難借光華於日月呻咄未學詎窺渾瑩

於典謨幸睹

六龍重

臨三晉傾耳與人之誦側身野老之儔嘉澤均沾朽木

尚蒸為朱菌陽和煦被寒葵亦貢其丹心爰申蟲鳥之

吟希同華祝敬獻岡陵之頌聊附衢歌

皇太后七旬萬壽詩序

我

皇清受

天命撫有四方萬國

神聖繼序睦親錫類至於

宮庭之中起化之原燕翼之本如雅詩所稱太姜太妊太妣之德于今為烈是用天錫純嘏綿遠靈長不懈益

隆維

皇上御極之二十有六年恭逢

皇太后七旬萬壽孝慈克洽鴻慶疊呈乃於仲冬朔二

七錄齊文

十五日聖節

皇上躬率群臣奉表行慶賀禮先

勅所司具禮儀以聞當是時湛恩汪濊羣生沾濡凡在

覆載之內無遠邇小大各以其職來獻而文學之士臺

垣之長貳咸得以其稱願之私作為詩歌以揚鴻麻介

棍福竊聞昔者明王以孝治天下自生民以來克紹克

彰久而彌昌者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臣舊叨侍從曾

貳陪京曾不自揣固陋用偶切聲偶拜舞歡呼以自附

于途巷歌呼之末

聖駕南巡詩序

皇帝御極之二十有七年斗杓東指玉輅南巡閱河淮

江海之波歷齊魯越吳之境明流秀嶂

翠華曾駐之鄉岸柳熾花

天筆留題之處旌旂重沓乃閱三巡父老懷

恩又經六載先是

詔書屢下供億不煩灑掃畧整夫

行宮儲備悉取諸

內府

殊恩預沛惠問遠傳賜復者數年舊漕者鉅萬地無遠

七錄齊文

近任丁男海戶悉以次而均除道有後先舉舊賦新租

俱同時而豁免杏花雨足家、香熟黃梁莖葉春深處

慶啄餘紅粒于是六龍雷動七枝山呼做唐狩之仲春

值虞巡之甲子雞翹鸞駁拂梅柳以爭輝鋪柱珠簾映

川巖而一色我

皇上躬扶

屬慢敬侍

龍輿指點湖上上娛

色笑香煙燭、人懷祝

嘏之忱與頌揚、戶奏迎

變之曲乃

念蒼茫澤國滄海河流包四瀆以稱尊酒百川而為長
秋風歌子幾費易焚春漲桃花與歌竹箭

重腫一覽特投拍鹿

審筭無遺竟收全局隄如虹偃障洪澤以安瀾波走雷

聲順雲梯而向若若乃尖山東望雪練如飛潮勢西來

銀濤陵立魚莊鱗舍人家則環水而居龍沫蛟涎閭歲

而薦飢履告爰親移夫

玉趾用籌畫乎金隄築堰分塘殺萬里狂瀾之勢塞焚

截竹破三年築舍之謀凡茲疏濬親裁實具導水導山

上錄蘇文

之智故尔川河遠涉無非民飢民溺之心夫豈徒涉水

秋風揚中流之蕭鼓涓城春雨田閣道之鑿與也哉維

時慶烟繞官瑞日霽野望去珠瀟翠葆到處皆春行來

帳殿雲帆其間不夜乘勝麥隴都分望

幸之光江鳥山花搃帶承

恩之意由是

絲綸疊沛性澤均沾商引加而海島之征人咸聞添灶

闕津達而舵樓之販婦不嘆俯枕頌綰帛以温生歡騰

鳩杖闌園扉而草滿罪赦雞竿念舊臣則賜額賜珮拜

寵光於江渚慰侍從則子休予沐傳

聖德於家山沿漾青芹廣選環橋之士階翻紅藥廣檢

獻璞之人大法小廉吏立春冰之上荷父執戟人遊化

宇之中以至故陵之松柏蒼然重修彛勺

至聖之靈牆宛在度振鐘鏞凡此日無窮無盡之

深恩悉從未見未聞之

曠典也臣忝列清班恭逢盛事形容盛德詎能繪日月

之光紀載洪休聊以附壤衢之歌咏云爾

上錄蘇文

皇太后萬壽詩序

臣伏觀我

國家至化昭洽景運淳龐大烈耿光高邁三五今古所
頌紀牒所傳聲名燭照未有倫比蓋若是之隆也

皇上德侔乾坤治冠姚姒明堂之上禮穆守宙之
內熙溥大孝備于

一人懽心洽于萬國欽惟

皇太后元吉正位睿聖儀天寶徽美號典重而彌察景
福上祥嘏純而愈盛溫清之禮肅于宮中尊親之至達

于天下

七錄齋文錄

皇上祇翼仰春暉奉慈豫者朝夕左右固已通乎
神明光于四海矣重光紀歲月當黃鐘恭逢

聖母毓瑞之昌期爰昭太和集慶之嘉會

皇上怡祇敬用祝慈寧萬壽之慶而俯南山上壽之
娛者孝思崇薦無不洽備四封之外六合之內啟心悅

志奔走鼓舞偕來闕下覃敷誠情隨

聖天子捧觴稱賀者如海之歸而雲之委是時也天地
為之增明日月為之增麗山川草木為之爭榮而敷秀

人物景象為之加融而含潤蓋孝德之大與鴻禧元祉
之茂厚敦博相與充周而布濩以致此炳燦於樂也臣

隨諸臣之後歡喜揚溢不能自已謹效周史為四言詩

八章八句深愧不文敬抒其誠情云爾詩曰惟

聖凝命受天之祐既泰而亨亦大且豫悠久成物保定
孔固蒸茂純熙誕布純熙惟何得一以正乾坤域

中載寧載靜世長如春物遂其性壽宇宏啓化並
願瞻壽宇上下覆瞻泉飲其醴露飲其膏樂愷萬方叶

於蕭韶與和氣遊至德永昭溥和湯流昌符協應

帝錫萬福祐我

慈聖穰浩崇海盛日升月恒四時為柄

皇帝至孝穆矣允字愉在躬

七錄齋文錄

慈聖是娛其典顯鑠其文鴻鋪於宮於庭德教涵濡

皇帝至孝百禮備洽朝

慈寧宮整肅徽旌旗旄旌龍鳳巨匠祥開芝房三華

九葉

皇帝至孝至孝備矣悉帥萬邦以祝瑞紀梯航九澤莫
不成至拜稽篤呼

慈理慈喜慈喜有慶萬年無疆洪恩流敷愷澤風翔延
及群生樂壽且康壤謳衢歌地久天長

聖駕南巡詩序

欽惟

皇上保合太和治化翔洽中外禔福遐邇蒙庥特於

御極之二十七年三舉

南巡之典先是

皇太后七旬萬壽薄海臣民同遊慶宇湛恩汪濊洽體

淪肌其願稱慈壽而觀日月之光華者延頸嚮風匪伊

朝夕

皇上重違臣民祝嘏之悃爰于孟春陞吉敬奉

皇太后安輿以行復先期頌

詔旨申誡百司嚴屬車之約束禁供帳之華靡儲侍悉

資于內府絲粟不取乎民間蓋

皇上之愛民如此其至也維時黃流底定江海安瀾一

切善後事宜尚仰賴

聖訓指示而三吳兩浙吏治官方民風士習尤時屋簷

表誨

詔諭惟奠勤求寔政宣達羣情蓋

皇上之圖治如此其殷也而且

豐恩疊沛下逮大小臣工賜復蠲租養年肆赦綸音不

煥萬眾歡呼伏見翠華所過巷舞衢歌自通都大邑之

交暨山陬水滸之僻黃童白叟踴躍歡欣昔

聖祖仁皇帝久道化成屢巡南服我

皇上敬承家法後先輝映堯舜之風動時雍從容以治

唐哉皇哉茂以加于此矣臣久侍綸扉涵浴

聖澤雖年已及邁而詠歌盛事臣職所宜敬撰鄙詞三

十章聊附於康衢老人擊壤謳歌之末

七續齊之妙

李太白詩注序

註古人書慮聞見不博也尤慮其識不精既博且精又慮心不虛不公有疑勿闕有誤曲為之解風騷後詩至李杜齊名方駕一如飛行絕跡垂雲馭風之仙一如萬象不同化工造物之聖觀止矣後以加矣後學因元相誌杜墓抑李揚杜遂乃議論滋繁妄分軒輊詎知少陵生平心服明推為無敵為不羣即後此才高力厚起衰八代之昌黎固合贊以光猷萬丈深概流落人間者僅分泰山豪芒而先笑撼大樹不自量之蚍蜉乎哉兩集本非手定後人蒐羅採摭篇章遞增其中時有真贋參

李太白集

錯轉寫偽舛李集更多蓋自寶應元年往依族子陽冰得疾以卒遂葬當塗青山東麓陽冰序草堂集十卷即云當時著作十喪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魏顥序翰林集二卷亦云元末偶得於絳此即劉全白碣記所謂集無定卷家家有之者也至宋時宜黃樂史始輯別集常山宋敏求廣哀遺文始合為三十卷南豐曾鞏始考定先後次第太白本末惟諸序誌記范裝二碑及舊唐新唐二書可証本詩世遠事湮疑謬雜出寧得免焉而兩集定有注也一榮一枯斯又不可言者註杜自宋至今名氏更僕難數後出多所因考辨易覈去取易

嚴然且必殫精神需歲月盡彙群籍以折其衷說始有當若李集所有可見之註止楊蕭胡氏三家今欲廣為訂正與註杜較工拙不亦難易懸隔太甚乎憶余自幼好誦李杜詩苦於不能盡解往在都中友朋聚談聞有優劣李杜者余曰杜誠不可及矣自李而外可與杜頡頏者誰歟必謂李不如杜一在學行甚正一在流離造次不忘國猶有說焉然李云受氣有本性不為外物遷又云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又云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此其胸襟與自許稷契者何以異始見賞許公後見奇賀監居山東為竹溪六逸遊長安為醉中八仙

李太白集

識汾陽子行間折力士旌殿上輕富貴如塵王樂山水以逍遙嗜酒慕仙浩然自放即遭厄困未見其憂豈非天際真人之逸不可攀者耶談者始稍稍息今采武林得見此編持論平正其輯三家去短從長援引本本原原斟酌至慎固陋如余向所不解今漸解之則知此編實為太白功臣也

山西鄉試錄序

竊惟

國家以科目取士即周禮三年大比之制而經義一體
代孔曾思孟以立言所宗者正所託者尊引天下聰明
材俊之心思使之根柢經史沉潜理奧粹然一出於儒
者之言又程之以二三場驗其淵博之才通達之識學
者誠能湛深經術留心當世之務一出其言而德行道
藝胥于是乎見不啻形之取影響之答聲分判毫釐不
可假借故我

朝百數十餘年以來振興涵育文教光昭名臣鉅儒後

先輩出類能毗贊盛治黼黻隆平山右稱天下春河聲
獄色震蕩磅礴蔚為人才况密邇神京

文命所敷觀聽倍切辛巳之春

翠華西幸握瑜懷瑾之士迎鑾祝嘏復得親炙

聖人之光華踴躍歡欣喁喁藹藹是天地祥和之氣與
人心愉樂之誠交鬯旁符而畢達文治之盛本於氣運
之昌詎不信歟而臣等得操一日之柄衡量其短長竊
喜三晉人士郁郁彬彬應試諸體多博大昌明之象和
平溫厚之音而不稊夫喧囂隳殺詭僻險澀之陋習于
以見此邦風氣之美而

聖朝培養之久且深也臣等壹志齋心和表校閱敬體

我

皇上志賢聖志言孔孟言之肯定其甲乙以期不詭于
道而合乎文章之規矩諸生倘果能益培養其學識深
雪其身心以靜俟

朝廷之登選則于明體達用之寔吉人吉士之咏庶幾
其有合焉而臣等幸值昌期恭逢盛典竊附以人事君
之義藉手以報

聖主一日之知是又私心之所厚幸也夫惟時涖茲土
者例得備言

錄

宣南邸舍書目序

前明嘉靖

間六世祖鳳居公宰並陽舉天下

清官第一歸惟載書數舟隆萬以後淮郡徵文獻者必
首推吾家明季徭役繁興漕政大壞衛藉丁男逃竄四
出吾家族姓北遷齊豫南入潁亳者皆一去不返家室
分崩蕩析曷問藏書耶我

朝治漕恤丁士民後故業康熙間先曾祖鶴緜徵君以
博學名當世與徐健菴果亭昆仲自幼結文字之知迨
健菴歸田同游洞庭書局得傳是樓書目復稍稍聚集
黃殘後又分而為七先大夫暨叔父疆村先生前後入

七錄齋文鈔

翰林寓葦下淮濱老屋數椽封閉數十年乾隆乙丑先
大夫乞假歸則棟折墻圯器物書籍所謂七之一者又
百不存四三丁亥秋予服闋入都時弟紫坪亦之官吳
興各携所常讀書以出一區之宅已易他姓僅留詠素
齋六間堆積故籍至甲午秋八月十九日黃河決老壩
口水灌入城吾家傍城西北隅尤低下堂室內水深五
六尺許所存故書盡付波臣逾月遣急足取出則皆膠
濕霉黹如煤如泥乃悉投之東流至是而先並陽公舊
本乃蕩然無隻字存可勝慨哉今年夏邸舍曝書兒姪
彙錄書目閱之有感於心因舉往事告之即題其卷端

噫焚林而寶一枝竭澤而蓄一鱗殆不堪回首矣

七錄齋文鈔

荆檀堂花間甲乙序

戊寅之春予客古沛城荒署冷野無青草丹陽荆子檀
堂自江上來暇日出所著花間甲乙一編相示排纂精
當前詳悉花譜而附以歷代之典實諸家之歌詞裁緝
去取間別具手眼又皆手自抄錄銀鈎鉄畫丹黃燦然
可謂藝圃之平章犀弁之行祕書矣而復冠以所自為
賦序諸文驚才艷筆絕類離倫如入波斯湖之肆遊帝
王之宮珊瑚瓊瑁木難火齊蒼梧文貝琅玕之珠五色
雲母三珠之樹鮫綃蜀錦東絹西蜀冰蠶之繭火浣之
布鞞鞞如巨栗者莫不林立山積千態萬狀駭目怵心

七錄齋文鈔

而不能名其實而作者洋洋纒纒行所無事則又如鍛
氏之鑄物大冶氏之範金荆揚所貢麗水所珍毗騫之
器樂安之豆驪山之鏡鍾山之燭赤崖桂林之餘錫華
陽黑水之鏐鐵醯町扭揚無雷之銀若耶龍門碣石之
銅赤而上青而下鳴於山涌於泉者無所不有無所不
化噫可不謂沉博絕麗陸離光怪者歟檀堂負曠世才
於書無不窺足跡半天下北遊燕趙南浮彭蠡過洞庭
踰嶺渡瀘浸淫於山水之助生平著述哀然等身此固
其一斑也予以羈栖泗上相見恨晚每酒闌燭跋展匣
開槭儼坐我芙蓉之城萬花之谷而不知其身之猶在

荒洲澤國中

七錄齋文鈔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陳北泉四書文稿序

歲壬寅予乞假返淮上北泉歿已逾期一哭於殯堂再哭於墓門其子汝猷一日持巨冊盈尺皆北泉遺文乞為序會以紫坪新逝無好懷未之報也然已心諾之矣彈指五年至丙午春北泉從弟同春居都下將梓其兄制藝行世載申前請並出示國子先生常大怡庭所為序予讀之作而嘆曰怡庭之言盡之矣北泉一生親師取友與高而情深與其文之獨得深造四十年中忻戚離合之跡靡不在吾目而動吾心讀罷惆悵歎歎益不能已於言予自髫齡隨官居京師之日益多 先大夫

七錄齋文鈔

度訓嚴肅不敢出戶外年逾冠未私交一友及乙丑由楚湘歸里門衢街不辨始出應童子試是時里門多高才生名噪一時都大群精於三場帖括之業子史騷選問之若不屑措意獨北泉博雅嗜古又喜為崑體詩及駢儷之文持論特與予合同時楊子益能宗浙東黃氏之學好為北宋蘇黃古詩頗不羈西人者皆暱就子數年中聲氣漸廣文會之友亦漸眾而我三人嗜好特同又同居城南皆喜飲酒遂無日不聚故有城南三子之稱每酒酣嘯借大言誕語俯視一切忽忽不知其樂也丁卯秋聞報罷益併力為詩長謠短歌日有酬倡老嫗

七錄齋文鈔

懸瘦小婢巨屨往往背古錦而暹詩筒季冬集胡賓南兄弟齋中文譙罷漏三下各散而予三人忽興發登北城由東而南叩紫霄宮門不開遂登唐程將軍知節墓巖踞其頂歌登高邱而望遠海其聲大而遠益能又左右手指畫大河以南至大江以北山川起伏形勢一縱一橫語不休老僕一人捉燈卧草根僵凍欲死風過燭滅仰視月明萬里寒星吐芒大如斗搖搖欲墜寺林棲鶴啾啾驚怖盡翻巢側翅斜飛以去城狐水獸藪藪拍拍哀聲四起三人乃相與扶携行歌直至宴花樓下歸予七錄齋中共擁絮絮橫一榻卧甫向晨各以手噴面而歸其書館嗟乎疇昔之豪情勝致屈指不勝數如昨日事耳不數年間諸君子遂各登科任宦遊歷四出於是聚散死生之感無歲無之至乙酉九月遭 先大夫大故同人悲慕不已奉木主於勺湖草堂歲時采蘋灌酒以志不忘迄于今又二十有餘年矣北泉初任江西移廣西所至有循聲悅直不合於上官而口碑在民間予聞之桂林陳比部蘭森言最悉歸田後南北音問猶通今墓木殆拱矣益能亦于乙未卒于豐邑之廣文任徐人思之今尚有讀其遺文而樂道其風節者嗟乎昔年昆弟今日山邱逝者不留來日苦少予自去年中風

濕踏跼窮步耳聾齒豁握兩尋雙亦非復故吾矣春雪
初晴餘寒尚互矮几披卷儼對故人覺執鞭之慕與掛
劍之悲茫茫交集凡卷中一評一注丹青烟烟皆昔年
風雨西窓含毫欲腐時情事然已如前因昔夢不可尋
究如飄風過耳野馬眩目不可捉搦墨燥紙盡擱筆惘
然為愴悅者久之雖然北泉考訂經史述作甚富謂是
一編者遂足盡其概蘊乎哉

七錄齋文鈔

儲玉函館閣集序

風雅之道代各殊趨尊唐祖宋守一師之傳往往如方
圓之不相入惟試帖一體千年以來宗尚無異則以程
式有條格不能以私意別創門戶中奇詭也然自兩科
以詩取士士黃口髮未燥輒妃青配白塗澤風華爭鳴
能詩識者或以為風雅意何也蓋不求之源流正變而
專視為弋獲名場之具則雖經義史料亦且揣合形似
如巽巖制科題目之編昔人嘆為尊經而經亡者其弊
正相等吾友玉函生陽羨風雅之邦江左稱文章華閣
者必有推儲氏玉函弱冠即以詩名大江南北所著賦

七錄齋文鈔

石齋前後各集如瓊瑤銜牙之音翻散纂組之采鏗然
而金和訕然而玉節其狂胎于先澤而醞釀于詩書卷
軸者深也入翰林後應館課作試帖凡百餘篇則又斂
才就法因物付形意窺于象先而神悟于言表昔彦和
論文衷于隱秀士衡稱詩歸于麗則讀玉函此編殆有
合焉近年改官考功吏事益繁劇而散衙手一編不置
長吟短咏歲成一集蓋其性之所好而有不克自禁者
子與玉函締交三世都下寓址尤相近過從頻數每同
年文酒之會玉函必先至詩必先成座客傳觀或為之
閣筆今將梓其試帖以應館閣先輩之求因相與論此

體非揣合形似者可偽為讀者其釋三唐以來相傳不
易之格而未可以妃青配白塗澤風華者遂謂盡試帖
之能事也

七錄齋文鈔

駁案新編序

律一成而不易例因時以制宜讞獄之道盡於斯二者
而已至情偽百變非三尺所能該則上比下比以協於
中此歷年舊案亦用刑之圭臬也顧援引成案例禁禁
嚴者誠恐移情附案矜深叢以為聰明務姑息以惠奸
慝致有覆盆漏網開竒請他比之端故大為之坊耳予
遂隊西曹十年於茲仰見我
皇上如天好生化成久道部省大小庶獄悉陳
睿覽無微不至其中閱實矜疑一經

七錄齋文鈔

義愷乎人心之公好公惡而秋曹大小臣工恭承宸訓
敬慎將事比事屬詞平反屢奏每駁一案定一例各出
所見講明而切究之開惑剖蔽要皆關發律意例義之
精微本經術而酌人情期乎中正平允而止昔漢時
魏弱翁為相謂古今異制獨觀漢家故事取諸臣便宜
章奏悉施行之因以大治則章奏之稱便宜者意即今
所云案者是也顏師古述漢時決事集為令甲三百餘
篇意即今刑曹成案者是也他若陳忠之決事比應劭
之春秋決事比歷代皆有其書然則不愆不忘率由舊
章前事者後事之師詎不信歟全君秋濤偕同曹諸君

子取近年駁案彙輯成編予讀之數過見其博採廉收
芟繁提要按門排纂具有手眼極案情之變而惟齊非
齊抉律例之精而有倫有要斯其用意亦良深矣司牧
者得是編而讀之即一案而通乎情法之準究心律令
之源庶與以禮制刑以教祗德之微意肫然有合而非
第為引證比附之取資也

七錄齋文鈔

伊守軌太守督濬文渠圖序

歲乙巳江省舉計典吾淮太守伊公循績懋著膺上考
外臺卓薦會南省蘊隆告災數郡艱食大吏懇留公綜
理而調劑之越三年丁未復遵
持旨保勝監司之任乃入覲於灤河

仙莊適予扈蹕塞外得把晤於直廬退而出督濬文渠
一圖見示予披覽之次不禁肅然敬惻然感也憶公下
車以來江淮間人述公之撫恤災黎開通大河及防隄
拯溺諸大政凡瀕海沿河之區雖蛟涎魚沫中躬親相
度靡不有履跡焉澤鴻溝溝鵠咸登衽席今之司牧出身

七錄齋文鈔

加民如公之視民事若已事積勞不勸歷久弥堅貌瘠
而民肥者殆未易屈指數此一圖者第紀郡城濬渠疏
淤之一節而履勘之確指跡之詳委任之得人與善後
之有法遂能立除數百年埋塞澱濁之害而貽奕禩
清激深通之利於是淮之士庶歡訢遊覽奔走於紅橋
淶浪間頌聲交作永勒貞珉而一時傳諸圖繪形諸咏
歌盈帙而未有已嗚呼士大夫存心于愛物於物必有
所濟為其事而無其功者誠未之有矧以賢太守本實
心行實政將欲措斯民於百世之安者耶憶十年前與
公訂交於輦下聆其緒論即識其愛民如子之懷公春

秋典富早受

聖天子之知久歷要郡行見出任旬宣而膺南屏節鉞之寄更以大造於吾淮者數錫於長淮之南北與大江之左右其猷為未有涯涘又豈吾郡之所得而私也哉

七錄齋文鈔

送方冲寰序

甲中春二月直隸方制軍閣亭請廷發需次官吾友方子冲寰以州佐與是選既

陞見行有日矣二三合志之士相與惜其才悲其過若重有感於茲行者予竊以為不然夫士風之陋也艷科目之名薄民社之任及俯首就吏又僅持堅策肥以為榮奔走捷給以為工而不知親民之責之重且備嗚呼其可恠也已况今三輔薦饑三年於茲矣待哺者遍溝中流離者轉道左

聖天子蠲歲租發帑金明詔再三大吏存問俾無失所

七錄齋文鈔

今制軍之需員佐治固不啻為民請命之意而方子慷慨以行其亦讀書愛民之心有迫于懷抱不克自禁者耶古之備荒備于未荒之先今之採荒採于既荒之後朝廷蠲免之恩不患其不至而患有司之墜于告賑恤之典不患其不寬而患胥吏之屯其習誠使長民者視國事如家事視斯民如吾之子若弟則所以上其狀陳其情起之溝中而社席之者必有規畫區置維持調護之方而况素能稽古學道者乎方子負不世才踔厲風發于書無不觀不屑屑於章句訓詁之學處輦轂下不妄交勢利聲氣之場裹足弗入歌詩填詞落落自矜其

胸臆旁及篆籀八分刻劃繪染之藝無不精使出其一技以合今之卿大夫其通顯固可立致而一旦屈志以就茲行吾甚重方子之所志者之遠絕於流俗也而又何憾且悲耶雖然行志者匹夫之義而憐才者卿相之心吾聞方子初就選王司馬白齋先生嘆息於朝以為失館閣之選是誠有古大臣之風而予同年友朱子榆圃為經營車馬行李至周且備俾方子即日就道竊以為不愧古良友之誼是皆足以傳也因贈方子之行而並書之

七錄齋文鈔

秋風倡和集序

夫西風白露美人動刀尺之思南浦綠波才士多別離之賦况乎風塵涸洞客懷本拙人間烟水蒼茫鄉夢偏繁天末燕臺秋老思歸楚尾之山潞澤風高爭買吳娘之棹聽一聲欸乃客懷與江水同清歌兩字歸來詩思共秋雲俱淡爾其雲龍賦罷眼前多曠世之才金石盟堅塵外結忘年之契倡予和汝轉數見以彌鮮弔古懷人雖常言而亦妙蠟來雙屐行過李子臺邊酌滿一尊長喟魯連城下杜陵老去池頭宜我輩吟詩李白長流樓上更何人縱酒以故孺染大筆題來西蜀之賤絡繹

七錄齋文鈔

長謠隔過東膠之紙也且夫德水城邊處處歎蛟涎龍沫微山湖外家家愁鴈以鷗波茅屋無存絕少橋頭之宅稻梁何處空牽岸上之船所由惻愴傷懷大有春陵之感淒涼託詠聊同野老之哀而已若乃酒貫青州魚烹白小尊前多擊楫之歌枕上得扣舷之白對江山風月而入賦敲枰鬪茗之皆工談元而四座皆驚公真醉矣說鬼則一堂俱嘿姑妄言之是皆足解彼幽憂以故得成茲卷快也憶嘻計程逾月知吾曹之此聚原奇得句盈編歎諸公之賦才特妙裁來雪蘭寧誇輞水之章寫向烏闌直壓松陵之集此日詞成幼婦聊題書畫之

他時唱遍伶人更畫旂亭之壁

七錄齋文鈔

申拂珊京兆九秋倡和詩序

九秋未老黃葉飄風三徑猶存金英泣露憶向授衣之節倏過落帽之辰對彼名葩啟茲良讌傾來鑿落相逢南國英多倚過關千首負東籬秋色訝新霜之下點寒為花輕喜舊雨之重逢人如菊淡居然蘭渚何須絲竹之音恍入蘇門忽聽鳳鸞之響蓋酒徒河朔雖云投轄于窮賓而詞客江南必藉扶輪于大雅麟臺獨染首出多篇蠟炬高燒傳觀坐客愛之成癖雅多香草之思興到徧佳拈畫浣花之韻勉諸公以晚節此義堪箴牽遠思于家園遙情欲訴才真十倍爭吟白傅之篇紙貴一

七錄齋文鈔

時競和陶公之句積之盈篋景以成函盧王之奇藻紛飛皮陸之新詞競作撫斯卷也移我情烏夫九衢灑洞門前則車馬如流十月蕭涼林外之青紅盡槁乃載寒而載擷倡為將送之遊信可詠而可誦……公言託興聊寄清歡我謂必傳定成佳話看此日詞成幼婦寫遍烏絲知他時唱出伶人吟同白雪

新疆徵實錄序

歲甲戌予與椿園訂交於都門見其好讀書其明核之才後歷官數省足跡半天下至丙申之冬自新疆旋補官比部適與予同會朝夕共几研誠積餘暇輒縱談西域山川風土及沿革建置之顛末靡靡可聽如馮宿王之論事予屬其纂輯見開索為叢約上以備 國史之采擇次亦足補地志山經之遺軼未半載而椿園出一卷示予題曰西域瑣記予讀之見其考覈精詳序事徵實凡準回兩部之源流疆宇之交錯莫不豆分瓜剖秩然不紊昔予在館局承修西域圖志及同文志二書於

七錄齋文鈔

兩部之疆索素所究心披閱之次益信其博洽賅備為一代有用之書因謂椿園曰是瑣記云乎哉因改從今名且夫崑崙析支丕叙於夏氏狄鞮肅慎未亨於周宗莫不以道道九夷八蠻昭一統之聲教焉然而規模有廣狹向化有淺深博駕馭之名者不可以語開疆闢土也存羈縻之志者不可以言懷德畏威也東西兩漢勒遠畧創非常子長孟堅一代鉅手作為紀傳第歷列國之名述傳聞之迹其於疆域分合之判沙磧星至之數未詳一二焉即其搜求土物詭為異事鈎稽葡萄天馬苜蓿外無聞也自時厥後俗殊政異地醜德齊大業開

邇通乎且末唐達西藏采及梵章自謂無前偉烈矣然外不能革單于之名內不聞隸司空之籍入貢無定歲駐鎮無重臣方冊所牘不皆實錄洪惟我 國朝版章式廓為從古所未有我

聖主天樞高紮地絡宏包武成大定以來闔門以外闢地三萬里北斗以北西濠之西鬢首鉤髻四疇突鼻之侶莫不向風稽顙編名屬國于是定準部之版圖區回城之疆界撫其衆庶駐以京員數千里星使往來耕屯相望測畧影頌正朔通泉流同文字撈玉貢果食租衣稅分年入覲開關以來未有惴伏馴擾若此之甚也今

七錄齋文鈔

觀椿園所輯嘉峪督關直屬戶庭之內安西置府咸登職方之書其在天山之北而西者自巴里坤烏魯木齊至伊犁數千里凡古之伊吾柳城高昌烏孫蠕蠕突厥之地已盡於此矣其在天山之南而西者自闕展庫車阿克蘇烏什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所謂城廓三十六國如車師焉耆龜茲溫宿疏勒莎車于闐凡在天山之南南山之北葱嶺之東者地已盡於此矣至於兩部之外則有左右哈薩克居準之西北東西布魯特居回之西北大小數十國無不星羅棋布四至八到愛曼戈壁聚米可數而考鏡原委誌其風土出產俾讀者一展卷

瞭然如在掌上信乎為卓然不朽之作而
國家功德之隆聲教之訖亦因是而可識其概矣

七錄齋文鈔

刑部題名序

曩閱徐健菴憺園集載刑部題名碑記前後二首愛其
文因考其時膺司寇之任者每以不克舉其姓氏為憾
及予為比部郎訪問是碑搜剔殆遍終不可得及詢之
老輩始知健菴當年以兄弟先後掌禁紀其遭遇之隆
止以意撰為碑文刊入集中實未嘗討論其人勒之於
石也因思補為題名錄積年以來隨所披覽偶有所見
輒為掌識久之遂成巨帙今歲在丁未扈從灤河
直廬多暇重加纂輯按年排比自順治元年至乾隆五
十二年挨次遞錄遂成此編披覽一過覺

聖代西曹文獻班班可考匪第前事可師抑亦以為
鑑惟是百數十年之久其人之科貫歷官記載未備尚
有待博雅者之增訂云

韓侯釣臺記

昔者飛熊入夢而周興鷹揚之績烈千古焉漢之韓侯即周之尚父也乃釣臺遺蹟亦幾與碯溪寺鼎峙寒流片石其竟王侯將相階乎夫自漢初以迄今日代不知幾更矣欲求昔時之故宮陵寢渺然無復存者而斯臺也顧猶得於荒烟斷壑之濱浮沉出沒若呼王孫而唁馬嗚呼夫豈臺之為歟抑其流風梗槩固自有不朽於騷人壯士之心者而不係乎臺之存亡歟方侯潛踪釣侶朝夕不能自給豎子出而侮之偶用於楚而又碌碌無以自展當斯時也其亦窮矣乃自歸身真主而沉慮

七錄齋文鈔

深謀氣歷一世三齊下韋雄掃呼吸風雷燭爍日月遂使強項三戶之基一朝漸滅而矢劉四百之祚垂手而定之可不謂奇才者耶獨奈何功成事殫而借譽假王始以雲夢繼以鐘室英雄百戰之身卒斃於殘婦人之手回首釣游之處竟與黃夫東門華亭鶴唳同腐心焉漢之酌恩不忍言也彼赤松高蹈其亦早見之矣侯何相恃之深乎悲哉夫以手提三尺之英主而望其如十三載觀兵之武王列土封功無嫌無疑此誠萬不得已之數矣覽是臺也吾惜當日之竿頭未進也

巴縣義塚記

古者漏澤之制所以集枯藏朽憫稽骸免暴露也禮孟春之月掩骼薶胔宋元豐間陳向以朝官為開封使者斥官地壑無主骸骨八萬餘具每三十為一坎環以溝洫什伍其坎而圖表之蓋仁人君子之用心與育嬰養濟諸制並垂今典重慶為全蜀要衝三江環流一大都會士客流寓與夫商賈遷類皆捐鄉井千萬里輻輳于茲土其生也以客為家其死也遂藎藎焉淫雨霏霏映流滿瀉軀骸所積隨波而去或炎曦蒸炙曝于城隅目不忍睹行道者心惻也乾隆三年戊午代州郎公莅

七錄齋文鈔

巴縣任嘆旅骨無歸爰城東大佛寺旁擇地一區創立義塚為垣為壙為塋為遂區以別焉其不能收者並置櫛分瘞之既而郡紳士龍君張君等向義樂輸同為信施積至七千餘金為置公田如于畝建堅室如于所歲給工役畚鍤以括拾四方之不藏者觀察王公奕鴻顏其塋曰體仁甚盛舉也公子畊心予同西曹數年矣今適春

使經過其地訪詢父老知後人奉行弗墜制日益廣澤日益溥是不獨公之良法美意藉以不朽而紳士之好行其德久而益度足徵此邦風尚之淳而足為斯世則

微者正未有艾，畔心星驛，載馳歸來，告子並屬為記。先人之惠政，並以告後之，茲是土，居是鄉者，相引勿替云。

七錄齋文鈔

普濟堂老婦院碑記

國家惠愛黎元，休養生息，無微不至。輦轂之下，地大物博，容民蓄衆，尤非直省可比。無告之民，往往奔赴，以慶更生。五城招徠，安插亦既各遂。其性復于廣寧門外，特設普濟堂，歲支帑項千金，米三百石，為貧病老民，蠶粥之需。其所以養所欲而給所求者，至周且備。乾隆四十年，大司寇光山胡公奉

旨，管理京尹增葺館垣，經畫章程百務，具舉復念衰病老婦，不獲依棲，未免向隅。因即堂後舊址，重為建房，間為老婦院。又計每歲薪米帛棉之費，甚鉅，無所出。

七錄齋文鈔

躬自首倡，輸金及公卿大夫之好義者，前後積至四千金。飭文宛平令取息為歲用，蓋五年于茲矣。今之鶴鳴，婆娑幕布而曝日者，皆昔之望門而裹足者也。今年予復承

天子命，攝尹事，過其地，悉其顛末，是不可以無紀也。爰勒碑以告後之君子，俾知其由來而歲入歲出之計，亦用以有所稽焉。夫前事者後事之師，創之難而守之匪易，其何以俾前功之不隳，而後効之克繼，尤不能不望于賢有司矣。

重修光山縣節孝祠記

乾隆四十二年歲丁酉邑侯山陰胡君莅光山甫下車
諾詢閭閻疾苦與民更新次第興除父老頌聲予既耳
熟聞之光之節孝祠失修近百年矣頹敝日甚地亦湫
隘侯將謀所以鼎新而廣拓之閱二年己亥則己增購
隣之隙地廓而大之重門疊道為堂為室為廊為廡為
垣墉為庖厨為祭奠之位為守祠之舍鉅細畢賦煥然
改觀何其整以備也既落成乃以札並繪為圖緘致都
下予予文以記事予惟劉子政傳列女如曹如蔡不專
以節著劉知幾識范蔚宗傳列女不當以才重先儒建

七錄齋文鈔

之而近代學者則又以列女非烈女專書節烈一門為
失史意予竊以為不然女子德言容工惟德為重學與
才皆非所急夫忠孝本也文章末也士大夫之不朽者
亦在此不在彼又何論閭閻以內乎善夫李廷壽之言曰
婦人主織紉中饋之事德以柔順為先乃舉其中庸未
臻其極惟貞操峻節志不可奪斯無以尚豈不諒哉然
則節孝者誠婦人之至行列女之上德矧其中有仰事
俯畜以一身承先啓後措綱常倫紀之重且大有烈丈夫
所不能為者而謂風世厲俗之道不即于是而寓歟
我

國家崇寔行表貞歲旌節孝工自國史下逮郡邑志
廣采博收不稍遺于荒陬僻壤頌青史筆之形管書之
猶恐未家喻戶曉惟專祠之設其人則近在里巷其事
則昭著見聞而褒獎錫以

絲綸春秋隆其俎豆其揚幽光于既往維名教于方采
者尤大彰明較著記所謂生而有德歿而祀于社者節
孝一祠寔鄉賢並重侯治光以來教化大洽茲之捐俸
重修匪徒肅祀典妥貞魂且俾此邦人士瞻棟宇而念
松筠女有士行德乃維馨克勵節于冰霜自爭光于日
月鬚眉丈夫亦將感慨奮興各修其孝弟忠信之德其

七錄齋文鈔

于人心風俗豈曰小補之哉光州居南北之中風尚淳
厚士女咸務實行予既景仰幽芳而又樂賢侯之振作
風勸于不勸也于是乎書

重修內城中街闕廟記

闕廟祀徧中外凡都會郡邑暨村墟井里之聚落以至
名山巨川殊方遐島言卉服之荒且遠靡不崇禱雕
宮以祀春秋以享伏臘重跼累翮影赴響臻者蓋二十
餘年於茲矣我

朝徧禮羣望懷柔百神尤於 神有加禮追封三代隆
及所自出今

皇帝尊禮靈祇以 神謚未合名曰忠義用闡幽光
復於封號增靈佑字載在祀典伊古以來禋祀輝赫者
宣聖外惟神為最盛京師輦轂之下廟數百區中街一

七錄齋文鈔

廟版自前明改舊碑稱其壯麗宏偉又稱木像能屈伸
乘馬不墮自遠徒來初祀於民舍一日汗流被面拭之
不止有居民金惟節夜夢神恍惚若有所指因即其地
建廟移像供其中故額曰顯聖距今凡二百年乾隆癸
卯玉觀察德卜居於是方瞻禮之餘見丹青剝落棟棟
傾欹鳥鼠之莫禁而茂草之不除也怵然動于中爰加
重葺塗墜黜壁闕五月而告成夫神之安於廟猶人之
庇於宅也士民各有室廬不惜拮据以免飄搖即闔黨
里巷之疎遇風雨不蔽者方將共謀為一椽之蔭倘有
所難忍即義有所難諉而况呵護一方沐和甘而安作

息霓旌玉節為明神所陟降而且近在尺咫之間者哉
則茲舉也誠甚盛事工既訖觀察將勒碑以記而屬予
為文其又何敢辭至 神之取義成仁氣塞天地功在
社稷烈炳幽明則述不勝述且人具能道之固無俟予
之贅言也是為記

七錄齋文鈔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second section.

重修明楊椒山先生故宅碑記

京城宣武門外渣子橋西松筠巷故明贈太常少卿容城楊椒山先生官兵部時故宅也公之大節彪炳史策容城既有專祠清苑白溝皆立廟像惟此故宅獨以巷名何也傳聞公身後士林重公名義購其故宅建為祠春秋祀之公建之祠無常上招僧住持供灑掃之役繼流萃處松筠名菴由來舊矣昔京師立都城隍廟凡直省城隍神主分列兩廡不知何年士庶乃以諸城隍神主列置公神座左右而好事者咸稱公為都城隍神迎像換水結會立碑喧傳百數十年不知其說之自起既

七錄齋文鈔

而寔然迄今僧已屢易廟亦漸圯按

國家令典城隍之神與風雲雷雨山川同列通祀公之正氣丹心炳於星日聰明正直沒而為神於理固當即祀為城隍亦歿而祭社之義然典禮無微君子弗道且公之精靈自在千古初不以此見奇惟久廢之後傾頽日甚奸僧盜驚羣寮毀售材垣殿宇僅存柱礎脫落瓦礫毛角蕪穢不除士大夫過從其間相與慨然傷之乾隆四十九年夏楊侍御培山巡視西城李侍御春麓稽察街道廉訪匪僧治以法更召老成住持而同時官於朝者倡義重修故宅於是新廟貌整群房購復西院復

做清苑祠敬錄我

朝

御製碑文揭于楹端上以安神下以蓄衆立為條約歲推司事京宦二人綱紀之於是松筠菴恢復舊式煥著新觀經始於乾隆五十年乙己之春落成於五十一年丙午之夏宗丞曹慕堂先生實始倡義經理其事以余曾始終周旋其間俾為文以記余按昔賢祠宇起於後人追慕而建者必擇地而施今茲故宅則公生前所常居處緬想芳型於斯尤切嘗讀公年譜嘉靖二十六年丁未年三十二歲成進士除授南京吏部主事越四年

七錄齋文鈔

辛亥擢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旋以諫阻馬市廷杖謫邊壬子冬復遷至武選司癸丑即以劾嚴嵩下獄是前後居斯宅者僅一載如傳舍耳而至今人心翕然相與愛護保持不忍暫輟蓋公之靈爽日在天地雖烟雲草木一宿蓬盧猶將繫人之思於無窮矧其退食休憇之所曾藉香而修諫草者耶夫自明嘉靖至今僅二百年興廢不常已如是茲之所興詎必久遠不復頽敗然高山景行人有同心即今重修集事之不約而同越三年而鄭重如初則他日以時修葺引之勿替者又寧有異焉因記其顛末勒諸貞珉以獲同事之請並告後之君子

一錢莊續置新田記

歲丁未之久馬君資園李君璞安以兩庠灑掃會項公
用之外歲有所積蓄萃餘金續置新田一區坐落城東
之鄉計田 頃 畝歲收租稻 百 十石素稱
膏腴之壤旱潦無傷既與諸同事諏吉立券復緘書至
京師告予屬為之記予惟斯會也自 先大夫創議以
來僅同一筭之覆歷經同鄉好義之士奉行無勅鄭重
其事至丁酉歲特置一錢莊于城東歲修不置廟貌常
新迄今又閱十五年復得續置此田向非諸君子精心
合志任勞任怨而持之以恒久不變之力曷克臻此每
南中士大夫渡淮北來者咸稱吾郡風醇俗美士人讀
書敦品急公義而重氣節目覩兩庠輪奐燦然常新旁
及祭器樂舞次第修明大脩其所以安
先聖先賢之靈而振勵學校諸生之氣者靡不具舉嗚
呼可不謂感烈歟往者大河以南大江以北雨暘偶愆
愆農頑佃每藉口歲稔盜匿田租致地主所入恒不敷
額吾鄉郡邑守土者多大賢深悉其弊履勘得實力禁
澆風勸懲互施以故主佃歡然戶有蓋歲久而大變其
舊染之習矧一錢莊尤為腴產逼近城闈數十年來無
擔石之虧者蓋仰荷當事循良之惠而核實彰瘡之道

得也抑又聞之比年以來漕督毓公以元勳之世胄籌
七省之軍儲任重務繁猶以其暇日偕太守伊公屏騶
從携文士遍覽郡城之風脉履畝而相其高下方舟以
測其淺深濬文渠以環繞書院通水關以迅達市河上
導其本源而下暢其尾閭俾數百年淤澱閉塞之害
一旦而廓清之于是青青子衿蒼髮黃髻之侶羣遊覽
于紅橋綠浪之濱歌詠太平之風日自今以往將以墊
斯民于奕禩之安而肇諸生以風雲之會予老矣既得
拭目而觀德化之成而灑掃之後又得藉良友之勞績
以告無罪于 先人寧非予之厚幸也乎

擬徐樂上言世務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於固民心而已民心未固雖海寓宴然而識微者有厲火斷紂之懼民心一固雖舉不世之業創非常之原而天下有泰山磐石之安故君之於民可動可靜而不使或渙民之於君如臂如指而不忍或離國家受命代秦除峻刑恤民疾不治誹謗不孽諸侯將建萬世之長榮舉斯世於三代之隆也陛下握乾符摠萬方察風俗登賢良胡政不舉局令不行威德上隆和澤下洽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斯誠欲治之會矣夫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高下燥濕各殊其風氣寬

七錄齊文鈔

柔剛勁各異其性情而究之懷仁慕義尊君親上之心固無智愚賢否之異故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任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鎔惟治者之所鑄綏之來而動之和古與今有二道哉惟賢主宰制群動經緯萬端明燭乎起化之原而默察乎安危之數子意億兆民庶無有遠邇親疎雖在萬里之餘待之一如輦轂之下操其要於宮寢黼宸之上而徵其效於山陬海澨之遙教化已明習俗已成由是陰陽調而四時和膏露降而五穀孰清和咸理四海一家是不獨窮巷布衣親鋤棘矜之徒莫克揭土崩之勢即有強國勁兵不得旋踵又何有瓦解

之憂乎其在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蓋言上之恃乎下而柔遠和邇之道不可一日而不明也

七錄齊文鈔

答李仁圃

月日奉教悉台履增祺薄遊省會無攬湖山之勝昔人
所云山水脚因使帶看者正復爾冬初北上似不為
遲務於仲冬月投供所有印結供單當先期令人豫備
慶典附祝或有加級之恩是未可知癸未開選約在明
春刻尚有二十餘人內有不到者十餘人郎君三場得
意雙鳳齊鳴為吾鄉佳話昔滁州二吳同生貌相似皆
中鼎甲敢以移贈二李也陶世兄到京得悉家鄉一切
新修周孔廟因位置未定有詢于芻蕘之意弟薄植無
知寓中無書可查細想歷朝除先聖先師之外亦無周

七錄齋文鈔

孔並祀者嘗謂三代以前之道統在帝王故皆祀於歷
代帝王廟三代以後之道統在布衣故皆祀於孔廟其
中惟周公上不列於帝王下不列於布衣遂無所屬無
所祀每為恨事太守此舉寔獲我心考我朝于文華
殿之東有傳心殿其中祀皇師三人帝師二人王師四
人先聖二人皇師伏羲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
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周武王皆南面而
設位是父子不嫌並坐也其左為先聖周公西面其右
為先聖孔子東面是周孔不嫌對坐也本此意以行二
聖並列周公在東孔子在西議禮者誰能非之不獨遵

時王之制也即揆之周公無驕之心孔子夢周之意亦
無嫌焉然此不過一人之私議未考之古書未質之名
賢亦不知當事之意拍若何鄉黨之輿論何若足下存
此說于胸脚倘顧問可耳亦不必以為出自弟意也

七錄齋文鈔

答勺湖諸子書

春轉淮洲祥徵吉第遙稔鄉望日隆潭祺霞蔚品同春
謁本數十年讀書養氣之功言比金堅樹後生輩懦立
頑廉之範先人之欽佩已深賤子之景行更切數年睽
隔鄙吝滋深每逢彙翰見頌不啻身俟函席茲復接披
公札閱念勤孝昌勝銘佩洒掃會項前蒙眾議置田數
載尋思誠無愈于此者外間風爭售勢所必然至僕
棄楊庄薄產寔欲為舍弟補苴承諭以會項相償亦屬
公私兩便但當弟求價之時適為此購田之舉外觀形
迹慮有類於脫累圖財設有局外之士指為假公濟私

七錄齋文鈔

不獨弟百口難分即三先生亦覺主持不力是反心雖
云無愧而多口不可不防縱見信於今人懼難諒於來
者此所以再四躊躇而終於方命也况楊庄計值不及
千六百元與會項亦不相合至於前言已定斷在必行
與其久延不如早決一善地朝聞而夕成不必通知於
弟不必謀及眾人迅雷不及掩耳惟斷可以速成伊古
以來莫不如是弟秋冬間亦擬乞假南歸省視家叔彼
時或可相助為理經營善後事宜益得附驥之樂倘外
間有不諒者執產求售則不妨姑以楊庄之說搪塞一
時是則可權詞以却者弟亦不急求白迫大局一定

立契畫押之費藤無碍於本根矣夫需者事之賊也葉
室道謀三年不成惟決惟速獨斷獨行諸先生自有定
力以處此勞怨雖集於一時頌聲寔綿於奕禩而藉餘
光于良友期告無罪於先人尤弟所每飯不忘者也

七錄齋文鈔

答洪素人書

蒙示晉省李金虎讞稿一議仰荷堂褒具悉敦倫執法陳義甚高而惜其不善讀經也瘋病殺人舊例不拘人殺禁錮終身自憲臣崔公奏定凡瘋病殺一人照例永禁其殺二人以上則擬絞入秋審九卿會議或緩或寔各視情之輕重要皆指殺凡人而言其殺內外服制者各有本條不在此例是尊卑之分名義至重不比凡民此案李金虎曰瘋發殺死一妻二子除殺子應徒輕罪不議應照殺妻本例議絞仍照瘋病永禁該撫擬以瘋病殺三命照凡人定罪情罪亦協秋審入緩自稱平允

七錄齋文鈔

今足下謂殺死凡人二命既入情寔則殺死妻子三命亮戾所鍾尤應入寔且謂虎狼不食其子父子兄弟之恩根于天性殘賊之人眾所共棄據論孟春秋而折衷于周書元惡大憝刑茲無赦不宜區別誠如足下之言比而同之凡殺父兄殺子弟者必將概擬立決乎抑將減弑父之凌遲亦歸秋讞俾殺兄之立斬且暫稽誅而一一入於情實乎不然則於骨肉天性之恩終有參差與刑茲無赦之文終有不合也僕聞之引經斷獄君子所與文害詞害意大賢所識若詞意本明而死於句下不求甚解又不如束書不談之為愈僕按康誥刑

茲無赦其曰刑者非胥戕胥虐概從而殺之蓋五刑各有其等父子兄弟各有其刑古今異制名殊而義則同周王之意教益侯各就其不孝不友弗慈弗恭之罪刑之而無赦身觀誥詞曰乃不可不殺曰時乃不可殺曰汝其速由茲意率殺皆名言殺而此獨曰刑所謂義刑義殺顯示區別然則刑之非殺之非僕之穿鑿經義也明甚足下乃概以情寔二字當之是何心耶夫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親之殺禮所由生出禮入刑自有差等康誥曰紹聞衣德固由文王作罰者也而又何疑焉况瘋病殺人不同謀故誥詞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既道

七錄齋文鈔

極厥辜時乃不可殺本虞書刑故無小宥過無大之旨周禮一宥曰不識三赦曰蠢愚凡民皆然何況病瘋李金虎者為式乎為適乎不待智者而決倘欲執瘋人而責以春秋之書法論益之遺言是何異于遇瘕犬而告以麒麟之仁神羊之德也哉僕亦知足下持議雖堅而事之不可行足下之心固未嘗不昭也弟與足下談

經

答伊太守

淮郡襟帶河湖為漕運通途百貨咸集魚米沃壤乃近年間閭凋瘵災饑頻仍歲下蠲租發帑民雖得生究乏養生之術夫淮郡澤國也近年以來淮黃底淤高仰山邑四鄉田畝日漸低下每一霖雨禾苗被淹查山邑之田卑窪者十之九高田十之一而國家百年休養生齒之餘數十倍於昔年人衆而無利可耕此凋瘵災饑之源也又地利不盡農事不修風俗日靡交接日廣蠶織不講地方安得不窮河決老壩口之後情形更為大變元氣一時難復為今之計莫先於勤求水利淮黃底高田日低下多疏支渠庶田中之水各有歸宿去路縱天降霖雨有支渠導之入蕩入海田中無積潦則禾苗可歲獲矣然水利亦履行之功虧一篑有名無實其如何應興水利之處尚未講求此宜加之意也夫多一支渠即多數百頃良田可出數十萬石籽粒省朝廷之蠲貸大矣盡地利力農事節靡費講蠶織如此而財賦不饒人民不富者未之有也

一漁濱河石洞之宜為長流水也山邑東北鄉地廣田多綠漁濱河壅塞皆為豆麥旱田而水路不通每一雨水北來一障水漫溢數十里田畝歷年皆無收穫人民

逃散四方今幸發帑疏濬開永利閘放水將來兩岸八九十里荒蕪之地盡有水灌田然所憂者永利閘不能長開耳何也永利閘之下為烏沙河東流至慈氏寺向有石洞三座于石洞之上分為二股一股北流為運鹽河一股東流為漁濱河緣鹽運計往往將鹽河放滿即將永利閘堅閉將石洞築壩填塞涓滴不復東流而八涇河澗河之利晝夜長流所慮者東去漁濱河水流甚暢而北流鹽河地微高仰水易淺澗勢不得不將石洞打壩才一打壩則漁濱河不復有水惟祈將石洞改建開座如鹽河無水即閉閘鬱水入鹽河鹽河水既足用即開閘入漁濱河既不悞鹽又不悞農實為兩便向來只管鹽務不管民田大為非是

一市河之來源去路皆宜疏通也查市河之源由西門興文閣引運河之水入城遠府學三台閣麗正書院曲折出北門水關經新城東水關外下范家冲東去八九十里下蕩前明市河疏通一則秀水環繞文風攸闢二則穢惡疏洩夏無瘟疫之災三則在在活水火患減息其大利尤在東去以通財貨為百姓日用之利向來止疏城內而去路不暢宜其無益也

一城北郊外宜建長堤也老壩口決溜向南趨宜自新城東南起西北去直至烏沙河抵運河建一長堤以為三城保障留鹽河于堤外其堤內之積水俱由東南直下蕩中即挑此土成河以築長堤可成寬河以通馬家蕩而百貨皆集于新城東南門外矣利莫大焉此後如老壩凡黃河南岸縱有決口無不循此堤而東下入蕩于三城毫無所浸豈非百年之長策乎

與紫坪

豐年報賽修舉祀典聞之慰甚八蜡廟祀劉猛將軍由來久矣各省郡邑皆有劉猛將軍祠畿輔齊魯之間祀之尤謹究不知為何神據畿輔通志引靈異錄云將軍姓劉名承忠元末指揮驅蝗保穡列郡祀之方問亭制軍大吏中號博雅者修壇廟祀典一書于此亦承說無所考予按怡菴錄載宗景定四年三月八日封揚威侯並載制勅則神乃南渡名將劉錡也生則敵愾効忠歿而捍災禦患其世祀也固宜其勅曰國以民為本民實比于干城民以食為天食尤重于金玉是以后稷教

七錄齋文鈔

之稼穡周人畫之井田民命之所由生也自我皇祖神宗列聖相承迨茲奕葉朕嗣鴻基夙夜惕若通年以來飛蝗犯境漸食嘉禾宵旰懷憂無以為也黎元咨怨末如之何民不能祛吏不能捕爾神力掃蕩無餘上感其恩下懷其惠爾故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淮南江東浙西制置使劉錡今特勅封為揚威侯天曹猛將之神爾其旬服血食一方故勅是掃蕩飛蝗乃錡之功祀之宜也今以劉承忠代之陋矣予謂三代盛時馬豕猶虎之類皆有所報而除治蟲獸鼯鼯皆列專官蓋不以物賤而不之教先王治禮幽明一也其義甚深初不必指寔

某某姓氏而肖像以祭也

七錄齋文鈔

與陳明府

聞禁酒之全甚厲譽者少而謗者多此固不足深論昔者方望溪奏請嚴禁燒酒一疏尹博陵嘆為一代名言孫合河相國力駁其議並陳燒酒之益斷不可禁愚謂事有理所不可行而情不能已法所必當禁而勢不能除者此類是也酒之為物有益有損自古已然燒酒則興于近代其始因邊疆士卒藉以禦寒壯五省燒酒尤甚糜費五穀歷奉明禁本重穀裕食之美意望溪欲悉行嚴禁民間不得復燒涓滴重本犯之罪名嚴州縣之處分竊恐小民無知好飲者比戶皆然售買極易逐末之徒趨利忘害甘犯禁網將愈啓富民之私造而滋吏胥之為奸騷擾糾紛而終不能絕也即使嚴刑峻法連坐鄉隣勢在必行而小民之日飲者不能因此俱行戒止勢必羣飲黃酒其為數必十數倍于燒酒日費十文者將費百文不止于百姓日用生計大有所損且用黃酒者日增價值益騰製造益眾耗費穀米亦十數倍于高粱柿棗其耗五穀也更甚于燒酒然則欲禁燒酒必先禁民飲乃可行能乎否乎語云興一利必有一害予謂除一害必增數害積重難返之勢惟有因任自然去其太甚而已他如私鹽私參禁之何嘗不嚴而究不能

七錄齋文鈔

止矧日用常行之酒也耶 望溪同時又有禁烟一疏
稍為近情然同一不能行噫治國治民之道固難與一
二書生言也昔章處厚議盜法云強人之所不能事必
不立禁人之所必犯法必不行望溪治未之曉而足下
尚欲拾其殘藩何耶

七錄齋文鈔

寄薦師啟

閣下盛代仙儒清時良牧慶雲叶瑞搏扶掖而上者鷗
運北溟福曜惠臨覽德輝而下之鳳翔南國邇者濯水
壺而鑑士宏獎風流柄玉尺以衡才標持月旦斯人依
為廣厦吾道倚若泰山匪第爨火收琴色絲辨石已也
某樗殘自信葵向徒殿廿載飄蓬終滯棘闈之選三春
策蹇將為槐舍之遊昨因被放乎秋闈彌慚白腹近知
見收於宗匠得荷青眸玉不連城幸經彫琢金雖躍冶
曾入洪爐自幸得師出大賢之門為厚幸翻憐失意而
知己之感乃逾深忽枉文旌分輝蓬戶祇緣餓出未遂

七錄齋文鈔

樞迎急思偈錄于籠中不禁奮鳴於樞下忙趨表浦遍
訪膺舟乃以咫尺之間龍門未覩空仰雲天之誼蟻悃
莫伸徒踟躕於河干遙瞻望乎天上回思品題逾分永
佩一字南金從茲仰報無涯願矢終身北面相違帶水
而予懷渺渺曷勝泗洲之思仰止斗山則公望巍巍莫
罄攀躋之願謹緘尺素聊寫寸丹恭頌崇安願言景福

寄同鄉外任諸公

淮郡舊有會館在都門東城百餘年來久經傾圮鄉人至輦下者投報無方實為憾事曩日

同鄉大人先生諄諭另置一區外任捐資京員籌辦四十年來屢議屢寢迄無一成緣在內者墊款無人在外者欲寄無所是以遲遲其行茲有宣武門外橫街路南住宅一所大小二十三間所費無多同鄉在京者公議先行借項墊購價銀五百兩當經立契銀房兩交將來葺治牆宇區分住房製備什物在在守等項尚須費五百金足完此舉幸眾志之相孚慶公事之獲濟稍副士錄齋文鈔

鄉先生多年垂注至意用敢公陳顛末伏希協力助成懇於本年十月內寄項交刑部阮寓歸款列入勝冊以便年內擇日興工不獨觀光謁選者叨此無窮即官遊入觀

形廷息軫停驂無庸別尋寓館惟是同鄉外官本無多人不敢僭定數目每位約以百金為率並祈指示好音庶得藉手告成并免逐月子金之費益戴厚誼靡涯言猶在耳事屆垂成不勝望且幸焉謹白

覆英夢堂先生啓

昨奉

旨令兼部院之科道官撤回本衙門行走惟刑部與理藩院的留熟手奏明留部奏遵奉辭退面陳各堂諒蒙俯鑒今早聞貴州司又復辦稿奏留密思此次

諭旨甚嚴

聖明照察無微不至其刑部准留者乃必不可少之人現在人材不乏較他部為尤甚止宜奉身引退斷不可藉詞戀棧奏行年四十始知讀律掩卷茫然十載以來謬誤遺漏之事不知凡幾于刑名二字寔屬毫末未諳七錄齋文鈔

並非

諭旨內所指必不可少之人茲當發令之始輒思乘機冒進上應

明詔萬不敢出此况任重道遠將來必有舛誤倘日久異轍重負師恩尤深愧伏思閣下愛人以德每以士各有志不以強人為念故敢滙陳衷曲伏希垂鑒至眾司負苦留意誠可感然皆屬功名淺見非愛人以德者承辦稿案不過尋常供職輒謂通曉律例自欺欺人識者齒冷若更據以入

告異達

聖聰無寔盜名必干神忌尤不敢妄生此想葵本江南
一秀才耳二十年前課徒授餐啼號無聞即舉室歡然
意滿今得為五品清要之官自揣不能稱職清夜含愧
若不循分安命誠非福也素蒙知愛多年迴殊儕輩銜
環有願不在簿書谷堂有未能俯允之處統希閣下
一言垂諒則其事可寔為益寔多謹啓

七錄齋文鈔

馮古餘學博徵挽言啟

夫國尊者舊士仰經神悼辰已之竟逢痛楮模之頓失
雨淋草宿助淮渚之悲歌雪擁陳根睇金沙而屑瑟惟
古餘先生圓規方矩道有本源提要鉤玄言無枝葉才
稱吐鳳早蜚石鼓之聲堂慶登鱸爰著青禮之範移河
汾之講席香生泮水之芹蒞枚叟之遺鄉芳櫛小山之
桂經持家法茅且化而為荃望樹人師璞盡琢之成璧
若其風標彌邛邛官味偏恬寵辱不介於虛舟於度常清
於霽月未達司業空吟繫馬之詩何異安邱獨著瘦羊
之譽方謂槐市愀承夫素業蒲輪貯錫以殊綸夫何逝

七錄齋文鈔

水不停靈光易隕撫海山而罷鼓望梁木以長顏懷舊
德於西州情殷腹痛溯人倫于南國誼切心喪焚香讀
庾信之銘雪涕續襄陽之記敢行短引助緇謳鈴唱以
增哀試鑄偉詞附薤露松雲而共咏云爾

顧母錢太宜人徵詩啓

歲戊戌嘉平月為顧景園比部尊慈

誥封宜人錢太君六十大慶之辰輦下卿士咸舉兕觥以介眉壽而景園闡揚慈節將乞言于鴻筆徵歌詩而永令譽謹述事畧以資采覽太君姓錢氏為錫山望族母秦孺人中年邁疾太君方及笄侍疾以孝聞代持家政盛相組紉之宜在家時已嫻習洎歸贈公恪庭先生時堂上富平公暨姑金太宜人具慶一室而祖姑吳太孺人年開七秩太君仰事重闈婉容怡聲能宛轉得其歡心晨蓋夕膳非手製者不以奉雍正壬子癸丑間富七錄齋文鈔

平公校書秘館恪庭先生亦遊學南北太君身兼子職摺柱內外事賓祭酌酢無纖恙不周金太宜人每有所諮詢則皆已部署稱其意旨常嘆曰誠先得我心更難其為無米炊耳會吳太孺人患疾瘳年逾八旬轉側需人金太宜人先以扶掖積勞至是亦卧第弗起太君以一身慰愁兩地不敢露憂惶之色視樂餌親抱持眠食並廢心力交瘁者閱兩月先後有起色益謹奉食飲是抄七進昕夕調護或以身代枕竟夕不倦遂得報痊金太宜人曰是克盡婦職更為我代盡婦職者終身每語人述其事歲辛酉恪庭先生應京兆試已入彀額溢置

副榜第一歸來舊好代為扼腕太君獨不以得失介懷開譽悲當於理先生其然謂師友之言不及此至甲子再踏京闈棘舍中得嗽症扶疾歸吳下太君一見驚愕不敢言加意調攝閱明年發益劇夜半額天祈以身代而私封肉和藥碗以冀痊終不起一恸幾絕七日不進勺飲金太宜人痛子之餘見之益增哀感太君憬然若有悟曰垂白在堂貌孤在抱皆吾責也強起視事經理喪塋悉如禮嗣二十年中家徒壁立茶麥富辣嚙指酸心而養志承顏雖叔水有餘歡足不踰閭閻而主持家督綢繆戶牖外內肅然其訓子也自髫齡授讀以至成

七錄齋文鈔

人嚴不以慈廢勞不以愛弛每景園負笈歸黃卷青鐙而刀尺之聲與咿唔相應稍長輒述恪庭先生攻苦績學往事觀縷不倦聲與淚并景園泣識不忘戊子己丑景園睽捷入翰林習清文太君緘家言勗以讀中秘書逾年散館改授西曹又屢誡諭曰人命至重稍不慎終身悔無及少年司刑獄吾甚懼焉迨迎養京邸每日暮退食必誌詢案情聞有所平反則色喜六七年以來如一日先是太君守節年例既合旌典族中欲申請於大府太君泣謂景園曰幼不幸殞所天幸有子得守志吾分內事耳汝父責志歿未被贈典吾不忍先受旌及早

卯丁酉

國家學慶叠被恪履先生晉贈奉政大夫太君晉封直人南中族姓亦即以節孝嫩行臚呈待旌于

朝噫苦節慈明之德即疑接受社之基詎不信歎夫善必貽諸後昆而有其勞者必食其報太君賢明之性艱貞之遇積久而獲考康寧之益河山象服邸舍雍容上奉重闈融融洩洩孫男孫瑜挺侍環映座隅御板輿而遊進康爵而飲槐棘間稱盛事設臚其畧俾揚彤史之輝撰朱華之曲云

七錄齋文鈔

四聲系表說

宋禮部韵分平聲三十部上聲

多卦韵入聲十七部至劉平水以去聲

卦韵未併之故而妄刪證韵以符三十部之教元人又以去聲既無證韵遂並上聲中之拯韵而亦刪之是十

蒸一部竟無上去二音不亦怪乎至于入聲少十三部

者則支微齊佳灰魚虞蕭肴豪歌麻尤十三部卒無入

聲故也元人周德清中原音韵謂古無入聲乃以入聲

十七韵分附諸韵而其所附則以屋沃為魚虞之入陌

錫職為支微齊佳灰之入覺藥為蕭肴豪之入月曷點

七錄齋文鈔

為歌之入屑合葉洽為麻之入而東冬庚真文等十七

部反無入聲訛以併訛教百年如長夜韵學之晦盲否

塞至是極矣顧氏亭林毛氏稚黃始變其說而猶未

盡指其謬毛氏西河李氏天生大聲疾呼而昭然揭日

月矣顧俗本流傳漸染已深而諸先生之說汗牛充棟

未必家有其書即有者亦未必解讀故暇日擬為此表

以示之畧誠知部屬之各有所系由是而辨通韵考叶

韵也不難矣

通韻圖說

唐人嚴律韻而古韻浸亡宋人併唐韻而律韻亦失近代才人學士所遵用之韻書不但非唐宋之舊并失平水初併面目大抵皆元陰時夫兄弟韻府羣玉本耳諸家通轉之法亦不出陰氏所注及宋吳才老明楊升菴二家之言其中臆說參差自相矛盾不可枚舉有誤認同用為通用者有平聲通而上去入不通者有上去入前後各異者一盲引眾盲謬種不絕也自亭林西河子德厚菴諸先生出誦明切究大聲疾呼而此事燦然明矣雖諸家議論未盡脗合或嫌泛濫或失膠滯要之韻

七錄齋文鈔

學之本末源流考摺顯確前人之承訛襲謬指駁無遺亦六百餘年韻學大昌明之會也予少作詩文心疑俗本之誤而未敢言少長讀音學五書古今通韻榕村韻書如瘡得爬一如意中所欲言近見承學之士于諸先生之書束之高閣而貪俗本之簡便如蝓蠅轉丸蘇合在前弗顧也心竊憂之因取宋之吳氏鄭氏及本朝諸名家之說參互考繹而折其中立為通韻諸圖其上則總提五部以統聲其下則分系十一部以通韻既成書不盈一帙按之各家之說及李杜韓白歐黃蘇陸李何諸詩人之詩皆不齟齬噫古韻不可考而通韻則

可知充棟之書不易讀而掌訣則無難誦而識貪常嗜瑣者流盍亦歸而求之歟

七錄齋文鈔

祭玉圖說

璧羨

好三寸云者特起羨之璧然耳非諸璧之好盡三寸也
玉人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璧琮八寸以類聘圭璧
五寸以祀日月星辰則九寸者好三寸八寸者好二寸
六分有奇五寸者一寸八分有奇可以類推必執好三
寸之文以概諸璧則有名璧而實璞者矣

黃琮

蒼璧禮天黃琮禮地璧圖琮方所以象天地之性也陳
用之琮形正方之說近似可信後鄭云琮八方以象地

七錄齋文鈔

此比大琮每角各剡出一寸六分長八寸厚寸按玉人
云大琮十有二寸射四寸厚寸是為內鎮宗后守之並
未有八方之說近人主其說者乃云據考工記明言射
四寸曰射則有角可知曰射四寸則其角非小銳可知
若四隅為角平正即或可謂之射亦無從判四寸之介
則鄭說是也夫大琮黃琮二制各則射四寸之文正見
於大琮非凡琮所得同可知必以為琮制盡射則組琮
鼻寸有半寸豈琮盡有鼻乎典瑞玉人並于大璋中璋
邊璋言射四寸平璋中璋言射二寸又並云璋邸射是
射為璋制明甚其所以則四寸二寸之介者在璋之上

端猶聘禮記雜記之言圭剡為剡上寸半也大琮亦之

射四寸者蓋以八寸之琮而琢出四寸之璋為射猶圭
之爪璧為邸也璧圓琮方圓者以圭方者以璋圭上剡
璋上射固其宜矣琮不盡射猶圭不盡邸耳以大琮例
黃琮目為八方之形將毋以四圭兩圭有邸者例大圭
而云大圭亦以璧為邸乎況經記所云射者並非八方
之形乎

四圭有邸

四圭有邸謂有邸之圭凡四也舊說四面各琢出一圭
長尺二寸共邸為三尺與大圭同非是先鄭曰或說四

七錄齋文鈔

四圭有邸有四角也以邸為角未聞其制 兩圭有邸
同此

璋邸射

璋邸射謂日邸而射也其邸則琮以大琮射四寸之文
知之其制蓋與大琮同按圖以邸為璧與圭邸同非也
圭邸以璧璋邸以琮

祭爵圖說

瓦甒

太尊瓦甒太一物考儀禮冠昏特牲少牢等禮皆用兩甒燕禮云公尊瓦大夫射則言膳尊甒禮器亦云五獻之尊門外在門內壹君尊瓦甒則瓦大即瓦甒大尊無疑矣孔疏君尊為子男既與燕禮大射之文不符而郊特牲疏之祭天用瓦大瓦甒分為二物聶氏從之二物之分既不見經据且聶氏自于太尊下注之與瓦甒形制客受皆同則無可分異明甚陳用之云有虞氏尚陶故泰尊瓦此固可參攷禮文而得之山尊山壘二尊之

七錄齋文鈔

為一物亦猶是也 或以大壘為太尊非也大壘實壘太尊實酒二者不同 陳祥道曰鹵盛鬯之器也古者人臣以鹵不以鬯則鬯之未祿也實鹵其持祿則實鬯矣按郊特牲黃目鬱氣之上尊也明堂位鬱尊用黃目灌用玉瓚大圭則是鬱鬯之尊用黃目灌用圭璋經有明訓未祿將祿之節持臆詞耳鬱人和鬱鬯以實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其分甚明毛萇混鬯鬱為一孔氏已辨之鹵以盛鬯鬯以盛鬱陳氏不得其解而強為之說故輟鞅難通且圖當補鹵于大壘之下 黃目即黃鬯

孔穎達曰黑黍之酒自名鬯不待和鬱也鬯人掌祀鬯鬱人掌和鬱明鬯人所掌未和鬱也故孫毓之鬱是草名今之鬱者金以和酒者也鬯是酒名以黑黍一秬二米作芬香条鬯故名曰鬯非草名古今書傳香草無稱鬯者

枕尊

方靈臯曰凡裸事謂賓客之裸事也不曰賓客用枕者王弼臨共介鬯則弔臨亦用裸也鬱人統言賓客之裸事則凡裸事則凡裸事既盟謂祭祀賓客也此經既祭列祭祀所用而又曰凡裸事用枕則謂賓客弔臨之裸

七錄齋文鈔

可知矣冠禮亦有裸故以凡諫之舊說裸當為埋非也上列四望下列山川則埋祭已具矣

燕禮大射禮有酌膳酌散之文膳尊為兩甒散尊為兩方壺則散之制如壺矣散之別有二用以實酒則燕大射是也用以實鬯則鬯人所云是也第鬯為黑黍釀成者與他酒不同

酒壺

既有方圖二壺此酒壺為駢枝矣

觥

兕觥雀爵也專以罰爵言之則偏矣聶氏引禮器特牲

之文以為觥之所用正禮所無不在五爵之例而不悟
觥為角爵然則詩桑扈紛衣所云兕觥皆非正禮耶故
兕觥之解從箋不如從傳其用則禮書詳之矣

禮書曰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
苦成叔而甯曹子歌兕觥其觥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
孟穆叔子皮而舉兕觥是燕有觥也閭胥掌比觥是鄉
飲有觥也紛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

豐

鄭君云豐形似豆而卑並無人形之說聶氏既引張駁
制度之說為無據而圖仍作人形何也十四卷坩下注

七錄齊文鈔

云坩以致爵亦以承尊若施於燕射之禮則為豐其說
豐則是而說坩則非蓋坩以土為之非豆類也聶所圖
坩乃豐制耳

司射適堂西齋弟子設豐乃鄉射禮經文非記也並無
升字注亦微有不同

鉶 又作鉶

鄭注公食大夫禮云鉶者菜和美之器此是正解聶氏
以鉶鼎言則大誤矣鼎者俎實未有列之席上者聘禮
陪鼎三牲脚脰公食則為庶羞之實不云鉶實鉶實則
聘禮公食皆云牛羊豕其菜則公食記云鉶芼藿羊苦

豕薇皆有滑者是也其陳之必用偶數或六或四至特
牲少牢亦用二鉶惟士虞為喪祭實用一鉶為殺並無
用三鉶者

聘禮腫脚脰蓋陪牛羊豕注云陪鼎三牲腫脚脰陪
之庶羞加也其訓已明聶氏誤以為鉶實而又引掌客
注為據按掌客致飧禮有簋簠銅鼎之屬如豆四十銅
四十有二壺四十鼎簠十有言類若致積之禮則眠殮
牽而不殺不殺則無銅鼎謂無銅與鼎也奈何誤合而
為一氣用之禮書最詳校亦沿其誤殆不可解

七錄齊文鈔

此處為多個空欄，內容未詳。

尊彝圖說

旌彝丹

用之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廢禁無足以下為貴則曩丹之為物蓋象丹之刑而已按此說頗通而游官紀開以丹為類洗而有耳未詳孰是

太尊

太尊瓦甒瓦大本一物不必重出山尊即罍尊又為山罍皆不注明何也 壺無足見禮書

爵站

陳祥道曰站者以上為之其則有之記曰反站出尊語

七錄齋文鈔

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站此反爵之站也記曰崇站床圭此奠玉之站也又曰士於站一此度食之站也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篋執以待于西北南大射將射工遺于下東站之東南士喪禮沐第奠食饌於西站南既夕禮設於東堂下南順齊楹站此堂隅之站也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站出於尊南故曰出尊鄉飲酒是鄉大夫禮尊於房戶間燕禮燕其臣尊於東楹之西皆無站特兩君相見尊於兩楹間有站管仲有反站故夫子譏之

又於其南為之崇站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度食之站在

房堂隅之站在北陳爾雅曰坳謂之站郭璞曰站端也鄉飲酒北堂之隅之站也鄉飲酒鄉射燕禮皆奠爵於篋則反爵於站特兩君相好之禮也聘禮公受玉於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而不康之於站蓋亦兩君相見之禮也鄭康成改康為元非也

七錄齋文鈔

涵洞啟閉聽民說

查山陽縣運河東岸設涵洞一十四座引運河之水灌
溉民田時逢乾旱則開洞灌禾時值陰霖則閉洞洩水
生死在頃刻之間啟閉雖旦夕難待所有修費派自民
田不動官帑督理啟閉事宜則專歸糧河縣丞管理蓋
糧衙專司本邑水利衙署逼近洞田往返不過崇朝下
情易於迅速歷年遵照實屬萬全今年五月內糧衙高
出示不准照舊例啟閉稱嗣後啟閉先稟糧衙據詳理
河廳憲候廳憲親臨看視之後方准啟閉合邑有田之
家及洞下數百萬佃戶農民聞此無不驚惶危懼竊思

七錄齋文鈔

禾苗待救無異水火之災假令救火者必待報官極溺
者必須詳憲其不成灰燼而淹斃者鮮矣今當禾苗望
救之時呼吸死生之際乃令小民先稟糧衙候詳廳憲
由清江至涇河各洞往返一百五六十里再候廳憲批
行越境臨視更或廳憲查工防險勢難分身則禾苗盡
歸烏有而萬民養命之資付之流水矣竊思糧廳飭諭
無非慎重隄工之美意但涵洞啟閉絕非修造可比修
造不堅恐防刷潰若業經修成保固照例相機啟閉各
任民便與隄工毫無損碍得百十餘年行之無弊正如
建造閘座河院止查于修理之時既造之後船到啟板

並不需河院逐日親臨事同一例更屬易明至于宣洩
運河之水別有支河如鹽河寶帶河涇河溪河及寶應
高郵之各壩各港為途甚多區區涵洞能洩幾何况我
皇上興修水利不惜數百萬帑金正為救護農田之計
豈肯令于畝畝溝洫之中反為疏洩漲潦之地耶總之
禾苗早潦延頸待救一刻千金須臾難緩具呈申報多
一道衙門即多一番擔攔于隄工毫無所裨于民田大
有所害特抄白糧衙告示恭呈電閱伏乞俯鑒輿情據
詳上憲飭知廳衙照舊辦理實為恩便

七錄齋文鈔

鑄鐘說

按周禮春官鐸師注如鐘而大樂器圖鑄鐘十二各應律呂之音凡合樂以某律為宮則擊本律之鐘以宣之孟子所謂金聲是也漢制古之神瞽度律均鐘以律計倍半以為鐘口之徑及上下之數而十二律倍焉我聖祖仁皇帝審定元音得古尺九寸為今尺七寸二分九厘以為黃鐘之長而八音制度悉協中和今遵用七寸二分九厘之數參考本律倍半之法鑄就鑄鐘於十二律呂之音自相應合蓋酌古准今允為宮懸雅樂之定制焉

七錄齋文鈔

特磬說

按禮記明堂位叔之尚磬爾雅大磬謂之磬周禮注特磬十二依辰次陳之以應其方之律朱子云鐘磬有特懸者器大而聲宏故于起調單曲之時擊之以為作之節此皆言特磬即孟子所謂玉振是也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後世磬制祖此今遵聖祖仁皇帝御定編磬黃鐘之度分位加以定黃鐘特磬之制用三分損一之法而定以下之十一磬焉

七錄齋文鈔

致齋說

會典載齋戒不理刑名不燕會不聽音樂不入內寢不問疾弔喪不飲酒不食葱韭薤蒜不祭神不祈禱不掃墓有疾有服有災艾體氣瘡毒未愈皆弗與盡禮盡制千古無以易矣故京朝官咸遵之而外間一二陋儒好持異端之齋嚴禁肉食而此外一切不禁殺牲行之恬不為怪按周禮王食一舉王齋日三舉凡殺牲盛饌謂之舉周制王日食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散齋致齋必變食故加至三太牢是齋日食肉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辨食以下至不多食邢疏云此上皆蒙齋文孔子惟

七錄齋文鈔

酒無量則酒亦不禁矣不飲酒不茹葷出莊子文似不足據今齋戒皆在公署乃本聖人遷坐之義勝於唐人之宿寺廟也

論試帖淺說

作此體者多泥於試帖一定之式頌聖乞憐遂成故套今人數行題面止求句調之工秀色澤之綺麗而格法幾亡二者皆無取焉淺而言之今日之八韻與唐人六韻原自不同格有不可移易之格而神而明之亦有變化之妙語云但教熟極能生巧唯工於求者自得焉唐人六韻者多二句破題今既八韻不妨四句分破題面題意宜字字剔眉刷目歷落分明虛寔兼到賓主不紊令讀者一目了然如開門見山不待終卷而知為作手此開闢啟鑰之秘也

七錄齋文鈔

題或窄狹難分且有一二字小題斷難四句分破者法於首一句用引起法不侵題之正位或從題外撲入或從題前一層落下或從題裏一層透出或竟用泛泛無着之句亦皆不妨總於第二句急急點出題中要字亦不可一口說完三句四句再破完寔義此為正格近人作詩大抵沿試帖之式兩句破者居多亦未為戾於法其所以不合于格者則以三句四句急發題意妄逞力量耳夫全首共十六句首二句業將全題破完此處既不便重重提唱題字又不便急急寫題義法宜趁首二句之勢一氣滾下用輕微推延之筆畧畧數咏

二句不破正位亦不落空腔待五六句再抒寫正面便
停勻不迫此起首破題之要訣即門內門外之分途也
此論三四二句如風吹不繫之舟定暗度陳倉之法最難措手若仍以四句分破為主破題定以
明破為上只要清只要老只要亮只要自然只要明快
忌用典故詞藻如必欲暗破亦須眼前淺近語聊代題
字而已不可過于濃艷過于冷僻

第三韻第四韻此四句宜正寫全題發輝實意如時文
之中比也須題而題義兩邊俱到不可挑逗題中一二
字不可用旁襯夾喻之筆題中字有兩層平重者如天山
鳥獸可以分做兩句作對若一串講者不可板對不

七錄齋文鈔

可兩句做上半截兩句做下半截總要整齊切忌零碎
此二聯最見本領最見筆力都以得題之全相為佳
第五韻第六韻正而已過宜用烘雲託月之法暗寓頌
揚謙退之意或擇題中要字專做一聯以見得輕重之
宜也或將題中閑字洗發一聯以見人略而我詳也或
比類而借喻或翻襯以追新或從題後寫景或在題外
摹神或刻劃而形容之或流連而唱嘆之此二聯最見
文人心思狡獪闢巧爭妍千變萬化真有出奇無窮之
妙然靈者觸手而即來愚者歷劫而不解巧者愈增其
巧醜者更益其醜不可不知

第七聯之法最無方體近人大約與五六兩聯一樣作
法其實此一聯乃通篇一小小開換若上文係明寫題
中正意或題中意已十分明顯者則此處宜用推廣之
筆淡遠之神然後第八韻緊繫一擒有宜遼美九丈八
承蛭之妙此一法也若上文原係旁觀之筆或借喻取
巧者則此處宜緊拍題神或暢發題後光景然後第八
韻鬆鬆一放有採菊東籬江上峯青之妙此又一法也
總之移步換形千態萬狀作者慘淡經營當自得之
第八聯宜視第七聯為擒縱已見前則亦有通篇泛論
此處方入頌聖意及自謙意者無所不可

七錄齋文鈔

七聯八聯用頌聖與自謙意者比比皆是頌聖之法要
得體裁須從大處立論總與題面題意有映帶相關之
妙頌不嫌諛巧不傷雅是為得之最忌空冒泛語與題
毫不相關及粗鄙纖嫩小巧詞句尤不可語落邊際自
謙之詞宜有慶幸遭逢之意不可有希恩望澤之心宜
有鼓舞奮勵之情不可露嘆老嗟卑之意試官將于此
驗品行規福澤焉
試帖詩不過八十字耳而體物緣情鋪陳排比上之賡
揚美感下之刻劃景物讀之可以見其胸襟識識等才
情孰謂小技未尊乎

作詩必從破題一順做去則章法自然熨帖擒縱方能自如且快利無滯頃刻可成數首若先鍊得好句子然後貫以首尾或沿路插入雖細意打磨必有牽合補綴之痕閱者至此未必果見其佳而心口之間先有踣脚停聲之苦矣向在京師楊太史家分韻牌作詩有半日不成一首者即成亦不能住則專做句子補綴首尾之故也既拙且遲夫何為哉

詩中忌用僻典忌用生字連字止許一見句調須防重復鍊要亮而不失之粗浮鍊字要新麗而不失之纖小陰陽清濁之間皆宜講明而切究之

七錄齋文鈔

用韵宜淺顯勿用生韵勿用啞韵勿用俗韵一字兩枚之韵如旗旂餓飢寤寤逢能綸殷等字形義互別不可誤押

近日詩家有專押險韵擅長者須押得老押得響押得自然乃更動目否則以平穩為主摠之閨中數千百人心思才力出奇無窮必有雷同之處勿云己之有人之所無也

閱近人應試入彀之作未必盡皆合格然文成法立平日論詩不得不嚴勿援他人之失以自解也况所言又皆平易近人者哉

荆石御魚題詩跋

水邊多麗冶思如雲牆角窺臣芳心若絮賦閑情于螺黛馮哀怨于蛾眉楊柳一堤底事琵琶江上杏花二月最憐瑤瑁堂前是夢皆通何腸不斷况手粧凝少掃石望天君碧海青天落桃紅于粉靨鶯圍燕閣彫草綠于裙腰鶯鷺則鏡裏魂飛度鴈而樓頭影隻春風綺陌無心回油壁之車夜雨紗牕有泪濕迴文之錦絃倚聲而欲訴花解笑以誰歡是則賦盡纏綿歌殘懊惱于卿何事翻匣底之鴛鴦使我言愁喚座中之鸚鵡只合題成黃絹延佇吳娃莫教唱遍紅牙悲生楚老

七錄齋文鈔

常風亭先生落葉詩跋

先生人間獨傲海內少徒王無功風月為交松叔夜琴
尊自適竹籬茅舍在半村半郭之間棕笠芒屨有不履
不衫之趣飄飄意遠心忘秋氣之悲藹藹情深詩寫春
雲之態示我松陵之集載廢落葉之篇好語如珠清談
何綺二十篇洋洋灑灑信得意而疾書五百言磊磊明
明更刊華而落寔探喉而出想入非非又手以成怪真
咄咄蓋先生品超二諦兼風流道學之宗悟徹三乘具
菩薩英雄之力溪南垞北杖藜處處行吟鬢雪臉霞團
扇家家圖畫陶栗里黃花澆酒陋彼折腰杜樊川紅樹
七錄齋文鈔

幸無河漢

停車笑他行脚撫斯卷也移我情焉夫風懷為壽考之
徵而咳唾皆文章之妙公真健者願祝岡陵姑妄言之

呂對宸募誌跋

三十年前禾中鄭誠齋中允為予言毘陵呂明經對宸
文章意氣重于士林而治劇應變之才知勇兼備隨所
措而皆宜心欽慕之而不獲一把臂為平生憾比年
令子叔訥遊京師結文字交相得甚歡暇日出示此冊
簡齋之筆蕙樓所書皆足不朽非是弗克稱也安成碑
昔人稱為三絕殆不得專美于前矣

七錄齋文鈔

法時帆學士舊藏詩冊跋

三十年前余從廟市購一詩冊皆已未鴻詞翰林賦送
邱季貞洗馬回淮南之作詩翰各有可觀凡八人海岳
彭羨門平湖陸義山徐勝力任邱龐雪崖東明袁杜少
長洲馮方寅寶應喬石林山陽李公凱也是科才人學
人林立輦下意數君子者氣誼尤合故賦詩贈別聯名
一冊耶乾隆戊申秋八月法時帆學士過余寓齋出此
冊見跡亦前數公手蹟蓋同遊崇效寺看梅之作彙錄
以紀盛遊者余因出歲冊校之詩品書意印章悉合惟
羨門石林二公不與焉按邱洗馬南歸在康熙甲戌之

七錄齋文集

秋距已未已十有六年諸公尚同在館中其看梅諸詠
未署何年歲然詩中稱義山勝力宗伯學士公凱為學
士蓋已在癸未以後是時羨門已歷少宰石林先以言
河工事罷歸距甲戌又十餘年矣是數君子于同年中
氣誼彌篤白首如新有足多者城南荒寺歲暮衝寒半
月兩過淹留竟日緬冷客之勝致足見前輩風流而雪
塢上人手種雙梅待名流之履齒皆可作日下舊聞傳
也 時帆與余圍坐土堙展翫移時覽百年前風會人
物宛乎可以想見他日 時帆賞鑑之餘將此一冊留
度寺中俾與青松紅香圖同作山門之寶寧第結一重

翰墨緣已耶

七錄齋文集

陳桂堂農部家藏詩翰卷子跋

往見新建裘大司空歲先世竹齋先生詩卷裝潢成帙
一時題識和韻者甚衆遂勒石以傳珍為佳搨今華亭
陳農部桂堂出其十二世祖文莊公墨蹟詩牋錦贖王
軸珍為世寶文莊一代偉人名滿朝野而詩意矜潔不
忘寒素服舊之舊如是與竹齋先生諸詩同一超絕而
陳氏後昆守殘牋服詩訓四百餘年固敢失墜以至于
今至桂堂而益顯前光尤兢兢于片紙之藏而表而彰
之將以壽諸石氏芸香永繼皆藝林嘉話足輝映後先
也

鄧葵鄉家藏蘇趙石刻跋

西安碑洞至有明而殘毀過半秦府諸王好文字者間
有所增大都侯門老賓容之作耳宋元佳刻本來無之
無足怪也 國初南城鄧逸峯先生客遊至秦慨以家
藏東坡松雪二真蹟鈎摹刻石公諸同好誠一時盛舉
足為藝林佳話近日聞畢中丞拂拭洞碑一一湔剔而
出之面目頗為改觀此二石實諸文廟未知曾入洞否
農部葵鄉為逸峯先生文孫出所藏初搨本見示神光
雅合可入元賞他日葵鄉奉使或以事經過西安相與
搜尋此二石表而出之庶不致與碣砮同棄以彰先澤
而嘉惠士林也

學書月會小引

紫陌看花記尋春者歲歲青門折柳感送郡者年年嗟
脫白以何時顧啼紅而有夢幾經處猶感脫顏之錐
誰度鴛鴦機瀕厲磨針之杵詎甘熱研共約抽毫對古帖
以日臨日惟不足邀同人為月會月計有餘惟稽古而
居今遂彼倡而此和紙牕烏几小試險屢土堊紅瑜橫
鋪側理錦函乍展香生虛白之齋古研微凹響搗硬黃
之字墨池筆塚攻苦不讓夫古賢北海南宮變化聊隨
平時態擺脫于布白分行之外斟酌乎古肥今瘦之間
皆濬發于巧心乃共尊為巨手但使熟極巧生便是入
七錄齋文鈔

神之伎坐見後來居上斯稱換骨之丹不妨出入乎諸
家是謂神明於八法相期大雅務心摹而手追所貴豪
雄毋進銳而退速

圖比部小引

比部圖靡待罪請室栖身每省過以焚香時聞怨艾緣
衰齡而卧榻遂致支離既藥裏之不充更粥體之莫繼
本無半畝惟聞八口饑啼欲戴二天但有數行泣下每
拜獄神而悔罪欲呼將伯而無門胥徒為之酸心行路
皆思援手我等或舊隨冰暑曾聯察省之班或新踐雲
司具有後先之誼潤枯魚於涸轍義首同官抹鐵羽之
餘生情無異視公議每司各捐十兩重輕各稱其有無
庶眾擊之易舉陳慨何妨於溢額嘉獨任之尤賢伏望
見義必為勿事錙銖之較當仁不讓共登釜庾之周

七錄齋文鈔

普濟堂募脩老婦院小引

京城廣寧門外普濟堂為收養貧病老民之所

上歲發帑金一千兩倉米三百石托足其中者房分號

舍食授兩餐永免顛連無告之苦亦

聖朝憲政之一端惟老病之婦女不獲依棲詢其故緣

堂後院向有另屋為婦女食宿之地後因年久傾圮無

力脩葺又不便混入男子之舍遂致匹婦獨抱向隅殊

可憫也心存復舊力愧獨支謹疏短引冀圖眾舉云爾

施仁發政博獨在所必先授帛行糜遲暮尤期共養頤

伶丁莫恃彼四民同處其艱而衰老無依在匹婦彌窮

七錄齋文鈔

於告憫龍鍾之晚景力收費以無能嗟枯朽之餘年任

縫紉而已瘁地非桑梓誰分飄羽以一枝時凜冰霜孰

潤枯鱗於勺水不有別室奚以棲身廣寧門外普濟堂

上棟下宇式近

皇州樂土之安暑雨祈寒仰沾

盛代滂流之惠祥和普行規制已周第廣聚夫蒼黎尚

有遺於嫠婦聞風而至每裹足而空回啓戶以留苦分

堂之無地若不別開廣廈未免泣且向隅觀茲有眾每

觸日以酸心憫厥無家輒有懷於援手惟是經營非易

需費良多舉必眾擎效難獨奏敢敬陳夫短引用廣結

夫慈緣見義必為輸兼金者功同布地當仁不讓施寸

瓦者數可聚沙但使有尺土能安其身庶幾無一婦不

得其所從知人歌安宅乃盡消鰥寡孤獨之悲惟期聚

有福田益以廣饘粥繒棉之助同聲斯應有志必成

七錄齋文鈔

顯考緩堂府君行述

嗚呼慟哉府君竟棄不孝等而長逝耶憶已卯冬不孝
葵生計偕北行府君渡河目視就道情事如昨五載以
來滯留京邸既不獲隨侍家庭而不孝之生自丁丑釋
褐頻年遊學定省濶疎去年冬聞府君患臂痛歲暮馳
歸府君已就痊迨入春漸益平善不孝等私心冀幸府
君神明不衰由此調攝即期頤可望胡天不吊觀此閔
凶不孝葵生自木蘭聞信匍匐入闕力疾奔淮已屆冬
仲病不能奉湯藥歿不能視含殮撫棺長慟街恨終天
不孝之生侍疾不慎視藥無狀致府君強固之質不克

七錄齋文鈔

登上壽罪戾深重呼搶莫從不孝等尚忍偷息人世耶
願念府君孝友性成聲實懋著受

兩朝知遇之恩累掌文衡歷任述作

天恩優渥凡三十年乞養歸田校勘不倦成已成物至
老彌勤者又十餘年不孝等苦由餘生不並思追陳梗
概以垂宗譜之光而倫他日國史之採擇則不孝等罪
益大用是瀝血和墨詮述百一伏冀當代大人先生賜
垂覽焉府君姓阮氏諱學浩字襄園號緩堂晚號又次
始祖于明初由江西清江遷淮代有聞人世守儒業嘉
靖中六世祖鳳居公諱嘉林以名孝廉中式會試副榜

第一宰益陽舉天下清官第一需次臺省家聲益振島
草後高王父吉人公諱信曾王父鶴緱公諱晉積學累
行有聲膠庠以伯祖樾軒公貴高王父

勅贈文林郎吏科掌印給事中高王母錢大君

勅贈孺人曾王父

誥贈朝議大夫戶部雲南清吏司郎中曾王母石太君

誥贈恭人先王父虞再公諱應韶國學生砥躬礪學重

于鄉詳見郡邑志以府君暨叔父蘿却公貴

勅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累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加

二級奉

七錄齋文鈔

音祀本郡鄉賢祠先王母劉太君

勅封太孺人晉封太安人先王父生二子長即府君府

君之生也先王父夢折桂一枝比長姿貌豐秀出語岐

異五歲就外傳不好為嬉戲塾師器之居以別室時先

王父家法嚴肅子姪卑幼言動偶逾法即面叱不少假

借府君孝謹循循矩度自髻鬢至成人未嘗一違呵責

讀書沉潛剴厲強識不忘十歲通五經左史學為時執

塾師大異之康熙丁酉伯祖給諫公告歸府君從講業

學益邃戊戌年十七受知於學使昆明謝公補山陽學

弟子員府君為制舉文湖源經訓胎息于古不屑屑鈞

童棘白童時即喜為詩尤工填長短調至是已哀然成集時母舅陳公曾餘與府君同塾講肄稱最契洽因以妹字府君庚子冬吾母陳安人來歸雍正元年於邨世宗憲皇帝登極

詔開恩科府君偕叔父赴白門應試會先王父患氣逆倉猝治不效府君聞信椎心泣血與叔父冒風渡江見星馳歸里門哀慟幾絕家故寒素而經紀喪務料理楫楸咸表于禮三年中息影杜門未嘗見齒乙巳服闋授徒里中與同學聯文社每一篇出輒傾曹偶淮南二阮之稱自諸生時已聞江南北已酉府君年二十八舉鄉

七錄齋文鈔

試房師為孝廉天台張公季題座主為大廷尉長汀黎公寧先編修安溪李公立侯庚戌成進士出編修奉新帥公蘭皋之門總裁則相國常熟蔣文肅公少宗伯鄂公雍客少司空興縣孫文定公閣學溧陽任公香谷先是進士與館選者由大臣先期保舉府君名未登薦牘會進朝考卷

欽定第四名引

見改庶吉士蓋異數也是年冬在武英殿行走壬子八月充順天鄉試外簾官盡心所事撤棘後得叔父南開捷音喜動顏色冬月杪叔父至京謹聚邸舍形之咏歌

癸丑散館授職檢討時叔父成進士復邀

恩館選府君以兄弟皆由儒素疊蒙隆遇同列清華文章報國感激之忱日切是年秋恭迎先生母就養于京師乙卯

御試出差人員府君名列一等引

見記名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試官得甄公鈞邵公鐸張公學舉等十七人乾隆元年丙辰恭遇我

皇上登極覃恩授徵仕郎三月

御試復居一等七月典試陝西同事為今大宗伯無錫嵇公和衷商推得王公章等八十七人戊午叔父典試

七錄齋文鈔

貴州歲暮方旋請假省親先是王母于丙辰秋携眷宅返里叔父歸因再請迎養于庚申夏復就養至京辛酉二月輪進經史奏劄府君敷陳董仲舒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二語之義上覽奏嘉許蒙

召見於養心殿詳加訓誨並推廣府君未盡之蘊凡千餘言蒙

詢及家世暨先王母年齒霽顏溫語有若家人府君退而退述

聖諭繕摺補奏今原劄已錄

御選中三月京察一等引

見如一級

御試復列一等七月典試山西同事為前吏部郎長沙

黃公君琬得張公權等六十六人十一月

御試開列學政人員復列一等壬戌二月充會試同考

官得王公太岳鄭公虎文鍾公鳳翔袁公德達等十七

人府君自丙辰以來屢奉

簡命持文衡矢公矢慎所得皆一時知名之士充撰文

之役凡館閣有大著作多出府君手至纂輯各館書籍

先後十餘年未嘗或間先是恭纂

七錄齋文鈔

世宗憲皇帝硃批諭旨書成

頒賜全部與叔父同充

皇清文韻纂修官悉心選擇去取精當悉稱

上意恭修

世宗憲皇帝實錄恭校

四朝實錄時西林桐城兩相國為總裁敬謹將事府君

與叔父暨今相國武進劉公前洗馬長洲李公鼎臣同

居一小室中恭互考繹寅必西入寒暑風雪不輟每開

日以一卷進呈

御覽纖悉無謬舛如是十年及告成

恩賜筵宴加賞白金五十兩

上用大緞寧綢八疋議叙一等以應陞之缺即用壬戌

之分校會開也榜未發即奉提督學政之命撤棘後謝

恩請

訓仰荷

溫綸示以端士習杜請託拔真才馭屬員之道府君敬

識不敢忘先是臺臣奏學臣赴任不許携眷宅乃命先

妣陳安人奉先王母携不孝芝生回里門不孝恭生隨

之任所山程水遠日侍左右三年中見府君手披目覽

昏朝靡間生童試卷多者縣四五百人府君目力敏給

七錄齋文鈔

通場披覽一過擇其尤者另置之餘復分散幕友點視

然後通校以定甲乙計每卷皆閱三次故去取先後間

位置精當不與銖黍即不中程者亦細加批摛俾知改

轍諸生無問得失胥感服三年中閱卷數十萬悉精心

審定無隻字不經手披尤從來持衡者所未有府君晨

起坐堂皇自戟轅至內署重門洞開不設管門人凡提

調教職巡捕等有所稟白直詣案前府君判諭如流水

不轉屬一人故百弊無由作向例學臣刊行試牘諸生

給領胥繳工價府君一捐貲為之禁飭廣文無敢名一

錢者楚中人士篤師友之誼讀書知務根柢府君困才

而教振興古學以經術為先懇懇拳拳感以至誠所拔
識皆老成宿學及少年沈博絕麗之才自甲子後二十
年來楚闈取解首者多當年所首拔士如郭公煥羅公
典朱公景英易公崑曜輩皆是外此登春秋榜入翰林
居臺省者至今繼起不絕沅陵令違例朴責生員府君
嚴諭申飭記大過遂奏請通行直省有不遵舊制擅自
戒飭生員者定以處分永順府苗疆新開灘溜斗絕崗
深箐密赴試生童暨官吏送考俱艱于往返府君憫之
奏請歲科並試以免一次跋涉之勞湖南接壤黔粵巖
崖邃密苗徭襟處從前啓蒙皆有生童例責成教職稽
七錄齋文集

查府君奉教職強幹者少其所倚門役率皆孱罷鄉愚
請嗣後通飭州縣一律遵查即事跡未著學政一有訪
聞檄委州縣親身躡緝或闖查隣省無分所屬皆寔力
辦理正本清源預彌邊隙又奏減教職差委以專教課
分別苗民籍貫以示鼓勵一一奉
俞旨允准甲子冬
上臨幸翰林院貢院
御製七言律詩四首是日復得詩四首又與翰林諸臣
做栢梁體聯句府君以奉使湖湘未與聯吟之末感詞
臣之榮遇為曠世所希逢恭和

御製元韵八首恭登八首繕冊進
呈荷
溫旨留覽乙丑差滿四月復
命是時府君離先王母定省已三年矣歸思不可抑即
日請假挈不孝葵生南歸五月抵里門見先王母壽履
康寧喜形于色與諸父昆弟聚首一堂慰勞累日蓋府
君自通籍至是方歸凡十有六年矣時雲南學政員缺
內閣進空名簽
硃筆填出府君名次日閣臣奏府君已假歸始易沈公
慰祖去蓋府君之選
七錄齋文集

天眷有如此者歸里後鄉黨後進爭執所業請益府君
擇少年端謹嗜學之士命不孝葵生訂交聯文社月三
課詳加評騰由是從遊者日衆丙寅冬杪假滿入都時
方奉
命重修大清會典府君充纂修官總裁太宰高郵王文
肅公持論素方執寡合開局後府君高推更定體制援
据精核一名一物討論綦詳文肅特信重有疑義必取
衷焉戊辰翰林派教習庶吉士府君與焉得莊公承
與邵公樹本馮公浩陳公長鎮楊公方立敬公華南邵
公祖節晏公珞等八人八月先妣陳安人卒于家先是

甲子叔母劉孺人逝後凡承謹侍養屏當家政胥吾母獨任之至是王母春秋漸高府君恐晨夕未侍需人遂乞假歸庚午春聞叔父抱恙吳江僧舍買舟往視周旋旅邸涉夏始返時假滿已逾年當事敦迫難久羈而府君終養之志已決九月携不孝芝生束裝北行辛未四月即陳請終養歸是年冬恭值

皇太后六旬萬壽覃恩許終養人員概給封典

勅授儒林郎翰林院檢討加二級壬申三月不孝葵生舉鄉試甲戌今大司寇番禹莊公巡撫江南延府君主淮陰書院講席府君既以桑梓之誼不獲辭諸又強半

七錄齋文鈔

皆及門之士故任其事而却脩脯不受十月先王母舉八十觴府君暨叔父緣衣上壽不孝兄弟等鞠恭跪侍戚友登堂稱祝者趾錯于庭鄉里稱盛事自是以後杜門息遊晨夕奉先王母祝饌問安先意承旨暇則與生徒講業媿媿不倦王母晚歲精力彌健神明清朗裁剪慰帖補綴衣裙悉出已手終歲不少輟而府君一編侍座隅丹鉛甲乙雜針黹問諸生問字過從出入後堂同一家人是時鄉先輩王公鏡湖周公白民陸公竹民任公東礪邱公庸謹暨母舅陳公拙修皆居里中而叔父薩邨公春秋往還淮上文誥倡酌流連光景殆無虛歲

丁丑

聖駕再幸江浙府君偕叔父恭迎鑾于紅花埠進詩冊御覽入選賞大緞一疋三月會試不孝芝生舉進士戊寅大司馬清江楊公以督漕准賭郡邑兩學宮就圯謀重修工鉅費繁倚辦難其人乃以府屬府君府君既任事携襆被止廊廡間鳩工飭材一飢寸椽無慮糜大司馬與今相國桂林陳公各製文勒碑記事甚悉自丁丑戊寅以來不孝芝生遊學浙東西不孝葵生授徒彭城閱歲一歸及己卯十二月八日不孝葵生計偕北行府君買舟渡河同宿旅榻語夜分不休次日視不孝葵

七錄齋文鈔

生就途行方歸嗚呼孰知河干拜別之時即子舍長辭之日耶慟哉庚辰先王母春秋八十有六忽患痰塞火盛脇痛生瘍越四旬勢轉劇府君晝夜侍床第湯藥必謹坐卧轉側皆躬自抱持洎遭大故哀毀骨立遵遺令卜地安厝經營窳窳表識綽楔悲如禮時府君已屆六旬哀痛之餘重以勞勩心力枯竭元氣遂虧嗣後每苦頭眩不寐以體素豐碩不為慮而病根寔已伏于是慟辛已會試後不孝葵生補內閣中書是年秋不孝葵生婦邱氏病痢不治府君素所憐愛醫藥罔效老淚頻灑益傷厥心壬午年

聖駕三幸江浙府君恭迎

翠華仰邀

天問蒙恩賞緞如前奏未清江公重修准書院仍延府君主講席與諸生嚴誦課益加勤歲杪奉府君手書言左臂膝受風濕行步牽制不遑時不孝芝生於秋杪入都得書星馳歸見府君面貌如舊步履尚不需杖入春治飾茶酒飲之效綜核家事評閱諸生試卷如常時入夏所患時發服清瀉之劑不效而元氣因以大損七月更服補益之劑亦不效八月復苦痰涌胃弱飲食少進至九月初六日申時遂長逝嗚呼慟哉易箐後內外宗

七錄齋文獻

親暨及門之士行哭失聲哀動行路里巷中識與不識莫不報春悲悼者嗚呼府君素精神強固耳目聰明一生無疾痛未嘗一日卧几榻乃以手足微疴調治失宜遽捐館舍不孝葵生隨從出塞音問絕遠隔昏晨刻骨痛心百身莫贖不孝芝生神亂心迷推究無識禱籲不誠不孝等罪孽無可逭尚可自立於人世耶嗚呼慟哉府君一生孝友篤于宗族以先王父不及祿養每歲時伏臘設家祭必誠必敬有戚容終身如初追述先王父平居口授講課語輯錄成上下二卷藏于笥及先王父奉

俞允祀鄉賢府君念先德之克彰感

君恩之下逮望闕叩謝至於涕零侍先王母色養無違奉一言畢生莫改提學時先王母訓曰汝離青衫未久毋忘單寒之苦府君三載未扑一生童遵慈戒也洎告請終養依依孺慕至老愈篤夕膳晨饘一味之甘必親奉卑幼臧獲中凡先王母意所垂愛者必微伺意旨破格待之與叔父蘊邨公友愛自童丱至白首無幾微間言近歲叔父寓居吳門每兩月不接南中音耗輒懸望疑問不去口與張氏高氏姑手足之誼最摯携張氏孤甥重闈至京邸讀書有成為名諸生凡故舊子姓門戶

七錄齋文獻

衰薄者多方振卹之其年英異者為之擇師友勸誨如家人與人交莊重和平久而彌敬雖盛暑不衣冠不見客無面諛遇公事無唯阿獨力直任不以諉同事人以此親愛復嚴憚之教督不孝等極嚴肅而生平未嘗一加聲色不孝等少時言語舉動錯謬或文字背戾府君向先妣陳安人言之安人述以戒不孝等迨安人逝則向不孝等互相語俾轉使聞之每應歲科鄉試府君必偕鉛槧果餌之屬雖纖悉皆手為料理不孝葵生充方畧館纂修官府君輒舉昔年纂局校勘往事指示觀覽至于再三及行走內廷復屢寄書諭以謹密將事勿微

逐聲氣之場不孝芝生釋褐後府君恐少年或誤所學
少宗伯天台齊公今之經師也令負笈往受業于松岡
府君一生好讀書如飢渴之于食飲不啻魚獵不務泛
覽一經畢始及一經定日程不間斷或白晝有他務必
張燈續成之不啻宿中年後沉浸于宋五子學朱子全
集二程遺書皆手評錄數過輯宗元諸儒經解語錄美
難煩蹟抉擇粹精凡百餘卷而一以經世實用為歸蹈
空以說理者不取也與字化雷公翠庭同纂歷代高士
傳以補高安漳浦二公名臣名儒循吏三傳之後素愛
臨前輩手評書有所聞必報轉得之如三史及三國南

七錄齋文鈔

北五代諸史皆經數者校讐訂正完善唐宗元明諸名
家集成有閱本蠅頭小楷波折不苟墨直朱圍莫不精
好貸友朋書籍限日告還不踰刻故藏書家皆不厭求
假喜手抄書漢魏六朝文纂輯極富唐宋文取去別具
手眼碑版文字評隲尤夥自漢魏以來詩無一種不手
抄州次部居凡數百冊晚年偶喜閱詩話遂纂錄十餘
卷初入翰林時與李公昂臣曹公諤庭同為文獻通考
紀要詩注釋該核武英殿有刊行本所著少時有娛萱
亭藁中年後棄去今存有職思堂館閣集文集詩集緩
堂別集數十卷府君在翰林明習掌故擅著作才纂述

撰擬無不稱善凡

朝廷有大典禮如

臨雍大閱耕耜平定金川準夷回部奏凱獻俘及

聖駕恭謁

三陵幸闕里巡河視海府君必恭撰賦頌雅歌鋪張鴻

麻紀述

聖德至應制應試之篇廣和紀恩之作應聲立就靡月

不有其他登臨懷古星轡所至觸景攄懷短詠長謠卷

帙尤富丁巳戊午間與李公玉洲張公南華楊公樵園

孫公虛舡張鷟洲陳公句山杭公莖浦齊公息園張公

七錄齋文鈔

少儀及鄉先輩周公葵園汪公鉢山吳公靜齋邱公天

峯輩先後聯為詩會文酒流連數月輒成一集晚年不

多為詩專治古文誦明格法考究金石義例述作俱夥

而丁丑戊寅間溫公尹亭金公紫峰寓淮上夢公文于

亦駐節表浦偶事倡酌篇什復多一時傳播稱感平生

愛才如命遇老師宿儒及英年博雅單寒孤介之士延

覽獎譽不遺餘力視學時輯四禮翼纂教學遺規示諸

生前後主准陰講八席九年嚴立課程而寬責其致論

文不為高論駭俗而披郤導窾洞中癥結雖高才生無

不頰首就範愈久而愈悅服梓課牘數百首遠邇傳誦

而由酉以來吾鄉之拔成均擧科名者悉在其中通籍三十餘年歷官中外廉介潔清未積寸土律身孤特無所依倚居無華整室絕侍媵無貨財聲色之好博奕玩好之娛門庭閑寂無雜賓居鄉謙抑遇隣里姻喪必親往慶唁青鞋布襪如諸生時起居坐卧有常儀食不兼味愛飲酒終身未嘗一及於醉雞鳴即起張燈視書俟辨色始喚童子執炊一餅一硯安頓有常處經用數十年不更易衣裘不敝不重製人或以太自刻苦相規府君謂如是自遣意蓋行所無事非有意然也府君歷任兩朝恩賜書籍等甚富如

七錄齋文鈔

聖祖仁皇帝文集詩集

世宗憲皇帝文集詩集

硃批諭旨千叟宴詩

御定悅心集我

皇上樂善堂全集日知薈說避暑山莊四十景詩

御製四書文日講春秋

皇清文頌

御書雪詩松花石硯名墨紫頰鄭宅茶時菓鮮為支及上方珍餌內府大緞寧綢葛紗裘服貂帽涼帽等前後

疊承

天貺累積盈箱屬纊前數日一一檢視諭不受芝生曰吾受

兩朝恩遇未報涓埃汝兄弟勉之舊賜書籍等敬謹寶藏傳示子孫嗚呼遺言猶在耳而遺容已不可復覩慟哉

七錄齋文鈔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and row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a list or index.

馮舍人傳

馮氏為三晉著姓自明中葉遷於代二百餘年中偉人輩出多名官科名累葉比於閩之林粵之蔣云公名守垣撰早歲為諸生不屑做帖括學留心經世要務累應秋試不過嘆曰是有命焉遂棄舉子業益究心於經濟家庭倫紀間無鉅細必宗禮教身為眾先年逾壯已卓然負宗黨重望歲丁巳冬赴補中書適遭叔父喪還轅持服竟不赴銓時論題之服闋補官出入禁省聲望甚著會以憂歸奉母里居遂無宦情公性純孝善體母志敦行好施凡鄉里中婚嫁失時喪葬無資者悉身任之

七錄齋文鈔

之表妹孫氏幼無依撫育遺嫁夫亡家貧復為擇嗣請旌其節范君

者代之文士老年未達公為之援例就校職有聲其篤戚誼重交情多類是夫以公之德量才略出為世用必能康濟民生當有大過人者而性甘淡薄終身以鄉里老故所表見僅若是雖然以予所聞軼事一二足想見其平生雍正中公考察公初授甘肅靈臺令未履任值歲大飢

憲皇帝命發帑金賑恤前令稽報灾口遺漏數百戶親察至廉得實申閱顧以事已核數達部不得行時公在

籍聞之惻然不安立鬻產得三千金馳寄觀察觀察即另冊補賑灾民得慶更生及觀察通守甘州時將軍方奉

命討羅卜藏丹津徼外諸番率皆首鼠兩向會有生番率所部叩闕致誠

朝廷許其降將軍令駐城內給供支不復禁防公適以省覲至甘密往偵其狀歸白觀察曰是皆狼子野心萬餘人蟻聚烏合計非便觀察立放將軍排眾議請散其眾處郊外撤諸頭人居會議府專員統之日給餼率無稍缺諸番懷德畏威至大功底定遣之去咸羅拜懼服

七錄齋文鈔

不敢仰視其事頗聞於臺省會

憲皇帝命內外臣工各舉所知一人侍御某意頗屬公力辭不就嗚呼毀家恤民仕宦所難而御變弭隙敏決如是是其生平留心經世之務者可以概見惜乎未竟其用也某年公卒年若干歲某年崇祀鄉賢記所稱歿而可祭於社者公無媿焉子五人皆以文章科名世其家

金午橋傳

孝廉金君午橋歿于山陽里門其子門詔緘計京師並乞為傳以期不朽予既哭于邸舍感三十年道義交知午橋者誠莫予若曷敢以不文辭君名培字篤齋午橋其別字也先世居清河舊邑在大河北明嘉靖間湖州司馬恥齋公以河溢奉親遷居郡城又六傳至君父天斗公兄弟二人白首養親訖今淮氏呼二金孝子君生有異稟孩抱時見家塾童子誦書即俯几作上下覽狀稍長讀書差肩兄弟三人同眠食互稽課業訖數十年不易十四歲喪母哀感行路事繼母無殊而生父歿哀

七錄齋文鈔

禮交盡營窳兆既定期先一日雨如注曉禱中庭及曉而霽年二十補郡庠弟子員試輒領其曹文名傑出江淮間壬午登本省賢書六上春官不第每榜發犖下鉅公咸惜之君獨不以櫻懷君為文根據經籍精心妙腕而取徑絕異每同社角藝讀君文頓興然自失己丑客都下適程魚門舍人乞假歸繪圖索詩和者數十人及君詩出後來咸閣筆以為壓倒元白一生謀徒談經經指授者多成名士或拔魁以去君座師戴篋園侍御延至家稱其師道尊嚴長安道上得未曾有家故貧而視黃金如土義利之辨蘄蘄不移兩淮聲利區勢厚林立

君交遊矜慎非其人不通揖凡鄉黨學校有動以非義者立叱出戶外儔眾中見必斥雖貴育莫掩其口平居接物恂恂款款和易近人未進後生

率婉謝無急論怒容若三五文字交小有過差或語言交接畧不審釋君聞必數其過而赤語長其人悔罪愧艾猶不可解免必靳其改而後已逮其既改則歡嘆交訢累日不能自休吾黨多端人而君實為畏友晚年立身彌堅掌教胸山書院懇懇如課子弟積勞不息卧病歸逾年卒乾隆四十年 月 日也年六十有一子一人即門詔嗜學能文章世其家

七錄齋文鈔

吾山氏曰午橋幼受業于劉萬吹王襄棗兩先生其從先大夫遊在乾隆丙寅故所學有本源至戊辰己巳間朋好聯文會同憲評騰未盡祛世情午橋獨墨直盈紙予心感之午橋先予九年入鄉學又長予九歲予終身兄事之未敢抗行比年計偕至都邸語輒終夜而勉學規過外無他及嗚呼自斯人死而逆耳之言稀豈不悲哉

卞環溪傳

乾隆丙子予遊鹽漬即聞便倉卞君環溪為邑偉人士
文頌其軼事每以未得把臂為憾暨辛卯君子琢赴公
車門抵都下昨夕論文暇時追叙先澤益悉其盛德辛
丑春琢乃以所撰行狀並為文請予傳寫其生平予既
重琢之請而又信君之行事定而有徵有當于春秋不
虛美之義遂不敢辭卞氏自忠貞公後至南宋叅知政
事濟之世居于鹽傳至義明公為君之祖生三子季荆
為君考君名 字南呂號環溪先是君考素以義聲
著里中其訓子也命各治一經君為第六子乃令讀史

七錄齋文鈔

髫稚時即熟史事故於涑水紫陽二書紀年紀事縱橫
分合無毛髮誤君惟仁孝內行醇謹而見義必為苟於
物有濟雖勞費艱難有所不恤鹽為淮郡下游每淮水
泛溢東注下河邑之大岡鎮有官界河南岸屬興化北
岸屬鹽水南米經鎮東由青龍關入海大岡為輻湊巨
鎮其支河縷分灌地百有餘里南水一至溝澮盈溢稻
梁廬舍悉付波臣百年以來瀕于危者屢矣乾隆十八
年黃河決張家為踏君度河水入洪澤出五壩由高郵
興化北漲鹽阜非旦夕可至乃設策于官界河身取土
築堤高厚適且以禦漲俾官河寬深更足容納復于各

支河口之兩旁增置土牛水至則覆牛土以塞支河之
口攔水東注入海百里民田可免浸沒君議初出眾疑
未必效又慮舉大役費無出君相度既定請之當事竭
力出金五百兩督工興役不十日而隄成及南水暴至
又西風震撼君指揮令各支河覆土牛以渾溜而東合
邑田廬得無恙厥後興人做效築南隄咸感君前事之
師也卞氏隸民籍五百年有舊僕冒主姓入屯占衛籍
將誣其主為衛人以利其津貼衛官袒之聞之外臺族
中恒懼計無出君慨然曰是不獨累子孫且厚誣宗祖
不可不辨遂獨任其事詩于守令申之制撫上下六載

七錄齋文鈔

始白其誣族事寧家以中落君之仗義任勞惠桑梓而
厚族姓軼事雖更僕數而終其身無德色詩愛陶杜二
家其所自為亦近之昌黎氏所謂餘事也戊子年五十
有 以疾終君行六里人談述君盛德事至今猶交呼
六命云生三子琢昉和琢戊子舉于鄉有文名
吾山氏曰予聞君母 孺人年開九秩尚健飯小飲喜
談論君每夕侍几側說兒女家室及親故凌襟事以慰
慈懷或曼陳古今悅耳快心之談俾皓首慈闈為之加
餐進筭終歲如是歲歲如是嗚呼色養孺慕至老弗衰
其根本之地殆有不可及者與

李君隱蘿小傳

君名宇屏侯隱蘿其別號也天姿英邁夙凡品幼承家學門風因越架獲早歲能文章遊庠序有聲母患疾卧床第動履需人君奉持惟謹周旋寢食間十餘年無倦色父卒越六十日毋相繼遊君哀毀盡禮嗣撫諸弟誨愛益篤戚屬里黨稱其賢君負果毅才慷慨接物每鄉人有緩急輒惟君是依倚君亦以為己任不色沮而胸懷坦蕩磊磊落落如光風霽月故人咸樂與之遊性嗜學無綜博覽皆能得其要領家藏書故富皆手自纂緝丹黃燦然每朋輩高會雅集角藝論文君望審心平

七錄齋文鈔

洋洋纒纒數千言可立就輒復傾其曹偶歲於酉舉京兆試出未中鄭誠齋宮贊門宮贊稱其文得蘇氏之遺噫可以信矣夫以君之才使得置身館閣優遊著作之廷即或外任郡邑親民事其所設施必大有成就而乃懷才欲展壯心未已輒中道以殂是可哀已然而君身雖未顯達而為名孝廉著述等身卓然可以傳于後其與富貴而名磨滅者其得失輕重之數又奚啻什百倍從也哉

王素亭孝廉小傳

昔已卯春予省視家叔蘿村先生於吳江僧舍初與素亭訂交讀其詩文雜著不染時習嗣輩下於鄭誠齋太史寓齋再得把晤彈指三十年矣戊申之秋令子翠庭兵曹持其狀來乞為家傳作惡者數日念予筆墨荒廢久矣豈能傳素亭而素亭之內行淳篤好學不倦有不可泯沒者按吳江王氏世為吳中望族明史載有好齋中丞暨梧岡光祿二公治績數傳而至君考莘耕公諱時彥雍正酉舉于鄉君其第四子也君諱堡號素亭幼穎異讀書目數行下成童即熟經史嘗見僧徒誦

七錄齋文鈔

大悲呪交苦梵語難識君受持一過誦無遺字僧眾大驚弱冠補博士弟子風簷中纒纒數千言文不加點丙子舉于鄉其專攻制義刊落浮華一歸雅潔前輩交口稱之今遺集梓行於世者卓卓可傳君少孤育於伯母孺人成立後事之如母孺人晚年寢疾朝夕侍側無間寒暑與從兄友愛如同胞其處事周密居家歲時祭祠掃墓自儀節以及器具食品必躬必親遇親族和悅明信下逮臧獲無不曲體其情以故內外無間言性淳厚而尤篤於師門家叔蘿村先生館于松陵君執經於門昕夕相隨後僑寓吳閭扁舟存問歲時不輟來

必數日留依依不忍去十餘年如一日鄉試出馮孟亭侍御之門方孟亭官臺省屢持文柄音問不數通及致仕歸往來未中久而彌摯其情篤而守介類如此君豪於飲遇親舊燕行飛巨觥至前輒不辭從不至醉工行楷書耽吟咏而不以才自炫既早歲取科名諸鉅公咸以館閣相期乃年甫逾三十而早逝其命也夫配陳宜人為給諫猶亭公女孫以勤儉佐君讀書君歿以哀殉奉

旨旌表祀邑節孝祠子男二人長觀今為兵部司員外郎次肇鏞邑諸生並以文學世其家

六錄齊文錄

論曰予聞君初就傅時有道士入塾中遍相諸生多奇中最後指君曰此更不凡竟去失所在而君卒以孝廉終何其厄也嗣君為予言君歿後示夢及人言執事文昌官凡能文有行誼者皆在焉豈積學未顯而獲冥福與君雖不竟其用而其文傳于世嗣君早年登甲第為京朝官聲稱藉藉君之遺澤遠矣其又何憾也哉

淮揚兵備道荆公五峯墓誌銘

乾隆歲在庚子十一月初十日淮揚兵備道荆公五峰卒於官大府以聞公卿大夫咸齎咨悼惜異口同聲謂善人殄瘁未罄厥施也予以部民忝通家哭之涕霑裳逾年春公子煇扶柩歸塋以書來乞銘予與公訂交弱冠四十年道義相勗白首如新曷敢辭荆氏先世為曲阿望族一遷至猗氏再遷至平陸世業耕讀累傳至公考永貴以儒術顯者德重於鄉生子三人公居長公諱如崇字蔭南號五峰幼倜儻有大志攻舉業不事帖括喜讀理學經濟之書歲辛酉先大夫典試三晉聞中得

七錄齋文鈔

公卷五策瀾翻舉薛河東讀書錄及呂新吾實政錄中語如數家珍板之榜後來謁知由弟子員初應秋錄器之公一生律身行政皆以二書為本原蓋自做秀才時其識已定戊辰成進士改庶吉習清書散館改知縣甲戌冬棟發江南未抵省會奉大府檄留淮安查山陽阜寧兩邑災黎公乘小舸徧歷鷗波雁汊間纖悉無遺維時尹文端公陳文恭公制撫江南皆大賢具知人鑒見公所設施有古循良之目補鎮洋今次年徐州河決災黎遍野沛邑尤劇特奏調公知沛縣事勞績益著洎丁父艱文恭公於其去任後特疏保堪勝知府稱其愛民

如子視國事如家事公憂歸次年復遭母喪經營窶窮躬自負土哀感行路服闋引

見記名發山東未及三月擢河南懷慶黃沁同知向來河員不問民事地方不顧工程公至一化吟域於兩河生民利病不肯漠視必關白同官或聞於外臺得交相濟馬授鳳陽守未二年以所屬審察吏議牽連錮級引見仍發江南一署太平守題安慶同知未履任調直隸通州牧逾年擢淮安守旋陞淮揚道公之律身也儉而勤行政也簡而嚴於民事纖悉無不知其治之也寬而有制初在鎮洋躬行樸素以挽治遊之習豪家有踰關

七錄齋文鈔

檢者力懲之頗露風力其在沛邑值河決田廬淹沒者十之七八縣治三門俱塞南門外飛雲橋亦沈水底僅以舟渡官署數椽窻楹臨清流經年不涸公日食粗糲親行泥淖稽查戶口相度遠近搭席棚以棲露處擇隙地以瘞枯骨夜則區畫災牒戶冊凡民間流離待哺情狀詳聞大府例以銀米兼施公慮民間易錢受尅請官易錢以給較市價有餘每戶若干文抽盤少一文即枷示於衢司事者感其誠而吏役憚其威時陳文恭公密偵賑務微行至沛見饑民得錢即持去以之購物榔鋪家亦不復稽其數怪之詰以數不短乎咸笑曰沛邑安

有是事耶不信請試數之千人言皆同沛之受災最重而民間起色反在輕災之上時閩學海公明巡視東潯奏請於徽山湖之南圍築欄黃隄自吳家集起至城內華山止長六十里距黃河三十餘里雖異漲足資容納界荆山橋於隄外即水漫亦足資宣洩實為因時善策仰奉俞允時表文達公方奉

命治河謂時已屆六月秋汛即至工宜速成非江南荆今不勝此商之兩省巡撫檄下公立即襍被駐工所不以此事屬東省稍存岐視彈精獨辦晝夜無息一月而大功成公之在工也盛暑中構一蘆舍棲止或勸架涼棚

七錄齋文鈔

以避熱公曰蘆舍聊避風雨耳工長數千里日需往返督視安得久坐此奚以棚為其在鳳陽所屬壽州民俗強悍多結黨爭鬪往往釀成重案公立法嚴治訪其尤者重懲之不稍事姑息並嚴禁婦女出境腰鼓賣唱立門冊稽核私行者立擒治其夫另復刊示委曲化導以啟其廉耻舊習漸除其在通州瀕江臨海民情易動而好訟商船魚船出入海洋為匪公私莫辨公查明船數分別列字號姓名大書於舵樓檣帆望而可知官給印票歲一更換而販私剝商之風頓息海灘江漲有力者互相侵占至訟十餘年不給公親身查文按其時地合

衆案並辦數語折服故下車數月結不決者千六百餘
案州人貪種木棉所出米不足本州之食丙申夏大旱
公詳請採買由江運達州治而內河水涸舟膠舫人無
食將拆船以散公憫之勸諭助給資以日糧月餘水長
各歡忻鼓舞而去治通二年案無留牘亦無閑啓而猶
以暇日擇地建育嬰堂百間校課紫琅書院月數次周
生賢甫弱冠貧乏能文首拔之逾年捷秋闈仍課之署
中至其守淮安陟監司也值河決老壩口之後二年積
水漸消淤沙埋屋民間衣食居處無所資元氣未甦公
悉其情務靜治之不為赫赫名嚴制吏胥一切徭役工

七錄齋文鈔

作之事不以絲毫擾里巷每當賑卹借籽嚴飭所屬俾
沾實惠培養數年氣象漸豐淮揚裏外運河及江防事
宜南北四百餘里興舉因草之宜悉心講求酌古今採
輿論安瀾屢奏公帑無糜歲庚子

聖駕南巡士民感恩望幸公扈從

御舟往返南北三蒙

召對仰承

溫霽俯詢歷任治蹟並及鳳陽任內如何禁止游民出
境之處

天眷方隆行將大用入秋以後飲食漸稀力疾視事而

積勞年久病本已深竟不可治公性嗜書籍在江南三
十載家無餘貲惟載書數車一生學問本於讀書錄而
臨政行事尤得力於呂新吾先生集嚴氣正性不沽名
不避難不曲徇上官有不便於民者斬新力爭交友以
信久而不易其初待屬官如課子弟清操循績識與不
識皆信之其歿也江淮士民哭之失聲歎歎乎哉公生
於康熙五十七年春秋六十有三子三人長煊已亥舉
人曩從予執筆者次煦平邑廨生次燦女四人孫一人
坦孫女一人銘曰

七錄齋文鈔

公來竹馬迎郊闈公去壺殮填江津公死千里傳砧聲
一生仕學師寧陵宦途知己推桂林廿年交誼傷吾心

廉使呂碩堂墓誌銘

歲甲辰冬十月呂子爾禧持其兄碩堂廉使行狀來告曰先兄碩堂歿于迪化州諸孤瑗堂扶匭入闕卜於明年春塋于先塋乞銘而納諸幽宮蓋距君卒已二年矣子與呂氏為世交壬申癸酉間奉教於

先生癸未以後復與碩堂遊繼同官於西曹者十年官轍既分仕途多故追維昔款益增予之悲也呂氏自河南新安遷江南我朝定鼎首開科目君之高祖太保公即以大魁入相為江左文章科第光三傳至君考濂乾隆甲戌進士歷汾州同知世所稱

七錄齋文鈔

先生也君少有異稟姿貌魁特為諸生隨父任之晉佐理吏事以暇讀書丙夜不輟壬午癸未連擢大科掣分禮部旋授刑部山東司主事歷任福建司郎中兩邀計典荐剡出守登州府調濟南府權濟東泰武道授安徽按察使君之在西曹也前後凡十五年少年精覈案牘過目輒記纖細無忘遇重讞平情研鞠諸城舒伯容兩相國倚為左右手會東省逆匪王倫案要犯解部者日至君總司其事隨辦隨上聞搗樓被宿雲司七十餘日所訊犯百餘人悉心衡量一無枉縱同曹後進事無鉅細輒就指析嘗語人曰據案墨守情偽難窮不可稍

有成見或不至大出入聞者服其虛公可為法也守濟南日有惠民縣盜殺十二歲幼童累年不獲邑令避處分捕乞丐趙希孟董顯誣抵案司解司矣君覆訊疑之白大吏提犯廉得狀釋之邑令劾去濟陽劉甲殺人賄濁頂克讞成君訊捕正克擬抵合郡稱為神明長清裴志剛者圖姦逼死一家二命議輕典君爭曰此淫克不可恕定擬大辟忤大吏意劾議錫級蒙

特旨留任旋擢安徽按察使皖省南接楚黃西連豫汝水陸衝區盜賊出沒而廬桐各邑猾吏盤據交通挾制縣令相習成風君稔其弊下車訪知其巨奸寘之法羣

七錄齋文鈔

胥股慄盜賊聞風潛逃郡縣數年不結之案積牘如山獄多瘦斃者君履任後通覽積案分日清理飛檄各郡嚴比數月間劇盜就獲者十六七陳案一清省釋無辜者數百人毫屬居黃淮之間每秋汎淫雨洪流泊岸往往盜決河堤以隣為聲歲秋有北岸民羣控南隄洩漲守兵尹尚岳等趨護鎗傷七人前官擬以各抵君閱前案曰此所殺者皆罪人因保官隄揀南岸居民不可以殺人論死大吏是其言止坐尹尚岳一人奏聞奉

旨釋放如君初議廬郡鄉愚奉不經之祠歲歲焚禱奔

走如驚君經過其地知之立命毀盡愚民感悟外任十年身所到處皆有實績可紀此特其數端耳會東省大吏以墨敗君以牽連發新疆効力逾年告殂京官咸惜為未竟其才也六卿中比部最為清寔君在西曾魚數劇司出入內庭衣冠寒素堂餐殘冷眾傳著不御君獨甘之或取饌餽以充飢而予每過邸舍見奉視贈公及吳太君起居遺志無微不至延名師課諸弟俱成立得進取階親友儼居有空乏者質衣以贈久而靡勸薄宦冷曹食指林立而內外有餘歡蓋於根本之地誠有大過人者歷任外臺年四十有七所著律鏡十二卷歷

七錄齋文鈔

任錄十卷皆有用之言君體用該備名實茂著其設施僅如是惜哉君生于乾隆二年丁巳七月十九日子時卒于四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丑時配吳淑人湖南湘陰縣佐諱 女子二長瑗太學生娶四川襟谷廳同知楊名禮行女次璵太學生嗣君弟爾熾後聘刑部郎中熊名之台女 云銘曰
力勤名成含 而心平有重期于君繼其才新厥生銘
昭乎將來子孫其康哉

姜迂村先生墓碑

乾隆五十年冬元和姜侍郎晟猷案於永平既歲事獲命因陳情乞歸葬其考野鶴公於祖迂邨先生墓南之新原

天子俞其請乃練日於十二月丙申下窆瀕行侍郎欲論謨先世之美請於余曰先王父迂邨公績學敦行著聲東南營葬有年而表墓之文尚闕乞為碑以植於阡余少從野鶴公遊素知先生之深而

聖天子之俯恤臣隱與侍郎之志切闡揚皆不可以無書按姜氏自萊陽寓籍吳下迄今蓋五世矣先是給事

七錄齋文鈔

貞毅先生治命葬敬亭山下康熙中巡撫湯文正公題請崇祀建祠虎邱伯子守墓於宣州居吳下者守祠越三傳至先生諱本仔字肩吾迂邨其自號也早歲工文名溢黌序間其考學在先生居藝圃擅林木泉石之勝名流經過者靡不造訪縞紵之歡敦學之會歲無虛日如漁洋竹垞迦陵初白諸先輩歌詩傳誦連邇圖繪聞於天下迂邨先生以弱冠握管執簡與諸老宿訂紀羣之交故所學有本原著書滿家而屢躋於場屋數十年中學益博且醇性嗜古家藏彙鼎圖書皆千百年物屢告匱乏而一器弗敢失曰此先代所貽弗忍落他姓精

於鑿別古器暮年日不能視有以書畫投者指拂繅素
嗅其墨息真履立辨噫亦神已年七十一卒配郭夫人
年十九歸先生甫逾十年卒婉淑之譽溢於三黨先生
終身不復娶鄉人兩賢之以孫貴贈榮祿大夫刑部侍
郎配郭贈夫人先生高文卓行詳於家傳余以夙聞於
四方賢士大夫者撮其略以塞侍郎之請墓在今蘇郡
城北長洲縣屬居巖莊之原其南即野鶴公新阡也野
鶴公諱震字念劬為何義門學士高足弟子治經有家
法其文章歌詩為東南之秀余昔稔其軼事一二並陳
於篇野鶴公先補金山衛諸生後念萊陽為貞毅公祖

七錄齋文鈔

居改歸故籍萊之族姓以貞毅遺田若干頃歸之野鶴
公堅弗承遂推為祭田而以族姓司其藉既由書館以
州同知出仕其攝知上思州也有某甲携金客於外被
殺而不知主名其子訟於官前牧不能決野鶴公偵知
境有無賴子驟致千金產乃以他故召之語熟視之曰
是殺人賊詰之吐實而某甲之寃得伸大府問其故曰
某乙眸子動而色屢變是情虧而膽懼也一郡神之歷
任朔平府施南府通判皆有政聲惜未盡厥施年八十
二卒於里累遇

覃恩贈如侍郎官配畢夫人系浙西望族以婦德聞先

十七年卒贈一品夫人事詳野鶴公合葬墓誌弗具書
嗚呼姜氏為吳中世族百餘年來種德累行至侍郎而
克光厥緒遭際
聖主本祖考遺訓發抒為事業復仰承休命得展其烏
烏之私安先兆於高原以利其後嗣忠孝之門其後必
昌過姜氏之塋者可以興矣

七錄齋文鈔

封恭人馮母張太君墓誌銘

乾隆五十年冬吾友馮水部石如泐配張恭人卒於京
邸次年孝子比部兆岫扶匳歸於晉越明年春兆岫以
書來乞銘將塋母于代州 之阡石如出示所撰家
狀予讀之而嘆馮氏世德積累即其闕闕懿嫩亦無愧
于古賢媛予兄弟與馮氏昆仲五人各有通家同年之
誼素悉其梗槩其烏敢違孝子之請按狀恭人姓張氏
王父于德 國初名進士為國子先生父珍封刑部主
事實為大同舊族其歸石如也年十七歲是時王舅觀
察公方任安西單車赴軍營出入戎行恭人隨 舅姑

七錄齋文鈔

奉 王姑何太君居里門色養備至三黨賢之無異言
石如昆季五人同塾治經師友講習多一時名流適館
授餐朝夕饘粥之需應時而具恭人年稍長一切身任
之不令娣如分其勞十餘年如一日迨諸昆仲學成名
彰先後聯翩掇科第海內望為美瑞歲乙亥丙子以來
先後出宰長公令文安次公牧涿州季子今聞官山左
相距不數百里 太恭人安輿往來其間歲各數至每
至必命恭人與之俱乃樂蓋其曲體親心克安其養者
數十年無一日離膝下及石如銓授 城復迎 太恭
人至署晨夕承顏盤匱屢之屬咸出手製一如于歸

之初石如在豫歷任繁劇恭人助於內罔弗周緻而性
儉不改荆布之風尤慈祥重民命憫恤獄囚于例分外
家施湯藥冬給棉襦以為常養濟院中每歲必多存活
百許人歲有所增歷任無倦及隨官至都門冷曹賃居
石如橋梓晨出應官抵暮返寓恭人獨支拄家政凡鄉
戚賓友酌酢之宜纖悉無漏方兆岫之在西曹也提舉
兩監盡心整飭凡囚室之蒸濕污穢者捐貲更葺俾眾
犯得以就燥予心異之細詢則皆奉恭人之指出簪珥
質金付兒以襄善舉也嗚呼賢矣銘曰

七錄齋文鈔

猗歟母德六黨稱賢相夫中外內政秩然行仁履義母
範備焉仰承世澤復裕後昆廣武屹屹雁門言言翠琰
鐫華表茲豐阡

學校

古者庠序之設教與養並出一途其立法之善命官之詳先王具有深意所以規模宏遠禮樂興而人材盛也後世學校更繁且重而人材遠不逮古則以教養分而法弛不如上古教養合而化盛也昔有虞氏國老庶老之養三代相承載在王制成周學宮之制靈臺居左明堂右辟雍宮懸其在此靈臺之詩兼及於矇瞍歟周官司徒司馬各有專司然邱甲之賦屬司徒而寓兵於農則車甲之教非侵司徒之掌也澤宮之選士屬司馬而論辨官材非侵司徒之掌也不可見政教之相通哉特

七錄齋文鈔

是教之設也有太學復有小學大學辟雍居中南而西夏序居東殷學居西虞庠居北是謂四學中設先聖先師疏謂祭先代盛德之聖與一方表率之師皆不可考其姓名至通典諸書所云以周公為先聖孔氏為先師迨亦後世之制歟夫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入學者以次漸升於太學鄉學之師經典未詳然考周官掌正州長之教治固州黨之師也是不必如太學之師氏以三德教保氏以六藝教大司樂教以成均之法大司成教以釋菜之典如是其詳以密也自後政教衰而學校廢至漢武始興太學立學校之官而光武之起東京明帝之臨

雍拜老非不甚重學校而守今之與博士文學教與養固已區別乎其間唐始立崇文宏文二館而武德初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書算等七學建置頗詳自瀛州著美而後駁駁乎教化日上焉宋太學立外內上三舍之法以課士仁宗時詔取安定蘓湖之制立經義治事二齋以鼓勵之教化亦云美善矣以故道學之盛首推夫宋而朱陸諸子所立白鹿鷺湖嵩山嶽麓四書院訓課有方條約綦嚴尤足為後世法焉哉

七錄齋文鈔

至於各省會則設書院以勵一省之人材其府州縣又各有書院以鼓郡邑之後髦是即唐宋以來四大書院之遺意也則學校之制誠超四代而邁唐宋矣士躬逢泰運咸敦實行而黜虛名以仰答乎政教之隆也豈不休哉

民風

從來風俗之淳漓關乎氣化而其所以潛移而默導之者則不操於下而操於上上之人相尚以華則風俗日趨於奢靡矣上之人相繩以禮則風俗日臻於淳古矣是風清俗美之休致之有道而不能以無本之治治之也所謂有本之治者何上古樸畧成風夏忠商質民安其業猶有皇初遺意至周而文明日啟踵事增華然經禮三百儀禮三千已綜人情而曲為之防蓋風會之漸遷正賴人事維持於其間故不特冒上無等者不生於明盛即貧者有衛泌之樂富者無相鼠之譏所以廉恥

七錄齋文鈔

立而驚競息也漢唐之世君相無制禮之才而叔孫通之制已譏叢絲之陋開元顯慶諸禮未稱美備移風易俗概乎未之見焉至宋朱子慨然於禮教之凌遲禮文之殘缺因上修三禮劄子未有成書而家禮一編所載冠昏喪祭之經亦詳盡斯誠淺近易行明白易曉百世不刊之令典也然而敦詩說禮之家咸識遵循而蚩蚩者氓勢難家喻戶曉此其挽頹風而勵末俗者誠賴躬行教化濟以經術之良有司矣蓋自單父鳴琴武城弦誦而後所僅見者惟治蜀之文翁為能以禮化民有無不至相耀夫豈猶是尋常之循吏足以較優劣之數哉

昔司馬相如云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則長吏者百姓之父兄也任其流失敗壞可乎夫巴蜀素稱僻陋未奉漢廷聲教然而片楮檄文羣相感動矧今天下一家深仁厚澤淪浹百年凡厥庶民盡具固有之良者哉夫善者易至於禮而三物六行道在有以獎勸之不善者顯悖乎禮則移之郊遂殊厥井疆道在有以儆戒之二者相因風俗之美禮教之成又在躬率以為觀感是固良有司之責也學者坐言起行以禮自持必更思以禮淑世故居一鄉而一鄉之貧士培其氣骨一鄉之富者化其澆風推之於治一邑一郡及宰天下之任無

七錄齋文鈔

不然矣敬承

明問敢畧陳之

課吏

粵稽唐虞之敷奏明試敷納明庶考績之所由始也若周制小宰以六計弊羣吏宰夫以八職掌官府司會總受其計而歸之太宰詳第其廢置而詔之天子日有成月有要歲有會然考績以三年黜陟以六載唐虞之法寬廢置以歲終課賞以三歲周之法密蓋唐虞事簡而官亦簡周事繁而官愈多也其亦猶今承平日久事增於前文加於舊之意乎至漢則循其職而以漸考焉或受計於甘泉或受計於明堂周以六典漢亦以六條周人重廉漢亦有廉察猶有古意焉乃若孝元用京房之

七錄齋文鈔

法專欲任法既失之繁魏劉劭之七十二條密則密矣而四科之設又失於狹如唐則詳於漢其失在不由郡縣而悉屬考功部宋則因乎唐其失在不預宰臣而直付考課院要而言之三代以上因為至密三代以下宋唐為較詳茲乃三年一考六年再考屬之吏部官滿者有考察之清冊不職者聽柱史之飛章是非漢之命御史考殿最宋之引對磨勘之遺意也乎宋本乎唐漢本乎周我

朝鑒歷代之精而無而行之其於考績之法固詳且盡矣然而委曲繁重條例紛更胥吏之奸藉以高下其手

賢者格於例而有司舉不能得人誠能精以察之而稍寬其銜轡則二弊可以立除至若所謂催科不擾是即催科中撫字刑罰不愆是即刑罰中教化此上理之成不同於清淨無為本此以為考績自有以得循良之選也故使小臣執法於下大臣準情酌理擇而行之由今之法行古之道則庶績咸熙之治不難坐而致也詎謂耳目簡書治人治法之可偏廢歟

七錄齋文鈔

疏通選舉

唐虞有闕門額俊之典而成周特重賓興之制後世選舉之法代有更定今則以鄉會兩試為正途典至鉅也他若藻耀高翔則莫如唐博學宏詞科經術湛深則莫如唐明經科此固

聖朝非常之特典而神其令於鄉會試之外者也既備選舉之法宜收選舉之效而靡遺特是抱才者欲乘時而利見用才者尤須振勵之爭先乃舉人胥次必三十年始得謁選則用之日已非復可用之時矣將見名高一世徒淹沒於虛擲之光陰才蓋天下亦摧折於敵

七錄齋文鈔

廬之日月則所謂舉人者亦徒存其名而無以奏其實矣然觀古舉人試禮部不第則再舉立法綦嚴不若今概予注選之寬唐進士多出為簿尉宋臚傳之首先用為僉判幕職官古校職之速遠勝今謁選之遲今倣唐制而以州判縣丞分注則用之途廣即名位雖卑而舉人無壅滯之憂即不然稍隘其途減原額三之一倣唐六科宋諸科不限以經文亦三載一舉別議叙錄以中行評傳國子先生為高選其次者畀以丞簿等官固與原額未嘗缺而舉人無沈淪之患矣乃議者謂龐士元非百里之才陶淵明耻五斗之仕括丞簿等官為舉人

之不屑就此固矯也彼夫乘田曾勞大聖石門亦隱高人一命之榮豈不愈於偃蹇無聊也哉況丞簿皆由正途則僥倖之門可絕而簞簋之飭自嚴惟是體統宜加尊陞遷宜稍速方不致長才短馭之歎矣今執事以疏通選舉為問洵愛惜人才之至意生不敏敢恭末議以對

七錄齋文鈔

積貯

從來法立則弊生而人存則政舉積貯之法競言常平社倉矣然宜於古者或未必宜於今始則無濟於民後則有累於官論者遂為常平社倉咎竊以為不然夫以官賑民者增價而糶減價而糶賤不傷農貴不傷民故曰常平也以民賑民者隨其所出則取之於民不多當社立倉則施之於民也甚便故曰社倉也乃常平之法行於元鳳而民皆便之及行於永平而劉般以為不得其平矣任劉如愚而一方無艱食及嘉定中州縣行之而遂假公以濟私矣然則非法之不善而行法者之未

七錄齋文鈔

當也不大彰明較著乎哉夫遵古人之成法而不善行之雖周公之制作不能無弊故先古人而生者道在創後古人而生者道在因今欲舍常平社倉而更立新法其道無由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亦善行成法而已欲行成法首重得人得人之要貴於釐弊夫身為民牧視斯民之疾苦何異身家而顧藉以營私縱吏雖至不肖諒不出此所慮者當出陳入新之際而採買以行私藉年湮日遠之名而謂耗折之可慮或奸猾舞文移那侵蝕借貸稱寒展轉遷延甚至劣衿則盤踞為奸鄉保則通同作弊民無涓埃之惠倉無銖粒之儲官以點

視為泛常吏以空文為掩飾尤而相效習以成風於是視常平為畏途等社倉於畫餅卒至在官則空名無實去官則賠累為憂縱有更張已多煩費雖存折色何濟凶年有實心而無實政無法而有治人謂非牧令之過歟今

七錄齋文鈔

聖天子休養斯民惟恐一夫之不得其所宵旰之憂有加無已而明問殷殷復以倉儲為急務敢不敬陳之夫常平在官者也社倉在民者也在官者以官治之而啟閉一聽乎民在民者以民治之而盤查一任夫官在官之弊始於守令之慢不任事而成於吏胥之罔以行私在民之弊其大者在蠹衿之分其利小者在地保之肆其姦故為常平計以廉能之牧令司之而擇吏之慮謹者以董其聚散核其盈虛定其黜陟至於豐凶出納總以聽民之便官不得而擅也為社倉計以殷實之儒士司之而選民之幹練者以權其出入驗其公私定其賞罰至於四季盤核悉以聽官之來民不得而阻也而且慎厥收藏俾無陳朽之患嚴其防禦使絕火盜之虞或大憲提查既真無可掩或委員稽核又猝不及防既無虛報之數自無賠累之憂又何必存折色而徒憂夫折耗資採買而貽害於隣封也哉要之不得其人雖道人

廉人之制不可以行於古能釐其弊即常平社倉之法
自可以行於今

七錄齋文鈔

恤刑

聖王所恃以感天下者德也約天下者禮也朝播夕告
以示天下者政也感之約之示之不從而於是乎威之
者刑也然則刑其不得已而用之者乎雖然聖人不得
已而用之而其後究歸不用者蓋其心以為天下之不
吾犯者未必皆吾刑之所能及於是本慎刑之心為畫
一之令而上下肅然朝野藹然故其所以為用者皆其
所不忍用而遂至於不用而成時雍風動之休總覽三
代以來或政令不煩或德威並用其操術不同而撫綏
各異者大抵開創之世立法在於嚴而守成之世用刑

七錄齋文鈔

主於慎抑或積廢之後而濟之以猛積烈之後而濟之
以寬其勢既殊其治不得不異也唐虞之世因天討而
定五刑夏作禹刑商作官刑周官大司寇以五刑糾萬
民凡諸侯之獄訟以邦典定之卿大夫之獄訟以邦法
斷之庶民之獄訟以邦成弊之維時在上者既明慎用
刑而為司寇士者又皆能哲而惠故下民既懷且惠犯
法者希史稱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誠有味乎
其言之也秦政慘酷偶語者棄市定連坐收族之令增
鑿劓烹鑊之刑漢初約法三章其後蕭何因李悝之六
法而作七律至孝文而始除肉刑至孝景而始定笞令

其視民如傷洵所未有其後因律而有例例之名始於杜預之釋春秋而後世援故事之可比者亦謂之例宋齊梁法令遞改至隋而盜一錢者死而盜滋多矣唐曰律令格式宋曰勅令格式唐之長孫無忌宋有竇儀皆定律令刑書益滋繁矣明之律悉本之唐而詳為壽繹得古刑名之書代各不同而皆不惜瑣瑣求詳者誠以律者一成而不變而不可苟焉於其間也夫王者立法也予天下以可畏必先予天下以可遵著為刑書內而司法有所守外而司臬理刑有所依至於情理不齊勢變百出不可以一成之見相為比附於是又設為條

七錄齋文鈔

例援引案情所謂法外意也然往往指歸舛錯意見參差律之所出人將借口於例以行私例之所在又得借口於案以引避何可訓也恭惟

欽定律例一書經緯瞭如斷擬畫一蓋以仁至義盡之道而佐化民成俗之功苟司讞獄者遵而行之按其罪於律之中而通其意於律之外天下曉然於法令之所在而刑其尚有遺議乎且聖王之居心也刑期於無刑辟所以止辟凡皆愛民之身重民之命而民亦莫不自愛自重也漢唐之後擬律少輕即行參駁由是一切畏縮偏引重條彼其愛功名之念切而民命不得不輕畏

國典之念深推求不得不刻反是而思之曷若平允居心大開法網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之為得也至於賞一人而天下之人喜罰一人而天下之人懼事起於直道之行而章於人心之厚內官之推勸當輕而輕當重而重輕重勿至於倒施外官之告理以是為是以非為非是非勿差於毫末且也一案之成無遷延於終歲一人之事毋株累於非辜如是而民重犯法畏名義姦宄可止刑措可幾誠有旋至而立效者矣夫四海之

大典獄者民之司命也仰念

七錄齋文鈔

敬慎乎

弭盜

天下治平無事而不可與為一日苟安者惟弭盜之為要而已彼其聚遊手竊鄉里始之為民患者盜也嚴勦捕重忝罰既之為官患者盜也任之則數十為羣而捕之則鳥獸散終之為時事患者盜也然則天下之盜安可以不弭弭盜之法安可以不講講弭盜之法又安可以不深明其形勢之所在而一清其源也哉原夫陶唐有虞之治其風熙熙其民皞皞其富者與貧者通有無而不自侈其好施之功其耕者與織者樂衣食而不自知夫帝力之有盜之心且何自而生哉下至三代之世

七錄齋文鈔

分井分田而民安於畎畝樹桑樹麻而民安於室廬稱猷介壽而民安於倫理之中鄉飲禮射而民安於黨塾之內盜之事又何自而起哉自是以後其所以治民者悉索以困之弊賦以擾之租吏追呼以迫之逋負逃亡以督之且此際之民方且覺為盜之樂而為民之苦為盜之富而為民之貧為盜之安而為民之危如之何不胥而為盜哉我

皇上子惠元元仁育義正舉山陬海澨之間莫不獻琛貢球一道同風矣乃猶隄防小醜定為律令有盜而不報者守令有議罰之例報盜而不獲者文武均議罪之

條豈非制治保邦警戒無虞之至意乎大抵西北之地利夫輕騎每多剽掠於僻野東南之地風帆浪船最易行劫於江湖蓋天下之為盜者不一其情而所以為盜之人亦不一其類而所以弭盜之法亦遂不一其方而所以捕盜之官亦遂不一其責辨之者明則其處之者當處之者當則將杜漸防微而縱釋之弊誣服之情有以永除而不足為慮今天有平民而為盜者此司牧之責也有良吏焉明其保甲中其禁約豐其衣食時其催科下車之後約法數章而不逞之徒莫不賣刀買犢相率為耒耜之謀也已有營兵而為盜者此分鎮之責也

七錄齋文鈔

有能將焉嚴其號令慎其稽查勤其操練習其條教約束之久恩威並至而驕悍之流莫不俯首就治相勉於卒伍之中也已又有以嘯聚而為盜者此封疆重臣之責也所貴公忠體

國實意勤民者明其賞罰修其甲兵窮其巢穴盡其黨與而又整躬率屬端本澄原宣布

皇仁尊揚雅化以盡其樞綏統馭之術將人知禮樂戶習醇良家相守也里相望也而奸宄之眾孰不涕泣告語頓首請命以訴其萬不得已之情而改行易轍以共樂為良民乎夫如是而

聖朝之治與唐虞三代媲美隆可也

七錄齋文鈔

識緯

識緯之學盛於漢哀平之間其時若劉歆輩爭相效述而東平王蒼以此正五經章句賈逵專以論左氏學曹褒復以此訂漢禮大儒如鄭康成亦以之解經何休等更不足論矣當時知其失者惟孔安國毛公王璜桓譚張衡數人而已其書留傳於世不絕至隋大業中始搜而焚之然唐時尚有存者長孫無忌之所志孔穎達之所稱今唐書中之所載者不少概見迄於今惟稽覽圖乾鑿度數十篇尚存餘特其名傳耳其名維何易緯曰稽覽圖曰乾鑿度曰坤寧圖曰通卦驗曰是類謀曰辨

七錄齋文鈔

終備也書緯曰璇璣鈴曰考靈曜曰刑德考曰帝命期曰運期授也詩緯曰推度災曰紀歷樞曰含神務也禮緯曰含文嘉曰稽命徵曰斗威儀也樂緯曰動聲儀曰潛耀嘉曰叶圖徵也春秋緯曰孔演圖曰元命包曰文耀鉤曰運斗樞曰感精符曰合誠圖曰考異郵曰保乾圖曰漢含孳曰佐助期曰握誠圖曰潛潭巴曰說題辭也孝經緯曰援神契曰鉤命決也此見於漢書張衡傳註者共三十五家其詩緯三卷書緯三卷為鄭康成所註餘皆魏博士宋均註也又按長孫無忌所志有曰河圖曰河圖龍文又曰尚書中侯曰邠萌之春秋災異曰

孝經內事等篇先是梁天監中圖識天語與一切罔民
感世之書紛然並作如曰樂五鳥圖曰春秋內事曰春
秋包命曰春秋秘事曰易書詩孝經春秋河洛緯秘要
曰五帝鉤命決圖曰孝經雜緯曰孝經元命包曰孝經
古秘授神曰孝經古秘圖曰孝經左右握曰孝經左右
契圖曰孝經雌雄圖曰孝經異本雌雄圖曰孝經分野
圖曰孝經內事圖曰孝經內事星宿 堂七十二弟子
圖曰口授圖凡此皆七經之內者也七經之外曰論語
識曰孔老識曰老子河洛識曰尹公識曰劉向識曰雜
識曰堯戒舜禹曰孔子王明鏡曰郭文金雄記曰王子

七錄齋文鈔

年歌曰嵩高道士歌此其書不盡傳而其名目卷次固
班班可考也他如太平御覽之所載曰摘輔象曰撰考
識論語緯也曰帝驗期尚書緯也曰稽命曜禮緯也曰
命歷序春秋緯也曰左方契曰威儀拒孝經緯也外此
又有所謂坤鑿度乾元序制者僅見於宋晁氏之說而
馬氏通考載焉至於正義一書係唐太宗詔諸儒撰定
九經之疏凡數百篇為學者所宗師然其所載過博所
擇不精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亂故歐陽修有請刪定
九經正義中識緯劄子稱其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
不合正義之名其言至當生幼讀

御選文醇一書

聖訓周詳為世道人心計者至深遠矣

七錄齋文鈔

選舉

取士以文者朝廷因時之制也經明行修待時而出者士人之自命也三代而後言得士漢差近古後此第講門第資格門第資格不足以得士乃悉舉而歸之科目科目者詩賦策論帖經墨義表判時文之所由興也夫朝廷所望於士者匪第語言文字之為而舍是而鄉舉里選之法又斷不可行行之而黃緣奔競矯飾取名者愈不可究詰計惟於制科之中加以振興鼓舞之用俾上與下無所庸其私而求乎其實而不務乎其名亦庶乎其可也

七錄齋文鈔

國家立賢無方既三載一舉鄉會之科又收四方俊之士教之於太學十二歲而郡邑各有升彬彬盛矣而執事猶以得士下詢請畧陳其概成周之世進士約有二途有由鄉學進者有由國學進者鄉學掌於卿大夫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用之在大司馬鄉學進者由選士而造士用之在鄉遂吏國學進者由俊士而進士論辨之為大夫士具大畧也漢制策於天子曰賢良方正察於州郡曰孝廉茂士升於學校曰博士弟後又有文學有明經而鄉里有推舉州郡有辟召亦皆得以自介其後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潔二曰學通行

修三曰明習法令四曰剛毅多畧東京依其制不變而三公將軍遂歲舉茂廉吏或一人或二人魏陳群立

中正之法南北朝皆因之而士人浸誇門資開關矣晉代而降選士頗以文詞有風雲月露之譏至隋始除去中正法而進士科專試以詩賦唐之取士多因隋舊其大畧有三由學館曰生徒由州縣曰鄉貢天子自詔曰制科學有國子學太學四門學律學算學外而州縣學館有宏文崇文所謂六學兩館也每歲仲冬選諸生之成者送尚書省此生徒之畧也試於州縣者會以鄉飲酒之禮歌鹿鳴之詩送考功院此鄉貢之略也天子詔

七錄齋文鈔

四方德行才能文學之士其名目不一分為二科曰直言極諫曰博學宏詞此制科之畧也合而論之秀才試方畧進士試時務所以策其才明經帖文童子誦文書學試墨義所以驗其記經史三傳開元禮等科各問大義百條或數十條所以審其識唐制大畧如此宋之科自有進士科又有九經五經三史三傳學究明法等科初試以詩賦墨義帖經用范仲淹言詔三場先策次論次詩賦罷墨義帖經後神宗置外舍生員三舍之法開端於此又用王安石言草明經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並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本

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一次策三禮部試增二道殿
 試專策限千字以上分五等其後議臣力爭乃分為經
 義詩賦兩科為詩賦進士經義進士太祖初其制舉凡
 三科真宗增置六科仁宗又增置四科所謂天聖十科
 也夫選舉之法詳於唐密於宋由考功而禮部既畢試
 而詳覆自開元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始也放榜揭示殿
 試貢士雖始自武后實至宋開寶八年御試權王嗣宗
 為首始定制也分為三甲自太平興國試呂蒙正等百
 九人始也景德四年令禮部糊名考較淳化三年蘇易
 簡試諸道舉人已先行之也易書始於祥符制勝錄院

七錄齋文鈔

不默始於嘉祐定期三載始於治平至若紹聖新經之
 頌慶元偽學之禁咸淳士籍之嚴又非所以作人矣元
 世至仁宗始定制三年一開科八月充貢有司次年二
 月會試京師中式者試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明洪武
 三年定科舉法一場經義一四書義一二場論詔誥表
 箋內科一三場策一中者後十日試以騎射書策律五
 事後罷之十七年始頌科舉成規進士之外薦舉與歲
 貢為三途並用其後章懋又奏行選貢之法皆無顯擢
 而進士一途為獨重矣摠之選舉之道務乎其實則三
 年賓興之制自可以得眾才苟徒務乎其名則雖行鄉

舉里選之法亦不可以得一士亦在為上者加之意而
 已

七錄齋文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second section.

藏書

書籍之傳變乎尚矣其上者足以明道法而述治統其次事蹟之紀載論議之瓌奇物名之證據文章之爾雅耳濡目染皆足有裨身心發為詞翰不懈而及於古矣若其篇目之流傳足資考鑑斯亦汲古者所當有事也方今

聖天子稽古右文內府清秘之儲蒐羅詳備照耀藝林而執事以柱史蘭臺所藏殷殷下詢深有望於好學深思之士甚盛心也生之命鄙得一忘十敢率其愚以對按

七錄齋文鈔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即左史倚相所謂三墳五典而八索即八卦九邱則九州之志乘也然皆荒誕而不可信故孔子得帝鴻氏之書千有餘篇而刪之自唐虞始孔子所弗述即及門所弗道也宋羅泌之路史劉恕之外紀大抵取之內外傳史記及諸緯書務其奇博頗多可採然其荒誕者亦未易更僕數耳夫上古之事在孔子之時已荒畧失傳史遷謂為其文不雅馴是也况經秦火之餘漢儒掇拾煨燼識者譏之宋之距漢又越千年後而欲網羅軼事不誠難哉且夫秦漢間圖書藉一大升降之會也武帝耽玩文史稍購圖籍成帝造

言者陳農徧求遺書貯之天祿命劉向楊雄校之向子歆編成七畧七篇班氏藝文志悉取之迨後漢之書籍盡忘於建安之時曹氏父子並擅詞翰多蓄異書而以甲乙景丁為標識後人因之為四部書日然其時未分經史子集自晉阮孝緒始以集名而唐宋之書無不名集而以經史子集分部矣若考緒之七錄王儉之七志則仿漢之七畧而為唐宋書目之先型也然書籍之傳自唐以前多係寫本精心手校珍愛之至彌極鑽研唐之末已有雕本猶未甚廣至五代長樂老鏤板五經行之其功固不可沒然得之易而不甚愛惜探索不精實

七錄齋文鈔

學由之而寡矣夫生後世而得備覽前古之遺蹟誠學者之幸事也而其篇目之詳備則必盡讀羣書而後得識其大畧自錄畧諸書外隋之經籍志實兼五代之圖書唐之藝文志出自歐陽一手論者謂不減晉中興簿外此則一家之書亦有足採如馬氏之經籍考多本之晁氏按籍而稽如數家珍實遠出鄭樵之藝文畧蓋夾漈逞其私智將著書之姓氏悉行刪削明胡應麟識其一書兩見甚之割裂書名誠有所不免也然則由是考鄭略校其優劣列其異同而徧讀各史之志

考大雅之林哉



戴藻王八十壽序

淮陰去桐山千里而聲問時相通
陽戴氏並得往來於鉢山袁浦間
清芬相尚氣誼彌篤歲時子弟從過江干不以道路阻
洽契之情數十年如一日也予宦遊都門於戚友慶祝
之禮益久多踈畧自歸田後始漸問親族之耆舊已落
落如晨星今年春藻王嗣君名彪昆李從淮上寓書來
稱其尊公年晋八秩至戚中唯予年為稍長而知其生
平之梗概者亦惟予為最悉微諸嗣君之請予豈能已
於言耶昔嘗讀范史王烈傳烈少以行義稱鄉里人多

七錄齋文鈔

化為善人宋史稱明道先生居鄉人獻其誠致其恭未
嘗不流連慨慕想見其人以為古之風俗淳厚猶賴賢
人君子為之樹儀型而端軌範迨教衰俗敝士大夫遂
不復以名節自勵其或有矯然自異不隨世軌轍者或
反目為迂遠不近乎人情其由來非朝夕矣而以予所
見聞唯翁則卓然不群者也翁自少時即擅譽文園制
行之潔立身之高鞅塵壒而滌泥滓若無意人世事者
而人倫推為楷模子弟奉為矜式邦之大夫式廬而擁
篲四方過從之士請業而執經迨至年彌高德彌仰德
行堅定強立不返設使

聖朝修辟雍之典有事三老五更以君當之有以進俗
習於敦龐睹太和之氣象不僅如王彥方明道先生而
已也予於翁孔李之誼兼以累世姻盟情好日篤是叨
餘暉而藉庇蔭者正未有艾雖以山川之阻有缺登堂
獻竿之禮而遙念賓筵介祉榮舞承歡吾文雖陋為翁
諷之以佐一卮知非世俗之諛詞比也由是登期頤之
上壽追松喬之高風揚休王庭歌詠流傳豈徒稱盛隄
陰已哉

七錄齋文鈔

此處為空白欄位

周松軒侍御暨配陳恭人五十雙壽序

乾隆歲次丁未為吾友周侍御松軒先生暨配陳恭人五十雙壽之辰同朝寅雅及日下戚友將製錦以申祝而予以與松軒交相善且最久素悉其世德家法及其植身居官之大節相屬為序噫輩下才人學士鴻筆林立特采迂陋之詞以侑賓筵之觴其諸異乎世俗之為壽者歟大興周氏為京師詩禮舊族太翁裕菴公一生績學敦行衣冠古處儼然人師偕李太君勤儉持家篤嫻姬樂施予至老勿倦六堂矜式無間言松軒幼承庭訓言動必準繩墨潛心經義出而合轍辛壬間聯登

七錄齋文鈔

三榜

簡命刑曹時大吏任事勤覈說堂畫諾必而詰詳究諸曹多高才生皆捷給爭勝松軒以書生初入粉署私念讀書讀律理無二致一編低首字析句判務求精義以漸得其所以然之故過鞠案心平望審期兩造各輸其誠雖卷宗山積必次第猶校不遺一字治事既有聲遂總閱秋獄雪堂尤羣材會聚議論往往不一松軒心平力定不以人言為向背謹守舊章不假寬縱以示仁不務搜剔以示察每當同儕高議風生酣嬉調譚才辯鋒發松軒獨危坐斂身不置一語及遇大案有關出入堂

上然疑不決或長官所見齟齬他人方指口裏足或依違兩可以為得計松軒獨堅持所見無唯阿終不可即退而上書洋洋數千言反覆條辨理足而詞達上官覽之翻然樂從其說敬禮有加予與松軒兩度同曹又同司獄典凡研相接者前後凡十載故相知之獨深也此年以來才益老後進之士爭相請益松軒曰審案以速結為第一義多連一人即多擾一家噫此即明慎不留獄之經旨松軒讀書學道躬行寔踐於此益信矣客冬擢授臺垣予方為臺中賀得人而松軒自謂稱職維難兢兢將事益用欽然松軒先世舊居近市壬辰後兩燬

七錄齋文鈔

于火家室蕩然松軒矢志在公不為家人生產計而登其堂雍雍肅肅內外整潔慈幃甘旨之奉群從婚嫁之需應時措置同人訝其撻何術以致此迨相處既久乃知陳恭人內助之力為獨多松軒早年屢困棘闈足不窺園恭人箚銘佐讀善事翁姑曲盡婦職初不以家務稍分讀書志迨松軒釋褐服官恭人以一身攝攝內外自喪葬婚嫁數大事及米鹽瑣屑皆躬節儉謹蓋歲初不以一事貽夫子內顧憂雖中饋為婦職之常然當家道中落而未雨綢繆有烈丈夫所難為者蓋一則皂勉在公一則楮柱閭內各盡其職正交擅其美也今者設

悅懸弧之慶酒晉賓筵瑞符靈策欣歲月之方長正不
必誦岡陵而稱眉壽也頌君子之偕老象服攸宜記畫
錦之初開萊衣環侍令嗣蜚聲庠序幼亦詩禮咸聞膝
下守詩書之教澤門庭無嘻喙之風德為福基善無不
報龍章鳳誥疊受

恩綸極一堂歡娛和樂之情即以申九棘拜手稱觴之
慶又奚取揚芳摘藻之鋪張乎哉是為序

七錄齋文鈔

尉氏令周玉圃壽序

桂陽周君玉圃以湘中名孝廉出宰豫之尉氏三年邑
大治百廢具舉閭閻安其業而頌聲交作歲已亥為君
五十壽辰時方有事于河防士民走工次謀躋堂賦觥
君靳弗許適年大功告成安瀾有慶上慰

宵旰下貽樂利于是邑之父老暨門下士謀所以為壽
而乞予一言以侑觴予何敢以不文辭君生有異稟甫
孩推蘄然露頭角贈翁絕愛憐之作詩有即弱已趨眾
縱狂不類痴之句出就外傳讀書日教行下師友以大
器相推性孝友椿萱早謝霜露愴懷每值歲時享祀盡

七錄齋文鈔

禮盡誠風樹之悲數十年如一日昆季四人仲叔先即
世撫遺孤飲食教誨無異己子伯氏艱嗣以次子為之
後布被綢繆老而彌篤已卯登賢書不數歲以大令
簡發中州丙申補尉氏令尉當南北之衝車書旁午力
役無休君下車惻然悉心調劑設法減除民力大舒擅
聽斷才不拘拘于堂告會期遇事至輒予剖決不事摶
擊鉤致而燭照如觀火敏給如流水案無留牘故民無
停待候質之累會歲犬旱君齋宿祈禱逾日而甘霖沛
民頌如神邑無書院士子少所董勸于是公餘召諸生
至後堂口講指畫授以讀本不啻鄉先生之訓子若弟

者漸摩既久文風蒸蒸日上兩校秋闈所錄皆知名士
戊戌河決考城捷竹塞菱久未塞奉天府檄督河工露
宿河干者累月竭蹶急公豪無餘資不以纖毫累閭里
力請兩臺放歸河夫七百餘名民間省雇費鉅萬工畢
回邑邑之父老子弟相與持絳蓋錦衣奉辦香歡迎境
外叩首馬前歌呼之聲歡騰遍野豈不休哉予觀前代
循吏治績如鞭蒲騎竹獄無寃民慕羅賢士以及甘雨
隨車道遮馬首一節著長史氏輒贊嘆艷稱之為千古
守令之芳規君乃克擅衆美直薰古循吏之盛寧不為
此邦之幸而增

七錄齋文鈔

國史之光歟淑配 孺人綺歲于歸徽音懋著自芸憲
佐讀以至宦閣鳴機凡諸德政閭以內寔贊襄之可謂
賢已抑予聞治術根諸道化而偉人鍾于地靈五岳之
秀推南衡九江既滙為洞庭維楚有材毓為人傑况自
七先生之講學兩刺史之倡教道徽未耆而所稱道南
正脈尤推濂溪先生其南安政績寔開晉城南康之先
路桂揚與道州俱在衡山之南鍾川嶽之靈淑湖儒學
之淵源其生非偶其學有自則所謂湘中琳瑯者君當
之無愧也馬夫仁為壽之本乃福之基他日政茂業黃
仰邀

壘詔坦步雲霄而齊眉髮鬢詎可以量子哉

七錄齋文鈔

王果亭八十壽序

昔歲丁丑果亭先生慶七旬曾採子言以侑觴今又十年矣先生雪鬢蒼顏優游林下而令子次典振起繼家聲官吳陵因公過里門復丐余文以製錦子惟先生幹才偉績碩德清風久已彪炳大江南北人皆耳熟聞之即近今解組歸田楷模後進亦吾鄉人所誇羨而樂道者皆無俟余之文以傳而余與先生鬢齡訂交共里閭同師門蘭盟石契垂七十年知先生為尤稔其立朝任官居鄉持家諸大節他人咸嘆為今人所未有而余謂先生直兼古賢之衆美而非偏長一端可得而賅備先

七錄齋文鈔

生少負用世才而篤於色養不就微辟不急仕進則張齊賢之養母辭州也姿性敏特博極群書不屑為纂組駢儷之詞而究心朝章國乘典儀制度之因革則劉攽之博核典制也其治河也相度原隰因地制宜疏塞決排因時異制凡有興革衆議鼎沸大府必資先生一言為論定則賈逵之治豫薛肱之治兗也勸災拯溺躬歷村墟起溝壑而登衽席上下兩江前後全活民命幾百萬則李皋之擅發倉富弼之設官廩也篤友誼急患難解衣推食雖至空囊垂橐而有所不悔直陳利害條達民隱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雖至櫻衆怒忤上官而有所

不懼則魯肅之指困米劉安世之顏色不動也齒德冠鄉先生上留心桑梓見義必為無唯阿無委謝清風兩袖不積寸土而胸懷灑落有餘歡則何充之正色不阿李日知之不治產業也在昔人一端著美史冊艷稱先生一身兼有古賢之長噫寧非一代偉人歟迄于今皓首龐眉年開九袞鸞翔鶴翥望若神仙令子次典復乞假以獻綠觴孫曾繞膝三洲士大夫鞠登祝嘏踵接屨滿咸嘖嘖稱盛事較之裴令公之居綠野司馬文正公之遊洛社毋多讓焉他日登百齡之上壽追松喬之盛

七錄齋文鈔

恩隆惠乞
璽詔褒綸圖繪儀型傳天下予雖不敏尚當執筆敬述其盛也

英夢堂司寇七十壽序

星輝南極霍壽紀黃髮之臣月朗西曹燕喜歌白雲之
署繡五紋於麟服綬幕生春開八秩于鸚班丹表捧日
蓋器儲公輔群瞻平格之冠裳而圖獻岡陵欣祝文昌
于槐棘唯我大司寇望叶斗台身依日月華門列戟家
傳治譜之編蕊榜蜚聲士誦經箱之藝初鳳儀于淮渚
風靜點波繼鴻漸于津門瀾回鯨壑多衣承珮宣防奏
績于桑乾雞古會香語畫永導于蘭省辭維屏於江左
俞允是嘉貳治賦于地卿

溫綸特賁裕九府泉源之積湛露宵零壽兩川飛覽之
七錄齊文鈔

需農星夜耀允矣卿材之望用邀

帝簡之隆爰長秋官晉司憲部白龍粥教八成昭欽恤
之慈丹管引經五聽協咸中之慶仁心仁問本數十年
讀書養氣之功有要有倫立十八司執法平情之準惟
大元臣非常之品受

聖天子特達之知既司徒司寇之兼資更持節持衡之
屢昇甘泉入對老臣造膝以抒忱溫室傳宣

聖主引年而錫福珊鞭頓響玉珂鳴

承殿之芳錦帙陳書綵袖侍

經筵之側百家考異遺書離石室之藏三輔搜奇古蹟

網金臺之舊

詔下秋風灑水綜樞要以留京詩聯春雨銅樓侍承華
於儲案禁軍統領九門令肅如山少府總持三院官清
似水回翔禁闥溫樹無言出入承明闕門必式蓋雲龍
際會上慰

九重毗倚之忱而星鳳攀依下垂百兩官方之軌仰虛
懷之若谷藏胸之寶鏡高懸聽決事之如流入手而亂
絲昏理蘇玉局文章一代海嶠傳抄白太傅風月千篇
雞林爭購往讀浣花之集想見萬間庀士之懷近登吐
哺之堂親承一飯憐才之意一陽初復會逢建子佳辰

七錄齊文鈔

十賚徵詔欣遇生申令節經腴道味咏魏公老圃黃花
孝緒忠規見謝傳庭階玉樹葵等分秋典同坐春風
暗若木之華輝生熾火仰喬柯之庇蔭逮纖株敬偕二
三子以激詞願指八千秋而介祉調太平之王燭三階
祥現卿雲竚變理于金甌八伯歌傳紺雪

李滋園壽序

秋深南國晴蒸淮浦之波宴啟東瀛彩映瑤池之樹萬
戶之冠裳麗日鸞笙競奏鈞天一城之襟帶如雲鳧鷖
榮留福地榮戟接蓬山紫氣人間之卿月初圓醇醪醉
海曲蒼生天上之流霞正熟恭惟族望濟南名高斗北
當年宰相早占紫芽之綠此日仙人原是青蓮之喬望
三垣而待陟系藤烏衣邁十部以先馳敬重赤烏爾其
幼稱岐嶷淨冰雪於聰明長擅雕華負霞雲之意氣借
仙梭之五色組詞艷雲錦之裳奪玉斧于三宵琢句麗
月華之彩兼以機雲善賦屋接東西咸藉工吟道分南
七錄齋文鈔

北春入謝郎之夢草綠池塘月明姜氏之余燈青斗帳
聚西園之冠蓋追陪而妙句齊裁開北海之尊壘倡和
之名篇迭奏于是背錦囊於驢背別空翠於家園咏珊
管之鼠鬚踏軟紅于京雒新鶯欲語春遊紫禁城邊寶
馬頻嘶夜踏黃金臺下吟對風檐之棘文成已冠曲星
行攀月殿之花名出竟魁蕊榜心疑子固同時竟得眉
山神助仲文到處多歌相瑟由是群空冀北入

鳳閣以瞻雲春到江南奉

鸞書而捧檄南轅北轍行臺之倚重便殷東抹西塗大
尹之風流獨擅維時潭臨玉女遙分掌郡之權宅近銅

官出領參軍之任贊羔羊於退食化助雙旌凝燕寢之
清香功襄五袴千羣竹馬口碑猶勒毘陵五日能播惠
澤常留江渚且夫雲開芒碭彭城之形勢猶雄地控黃
淮下相之荒涼備劇歌風臺上空傳激烈之遺喜雨亭
邊誰繼循良之治况予蠢蠕出地四郊之蝥蟻初灾股
翼彌天萬井之杭徐殆盡流亡滿目禱田祖以何靈捕
獲勞心歎宰官之無術而先生從容畫策慷慨救時遂
使鵲報年登蝗隨草偃人歌穗畝錄香十里黃雲犬吠
花村笠戴三更白露固不徒料事則機宜洞照蔽胸之
寶鏡高懸治禁而敏決如流入手之亂絲皆理已也既

七錄齋文鈔

而琴裝霍擔遙滋瓢城月舫風帆榮遠盪瀆花間觀稼
泯凋瘵之窮檐竹外鳴弦滌煩苛之密網爾時黃流南
瀉家家居雁汜鷗波淮水東奔處處盡魚莊蟹舍稻梁
梗泛客無飯雀之糧采桐波沉人散嗷鴻之野先生則
低眉心苦接手情殷開汲黯之倉寧須奉詔散壽昌之
社豈為沽名積災牒如牛毛篝火而三更待判催行裝
於鷓首褰裳則半載分馳每圖易以思艱或調甘而劑
苦乃使黃童白叟免患溝渠綠野青疇無嗟滄海而且
讀法於杏花村落盡變淳風推恩於春草園扉咸稱樂
土蓋澄清攬轡邑人早戴神君而嘯咏操弦里巷爭迎

生佛矣爾乃銀蟾煥彩借玉尺以量才丹桂飄香滌水
衡而取士溶溶藻鑑月朗秋旻濯濯瓊枝霜清鎖院地
三條之官燭心憐螢紫單寒念兩道之風簷賦出鴉音
泮水所以西風颯爽爭吟珠玉之章南國英多盡入珊
瑚之網也若夫衙齋清閑雅愛圖書官閣蕭閑性耽翰
墨邦江烟暖丹青寫出書檄海國花明紅紫圖成畫稿
迨夫秋暗蕉陰紙閣風搖嫩綠

重簾樓映簫聲出白玉樓中古研摩掌墨彩蘸碧紗

慚裏舞蓑歌扇使君之按拍偏嚴檀板金尊賓從之飛
觴莫禁席上之杯呈犀首傾十榼以奚辭篋中之衣典

七錄齋文鈔

鸞表醉三升而自若東窓紅日盼桃葉以吟詩南浦綠
波喚柳枝而度曲君真仙吏已擅裁花製錦之才我愛
詞人更兼美水看花之興雙屐踏靈岩之嶺袖帶烟霞
一筇登海湧之山衣沾嵐翠小句咏十三樓上唱遍玲
瓏新詞填廿四橋頭鞭敲款段溪尋九曲帆迴水面之
風洞訪三台醉踏峯頭之月此固雅人之深致無非名
士之風流也適者嶺楓紅映籬菊黃鋪當風澄菴渚之
秋正岳降芝庭之日指南山而祝嘏有輕裘緩帶之賓
隣東海以添籌皆種柳哦松之彥壁上張錦屏十二瓊
筵聽長樂之歌堂前集珠履三千金鼎晉延齡之酒某

久從馬隊敬仰龍門况有豚兒叨陪鯉對誼睽桑梓戴
樾蔭以難名祝獻岡陵指松喬而為壽好見印床香霽
循聲上紀御屏遙知琴閣祥多壽域長開花縣請浮大
白遙觴南極之星試喚小紅為唱西池之曲

七錄齋文鈔

陳制軍太夫人壽序

桐生應序長壽行壽之祥蕭渥延

恩開裘聲承禧之頌映珠躔于寶發色朗三霄衍瓊景

於貞曠喧迴九莖華堂戲綵瑤光燭江漢之墟瑞錄凝

徽琬牒邁郝鍾之譽締新媵於蘿葛習知福德無雙綿

介祉於蘋蘩永祝春秋不老採輿謳而志嫩侑仙筭以

臚麻惟太夫人生而有文動必以禮拈毫能賦魏著作

之遺宗鏘玉知恭齊王孫之貴族識星階之紫氣入門

而姑布先驚仰雪榭之清標閉閣而封胡競咏雞鳴問

寢服笄教以無違為繡臨窻抗針神而獨絕旋乃于歸

七錄齋文鈔

右姓作嬪華門翠幙牽絲採二南之芳苜微枝照路綬

九寶之天桃時則文肅公西序橫經東山築舍公孫讀

易未起苗川長源賦詩猶潛嵩嶽屬藎鹽之自給實井

白之親操太夫人乃挽鹿偕歸弋鳧交傲袞愉夕浣溫

愉登石奮之門柳縱晨興電勉奉梁鴻之紫劑羹湯而

洗手食性都諸搔痛癢而承顏沉疴立起拔釵沽醴禮

嘉賓而標釜無教輟珥分奩撫弱息而裝蘆混念既而

文肅公賜名蕊榜蓬羽瀛洲召卻詵于東堂

特擢一枝之桂策匡衡于左陞平躋九列之槐

帝眷股肱陸敬輿集題翰苑人瞻柱石李贊皇官到平

章仗牙森以宣猷封圻澤普擁旌麾而按部嶺嶠風清

時維警戒之絃緹克佐勤勞之衡石珩璜協度內無出

柵之言魚菽明度家有潔遠之享助周諸侯之雅化不

伐條枚嗣魯內子之清風毋停機杼轉八州而作蒼編

綦仍淡泊之懷拜三命而滋恭珈蓼絕 之色况復

仁心為質照幽室以生光好義能施拯涸津而蒙庇萬

金揮盡糜脯興鼓腹之謳千鋪招來漆炬安甕醜之壤

粟泛舟而屢績癸庚咸樂於更生緡倒篋而無遺內外

每資於舉火雲慈徧覆曾聞東海之巴臺河潤均沾未

數博陵之李庫洵列女傳所罕覩為大丈夫所難能此

七錄齋文鈔

所以譽滿中閨行尤超于三古而慶貽奕稷活何止于

千人者也洎乎華蓋峰頽歌中宵之相杵靈箕星實感

辭闕之封章太夫人則髻髻銜辛績車奉引斧堂崇庫

亟修驃騎之瑩磬管低昂悉罷挽郎之唱必誠必慎鄉

問由是而觀成畫志盡宜邦俗因之而知禮于是王家

七葉早亢烏衣庾氏諸郎齊連青幕撫門闌之喬木競

認三槐朏檠戟之高閣常容駟馬則有玉亭中丞升華

任子擢最樞庭熊軾麟符二千石專城之寄虬旌虎竹

四十旬露冕之榮殿南服以開藩

鸞書登貴屏上流而作鎮雀舫仍移更着無佩之牙璋

李鑒泉壽序

蓋聞詩歌綠竹士林瞻圭壁之儀酒醲黃花耆舊著松筠之操蟠靈根于仙李世傳紫府名宗挹嵐黛于大房家近翠微峯頂醇風圖景慶久忘軒紱之華雅望耀巖阿獨著神仙之表鑒泉先生族重畿南名高斗北華年談道早占紫芋之緣綺歲裁詩遠嗣青蓮之響渾涵雅量淨冰雪之聰明磊落高懷負雲霞之意氣問安視燠寢門每聽鳴雞陳旨懷甘溉釜時聞躍鯉夢春池之草綠塔前枝茂荆花燃夜閣之燈青砌下芳榮帶草洛下之機雲並美解列東西陳留則咸籍工吟道聯南北惟

七錄齋文鈔

指模望重藏霧豹於南山堂構任專慕冥鴻于北渚謝青雲之事業勉愛弟以分肩著綠野之經綸為公宗所於式誠乎然諾人遵季布之金性洽交遊家置鄭庄之驛解紛排難粉榆爭識仲連立懦廉頑桑梓咸推樓護關心松楸時推錫類之情蒿目烟波每切修防之念溝隍可憫解推倍急於窮途城府都忘慷慨彌彰其大度於是群季則駢駟接軫駿譽同馳次公則鷗鷺翔霄鳳毛秀出簪毫瑣闥風清紅藥之階僊直禁園先映紫薇之座

龍綸三錫傳佳話於長安鳩杖雙扶頌齊眉之盛事傳

經課藝勉諸子以琳瑯索笑舍鉛分文孫之梨栗而且襟懷灑落有氣吞雲夢之思丰骨峻峭存壁立萬仞之槩一厘卜宅容蜩夢以徜徉雙菴浮家聽魚歌之唱答雨中雙屐行吟八渡清波花外一筇步訪三關重鎮此誠雅人之深致抑亦晚歲之風流也茲值霜明楓嶺之秋適逢嶽降芝度之日指南山而祝嘏皆雕龍綉虎之寶積東海以添籌有紺雪青霞之賦耳熟龍門心欽駿望頻年紫陌早知小謝才名此日黃圖共仰中郎碩望問茱萸之酒熱鹿車扶七寶香輪撫松鬣之鱗蒼龍小飽三清瑞露

七錄齋文鈔

Blank space for text in the second section.

高封翁雙壽序

益峰繡秀表人瑞於東山渤海傲祥樹女宗于南國雙
歌疊奏綺庭磨琴瑟之詩錦悅桑弧珂里頌門闈之慶
攀鹿車而攜手停輿贈益壽之花舉鴻案以齊眉洗筆
奉延齡之醞翻當階之紅藥春風藹高士廬中采統砌
之金英秋暉麗瑤姬館外恭惟高太翁可亭先生青城
詞客紫府耆英暨年修執玉之容壯歲具餐霞之志綺
齡綴筆温温冬日之和餘事為詩藹藹春雲之態訪粉
榆之古社家隣銀鏡城邊栽蘿薜于衡門宅近宴花樓
下紅深綠暗種徧西園絳燭青鐙課嚴東解評書讀畫

七錄齋文鈔

風流傳海岳之歌愛潔就奇瀟洒有雲林之癖經錦帶
草永懷賢士于峰陰酒釀梅花頽醉老人于星渚恭惟
高太母阮太君玉洞仙家人饒慧業青雲世族室有賜
書潮郡下之才華世傳風雅緬竹林之高致人善清言
早嫺慵下之風曾讀賦菊夙擅閨中之秀遂吁吹簫人
號鐵神巧備織絳之樣衆推蕙質爭傳緝緝之方難聞
四野行軋軋而先鳴蛩語三更緯蕭蕭而並絡西池宴
侶分張金粟之園南岳書傳共發琅毫之管夫其絲絕
繫慢人嘆皆佳玉鏡催粧客言兩美素公抱道偕馬季
媛而益彰鮑氏懷芳得桓少君而彌重蓋關侍養萊衣

七錄齋文鈔

馴庭外慈烏蘭閣祈年裙布畏林中孝笋曲譜墳麓之
調春藹荆花情敦娣姒之歡風和拓館縹緗抽案映夜
雪以長吟刀尺盈函感秋風而並響人訝五行並下絳
關則左癖書愚誰能十指忘勞翠袖則牽蘿補屋慷慨
下南州之榻全資龜勉之同心風流開北海之尊雅藉
咄嗟之立辦門前蠻槓每停揚子之車座上蘭盟盡入
山妻之鑑他若三宗式化六黨觀型阿大中郎縹緗飽
德諸姑伯姊佩悅貽歡澤及池中鄭產之魚真得所情
深幕上謝娘之燕亦懷恩是以鳳羽高騫瑞呈丹穴孫
枝茂起祥兆金鈴暗錦繡之成堆才稱合璧望虹霓而
吐穎姿比連珠適值丁年齊周甲美東來紫氣函關瑞
應西池北斗瑤光寶婺輝連南極孤懸則春深錦幔桂
吐滿輪帆設而與荐金風蕙餘五葉余誼屬通家情敦
世講久從馬隊敬仰龍門昔也東觀裁詩因難兄而悉
班姬之學比者西湖倡教得令子而悉名父之風雀錦
魚綾競寫長生之頌瓊箱翠軸爭投多福之謠萬舞齊
陳請看五百年花五百年實雙歌並奏願祝八千歲春
八千歲秋

陳封翁壽序

星懸南極小山貯鴻寶之篇波暖東瀛丹竈紀鉢池之蹟後求紫府歸孝友之名家自昔黃眉聚耆英之古社
接鸞書於畫省綸綉霞明歌燕喜於錦堂替榻雲集宗
姪拙修農部秀毓天都派承准渚太邱望族門庭獨富
縹緗文範家教弓冶常留矩矱渾油雅量萬頃波澄磊
落落高懷千尋岳立兼慈明之朗潤價比南金示元禮之
楷模名尊北斗方當早歲淨冰雪之聰明比及強年負
雲霞之意氣洛下之機雲擅譽屋列東西陳留則咸籍
工吟道分南北焚香掃地招邀二仲清談問竹探梅領

七錄齋文鈔

略四時佳興解紛排難粉榆爭識魯連立懦廉頑桑梓
咸推樓護料事則機宜洞照歲胸寶鏡長明治禁而敏
決如流入手亂絲皆理春池草綠塔前荆並生花夜閣
燈青砌下蘭皆茁蕊聚天倫而較藝恩重竹林挽流俗
之頽波交親蘭臭于是桂宮香馥杏花紅宣偉績於
司徒振文風于慶序一家羣季鷓鴣翔霄三榜魏科驎
駟接軫祥徵宅相嘉休早卜于陽元秀啟後來萬望遠
符于范甯瑞生丹穴譽比鳳毛秀出青雲人誇犀角溝
隍可憫解推倍急于窮途城府都忘慷慨彌彰其大度
琴堂風靜蓮着猶子之攀花津壁波澄快覩諸孫之采

藻龍綸焜燿傳佳話于農曹宦鬢婆娑仰清風于粉署
雨中雙屐尋幽過趙嘏樓邊花外一筇買醉到杜康橋
下固雅人之深致亦晚歲之風流也邇者榴霞紅漾梅
雨黃敷當風澄蓮渚之時正岳降芝庭之日指南山而
祝嘏豈雕龍繡虎之詞積東海以添籌有紺雪青霞之
賦謀譜屬一門契敦三世昔年虎榜早欽小謝之才名
頻歲鱗書更仰中郎之碩望知之最悉偕二三子以進
言詞不崇諛指八千秋而為壽遙知薰風吹暮徵譟張
五岳之圖行省湛露開尊捧筭盡十洲之客

七錄齋文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周母李太宜人八十壽序

自昔史傳所載女宗表著者其事不越戚相組紉之常而教能行于戚黨其聞見不逾閨帷房婦似保姆之所談說而名能重於當世士大夫非獨慈祥勤儉得性固殊而家法醞釀于前哲嗣克肖于後俾閭德益彰矧輦轂之下釀化祥氛感被尤捷者哉大興周氏為日下望族贈公裕菴先生束修自好一生多善行令子棟材尺步而絕趨問叩其所學蓋自失怙後從師考業皆太宜人督課維勤比年以來棟材著聲西曹殫心職守公私進反悉秉母教噫非是母不生是子不益信歎慨自

七錄齋文鈔

內則不修女士者流不復以講禮習儀為急徒徇于浮趨緝俗誇多而門靡門戶漸以衰風尚亦漸以薄是以宜家翼後矩範焉無聞今觀太宜人而知凝禧受福有由來也綜厥生平在室事親以孝聞于歸事姑得歡心侍疾維謹焚香額天感於神明贈公中年棄舉子業多遠遊太宜人攜拄門庭日益昌熾幼習縫紉至老不易目不睹華飾身不習惰容門無雜賓家無戲具生平多吉祥善事寬恕有容每因事導人以善肯向姻婭情禮咸周樂施市義未菽楫具之惠歲及於鄉閭而自奉節約雖浣濯必親雖小鮮不殺數十年來有如一且其

訓子也棟材稍長嚮學嘗省課程勞不以愛弛嚴不以慈廢親刀砧以佐膏火補弟子員五載而贈公即世門內外事悉一身肩之俾棟材鍵戶潛心所業及其策名于朝職司刑法則勉以明慎將事而以競浮榮逐聲利為戒時時提策之如初夫美官華寵固恒情所日夜望其子碩豪髮不以動于中始終以立身行義為勗勉是誠母儀之軌範而與古人圖箴紀贊所稱述者輝映乎後先今年九月舉八十觴青鬢丹顏雙矚炯炯孫曾繞膝競茁瑤瑜

七錄齋文鈔

乎夫王化起于閨門京師實為首善勤儉慈祥之德即凝禧受福之基子謹質言以介賓筵而風勸之義存焉故無取于世俗稱觥獻履之華詞也

荆恭人六十壽序

予與觀察荆五峯先生部民也而寔性命之交也通門舊誼訂交髫年不為名場聲氣所漸染及觀察由翰林改官江南予一過鎮洋再過沛縣課其弟及子姪益以道義相砥礪觀察古循良吏治民事如家事轉置家事於不問而內署調劑綜核之宜井井秩秩知為表恭人內助之力久之益悉閭德懋著婦職母儀粹然純備居今而求內助之賢殆于恭人屈第一指焉夫自先王之教不行而閨門無保傳其言動服御日趨於浮薄而無法度之遵其氣習風聲起于市井賈販而漸染於學士

七錄齋文鈔

大夫之族閭以內凌竄伏蕩宦室尤甚予每舉恭人往事為教家者勸輒為三嘆而不置也今年九月為恭人六十誕辰令子愛冬乞一言以侑觴京師名公卿麻列而索迂朽末僚之詞其諸異乎世俗之言者歟恭人徽嫩著於家型于鄉閭于官聯與誦匪覩縷可盡而予特記其逸事一二以備賓筵之頌觀察少為諸生暨舉孝廉貧無立錐授徒遠出恭人仰事承顏竭十指力營甘旨婉愉和順曲得其歡而粗糲自奉有田家所不堪者一門內外雖畚鍤吹春之役皆一身拚擋歷二十年無倦色及隨宦大江南北俗所稱富麗之區而恭人鉛華

不御悉守素風迄于今疊受龍章屢移劇郡他人艷羨不置者而恭人視之泊如也觀察之姪 方六齡隨予讀書沛邑恭人朝夕護持衣履皆出手製每日課早完則欣然色喜或所誦未熟後堂炳燭子夜猶聞唧唔聲觀察側室 育子而母殞恭人生子方一年輟其乳以乳幼子或勸催氏婦乳之恭人曰吾子女三人氏僅一子他人視之恐不謹吾心有不能已者及長教督無殊已出噫是誠難能也已吾聞仁為壽之本德者福之基勤儉慈祥乃積德累仁功效之所見端恭人佐觀察闡政克修內而承家睦族外而愛民恤災足為彤史光

七錄齋文鈔

者殆美不勝書予特撮是瑣瑣者若不足尊揚懿範而于閑家厚俗之道竊有小補蓋寓諷勸之義焉愛冬喜直言不尚時俗華誕之詞以此佐蘭幃一觴或亦無疾于觀察道義相勗之初願也夫

金太恭人壽序

子自叩

恩北闕轉漕南屏頻年聽楚戶之歌暇日采淮風之秀
煌煌瞽宗之側別構精廬岩岩雉堞之旁重營講舍乃
有西清才子懸玉尺于蕭齋東僻仙人設文旌于馬帳
啓蘇湖之教澤香生碧沼之芹泲淮海之名邦芳樹小
山之柱經持家法茅盡化而為荃望樹人師璞盡雕之
成璧爰于裁課之餘用述稱觥之慶花朝節屈人頌琴
輿錦悅筵張客來載酒采蘋詞而介祉祝護壽以承歡
夫其鳴環綺歲授伏勝之遺經頌菊鬢齡窺班姬之古

七錄齋文鈔

籍卜鳳而五絲牽就珠繫羅襦求凰而百兩迎將花明
油壁門多列戟入巷而輟卧朱輪家有賜書插架則籤
標細帙琴瑟靜好常吟弋雁之詩尊尊載陳更肅齊眉
之業奉慈顏之燕喜鯉躍銀瓶佐雅志以鸞鴛瑩縹緲
几於時中憲公鯉運北溟鳳翔南國雙麟剖玉寵紫綬
以分符兩鹿頌金張朱橘而典郡裁花拔蕪事不讓夫
古賢渡虎懸魚美復徵于輿誦况前者淮壖早濕曾理
素琴楚甸沮如共瞻赤鳥當年耳熟廉叔來暮之謠此
日口碑何武去思之感而太母擁翟榆而佐治膺象服
以雍容賜袋垂魚課機絲于五夜咨寒問暑躬瀚濯于

四時尤有異者請具陳焉歲當壬戌之秋地接山盱之
界天吳震撼邁兩瀆之橫流地軸傾頽捲千村于濁浪
金隄虹偃傷心烟水彌空土垠蛙生極目仇離載道中
憲公既為民請

命佇雨露于

絲綸亟戒嚴裝聚芻芟而鍾菴而太母則低眉心苦援
手情殷不惜傾囊頰間搜篋和丸劑藥分潤于鷗波雁
汊之墟壘絮堯綿挾續遍鵠面鳩形之侶拔金釵而畫
粥煮糜每用親嘗等玉粒於量沙數米全資閭督食無
兼味堂餐憫婦子之饑座撤重茵畫寢軫單寒之因此

七錄齋文鈔

則黃童白叟胥沐浴使君再造之恩粒粟寸絲均沾太母
重生之惠枚生宅畔所由較列郡而倍切瞻依國士城
邊不禁聚諸生而同申頌禱益母儀咸備雖累幅難繪
丹青而多士陳詞即往事可知梗概某叨世講誼切通
門未獲偕范式登堂恰喜共王陽在位賓筵授簡不假
班香宋艷之詞廷實稱觴止攜席帽青衫之士此日生
徒列侍階前共咏羣仙他時冠帔呈圖陛下聞呼老福

陳文肅公夫人七十壽序

家隣南嶽金篋映天燒之峯錄注東華琬牒冊瑤妃之誥

朵殿錫袋綸玉軸煥五色之鸞迴相門留補袞靈絲繡九臬之象服萬家生佛衢歌遍江漢瀟湘八座起居菜綵拜夔龍稷禹蕭濃祀港

恩延鈴閣祥暉榴袍桐華香馥節堂賓席恭惟師母上谷名宗 右族禮嫺玉藻德冠璇臺習內則于初髻

入門而咸欽良媛奉箴言于毀齒望氣而知有貴人遂迂魚軒爰諧鳳卜弋晃交傲春笛親綠挽鹿偕歸秋鐙

七錄齋文鈔

佐讀酒漿是議入厨而食性都諧柳縱視安隔幔而癢疴默喻衣經澣濯叠紫鳳于女箱棠積醕糜剗青芻于客廡迨吾夫子文肅公懺拔兩湖名魁三榜直槐廳而視草紅燭移蓮入芸署以抽書青藜燃杖薰班摘宋官中誦才子之詩宴鑄遊汾闕下傳翰林之製維時三吾路香未遑秣馬而迎而二老飴舍端賴持門之健師母則園抽孝笋井及神魚膳和成丸機閱斷杼婦兼子職寢門自戲斑衣母抗師顏家塾親傳青簡類繁滋藻湘錡釜于雞晨箴 泉麻飼箔筐于蠶月及吾夫子揮毫而三賦爭傳授簡而

九重稱善貳演綸于北省佐啟事于東銓開府江淮卹膏渥被覃津閩嶠泰谷生春擢長夏官命專邦政冠六卿而官九品翔二府而陟三台機贊樞庭造膝親承密勿筆宣

皇澤代言誕布殊方相司馬而童叟騰懼倚冠公則鎖鑰是寄擁絳騶于三輔之近移蓮幕于五嶺而遙師母則內政克勦執事有恪補七襄之錦段佐斧藻于絲綸潔五夜之盤飧助調羹于鼎鼐沙隄月靜心勞戒旦之鯨鐘黃閣風清夢切書思之象笏勉承清白飭禁時粧每念擅青寒猶被絮替荆裳布曾聞浦已還珠荔紫蕉

七錄齋文鈔

黃羣頌舟空載石乃自台星南陞大鳥西來奠輟温明謚錫碑篆師母晨鑿不浣夜泣無聲躬葺芥堂客拜祁連之塚手栽墓栢人指相公之林築室三年敬每形于椽栗分金六黨惠遍洽于粉榆于時謝家子弟人擅雕華劉氏諸郎才皆脫穎承金甌之舊學稱喬木之世臣則我玉峯大中丞夙負非常之望仰邀

特達之知蘭省青纒入著鴻樞之譽形穉玉節出宣虎竹之威界吳會以開藩控荆襄而秉鉞鎮撫則蒼茫三楚提衡岳牧之尊保釐則南北重湖指顧江山之壯樓船組練兼雀印于莎廳禱柿油幢開戟轅于梓里次公

繡幃仁風扇香島花田葦秀腰章令譽著黃圖赤縣葩
連五樹完山鳥盡鴟鷂笏植一床赤水珠皆瓊琇師母
重泣渚與宏開韋幔鐘鳴鼎食減堂飡而憫婦子之饑
燕寢清香撤重茵而挾車寒之續寸練不棄扶危則擲
若泥沙一介必嚴濟困而揮同土塊益母儀聖善雖累
幅而莫罄形容而門下賡揚憶往事而略陳梗概茲值
中丞之述職陳情復蒙

聖主之殊崇錫類捧

奎章之璀璨光燭檐牙迎寶相之莊嚴歡生如意慈珮
與荷縷並繫豐貂並文綺交陳回絳節以稱觥開旌門

七錄齋文鈔

而設悅雲連紫蓋三花獻芝草之接江抱黃樓五月落
梅花之笛拜母集三千之履舄酌龍頭留賓置七十之
帷笙吹鳳嘴某等幸出龍門曾陪鯉對當年京雒聞經
訓于紗帷此日湖湘瞻婺光于雲漢願指八千春而為
壽未獲偕范式登堂用偕二三子以操觚竊喜共王陽
在位六曲屏徵十賚錦箋同頌宣文卅年壽紀百齡玉
陞聽呼老福

王司馬太夫人七十壽序

秋高南國晴蒸河渚之霞彩絢西池香泛瑤臺之樹采
黃花於鉢嶺映慈竹以生香挹紫氣于丹基頡靈芝而
獻瑞雍容象服允協德於山河躡蹀龍媒正斐英于衢
陌萬戶之謳歌沸月雙璫競奏鈞天三洲之冠蓋如雲
五馬榮留福地夫其鍾祥元吉東德肅雍鳴環綺歲曾
傳伏勝之遺經頌菊鬢爰續班姬之古籍卜鳳而五
絲牽就珠繫羅襦求凰而百兩迎來花明油壁時則太
翁先生青雲接第列戶外之朱輪錦里鳴珂立檐前之
畫戟播華於於著望重斗山留楷範于人倫群推月

七錄齋文鈔

旦而太夫人綢繆內政獨荷辛勤勉室闈佐成清白
架上之風蠶自浴春箱頻繅房中之刀尺齊裁秋鐙獨
對雞鳴紫陌留心問待漏之車鯉躍銀塘洗手調入厨
之膳無何琴摧蜀國忍彈別鶴之音鏡掩秦臺已罷孤
鸞之舞枝銜精衛永貞填海之心石鍊媧皇獨具補天
之手以健婦而持門戶竟同創業之劉殷為慈母而兼
嚴君不亞遺經之韋相在太夫人以一木而支大厦操比
柏舟而我公祖以一髮而繫千鈞幼能懷橘誠字然諾
人詩季布之金性喜交遊家置鄭庄之驛擔登記室承
歡謀負米之供捧檄河干養志著具蘭之咏始則孤城

百雉縮符施疏鑿之功繼而楚甸三洲擁綬著澄清之績欣逢

巡狩遂薦劄章名紀丹屏頻邀殊擢仁風惠露時聞表浦之歌繡憶朱輪常慰潘輿之養而太夫人頻屬封綬厭間行馬勉居官以清白默養靈田期報

國以忠純自成樂地祥刑鞠獄恒隔座以忝情拯溺救焚每披衣而待旦蓋和熊畫荻高堂之集福方長而繡佛長齋老景之娛懷倍暢加以羊車竹馬翩翻蘭桂之姿犀角烏衣緇緝庭階之秀歲時拜慶官齋之笑語常溫宵旦承歡兩代之簪紳侍側天書特賁魚軒映新綉

七錄齋文鈔

而增華老福齊徵鶴算積仙壽而並永茲際黃圖呈芳之日正值萱闈設悅之辰華堂祝嘏萊衣煥日月之光綺席引年書錦集冠裳之盛按玉筮于指下四座皆春燒絳蠟於盤中三更若晝某久從馬隊敬仰龍門撫錦縣之棠猶懷舊德望金陵之柳益慕新猷爰拜母而登堂爭歌詩而侑爵從知印床香霽循聲上紀綸音子舍溫生壽域常開官闈

王母陳宜人壽序

春深碧潤晴披益壽之圖嵐蔚蓮峯彩綉長生之悅采碧桃于古峪依慈竹以生香擷紅藥于綸扉映金萱而獻瑞雍容象服允協德于山河稠疊

鸞書荷揚徽子

綸綺珂里之謳歌沸月慶滋簪紳天街之冠蓋如雲榮生槐棘夫其秉德肅雍鍾祥元吉鳴鏢綺歲幼傳伏勝之遺經頌菊芳齡長讀班姬之古籍卜鳳而五絲牽就舉隆文範之家乘鸞則百兩迎將嫩著琅玕之室弋鳧交傲春箔晨綵鹿偕歸秋銜夜課園抽孝筍入厨而

七錄齋文鈔

嗜好多諧井躍神魚養志則形神默喻時則我年伯雲霞意氣推執苑之孟嘗綦縞流連仰詞壇之季布名魁蕊榜秀茅且化而為荃懷瑾握瑜璞盡雕之成璧比鄭莊之置驛東溢東臬隨文舉以開尊座依北海我母則內政克修執事有恪河能分潤添泮水之恩坡欲欲生雲潤苜盞之甘雨到青芻于客廐指畫忘勞撲紅綉于隣牆解推弗吝曲叶墳麓之調春靄荆花情敦姊如之歡風和柘館諸姑伯姊譽不間於人言猶子比兒愛更殷於已出人稱婦職鮮此媿修我頌母儀尤多令範家

傳細帙分午夜以程書室有青檀按辰宵而裁課德門
餘慶睹兩劍之凌雲世德重先見雙鏢之耀日于是我
友梅岑桂樹聯攀蔽垣獨步簪銀毫而侍直入演
王綸擁墨授以分符出膺民社捧鸞迴之

紫詰侍旁繡于板輿瞻鶴髮之蒼顏杖玉鳩于韋慢花
陰問字勉群季以青雲月夜傳經課諸孫以絳蠟花明
柳暗三春之韶景方妍綉悅錦屏六表之長筵初啓指
南山而祝嘏皆雕龍綉席之賓望東海以添籌有紺雪
青霞之句其交忝通門誼敦宗譜當年蕊榜曾共看花
此日玳筵還同揚解知之最恁偕二三子以進言詞不

七錄齋文鈔

崇諛指八千春而為壽紫陌展春風繡幃徵歌張五岳
之圖錦堂流湛露瑤觴捧筆畫十洲之客

祭母舅陳府君文

嗚呼自公之逝音至都門而蔡兄弟之哀日以增者非
徒以渭陽之誼離別之感已也別公以來未幾十稔母
憶丙辰丁巳間蔡等皆在髫髻讀書于公之家塾者凡
四年與中表諸兄弟嗚于一室同飲食共几榻暇則隨
諸舅氏德業相勸過失相規時伯舅曾餘先生以經師
為一鄉之望督課恭嚴而視蔡為尤切每有過差蔡必
先陳請于公為解免歷歷如昨日事及先大夫乙丑歸
田曾餘先生已先一年歸道山與公朝夕聚首往還綢
繆事無公私固不商榷者又二十餘年甲申之秋慘遭

七錄齋文鈔

大故公唁問闐汪懇切周至自是凡家事身事悉以任
之者又十年己庚之歲蔡兄弟宦途踴躍公開信至廢
眠食俾來慰藉不絕嗣是芝補官非地公轉以吾兄弟
得聚首一方為之色喜每音問至當開函披讀時如聞
馨歎如對几席勉以持身居官之大防諄以急功近名
隨俗波靡為切戒故雖雖久而箴規訓誡之詞無月
無之嗚呼蔡等自失怙恃後有過得聞不致墮行敗名
者寔維公之教而今已矣蔡之愚慙不洽于之仕途芝
亦悵情自放將誰為針膏肓起廢疾耶公生平治家以
儉課子姪以嚴待友朋無間賢愚皆期其成立于骨內

嫻嫻尤詎美而恩明過桑梓大主持公道不避勞怨
士林人人交頌之祇今存順沒寧子姓彬彬玉立公誠
坦化無毫髮憾葵等哀慘之餘覩縷難盡惟是愴念疇
昔痛不可裁道里阻長不得撫棺一慟用托至親無文
之義而質言以志吾之哀無終窮耳靈光未遠尚其鑒
諸

七錄齋文鈔

邱太君祭文

憶庚辰秋哭外舅恭亭先生于京邸修閱十六年復聞
吾外姑呂太君訃音太君稀齡淑德閭型著鄉閭六十
年婦職母儀承先訓後六堂交頌無待葵言葵懷舊感
恩非泛常門塔比悲不自戢蓋難已于言葵弱歲隨官
年十九始返淮戚友百不識二三城郭術莫辨南北
鄉人咸日笑而恭亭先生一見有國士知以愛女妻焉
初畢婚携吾妻邱宜人歸寧展拜登席輒劇醉吐茵羣
從掩口胡盧太君謂是兒坦率彌愛重有加儕輩丁卯
冬先王父崇祀郡庠陳餽獻楹數百種皆出吾母心裁

七錄齋文鈔

令吾妻做製太君容為釘劑益出精巧廢寢食者匝月
用博吾母歡維時先王母在堂吾母病洎遭大故葵昏
貿一無所曉吾妻仰奉重闈以一身搢拄內外無失禮
暨完弟妹諸婚嫁大事皆太君前後點相之先大夫乞
養歸田後葵屢上春官不第久而不自恥太君每聞報
罷輒太息累欬母女對泣更慘于長安落魄者已卯夏
葵病疲僅一息未絕羣醫皆謂必死先大夫徬徨計無
出太君來視笑語女曰爾夫無死理告爾翁無慮先大
夫聞言意解及瘞每述太君言以為犁然當于心嗚呼
葵倖不即死而戀難肋名滯淫羣下聞王母喪妻之喪甲

申丁先大夫喪數年間門祚衰薄查遺閭凶太君殫精
焦思撫弱子女心力幾瘁及瘞既奔撫棺肺肝崩裂太
君來唁訓交至如慈母視嬰兒歷歷往事儼接吾目前
而聲未寂于吾耳也夫安得而不哭也先是吾妻歿後
三年太君以私女李為妾續婚且令谷香偕來噫愛女
死含痛不令人知而轉以蔡京邱虛中饋為憂其諸異
乎世俗閨閣歟十年米一官飽繫每音書月來妻兒問
訊聞太君起居無恙則舉室歡然谷香子勉夫近相隨
讀書退食翦燈與話恭亭先生昔年為予兄弟講經義
時事視縷不休詎惡耗突來驚魂欲斷夫妻子媳同聲
泣瀾如薪水瀉嗚呼謂是詎足寫吾哀悼乎哉

七錄齋文鈔

悲號一月中累欲為文輒酸楚不能成一字九月杪寒
風初厲炙筆抒情三十年私恩昔歎觸緒紛米泪不禁

七錄齋文鈔

予甥丹雲違予僅百廿日耳而今乃以訃聞竟不獲撫
棺而一慟也客秋返棹鄉園甥方應童子試穎脫而出
受知于李鶴峰學士有崑山片玉之目因隨余為吳門
之遊金閶固名流輻輳之所而甥以清才妙齡與東南
諸君子論文角執往復不休每一篇出輒傾其書偶文
酒之會月數舉醵集聯集風流如昨日事而一旦摧折
曷禁老泪之盡然落耶子自去年哭先兄後感骨肉之
凋謝親知之哀零惟與若翁若母互相慰藉每屈指交
知中庭團圓享天倫之樂無毫髮憾者首推高氏而
甥又仰得親歡孝友出于天性采蘭之歌吹篪之咏曾
幾何時而泪濕斑衣花殘荆樹豈真宇內無完人而美
滿有不可恃者乎痛哉且予見古之負才之士而早夭
者或蓬蒿困乏憂能傷人或恃才發憤牢落抑塞抑或
裘馬之家腐場伐性負賤之子骨相迤邐而因以不永
年亦往往有之若甥則生于世族無畫粥斷葢之苦終
平跡釋藹若親蘭醇如飲醴且冠玉之姿風流秀出烏
衣犀角王謝之佳子弟也至其沈潛篤志則左癖書愚
一編之外無他嗜好凡聲色玩好之娛夫皆聞問所不
及談吐所不道也嗚呼以甥之賢明醇慈而鬱鬱以逝

其矣蒼蒼者不可問福善禍淫之理不可解矣予兄素
具知人之鑑相士多奇中晚歲得甥從遊于父藝器識
間決其達到賞識獨深而今已矣甥其相從知已于地
下乎是又因甥之長逝而益余之悲于無窮也

七錄齋文鈔

舒伯容相國祭文

泰階星實樞廷悼柱石之臣岱嶽峯頽

行殿惜鈞衡之佐撤懸輟講感亡鑑于巖廊罷相傳春
痛圖形于異域懷碩輔則道關休戚惜名賢則感切公
私惟公一代完人兩朝耆舊承金甌之舊學鶴立髦齡
占喬木之世臣鶴駕壯歲簪毫教省早規視草之才露
簡柏臺不數埋輪之直爰參司憲三院名揚遂典禁軍
九門今肅每承諾于宣室乃克責乎中樞於時望重棘
槐任兼文武秋風灑水隨豹尾以兔趨春殿晴曛侍螭
頭而鵠立單車持節口宣萬里之威尺詔垂躬手反干

七錄齋文鈔

人之獄游歷公卿之位兼綰兵虞更綜三典之司摠持
科律出鎮秦關八水績者保釐身經伊列于北功成者
定若乃軍移葱嶺地闢花門九嬰自外于堯階三葉難
寬于湯網我公幸中黃勁旅陣前明月齋擗拍太白陰
芒管外流星盡落尺符未縮拍揮成黑水之勛大賚酬
庸褒贊繪紫光之像嗣是籌邊西域則降藩向化越萬
里而來附耕屯翦逆東邦則凶種駢誅不期月而盡成
灰燼是以懋功懋賞首延揆席崇階一德一心德樞樞
衡秘地風吹銀鬣一鞭鞭紫禁之衢日映朱綬雙軍糧
翠翎之彩胄廷拜傳師顏每抗銅樓

經帷宣綸彩袖頻抽錦帙柯亭劉井領袖詞林典冊高
文品題古士鼎臣領閣三台近奎壁之光鉉席裁書六
館總嫺嫺之籍十五國雲霄瞻仰笑比河清四十年中
外迴翔令行雷厲某等雲亭接武識蘇公式敬之心棘
木無冤恊呂侯咸中之慶相期率屬咸言孝而言忠品
勉諸曹願讀書而讀律機宜敏決如刺鐘之無聲經緯
分明儼亂絲之就理何意青門危蹕某大禮以初行赤
縣傳騶聽鳴珂而不返護

慈雲於天上竟落公槐纏辟月於堂前行悲宰樹

鑾輿臨醜晉太保而禮備榮哀

七錄齋文鈔

天筆題詩痛老成而句傷凋謝覽羅賜錦曼華升慧覺
之天粟木鐸銜素几薦馨香之祀易名未礪勒銘永紀
鴻庸白馬素車奔計遙馳鳳驛過西州而日暮執紼銜
悽望東武而雲迷唱鈴增痛載歌哀誄幸駐靈光

又

青鸞蹕路騎箕痛黃髮之臣素旒哀歌執紼瞻白雲之
署憶送西郊瞻蓋曾日月之幾何回瞻東閣綸扉悵音
容之莫覲併懷失蔭同曹凜梁木之悲模楷何依吾道
有泰山之痛惟公金甌舊族緡弁元臣由掖省而陟蘭
臺歷六卿而登三事出則方對台虎韜鈐揚龍豹之威
入則益贊臬謨颺拜著麒麟之望猶記皇威遠宅初闕
花門使騎方臨未持節鉞相機而動一呼而令肅六軍
叱馭前驅三捷而威行兩部

天顏有喜寵錫醫書偉烈無前劬圖麟閣嗣是而定宅

七錄齋文鈔

管于土部遠撫降藩筮京觀于清源躬提勁旅遠旌旋
于黃閣還坐論于金鋪崇階領鉉席之班畫接冠樞廷
之位李鄴侯之風度仙骨逾清文潞公之聰明少年不
及銀鬃鶴髯巋然魯殿靈光調鼎和羹允矣商巖良弼
益倚毗于北闕仍摠挈乎西曹水鑑無私秋毫必照金
科不枉冬日常和平大獄以無冤勿差銖黍雖小管而
必檢悉准權衡敏裁則事決如流斷制則案成是鐵科
條的立深揆夫世輕世重之經識典親裁洞燭乎匹婦
匹夫之隱某等久坐春風旁參秋典每議英鳩之法瞻
鐵函以偏溫親登駟馬之門誠水心之宸熟寸長豆錄

茅直種而成荃一藝必庸璞盡雕之成辟引經考律歷
二十年耳提面命之勞振領提綱立十八司執法平情
之準方謂沾同河潤長幸登龍何期懺應小顏遽來大
鳥繡蒙赤舄返冰署以何年風馬雲旂護
金輦而永逝

九重震悼哀情與郵禮交隆百辟悽惶故將與門生交
赴彼聞公之風仰公之望者尚且歌露薤以銜哀矧親
公之範辱公之知者能不望雲亭而增慟敬陳菲奠式
薦蕪詞伏冀格歆鑒茲悃臆

七錄齋文鈔

于耐圃相國祭文

文昌夜薄薇垣悼華國之臣箕尾宵騎
采殿軫亮工之佐停春罷相九衢歌薤露以銜悲白馬
素車百辟望旌雲而增痛益感深柱石既卿貳所同悽
而誼屬葭莩更公私之交感惟公盛代元臣清時耆宿
董帷正辟少推江左名流陸鶴荀龍長擅詞宗後譽韓
魏公之賜及第臚傳五色雲中玉沂國之詠和羹香占
百花頭上直西清而視草遍覽委宛之藏入東觀而簪
毫歌歷清華之位尹宮端而游參樞部佐邦禁而旋陟
農曹遂逸

七錄齋文鈔

特達之知爰著總方之望出入清嚴之地履躡星辰叨
承宥勿之恩光依日月塞山滌水危殆足以秋巡越角
吳根隨風艦而春泛懋功懋賞學地仰而農曜宵明同
德同心正揆席而樞庭晝接問曲江之風度海濤爭傳
繪司馬之形容兒童知慶胄筵拜傳師頌獨抗虎闈
講幄宣綸綉帙頻披蟒袖春闈秋省 院檢才劉井柯
亭玉堂課士集繡
聖恭三編燦蒸閣之光帖做法書八柱配蘭亭之蹟望
丹青之月上珎銀猶頌騎銀鬚以風吹珊鞭獨控三台
領閣揔西園東辟之奇六館裁書授玉海珠船之秘會

川番之中討大武用昭稟

廟筭以宣威運籌決勝造膝則親承

拍畫代言則誕布

絲綸七日至而捷報紅旂五等封而像圖

紫閣綵飄翎翠雜雙暈之祥暉袖染鵝黃分

九重之御氣我公則闕門必式身愈著其恪恭温樹無

言心益昭其慎密百務全裁于赤手學與識本兼優萬

幾默契夫丹心德與功而並立台庭端揆專醜化以調

元者瑞榮褒普太和而壽世一百八句貝葉共祝公齡

二十四考中書正膺

七錄齋文鈔

帝簡何大隕大星於霄漢赤烏空留鏗壁月於寒霄繡

裳永逝

宸心震悼禮備榮哀

天筆題詩句懷忠謹堯羅賜錦曼華登慧照之天粟主

易名馨秘奉蒸嘗之祀公卿設位感史履以無聲戚黨

唱鈴望鳴珂而不返 昔親橫指誼屬通家近附絲

離情教姻妯每參詳夫秋識親瞻東筆之儀期長坐夫

春風遽告藏舟之識過西州而腹痛泪落沙廳望東閣

以神傷真陳紫酒

姜太守祭文

國儒相鄭留遺愛于人心孫村治荆頌廉聲于奕世崇

陰懷召伯之仁峴首墮羊公之泪惟直道之永存遂誣

思於弗替矧委化而登仙空臨風而雪涕於惟我公提

生賢智魏郡啓宗天雄毓瑞名齊二陸聯鴈序以騰聲

賦奏三雅陟

形輝而就試乃以績學之儒宗小試勞心于吏事江東

飛烏符公亦望之區淮北彈琴責荷蒼生之寄公始則

單車就道戶祝賢侯繼乃三篆齊膺家傳善治銅官宅

畔猶仰威明鐵甕城邊永懷慈惠蘇臺則頌有雙岐東

七錄齋文鈔

海則政成三異循良屢重夫薦章豈錯頻經夫利器由

是政 花縣奏上考于

九重因之績報

楓宸播休聲于千禩惟卓魯之嘉猷宜龔黃之位置一

麾而莅我淮疆五馬而居為連帥三洲為自古名區六

邑皆近今水筮公乃彈厥經營永思調劑下車而首問

桑麻露冕而心存利濟清操如雪淨冰寒發令比風行

雷厲遇小沴則病在乃身興大利則勇于見義潯溪流

而南洩迂若朝宗開市河以東消工無勞勩既奠民生

載興士氣城陰構閣宇之亭水面闕下帷之地小園十

歆負笈者偕行廣厦千間懷鉛者踵至抱若不畏豪強
愛尋佳士廣羅麟鳳皆抱卷而來遊豈少豺狼咸聞風
而遠避此

御屏之姓氏長題而澤國之謳歌靡既者也乃初還合
浦之珠忽構蹊田之累涉宦海者撫心望官聯而增喟
而公處以坦懷去如掉臂嗣君方懷文抱質燕寢承懽
文孫皆虎眷龍文莎廳環侍共欣羣鶴之輜留詎料蚺
旌之仙逝某等久奉蘭言均叨樾蔭借寇恂於河內未
遂輿情葬朱邑於桐鄉同懷古誼聊絮酒以陳詞庶乘
輶而來睇

七錄齋文鈔

汪康古祭文

郎位宵沉文星夜墮月冷廳簾雨淋署粉銓鏡塵封黃
揚閨殞拭目揚清傷心捐館惟君舊學族望嘉禾家貽
積笏里紀鳴珂少有令譽鳳蠟龍後雙丁兩到南國英
多君之績學博聞彊記劉曰墨莊邊曰經笥細入牛毛
纖窮納翅伯仲之間貴與夾漈君之文筆根柢巨劉鞭
霆扶電騰蛟驚蚪扛百斛鼎造五鳳樓著書身等汗厥
九牛江干獻詩

九重得意八年薇省吟花草制九上春官乃獲一第稍
改頭銜試於銓吏驢車一輛裘服四時出入郎署儼然
人師紙尾不署李下無蹊清通簡要非君而誰疇昔之
盟古道足照凡十八人人多通峭惟君端嚴不苟言笑
直諒多聞豐軀古貌陶然亭子古寺法源閣題聯句挈
榼開樽文酒跌宕討古尋論有時聚訟君折一言尤健
羨者君有令子藹若親蘭醇逾飲醴槐舍傳經嘉惠多
士林立諸孫瑤琳瑜珥為歡未已遽召玉樓山陽舊雨
河朔前遊昔年昆弟今日山邱生芻一束君來歆不

章容谷先生祭文

綠野堂虛耆英社罷維嶺窟歸漆園蝶化苔雲波傾燕
 雲河洒睇斷白雲風悽朱夏惟公舊德派出河間秀鍾
 顧諸家近包山室有賜笈代綰青綸陰何方駕屈宋躋
 攀穎脫瓊林名題粉署周禮冬官南朝水部九澤既陔
 五材斯聚例屬詩人書曰宏父司空報宦
 睿簡頻加絳騶清路紮掖宣麻班生復見汲黯是嘉十
 年臺省萬里星槎五嶺峰高八閩波滙擢秀榕陰量才
 珠海校士春闈為士模楷龍門幸登聲價十倍
 帝資喉舌公慕林泉香山返洛彭澤歸田窳尊亭畔逸
 老堂遶家家團扇處處瓜船况著義方世仰哲嗣南院
 秉衡東銓計吏毛珩移風山公啟事公卧午橋聞而快
 意敬聞耆耆著述方長談經比鄭乳食懷張伏書冊史
 目炯眉黃誰曰起起難問蒼蒼不朽有三公乃並立疏
 在諫垣詩留家集
 綸綺疊封瑤瑜透榻坦化曰仙夫何所之而在葵等道
 阻山谿冀隨鈴唱莫共旌題載塞蘭芷用剗蒞勸願言
 哀誅神其聽兮

錢東麓司寇祭文

嗚呼風淒朱夏月冷雲亭光沉武庫座落文星燕臺雲
 黯駕水波浮同官雪涕儉屬哀銘溯厥華宗遠承武肅
 門列戟枝家傳寶錄詩授鯉庭譽騰駿足慈榜重光金
 蓮移燭
 九重親試五色文成賦傳華省職領蓬瀛慕排東觀供
 奉西清近臣曲宴驥詠傳觥乃
 簡夏卿式佐農部戎政維均帶泉斯裕羨貳與鳩引經
 陳疏丹筆流慈冰廳滌慮魚館京尹畿甸風宣乘輶出
 塞計畝均田大江南北玉尺秋懸出馳鳳驛入侍
 七錄齋文鈔
 經筵遂奉靈椿承歡携李八座其裘六卿喬梓圖繪香
 山團圍浙水嘉話千秋里門一紀蒼生屬望再起東山
 趨承
 行殿敬歷御班一答必檢三省格姦金雞布惠玉律親
 刪扈從
 陪京禮虔神麓持節常山手反大獄秘殿賡歌盈箱累
 牘館籍校讎牙籤玉軸 等追陪比部心仰風標猷詞
 商榷律義宣昭和衷雪亮古誼雲高提撕庶職獎勵諸
 曹眾望秉鈞詎驚易筆百爾會快
 九重震惜感切人琴悲生鄰笛絮酒述哀含毫沾臆

劉諸城相國祭文

文昌星睽蔽垣悼黃髮之臣泰岳峰顏藜閣惜丹心之
佐撤懸報講感亡鑒於

九重罷杵停砧痛圖形於四表惜名賢乃道關乎休戚
懷碩輔則禮俗乎榮哀惟公一代元臣兩朝耆舊門多

列戟家有賜書范休文憂樂關心王沂公科名不負自
蜚聲於蕊榜爰妙選乎蓬瀛直西清而文嬈六經擢春

宮而班齊三舍蓋自

內廷俶直已受

先朝燕譽之恩逮至近密簪毫更值

七錄齋文鈔

聖主龍飛之歲金華直誦端尹青宮綸綍參謀貳公黃

閣祥滋丹筆佐西曹而雨露頻施路擁絳綰長南臺而
風霜共肅迴翔中外職掌六卿疊館兵刑銜兼三館塞

山灤水年年隨玉輅以趨陪春省秋闈歲擢冰壺而
主試單車持節載宣萬里之威尺詔乘軺不枉千人之

獄靜海塘之鯨浪南消李泌之泉淮浦之鯨波隄亘陳
登之樞過歷星槎於海內群推台鼎於朝端遂贊綸扉

首領星辰之位總持政府親依日月之光唐戴胄之寬
樞機深心體國漢黃香之處省閨勤力憂公

廟畧親承秘殿颺言而出命嘉謨入告老臣造膝以杼

忱鎮密則温樹不言恪恭則闕門必式黷德則屏風隔

塵清標則旋馬無營惟元化之常調寔太和之共洽三

秋賦菊比韓魏公晚節彌香九老扶藜惟文潞國耆英
並美大星輝掩悲赤舄之空留璧月光潛思繡裳而莫

觀等雲亭讀律識蘇公式敬之心棘木無冤協呂侯
咸中之慶

七錄齋文鈔

吳紫庭撫軍祭文

嗚呼雲迷東海星隕南屏訃傳京洛涕斷江汀

九重軫惜四國圖形棠陰在望痛絕書銘惟公瀛渤名

家延陵望族室有賜書人如冠玉弱歲之官秋曹侍讀

兩到雙丁譽聞老宿昔恭定公為國之梁開府掌禁中

外迴翔公承家學經濟文章千人之傑萬夫之望名魁

三榜

睿簡粉署玉律含春丹毫研露星節皇華秋風

鑿輅績著奕鳩渥遊

宸顧蘇臺陳臬甘雨隨車宵無掩戶俗化鞭蒲名藩是

七錄齋文鈔

寄眾望大孚德洋惠溥江淮河湖入佐秋官瓌頊趾美

案立如山心清似水移節宣防泣河之淚再詠旬宣閭

閭色喜

翠華五幸行慶敷恩民爭頌手吏不到門艾芻勿擾絲

粒無繁遂秉節戴春霽戰棘歷數吾鄉

國朝名宦湯曰慈明徐曰靜儉文治高邱清操鄧縣得

公繼之威猷復見詎悲化鶴家烏雲歸福星夜落惠露

朝晞耕毗輟耜庠士沾衣外臺京國朝野交秋某等屬

在治疆感茲遺愛小別未幾追歡不再執紼無從唱鈴

莫建雪涕陳詞靈其攸屆

朱曉園觀察太翁祭文

星暝丹霄霜零綠野通德銜哀者英罷社粵海波傾嵩

高泪洒傳訃淮濱朔風獨寫繁惟我公間氣挺生蓮峯

孕杰桂嶺鍾英行同檢押韻叶璉珩人倫南國經術西

京早晉賢書御

恩鳳陸棠綠千村花紅百里美錦工裁亂絲就理古頌

桐鄉今猶濟美爰登上考懋著賢聲澤流綉壤名紀丹

屏朱輪五馬緹軾雙旌霜明棘戟風靜閣鈴十載靈州

莊浪古界雪頌崔魏秦雲駿健漢咏臨邊唐歌出塞臣

績殊尤天休颺對晉階司馬移節平涼雍州水黑葱嶺

七錄齋文鈔

河黃月團龍鳳電走驕驕歌傳隴右惠普德洋

帝春循良公懷邱壑彭澤歸田香山返洛種竹疏泉時

花採藥圖繪遙傳歌詩競作矧夫燕翼夙著義方金芝

啟秀玉樹垂芳人間武庫天上文昌花磚輝映柏府激

揚

睿簡外臺牙旌遙駐惠露千村福星一路范口純仁呂

曰公著家訓源淵官箴師傳某以樗櫟仰庇雲霄情與

文並陰鑄陽陶春嘘小草光戴斗杓頻年負弩訓迪維

勞故悲期頤黃眉雙秀善則餘慶仁者必壽鳩杖春朝

蒲輪永晝冊史伏經著書日富詎逢辰巨巖暗七星啼

猿夜泣別寫宵征竹湖泪注梅嶺愁縈殆呼官閣永墓
椿庭登貞龍章貽麻銘誄澤被蒼黎名留青史福備榮
哀悲聞朝市鶴馭雲軒上清尺咫某懷舊德悼望高踪
題旌無路謳緇奚從天厚其報人夫所宗謹隲芳醕哀
咽凄風

七錄齋文鈔

祭陳竹泉表弟文

嗚呼長安一別廿載浮沉里門小聚累月論心自我不
見僅一彈指胡天不弔令斯人死我與君家累葉清芬
爰篤中表載重婚姻兩家兄弟誼篤師友過失相規道
義是守四人同學登甲乙科中外分鑣海內足多東巖
之逝農星夜暗紫坪之逝儒林失範惟爾我在吾道不
孤矜式三黨中流一壺昨年吾兒歸里莖母寄書與君
丁未解組林下二老相約耦耕勺湖之側結社團盟此
言在耳曾不數月惡耗突來悲不可絕中夜開眼回想
生平歷歷在目淚與聲並君之孝友髫齡即露君之義

七錄齋文鈔

氣逮於行路君之文學蜚聲揚光君之才調體圓用方
下相秉鐸力整士習茅化為葦璞彫成璧分符黔省屢
更巖疆披箐冒雪猛塞提防下考鄉評上聞朝議公論
交推是謂廉吏君有哲弟遠宦湘灘君有令子雅善文
辭猶子半刺六館名著皆以君在無愛內願輩下淮士
凡幾十人聞君之死靡不含辛嗚呼已矣言之腹痛醫
兮風貌頻來入夢君少於我殆後六年夜臺何慕而著
先鞭事難理推痛立言述揮淚隲詞不知所說

劉培軒誄言

余自戊寅已酉以後奔走南北越二十餘年鄉里耆舊日漸零落每聞之太息今壬寅之春乞假歸里適又聞培軒劉先生之喪諸戚里以哀言相屬予悲老成之凋謝又重以諸君之請不可以辭先生生而純篤朴直不事矯飾事親以孝聞與弟樸軒相友愛迄無間言遭父喪哀毀骨立困床席者累月里巷交稱之讀書務明大義不屑屑于訓詁章句嘗歎曰人生百年必期有濟于世不然榮名厚實與草亡木天等遂究心于醫數年精其業值歲疫求瘥疾者塞於門每日是不食無倦容貧者予以佳藥弗計值歷數十年不改以此遠近皆盛稱劉公長者方先生之少也母魏太孺人患瘧劇甚先生憂思傍徨無所措潛割其股肉和藥以進病乃得痊厥後先生每以戒人不可行夫割股之事昔人論者不一至韓子鄂人對直以毀體為罪予謂割股非適中之行而原其始心則出於惻然慈愛仁孝之至意此正天理民彝之不容泯滅者奈何以是為訾警也是以推稱先生者自親串以及遠近交友咸無異詞今之歿也奔赴者千數百輩皆欷歔如有所失非甚盛德何以感人之深如此諸嗣君既克嗣其業有名於時長孫 早

補弟子員有聲庠序間試輒冠其曾積善之報當在斯焉先生雖歿亦可無憾矣惟是近年耆耄日凋予往往屈指數之甚難為懷今來故里不一月又聞惡耗尤為之悼歎而不能已于言者也故為之誄以抒予哀

聖公太夫人祭文

齊烟秋黯髮輝頽吐絨之庭魯甸霜淒城隄散秉珪之第淵

兩朝之綸綺禮備榮哀憶八座之起居澤綿忠孝悲傳關里感慈竹之長凋訃到金臺瞻靈堂而莫覲恭惟公太夫人禮嫺玉蒸德冠璇臺誦彤史于初髻入室而衆欽良媛奉丹箴于綴齒過門而知有貴人瑞叶雀屏占諧鳳下朱輪華轂迓首善之華門丹楹金題入上公之貴第楮分繡戟躬踐崇階公是黑頭編成博議肅晨昏于堂上佩玉鳴環佐歌詠于房中銘楸賦菊夫何麟兮

七錄齋文鈔

比目香蕙窺夫返魂縷斷同心樹竟推夫連理青鏤課績節自矢以永貞銀印交推美競傳其讓貴荷自

天之哀誥理緒延封廟作室之徽音闡儀懋著慶重歡于萱幄四十載母範同昭揚游問于杏壇二千年禮宗勿替席前陳膳三槐映棠綠之棠膝下含飴五桂森烏衣之產迎

大安而獻壽喜動

慈顏詣

內殿以祝登

恩叨懋賞豐貂文綺累頌少府之珎玉架金疊日拜上

方之饌一堂兩代鮮此慈闈重慶之班以等三公領彼命婦下行之首麟衫象服頌世德則隆古無雙寵錫褒榮在

聖朝亦儒家第一海內方晉松筠之祝天邊遠為鶯鶴之迎月掩東山懿德長留於史牒雲歸南海芳輝永繪于丹青 夙登詩禮之庭忝附絲蘿之感傳素械于東國路阻攀輻賦誄筆于西曹神悽執紼致溪毛之薄薦真斯馭之式馨

七錄齋文鈔

Blank columns for text in the lower section.

高氏姑母祭文

嗚呼壬寅之春拜姑於堂仰瞻色笑鶴鬢蒼蒼欲語未詳告以掌指每到林隅聞聲輒喜壬寅之秋別姑於幃吾弟新逝姑終未知別後縈思匪伊朝暮每奉鄉書以喜以懼南望而祝壽祉雍容兩年以來鬱陶我衷惡耗突來悲腸欲斷杳矣慈容如睹總慢我生之初呱呱而啼吾母患乳姑來哺之三十年中世變多故骨肉綢繆久而益固一官匏繫薇省演綸望我宦達慰我老親甲申之秋慘遭大故塞外星奔倉皇失措姑來慰我語慘情真三年一瞬再入青門時與子季分攜南北昔款追

七錄齋文鈔

維悲填胃臆吾叔寓公已歸道山吾弟庶吏復痛玉棺姑今仙遊悲何能已慮諸弟昆心戚貌毀惟姑賢淑綸綉褒榮惟姑慈惠澤及雲仍福慧雙修哀榮一致證古賢母少雙寡二寄語諸弟以禮節哀如手如足勗勗哉喪具喪儀有無惟稱徇俗悅人古賢所禁而我羈職弗獲用勸五中惻惻百感茫茫泚筆隸詞賡言如話襟淚汎瀾二千里外

表太夫人祭文

朱華萎蕤素奈凋馨潘輿罷御韋幔成經西池彩散南海雲停悲深御列睇斷仙斬恭惟太母石城世胄頌菊銘椒工緝製繡宜室初賡徽音是式洗手銅餅鳴雞待漏克相君子正色登朝揚清粉署典選銓曹禁苑批勅左掖簪毫賢明夙著內政頻操幾載黃門忽驚捐館宵渡扶輻晨璧不盥補屋牽蘿傳經和胆母有筠心教成荻管篤生司寇妙選木天青藜燃杖紅燭移蓮水衡月朗玉尺秋懸登堂拜母玉筍班聯頻奉天書星輶至止春到玉門秋歌瓠子兩瀆迴瀾九河順軌歸告萱闈慈

七錄齋文鈔

顏色喜重開 賜第禁籞回翔六御領袖三殿披香元臣日贊壽母是將方期愛日詎返靈光百爾叩悽九重震悼况我同官夙欽間教悵望慈雲載譽芳芝仙馭匪遙佇停慧照

表太夫人祭文

雲迷南海彩散西池班虛命婦館閣瑤姬靈萱冬瘁慈
竹霜披月春停杵雪縞飛絲維 太師母秣陵華胄謝
絮飄幃班香染袖錦唾絨鸞篆熏銅獸桃灼詩賡蘭臺
史就乃相君子宦轍星槎東銓啟事南院排衙皂囊補
闕禁掖宣麻口脂面藥寵澤頻加大故初丁曉整廢沐
執紼扳轡牽蘿補屋架鮮綺羅徑荒松菊春箔晨綠秋
燈夜讀我師挺出威鳳祥麟呂曰公著范曰純仁鴻儒
應詔鴈塔題名清華六館研練兩京

七錄齋文鈔

池紅藥頻引諸生絲惟循爵師承

恩命鳳驛星馳宣防南國東節西陲二東相度三輔設
施再拜堂下諄諄訓辭十五年來歷數萬里障川回瀾
陳口畫指公寢不寧公食不旨 太母聞之眉開色喜
民苦災沴太母咨之民安衽席太母怡之我師

壬癸之間公歸築室庭藹

春暉 天書愛日章幔常懸潘與偶出民望東山星鄰
尺一錦帆安穩 賜第重來麟衫載錫鸞語頻裁井淳
赤鯉識有黃鮪起居八座堂哉皇哉母壽彌康公才益
展駁歷六卿迴翔三館累牘陳詞 九重稱善朵殿晨

浴萱闈宵款款等小子如魚如蠅龍門泰厠馬帳借升
粟梨分惠斗酒時承後堂再拜記得吾曾歲宣躔史拈
花示疾 清問駢繁星郵絡繹寶宿世潛梵天饗曾寂焉
朗令終其旋元吉願惟遭遇莫之與京澤綿忠孝禮備
哀榮史稱老福人頌慈明香花篆縷奔者傾城况在葵
等廿年恩重鈴吹叩哀旌銘增慟絮酒澉情蘭蔬作供
稽首慈雲幸停駢鳳

七錄齋文鈔

素奈凋零朱華萎夢彩散西池書沉南岳塵掩鏡絲雲
迷馭鶴月暗紗帷霧陰德暮於惟夫人族望餘杭蕙蘭
既履箴管借葳蕤飛謝絮研染班香屏牽綉在配協文
薦作室聲宜成家戩穀曉汲江魚冬抽林竹山蕨潤頻
頌椒銘菊春箔頻縑秋燈佐讀夫子早達名籠碧紗十
年徽省萬里星槎遊汾宴鶴染翰宣麻口脂面藥籠澤
時加居近濯龍堂垂經幔待漏薰衣聞雞戒旦燥濕調
音陰陽協贊既作女師乃稱邦媛天戈南指叱馭炎荒
杖戈衣製炳炬赫煌登臺使疫馬起梁笑刺白象湯

七錄齋文鈔

飲黃麝夫人曰都勗無內顧繡甲頻縫刀鏢不賦整肅
門庭椽持筥庫家奉紀綱人遵矩度朱波底定采殿迴
翔移街粉署權度有方我二三友問訊登堂口陳指畫
眉飛色揚見說高系抱疴在室待覓靈草詎乏仙橘左
女哀啼鼻魚夜泣我友神傷淒涼誅筆某等夙欽信婦
鑑荷山妻寤虛朱鳥珮冷文犀唱鈴增慟執紼含悽蘭
蔬作供俾睇雲梯

李太夫人祭文

嗚呼金萱萎華夢慈竹摧萱形編寂寞經慢淒涼女宗頤
失母範難忘翔風瑟瑟淮水湯湯恭惟

太母族並姬姜秀鍾華胄望冠畿疆辨弦才慧織錦工
良婉婉其性詩禮借威委禽雖肅鳴鳳鏗金貂累葉
畫戟分行容臺聲望綸閣廣颺魚軒百兩駟轡千韉屏
牽繡雀配協文鸞袖寒翠竹佩擷青棠晨羨青騰潯鎬
承筐鹿車同御鴻案相莊仰惟 太翁藝府騰驥文章
韓柳經術劉匡文壇雄長詞苑笙簧相如賦貴方朔身
長學勤著作家賴勛勳賢明夙著內政克襄處豐以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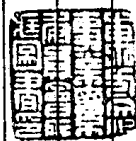
七錄齋文鈔

彌熾而昌釵荆裳布晷應酒漿操持筥庫整肅紀綱人
遵矩護家奉程章和熊畫荻開教義方祥麟瑞角雛鳳
桐岡蔚成美瑞崇比圭璋賢書幼晉慈榜名揚編書
秘府染翰縑細簪皂

紫禁待漏紅墻雙旌出宰萬姓躋堂碑鏤少室澤潤大
梁爭迎召杜復迂龍黃淮陰要郡琴鶴輕裝三洲化虎
六邑無蝗文渠浪碧洋沼芹芳臺新桐柱碑勒河防民
歌曰惠吏立如僵農遊于野士慶于庠還聞孝養壽母
是將菜衣戲綵潘御鳴璫井浮赤鯉讌有黃麝起居八
座頌禱千鄉絳紗繡佛官閣蒸香封鮓頻勵行馬弗遑

思嗚呼夫人肅肅嚴君樹蘭琢玉公忘逸勤嗚呼夫人亦勤亦儉提甕挽車簪荆曳練嗚呼夫人克寬克仁解衣推食飲德飲醇宜享遐齡永膺多福遽絕音徽空悲餘韻珠箔蒙塵瓊枝凝綠香莫返魂壽難延菊然而遭遇獨擅女宗瀛仙命婦驚浩榮封雙飛謝鳳夾繞荀龍澤綿百世恩疊九重所未忘悲師門誼在遺挂空存今儀不再朱烏消紅青松掩黛敬芻荇孫公陳哀誄

心錄齊八少



西曹議稿

查例載雇傭工作之人若立有文契年限及雖無文契而議有年限或計工受值已閱五年以上者於家長有犯均依雇工人定議其隨時短雇受值無多者仍同凡論又例載雇工雖無文契而議有年限或不立年限而有主僕名分者如受雇在一年以內有犯尋常干犯照良賤加等律再加一等治罪若受雇在一年以上者即依雇工人定擬其犯姦殺誣告等項重情即一年以內亦照雇工人治罪若祇是農民雇倩親族耕作店舖小郎以及隨時短雇並非服役之人應同凡論各等語是

七錄齊文鈔

辦理雇工之案固以文契年限為憑要當詢其有無主僕名分及是否服役之人如有主僕名分雖無文契年限而一經受雇即為服役之人故在一年以內有犯尋常干犯照良賤加等律再加一等若犯姦殺誣告等重情即以雇工人治罪雇傭工者所以重名分也若無主僕名分則是雇傭工作並非服役彼此無良賤之分故例同凡論寬平人者所以慎庶獄也例文互載分明引斷不容牽混此案高喜文于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受雇于陳夫亮家傭工議定年底為滿工價大錢一千五百五十文四月二十三日陳夫亮盤炕令高喜文推坯高

喜文推圯四塊陳夫亮嫌其太少即向懷罵並持木棍毆打該犯奪棍還毆致傷陳夫亮髮際偏左移時殞命詳核案犯供詞屍子陳文希有四月二十三日小的在屋裏盤炕之供同雇工人蔡明揚亦有陳文希在屋裏盤炕小的在院裏和泥高喜文推圯之語是陳夫亮不過尋常庶民之家所以其子盤炕其工人運圯和泥一同做工揆此情形正與農民雇倩耕作之人無少分別且正月至四月食工本非日久一年工價一千五百五十文受值亦屬無多按之定例均應同凡論今該督因其有一年為滿之語即謂之議有年限而治以雇工人

七錄齋文鈔

毆死家長之罪問擬斬決其所平日有無主僕名分及是否服役之人並未訊及一語案情既多疎漏引例亦屬割截且如該督所擬以一年為滿之語謂之議有年限而不問其有無主僕名分即以雇工人科斷是農民雇用長工凡有言明一二年為滿者皆得同於服役之人設被雇主毆殺即應依毆殺雇工人律問擬杖徒不同凡人論抵矣不惟特寬雇主之罪恐長凌虐工人之風且恐食力良民不甘為服役之賤而絕其工作謀生之路揆之情理尤未允協雖殺人應抵而斬絞攸分臣部未便率覆應令該督將此案有無主僕名分及是否

服役之人嚴訊明確另行妥議具題到日再議

七錄齋文鈔

西曹議稿

查律載及傷人者杖八十徒二年又載克徒因事忿爭執持克器傷人者發近邊充軍又本部議覆刑部張侍郎條奏內稱例載克器刀鎗弓箭等物俱係防禦器械利用器械非尋常闖毆所用故特指出克徒字樣詳開克器名目以免牽混嗣後除例載克器外其餘無關防禦器物無及者以他物論有及者以刃傷論各等語今崔子瑞欠諸禹平錢文不還又向賒酒不給執先告罵諸禹平回詈崔子瑞隨拔身帶屠刀向扎核其情節本近強橫該撫照克徒忿爭執持克器傷人例擬以近邊

七錄齋文鈔

充軍固屬懲克之意但定例各有專條未便引用牽混查崔子瑞所持宰猪尖刀不在例禁克器之內自應仍依刃傷定擬崔子瑞不應如該撫所咨照克徒因事忿爭執持克器傷人例擬軍應改依及傷人本律杖八十徒二年定駟發配

西曹議稿

查辦理人命重案必須究明確定案情定罪方無枉縱例載賊犯拒捕如賊勢強橫隣佑人等不能力擒送官以致毆打戕命者照事主毆打至死律減關親罪二等若恃強逞兇致斃者仍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絞監候各等語此案汪大觀常寄被舅母陳顧氏家顧氏因事遠出接回前夫之女王陳氏在家看管臨行之時汪大觀又來寄被陳顧氏囑以此數日不必再來寄放汪大觀當即携被而回次日復將被寄放王陳氏令其自放灶房板上迨晚王陳氏閉門就寢二更時汪大觀

七錄齋文鈔

窺開外門復窺房門王陳氏聞響聲喊有賊隣人姚大觀持械往捕見外門已開黑暗中似有人影向其喝問汪大觀答以取被姚大觀斥其黑夜來取之非汪大觀嗔詈用拳向毆姚大觀用械毆傷越日殞命細核案情汪大觀寄被之時其心中已明知室中止有王陳氏一人而被又係自放灶房板上如果夜歸需被別無他情何妨叫門索取乃潛窺外門而進又不往赴灶房取被復窺王陳氏卧房之門是誠何心及王陳氏聲喊有賊又不回答姓名言明取被緣由直至姚大觀聞聲持械趕捕喝問始以取被為詞是汪大觀黑夜窺門潛入王

陳氏家內復宅房門姦盜皆未可知其為罪人已無疑義姚大觀身係帖隣聞賊理應往捕乃汪大觀見其持械趕至並不畏懼逃避反行嗔罵用拳先毆姚大觀因而械毆傷斃即不便以賊勢稍強遂引闖殺滅等之例而逞兇毆斃罪人亦自有不拒捕而擅殺專條如謂汪大觀被毆倒地係在灶房地上其潛宅房門王陳氏疑賊聲喊尚係一面之詞未便即以罪人定案則王陳氏疑臥房之門既經被宅聲響定有宅門形迹無難詳細驗明以為此案確據且汪大觀雖已身死無憑質訊而姚大觀及王陳氏陳顧氏現俱到案均可逐加研究將已

七錄齋文鈔

死汪大觀究係罪人或係平人之處勘訊明確援引定擬始足以成信誠今該撫疏內既詳叙死者黑夜控門明係有罪之人復將例應協捕之隣佑照闖毆殺人律定擬非惟供勘不符是使毆斃平人與毆斃罪人之案無所區別辦理殊未允協臣部礙難核覆應令該撫將案內情節究訊明確另行妥擬到日再議

西曹議稿

查辦理命案據供定罪援引律例各有專條此案謝新瑞赴沈阿全山內爬取松毛被沈阿全毆傷越三日身死據屍弟謝新福供稱伊兄生前向伊訴說往偷松毛被毆屬實是謝新瑞行竊既據伊弟供明其為有罪之人已無疑義當時沈阿全撞見詈罵將伊筐內松毛傾棄謝新瑞隨用竹爬向毆沈阿全舉鋤柄回毆謝新瑞復棄爬奪住鋤柄互相拉扯核其情形謝新瑞偷取松毛被事主撞獲並不畏懼逃避輒用竹爬先毆事主即係持杖拒捕追棄爬之後雖未持杖在手固未便律以

七錄齋文鈔

格殺勿論之條但該犯敢與事主復奪鋤柄互相拉扯沈阿全不能力擒以致奪鋤傷戕命按例定擬亦有專條今該撫聲稱謝新瑞雖用竹爬拒毆但沈阿全並未受傷將沈阿全依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律擬以絞候徒嚴事主擅殺之罪轉畧賊匪逞兇之情援引既有未符即情罪未能允協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審取確供按例妥擬到日再議

西曹議稿

查竊犯交保甲管束原令稽其蹤跡禁其再犯全在地
方官實力防範不徒委之保甲使清盜源例載賊犯交
保後復出為匪者如原保係父兄弟即於所犯強竊
本案分別有無知情分贓定擬其餘俱按照本犯所得
之罪量減一等若知情故縱者則以為從論得財故縱
者則以枉法從重論是原保罪名逐條分晰已屬詳明
且得財故縱條內以枉法定擬者又分別徒流絞候並
非以杖笞了事今該臬使稱交保之後即聽其他往原
保已故不交現保接收一犯再犯輒謂一時疎忽僅以

七錄齋文鈔

杖笞了事若果如該司所稱情形自當逐案查訊據實
揭叅不得置劣吏於不問而反咎定例之不周至該司
請立簿登記本犯事由與保甲姓名每月稽查一次其
改過者即注明聽其謀生等語查改過自新原有聽其
謀生之例現在奉行至竊匪交保及竊案逃籍之犯各
地方官皆有原檔可稽自應隨時隨地留心體察初不
消另立案冊亦不應僅一月稽查一次若必須逐名傳
喚到署一一當堂點驗則此等匪犯原令散處四境不
許聚集一方今因一傳查之故而令四境保甲押犯多
人紛紛來城聽候點驗前月纔去後期復至不但州縣

公出守候需時顧此失彼且各舍正務聚集往來更恐
滋生事端於防犯安民之道兩無裨益該署按察使所
奏將竊犯保甲立簿登記按月稽察一次之處應毋庸
議

七錄齋文鈔

西曹議稿

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所殺子孫不告官而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時殺死者勿論少遲即以擅殺論臣等細繹律意其登時殺死勿論者蓋以子孫當場目睹悲痛憤激頃刻之間不惟不暇鳴之于官並不慮及已之擅殺其迫不及待之情實有可憫故得勿論至于少遲較之登時已屬有間然仍係登場目睹其怨憤尚在難過故予以杖六十皆原其倉卒痛憤之情恕其不告擅殺之罪也若逾時異地事已到官或有司不為昭雪或勢豪狡脫稽誅或頂兇有人而正犯脫然事外或

七錄齋文鈔

兇手逃走而子孫狹路相逢更或遭難遇害控告無門是皆祖父身死仇手抵命無人子孫含憤搦戈乘隙刺殺其所仇者寔係應抵之人其所復者亦其應得之罪按之律義亦自相孚但查臣部歷來辦案並無此種情節蓋我

國家百餘年來明罰勅法網紀肅清從無不伸之冤枉更無漏網之兇徒故律文雖載此條而自來未經引用即如乾隆十四年廣東省曾會昌被曾士標打死業已擬斬其子曾朝宗將曾士標之子曾亞二殺死又乾隆二十七年河南省智順為趙二殺死已擬絞罪其子智

洪義將趙二之子趙倉殺死此二案皆藉口為父報仇而核其案情正克均已擬重辟國法既彰私仇即泯其父之冤已得伸其子即無仇可復今所殺非應抵之人則于法無可寬之律擬以謀殺定入情寔原屬罪所應得而我

皇上于各本年勾到之時一則念曾朝宗究係痛父之心減改處絞一則念智洪義父子二命酌與停勾仰見我

皇上好生之心無微不至于萬無可寬之中予以一線可矜之路誠為法外施仁至本年安徽省郭幅之父郭

七錄齋文鈔

灃被陳佩克毆傷經平復旋因病死是死于病非死于毆陳佩之罪本不至死而其子因父病死無抵命之人蓄念十年之久乘隙鎗扎陳佩身死于復仇之義絕不相蒙自應按律定擬臣等伏思律文相沿已久自應照舊載存嗣後各省犯案有與律意相符者仍按律定擬外若于讞案已定之後更藉口報仇之犯但查其原辦之案果否允協並核其報復之念有無別情所仇者是否應抵之人所殺者是否應得之罪臨時酌量情節恭

候欽定則情與法自兩得其平而律與案亦各不相紊矣

所有該司請另行纂例之處應毋庸議

七錄齋文鈔

西曹議稿

今核吳公原案初犯竊盜贓一百一十兩應流二千五百里因其拒捕傷人加二等罪止滿流不足蔽辜從重比照原犯滿流拒捕在折傷以下者發近邊充軍是該犯係原犯應流從重問軍並非原犯即應擬軍今該撫將吳公擬以面刺改遣字樣與例不符吳公合依竊盜軍罪在配復行犯竊不論次數贓數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仍照新例改發極邊足四千里其原刺改遣二字應予起除改刺烟瘴改發四字即行發配再查此等軍犯倘于改發烟瘴之後又犯竊盜則有烟瘴竊盜軍犯犯竊逃加枷號之例或逃脫被獲則有烟瘴軍犯逃改發黑龍江為奴之例各有專條且載例冊俱不在新疆改發內地應刺改遣之列應令該撫將本條不刺改遣之處詳飭所屬俾令通曉毋致再有歧誤再各省辦理此等案情亦多誤會例意應令各司抄錄行文各直省問刑衙門一體通曉可也

七錄齋文鈔

西曹議稿

查辦理圖財害命之案必將贓物克器証驗明確方可
定為兇手至于審非正克請釋者初審因何誣認覆審
有何證據逐細聲明毫無疑義方可釋免今朱老五殺
死呂國官一案該撫稱保正于乾隆四十一年十月初
六日見有無名男屍報縣驗傷懸賞緝兇旋有民人吳
起高首朱老五許大娜形迹可疑隨訊據朱老五供認
十月初三日見客人鈔袋沈重搶奪殺死旋有呂大小
認係伊父呂國官屍身及該縣覆審時朱老五頓翻前
供委員另審訊明朱老五于初三日在張姓家聚賭初

七錄齋文鈔

四日歸家寔非此案正克咨請發落另緝等因到部查
民人吳起高本無承緝之責其首告朱老五形迹可疑
係何証據該撫咨內未經叙入朱老五若非正克豈不
知殺人抵命何以到官即甘誣認且殺人以克器為憑
搶奪以原贓為據今既驗明屍身偏左偏右皆係刀傷
而該犯原供亦認初三日與許大娜見客人鈔袋沈重
起意搶奪殺死是時屍子已經到案其搶奪之物是否
係伊父原贓行克之刀是否與傷痕胎合許大娜供詞
是否畫一皆此案緊要關鍵而咨內並無一字提起及
至翻供覆審既不將初審誤信之故叙明又不將該犯

誣認之故指出而初審所憑之克刀贓據又不問其從
何而來乃僅以朱老五曾于初三日在張家聚賭初四
日始行歸家即信為必非初三日殺人正克之的據不
知呂國官被殺本無的確日期即使朱老五初三日聚
賭初四日回家俱屬實情而聚賭之前回家之後如初
二初五等日何以信其必不行兇又安知該犯殺人屬
實情有初三日聚賭一節可為左証輒于到官時捏稱
初三日搶殺以為日後翻供之地種種挂漏顛預本部
殊難草率議覆應令該撫遵照部指另派幹員將朱老
五是否非此案正克之處慎重審明寔在情節分別辦

七錄齋文鈔

理並抄錄屍親及各犯前後各供送部到日再議

西曹議稿

查例載定罪律無正條者比照科斷詳細奏明又例載官軍說報漂沒船糧侵盜至六百石以上擬斬監候又律載監守自盜審非入己者各照本條律例定擬其入己贓至一千兩以上者擬斬監候又名例載凡稱與同罪者至死減一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各等語茲該撫疏稱泰草都司鄭文龍因把總江三定船船在內洋遭風備文呈報鄭文龍以內洋失風例干參賠起意捏造外洋壞船代為另具報文轉詳江三定聽從照繕補文條案歷審不諱律例並無治罪專條查成造船船需

七錄齋文鈔

銀一千六十餘兩將鄭文龍比照官軍漂沒船糧侵盜至六百石以上例擬斬監候江三定聽從補文與鄭文龍同罪亦擬斬監候等因具題臣等伏思海洋失風之案弁兵最易乘機捏情說報全在該管大員稽察嚴明有犯即懲不得稍為容隱方足以整飭海疆警惕兵弁從無弁兵據實中報而上司擅行代改捏詳之事今把總江三定以配兵不慎致船船在內洋遭風沈溺並器械俱行漂沒核其本罪即應參處賠船上司亦應分賠該把總既據實具文申報即當轉詳請參勒賠乃該都司鄭文龍輒以內洋壞船彼此皆干參賠胆敢起意改

改捏情節說報在外洋失事希圖脫罪免賠且擅行代具報文遂自申詳隨將原文退還並將已稿交江三定令其照稿繕寫補文條案是此案罪魁始終全係該都司一人舞弊作奸寔屬欺詐狡猾目無法紀律嚴首惡法重誅心鄭文龍以都司大員規避參賠擅改報詳自不得引贓未入己之文稍寬其欺罔重罪江三定本係微弁先經定報後經上司嚇制補文與自行藐法營私者有間未便與造意同科該撫將二犯比照侵盜船糧六百石說報漂沒例俱擬斬監候不特無輕重之差且使屬員自行作奸犯科與上司捏改擅詳者畧無區別

七錄齋文鈔

而與名例內稱與同罪之律義亦不符合揆之情理實未平允臣等難以率覆應令該撫細核其犯罪之由各予以應得之罪另行速擬到日再議

西曹議稿

浙撫審緣徐允武之子徐仲詩因房屋典價未清與宗尚佩爭扭被宗尚佩用柴片毆傷身死屍父徐允武得受宗尚佩銀五十兩自認毆子成傷徐仲詩旋服瀉自盡賄同伴作地保朦官通報嗣屍弟徐仲威自外回家知兄被宗尚佩毆死經父賄和不甘欲赴臬司具控商之訟師曹猷鄉將伊父受賄欲行賄過曹猷鄉得錢六百文代為寫詞告知縣改供妄詳經臬司批交金華府提審宗尚佩又賄曹猷鄉銀五十兩求其代出主見曹猷鄉又教令徐允武堅稱服瀉並詐欲自盡嚇逼其子

七錄齋文鈔

徐仲威恐父不認逃避無踪案懸不結後有徐仲威族弟向宗尚佩詐銀不遂復至巡撫衙門具控委員檢出傷痕訊出毆死賄和各情節各犯到案供認不諱將宗尚佩擬絞徐允武曹猷鄉擬徒徐仲威免罪等因具題前來據此應如該撫所題宗尚佩合依毆殺人不用手足他物並絞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又稱屍父徐允武私和子命得賍五十兩又錢四十六百文折庫紋四十九兩六錢雖伊次子告發但未將受賍首出徐允武應照屍親得財私和准枉法論四十五兩者杖一百流二千里無祿人減一等杖一百徒三等屍弟徐仲威

告縣改供屬虛所控胞兄被宗尚佩毆死屬實應照律免罪等語該撫所擬供照各犯所犯本罪依律辦理原無枉縱但此案係父子兄弟之獄非尋常兩造告訐者可比必須權衡情法俾倫紀問恩義無虧方無背于弼教明刑本意查律載犯罪自首免罪法得容隱親屬為首如罪人自首又律注卑幼告尊長尊長依自首免罪卑幼以干犯科斷又干名犯義律載子告父得實亦杖一百徒三年今徐允武賄和長子命案次子徐仲威詢知具控詞內雖無伊父受賄之語已明知到案必破寔與首告無異是伊父罪擬杖徒寔因徐仲威告言所致

七錄齋文鈔

該犯為兄雪憤手足之誼雖全而陷父充徒則名義所傷尤重既不忍胞兄命死非辜豈反忍親父身羅徒配若如該撫所擬不特徐允武不能無憾于子即揆之徐仲威為子之心亦斷不能一息自安應改照卑幼告尊長尊長依自首免罪罪坐卑幼之律注將徐允武免罪徐仲威杖一百徒三年則該犯于兄弟之誼既盡而父子之恩亦無虧並令該縣明白曉諭後發配

西曹議稿

查本夫及應許捉姦之親屬有捉姦已離姦所非登時殺死姦夫者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律以闕殺論擬絞監候此案謝勝時係蔣氏夫弟因孀嫂蔣氏與包松阿通奸經姑陸氏窺破蔣氏仍留包松阿在樓姦宿謝勝時往捉未獲令母陸氏指証蔣氏復將陸氏咒罵致陸氏思子早亡媳又淫潑哭泣不止謝勝時氣忿莫遏起意將姦夫姦婦一併殺死謝勝時係得捉姦之人但殺非登時應如該撫所擬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該撫又稱謝勝中聽從下手加功

七錄齋文鈔

例應捉姦陳大章幫同緝縛條例不應捉姦均請照為從減一等律杖一百流三千里等語查律載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以闕殺論闕殺條內除正犯擬絞外餘人各杖一百並無餘人減等擬流之文至於擅殺罪人之案其中謀故闕殺各有不同而概以闕殺科斷者細釋律義死者原屬罪人殺者激于義忿與因他事挾私殺命者心迹迥不相同原情定律故同一從減所以懲奸邪而示區別具有深意此案既將起意殺姦之謝勝時依拒殺罪人以闕殺論擬以絞抵則聽從下手之謝勝中陳大章自應照闕殺餘人律均擬滿絞今該撫擬以

減一等滿流不惟一事兩引且與擅殺罪人例義不符亦與各省辦案參差未能畫一謝勝中陳大章均應照餘人律杖一百折責四十板該撫又稱謝陸氏撞過伊媳與包松阿通姦並不稟官究治應依縱容子婦與人通姦律杖九十依律杖贖等語查知情圖財許令通姦方為縱容今謝陸氏撞過伊媳與包松阿姦宿即欲喊叫經伊媳與包松阿跪求免究始行隱忍不言與知情縱容者迥殊謝陸氏應改照不應輕律答四十條婦人照例杖贖

七錄齋文鈔

此處為多個空欄位，可能為原稿中的留白或待填內容。

西曹議稿

陳尚文誤傷孕婦緩決不待言總看致死二命之說似乎精明而其實非也佛家以凡有知覺能運動者皆謂之生命故鳥獸之外螺蚌虫蟻之屬皆謂之命皆戒殺儒者非之國法亦從無此禁况腹中無知覺運動之物乃一血塊耳尚未有生安得云死尚未成人安得有命若因此一血塊而殺人以償之我佛聞之不知如何悔罪自咎其失言矣且以此為人命則凡公卿士夫之家墮胎半產者皆當治以故殺子孫之罪醫生亦皆治以知情賣藥殺人之罪而後可行不然此論終不可通此

七錄齋文鈔

等議論尚永以為戒

西曹議稿

查律圖內子為嫁母服齊衰杖期不言子之妻同其為無服可知但既為其子之婦自不能與凡人同論遍查律例內並無改嫁之姑毆死前夫之媳作何治罪明文惟查妻妾罵故夫父母條下註云子孫之婦守志在室而罵已改嫁之親姑者與罵期親尊屬同由此類推是改嫁之姑與前夫子孫之婦有犯應照期親服制科斷擬將鄒何氏照期親尊長故殺卑幼之婦絞律擬絞監候是否伏候堂定

七錄齋文鈔

西曹議稿

查黑夜偷竊或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被事主毆打至死者比照黑夜無故入人家已就拘執而擅殺至死律杖一百徒三年若非黑夜又未入人家內止在曠野白日摘取蔬果等類俱不得濫引此律等語細繹例意以黑夜在外偷竊財物與白日入人家內偷竊財物事主皆知其為竊賊而毆死賊人究與毆死平人有別故僅擬杖徒寬事主正以儆盜賊也例內黑夜偷竊是夜而不入人家者白日入人家內竊取財物是入人家而非夜者原屬兩項分晰甚明至稱若非黑夜又未入人家

七錄齋文鈔

家內止在曠野白日摘取蔬果等類不得濫引此律之語又因曠野白日摘取蔬果既非黑夜又未入人家內則係順便摘取微物與黑夜蓄意行竊者迥殊若一概擬徒亦非所以慎重民命恐問刑衙門誤會例意故特申明不得濫引杖徒之律是惟黑夜行竊者雖在曠野摘取蔬果亦仍擬杖徒不得濫引他律也例意瞭然復查得乾隆三十一年問本部左堂錢以前例曰白日黑夜易於淆混請各加添注語並以賊盜固宜嚴治而民命亦不可輕凡非當場現獲或事隔多日自行訪聞及已加捆縛恣意疊毆并非刑吊拷因而致死者俱依白

日曠野摘取蔬果之例比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例擬絞請載入例文等因具奏奉

旨令大學士九卿議奏議得事主當場毆死竊賊其實係毆打致死在平人應擬絞候者原例擬以杖徒情罪允協例文明顯毋庸添注其非當場現獲或事隔多日自行訪聞或已加捆縛恣意疊毆及非刑拷打因而致死者俱比照罪人已就拘執而擅殺者絞明載例文之處雖係准情定辟但逐款臚列轉恐挂漏應令問刑衙門臨時酌核情罪悉心定擬不得濫引牽混奏准通行在案張體道當場毆死門外竊賊柳二身死之處事在

七錄齋文鈔

半夜並非白日一人上樹折枝數人在地接取非順便摘取蔬果可比竊賊事主互奪木棍致將棍柄扭斷兩截亦不無用力拒抵形狀事主一人賊匪三人是賊人反多於捕人毆倒後欲行送官經勸即止亦非已經捆縛復肆疊毆又無非刑吊拷因而致死且下樹即毆亦非事隔多日與原奏所指應比照擅殺擬罪各款無一相合該擬援例登覆仍擬杖徒與奏准通行之例俱屬相符今欲議駁若比照罪人不拒捕而擅殺則與原奏當場毆死竊賊平人應擬絞候者擬以杖徒情罪允協之語顯有抵牾抑或比照已就拘執而擅殺則此案于



ZW 21101000823307

前指出數條無一相合又與原奏不得盡引牽混之文
大相矛盾此外又別無他律他例可引該司原稿未免
強詞附會此案似可毋庸議駁仍候堂定

錄濟文

